皇清經解

第三册

口 12
3763
3

D12
3763
3

帝國

皇清經解卷十七

春秋毛氏傳目錄

總論
隱公十一年
桓公十八年
莊公三十二年
閔公二年
僖公三十三年
文公十八年
宣公十八年
成公十八年
襄公三十一年
昭公三十二年
定公十五年
哀公十四年

原三十六卷

木下中也氏 1991.9 贈寄

91-12

春秋毛氏傳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

春秋者魯史之名也古凡史官記事必先立年時月日而後書事于其下謂之記年晉發出書有竹書記年即此名故每歲所書四時必備然而祇名春秋者春可以該夏秋可以該冬也舊謂春以善善惡惡春秋者善善惡惡之書則毛詩春秋匪懈孝經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中庸春秋修其祖廟未聞有善惡于其間也蓋古來恆稱如是矣若賈逵謂春貴陽中則周正春皆是冬秋皆是夏非陰陽中也賀道養謂春貴陽始秋重陰初則期合周正而又曲爲之說先何必然第春秋立名不始夫子在夫子未修前早有是名傳稱韓宣子來聘觀易象春秋此在昭二年夫子未修以前之文而坊記謂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其文在僖九年夫子且未言生也故公羊道聽塗說亦云有未修時春秋見莊七年傳而魯史至西狩獲麟後尚有二年共二十六條皆曰此魯春秋文也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夫子春秋也魯之春秋此魯春秋也

或又謂春秋是周時史書不止魯史者孔疏于杜氏序云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又公羊引閔因敘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則直以春秋一名爲周史與列國諸史所共有之名不始夫子并不始魯史也

若先仲氏又云春秋爲六經之一三代以前早有之至三代以後則祇傳夫子一書而前此春秋之書亡焉嘗說其說謂古凡稱六經也即易書詩禮樂與春秋也（古皆以六經爲六藝）惟周禮保氏鄭始以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六藝他皆不然其以此六藝爲教謂之六教禮記經解所謂詩教書教禮教樂教易教與春秋教者此夫子之言也夫子言古王之爲教本如是也其以此六藝爲學謂之六學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詩書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必三年通一藝自十五入大學後至三十而五學始立故西漢劉歆輯內府古文春秋名六藝略而漢志謂古之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辟不同之則明在周魯以前而疏

公羊者亦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故晉語司馬侯薦羊舌肸曰肸習于春秋而楚語申叔時論教太子之法曰當教之以春秋此正以六學爲六教在三代以來原有是書與尚書並傳而秦火以後但見此而不見彼遂以夫子之春秋當六經之數而不知前此之爲春秋在春秋晉楚問揖見之也故先仲氏曰古之六經則夫子之春秋也然而樂經亡焉乃徐仲山曰記又曰襲時春秋記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志其名而不記其事按周禮內史讀四方之書事謂書四方之事而讀于王前此記事也若外史掌四方之志則志解作誌又解作識謂標識其名而列作題目以告于四方故又曰外史掌書名達于四方其所爲記即春秋之傳也所爲志即春秋經也是以左傳序云史官掌邦國之書命決日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志在春秋語遂府志崇人倫之行在孝經則志解作言志之志）特志簡而記煩則書之于簡謂之簡之但寫一行字者煩則書之于策謂之策書于策謂百字以上皆書之雖猶是竹牒木版所爲而單策爲簡聯簡爲策策者冊也以繩合竹簡合兩廾爲一冊故冊字象其形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史氏執簡以往此簡也書志者也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公與之宴辭曰臣之先臣督得罪于宋邦諸侯故國語魯臧文仲祀爰居禽展禽陳國之祀典以折之文仲自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策三策者一讀一上一告也

是以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上明作傳則取策書而修之隱七年傳諸侯凡冦告謂之聽經十一年傳諸侯不告不書于策明言策簡之例史所最嚴故宣十年崔氏出奔簡書例稱族策書例稱名宣十七年叔肸卒簡書例稱公弟策書例稱字襄二十六年甯殖逐衛侯簡書例稱衛出君成十三年晉侯伐秦簡書例稱侯伐秦策書例始稱

秦師敗績其簡策書例歷有明據乃注疏乖反謂經是策書傳是簡書則南史執簡豈殖書策皆不通矣此所當考正者

誠以春秋記事原有門部而作志者則因門爲題就事立誌謂之就題不謂之綱領蓋綱領必檃括其事而取其要領以爲文篇題則但誌其門名而必藉按策以見其事不相侔也宋人以綱目疑春秋非是大抵春秋門部見于舊史官記事法式有二十二門

改元（十二公元年）

即位（即位十六年）

生子（桓六年）

立君（閔四年生僖）

朝聘（朝聘宋鼎）

盟會（朝聘歸賵　會盟宋督入命　盟遇　盟不盟　江盟　平戚　戍鄭　取　戍　伐　牧　師師　侵伐（侵師　取郕　克　入國　戰　次　追　降　敗　收績　濟之役　敗　救　師還　歸俘　獻捷　滅　遷滅（遷亡）

昏覲（納幣　逆女　來賵　逆婦　來媵　婦至　覲）

享嘗（享嘗）

喪葬（臨喪　會葬　歸賵　含　襚　賻　贈　緘　葬　會葬　歸賵　臨喪　奔喪）

祭祀（烝嘗禘　郊　雩　社　祈穀　告朔　視朔　閏月　猶三時　朝廟　告　親耕　籍　觀穫　祭　作主　猶有事　大事　如　行　觀　莅　大閱　作門　觀　臨　射　矦　祠　物　星　壞　毀　臺　立宮　築　築臺　城　城郎　城諸　侵　築　圍）

兵（治甲　兵　作三軍　作上軍　舍中軍　作下軍　舍中軍）

田賦（假　稅畝　用田賦　取　取田　歸田）

災祥（有年　大有年　饑　無麥苗　無麥禾　無麥苗　無禾　大水　無冰　山崩　地震　星孛　大雩　雨雪　雨雹　雨螽　多麋　雨不克　雨不霽　震電　震雹　星隕　沙鹿崩　隕霜不殺草　震夷伯之廟　雨木冰　鸜鵒來巢　麟）

出國（如　執　大去　入國（至　歸　復歸　入　納　來納　來奔　逃歸）

盜弒（盜殺　殺　盜）

刑殘（殘　刑　成　殺　用　刑人　殺　執　歸　尋　斬　執　斷　脅　斷　手　足　斷　目　劓　刖　墨　黥　宮　割　髕　髡　鉗　囚　拘　縶　梏　桎　囚　執　囚　拘　縶　梏　桎）

凡此門部先定之爲記事之則而志名者則又另立一箴題以爲門部之標識至于事之始末詳略皆所不問如同一朝

晉而成十八年公如晉朝晉君新立也哀元年公如晉則我以新立朝晉君也同一會齊而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爲平乘丘之敗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扈爲申結婚姻之好同一伐邾而隱七年公伐邾爲釋宋怨僖二十二年公伐邾爲討邾殺同一遷許而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則許自請遷者昭九年許遷于夷則係楚迫遷之者向使無策書則此春秋者不過一門部名目曰朝耳會盟耳侵伐而還滅之耳何曾有一事可究竟言之而謂此名目中有徵詞凡書國書鄙書名書氏皆有義例豈非參參然而不考經文則不能讀傳不深叅簡書則不能檢校策書之事凡釋春秋必當以經文爲主而以傳佐之先仲氏嘗曰春秋諸侯大夫死法不一而經文祇以一卒字盡之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以殺死昭八年陳侯溺卒以縊死桓五年陳侯鮑卒以狂死定十四年吳子光卒以戰傷死定三年邾子穿卒以火燬而死莊三十二年叔牙卒酖而死昭四年叔孫豹卒餓死二十五年叔孫舍卒自哭死二十九年叔詣卒無疾病死此其中義例必有不在一卒字中者而乃第書一卒字而其義已備此其故非深識經文者不能解也

乃宋儒襲唐儒啖助趙匡之說重訾左氏傳爲秦書傳且摘不更庶長諸秦官爲辭此不識春秋不識左傳爲秦書舊本而妄爲是言子皖已辨之詳矣（見論語特左氏所據秦書舊猶是魯史之未備者往往與簡書互有闕落如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後魯史簡書凡二十六條而策書所闕落者有十五條則其舊史之未備從可知也是以舊史有闕而左氏以已意補之即與經悖如以鄭大夫尹氏爲隱公之妻以隱妻子氏爲桓公之母以技邢之曹師爲曹伯以宋公子地本景公之弟爲元公之孫以執曹伯畀宋人爲分曹田與宋人以宋公殺世子座事爲宋華合比奔衛事以晉先蔑士會逆公子于秦之師爲拒秦于崤陰之師諸凡以死賵爲生賵以賂異姓爲族同姓以六月月食爲閏月月食以立武公之宮爲立武成之廟其闕參錯違背不可勝數至于曹羈奔陳郭赤歸曹曹羈殺其大夫大辟弒其君比齊侯伐宋宋公伐鄭衛公孟彄伐曹盜殺陳夏區夫宋向巢伐曹又伐鄭宋人執滕子又執小邾子經文儼然並無一傳至定哀之間即本國事實仲孫伐邾三家取田亦了無始末可據而列國史冊則但得普楚以新立朝晉君也同一會齊而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爲平乘丘之敗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扈爲申結婚姻之好同一伐邾而隱七年公伐邾爲釋宋怨僖二十二年公伐邾爲討邾殺同一遷許而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則許自請遷者昭九年許遷于夷則係楚迫遷之者向使無策書則此春秋者不過一門部名目曰朝耳會盟耳侵伐而還滅之耳何曾有一事可究竟言之而謂此名目中有徵詞凡書國書鄙書名書氏皆有義例豈非參參然而不考經文則不能讀傳不深叅簡書則不能檢校策書之事凡釋春秋必當以經文爲主而以傳佐之先仲氏嘗曰春秋諸侯大夫死法不一而經文祇以一卒字盡之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以殺死昭八年陳侯溺卒以縊死桓五年陳侯鮑卒以狂死定十四年吳子光卒以戰傷死定三年邾子穿卒以火燬而死莊三十二年叔牙卒酖而死昭四年叔孫豹卒餓死二十五年叔孫舍卒自哭死二十九年叔詣卒無疾病死此其中義例必有不在一卒字中者而乃第書一卒字而其義已備此其故非深識經文者不能解也

乃宋儒襲唐儒啖助趙匡之說重訾左氏傳爲秦書舊本而妄爲是言子皖已辨之詳矣（見論語特左氏所據秦書舊猶是魯史之未備者往往與簡書互有闕落如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後魯史簡書凡二十六條而策書所闕落者有十五條則其舊史之未備從可知也是以舊史有闕而左氏以已意補之即與經悖如以鄭大夫尹氏爲隱公之妻以隱妻子氏爲桓公之母以技邢之曹師爲曹伯以宋公子地本景公之弟爲元公之孫以執曹伯畀

以春王則夏秋冬諸月不得稱王以夏秋冬非王時也然則春之得稱王與王之必屬春有斷然者況春秋為王之書也春者出也何書大傳曰萬物出地之時也又春者寅也律厤志云斗柄指寅方之候也今周以冬十一月為歲首此時萬物未出而斗柄指子然猶稱春者曰此豈春哉王在則然也蓋春王也

然而正月何謂也曰三正也何謂三正曰天開于子十一月也以十一月為正朔則為天正地闢于丑十二月也以十二月為正朔則為地正人生于寅十三月也以十三月為正朔則為人正第三正角立說各不同有云三代改正者尚書大傳春秋元命苞樂緯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此三代改正也有云二代始改正者孔安國謂改正朔殷周二代故註尚書云湯承堯舜禪位之後始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改正始于商成湯也有云三代以前皆改正者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該庖犧以後三代以前統言之故鄭註尚書孔疏禮記皆云殷以十一月為正堯以十二月為正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推之而商陽少昊黃帝神農女媧伏羲皆三正遞禪故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而魏高堂隆作正朔議亦以軒轅高辛夏后與虞皆以十三月為正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雖諸說不同而三代改正則無可疑者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疑議者乃胡氏不知何據遂其武斷謂以夏時冠周月致有明以眾數百年盡為所惑夫子月稱春經傳顯然即或他書所記三正雜出毛詩周禮多用夏正（毛詩如四月維夏六月斯臧楚茨之春七月流火等皆用夏正豳七月之安居事不日豳詩仍用周正此土人行文變史官記事不日若周禮則殷以一代之制該百王之法故多用夏正如冢人正歲斬冰堅人正藏簡狄吞玄鳥歌詞云春分玄鳥降女祭郊禖功業大事皆用夏正至于方命冬日至于方中冬日至于虛昏中星鳥火皆夏正之驗）孰是孰非豈待辨而明哉況春秋史官記事並無差俟至春秋則謹之尤謹皆用夏正云夏時吾不解也

然何以知湖必改月也按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昭子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以夏六月而當四月之孟夏是改月也其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是明言夏厤改月也故哀十三年十二月夏之十月為正朔而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為正朔而子之書春秋多非時之月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天之正時也地之正財也民之正事也三代改制必順天時而後地財民事從之故夏以斗柄懸于寅殷以斗柄懸于丑周以斗柄懸于子天時既正則地財民事從之矣是改月必改時也故曰天開于子十一月也地闢于丑十二月也人生于寅十三月也此豈春哉王在則然也蓋春王也

然而正月何謂也曰三正也何謂三正曰天開于子十一月也以十一月為正朔則為天正地闢于丑十二月也以十二月為正朔則為地正人生于寅十三月也以十三月為正朔則為人正第三正角立說各不同有云三代改正者尚書大傳春秋元命苞樂緯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此三代改正也有云二代始改正者孔安國謂改正朔殷周二代故註尚書云湯承堯舜禪位之後始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改正始于商成湯也有云三代以前皆改正者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該庖犧以後三代以前統言之故鄭註尚書孔疏禮記皆云殷以十一月為正堯以十二月為正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推之而商陽少昊黃帝神農女媧伏羲皆三正遞禪故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而魏高堂隆作正朔議亦以軒轅高辛夏后與虞皆以十三月為正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雖諸說不同而三代改正則無可疑者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疑議者乃胡氏不知何據遂其武斷謂以夏時冠周月致有明以眾數百年盡為所惑夫子月稱春經傳顯然即或他書所記三正雜出毛詩周禮多用夏正（毛詩如四月維夏六月斯臧楚茨之春七月流火等皆用夏正豳七月之安居事不日豳詩仍用周正此土人行文變史官記事不日若周禮則殷以一代之制該百王之法故多用夏正如冢人正歲斬冰堅人正藏簡狄吞玄鳥歌詞云春分玄鳥降女祭郊禖功業大事皆用夏正至于方命冬日至于虛昏中星鳥火皆夏正之驗）孰是孰非豈待辨而明哉況春秋史官記事並無差俟至春秋則謹之尤謹皆用夏正云夏時吾不解也

然何以知湖必改月也按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昭子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以夏六月而當四月之孟夏是改月也其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是明言夏厤改月也故哀十三年十二月夏之十月為正朔而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為正朔而子之書春秋多非時之月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天之正時也地之正財也民之正事也三代改制必順天時而後地財民事從之故夏以斗柄懸于寅殷以斗柄懸于丑周以斗柄懸于子天時既正則地財民事從之矣是改月必改時也故曰天開于子十一月也地闢于丑十二月也人生于寅十三月也此豈春哉王在則然也蓋春王也

然而正月何謂也曰三正也何謂三正曰天開于子十一月也以十一月為正朔則為天正地闢于丑十二月也以十二月為正朔則為地正人生于寅十三月也以十三月為正朔則為人正第三正角立說各不同有云三代改正者尚書大傳春秋元命苞樂緯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此三代改正也有云二代始改正者孔安國謂改正朔殷周二代故註尚書云湯承堯舜禪位之後始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改正始于商成湯也有云三代以前皆改正者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該庖犧以後三代以前統言之故鄭註尚書孔疏禮記皆云殷以十一月為正堯以十二月為正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推之而商陽少昊黃帝神農女媧伏羲皆三正遞禪故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而魏高堂隆作正朔議亦以軒轅高辛夏后與虞皆以十三月為正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雖諸說不同而三代改正則無可疑者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疑議者乃胡氏不知何據遂其武斷謂以夏時冠周月致有明以眾數百年盡為所惑夫子月稱春經傳顯然即或他書所記三正雜出毛詩周禮多用夏正（毛詩如四月維夏六月斯臧楚茨之春七月流火等皆用夏正豳七月之安居事不日豳詩仍用周正此土人行文變史官記事不日若周禮則殷以一代之制該百王之法故多用夏正如冢人正歲斬冰堅人正藏簡狄吞玄鳥歌詞云春分玄鳥降女祭郊禖功業大事皆用夏正至于方命冬日至于虛昏中星鳥火皆夏正之驗）孰是孰非豈待辨而明哉況春秋史官記事並無差俟

毛檢討春秋傳

隱公乃成父之志凍祖為歸君而已屈稱故不行即位禮史記魯人共立息攝政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三君皆各遭弒逆之變倉卒即位不忍另行也此皆就實事而史記之行則書不行即不書並無有取舍筆削于其間而其義反昭然者如隱被弒而桓即位則桓何心東門襄仲連殺倏制而宣居然行即位之禮而不之怍則亦未嘗非侍禍也此禮也而義存焉必謂史有筆削焉為說者謂書與不書皆史官得而主之隱之不書所以彰隱賢桓之得書所著桓惡此固為不知史例若明氏又自造一例曰上不稟命于天子內不承國于先君大夫拔己立而即立之則不書即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稟命天子此在婦孺猶知之者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即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嘗乎乃自知難通于桓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詞于宣即位傳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大乎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何所分辨萬一桓宣之徒起而爭之即使游夏再生曉浚戶輸舌能明也吾不意胡氏之學將掩聖經而一開卷間即詞窮理屈如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公穀作鄫婁蔑作昧蔑昧鄫音同例說見前）

周制以盟會為典例大抵天子十二載一巡狩則盟諸侯于方岳之下而諸侯有事朝王或會或同則又彼此相盟以著講信修睦之意故曲禮崧牲曰盟諸侯相見於郊地曰會而周禮玉府職共盟會之物戎右職掌辨盟之法是盟會大典盛世最重而職則直置典瑞一官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盛世最重而胡氏凡遇盟會則概謂譏貶以為刑性獻血要質鬼神非禮所貴則不知古者王敦盤血珠槃盛耳盥舀舀古日方明祀山川凡贊牛載耳與詛神告祖俱是舊典至後世漸略始有東牲不歃載書不告之事而學古不深反詈非禮則不惟不讀春秋并不識三禮矣特春秋世衰天子無巡狩之事諸侯無會同之典而徒事要盟所謂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者則未免于行禮之中寓失禮之意且要有是非約有成毀特盟參盟有始終同異凡經所書皆不過面書其事以俟其義

之自見如此一盟則近郊附庸並講信睦比之援伐自為載勝故盟會征伐俱為典禮而征伐獨有參變者以春秋無義戰邦交舊典蕩無復存故盟會侵伐總是典禮而事有是非春秋移諸嚴義例所分不敢苟也

邾者附庸之國儀父則邾君字也王制天子上士以名字通原可稱名并稱字者況附庸四命較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而早為附庸其得通上國自在可名可字之間此亦是例而胡氏又自為制云中國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則邾當為夷乃名邾黎來介葛盧是也吾不知稱名稱字其分中國夷狄者出自何書乃同一附庸同一邾子之後而忽分儀父犁來為中國夷狄邾子友為附庸國而居無忌憚之世孫也若邾亦邾俠之後其時有夷父顏者建功于周因別封其子友為附庸國而居邾故世本云邾顏居邾昭徙鄒其後邾與小邾俱稱邾子明見經文若叔孫婼曰邾又夷也則以邾地邾皆中國附庸必分夷狄則邾當為夷乃反曰儀父中國例稱字儀父已矣其如例何

及者與也言公與儀父也春秋筆史凡記事必書史以考事此無論他國為政本國為政皆當先本公而後他公羊有及者汲汲之辭殽梁有及者內外之辨穀梁有及者內重志之解而胡氏亦遂謂我所欲者曰及外所主者曰會以附于公穀之說則請就春秋本經推之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防夫穀之盟齊以文公不親盟故來討而脅公出盟此非我所欲也曰公及何也襄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是時公如晉而晉侯出都與公盟而後公得入此出入之權全在于晉並非我之所敢主曰及何也若成二年公及諸國盟于蜀是時楚公子嬰齊為政傳明言之故胡氏亦自曰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夫明知楚人主盟而猶曰及者我為主盟者彼為主不可混也乃有既書會而又書及者定四年

公會劉子諸國于召陵又云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則一會二及當復誰主且夫公及之諸侯猶是公會之諸侯也劉文公以伐楚而會諸侯今以既侵楚而重為之盟皆劉文公為政也未有一十七國奉一王官主盟而我得亳舂有預于其間者乃胡氏復堅執己說曰定公為季孫所立心不自安故求與諸侯盟何不自墟土而尚口悖誕如是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舊書之者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傳鄭武公娶武姜（申國生莊公及段而姜惡公而愛段（姜以寤生惡之）請立段不許及莊公立姜為段請制（大邑）公難之又請京（邑）公重違姜意許之祭伯請除段公不許（祭伯王臣無使畿內諸侯專除）段乃收西鄙北鄙及廩延皆為己邑（公子呂請除之厚將得衆）夫公曰不義（不義厚將自斃）段至（生莊公及段）而公子呂（

是難使新恭者書揆卓筆創亦必不能順倒錯亂至此極也況其所爲爰書者仍未確也據曰詳亂當以圖彰圖討也則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何罪而圖討之又曰當以人爲衆所共擊也則莊十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夫以爭國之弟殺無罪之兄齊人何尤而衆共擊之若云命將出師當稱師師則哀三年齊國夏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彼則竟稱帥師矣然罔拒父之師也衛輒以拒父而書帥師則此討弟叛而不書帥師此正相反以相明者如曰不書爲罪伯引晉侯殺世子申生爲據則又全不知例者春秋之例凡君于子弟直殺之而不稱兵則皆書君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座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其必書君者以君實殺之不得謂國人殺之且衆共殺之也此直殺之而未嘗稱兵者也若伯之克段則稱兵而不殺之者凡稱兵之例國君自帥師則稱若鄭大夫帥師稱卿大夫君與卿大夫皆在軍而不辨其孰帥師則稱國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卿大夫爲何氏則稱人左氏既以兵衆稱君以師從也兵少稱卿大夫鄭大夫而卿大夫帥之則稱國舉重而師眾也兵少人將卑而師又少也此核之全經之例而無不同者今書鄭伯則伯親帥師也伯親帥師故稱伯則稱伯者事也然而君地如後書戎伐凡伯于楚王宋皇叟取鄟師于雍丘鄭師伐宋戰于宋公會諸侯伐楚次于陘頴凡師之所在必明記其在于何所以爲行師之表識此亦是例況詠逆討叛所在尤重彼直殺而不稱兵如衛殺州吁亦書曰衛人殺州吁于濮況稱兵乎若其書克則所謂以事例而兼文例者入誤以爲伯殺弟耳公羊克之者段之必當且誤以爲殺弟于鄢而不緩追之而使之逸耳穀梁謂伯不能緩追而不知段已棄共奔共而且得安然久處于共鄭之人稱爲共叔段者是也且鄭伯亦思之故于隱十一年鄧伯入計有日算入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鄧其口于四方蓋思之也夫以段之惡段之不弟稱兵製國已不當春秋無將之誅是何難立爲樣絕如祭伯公子呂所云除之又除之者而乃伐之而勝之而故使逸之奔之此在鄭伯爲失刑而在叔段則爲俾兇然而春秋反予之者以爲尺布可縫兄弟難容二語見世安有真母于隧加君以矢之逆賊而獨于兄弟開善全如此不惟不殺且任其自見天子與諸侯不親討之又曰當以圖彰圖討也則奔齊又任其奔莒止一隱而無餘事此可念也故特書曰克此固春秋一書每所謂事也文也亦義也

春秋一書每書克者每書奔所謂事也文也亦義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芳鳳切一本無來字

天王周平王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皆尊稱也宰咺者天子之士咺其名也周禮天官之職自太宰小宰以至宰夫皆稱宰此即所謂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者大抵書例太宰爲卿不稱名字故傳九年有宰周公之稱若小宰爲大夫當稱宰宰夫則下大夫士也于例當稱名故桓四年有宰渠伯糾之稱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賵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幣賄財用鄭註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則既掌弔事宜兼弔使而胡氏謂宰是冢宰位六卿之長不宜使賵誤矣

第其所云惠公仲子者惠公隱公父也仲子者桓公之母也而毅梁傳謂惠公之母夫桓公之母明係宋武公宋女而惠公娶之故桓母名仲子若惠母則何所據乎乃公羊謂桓母公會諸侯盟于宋時宋方被圍宋公未嘗與會也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時宋仍被圍宋公雖欲會而有不能也是歸會其國而國若君皆不與會雖特筆一例而按之無可驗者乃復曰國若君書盟春秋惡之大既舍嘗公而入焉若吾不知其所惡之者惡嘗君耶抑惡宿君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王卿士也祭其國伯其爵也其曰來則不奉王使而自來于魯初不知其所來者爲何事然而僅曰來則來之耳不必有事也所謂以王臣而私交于諸侯雖事也而意非之所謂義也乃公曰來奔殺曰來奔春秋書事必以其實來奔來朝則未有舍其實而但書之來字可成史者若云貶之貶不在此也況爾奔我朝同一體度而來朝之說則先聽度中之最無理者夫王臣有事書法謹嚴如所云來聘來聘來錫命來會葬來來車來金無不據事直書並不敢有隱諱于

其間況諸事相朝尤極鄭重幾有王臣朝請侯而史官不明明一書之者此不問有王命無王命而但書其事而其義自彰非如介葛盧來白狄來之可以夷狄附庸蹴棄之而蔑略之也乃胡氏妄遊說而復謂來朝于魯出左氏文誣經之中又復誣傳東海沈寃何時得雪悲夫

公子益師卒

公子者先公之子益師其名也公族卿佐卒必書禮也其或不書與書而或日或不日皆史有詳略文有完闕未嘗有義例於其間也故此不書日在舊解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此是了義而三傳偏紛紛焉子嘗推其例蔽取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書日梁已與文十五年公孫敖卒書日穀兩事褒之左以爲公不與小歛卽不日則叔牙以跐死公孫敖各死于齊公皆不與小歛矣然亦曰矣公羊以爲世遠故不日則敖在文世已屬所聞叔牙在莊世則傳聞者也日所見與所聞所聞異詞所傳異詞未嘗近也何以皆日也穀梁以爲惡故不日則牙與秋可云善類乎而日之乎乃胡氏亦知難通又自立一例以爲恩數有厚薄夫公族喪葬自有典禮非國君用情得以厚薄卽有厚薄亦必視其厚薄之間于典禮有違有合不得但以日不日漫爲起例且據云厚薄則必以厚者書日不厚者不書日矣吾卽以牙敖二事觀之夫叔牙以妄言而殺其身然叛亂不彰原未嘗有族滅之例故季友鴆牙其立後然必請而後得立若敖死于齊魯不爲理致齊人以棺置堂阜而後得以聞于魯然猶必不令歸必不使殯致其子期年猶毀卽夕立朝以待命而後許其殯孟氏之喪則其厚與薄何如也而公然率之日之何也杜註有不視小歛故不書日所以不厚薄也愚按厚薄實出此語然此言與歛不與歛有厚薄不言日不日有厚薄也胡氏既闕左氏與歛之文而又襲杜氏厚薄之語此皆固蔽略漫理會處若孔疏亦有思厚語則又駁杜註人不足據故曰書卒例也不書日亦例也以例固可以不書也

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

春而不王何也例凡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以書月則其所書者皆冬月而非春月故書王日此春王之月也此不特寅月爲春卽子月丑月而無非春也何也王政也若無

月則何王也

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註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夷亟興惟夷故也東郊不開舊註謂氐羌則氐羌在西方此本曲禮西方曰戎一語而誤註之賢非也然此是也

氐夷雜處中國漢後無西羌者皆秦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地遂爲氐矣秦故也

禮而胡氏以今之外夷當之謂歷內外之旨幾見春秋戎狄處蹊脫舊況魯世受戎患卽伯禽開國未能誅夷狄此會修惠公之好則先公世盟有不得不修者故此亦據事直書無他義也特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若潛地則當是戎他義也特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若潛地則當是魯地則當是戎來而我會之舊註公往會而順夷俗亦非是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與向皆國名而近魯地者莒人者莒之師也春秋之例凡卿大夫出師而不記其名與氏則稱人見隱元年鄭人者以兵深造其國邑之名然有二義有入而取其地者有入而不取其地者與滅同閔二年狄入衛衛哀八年春宋公入向是也此入而不取其地者與滅同閔二年狄入衛衛哀八年春宋公入鄫鄫子來朝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婦女字也禮女子許嫁笄而稱字註曰鄧伯姬仲遊之類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傳作帛
莒與魯有怨紀侯與魯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卻齊之則密邑莒地而屬繒屬繒名見前紀盟主在履繻故先紀後莒亦據實直書之舊文也事也蓋盟會於本國爲禮于他國即爲事若其義則爲魯結好雖屬私情然講信修睦之意亦不在也又何譏焉子伯即子帛履繻字伯帛音誤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稱氏與君同也然而但稱子氏又稱夫人者左氏謂桓之母即仲子也公羊謂隱之母即聲子也聲子仲子皆死于惠公之世矣故穀梁謂子氏者隱之妻也是也若其止書薨不書葬者穀梁又曰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本意謂隱後復弒不討賊經不書葬故此夫人亦不書所以從君此在范氏註甚明而胡氏又謂先卒則不書葬則又自爲例矣春秋十二公並無妻先公卒者故以爲言設或有之勢無赴告會葬成禮備而可知勿使書者此必隱公自謙于會葬之贈有未備故不書也穀梁胡氏俱非也梁說
立嫡知公後不書葬有先不書葬知桓亦書而明之知隱說之不可通類如此
鄭人伐衛
據傳隱元年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伐衛討滑亂也其稱人不知帥師者爲誰也伐者辟罪而致討也此非有書法皆實錄也然而討滑亂不書而止書伐衛則事也而文在其中焉當叔段奔共共小國也則不知共有君而叔但爲焉者也則不知奪共而據有之也鄭稱共叔段則知共君者則不知共故小國今并入于衛而爲衛地也然而伯欲殺叔如振鷺耳共有君耶則求叔于共共敵抗乎無君耶移師而加共又誰拒之而伯不禦也叔既奔共叔之子亦奔衛然且死灰幸然邀衛師以取故邑及鄭伯伐衛而後衛人始服之前傳所謂不書戰者以衛已服之是也則在伯此時何難滅共而殺叔以雪其大慈然後乘衛服之際取滑殺之并機其子姪之在鄭國者以絕其根株而乃一則合共再則合滑至十年之後會齊滅許猶惓惓念叔弟之在他邑見隱十而且繼世相煽叔段之孫所稱公父定叔者預支無窮讀耳不然而明明朔日偏不書朔深文之徒幾何不又以爲己已有罪此仲尼所特筆而削之者耶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皆尊之稱第春秋十二公其所值亦十二王然有書不書者例天子之喪王室必遑赴列國赴至則書不赴至卻不書若葬則天子七月而有啓期然亦有書不書者此不在乎赴不赴而在乎諸侯之會葬不會葬也夏商無成禮周初有成禮而無成書故儀禮有士禮而並無天子之禮天子喪制在周時已不可考矣今從春秋當日列國卿大夫所自言者考之大抵天子之崩赴至列國則列國各遣上卿奔喪共弔贈器賵而國君不即親往釋例所謂封守至重不得越境而奔喪謂初喪也至送葬則天子于列國遣卿諸侯于天子親往故元年左氏傳謂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所謂同軌則甸侯以外要荒以內所共車轍者皆在也昭三十年傳游吉亦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此列國弔送之等差也今晉之喪先君會親執紼矣是過禮也天子之喪當親會葬而周靈王之葬先君簡公因在楚使大夫印段往是不及禮也則是諸侯不奔喪而當會葬其言周制甚明今左氏無明文祗言王崩于壬戌而赴者以庚戌告此但就本事記之非有誤也且喪用遠日即稍遠亦無過也但杜氏註傳謂天王喪葬諸侯例皆不往則已乖本僞并游吉之語若明氏謂諸侯爲天子服斬衰應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不知所據何證乃特引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爲證夫踐阼之禮其所爲諸侯讌奠悉用虛名與奔喪實至不同況天子新喪六服遵制此時即赴告之使猶恐不能即出安能于一二日間便東方西方一時俱到故尚書正義謂成王始崩或有諸侯來朝京師者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非謂東而諸侯即能至也則此所引書明非諸侯來奔喪者而辨證及此不惟失據其王事理亦不通矣且又自爲例云凡書崩書葬則赴告及曾面會往會之者也桓襄匡簡景是也若書

崩不書葬則赴告隘及而告不往會崩葬皆不書者則王室不告而魯亦不往其爲例豈整整之及考經文則桓王之崩在桓十五年並未書葬襄王之葬在文九年經文明云壬戌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並未親往若景王之崩則經即云葬景王王室亂此時雖道路尚恐未前況親往也凡此皆經文之顯然可考者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傳作君
左氏以尹氏爲君氏即隱公之母隱子也隱以居攝不敢從正君之禮遂亦不敢崩禮于其母故不書薨不書葬不赴告祔廟而稱爲君氏其尹字則傳寫脫誤也天子以母貴母亦以子貴隱既稱公則公之爲母自有常稱未有創名爲君氏者以惠爲君耶則先君名君已非名例以隱爲君耶則據言不敢從正君之禮而反祔君且稱君則何有于君母而不稱夫人如以聲子爲君耶則儼然小君而又何斬乎書薨書葬與赴告祔廟況明堂之而改文釋經例所最禁若公羊欲如字解經而不識本事乃曰此周之尹氏夫周之尹氏則魯何得書曰譏世卿也夫春秋世卿其來已久此自周制安所用譏且未有書其卒以爲譏者也且亦何得書此也乃又曰魯隱弃平王之喪尹氏爲王作喪主故其卒來赴而魯史書之穀梁亦遂襲其說兩傳相同大平王之崩甫見經文其崩在是年之春三月壬戌而夏四月辛卯即尹氏卒計王與尹氏其舅甥宰相距祇二十八日則此二十八日中毋論隱公不奔喪即奔自策魯至成周此時尚未能達也即達赤尹氏隨卒必不能爲王作喪主也況春秋一十二公並未聞有奔王喪會王葬者凡經傳所例公出必書此有奔喪會葬諸大事而公出公入不一書者如以爲常禮不書則在文九年葬周襄王遣叔孫得臣如京師而經皆書之是遣送御書況親往也且隱不奔喪則在經與傳尤明言之者經于春三月書天王崩夏四月書尹氏卒而于秋則復書武氏來賻赤惟周以天王之崩赴告于魯而魯漫然無一應不惟不親往弄不遣卿大夫往弔來賵而使公奔喪則賻之矣賻之不再求矣故杜氏註曰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是公不奔喪考之凡經傳與是經是傳各各有據而公羊穀梁皆經且造爲僞事以實之無足怪不足辨及前昏不往其爲例豈整整之及考經文九年經文明云壬戌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並未親往若景王之崩則經即云葬景王王室亂此時雖道路尚恐未前況親往也凡此皆經文之顯然可考者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傳作君
左氏以尹氏爲君氏即隱公之母隱子也隱以居攝不敢從正君之禮遂亦不敢崩禮于其母故不書薨不書葬不赴告祔廟而稱爲君氏其尹字則傳寫脫誤也天子以母貴母亦以子貴隱既稱公則公之爲母自有常稱未有創名爲君氏者以惠爲君耶則先君名君已非名例以隱爲君耶則據言不敢從正君之禮而反祔君且稱君則何有于君母而不稱夫人如以聲子爲君耶則儼然小君而又何斬乎書薨書葬與赴告祔廟況明堂之而改文釋經例所最禁若公羊欲如字解經而不識本事乃曰此周之尹氏夫周之尹氏則魯何得書曰譏世卿也夫春秋世卿其來已久此自周制安所用譏且未有書其卒以爲譏者也且亦何得書此也乃又曰魯隱弃平王之喪尹氏爲王作喪主故其卒來赴而魯史書之穀梁亦遂襲其說兩傳相同大平王之崩甫見經文其崩在是年之春三月壬戌而夏四月辛卯即尹氏卒計王與尹氏其舅甥宰相距祇二十八日則此二十八日中毋論隱公不奔喪即奔自策魯至成周此時尚未能達也即達赤尹氏隨卒必不能爲王作喪主也況春秋一十二公並未聞有奔王喪會王葬者凡經傳所例公出必書此有奔喪會葬諸大事而公出公入不一書者如以爲常禮不書則在文九年葬周襄王遣叔孫得臣如京師而經皆書之是遣送御書況親往也且隱不奔喪則在經與傳尤明言之者經于春三月書天王崩夏四月書尹氏卒而于秋則復書武氏來賻赤惟周以天王之崩赴告于魯而魯漫然無一應不惟不親往弄不遣卿大夫往弔來賵而使公奔喪則賻之矣賻之不再求矣故杜氏註曰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是公不奔喪考之凡經傳與是經是傳各各有據而公羊穀梁皆經且造爲僞事以實之無足怪不足辨及前昏不往其爲例豈整整之及考經文則桓王之崩在桓十五年並未書葬襄王之葬在文九年經文明云壬戌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並未親往若景王之崩則經即云葬景王王室亂此時雖道路尚恐未前況親往也凡此皆經文之顯然可考者

爲僞事以實之無足怪不足辨及前昏不往其爲例豈整整之及考經文已親往之例而不即望經然則何尹氏日此譏大夫尹氏也鄭大夫尹氏則魯何以書曰據左氏十一年傳曰隱公立爲公子尹氏而讓于尹氏所主之神曰鍾巫故謂之尹氏尹氏者鄭大夫也公乃賂尹氏而公祓于鍾巫遂與尹氏偕弊鍾而立鍾巫以爲尹氏之神于魯雖感神乎實所以報尹氏也故鍾巫之祀豈有魯立而仍存尹氏以爲此尹氏之主必出官而後祭之乃不幸尹氏既死獨身出祭且不館尹氏而館之他氏以襲貪皇之際罹此大害向使尹氏尚在則主祭有人未必親出卻或親出而館于其家經有不書尹氏必仍有以衛之而惜乎其亡之也此固作春秋者所爲溯往事而僞心者也故曰此鄭大夫也此春秋之微意也事也故曰此魯大夫也此春秋之微意也事也亦義也其卿大夫也此春秋之微意也事也亦義也其
秋武氏子來求賻
鱄腯禮也求賻非禮也事也以求之也乎況天子乎此其例一也
賻者平王喪也平王尚未葬桓在初喪則未有王命而不稱使則其來使宜也若夫武氏之稱子則武氏名來而子行之故稱子此與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正同公穀謂武氏承王朝大夫豈惡之人而必使居喪未葬之子使之將命世無此理況武氏未葬子何不可以出命而日使則此矛盾明矣甚周章而況桓王無命故不稱使則此矛盾明矣仍叔之子猶之乎武氏之子而在武氏日父浸而未葬在仍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西國相盟以來告故書石門齊地名餘見前
癸未葬宋穆公
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則此書葬非謂彼國葬君也言我國有送葬者爾故此當書大夫送葬某公如宣十年公子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類此及後文多不書大夫葬者略之也穆者宋公之謚其書謚者以葬後

同盟會即得以倉卒弒逆之賊永正君位荒唐極矣至于衛人立晉謂晉賢得衆衛人立晉爲立賢曾是衛宣而賢也乎胡氏又云立者不宜立也內不承國于先君即不宜立未有于內不受之父者則此時衛桓見弒虽舍晉不立亦未有能受命于衛桓者矣然則衛自此當不立君耶何堅持已說而百不一通若此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左傳觀

但書事而美已見焉棠邑名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鄗鄗公羊傳作盛

鄗國名左氏曰衛之鄙也鄗人侵衛故衛師入鄗

九月考仲子之宮左傳與後文合

考者成也仲子者桓之母也禮廟祭二考一祧凡繼室以子貴者爲別立一廟祭之嗾以桓爲儲君因記仲子以君母之禮祓爲立宮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則稱宮

初獻六羽

此紓成仲子之願而以祭而定羽舞之數者也羽者翟也文舞用翟樹雉尾于竿而執而舞之故稱羽若其又稱佾者舞行之數每行若干人總謂之佾故天子用八佾一行八人八其八爲六十四諸侯用六佾一行六人六其六爲三十六隆而大夫士二皆同但魯祀文王原用八佾而其後以周公之廟禘所自出則又用文王八佾于周公廟中周之羣公之廟又夜周太廟而遞行之然則諸侯用六其用八僭也諸侯用六則繼室則宮當用四其用六亦僭也此禮也而義行焉若其稱初獻則仲子之宮初祭用此非如殽累所謂始僭尸子所謂始降者而胡氏謂降用六羽明前此用八之僭則不知所謂前此者羣宮耶仲子宮耶若仲子宮則宮方落成前此未嘗用樂也若謂羣宮則後此仍用八何云前此耶第二十五年翬如讀子家駒曰天子八佾諸侯用六則一行六人大夫四人此則一行四人士二人天子之禮也又論語季氏舞於庭則舞字而彼此誤認遂一往鴻荒況其他乎

同盟會即得以倉卒弒逆之賊永正君位荒唐極矣至于衛人立晉謂晉賢得衆衛人立晉爲立賢曾是衛宣而賢也乎胡氏又云立者不宜立也內不承國于先君即不宜立未有于內不受之父者則此時衛桓見弒虽舍晉不立亦未有能受命于衛桓者矣然則衛自此當不立君耶何堅持已說而百不一通若此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左傳觀

但書事而美已見焉棠邑名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鄗鄗公羊傳作盛

鄗國名左氏曰衛之鄙也鄗人侵衛故衛師入鄗

九月考仲子之宮左傳與後文合

考者成也仲子者桓之母也禮廟祭二考一祧凡繼室以子貴者爲別立一廟祭之嗾以桓爲儲君因記仲子以君母之禮祓爲立宮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則稱宮

初獻六羽

此紓成仲子之願而以祭而定羽舞之數者也羽者翟也文舞用翟樹雉尾于竿而執而舞之故稱羽若其又稱佾者舞行之數每行若干人總謂之佾故天子用八佾一行八人八其八爲六十四諸侯用六佾一行六人六其六爲三十六隆而大夫士二皆同但魯祀文王原用八佾而其後以周公之廟禘所自出則又用文王八佾于周公廟中周之羣公之廟又夜周太廟而遞行之然則諸侯用六其用八僭也諸侯用六則繼室則宮當用四其用六亦僭也此禮也而義行焉若其稱初獻則仲子之宮初祭用此非如殽累所謂始僭尸子所謂始降者而胡氏謂降用六羽明前此用八之僭則不知所謂前此者羣宮耶仲子宮耶若仲子宮則宮方落成前此未嘗用樂也若謂羣宮則後此仍用八何云前此耶第二十五年翬如讀子家駒曰天子八佾諸侯用六則一行六人大夫四人此則一行四人士二人天子之禮也又論語季氏舞於庭則舞字而彼此誤認遂一往鴻荒況其他乎

邾人鼷人俱宋

毛檢討春秋傳

公羊作鼠

和而不盟日平酬者納也蒙傳公未立時與鄭甯跪祇壤而獲公羽馬則公原有怨于鄭者至是鄭與宋構而前年猶鄭伐宋宋告急于公而公不之應則似于鄭怨有忘之者矣在我忘彼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周制天子有聘諸侯之禮至是桓王始來聘而我之朝聘前此未聞斯已難矣乃復終事以還而使車在道忽受戎患王臣爲我來未可坐視況魯職方伯師不請王命亦可以興師討罪如伯禽征戎已事而無乃了無所施而徒書其事于册其安之乎凡伯者周之卿士凡國伯爵也戎者以兵制人不必有鍾鼓曰伐以歸者奇之而歸楚丘衛地名據傳戎朝于周會葵丘幣以享公卿而凡伯不以賓禮相待故戎怒伐之亦報復之舉也然非法矣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鄭講兵已久而衛復佐宋以加于鄭雖二國連搆實則以一鄭而敵宋衛之兩大其在鄭不無小絀前三年齊僖與鄰莊曾盟石門齊原有袒鄭之意至是稍不平固欲平宋衛于鄭而宋衛先自爲相遇之禮以商其可應與否然後至狄則赴齊僖之會而盟于瓦屋則此一遇史不過據事直書無所可否然而宋衛之不欲平先爲詭祕以啟齊之疑亦可見矣宜乎齊之一聞王命即諭此盟也垂衛地名
先仲氏曰宋鵲之伐鄭以公子馮也宋鴻公有宋宣公子也立穆公或稱公之弟亦舍其子馮不立而仍立鴻公公子馮以先君之子不爲先君所立而使居于鄭謂讓鴻也非奔鄭而與鄭爭國者也三傳皆誤鄭以避鴻乃往以居馮之故而伐鄭不已鄭甘之乎衛宣之伐鄭以公孫滑也公叔段奔共時其子滑奔衛挾衛滑以叔段之子奔衛伐鄭此與鄭爭國而鄭不討賊衛反假賊怨而伐鄭不已鄭能已乎此皆善論春秋之言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公發作邴後同
庚辰我入祊
據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乃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詳其說因成王懿帝原賜周公朝宿之邑于成周以其邑近許故名許田而鄭桓公以宣王母弟賜湯沐之邑于泰山之下使陪祀泰山以其邑名祊亦謂之祊田今諸侯不朝則朝宿之邑可廢故鄭欲相易而我知此許之遂來歸祊而其云祀周公者以許有周公之廟不敢云廢駕言請祀也然而其說不可謂也天子從魯史文例先書彼歸若意出自鄭者我入若我不得已而姑受之者然且重不及許田若以鄭之歸祊與許田了無與者其後極一元年以許田歸鄭但言鄭假本若意出自鄭者且亦重不及祊田又無與者此乃所謂文也所謂舊史一似許之歸祊與祊田又無與者也若兌之書名入之書日並無義例諸戴之而夫子修之者也若兌之書名入之書日並無義例諸說皆謬至于許祊之易經未書復而曾領日居攝與許復周公之宅似復當僭公作閎宮時已經還許而經偶不書或亦史克作頌故爲復文以示許田之當復皆未可知然則史文必有例賦頌且然況春秋乎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說見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是年春宋衛先遇于垂正侯盟于瓦屋至是乃始請齊侯而共爲此盟以平鄭是齊侯爲主宜首齊侯意在平鄭宜書平宋衛于鄭今書宋公先齊侯者以宋衛侯盟而宋公主故齊使來告首稱宋公而我史書之先盟齊侯遂不甘爲主故齊侯時但盟而未平及既平而冬復來告盟法若不平則不盟平則不及再書此皆城告詞登册而亞于齊侯而後書宋公以示不共王也此後鄭魯齊三國共起討宋之不共王也此後鄭魯齊三國共起討宋之不共王也此後鄭魯齊三國共起討宋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夏公羣作夏五月時來 左傳作鄭公作鄫）

據傳公會鄭伯于郯謀伐許也大公欲伐許而親造鄭地則又鄶爲政矣故入許之功雖在鄭伯而仍以齊侯先之難史例先本國然亦據事直書無所避忌故也時來鄭地名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者以兵造國邑而不取其地之名據傳鄭伯逾城下入許（時必移鄭與東鄶考叔盟而取汜登又許莊公戰櫟弧旗以登鄭師畢登遂入許三人皆鄭大夫）奔鄫是入許者鄭也然而齊魯交主之故齊以許歸之公而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寡人何敢閒則齊亦在首謀舊但其功在鄭故終歸之鄭伯乃復令許叔守許而不取其地許叔入許（莊公之弟鄭使許大夫百里奚訴許叔居許撫其民而治焉公復命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四嶽三塗北有大山南有伊洛其土可以處我我之有也）則魯史所記自宜次鄭終齊而今仍首我而歟鄭者以爲樓伐之罪

三國共之然皆從不可訊也所謂但書事而義自見者此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實祿弒而書薨諱之也諱則何以知祿弒凡薨必以地如云薨于何所今但書薨而不書地欲使人推求而自得之所謂文也其不書葬者或葬禮不成或不赴他國與他國不來會葬則皆不書此則以祿弒故葬禮不成左氏所謂不成喪是也此亦例也說見前（據傳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長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乃營菟裘而遂居于桓而終考靈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先是公見祲于鄧而其地許叔入而居之（公子訴與鄭伯同之尹氏）鄭所獲而四之尹氏）時尹氏有鍾巫祠于社氏卒而館之寡氏輦逐遣歸號爲氏弒公且討歸寡氏而嫁禍焉是弒公者羣主弒者桓而爲人受罪者寫氏也是羣實不臣桓實不弟而亦隱實不能君以致有是也是皆魯史舊文大子因仍之以垂鑒戒者若謂改弒爲薨必非魯史之筆則齊侯陽生鄭伯髡頑皆被弒而皆以卒告彼齊鄭史官未嘗不據國惡也（僖元年傳曰諱國惡此是史例不必魯史始然也如謂不書葬爲大子所削則衛桓齊襄尚不見削而謂隱獨削之乎如曰不討賊故不書葬則總多不討賊而仍書葬者說見葬宋穆公傳）

桓公（公名軌史臣家父名尤惠公子隱公弟也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

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前已言之詳矣此元年爲桓改元之年自當在隱公祲弒之次年而左氏疏又謂桓之于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祲弒桓公即合改元不必踰年始即位此與晉厲被弒悼公改元例同殊不知隱之居攝不比家宰桓之隱既攝位何謂非公家宰攝事無據位今奉之謹謂隱非君而非臣若晉厲祲弒悼即改元則並無其事晉厲以八年之春正月即位至次年當襄公元年而後改元（左傳二月即位國語正月即位皆在厲八年春未嘗改元若史記年表則悼公改元正在襄公元年而悼即改元之年諸書可考也不知孔氏何所據而疏襄如此）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左傳合下爲一）

鄭伯以璧假許田

甫即位而修鄰好禮也然而桓之爲此則意在固其位也若其先與鄭會者以隱嘗與鄭相好故尤急也至于許田之假以易邴也鄭欲以泰山湯沐之邑名邴田者易我成周朝宿之邑之許田（以各近其國故見隱八年）在隱雖許之而未與也即彼已歸邴我已受防然而仍未與也其未與者或以許田重于防或亦遲回之冀得以終止其事未可知也至是桓嫡鄭而急與之而鄭遂加璧而受之史官不言易但云假之耳并不及防田但云以璧假我許田耳此與前歸邴入邴而不及許田正同所謂文也所謂春秋之微詞也此或夫子之筆也垂衛地名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傳曰盟于越結防成也越亦衛地與垂近盟與會二禮（說見前）同矣吾即就春秋斷之此與惠公聖孟子無子其娣叔姜生閔公聚孟在爲夫人而生子般與惠公聖孟子無子其娣叔姜生閔公公又無以異也莊公舍隱公不立而欲立桓公又無以異也然而季友奔陳而般弒季友之大子又從而存之筆之至足哀之間他國君子來朝事在隱八年春未嘗改元若據傳悼公改元正在襄公元年而悼即改元之年諸書可考也不知孔氏何所據而疏襄如此）

春王正月公即位

遭喪即繼位然必改元行即位禮常也惟遭弒逆則多有不行即位或書薨而不書地欲使人推求而自得之所謂文也其不書葬者或葬禮不成或不赴他國與他國不來會葬則皆不書此則以祲弒故葬禮不成左氏所謂不成喪是也此亦例也說見前（據傳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長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乃營菟裘而遂居于桓而終考靈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先是公見祲于鄧而其地許叔入而居之公子訴與鄭伯同之尹氏）鄭所獲而四之尹氏）時尹氏有鍾巫祠于社氏卒而館之寡氏輦逐遣歸號爲氏弒公且討歸寡氏而嫁禍焉是弒公者羣主弒者桓而爲人受罪者寫氏也是皆魯史舊文大子因仍之以垂鑒戒者若謂改弒爲薨必非魯史之筆則齊侯陽生鄭伯髡頑皆被弒而皆以卒告彼齊鄭史官未嘗不據國惡也（僖元年傳曰諱國惡此是史例不必魯史始然也如謂不書葬爲大子所削則衛桓齊襄尚不見削而謂隱獨削之乎如曰不討賊故不書葬則總多不討賊而仍書葬者說見葬宋穆公傳）

桓公（公名軌史臣家父名尤惠公子隱公弟也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宋皆宋太宰華督也祲弒名不書字史例然也（見莊元年）公之名也大夫孔父者宋之司馬孔氏而父名也其書名者史例則然無所爲褒貶也此其例與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傳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並同若謂書名爲貶氏註則荀息仇牧皆名矣且未有宋君稱名于前而其臣可稱字者故公羊以孔父爲字是褒孔父則不惟孔父有字曰嘉（見左傳）並不是字亦正以君名臣字于禮不通故不遵其說若穀梁謂孔氏父證則可笑尤甚周制諡法並無有以父爲諡者且大夫卒二月既葬然後議諡此時君臣新死焉得有請諡賜諡之理況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並無以謹來赴者君赴而不諡而謂獨諡此大夫乎祇督將弒君先殺孔父而經先宋公而後孔父似書法有異而仍不然者君與臣同時被害即有先後亦必先君而及臣豈無有先其臣而後及君者況當時情事原有不堪用兵而欲爲弒公以召公子馮之舉所疑者獨孔父主兵柄耳蓋宋殤即位以來幸連齊魯累歲伐鄭無非爲公子馮一人而爲宋司馬而重賊隱者匪他人即孔父也（宋殤公者宣公子也公子公子也公子公羊穀梁皆以爲宣公子也公子公羊皆以爲宣公子也公子公羊皆以爲宣公子也公子公羊

此不闕義例非無謂也

齊侯齊僖公也會于贏者成昏于齊也贏文嬴齊地名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相命也謂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郚杞公羊作紀郚公羊作鄑

二月我入杞故此會而成之傳曰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桓公娶文姜也古諸侯娶女亦必親迎然此禮不行久矣但送女大國必以上卿則逆女大國亦卽以上卿行之譬見前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禮送女大國必命上卿未聞有公親送者此齊僖愛女故然然失禮矣讙魯地名杜氏云已去齊故不稱女未至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氏云告于廟也禮迎與至俱告廟而祔于王云告廟者猶公行不告而祔云告王例同書王有二例一書卿以王宜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速以夫人婿姜至自齊是也一但書女至隱元年紀履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是也推之天王之嫁娶皆然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桓元年王姬歸于齊類而胡氏以不親迎并不書卿至爲不能防閑敬文姜僖句之兆夫魯十二公惟桓莊爲親迎桓迎于境莊爲齊侯然受之其災已親御輪矣不隨卿至已親導婦入寢門矣然而文姜哀姜淫佚尤甚則夫倣笋之兆或別有在恐非親迎卿至二禮所得而防閑之也況不書卿至則公親受之正規迎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制女出嫁後隨遣大夫加聘問之禮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在本國遣使謂之致女在他國使來則謂之聘此傳曰致夫人也則致女之聘也年卽夷仲年見前

有年

年者稔也熟也穀一熟曰年有年則熟者衆矣賈服謂桓惡而得年異之也書有言不宜有也則宜十六年書大有年宜書當是以諸侯而入桓與既桓而受封者則丁零盜蘇武牛羊何從按之

此年與後七年俱無秋冬者經文闕漏蓋非筆削舊說所謂或史文先闕而夫子不增或夫子備文而傳者遺脫此明白了義而胡氏又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侯罰則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矣此則何所刑討乎況春秋編年專爲記事徒以貶桓之故而竟削春秋兩年兩時之事恐無是理矣孔疏嘗云日月有詳略而無褒貶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有九宜以後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兩蔽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近詳而遠略無貶遠褒近之例先仲氏亦曰桓十二年冬十一月既書丙戌盟武父矣又書丙戌衛侯卒大一日無再書者其再書者褒文也文有盈羨卽當有闕佚羨文之非褒猶之闕文之非貶也今遇閏時閏日而卽謂貶桓則此有羨日當褒桓矣桓不當褒將毋衛侯之卒可褒乎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以辛赴而史書名例已見前年隱三其日赴以名與同盟而後書名俱非也侯固未嘗同盟也但卒有兩日大不可解據傳云再赴也方公疾病時其弟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故亂作而赴告不一卽史記亦云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其弟佗之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方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兩赴兩日彼此有據似乎不誣厥後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之子躍爲厲公則厲公非佗卽躍也蔡人殺佗則佗母非蔡女厲公躍實蔡所出也且五父卽佗蔡人亦無有先殺五父及太子免者則史記較傳稍爲未確又後儒以長麻推算則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一在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在五年正月六日而此並書正月者不知赴文本如是抑亦魯史從簡依後赴之月書前月日也凡此皆當備考之以存疑者若公羊謂陳侯病狂甲戌出亡至己丑日始得之然而老以伯爲老禽故書字則與左氏云伯有父在以少年來使故書名一老一少極其可笑而胡氏又云宰是太宰伯是封爵當是以諸侯而入桓與既桓而受封者則丁零盜蘇武牛羊何從按之

此年與後七年俱無秋冬者經文闕漏蓋非筆削舊說所謂或史文先闕而夫子不增或夫子備文而傳者遺脫此明白了義而胡氏又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侯罰則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矣此則何所刑討乎況春秋編年專爲記事徒以貶桓之故而竟削春秋兩年兩時之事恐無是理矣孔疏嘗云日月有詳略而無褒貶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有九宜以後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兩蔽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近詳而遠略無貶遠褒近之例先仲氏亦曰桓十二年冬十一月既書丙戌盟武父矣又書丙戌衛侯卒大一日無再書者其再書者褒文也文有盈羨卽當有闕佚羨文之非褒猶之闕文之非貶也今遇閏時閏日而卽謂貶桓則此有羨日當褒桓矣桓不當褒將毋衛侯之卒可褒乎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以辛赴而史書名例已見前年隱三其日赴以名與同盟而後書名俱非也侯固未嘗同盟也但卒有兩日大不可解據傳云再赴也方公疾病時其弟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故亂作而赴告不一卽史記亦云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其弟佗之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方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兩赴兩日彼此有據似乎不誣厥後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之子躍爲厲公則厲公非佗卽躍也蔡人殺佗則佗母非蔡女厲公躍實蔡所出也且五父卽佗蔡人亦無有先殺五父及太子免者則史記較傳稍爲未確又後儒以長麻推算則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一在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在五年正月六日而此並書正月者不知赴文本如是抑亦魯史從簡依後赴之月書前月日也凡此皆當備考之以存疑者若公羊謂陳侯病狂甲戌出亡至己丑日始得之然而不知其死在何日也故舉兩日而穀梁謂侯本避痏非狂也戊出丑得不知死日故舉兩日以包之夫以諸侯之尊陳國之隆狂死何地至十六日而不知其屍之所在已怪極矣況遘病而出別無侍養一如鬼張之獨行蹤跡無所此非道聽塗說也直是疫犬病發洵口吠囓而以之傳春秋然春秋不亡得乎

夏齊侯鄭伯如紀

壎傳齊侯鄭伯朝于紀然以襲紀而紀人知之此必以紀人來告故書按周制諸侯原有相朝之禮見但尊不朝卑大不朝小齊鄭尊大豈肯輕朝卑小以謀襲國況襲國使不知朝則已知之矣且史例列國相朝不書何獨書此若云紀以朝告則直書朝紀耳安所避諱而書如若云如卽是朝則後此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朝齊乎爾雅云如者往也齊欲謀紀則遣鄭伯偕往以覘其動靜盍爲後年滅紀地也如此則齊惡亦甚矣至于我公書出亟不及朝如齊如晉如楚類則或有諱避他國不然此與本年冬州公如曹例同如曹亦非朝曹見後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采

子行之也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例同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王桓王鄭者鄭莊公也據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鄭而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鄭祝聃射王中肩鄭莊之惡于是乎不可貫矣然而陳蔡與衛君不親往第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勉强從王以致覆敗異亦不小又況我魯之神于觀望者乎其不書王師敗績者所以諱王辱而減國惡事也而文與義皆見焉若胡氏以王不討魯桓并不討宋督慢怒與師亟爲王罪故削去天字則王朝卿士既屈不臣尚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追責其不討宋魯爲衛君者不亦難乎夫惡當重大不容旁貸君臣相殺彼我同責已爲難堪況復舍其臣而專治君罪生平褒鄭莊不直

毛檢討春秋傳

一簋今反祖之何也

大雩

雩者旱祭也此稱大雩者重其祭名猶烝嘗之稱大嘗大烝嘗非雩祭有大小也但大雩有一二是龍見之祭建巳之月東方蒼龍七宿昏見于南則雩祭以祈嘗雨恐夏旱也此限定四月之祭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一是呼旱之祭時嘗旱曠則不問夏秋隨時可祭穀梁註雩者舞而呼旱鄭氏禮註雩者吁也吁嗟而求雨是也春秋桓禮不書則四月之雩未必書冊凡書大雩皆是呼旱而左傳謂爲失時蓋以周之秋卽夏之夏而秋始于七八月但嘗夏之五六月而四月不在其內故凡書秋雩如大雩傳又稱曰旱而不稱失時或曰書月者爲旱如襄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八月大雩傳曰旱是也若祝言秋則近在五月去四月近九月間去四月遠則爲旱昭二十五年秋七月壬午大雩季辛又雩而傳曰旱甚夫周之七月夏之五月與四月近況葉已兩雩則必一正祭而一呼旱然而皆曰旱而不稱失時何也況春秋貴此例秋雩之例總爲旱旛而舊儒又分爲四部一曰正祭祭失時者祝此桓五年大雩而不書月者有七自此年後成三年襄五有一舉書秋大雩而不書月者有七自此年後成三年襄五年大雩三字而失時一部小滿中氣則芒種播穀正當旱時故秋雩之書專爲旱祭祝無可疑者朝氏不識春秋妄誣夏時其于歲候節月一概不通至此則又遊買逵之說謂大雩者雩上帝而用盛樂是借禮也故春秋譏之則不知買說本月令而誤解之者月令以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樂言先祈祀山川百源之神而後祈祀五方之帝以求雨鄭註所謂先祭其本然後雩祭以爲山川者出雨之本也是山川五帝一時並祭何嘗有

天子祭上帝諸侯祭境內山川之別且帝卽五帝謂之方神禮所稱方明是也方明之神諸侯盟會卽祭之何必天子若雩用盛樂不過巫師歌舞間用樂器如所云鞉鞞祝敔者末嘗曰歌黃鐘舞雲門以祀天神也又況呂氏月令不可爲據論者謂其雜秦制而卽此一祭龍見正雩斷在巳月而月令記在仲夏之後則已說爲午月矣春秋說雩在三傳諸家尚無定詞豈可以呂氏春秋强釋穀梁史況又誤解乎故吾謂此所書雩與卽屬旱祭誠非吾言卽以此經觀之書雩之後繼書以螽螽者蝗屬旱則生之可驗也人以傳證經吾以經證經若其書雩而不書旱書旱而不雨而反不書雩則有二說公羊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謂書雩而不旱在其中但書旱則未必雩也此一說也穀梁說云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此又一說也

螽

螽蝗屬爲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州國名世本姜姓其稱公者或其先嘗爲王三公之官如號公榮公類曹姬姓文王子曹叔振鐸之後也如往也與前如杞例同

六年

春正月實來

實不知何人據傳卽州公之名也不書國爵者承前年冬州公如曹文也來者不知所事但來之耳此與隱元年祭伯來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例同先仲氏曰挾卒非貶氏實來非創舊則書法不在是矣夏五不必補甲戌己丑不必刪則筆削無可疑者朝氏不識春秋妄誣夏時其于歲候節月一概不通至此則又遊買逵之說謂大雩者雩上帝而用盛樂是借禮也故春秋譏之則不知買說本月令而誤解之者月令以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樂言先祈祀山川百源之神而後祈祀五方之帝以求雨鄭註所謂先祭其本然後雩祭以爲山川者出雨之本也是山川五帝一時並祭何嘗有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鄑公羊作戚

據傳紀來諮謀禮甚難也鄑魯地

秋八月壬午大閱

周禮大司馬職四時於農隙必教閱以講武事故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卽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禮魯桓於積弱之餘能修武備以禦外侮豈不甚善無如其偶嘗之也據傳此戎伐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

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歸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皆爲齊戍而齊人頓餼使魯大夫爲班次魯大夫班獨後鄭鄭忽怒之故後十年有齊鄭伐邾之師此時公覺其怒知其有事而預爲救戰宜也此事也而禮行其間且義亦無譏焉祴中直救戰名爲美含不名爲大閱周之八月卽夏之六月而大閱之名于制不合故傳特解之曰簡車馬也以明此所爲閱但擇車徒竟庶馬與平時較獵不同卽孔疏亦云昭十八年鄒人簡兵六萬在于城內此所爲簡亦不必定在田野而胡氏又曰非時不知其所爲非時者謂大閱在冬狩謂夏不宜教戰也又云非禮謂以鼓王執路鼓諸侯執齊鼓以旗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旂以祋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夫以鼓見大司馬振旅文以旗見大司馬羞舍文以祋見王制一歲三田文皆是教戰亦皆是四時獮閱通禮春夏旗鼓秋冬戒令原屬互用殺則下綏齊則抗綏本是一義不知其所爲非禮者謂魯桓當時不執齊鼓不載旂不下小綏故非禮抑亦世固有此執鼓載旂下綏諸禮而大閱則盡廢之故非禮也凡此皆反覆其文而不可解者大閱不書公與邾八年蒐于紅十有一年六蒐于比蒲皆不書公例同

蔡人殺陳佗

前一年陳桓公卒時其異母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太子弟公子躍者其母蔡女也至是年蔡人殺陳佗而立子躍是爲厲公陳以殺佗告故史書之其不書齊者舊儒謂篡立踰年未通盟會非也弑立不久或先君未葬或慶葬而改元未期皆不稱君此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例同但此本齊傳其事始末雜見之甚二十二年傳中而公羊獨曰淫乎蔡穀梁又曰淫獵乎蔡世遂引史世家文爲公穀證拓史世家于陳桓卒時謂桓之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與蔡人飢厲公如蔡淫蔡人乃以好女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利公夫春秋陳桓之後卽爲厲公厲公者躍也厲公之後卽爲莊公莊公者躍弟林也並無所爲利公者卽周制謚法但有厲而並無利況陳佗見殺經不書齊齊得所爲謚而厲之且經止云蔡人殺陳佗而

子翬后不親迎使公卿迎之公羊說天子親迎此無義之語或引詩親迎于渭孔子對哀公見而親迎爲證不知詩頌文王明德侯世子也孔子對哀公言魯國之禮並不以天子爲言蓋婚姻賓主彼此敵體天子與諸侯分位不敵故天子娶侯國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與王姬下嫁于諸侯亦必使同姓諸侯送婚正同此祭公來魯固以魯主迎后之事故來受魯命卽往迎后其不稱逆女者此受魯命以往魯不敢斥后爲女也若其不稱王使者正以使迎非王事魯既命迎則王自不當再命且春秋逆女不一從無稱君使者皆譏禮不稱主人況國君無父豈可以命迎之使卽自婚出此在前經已明言之見隱二年而胡氏又云王不書使責其使三公爲非禮故祭公專命不報遂行如紀夫天子逆后一公一卿此如後世便臣正副之義故此使祭公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皆三公也此不書官師者舉重而略輕也莊十五此正杜氏所謂使上卿迎后而公監之也益天子逆后禮無明文然在春秋卽並無天子不使三公之例乃曰祭公悖禮不報而行吾不知所云不報者謂當仍報王而往迎乎抑當還報魯而不得遽迎以歸乎夫親受魯命受聘命以往魯不敢斥后爲女也若乃以遂行爲祭公罪則成十三年公如京師遂會諸侯以伐秦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有何非禮而悖悖若是遂者繼事之稱見告疏

天子無敵體紀國雖小皆得下娶特是時齊將謀紀前六年紀侯會成諸謀齊難紀侯來朝欲因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則其居心禁慮但思倚王室之尊以保宗社故此之上婚不知何緣然亦畏天時保之苦心也乃翩此十五年王崩之後去紀姜歸京師裁九年去王崩裁四年是時紀姜尚在王室也卽喜之伯姬叔姬亦尚在紀也而齊師遷紀天王不能討宗魯不敢問春秋之世何如矣史文記事多無連類見本末者而獨于紀事前後纔總如綫雖不必有意特存然義可見也

此王后桓王后也桓之八年當桓王之二十六年豈有天子立一十六年而始娶后者此必再娶可知也第公羊曰諸侯一娶九女又曰諸侯不再娶考之三禮並無其文惟白虎通王度記皆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亦曰天子諸侯不再娶此

本莫公羊之說而加天子于其上者如是則此年逆后在三傳諸家皆宜有初娶再娶之辨而自杜氏何氏范氏及孔氏諸疏皆順文解義依回家涸並不敢道及一字及觀襄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間晏桓子以答婚之詞至十五年而劉夏隨單請公至齊逆后考其年初娶史世家云周惠王崩子襄王立襄王母早死其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于惠王而襄王畏之夫後母非再娶乎（左傳襄王稱惠后爲先后適子且襄后後母先后明非嫡妃繼室者）稱後母先后明非嫡妃繼室者且襄王以襍衣侯伐鄭有德襍氏遂立襍女爲王后夫后可再立卽再娶也何也襄王曾娶妻任氏襍女早死故立之者周語無以襍女闕妻若諸侯再娶尤復多有莊元年齊襄娶王姬年十四齊小白又娶王姬皆非初娶如曰諸侯再娶之理若昭二年晉侯再娶亦晉侯使韓宣子逆女于齊（晉侯使韓宣子逆女于齊見昭二年）或問姓姬婦人稱國加姓氏以別之如伯姬孟姬之類或問氏姬婦人稱國加姓以別之如齊姜宋子之類皆未可知何也以當時之人自稱其國人稱其君夫之國而稱其君夫之姓氏也（如晉人稱我君文公稱我君襄公之類）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自魯而言則稱王后自紀而言則稱季姜京師者王畿之名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有相朝之禮曹伯欲朝魯而病不能行因遣世子代朝之禮也傳稱享曹太子時獻樂而嘆正爲父病故冬遣世子來朝而人春卽曹伯病卒此皆無所美刺者公穀謂世子不當抗諸侯之禮此固不識周制而胡氏復謂世子固有禍君再娶也何也襄王曾娶妻任氏襍女早死故立之者周語無以襍女闕妻若諸侯再娶尤復多有莊元年齊襄娶王姬十一年齊小白又娶王姬皆非初娶如曰諸侯自相朝卽不然按周禮典命職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誓者受命也）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謂諸侯世子已受天子命者則朝聘時但下君一位公之子與侯等侯之子與伯等伯之子與子男等未受命者則但以皮帛隨子男之後此諸侯世子攝君朝聘天子之禮也若諸侯自相朝則不問已誓未誓孔氏謂曹世（疑隆君一等各以其國上卿之禮待之故傳曰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益諸國上卿無不下君一等者今曹伯之子下伯一等當如子男不得繼子男之後故曰賓之以上卿此正諸侯世子攝君相朝之禮與襍君朝聘天子相分別處而胡氏又謂世子攝君但可行于天子而不可行于諸侯誤矣先仲氏曰胡傳有不可解者既云諸侯老疾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又云君疾而儲副出監國何之心危道也夫同一朝聘而在諸侯處攝發在天子卽不處攝發何以解之射姑世子名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伯桓公

秋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

前六年北戎伐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饗諸侯使魯爲班次而魯據周制班獨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衞師助之至是公知之思求成于衞以絶其援而衞不與會因之有三國戰郎之役此書弗遇實錄也桃丘衞地

焉若謂焚林而田譏其盡物則爾雅註放火燒雚但以燒草使禽得外告而後罻其下風以取之未聞燔塲其林木也若謂周禮火弊獻禽在於中春卽夏時二月也今周之二月但爲夏之冬十二月爲非時則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正謂十一二月中冬蟄後爲火田之時其云中春火弊者謂二月啟蟄火可以止耳弊者止也猶車弊爲車止也然則季冬火田不必失時矣咸丘魯地

夏穀伯鄐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國伯侯爵鄐吾離名也二國皆遠地屬楚以南與衞岳相近僻小不恒至或書名或書字此與莊五年邾黎來來朝卽小邾子也二十三年夏薛叔朝公例同薛國黎來名無秋冬說見前四年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烝時祭名四時之祭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烝者衆也言成物衆多可備薦享也周禮時祭用四仲月此春正月卽夏時之冬十二月正冬仲月也此直書而無譏者或日左氏曰閉蟄而烝閉蟄在亥月當是十月此十一月爲失時則閉蟄中氣雖在亥月與子月接其言閉蟄而烝者謂閉蟄卽可烝耳況閉蟄後耶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者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也王國使上中大夫下聘諸侯則例稱字此與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莊元年王使榮叔來賜桓公命例同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祭也夏五月則春三月矣此時嘗祠而復烝何也且前已烝矣何再烝也此禮也而義見焉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夏八月也可雨雪乎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天子之三公而食采于祭者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此其後也（又隱元年有祭伯莊二十三年有祭叔公穀皆以爲天子之大夫祭伯是天子之卿士祭叔則字矣此必以采爲氏若祭仲祊祭公祭伯祭叔則字矣此必以采爲氏若祭仲祊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但言來戰而不言敗績杜氏所謂第文終而無勝負是也是役本鄭志而齊僖為倡且徼他國以助之則齊為敗矣魯揜僖焉揜衛宣又從王伐鄭而齊以謀紀之故獨與鄭留遂彼此牽伐而不可解其叵測如此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從戰郎後復相盟以固結之其稱人者使卿大夫盟而君不與焉傳稱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多一宋字反疑經闕不知宋鄭讎構久矣前此未嘗合而繼此則我與宋又連謀伐鄭此時焉得有宋耶況宋列鄭後非次也此褒文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捷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祭仲者鄭大夫也突與忽皆鄭莊公子突者厲公名忽者昭公名也據傳鄭祭仲足為祭城封人有寵于莊公公使為卿既而為公娶鄧曼(鄧國曼姓)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宋大夫)女於鄭莊公曰雍姞(雍氏姞姓)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立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乃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出奔衛此傳文也詳其事是昭公本長焉當立而雍姞之子秉宋鄭讎搆之後借寵爭國祭仲不能死而立突遂忽則忽本無過而突與祭仲情罪顯然乃春秋書法一似重可疑者則以忽之不稱君也禮先君未葬則稱子既葬則稱君今莊公已薨成君矣忽宜稱鄭伯而書其名何也或曰從質也謂殷道尚質父前子名也(此公羊說)夫父骨未毀兄弟相篡奪而猶以此著親親之質此矜兄奪食者之教徐徐也或曰舉失國也(此穀梁說)夫失位與失國不同忽未嘗喪鄭國也不幸有刼其位者亦復何罪紀大去其國而書紀侯而謂忽爵當削乎此必非春秋義也或曰惡其失強援也(此胡氏說)初公之未昏于齊也(魯桓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公)忽辭之曰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以他女柔曾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師昏也于是失大國之助而不能自立孰小信而忘大利故同車刼之狡童斥之祛蘇與導令鳴謙之春秋所以著其惡以為世戒夫不取非耦不挾功伐不假強大為聲援此褒傑之所為而反以此貶褒貶之前聞夫風人美刺本屬餘情而春秋以大義斷是非未有舍正經而講勢利者此其小人之言也子嘗細繹經文反覆書法嘗有確然不可易者據祭仲立忽原非正嫡鄧曼為荊南蠻族因祭仲而始娶之其得于虛則我因鄧戰三國來伐而宋獨不與故思藉宋援以報三國而急往會者何以知之以穀巳與虛與鄫皆宋地則我往宋可知也王宋公讎孚而公與鄭合武父之會則魯宋從此絕矣但戰鄧之役嘗鄭正敵而齊衛本與鄭合今一反而魯鄭合好齊衛亦惡鄭而翻視于宋數月之間倏忽變幻恒不可解予嘗就經文推之魯之與鄭忽若為鄭忽也變初班(班後鄭)故忽既奔衛則今之鄭乃突之鄭也忽出突入見前精審依歸而不可平況齊衛既與本屬絕國而忽又齊衛則舍三怨國而併為二怨其合鄭而攻齊衛固其宜也厥齊宋鄫鄭世所不解予仍就經推之齊之德鄭以忽之有功于齊也突則忽雠矣忽雠則齊亦讎突矣本宋納而宋但貽書于突則以好成忽突此皆以事兼禮而義之可否目睹然者故不憚詳記始末以俟考據而胡氏不識事創妄謂夫子並存不削不憚祠費無非惡盟會之故大厥盟會即削概從削例可矣乃不憚至再至三委曲譏屑恐夫子神筆定不應褒漫至此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首于盟于曲池(紀公穀作紀侯曲池邑公作鮑邘)

傳云盟曲池平紀莒也曲池魯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宋地說見前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作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毫

虛毫皆宋地說見前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傳云宋公鮒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此鄭伯即厲公突也說見前

丙戌衛侯晉卒

重書丙戌著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我將伐齊衛而先借鄭伐宋以牽其所與齊為下戰四國地也公羊謂戰于宋者鄭不和而自敗于其地則于下文魯鄭之合伐四國相乖反矣懲蛇漢粉其不顧前後如此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巳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正我報郎之役也郎以齊衛鄭三國來戰惩在鄭也今反借鄭以報惩則以鄭忽出奔衛則鄭忽之惩不在鄭而反在衛前一年會夫鐘傅亦既已言之詳矣但三國餘燕為宋所辜(前十二年宋人執鄭伯以歸)而我與鄭又餘紀者紀魯本婚姻之國而齊欲併紀故紀惩齊而來助之左氏謂宋與鄭戰公羊謂宋與魯戰此皆逐步認路不解全經因不識報郎所始至穀梁謂紀與齊戰齊滅紀戰于紀地則全然昔結而唐趙匡遵之胡氏又從而附和之大紀長齊鬲連姻王室此時桓王尚在桓王后正王宮政齊何敢連三國之師專戰一紀以自取覆敗此非齊戰紀而紀戰齊者特此時紀以弱小千鈞萬釁見(前)始得暫倚王室以圖苟存而驟思報復此實不量力之過故其後桓王上賓齊王姬繼卒而齊即遷紀此則書其事以示鑒戒者若謂是戰紀主之則花然不讀本經前後聯絡而妄自立說此春秋之所以亡也若其戰不書地者則連前文言之在宋地耳春秋多連文書法此亦是例而穀梁謂必戰于紀則不准無戰且即以經推之十二月戰宋至二月而又戰紀一月之間何能由宋衛及齊惩齊而以共戰此千里之紀此皆必不得之數也況前儒謂紀本是已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而鄭康成謂龍門城下原有已城穀梁矣民記已為紀雖其說後起總不可信然亦足以明穀梁之誤矣至若諸國稱爵則君親帥師而衛惠公于宣公之喪前年十一月衛侯晉卒此時春二月尚未葬也禮先君未葬當稱

子(如僖九年隕宋子十二年楚子麇十八年楚子審)而此稱爵侯以踰年正月必即位故也(說見前)

元則此時已即位成君者矣故其書如此要之親未葬而改元則此時已即位成君者矣故其書如此要之親未葬而改元則此時已即位成君者矣故其書如此要之親未葬而改

繻以與他人金革之事則其義可知耳

三月葬衛惠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周春正月為夏冬十一月無冰可乎

夏五

無月字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梁作禦)

前年戰四國後已與鄭伯會曹矣今又使來盟修前好也語鄭弟名公子倒以名逆胡氏謂書名者罪其有寵憂之私何

據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此合兩事為一書若史有書災之例御廩災當書此一事也嘗者時祭恒禮不必書(春秋有恆禮不書如非書已即添者雖不失時然以丁丑再卒書者也今以八月嘗周之八月為夏之六月雖稱秋祭實夏祭矣夏當論而嘗為失時失時當書此又一事也然而御廩者神倉也藏粢盛以供粢盛實周禮凡祭前期十日帥而致齊三日之數而以供粢盛者也況前儒謂紀本是已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而鄭康成謂龍門城下原有已城穀梁矣民記已為紀雖其說後起總不可信然亦足以明穀梁之誤矣至若諸國稱爵則君親帥師而衛惠公于宣公之喪前年十一月衛侯晉卒此時春二月尚未葬也禮先君未葬當稱

(上帝故又名帝為月令)神倉是則並無他畛可以收祭穀亦並無他廩他倉可以藏祭米若而責其不易災餘且曰有兼旬之事吾不知所為易災與兼旬有將發他倉之米以易此災米而後祭乎抑旬預知廩災另設一他積粟儲作易災之米以供此祭乎夫他米必不可祭而一畝百畝亦並不可以兼闕千百為王積易災之備(祭義天子為積千畝諸侯百畝先古並無另闢其地有旬預發祭粟米以事天地山川社稷與百姓之地官之神倉亦並無二神倉此皆無稽之談杜撰而不可為據者也胡氏舉穀梁既責災餘乃又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而新作何以不書夫不成災而欲其新作也乎然則不成災何以書災曰重御廩也雖不災然已災之也故曰幸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蔡人在衛人下)

此報四國之戰也前此戰宋與四國之戰皆在宋地故宋獨報之若其專報鄭者則以宋鄭先世怨也以者用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此與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例同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傳曰諸侯不貢車服以車服貢上所賜非下所貢也況可求乎此與隱三年求賻文九年求金例同家父見前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據傳祭仲專國鄭伯患之使祭仲之堵雍糾以享郊殺之糾之妻仲女也謂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是鄭伯為祭仲所逐而但書出奔而不書見逐或曰諱之非諱也突篡兄國以殺祭仲而今突為仲所逐以逆報逆有何足諱且本國有諱例他國無有春秋逐君者屢見于經並無書見逐者慈國君無自出之理國君出奔則必有強臣偏偪于其間故但書出奔而逐在其中惟魯君見逐則不書曰逐以出奔即逐也昭十五年公逐于齊是也此所謂諱也若他國見逐則

書出奔十六年衞侯朝出奔齊襄十四年衞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是也此見逐例也乃又有別見傳文干載難明者襄二十年傳衞甯殖既逐其君而既而悔之召惸子殖之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逐其君十四年文本書臣出君之名而夫子改爲出奔剛彼其臣名以轉見君過一若君之無故而自出者所以殺臣惡而并責君謂君不能端本此說開于杜氏而唐陸淳與胡氏並張大之夫春秋詠亂賊賊亂賊亂臣賊子非謂亂君賊父也亂賊無將將卽詠之今顯然逐君而反殺臣罪而分其責是君臣同科矣夫君臣同科父子並戮亂道也太閒夫子修春秋而出亂道者且幸而列國傳亡猶有左氏焉補其闕耳萬一并是傳而亦亡之則逐君之名不見于傳而專責君之出亡君罪當獨詠矣如杜雖說以自奔爲名則君罪何歸乎按春秋史書有二一是簡順今之經文是也一是策今之傳是也蓋簡者牒也簡策者方版也策者連合諸簡牘而共編之故又名曰冊言合兩爲一也簡所容祇一行字耳故又作簡省之簡而牘則稍廣于簡可重容數行而使讀之若策則所容者廣故聘禮曰百名字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簡而鄭氏註云字少也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簡而鄭氏註云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故杜氏春秋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正言春秋經傳事之多字者必書于策傳文載事頗故策書之事之少字者可書簡牘經文祇題目即簡牘而書已盡其云大小者多少之謂也人稱多少曰大小故也宋史鄭漁樵程伯子是以經文書簡如南史書崔杼弑君執簡而往可驗以其祇有目也傳文書策如莊二十六年傳所載虢人侵晉諸事但有傳而並無經稱爲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可驗以傳策雖存而經簡亡也則策書簡牘傳簡牘屬經明明傳爲文而傳之記事又憑經立義所謂經傳相需者非謂經是策而傳是簡也若然則常通所云逐君之名藏之諸侯之策者此傳文非經文也傳文在魯史自書逐君而經文在魯史則原書出奔夫子修春秋但修簡旦而謂夫子修策書謬矣蓋當時列國本各有傳夫子據傳以爲經而左氏憑經以作傳其不必皆魯史者以左氏爲文必裒損而潤飾之以是書已耳若諸傳以書名爲貶引曲禮云諸侯失地名爲據則不然此與衞侯朔北燕伯欵蔡伯朱皆以例書名獨衞獻不書名闕焉耳不然紀侯去國譚子奔莒凡失地者皆不書名而謂此獨書之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衞

鄭忽係長庶當立雖未成君而世子自在也成十八年例復其國日復歸僖公三十三年例見前

許叔入于許

鄭伯入許而不取其地使許叔居守之今卽君其國矣其曰入者以叔原在許入之已耳叔非舊君且又非外至故不書復國而胡氏謂不告天王不赴方伯以冀除宗廟而乃因亂竊以要君之義故書入以貶之夫使叔能告天王赴方伯則此時虜公未復國而突自入櫟之後必長有鄭國遂以入櫟爲入鄭且有不書入鄭不書鄭忽出奔之疑而解之曰祭仲亡突仲存則忽存仲亡則忽亡謂此時之突復入而忽復出者必祭仲先亡故也嘗讀史鄭世家其載忽突事與本傳同忽之見弒則祭仲與高渠彌共爲之有云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語至齊冀殺壹祭仲又迎公子嬰（卽子儀）于陳而立之至莊十二年始云鄭祭仲死則祭仲歷作弒逆明見史傳此時並未嘗亡也公羊前于執祭仲時誤以仲書字爲賢固盛稱其反經行權之妙故此復自執其說以爲與國存亡而不知其爲逆賊也若突之入櫟歷忽壹儀三君一十八年而後從櫟而入鄭使此時已復國則莊四年齊鄭之遇齊方雖突而肯與之謀滅紀之事乎則是突復國一誤忽出奔二誤祭仲亡三誤總皆不詳審經文以致有此

而胡氏則承其誤而更有異者此入櫟傳既曰經于厲公復國創而不書則已復國突于後文從鄭傳則又襲傳說謂將納厲公殺而還是矛盾也乃既云納則此時厲公未復國矣此後之鄭伯非昭公卽子嬰子儀突至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此鄭伯子儀也宋蘇轍謂是子儀此頗知春秋者而胡氏引其語又曰然而鄭伯實厲公非子儀也是又矛盾也初以厲公復國一語橫亙胸中及讀傳而始惑之作傳其不必皆魯史者以左氏爲文必裒損而潤飾之以是書已耳若諸傳以書名爲貶引曲禮云諸侯失地名爲據則不然此與衞侯朔北燕伯欵蔡伯朱皆以例書名獨衞獻不書名闕焉耳不然紀侯去國譚子奔莒凡失地者皆不書名而謂此獨書之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衞

鄭忽係長庶當立雖未成君而世子自在也成十八年例復其國日復歸僖公三十三年例見前

許叔入于許

鄭伯入許而不取其地使許叔居守之今卽君其國矣其曰入者以叔原在許入之已耳叔非舊君且又非外至故不書復國而胡氏謂不告天王不赴方伯以冀除宗廟而乃因亂竊以要君之義故書入以貶之夫使叔能告天王赴方伯則此時厲公未復國而突自入櫟之後必長有鄭國遂以入櫟爲入鄭且有不書入鄭不書鄭忽出奔之疑而解之曰祭仲亡突仲存則忽存仲亡則忽亡謂此時之突復入而忽復出者必祭仲先亡故也嘗讀史鄭世家其載忽突事與本傳同忽之見弒則祭仲與高渠彌共爲之有云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語至齊冀殺壹祭仲又迎公子嬰（卽子儀）于陳而立之至莊十二年始云鄭祭仲死則祭仲歷作弒逆明見史傳此時並未嘗亡也公羊前于執祭仲時誤以仲書字爲賢固盛稱其反經行權之妙故此復自執其說以爲與國存亡而不知其爲逆賊也若突之入櫟歷忽壹儀三君一十八年而後從櫟而入鄭使此時已復國則莊四年齊鄭之遇齊方雖突而肯與之謀滅紀之事乎則是突復國一誤忽出奔二誤祭仲亡三誤總皆不詳審經文以致有此

而胡氏則承其誤而更有異者此入櫟傳既曰經于厲公復國創而不書則已復國突于後文從鄭傳則又襲傳說謂將納厲公殺而還是矛盾也乃既云納則此時厲公未復國矣此後之鄭伯非昭公卽子嬰子儀突至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此鄭伯子儀也宋蘇轍謂是子儀此頗知春秋者而胡氏引其語又曰然而鄭伯實厲公非子儀也是又矛盾也初以厲公復國一語橫亙胸中及讀傳而始惑之

仲殺雍糾又逐突而入忽此又一節也至是年突自入居櫟此又一節也此皆經所有也至十七年鄭大夫高渠彌爲忽所惡遂弒忽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公子彭生并轘裂高渠彌爲其弒忽也忽有功祭仲迎公子儀而立之（子亹子儀皆忽弟莊有八子而四見此二節則皆經所無者至莊十四年突始自櫟入于鄭弒子儀而襲有其國直至二十一年鄭伯突卒而後已此則經傳皆可按者是鄭莊卒後厲公立四年而見逐昭公立三年而見弒亹立一年于儀立一十四年而亹殺于齊儀與廢經文所略而忽突之出入則前後瞭然公其中惟亹儀與廢經文所略而忽突之出入則前後瞭然其不詳忽之見弒則以忽爲當繼（鄭與四國連作故忽不來赴而此亦不書非有他也公羊直聽塗說全不解忽不見經之故又不識其中有亹儀二子相繼立若因疑忽必此時又出突而突自入櫟之後必長有鄭國遂以入櫟爲入鄭且有不書入鄭不書鄭忽出奔之疑而解之曰祭仲亡突仲存則忽存仲亡則忽亡謂此時之突復入而忽復出者必祭仲先亡故也嘗讀史鄭世家其載忽突事與本傳同忽之見弒則祭仲與高渠彌共爲之有云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語至齊冀殺壹祭仲又迎公子嬰（卽子儀）于陳而立之至莊十二年始云鄭祭仲死則祭仲歷作弒逆明見史傳此時並未嘗亡也公羊前于執祭仲時誤以仲書字爲賢固盛稱其反經行權之妙故此復自執其說以爲與國存亡而不知其爲逆賊也若突之入櫟歷忽壹儀三君一十八年而後從櫟而入鄭使此時已復國則莊四年齊鄭之遇齊方雖突而肯與之謀滅紀之事乎則是突復國一誤忽出奔二誤祭仲亡三誤總皆不詳審經文以致有此

而胡氏則承其誤而更有異者此入櫟傳既曰經于厲公復國創而不書則已復國突于後文從鄭傳則又襲傳說謂將納厲公殺而還是矛盾也乃既云納則此時厲公未復國矣此後之鄭伯非昭公卽子嬰子儀突至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此鄭伯子儀也宋蘇轍謂是子儀此頗知春秋者而胡氏引其語又曰然而鄭伯實厲公非子儀也是又矛盾也初以厲公復國一語橫亙胸中及讀傳而始惑之

然而復國之見年不可破宰使自矛盾而置必樹生其堅

復如此亦曾念垂之過爲戚祀也齊肯與突謀否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鄭伯許男滑伯（滑伯上有公羊于宋公上有鄭漁樵程伯子是以經文書簡如南史書崔杼弑君執簡而大小總明卽此）

按傳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其書地者言先謀于其地而後伐此與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例同（傳曰曾召陵侵楚也）

春秋須詳審經文備究其事之始末并當時行事之首從主輔而後可斷以義否則猶有不誤者如此役則魯宋爲主而諸國附之何也以公與宋爲忽雠而偕納突以伐之實非爲突若諸國則因人成事者也公羊不識經不請事實于此經文中妄加突侯于宋公之上則全在憂寐中矣前此隱六年鄭忽爲齊敗北戎有功于齊齊初卑微妻以女至是請再妻雖忽而見辭而齊之憂忽如故故鄭莊在時齊合鄭伐魯爲忽伐也至鄭莊卒而忽出奔衞則魯反合鄭而齊與鄭讎（突不兩立魯親忽故魯突齊親忽故讎突）襄繼世而齊之讎鄭如故十四年齊復與宋衞陳蔡伐鄭是也及忽歸于鄭而齊師並不及鄭突至十八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亹時然後師討鄭殺子亹而輒裂（卽車裂）高渠彌爲忽復讐則是齊乃忽黨其生則扞之衞之而死復報之如此而謂納突伐忽可加齊侯二字于夫子之經之中矣突突矣予向謂儒者無識謂春秋絕忽惡忽解婚于齊七六稜以致失國于于前忽出奔傳既解之矣然又有未盡者如此經前後及傳與世家忽未嘗失齊援也生則扞之衞之死復報之雖忽婚于齊其爲援亦不過如是已也忽之失位在內變而不在外援此則非強大所如何者而自漢迄今必以辭婚爲鄭忽罪此可謂曾讀春秋者乎

乃胡氏則更有誤者前誤解經此又誤解傳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此說謂突已復國而魯宋伐之故其書地而後進師此不欲伐而疑之之辭也疑者疑伐突也（沈江鄭夾漈曰穀梁之說不應疑於伐者之義也不應疑於伐者之氏引左氏稱突之說而又引穀梁是文謂疑伐則不伐不解左傳卽穀梁亦誤解矣然且因誤立說竟云忽不足以君一國日就微弱突雖篡逆而智足以結四隣之援連兵動衆則全不知突之伐鄭魯宋僅忽非輔突也自十八年忽被弒

毛檢討春秋傳

後翬立一君而突廢居于櫟者一十八年至傳取內邑而後得入所謂結四隣之援有安在也夫突之結援則正指忽之失援然忽果失援也乎短矣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

前年冬伐鄭弗克故此又謀伐之但此謀伐鄭非納突也蔡侯前刻衞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秋既書突入櫟又書突自櫟入鄭且有不書入鄭不書鄭忽出奔之疑而解之曰祭仲亡突仲存則忽存仲亡則忽亡謂此時之突復入而忽復出者必祭仲先亡故也嘗讀史鄭世家其載忽突事與本傳同忽之見弒則祭仲與高渠彌共爲之有云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語至齊冀殺壹祭仲又迎公子嬰（卽子儀）于陳而立之至莊十二年始云鄭祭仲死則祭仲歷作弒逆明見史傳此時並未嘗亡也公羊前于執祭仲時誤以仲書字爲賢固盛稱其反經行權之妙故此復自執其說以爲與國存亡而不知其爲逆賊也若突之入櫟歷忽壹儀三君一十八年而後從櫟而入鄭使此時已復國則莊四年齊鄭之遇齊方雖突而肯與之謀滅紀之事乎則是突復國一誤忽出奔二誤祭仲亡三誤總皆不詳審經文以致有此

而胡氏則承其誤而更有異者此入櫟傳既曰經于厲公復國創而不書則已復國突于後文從鄭傳則又襲傳說謂將納厲公殺而還是矛盾也乃既云納則此時厲公未復國矣此後之鄭伯非昭公卽子嬰子儀突至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此鄭伯子儀也宋蘇轍謂是子儀此頗知春秋者而胡氏引其語又曰然而鄭伯實厲公非子儀也是又矛盾也初以厲公復國一語橫亙胸中及讀傳而始惑之

此以桓王崩後宋將謀紀而公往成之黃齊地說見前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隱曾與盟蔑今儀父復來修盟傳曰尊卑也趡魯地

夏四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旅傳齊人侵魯編觀史來告公使以所守之衆列陳而去書此者志齊背盟也奚魯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桓侯弟也桓侯無子蔡人立其弟之子名獻舞卽莊十年楚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皆是也胡氏惑公羊之說謂季歸不立別立獻舞則此時名季何爲經之書名季何意獻舞何人此時立獻舞無稽至此

癸巳葬蔡桓侯

稱侯誤文胡氏謂桓以垂訓誤矣例既葬無不稱公稱謚者胡氏又引告月吉唁助邪說謂蔡季之賢故知請謚則春秋刻國書葬書謚者無算焉能皆得賢弟而請之且賢弟已逆位倘得預新政而爲請謚乎妄哉說見隱三年葬宋穆公傳及宋人衞人伐邾

宋衞伐邾報邾伐也（隱五年邾人公甫受邾朝甫會邾于趡卽人伐宋）而遽助人之兵何居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朔不書甲乙皆史闕文左氏謂日御失之（天子羣臣曰日官諸侯曰日御理或然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無公本與夫人同王齊然必公先與齊侯行會禮而後偕夫人王齊放曰遂遂者繼事之詞桑齊地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夫人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張彭生多公薨于車齊人乃請誅彭生以滅恥辱齊人誅彭生史例內君見弒必諱爲襄然丙薨不地以薨而求其地也外薨必地則又以地而求其薨也書例之互見如此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公名同桓公子也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久祔而不忍行即位之禮宜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也前一年桓喪歸時夫人已隨喪歸魯矣是時不書歸者以喪歸告廟夫人歸不告廟也至是復夯齊讎之曰孫猶者避也言惡而避之云爾若公羊穀梁皆接練時練母之義詳其說則誤以夷未歸魯當小祥練祭而莊念母尚在齊故記曰孫齊一若此時新去齊者是以未歸之夫人而篤言去齊世無是理況小祥練祭必期又一月後服四制所云十三月而練者今自前年夏四月至此裁十二月耳何接練之有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傳作送經誤文

王姬是桓王之女齊襄公聚爲后者單伯者天子卿也天子上卿例書爵與公侯同王姬下嫁必以同姓諸侯主之時命魯主婚故送姬至魯而聽齊就魯逆之經文逆字是迭字之誤傳文可據公穀不知是誤謂王官爲得有逆王姬之事乃爲說曰單伯若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言魯大夫貢于天子而天子命魯魯卿也則不知單是畿內采地而世以采爲氏者其仕于王朝已非一世春秋所稱單伯單子者是也而謂魯有單采乎有單氏大夫乎而胡氏遽之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在夔次不便行古禮接賓于廟 書來逆者故築館于外若穀梁胡氏謂緩厥不可接并疑則諸侯既葬喪服除矣尚緩厥子若杜氏謂王命不敢違則天下諸侯豈少同姓可主婚者而貞喪行事并忘大讎此非不敢違也他日無王命而自娶齊女而謂此時能辭王命而不爲主婚必不然矣此皆不足諱亦不足書者春秋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命者死而賜以文如後之袞冕昭七年傳所謂追命衛寧者是也大以桓之死而錫以文寵可知矣若王無字此是關文先儒皆謂非義所存胡氏惑吹助之說謂削天貶王爲寵篡弒則當桓生時天王之寵桓者至再至三賜問之聞歷有辭命彼時皆有天今獨無天乎且使不去天字即桓之篡弒可貫乎何貫貫至是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邢鄑郚

齊將滅紀先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邢鄑郚部皆紀邑也此與後十年宋人遷宿問二年齊人遷陽例同穀梁以紀邢鄑部爲四國名又以爲遷紀于邢鄑部皆非是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師伐于餘丘

公子慶父者桓公之子莊之庶兄也以庶長稱孟而時屬于繻故記其後稱仲孫而終稱孟孫氏以是也公羊于二十七年傳謂是莊母弟誤矣莊母弟惟季友耳胡氏謂魯在春秋之時有不得魯兵柄者公子彄仲遂此皆六朝時事春秋藏兵于賦不立軍閫其史例書伐無稱邑者惟本國有伐我西鄙南鄙之類他國無有且鄙非邑也則餘丘是吳伐之國而比近魯者與成三年晉郤克衛孫林父伐廧咎如例同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內女書卒此書者以魯主婚之內女檀弓云齊侯爲王姬之喪莊公爲之服大功以由魯嫁故爲服妹妹之服是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此姜氏即文姜也後做此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此伐衛爲納惠公也與後五年公復會齊侯伐衛皆是一事

消者魯大夫名其不稱氏者史有此例與隱三年葬卩師師同年無駭卩師卩師並同穀梁胡氏謂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大夠朔非義傳皆莫知而尙問其餘罪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至是閱七年而始得葬義可知矣公穀疑改葬無緩會葬創見隱三年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弟也史例諸侯之弟稱以仲叔季稱共仲許叔蔡季是也鄑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紀季以鄑邑畀于齊願入齊爲附庸之國以姑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于鄑其鄑紀與惡齊義俱見焉入者納也與他入國入邑例不同

冬公次于滑 滑左傳作費

公欲會鄭伯于以謀存紀故特過鄭鄭伯辭以難 時突有僖逐次鄭近地而不能去魯固儒柔然如陪之不相鄙何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滑小國名以近鄭故次之若公穀作鄙則魯地矣鄭能來于看註滑鄭邑非是觀後年鄭伐滑秦滅者可見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祝巳魯地則姜氏已還魯矣出入不書不告廟也兩君相見有饗醴特夫人無是耳

三月紀伯姬卒

此隱二年歸紀者記此見我之不能庇紀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此齊鄭謀滅紀也前桓五年齊僖謀祀時原與鄭伯同如紀思以襲之經書齊侯鄭伯如紀是也其因循至今者徒以紀與王室爲婚姻耳今桓王已崩無所顧忌故前元年卽已遘紀三邑至三年而純季以鄑歸齊我公特過鄭久舍于滑正以齊鄭有舊謀今必辜鄭故公求鄭伯一見以解紀之難乃一宿再宿三宿而鄭不與見則其約于齊而恐以我弒情可知矣至是則復相會以終前如紀之案其不言會而言遇者以遇禮稍殺會之密而不欲彰也鄭伯鄭于儀也鄭自桓十

五年忽臨國後突陵入于櫟而未有國也既而忽爲高渠彌所弒而立子亹渠彌殺子亹而厲公突復入于櫟而未有國也既而忽爲高渠彌所弒而立子亹則齊襄

雨之隕而不似雨之墜地也夫雨落不上天而謂星隕能復位斯已奇矣然且爲之說曰未修時春秋日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位此大變事而修之如此是又造春秋非修春秋也不知何所據而荒唐若是

秋大水無麥苗

秋卽夏也夏方登麥而水漂之苗者五稼之苗毛詩曰食我場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杜氏云期其伐鄭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與後文治兵圍鄭還師總是一事說公穀者謂陳蔡伐魯次以待之則正義云陳蔡于魯境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且兵來而我整之但得稱防不可言侯也此皆不全會經文而逐節作解說者盲人瞎馬逐步謬路非虛語也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

治兵者敘戰也杜氏云將以圍鄭也則此本以事習戰不必有時者然卽以時論亦不失時而正義謂周禮中秋教治兵月令孟春不稱兵則此之春正月正夏之冬十一月乃中冬非孟春也周禮中冬教大閱所以修戰法則正與四仲蒐狩治兵相表裏特用非其所耳

夏師及齊師圍郳郳降于齊師郳公羊作戚

據經二國同討郳而郳獨降齊畏齊不畏魯也據傳仲慶父請伐齊師而公不敢伐亦畏齊非自克也夫以魯之弱卑庸劣當强齊之鬬力不能報而反好大凌弱藉强讎以攻同姓罪惡已極然且宪不能逞初則格與國而不之至既則降小弱而不之伐卒之困人成事功歸他人僅于繒膊爲天下笑則何如已之爲愈矣正義謂弟稱師則公不自將然已在師中特不師師耳不然仲慶父將何由請公伐邾郳在齊魯間文十二年有郳伯來奔則郳國而伯爵者史官察世家有郳叔武爲文王子武王母弟則與魯同兄弟國也

秋師還

以公不帥師故不書公至然亦有義焉此師也而亦還之乎

蓋讒之

冬十有二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諸兒齊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而襄公絀之僖公大夫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一周也至期不命代無知約二人爲亂時公獵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及反索屨于徒人費名御臣不得鞮之見血出遽反宮費同我曰我笑鄧哉公言何書是鄧人言也公不以御邪之也賊既入公孫無知虐于民民弗親也雍廩殺之例見前

傳齊僖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而襄公絀之僖公大夫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一周也至期不命代無知約二人爲亂時公獵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及反索屨于徒人費名御臣不得鞮之見血出遽反宮費同我曰我笑鄧哉公言何書是鄧人言也公不以御邪之也賊既入公孫無知虐于民民弗親也雍廩殺之

乙未葬齊僖公

僖公之葬無知虐于民民弗親也雍廩殺之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據傳初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公及連稱大夫盟于閤作暨公羊作閽

杜氏云此齊大夫之逆子糾者見下以非一人故不名閽暨

以反國莊子桓公小白簒兄入襲而管仲爲臣古趙絕書曰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師管子大臣篇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魯叔傳小白齲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聰知者襄幼者齊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穆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求之列代之史並無其文及考漢惟南王傳知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大將軍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云兄而言弟韋昭本註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不考所自徒以桓子曾謀謂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此又承程子之誤不得原文混稱曰史是以誤讀入書且誤解入說之故而移誤聖經甚至案亂人之兄弟倫次誣妄立說于以誤天下誤後世此其所繫匪淺鮮也若夫夫子許管仲而不許召忽直是崇尚事功務求有用進不從糾桓兄弟以倫次長幼定是非而宋儒承誤之徒必曰桓兄糾弟故管仲可相桓召忽必不可死糾于以定唐王珪魏徵事秦王而不死建成元吉之罪予嘗曰夫人亦各事主耳事兄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爲弟者懼矣此皆立說之最不通者況復誤耶詳見予論語稽求篇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入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能納糾而又不退師遂于乾時我師敗績

歸戎石與御首破獲焉乾時齊地

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云魯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魯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遂用爲相是殺之在魯而曰齊人殺之者齊大夫至魯而遂殺之也取者取之我也蓋病夫我之爲所取也

冬浚洙

洙水在魯城北浚者深之所以防齊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此齊人伐我而我應之者其不書伐伐而弟書敗彼甚善我之能敗彼也臨難辭健不險辭況用兵于此用曹劌之計初稽其陳列齊人三鼓伯魚之戰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後視其伏莽公將馳之劌視其轍馳其旌御而覘用正焉胡氏謂善陳取勝非王者事則必强寇踰國亡主虜一如靖康之恥手讎敵兵刃不接然後爲王者事乎以魯之積弱强讎來侵加之齊桓管鮑銳師初出自非長勺乘丘操奇制勝則魯鮮有能圖存者故夾谷之會夫子必先請備兵具左右司馬然後與會盍聖人末嘗忘戰也且未嘗貴刻忘戰勝也故曰我戰則克又曰臧陳無勇非孝也至憂相校射則首斥奔軍之將在亡國大夫與孝弟好禮修身講道之上其重臧勝如此宋儒不讀書好侮聖言動輒以不戰立說誤本國誤天下後世致崇禎癸未賊迫畿甸廷臣尚有講舞于羽者嗟乎盍亦就聖經一深思之

二月公侵宋

齊每挾宋師伐魯此必長勺之役宋人與謀而我報之者觀下齊宋其次郎可知也書例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見後

二十九年傳

三月宋人遷宿

杜氏云强遷之而取其地也宿見前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此亦彼來伐而我敗之者然長勺不書彼伐此書彼伐者以長勺臧齊師書敗者而伐者見此齊宋兩師但書宋敗則齊伐不可見也然此亦以衛勝者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還請擊之公不許乃自帥師與齊師戰于乘丘而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大以我魯積敗之師當齊桓新銳之衆而連以衛勝然則用兵之不可無術也如此哉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作戈

此春秋楚通中國之始也然甫通而卽敗我同姓之國無道可知矣此必非楚來告而蔡來告者莘楚地獻舞蔡侯名卽前經所稱蔡季者也敗蔡季而去之春秋書歸不一然皆書僭者名如宣十年以鄫子巢兒歸定四年以沈子嘉歸六年以洮男斯歸哀八年以曹伯陽歸類皆是

毛檢討春秋傳

惟僖廿六年以夔子歸無名則以夷國來告偶失名或亦史文有闕遠耳而胡氏謂有罪則名無罪卽不名則病小之侮者皆非人實據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聘焉過蔡蔡侯曰其叔甥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之是伐蔡則蔡侯本有罪然其書名不以貶楚羋姓高陽之後周初封熊繹于荊後遷楚僭稱王春秋自是年後皆稱荊至僖元年猶然自是年後皆稱楚是時楚君實不書荊者以君不書構怨且兵來而我整之但得稱防不可言侯也此皆不全會經文而逐節作解說者盲人瞎馬逐步謬路非虛語也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

治兵者敘戰也杜氏云將以圍鄭也則此本以事習戰不必有時者然卽以時論亦不失時而正義謂周禮中秋教治兵月令孟春不稱兵則此之春正月正夏之冬十一月乃中冬非孟春也周禮中冬教大閱所以修戰法則正與四仲蒐狩治兵相表裏特用非其所耳

夏師及齊師圍郳郳降于齊師郳公羊作戚

據經二國同討郳而郳獨降齊畏齊不畏魯也據傳仲慶父請伐齊師而公不敢伐亦畏齊非自克也夫以魯之弱卑庸劣當强齊之鬬力不能報而反好大凌弱藉强讎以攻同姓罪惡已極然且宪不能逞初則格與國而不之至既則降小弱而不之伐卒之困人成事功歸他人僅于繒膊爲天下笑則何如已之爲愈矣正義謂弟稱師則公不自將然已在師中特不師師耳不然仲慶父將何由請公伐邾郳在齊魯間文十二年有郳伯來奔則郳國而伯爵者史官察世家有郳叔武爲文王子武王母弟則與魯同兄弟國也

秋師還

以公不帥師故不書公至然亦有義焉此師也而亦還之乎

蓋讒之

冬十有二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諸兒齊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而襄公絀之僖公大夫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一周也至期不命代無知約二人爲亂時公獵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及反索屨于徒人費名御臣不得鞮之見血出遽反宮費同我曰我笑鄧哉公言何書是鄧人言也公不以御邪之也賊既入公孫無知虐于民民弗親也雍廩殺之

乙未葬齊僖公

僖公之葬無知虐于民民弗親也雍廩殺之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據傳初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公及連稱大夫盟于閤作暨公羊作閽

杜氏云此齊大夫之逆子糾者見下以非一人故不名閽暨

以反國莊子桓公小白簒兄入襲而管仲爲臣古趙絕書曰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師管子大臣篇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魯叔傳小白齲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聰知者襄幼者齊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穆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求之列代之史並無其文及考漢惟南王傳知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大將軍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云兄而言弟韋昭本註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不考所自徒以桓子曾謀謂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此又承程子之誤不得原文混稱曰史是以誤讀入書且誤解入說之故而移誤聖經甚至案亂人之兄弟倫次誣妄立說于以誤天下誤後世此其所繫匪淺鮮也若夫夫子許管仲而不許召忽直是崇尚事功務求有用進不從糾桓兄弟以倫次長幼定是非而宋儒承誤之徒必曰桓兄糾弟故管仲可相桓召忽必不可死糾于以定唐王珪魏徵事秦王而不死建成元吉之罪予嘗曰夫人亦各事主耳事兄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爲弟者懼矣此皆立說之最不通者況復誤耶詳見予論語稽求篇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入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能納糾而又不退師遂于乾時我師敗績

歸戎石與御首破獲焉乾時齊地

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云魯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魯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遂用爲相是殺之在魯而曰齊人殺之者齊大夫至魯而遂殺之也取者取之我也蓋病夫我之爲所取也

冬浚洙

洙水在魯城北浚者深之所以防齊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此齊人伐我而我應之者其不書伐伐而弟書敗彼甚善我之能敗彼也臨難辭健不險辭況用兵于此用曹劌之計初稽其陳列齊人三鼓伯魚之戰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後視其伏莽公將馳之劌視其轍馳其旌御而覘用正焉胡氏謂善陳取勝非王者事則必强寇踰國亡主虜一如靖康之恥手讎敵兵刃不接然後爲王者事乎以魯之積弱强讎來侵加之齊桓管鮑銳師初出自非長勺乘丘操奇制勝則魯鮮有能圖存者故夾谷之會夫子必先請備兵具左右司馬然後與會盍聖人未嘗忘戰也且未嘗貴刻忘戰勝也故曰我戰則克又曰臧陳無勇非孝也至憂相校射則首斥奔軍之將在亡國大夫與孝弟好禮修身講道之上其重臧勝如此宋儒不讀書好侮聖言動輒以不戰立說誤本國誤天下後世致崇禎癸未賊迫畿甸廷臣尚有講舞于羽者嗟乎盍亦就聖經一深思之

二月公侵宋

齊每挾宋師伐魯此必長勺之役宋人與謀而我報之者觀下齊宋其次郎可知也書例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見後

二十九年傳

三月宋人遷宿

杜氏云强遷之而取其地也宿見前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此亦彼來伐而我敗之者然長勺不書彼伐此書彼伐者以長勺臧齊師書敗者而伐者見此齊宋兩師但書宋敗則齊伐不可見也然此亦以衛勝者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還請擊之公不許乃自帥師與齊師戰于乘丘而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大以我魯積敗之師當齊桓新銳之衆而連以衛勝然則用兵之不可無術也如此哉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作戈

此春秋楚通中國之始也然甫通而卽敗我同姓之國無道可知矣此必非楚來告而蔡來告者莘楚地獻舞蔡侯名卽前經所稱蔡季者也敗蔡季而去之春秋書歸不一然皆書僭者名如宣十年以鄫子巢兒歸定四年以沈子嘉歸六年以洮男斯歸哀八年以曹伯陽歸類皆是

毛檢討春秋傳

師圍亳其事如此則宋萬見虜萬之得歸原在一時宋閔之新萬與萬之弒閔則兩時兩地公羊道聽塗說痛宋公新之一語遂謂莊公獲萬歸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宋宋復使爲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往倒萬誦啓公之美荀公姤其言頗婦人曰此房也更謂萬曰爾非房焉知啓公之美萬怒遂搏閔絕脰其說似可聽然細校之實大謬不然者莊既獲萬請而得歸此是俘事乃不言得歸何由歸在何日而曰歃舍之宮中數月天下無俘虜而可散處于宮中至數月者況南宮長萬素號多力其後奔陳能乘車輦母行二百六十里而一日至者此可散處宮中乎至蒙澤之弒傳不言故史世家謂瘈蒙澤而博拳行萬多力以局殺閔公乃又曰婦人在側豈又散舍宮中耶此皆道聽之可笑者也若夫仇牧華督同死君難而一書一不書者此皆因來告之文告牧則書不告督則不書此是書例而胡氏謂督身有罪按二年宋大夫子御之夫覆惡福過先聖所訾莊亳衛武雜稱褒益考異見弒共伯條管武仲之賢何使弒君之賊果能遽害則方及引之不啻明明死君而反從閔之則凡自新者廢然返矣恐天子書法必不出此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據傳蕭叔大心遣宋昌叔者守邑大夫之名也又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宋公子禦說也宋公新之懼日始吾敬子今子魯因也吾弗敬子矣魯以子游之喪至是秋乃弒閔公于蒙澤之喪亦愚至是秋乃弒閔公于蒙澤宋遇仇牧于門北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名子羽公子羯之子公子御說名桓公子奔亮侯宋卿南宮長萬名萬者宋卿南公牛名牛子猛獲長萬名萬者宋卿名帥奔蕭公子奔亮侯宋邑南宮牛名牛子猛獲長萬名萬者宋卿名帥

陳之君子不書葬則陳之卿大夫士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乎故不書乎然且以萬之多力犀革裏之尚能裂犀革而使手足皆見乃惡其欲之酒不止天討則試問此時欲止天討將先殉其人而請誅之乎殉舍之如公羊所云散舍之宮中然後請王命而使筑臂乎舍則不可殉則不能飲酒行樂又不得勢必如艾子所稱煞儒遇虎乐去戈穫雅步以臨之完至噬其臀而不之悟也可嘆也已

傳稱蕭叔大心杜氏註蕭宋邑叔者蕭大夫名則必大夫之字蕭者但大心無註凶正義亦不解按此傳稱蕭叔大心以曹師伐之而定十年有宋樂大心出奔曹十一年宋樂大心自曹入而守蕭而通曹者既同而蕭與曹又適合則似前後即此人而守蕭而通曹者既同而蕭與曹又適合則似前後即此人而守蕭而通曹者既同而蕭與曹又適合則似前後即此人

皇清經解卷七

毛檢討春秋傳

因舉有幾十九皆庸主耳但以不能保國之故而公然褒慕
緡窮以垂戒後世恐夫子之春秋必不若是凡此皆自可不
置喙者以重闕名教故曉曉不憚覼縷有審之
癸七月庚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鄫隱公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此赦罪之禮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是也弟赦必有
時此時文姜未葬國無大慶兵荒不作民亦無大患何以須
赦則書其事而義自見焉穀梁謂文姜罪大必假赦以貸其
罪始可葬此誤論語而實違遠云文姜有罪借赦以說民使
薄其罪則此時之所赦者豈姜爲政乎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黔作物字
此陳宣公也公子者宣公之子御寇其名也左傳稱太子經
但稱公子者以未誓王朝故也其見殺不知何事人者衆詞
也據左傳是時陳完奔齊齊桓使爲卿完字敬仲厲公之子
與御寇爲黨故出奔完生時蓍之謂必大于姜餘厲卜妻完
亦曰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八世莫與京今聚爲齊卿至五世
而陳無字大于齊八世陳成子得政
夏五月
閏以時領月則夏必四月此五月誤文也說見前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齊桓自僖西鄙後又復修好故遣上卿來而與之盟之公羊
曰高侯貴大夫也防魯地
冬公如齊納幣
此昏禮納幣也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徵告期四禮見儀禮士昏禮通禮也
而諸侯則止行聘納幣二禮即娶女爲成八年經宋來聘來
納幣九年經伯姬歸宋是也但納幣逆婦而公親往爲非禮
喪婚不並行母喪未再期而遽行聘幣更非禮此皆書事而
義自見者孫國君十五生子見左傳別文莊公二十二年始
納幣二十四年始娶歸計之桓六年子同之生已二十七歲
未有國君三十七歲始娶歸者衆胡氏夫人姜氏八傳謂莊
公不勝其毋越禮踰時俟賢人之女蔑舍于宗廟以成好合
似莊之遲娶固文姜必欲娶齊公之女爲婦而娶女前少因
故使踰時以至今日此皆未讀春秋之言也春秋齊襄之弒
在莊八年襄女之生當必在八年以前則此時已二十矣周
禮女子二十而嫁指士庶人耳且猶曰自十五以至二十勿
過此限不必嬴二十始嫁若天子諸侯十五而娶女子十四
而嫁明見諸書縱使襄女待年其在二十一年文姜未卒時
正當女年十四之外不惟不娶而納幣行聘未嘗一行何也
且莊非遲娶也襄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則公已娶鄋氏女
穀梁傳天子之椁斸之碧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椁斸之堊之
大夫斸之士斲木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昏禮親迎必告迎告至禮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親迎當與妻氏同日入今異日者公羊以爲有孟任在宮
美不肯入必與公要約許遇孟任而後徐徐以至焉蔽丁丑
日入不即朝廟至明日戊寅乃始謁宗廟而行宗覲之禮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禮小君至大夫宗婦皆執贄以見此同姓大夫行宗覲禮也
但其贄大夫用羔歷宗婦用鴈棗腶修而此通用幣以誇耀
之然非禮矣時御孫子諫曰男贄大者玉帛次者禽鳥以章物也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
脩其禮玉帛不虧小者貞信以爲瑞節大夫賛雁士執雉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
其用幣無禮故也若杜氏謂庶人之子以鳥爲贄非禮也然且至日必
朝廟次日行事即爲非禮今世用朱熹家禮謂成婦三日始
可廟見自宋至今通行之則不特不讀春秋將弁禮記三月
廟見之說而盡改之夫彼三月廟見者謂舅姑已亡必三
秋丹桓宮楹
此爲將娶哀姜至必朝廟故先飾以誇耀之然非禮矣穀梁
傳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莊黝黑色堊白堊蒼青色士黃色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自二十二年盟防後納幣觀社遇穀盟扈齊魯交好之密乃
如此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傳天子之椁斸之碧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椁斸之堊之
大夫斸之士斲木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昏禮親迎必告迎告至禮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親迎當與妻氏同日入今異日者公羊以爲有孟任在宮
美不肯入必與公要約許遇孟任而後徐徐以至焉蔽丁丑
日入不即朝廟至明日戊寅乃始謁宗廟而行宗覲之禮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禮小君至大夫宗婦皆執贄以見此同姓大夫行宗覲禮也
但其贄大夫用羔歷宗婦用鴈棗腶修而此通用幣以誇耀
之然非禮矣時御孫子諫曰男贄大者玉帛次者禽鳥以章物也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
脩其禮玉帛不虧小者貞信以爲瑞節大夫贄雁士執雉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
其用幣無禮故也若杜氏謂庶人之子以鳥爲贄非禮也然且至日必
朝廟次日行事即爲非禮今世用朱熹家禮謂成婦三日始
可廟見自宋至今通行之則不特不讀春秋將弁禮記三月
廟見之說而盡改之夫彼三月廟見者謂舅姑已亡必三
月而行祔見之禮故又云禫日而祭于廟祭禮二月非三月舅姑未死不得早行冠笄祭也然則周禮在魯讀謂春
秋非禮書乎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公穀曹字接下羈公二字作曹郭公
此左氏無傳者公羊謂曹羈賢大夫諫勿親敵三諫不從而
去之于是曹人因而別有失地之君郭國名赤者無所于歸
而歸于曹曹實無赤也因之名曰赤郭公蓋連下郭公作贋
文也穀梁于曹羈無傳而赤則同之然而曹莊以後曹未亡
也至亥公八年而後宋滅曹然則此時之滅何時復國蓋漫
無稽矣杜氏據經文書法傲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之文謂
羈本曹世子敗奔于鄭而公子赤爲戎所納是爲僖公此頗
近理然史記年表皆云僖公名夷不名赤且他無可考若孔
疏引賈逵說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
而立赤似言赤本曹公子而爲戎女所出者此雖與杜說不
甚遠然亦何據焉
郭公
此係經有脫誤本當闕舊但管子云齊桓公之郭問郭文老
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
也何至于亡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則公字
乃亡字之誤且齊桓管仲又通與莊公時年事相合因從之
此與僖十九年書梁亡例同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侯者陳宣公也女叔陳大夫女氏而叔字者卿可字可名
聘義見前此以前十九年我朡歸于陳而陳反來伐未免不
安故特聘修好然後我遣季友往答之此實爲三十二年季
友奔陳所本若謂季友與陳好故來聘則陳來伐時何不好
乎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周制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而用幣于社
此伐鼓于社非禮不用幣而用牲又非禮故記之若左傳謂
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伐鼓用幣則似此不
應鼓幣者非也傳以爲雖夏四月爲陽月名日正月非也
陰言
四月此時陰盡于已而未極夏至一陰不生則隱慝未作爲
陰
慝以極盛之陽而爲陰所蝕故宜用鼓以伐陰用幣以禳慝
今但六月耳安得用此不知此雖周六月實夏正月也故日
惟正月謂惟是正月故有此也猶昭十七年日食傳所謂此
月之朔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是也若杜氏云用長厤推之錯
置一閏此月是七月誤作六月故左氏疑之則左氏此時未
必有長厤可推且未有知其誤而不爲之明正者謬矣至若
伐鼓之大旨在于社用幣之失又在用牲而穀梁曰鼓禮也
用牲非禮也則似伐鼓宜在社者公羊謂鼓于社求陰之道
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則不惟鼓必在社而且不謂用牲
爲非禮俱非是
侚葬曲沃桓叔弗賵于房此九月日食也然亦日
侚葬人進鼓齋夫馳取幣則伐鼓用幣不必四月矣要或夏禮
如是耳
伯姬歸于杞
不書逆者舉歸以見逆也此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例同
穀梁謂以來逆者微故不書則周制諸侯必親迎並無道卿
逆女之禮知其尊與身當在何等雖左傳有諸侯送女大國
遣上卿小國遣大夫之例或者逆女所遣亦當如是然亦應
見耳未可執以定賞罰也而胡氏又遵之非誤乎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周制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用牲非禮非日月之眚不鼓此用
鼓又非禮故記之但于門無考耳若公羊謂于社矣穀梁又曰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
非禮也則可鼓社不可牲社俱非是杜氏曰門國門
穀梁謂救日是攻匿故非日食不鼓穀梁則以鼓兵救水以鼓
之眚不鼓其亦別有義但不當在社耳若左傳謂非日月
作之眚杜氏云月侵日爲眚則但指日食而月不與焉穀梁
亦云天子救日置五鼓諸侯置三鼓三兵三
鼓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兵其鬬也朔月食不當克陽矣惟周
禮太僕職凡軍族田役贊王鼓救日鼓亦如之始有用鼓救
月之事今救日月皆伐鼓當始周禮然要是誤耳
曾子問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此即穀梁陳
五兵之說也但天子陳五兵以諸侯在朝不止一方故于日
食時則使各衣其方色青赤黃白黑之衣而各執其方之兵
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弓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故用五若諸侯三正宜何三兵此
非可以等級爲隆殺也故三傳言禮雖各有異同而左氏爲
正公穀輔之若周禮儀禮則後此者矣且用鼓兼用兵者正
謂陰能侵陽欲助天子討陰慝也若月食用鼓將誰討乎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公子友者即季友莊公之母弟也諸侯之弟
例稱公子杜氏云史策之通言是也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不知何大夫亦不知何事見殺此與初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皆曹事而皆有闕誤故左傳無文而後人即當以
史闕置不論者乃公穀謂曹伯爲左所殺大夫不伏節死義
故蒯君即位而借衆誅之書日曹殺蓋嘉其非專殺也則在
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明書于經至次年而戎侵曹此時未
嘗有見殺之君也自此年以後射姑之子即爲僖公凡在位
九年至三十二年而僖公始沒則是射姑父子相繼立國焉
得別有一曹國父子一殺一立者此豈曹郭公耶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即戎也春公伐戎而不服故此會兩國大夫伐之實誓淮
夷徐戎重與書序稱徐夷並與以夷即是淮戎即是徐也前
凡會戎盟戎俱是以戎該徐者胡氏謂戎與徐必合兵表裏
非是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莊公女杞成公夫人也是時杞惠公在位成尚未立
必以事來會而以未歸寧故不入國境地左氏謂訊不
越境非是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穀傳陳鄭服也是時陳鄭無叛齊之事不當云服故杜氏解
之謂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即鄭文公之四
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故云則鄭之不服在前二年鄭
文公事其二獲成于楚一語見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
子書中之文而胡氏以鄭之貳齊爲前此鄭伯指鄭厲公言
誤矣且服猶鄭而不及陳亦非是
狄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穀傳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杜氏云原仲者
陳大夫原氏而仲字者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此亦直書其
事而義自見若其稱公子友者與稱公子慶父同史例如
是非褒非貶而胡氏必謂公子是褒以友之越境而不見貶
則以王朝大夫亦會外聘季友所以深貶王朝也則
列國弒君皆可援幽厲之事以褒矣何爲爲雍姬如此
公穀謂季友私行所以避難以是時公子慶父公子牙皆莊
公母弟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治之不能坐視不可故避之
蓋預揣三十二年弒逆事也但是時一叔弒逆尚未顯見至
季友酖殺叔牙而後子般之弒與親其能酖叔牙立叔孫氏
則非不能治并不得與國政者公羊說非也且惟季友爲莊
公母弟故爲桓公大宗稱宗卿慶父叔牙皆庶弟也若三桓
皆母弟則慶父大宗也安得季氏自成季至康子終春秋之
世皆宗卿乎
冬杞伯姬來
穀傳此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寧夫人歸寧
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則此以禮書而胡氏曰不當來故書則
前此伯姬歸于杞亦不當歸故書乎隱三月致女則自二十
五年六月伯姬歸杞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尙不
可以歸寧者觀春時伯姬來洮是魯地而猶不入魯致莊
公往會之則必拘于禮而不敢來而至是始來乃又曰非禮
則歸寧之禮絕矣陋例有當禮不書一語此不可訓他不具

論如此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此以救于社而用牲爲非當
禮故書則二十六年冬十二月日食未嘗有救社用牲之非
禮而亦書何也子說春秋一掃陋例非故屏之以爲其說不
窮也通人當自解耳
孔疏云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宣十六年鄧伯姬來歸是
也若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大人姜氏歸于齊此非
出而亦書歸于某者以子死故去歸而不返亦出之類故與
莒慶來逆叔姬
此以莊公之女而妻于莒大夫者其書來逆禮也禮惟天子
不親迎自諸侯大夫以至士庶無不親迎者大夫不越境謂
私交耳公羊謂不越境迎女非也若周禮天子嫁女于諸侯
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其不
書大夫主者此是略文其例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不書莊
公爲主正同而穀梁胡氏又以無大夫主非之則王姬歸齊
豈莊公未嘗爲主而得以書之譏史之策予總是以非常禮
故書一例必求一非禮之事以誣之春秋真誣史矣至不稱
是年之冬王乃使召伯毛伯錫齊侯命命爲二伯作九州之長
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而伐王故也桓然後作城濮之會而
要公以謀之二伯當如是乎此亦書其事而褒者自若鄭
厲公事不經赴告不見于春秋故無從褒美而厥子忽突爭
國時歷稱鄭伯以徵示其意此亦春秋崇尊益愆之一節也
讀春秋者能實體其事而無爲浮說所惑則幾矣城濮衛地
名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一本衛人下另作一節〕
此齊桓奉王命討衛而書齊人者桓雖在軍而令大夫之無
名者師師則照例書人以奉命不尊也衛亦以大夫禦齊而
不知其名則亦照例書人所謂卿大夫師師而不記其名與
氏則書人也〔說見隱元年〕若傳稱齊桓數之以王命取略而還此
是實事而說左氏者遂謂諱取略故稱人則襄十一年晉侯
伐鄭受鄭之賂告于諸侯會不之諱而此諱之乎若公羊謂
衛未有罪此誤認上年同盟于幽中無衛侯因以衛侯不至
爲罪責故伐衛此驅頭馬脊全然不知事實者若其謂春秋
書例伐人者爲客被伐者爲主故書衛人及齊人則考之諸
經皆然孔疏所云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泜韓之屬皆以
主及客此是書例而胡氏以書衛及爲貶衛則衛抗王命公
然出戰已屬大罪何必借此字以貶之謬矣蔑經文于此不
書奉命且齊衛皆稱人兩相頡頏似乎重以齊桓爲不足者
穀傳王錫桓命時諸及伐衛未有成命則自不宜書奉命若
衛之立子頹以伐王在莊十九年本衛惠公事今之衛侯乃
衛惠之子懿公也自十九年至今二十八年十年之間伯主
安在王長歸已逆惡考然而始以何有之師移及子姓萬
一桓數衛罪時衛人答曰先君之過君其問諸地下將若之
何故此有文焉不止義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公羊作邾婁子〕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穀梁公會下另作一節宋下有邾婁人三字公羊楚文王夫人息嬀也爲館于其宮側而
叛萬焉萬舞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也智戎備也今尹不尊
諸侯讎而干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子元聞之曰婦人不知

襲鄭我民忘之遂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殺門
不發楚言而出鄭人效楚言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笼
師夜遁此公與齊宋俱無貶辭稱人見前
冬築郿公穀作麋穀梁註左
築者城也是年大無麥禾而城築者必有所備也此與襄十
九年築西郛例同郿魯邑名據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益都有大小隱元年傳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則都原分三等小即邑也邑
而有都稱者必其地有先君之廟然後稱都但先君之廟世
俱不解以爲廟在朝左豈有下邑立宗廟者于是無學者妄
疑是國之舊都與前代諸國所爲都地如頹氏謂城溇以逐
有邾之舊都故稱城頹夫他國廢廟今未必存且亦何得稱
先君之廟若春秋列國皆無遷徙惟衛自懿公後由朝歌遷
雖陽楚自文王後由丹陽遷郢他未嘗遷也況遷郢則必遷
廟未有都既遷而留廟與主在其地者然則何先君之廟曰
此宗邑廟也圖凡易一君則其君之弟立爲大宗必祭所自
出立一先君之廟于其邑謂之宗邑亦謂之宗廟凡一宗必
有一廟如鄭友立厲王廟季氏立桓公廟類此是必有者自
後儒昧其制反以立廟爲非禮如曰公廟之設于私家由三
桓始而于是春秋之禮意亡矣予嘗稽大小宗備考其制已
有成說而註左傳者仍不能解故復著此善學者自知之耳
大無麥禾
麥熟于夏禾成在秋書于冬者杜氏云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其不言饑者正義云以下文告糴故不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云告糴禮也又魯語云魯饑臧文仲請如齊告糴或以自
請爲難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者救災而恕鄰或以自
歸其玉而予之糴則此亦無可譏者若公羊說謂一年饑不當
告糴益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二年之
畜曰國非其國也未有一年即告糴者其說固是然天子書
法如造物然隨時予奪恐未必全以遜王之禮繩叔世也況
此書亦無貶例也臧孫辰字文仲魯大夫臧僖伯曾孫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公穀
廄者馬舍也延廄名作廐
出馬秋然後修廄今分入馬然後修廄今冬日中未及安所用
乘四乘曰匹三匹曰
校得良馬千二百九十二匹而分左右則倍之又一良馬備
三駟馬則良馬三閑驚馬三閑也卿大夫四
左右而倍之也諸侯六閑良馬三閑驚馬三閑也卿大夫四
閑則良馬一閑驚馬三閑也凡此皆養之官者謂之圉馬若
田賦之馬則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圉馬
爲車路之需養備不虞如鄭子圉爲盜所殺子產以車十七
乘出討賊類此不及牖之民間者若田賦之馬則民養之而
爲兵事之用各不同
秋有蜚
蜚負蠜也蟓螽即詩所稱草蟲者通志云以其能害稼故春
秋書之是也若公羊說謂臭惡難近者越盬易知若穀梁
臭蟲者然不爲災矣左氏于此傳特日凡物不爲災不書據
此則益信前秋有螽爲有蟓之誤而公穀妄穿之也又若是
縣名見山海經與此又不同
冬十有二月祀叔姬卒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初書歸紀鄫書歸鄫此又書卒豈賢媵
哉亦日偽記耳蓋自叔姬卒而紀與我絕矣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傳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言龍星角亢
晨見東方則農務畢而可戒土功此夏九月也火見而致用
水昏見正中則可栽板築此夏十月也日至而畢言冬日南至
則農務將興而土功可已此今周十二月也今周十二月城邑
正當夏十月則及時矣蓋城爲保障不圖則敝不修則壞此
每歲當築者故無譏焉
築臺于薛
築臺剏舊而又非其時故備書以見非喪後做此
夏四月薛伯卒
說見前
築臺于薛
此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獻捷者獻俘獲也伐不親往而親來獻捷誇我也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東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傳稱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氏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其但稱小穀不稱齊者凡大都自以名通即不繫國以其名爲世共識也如吳滅州來晉滅下陽類穀梁註魯邑誤矣小穀齊邑即濟北穀城今東阿縣地國策稱齊王烹阿大夫可驗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據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八年二十請會諸侯謀報之時宋公請先見故首宋公梁丘據穀梁在曹邾之間

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據傳莊公未娶哀姜時曾娶臺而臨黨氏慈脅大夫也見嘉氏女孟任美公欲從之而閟不得從乃以夫人言許之遂割臂而與公盟生子般焉及娶哀姜無子公欲立子般而未敢定至是公病問後于公子牙卽叔牙莊公之庶弟公子慶父同母弟也時牙與慶父同淫于哀姜思重拘孟任遂曰慶父材言慶父可立也又問季友友者公同母弟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若牙曰慶父材季友乃假公命使牙待于鍼巫氏鍼巫氏鍼音使鍼季酖之日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于是立叔孫氏爲牙後則是叔牙以酖死而書日卒者以罪不卽著而既爲立後并不以誅告故也

叔牙卽僖叔爲慶父同母弟左傳穀梁註皆然惟公羊謂牙與慶父皆公同母弟則季友劾弟豈得作大宗嗣宗卿且得專置二兄于死地而不之顧乎予前于季友如陳傳已略辨之特此傳復有謂牙本母弟其不稱弟係夫子所削則范甯曾殷云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其

上至是公羔般已卽位于黨氏冬十月共仲殺般卽位則入第

莊黨氏臧孫之成季友諡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

此共仲畏罪而出奔者時季子奔陳共仲恐季襲己而己又無備因以姜氏故邀齊求援此情事之醇然者胡氏同于慶父師師伐于餘丘時發一大議謂權奸襲弒未有不掌兵柄者至是不驗乃又謂出入自如皆由其主氏自恣之故遂曲引康王之誥干戈虎賁屢躡器伏認作重伍責慶父擅兵大慶父未嘗以兵迎立閔也又未嘗擁兵而逃也至閔公見弒慶父又奔莒則益窮寇之極旋且伏法而胡氏又謂慶父巨姦以七百里侯國革車千乘執三十年兵柄又復引漢故事謂亟相太尉先奪兵柄慶父根深自難梓制夫春秋出兵由賦徵而後用何嘗有南北軍府兵廂兵使外戚諸王掌之而一說不已又覆一說曾不思弒叔牙使鍼季一人酖之猶慶父祇笑斯一人促之共仲出入未嘗弄一兵季友行誅未嘗祖一士也論事須以實季友再奔邾特以哀姜內主須少避耳及季自鄭返而姜與慶父且抱頭鼠竄矣儻者爲經何可言不以實而洵口誕護若此

狄伐邢

邢小國名

閔公公名啟世家名開避景帝諱改啟莊公子母叔姜謚法在國遠難曰閔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者以繼弒而不忍行卽位之禮宜也說見隱元年

齊人救邢

狄伐邢在上年冬齊桓用管仲之言故救之穀梁曰善救邢是也晉人者以大夫帥師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一月始葬者傳曰亂故是以緩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作洛公羯

此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李欽歸魯定亂而慶齊桓之以姜故助慶父也故先乞公盟齊桓而後來歸此皆成李之謀所豫定者不然是時姜在宮閟方九歲國無重臣焉能遽事果

斷越國而會孫六加此落姑齊地名

季子來歸

大夫公子例稱名字然亦有稱子者男子通稱其在大夫臬下二年齊高子來盟例同其在公子臬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例同王季子卽劉康公也此時王室無臬例可驗

冬齊仲孫來

此因公有落姑之盟而齊使大夫來省難者也據傳仲孫名湫仲孫齊公子孫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並同

齊桓問仲孫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桓又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然則周禮盡在魯非一人言矣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杜氏云齊人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禘者喪畢卽吉所以致新主祔遠主合食太祖而奢諸昭穆之祭也本謂之祫祭然以合食言則謂之禘盖天子七廟自禰祖曾高而上復有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二廟祭法稱爲二祧以昭穆之祧從此二廟始也其所祧之主則另有遷廟藏之曾子問所謂七廟無虛主則有遷廟主可備出藏是也諸侯五廟亦然故先君新主將入廟則必祧昭于上而後可祔穆于下因之合六廟之主升食太祖以審諦所親謂之吉禘但喪畢卽吉必在二十五月之後一聞兇一月故傳以速譏之杜氏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譏之杜氏以于莊公謂別立莊廟此襲公羊無據之言而胡氏謂禘是諦所自出則誤以五年之禘爲喪畢之禘又謂四時之禘爲禮文皆失則又誤以祫之禘亂吉禘之禘殊不知祫名有三祫谷涸也且周禮散亡三禮皆據乃陋儒無學及有執三禮以繩春秋者故助慶父也故先乞公盟齊桓而後來歸此皆成李之謀所豫定者不然是時姜在宮閟方九歲國無重臣焉能遽事果斷越國而會孫六加此落姑齊地名

季子來歸

大夫公子例稱名字然亦有稱子者男子通稱其在大夫臬下二年齊高子來盟例同其在公子臬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例同王季子卽劉康公也此時王室無臬例可驗

冬齊仲孫來

此因公有落姑之盟而齊使大夫來省難者也據傳仲孫名湫仲孫齊公子孫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並同

齊桓問仲孫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桓又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然則周禮盡在魯非一人言矣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杜氏云齊人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禘者喪畢卽吉所以致新主祔遠主合食太祖而奢諸昭穆之祭也本謂之祫祭然以合食言則謂之禘盖天子七廟自禰祖曾高而上復有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二廟祭法稱爲二祧以昭穆之祧從此二廟始也其所祧之主則另有遷廟藏之曾子問所謂七廟無虛主則有遷廟主可備出藏是也諸侯五廟亦然故先君新主將入廟則必祧昭于上而後可祔穆于下因之合六廟之主升食太祖以審諦所親謂之吉禘但喪畢卽吉必在二十五月之後一聞兇一月故傳以速譏之杜氏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譏之杜氏以于莊公謂別立莊廟此襲公羊無據之言而胡氏謂禘是諦所自出則誤以五年之禘爲喪畢之禘又謂四時之禘爲禮文皆失則又誤以祫之禘亂吉禘之禘殊不知祫名有三祫谷涸也且周禮散亡三禮皆據乃陋儒無學及有執三禮以繩春秋者故助慶父也故先乞公盟齊桓而後來歸此皆成李之謀所豫定者不然是時姜在宮閟方九歲國無重臣焉能遽事果

毛檢討春秋傳

而臣諸父兄弟若稱弟是申其私親也宜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此以賢叔肸而破例稱弟反謂稱弟是常例某所未詳

徐仲山日記每以季友疵其爲過急而胡氏極頌之謂周公季友酖叔牙爲過急而胡氏極頌之謂周公季友酖叔牙爲過急而胡氏極頌之謂周公季友酖叔牙

前公子牙卒傳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來盟者平魯亂也其稱子是書例與前年季子來歸宜十年王季子來聘並同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狄伐衛衛懿公惠公子宜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公孫也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績狄乃從入衛衛閔不守先是宣公殺子伋而立惠公衛國不伏曾逐惠公而立子伋之母弟黔牟凡八年而惠公復入至是懿公惡國人仍惡惠公朔之殺子伋而復立子伋母弟昭伯之子申爲懿公盧于漕蠆伋與黔牟昭伯皆同母弟而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昭伯所生子此義史世家故戴公渡河宋桓公逆而濟之許穆夫人賦載馳詩于是齊桓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漕且歸公乘馬祭服畜產門材歸夫人軒車重錦諸物既而戴公卒文公立大布之衣大出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教敎勤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鄭棄其師
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清人鄭詩名詩序云刺文公遠賢不以通爲危國亡師之本
傳公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也
元年
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說見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曹師左傳作曹伯誤
此狄又伐邢而齊桓統諸侯以救邢之師也師雖衆而大師師君不親將故稱國焉此是書例褒貶見左傳經文有齊伯字而不知其誤遂謂曹小國不宜稱師稱師則必君在師中矣夫君在師中當稱曹伯其所以不稱伯者以春秋欲貶桓桓不侯則曹亦不伯也其所以貶桓者以其救邢而先次聶北則竢不及事救邢所救也此則拘曲棣道之已甚著探其故皆以經文有曹伯二字誤之然且不會全經不考本末此一救邢肯疑爲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之事則距此救時已三年矣公羊二傳遂審然曰邢亡日誠邢日封邢日邢復見
傳謂不日旱不爲災也史之書此但以記異而褒善謂君有志于民則書之夫史之書災祥豈以君意爲詳略無義例也胡氏說則啟
徐人取舒舒偏國名今廬州舒城縣在廬江郡縣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
傳謀伐楚也公羊桓公曰無障谷無曲防無以鄰國爲憂無以鄰國爲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樹子無以妾爲妻公子友救作公子
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故季友如齊涖盟公羊作涖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故季友如齊涖盟公羊作涖
來盟子我也涖盟往盟乎彼也
楚人伐鄭
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動我棄德不祥乃止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于陘
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先是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而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是以禁與楚近先侵蔡而後伐楚遠者繼事之詞也楚子使與師問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俱書包匭菁茅爲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
楚于濵五年三書伐鄭齊桓會禮盟貫俱未有以救之則此時進兵當直責其伐鄭之罪而乃扳援往事與丁寄盜癘祭何異此理絀語遁詞令之最不善者然而無議者伐楚故也若胡氏謂當請天討不宜專伐則欲以惡王之庸扇而使之行令勢必不能且討罪救患諸侯本事誰謂齊桓不當救鄭患討楚罪若春秋無義戰彼善有之此從善者也
夏許男新臣卒
此隨齊伐楚而死于師者男其爵新臣其名也說見前若其但
人之喪至自他國事當褒愛變禮無重輕也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也此與前城邢例同然彼言城邢此不言城衛者以邢遷夷儀而齊所城者則卽其所遷之地所謂遷而後城者也其所城卽邢也今衛遷于漕而齊所城者乃在別邑之楚丘則是城而後遷者也其所城時非衛也故曰遷有先後城則一焉胡氏不辨遷與不遷之說妄謂邢未厭故遷衛滅故不遷未滅可封滅卽不可封未滅猶存可相恤因以此定封邢封衛之義貶則又大蔑矣邢與衛同被狄伐同一徙都又同一封國而城邢則美叔惠城楚丘則刺禮樸亦思其一滅一不滅何所分別何所徵驗胡所信從者惟此公穀前師次聶北時公穀謂邢滅因救緩而胡亦遂以次師爲緩救罪今又未滅卽然則何以定辭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羊作夏
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師晉里克荀息帥師先書虞師伐虢滅下陽虢滅下陽虞先書虞師故也時虞請先虞然傳以文詞言
按此晉師爲晉獻公公不親將故稱師虞公若太王次于仲雍之後武王克商封于虞史記名周北虞公是也虢公王季子虢仲之後名虢國語虢公夢神執鉞傳帝命日使晉襲于虞門公不戒至是晉果至後六年虢亡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
江黃楚與國來盟則楚黨離矣人者其大夫也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杜氏云一時不雨必書首月故此連上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而統記之至下六月然後雨則已二百四十日不雨矣第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大人

此禘所自出之禘非吉禘也禮緯稽五年一禘而杜云三年大祭之名皆無定據若此夫人則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以哀姜既薨則禫祔祫禮所當有而至是始致王者以未行吉禘之禮故遂逆焉但傳又以爲非禮則以哀姜見殺禮有不葬于寢則不致之例妾在所不致者故非禮也公羊謂致非致主此當是朝廟之禮以夫人初至而舍焉于廟者傳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勝乃齊先致女而膳僖公以朝廟是以妾爲妻故謂非禮此不知何據云然然朝廟謁至當另有期安得藉大禘之時雜行其禮此爲不合若穀梁謂以妾爲妻是僖公之母成風致主宗廟則不曾全經不記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葬小君成風之文謂夫人之卒葬之已是大誤而胡氏又從穀梁註劉向范甯之說以爲成風未死僖公干祭願之時立爲夫人大子無立母之義僖既爲君則母以子貴在成風自爲夫人何必再立況世無先君死後立夫人者又況立后自有典禮升食非策立之地出王非錫命之主宗祝祼獻不能司瞿儛繇拜賜登降之用而欲使事鬼之子無踊立母則直是倒大往吠而以說春秋欲春秋不亡得乎

魯宜用禘予前已歷言之胡氏必引孔子郊禘非禮一喫以爲僭越夫僭越謂臧公用之耳非周公亦僭越也且禮記所引語俱未實也雜記謂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自獻子爲之則此所書禘正是七月斯時獻子未生也周之七月爲夏之五月故曰至是以明堂位又云李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然則大禘與時禘原是夏月禮記之不足憑如此

冬十有二月天王崩

惠王實以前年閏月崩至是來告說見前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穀作二月御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此定王位也宰周公太宰而食采于周者天子之三公也傳稱宰孔孔其名也宋公稱子者是時宋桓公卒襄公立而以桓未葬故襄公稱子亦禮例也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二後歸脤此以曰天子有事于文武尊齊故賜之以曰天子有事于文武與專祭故專稱文武若七廟則文武乎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以王命止之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

秋七月乙酉洮卒

不稱國以未嫁也稱字許嫁也惟許嫁故得書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宰孔先歸故諸侯自爲盟盟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孰奚齊作孰

傳里克殺奚齊于喪次殺事見前里克言大夫見十年傳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故稱子

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以告不及魯故不書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伏滅温温子奔衛

温子即種子司寇種公之後也以國于温故又稱温子温子奔衛

叛王而居伏又不能于伏入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卓子

里克殺奚齊荀息復立卓子所生者克又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其稱君稱若以先君既葬也惠公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此是書法而胡氏謂里克殺其君之子以國人不子也里克殺其君以里克君之也夫猶是稱君猶是稱國君之也大猶是稱君猶是稱國君之也夫猶是稱君猶是稱國君之也

鄭之屬重耳也乃召克曰微子不及此離然子弒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克曰欲加之罪其無詞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明年殺丕鄭

晉殺其大夫荀息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莊十二年及其大夫仇牧書例並同

按晉語晉將廢太子而立奚齊大夫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若何荀息曰吾聞事君不違命君立臣從言君立奚齊則從之何貳之有不鄭曰不然從其義不阿其惡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立乃免乃別則是太子之殺荀息成之何使二子者皆從義而不阿惑雖有言焉敢承命乃曰臣從是從之若也是卽孟子之所謂容心君逆君者也卽丕鄭之所謂阿惑也然且里克發難復告荀息息曰吾與先君言之矣則是太子之殺息與先君共謀者乃猶曰不食言夫尾生何嘗食言乎然而殉難矣殉又何讒故先仲氏曰及其大夫及者比也連累也雖不美然無刺焉若里克者則在太子伐東山時極力諫公曰豕不祭祀君行則守有守則從今君居太子行非古制也且夫專行謀誓重旅非太子事也公不聽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矣克曰告之以臨民敘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當時史臣巫祥之謂善處父子之間而惜其中立之見解結于中遂以觀望始以僨敗終然且太子臨殺時姬曰吾難里克假使如克者衆則新城之變未必卽成故春秋于晉殺里克有恕詞焉然而荀息確難里克死奉迥乎不同哉生之際可不慎與若公穀謂里克爲太子之傅荀息爲奚卓之傅則全然無據而胡氏又遵之夫太子將殺時先殺其傅一如漢代殺諸王之傅而其時所殺者杜原欽也太子傅已殺今公然以克當之不亦異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殺卓子乃與丕鄭召重耳于翟舅犯使重耳辭之曰

甥郤稱者夷吾之徒也今夷吾弊矣以求入夷吾乃遺人告賂于秦秦使公子繁弔二公子視其賢否重耳受弔曰亡人無貲仁親以爲貲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爲利拜而哭退而不私夷吾受弔則重許賂焉穆公乃欲納重耳公子繁不可謂當置不仁以亂其國因與齊隰朋帥師納晉惠公惠公虐克鄭之屬重耳也乃召克曰欲子不及此離然子弒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克曰欲加之罪其無詞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明年殺丕鄭

晉殺其大夫荀息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莊十二年及其大夫仇牧書例並同

按晉語晉將廢太子而立奚齊大夫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若何荀息曰吾聞事君不違命君立臣從言君立奚齊則從之何貳之有不鄭曰不然從其義不阿其惡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立乃免乃別則是太子之殺荀息成之何使二子者皆從義而不阿惑雖有言焉敢承命乃曰臣從是從之若也是卽孟子之所謂容心君逆君者也卽丕鄭之所謂阿惑也然且里克發難復告荀息息曰吾與先君言之矣則是太子之殺息與先君共謀者乃猶曰不食言夫尾生何嘗食言乎然而殉難矣殉又何讒故先仲氏曰及其大夫及者比也連累也雖不美然無刺焉若里克者則在太子伐東山時極力諫公曰豕不祭祀君行則守有守則從今君居太子行非古制也且夫專行謀誓重旅非太子事也公不聽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矣克曰告之以臨民敘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當時史臣巫祥之謂善處父子之間而惜其中立之見解結于中遂以觀望始以僨敗終然且太子臨殺時姬曰吾難里克假使如克者衆則新城之變未必卽成故春秋于晉殺里克有恕詞焉然而荀息確難里克死奉迥乎不同哉生之際可不慎與若公穀謂里克爲太子之傅荀息爲奚卓之傅則全然無據而胡氏又遵之夫太子將殺時先殺其傅一如漢代殺諸王之傅而其時所殺者杜原欽也太子傅已殺今公然以克當之不亦異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殺卓子乃與丕鄭召重耳于翟舅犯使重耳辭之曰

甥郤稱者夷吾之徒也今夷吾弊矣以求入夷吾乃遣

冬大雨雪（雪公羊作雹）
此夏之秋也大雨雪乎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不郤父
夷吾殺里克時會平郤使秦乙緩秦賂鄰乃告秦伯謂賂之不入由呂甥郤稱蒐訾之君以重幣召三子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及還聞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謂不及克黨也不郤入速殺鄰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等（皆克不約奔秦約郤之子）
是年襄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惰（受王命過歸惰墮也）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僖公夫人也聚不見經其在齊桓弟與女俱不可考杜云
婦人見兄弟不踰閾況言禮文耳齊僖之死在桓十四年距僖立時已二十八年齊桓尚安有女弟乎
秋八月大雩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周八月夏六月也此旱雩也杜氏云過時非是說見前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伐黃滅之嗟乎伯主安在哉故前年書伐此年書滅總見諸國之不能救焉若穀梁胡氏謂貴之盟管仲慮江黃近楚而遠齊儻伐不能救則此盟反為厲也桓不聽管仲死楚伐江黃桓果不能救君子於是乎閔之則劉炫齊世家管仲之死在齊桓四十一年為僖十五年此時仲未死也且是年襄王以前年之冬王子帶召戎伐周因子帶而子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不受乃受下卿禮而還此明見是年秋七月及冬十二月傳而脫落如是可乎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丁丑陳侯林卒（林僖公羊作款）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云會鹹以准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戎者送戍辛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也杞為淮夷所病將遷于是邑而齊合諸侯以城之其不言城杞者以杞是時未遷也其不序諸國者以史于諸國入氏傳未詳也故傳云不書其人有闕謂是闕文鄧釋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戎者送戍辛也）
夏六月葬蔡桓侯
誤矣若齊桓救邢遷衛封國義在所褒而胡氏謂城邢是貶則嘩同義異在夫子無是委曲且是役楚伐蔡而不書城楚邑城緣陵是貶則嘩同義異在夫子無是委曲且胡氏義例謂書城邢而不書城夷儀邢未滅也書城楚邑城緣陵不書城杞杞並未滅也乃書城緣陵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伐黃滅之嗟乎伯主安在哉故前年書伐此年書滅總見諸國之不能救焉若穀梁胡氏謂貴之盟管仲慮江黃近楚而遠齊儻伐不能救則此盟反為厲也桓不聽管仲死楚伐江黃桓果不能救君子於是乎閔之則劉炫齊世家管仲之死在齊桓四十一年為僖十五年此時仲未死也且是年襄王以前年之冬王子帶召戎伐周因子帶而子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不受乃受下卿禮而還此明見是年秋七月及冬十二月傳而脫落如是可乎
秋七月

會杜郤為救徐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其但稱諸侯大夫不刻國名者承牡丘會也次匡者以君不親將故次匡以待之無貶例匡衛地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以救徐故伐之
八月葬公羊作蔡）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以中冓故特書歸鄫如始嫁文說見前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每月盡日之名杜氏以長厤推之己卯晦是九月三十日公穀以震冥為晦非也震者雷歷也夷伯據傳作展氏之祖夷詘而伯字者古證遠字稱如共仲成季之類魯有展氏即公子展之後隱八年傳無駭賜族展氏又柳下惠名展禽皆是魯不知夷伯是何名何公之大夫耳若展氏有廟則係宗子之廟大宗繼所出則其所立廟即先君也惟小宗繼禰則諸族各立父廟為小宗繼禰之廟此即展氏小宗廟也昭十二年傳有游氏之廟註謂是鄭大夫子太叔祖廟正與此同穀梁胡氏皆以夷伯有廟為過制何疎陋耶
冬宋人伐徐（左傳遠下作一節）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震梁云夷狄相敗以徐亦戎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公之入也許賂秦重地而皆不與前十三年晉饋秦輸之粟及十四年秦饑而晉侯閉糴故秦伯謀伐晉卜之吉時晉將御寇之先卜車右得慶鄭以鄭言不孫不從且欲秦鄭國所獻馬（名小而慶鄭沮之又不聽及戰韓原晉侯馬旋濘淖中呼鄭來救時梁由靡韓簡虢射輦已逆秦伯車將止伯慶鄭不自來救反呼梁由靡救公遂羣舍秦伯而救晉侯兩俱不及秦遂獲晉侯以歸晉大夫皆被髮左衽形毀服從之秦穆姬者申生妹也幸太子魯公子弘（左傳作太子鯧魚刻以文十年秦伯與女簡璧登臺屬薪而請罪且使以衰絰迎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秋大水（大水者平地尺為大水）
傳魯饑臧文仲以公故會晉侯于下請糴公也羞不知何公女前十一年公與夫人會齊侯此復為公故請會魯地則羞必桓女矣說見前會齊侯薄下地
九月公至自會
此告至也公滅項見執侵有他事而仍書至會者以告出在會淮也春秋文例有專見者有通事見者此合上滅項會卞皆通事見意故三事三書各無義例必合觀而意始見焉所謂文也蓋滅項不書國公執不見經告至書自會皆諱國惡而簡策既分則策書所載簡亦無有（簡者竹也何使無會言諱惡即傳也）
十一事則經意盡晦矣故經書滅項知是魯事何也以不書國滅也乃無故而夫人忽會下則于是較策而知執公焉但不詳何日故云公穀前誤以己卯晦為書冥遂曲蔓已說謂是月必是晦日春秋書朔不書晦則己卯晦非書晦即會襄無異安知為公請而為公急難乃後書曰公至自會則夫人會卞安知非文姜會齊自為出入且其書法又與文姜于是又較策而知為公請焉蓋公為會淮而出與桓共事未有公未歸而桓可赴公夫人之請至魯地者且夫人會卞與公無異亦未有夫人不請公而公得旋踵謀舍若宵名者此皆夫子書法一本造化單事連事但直書而義無不見並非于戶傳作十七日始桓聚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如夫人六長僖姬生武孟無嗣少衛姬生惠公（公子鄭姬生孝公公子葛嬴生昭公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薛邳有寵于衛共姬（即長衛姬）因寺人貂（即豎貂）以薦羞于公（易牙善食乞立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然未定也及桓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史立公子無詭（即武孟公卒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邾公羊作邾婁）
宋襄以齊桓在時實與管仲屬孝公定為太子至是宋襄假

信合諸侯以納孝公宜也五公子長幼僖無明文胡氏謂桓公君臣以私愛定長幼無據

夏師救齊 穆言師者 魯師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初宋與諸侯納孝公齊人卽已殺無詭應之此時諸侯皆散魯亦罷去宋反獨與齊戰必得取賂是明借此墮桓業與伯功也後孝公伐宋實本諸此

狄救齊

魯之救齊以昭公夫人本魯女也狄何屬乎此必因公子之徒有名狄援者如周宜白名大戎類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葬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與衛皆受狄伐者今邢反合狄伐衛則必邢與狄平而衛不與平故見伐然邢則甚矣毋怪乎邢之後爲衛所滅也若狄之伐衛其來已久何徒以齊桓救恤故衛稍安枕今桓死而伐又至矣戮梁不度時不識事務謂狄之伐衛所以救齊夫狄何愛于齊而救之且何所不得于救而復伐衛以救之然且謂狄亦有長狄稱人狄者狄君也其稱人卽狄無也中國夷狄雖殊而書例則一葫氏宗穀梁必謂其稱人者以進狄故其進狄者以善伐衛故其善伐衛者以善其救齊故夫果善救齊則當五月救齊時正當善之時也正進人以善之之本事也乃經曰狄救齊未齊人也救齊未齊人而謂伐衛之稱人以救齊故通乎不通乎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襄事也滕子者滕君嬰齊其名也宋襄不知何事而執滕子滕子亦不知在何所爲宋所執此皆無傳可考者但宋公稱人滕子稱名似乎有例而實無例者謂去爵稱人貶在宋襄則春秋書執其稱人者二十有五稱侯者蔑兩晉侯執曹伯耳一曹伯負芻弒君自立其執而稱侯宜也曹宣公無罪音文以横論執之而晉復稱侯何與且襄廿六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晉喜亦弒君賊而執之者又稱人何也若左氏謂歸罪于

齊孝公而畏故也然衛之爲邢所病則甚矣

冬楚人伐随 隨楚與國氣 楚故作之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前諸國盟齊特舉楚人所以謀宋故宋盟鹿上專求解于齊楚兩大使宋得伺主盟會傳曰宋人爲鹿上之盟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不廣楚之僞許之也此盟鹿上與後會在孟俱是宋地孟會諸侯全特鹿上乃盟甫畢時而楚反假孟之會直執宋公以伐宋要盟喪狄其足信乎

夏大旱

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也於時方下種雖不雨不傷禾稼然三月無雨則亦望隕矣故書之但是年不饑則終是春旱於禾稼無與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孟公作蓋設作等或作宇左公 穀曾以執宋公下別作一節

諸侯會宋地 玉宋襄主盟乃無故而楚子執寡以伐宋此必諸侯惡襄不遵執殺國君因以此報之雖假手楚子實則諸侯共爲政故能上要盟不足解釋以盟齊之後先有以結之故也胡氏不量世事前五國之君不能相救六五國之君並主之而又救之子陳蔡楚鄭皆盟齊之國唯計曹新會而曹又屢叛宋伐必不肯救宋者第楚會中國始于盟齊翌盟鄧焉此會此則諸侯之與楚自見且執宋事而義自見且執宋公不言楚子非分惡諸侯亦非不予夷狄承上連文書例如此此與前十九年邾執鄫子不書宋公正同 詳見前傳

冬公伐邾 公羊作邾婁

邾爲宋用鄫子鄫子魯婿也故公將伐之據是時邾滅須句須句傳謂爲須句伐邾則伐邾取須句在二十二年此非其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魯與盟齊而不與鹿上與盂之盟不直宋也然楚以盟齊之故使來獻捷其不言獻宋捷者秋伐宋冬獻捷事不異年則承上遍文亦書例也說見前執宋公傳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漷釋宋公

杜氏云諸侯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漷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圖盟而往其稱公會者書例然也 月詳諸侯卽上會盂之諸侯也然執不言釋此獨言釋者亦以公與會得蔑其事故書之策無義例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邾公羊作邾婁已後並同

攖傳須句顓頊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且又與僖母族風爲言因伐邾取須句而返其君取者取之邾也返其君則取之而歸其君也猶言取而還之也但經言取不言返者春秋經也經有因傳以見者如此但書取不書返而傳見也然亦有因經以見者如此書伐邾取須句之例須句顓頊風姓也邾人滅之則須句須句子來奔且又與僖母族風爲言因伐邾取須句而返其君取者取之邾也返其君則取之而歸其君也猶言取而還之也但經言取不言返者春秋經也經有因傳以見者如此但書取不書返而傳見也然亦有因經以見者如此書伐邾取須句之例須句顓頊風姓也邾人滅之則須句須句子來奔且又與僖母族風爲言因伐邾取須句而返其君取者取之邾也返其君則取之而歸其君也猶言取而還之也但經言取不言返者春秋經也經有因傳以見者如此但書取不書返而傳見也然亦有因經以見者如此書伐邾取須句之例須句顓頊風姓也邾人滅

于氾是召寇殺人宮適以自救誘夷用鑾姦宮陽國百不一當此固直書之而義自見者但史記曰王出奔鄭與厲王出奔振書法並同此但書居而不書奔者以諸侯去國則書奔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天子去國則書居昭二十二年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是也若傳曰天子無出謂天子不宜出出則書之非謂天子不書出出即貶之也公羊與曲禮不解春秋謂天子不言出增一言字便與天子書法有未通矣書金縢王出郊東王之語王出在應門之內未嘗不言出故阿命曰出入起居周有不欽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出與入同入之有出猶出之有入也春秋于襄王之奔但書出而入自見凡天王出居于鄭子王猛王之奔則但書入而出亦自見曰王猛入于王城曰天王入于成周此皆天子之春秋也胡氏解春秋但知有公義而全不知有天子如此經日貶而書出夫襄固有罪當貶書出王猛與敬王何罪而乃貶而書入平

晉侯夷吾卒

此晉惠公也據傳惠公之死在二十三年越一年而始見于此以赴之晚也是時公子圉立是為懷公依公羊乃名晉大夫之從重耳者以狐偃不至疑其父狐突先是重耳出亡過狄狄代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而以叔隗妻趙衰生盾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桓妻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鄧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子饗之至是及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乃納公子于晉懷公奔高梁殺之以不告故不書是時襄王亦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文命註命命服也諸侯之命服七章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邢國姬姓周公之胤也邢侯與周公同心輔成王王室故邢侯之爵與周公等皆稱公邢侯之名不傳其為桓公宣公者以其諡知之也邢侯之滅不書者為內諱也邢侯之滅不書者為內諱也邢侯之滅不書者為內諱

十六年之書刺公子偃者此在列國殺大夫例原不必指實其罪況本權諸之詞而可明載之簡書自彰其惡而且以開兩大之釁吾故曰左氏記事有因解經而及誤者此又一証也益不終戕者不成戕也不遇晉軍不從君出奔而優悠無成公實隱焉故正其罪以刺之周禮有三刺之法一刺訊羣臣再刺訊羣吏三刺訊萬民刺者訊也謂訊而殺之不枉濫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宋人者以曹伯與宋也左氏謂分曹田與宋人公羊謂使之聽斷其罪皆非也楚方圍宋晉欲借之以怒楚故執曹伯不以歸晉而以畀于宋言使宋拘收之晉文請而不正于斯見焉若分曹田此必無之事說見二十一年取濟西田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前楚伐穀取穀使子玉去宋即圍宋子玉不從晉乃先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報前楚子玉進戰之德

陳蔡之助楚師者先潰既而敗績城濮衛地名楚人救衛之師方至衛故戰在衛地此皆經文之可據者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子玉名

衛侯出奔楚

不名史失之說見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晉文大會也前此鄭伯畏楚如楚致師及楚敗而懼乃使子人九名行成于晉晉侯與鄭伯盟于衡雍鄭地乃獻楚俘氏王子虎命晉侯爲伯方伯賜大輅戎輅之服形弓矢各一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晉侯受策出乃作王宮于踐土且三入親衛侯懼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是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即踐土王宮其不及王子虎者以不與歃也是時陳蔡亦背楚來盟此書蔡侯後鄭者謂晉楚歃城濮時鄭伯如楚致楚師本助楚者及楚敗鄭晉而晉即與之盟衛瘧又盟踐土其必盟踐土者正以踐土鄭地所爲示楚以服鄭也然鄭則何以對楚矣故于諸會之後仍修楚好總是晉文出亡鄭文不禮故借此爲詞以伐之襄泉周地以王子虎爲政故也史凡王國之臣使于外皆稱王人並無貶例胡氏謂王人不宣與諸國盟故諸卿稱名會不書公一以示貶一以諱惡則前八年公會王人諸侯盟于洮襄三年公會單子諸侯盟于鴻澤皆王人也王人未嘗不可盟盟亦何貶況史例卿大夫稱人凡盟會使伐皆然其有名有不名則隨史文爲之亦無定例至于會無公字經文多有全非諱惡如謂公與諸大夫爲會故諱之則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此齊桓衣裳之會其時所會皆國君也僖反無公字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此正有名有不名之文宋人曹人于滑湏皆大夫也反有公何耶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介復來者以春時公在魯未值也此爲次年介葛盧來張本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三傳皆分殺公子瑕另作一節

晉侯使醫衍飽衛侯酖俞兪貨醫晉侯使薄其飽不死公用臧文仲之言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發玉許之且喻晉侯曰

同朝王謂伯舅諸侯皆稱名六文王四美皇亦以舅免乃不貶受辛而貶文王可乎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夷無中朝之禮故書來言來而已此與襄十八年白狄來例同舊謂其用夷禮故不稱朝非是介東夷國葛盧名公羊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作狄公羊作公會上公

此尋踐土盟且以謀伐鄭者謂晉楚歃城濮時鄭伯如楚致楚師本助楚者及楚敗鄭晉而晉即與之盟衛瘧又盟踐土其必盟踐土者正以踐土鄭地所爲示楚以服鄭也然鄭則何以對楚矣故于諸會之後仍修楚好總是晉文出亡鄭文不禮故借此爲詞以伐之襄泉周地以王子虎爲政故也史凡王國之臣使于外皆稱王人並無貶例胡氏謂王人不宣與諸國盟故諸卿稱名會不書公一以示貶一以諱惡則前八年公會王人諸侯盟于洮襄三年公會單子諸侯盟于鴻澤皆王人也王人未嘗不可盟盟亦何貶況史例卿大夫稱人凡盟會使伐皆然其有名有不名則隨史文爲之亦無定例至于會無公字經文多有全非諱惡如謂公與諸大夫爲會故諱之則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此齊桓衣裳之會其時所會皆國君也僖反無公字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此正有名有不名之文宋人曹人于滑湏皆大夫也反有公何耶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介復來者以春時公在魯未值也此爲次年介葛盧來張本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三傳皆分殺公子瑕另作一節

晉侯使醫衍飽衛侯酖俞兪貨醫晉侯使薄其飽不死公用臧文仲之言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發玉許之且喻晉侯曰

君臣皆獄訟失又爲臣殺其君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不可乃歸衛侯於是衛侯乃使周歜侯出先殺元咺及公子瑕而後入大咺固有罪然不侯返國不明正其罪而私殺之且及子瑕則君臣俱失之矣故石碏殺州吁不書碏而書衛人殺之以衛人皆得殺之也歜冶並殺元咺不書歜冶而書衛則衛侯之傳夫侯曹祇以衆殺既已侵其國執其君斯已甚矣世無復外其地以與諸侯之理且歜宋諸侯齊秦先之魯承與也是時魯方助楚而與楚盟之圍城之下及晉侯衛魯又拒晉而使公子買戍衛晉何愛於魯而必畀以田若魯得濟西則曹地有幾其與侯請侯必不能給且秦處西陲安能越東諸侯國而取此隙地況伐國所得名曰歸俘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是也夫歸俘有二一俘人氏一俘寶玉並無俘土田者即有土田亦當稱歸俘不當稱取況與我日歸取彼曰取經例甚明按隱十年經書取邬取防左氏亦以爲鄭師取宋地而歸之我然我師原在軍且先與宋戰及宋敗而後取之故先書公敗宋師于菅而後直書之曰取言我取之也非歸俘也即桓二年取郜鼎于宋亦我平宋難而取其寶即彼賂我亦可書曰取而無他辭若人之與我則見于春秋並無不書歸而書取者乃公羊家知難通又小變其說謂晉侯班曹所侵地以還諸侯而胡氏遂遵之曰復我故田而謂之取大誖上小國有何侵地即返侵地亦並書歸不書取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也且此濟西田其爲取爲歸總皆有之此取濟西田則我取之曹也宣二年齊人取濟西田則齊來平我之難而取之我也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則齊取之我而今復還之我也然則取復曰取與我曰歸還我亦曰歸即濟西本事有明著宋人欲傳春秋而不于春秋全經二通讀之可謂知春秋者予吾故曰不以經解經而以傳解經則雖左氏尚有誤況其他也又宣代曹在二十八年至二十年始取田時本不合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免牲

郊者祭天之名以其祭于郊故名郊但郊祭有二一是報反之祭天子用之郊牲所云大報本反始是也一是祈穀之祭天子諸侯皆用之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

毛檢討春秋傳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猷于公所孟子使之居于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所故漢書百官表謂晉侯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夫襄王何嘗與晉侯會乎況河陽踐土地非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極無明文而于此見之經之互可考驗如是若爲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咺出奔晉

初衛侯以元咺自立叔武殺咺子之從公者至是晉人復衛侯鄭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而後入及入叔武方沐喜捉髮而出公子歡大爲前驅射殺之公不知也乃殺歡大梳叔武而哭之而元咺奔晉

公子逐如齊

此聘齊昭侯也昭侯本會靖且初立故聘之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殺

溫無善例

據傳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時衛討尚未服故謀討之溫者周地也序次見前

公至自圍許

不名史失之說見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晉文大會也前此鄭伯畏楚如楚致師及楚敗而懼乃使子人九名行成于晉晉侯與鄭伯盟于衡雍鄭地乃獻楚俘氏王子虎命晉侯爲伯方伯賜大輅戎輅之服形弓矢各一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晉侯受策出乃作王宮于踐土且三入親衛侯懼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是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即踐土王宮其不及王子虎者以不與歃也是時陳蔡亦背楚來盟此書蔡侯後鄭者謂晉楚歃城濮時鄭伯如楚致楚師本助楚者及楚敗鄭晉而晉即與之盟衛瘧又盟踐土其必盟踐土者正以踐土鄭地所爲示楚以服鄭也然鄭則何以對楚矣故于諸會之後仍修楚好總是晉文出亡鄭文不禮故借此爲詞以伐之襄泉周地以王子虎爲政故也史凡王國之臣使于外皆稱王人並無貶例胡氏謂王人不宣與諸國盟故諸卿稱名會不書公一以示貶一以諱惡則前八年公會王人諸侯盟于洮襄三年公會單子諸侯盟于鴻澤皆王人也王人未嘗不可盟盟亦何貶況史例卿大夫稱人凡盟會使伐皆然其有名有不名則隨史文爲之亦無定例至于會無公字經文多有全非諱惡如謂公與諸大夫爲會故諱之則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此齊桓衣裳之會其時所會皆國君也僖反無公字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此正有名有不名之文宋人曹人于滑湏皆大夫也反有公何耶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介復來者以春時公在魯未值也此爲次年介葛盧來張本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三傳皆分殺公子瑕另作一節

晉侯使醫衍飽衛侯酖俞兪貨醫晉侯使薄其飽不死公用臧文仲之言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發玉許之且喻晉侯曰

君臣皆獄訟失又爲臣殺其君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不可乃歸衛侯於是衛侯乃使周歜侯出先殺元咺及公子瑕而後入大咺固有罪然不侯返國不明正其罪而私殺之且及子瑕則君臣俱失之矣故石碏殺州吁不書碏而書衛人殺之以衛人皆得殺之也歜冶並殺元咺不書歜冶而書衛則衛侯之傳夫侯曹祇以衆殺既已侵其國執其君斯已甚矣世無復外其地以與諸侯之理且歜宋諸侯齊秦先之魯承與也是時魯方助楚而與楚盟之圍城之下及晉侯衛魯又拒晉而使公子買戍衛晉何愛於魯而必畀以田若魯得濟西則曹地有幾其與侯請侯必不能給且秦處西陲安能越東諸侯國而取此隙地況伐國所得名曰歸俘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是也夫歸俘有二一俘人氏一俘寶玉並無俘土田者即有土田亦當稱歸俘不當稱取況與我日歸取彼曰取經例甚明按隱十年經書取邬取防左氏亦以爲鄭師取宋地而歸之我然我師原在軍且先與宋戰及宋敗而後取之故先書公敗宋師于菅而後直書之曰取言我取之也非歸俘也即桓二年取郜鼎于宋亦我平宋難而取其寶即彼賂我亦可書曰取而無他辭若人之與我則見于春秋並無不書歸而書取者乃公羊家知難通又小變其說謂晉侯班曹所侵地以還諸侯而胡氏遂遵之曰復我故田而謂之取大誖上小國有何侵地即返侵地亦並書歸不書取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也且此濟西田其爲取爲歸總皆有之此取濟西田則我取之曹也宣二年齊人取濟西田則齊來平我之難而取之我也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則齊取之我而今復還之我也然則取復曰取與我曰歸還我亦曰歸即濟西本事有明著宋人欲傳春秋而不于春秋全經二通讀之可謂知春秋者予吾故曰不以經解經而以傳解經則雖左氏尚有誤況其他也又宣代曹在二十八年至二十年始取田時本不合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免牲

郊者祭天之名以其祭于郊故名郊但郊祭有二一是報反之祭天子用之郊牲所云大報本反始是也一是祈穀之祭天子諸侯皆用之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

毛檢討春秋傳

此郊是祈穀之祭與報反異故當得用之而不爲僭盛報反
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用辛祭冬至祭于圜丘
皆子月也祈穀在夏正月啟蟄者正月中氣漢初猶然
蟄而郊孟春夏正月啟蟄者正月中氣漢初猶然啓蟄正月中皆寅月也
今四月卜郊用之四月正夏之卯月以啟蟄中氣多在下月
故三卜在寅四卜在卯皆係祈穀並未嘗僭而公羊乃以魯
郊爲非禮夫不行報反之祭而祈用祈穀猶非禮乎
魯用天子郊禘並無考據在春秋亦並不一見明堂位造爲
成王賜魯之說有云魯君孟春祀上帝于南郊天大略載孟獻子
郊夫春秋九卜郊其在孟春祖卜牲耳若卜郊則豈在四月
經文現在也胡氏安國春秋不信聖經而援明堂位無據之說
以駁大子疾不可解先儒謂雉記無理引孟獻子曰正月日
至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夏至可以有事于祖天曰可
以或況言恒禮不必即指魯君然猶爲春秋並無夏至禘廟
之說以爲其言妄誕況經書四月而傳必解爲孟春用天子
之禮此何說也據襄七年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祈農事也
而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后稷配本天子禮而魯得
行之即謂之僭不知此特以祈穀祀后稷非配天也鄭元誤
解禘嘗謂禘即郊也以譽配之而劉炫借以闡杜氏有云夏
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帝嚳配也逸以夏正之郊亦配
天之祭不知周未嘗以帝嚳配郊此顯然與孝經配稷國語
郊稷相反夫周正之郊配稷非配嚳夏正之郊配稷非配天
社稷本農官至周不改故祈農必祀之此與長至之郊截然
不同而謂嚳不當社稷是將使嚳無祖稷也若天本無二鄭
元謂有六天固非是但天一而隨時可名如四時無異天然
亦有蒼天昊天上天之稱故月令迎氣分祀五帝古伊
訓篇亦有越茀祀方明之文方明即五帝也周禮盟會亦以
壇遶祀五帝日月是諸侯不祀天因不敢乐言天而借稱五
帝此不必纏書文耀鉤有是名也特其稱帝爲蠻戚仲赤標
怒五名則不可耳若舊註謂此郊是祭蒼帝是因方春祈穀
之故與鄭元說周以木德王感生報本又不同
卜郊卜日也與卜牲不同郊用上辛雖報反之祭限在子月
然仍不限之長至一日凡子月辛日皆可用其日上者以上

更吉也若祈穀之祭則自啟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
謂不過乎分者不得過春分也或謂月令元日祈穀似與彼
日然元日與元辰對文元日謂下天幹如甲乙丙丁辰謂
卜其上旬仲舒所謂郊必以上辛者辛者新也故萬一不得
則又卜其次故三卜在本月四卜則必在後月以此月中氣
有進至後月者謂之下報若五卜則過冥然則卜日之數十
日一卜而穀梁泥于上辛謂一月一卜必得其上則四月四
卜其爲時爲候不知凡幾而尚謂冬至報天啟蟄祈穀何以
解之
左氏謂卜下日日牲謂先期卜牲特牲記云卜日日在宿
吉然卜日不吉則不得稱牲而但稱牛何則以不用也今不
郊而稱牲即爲非禮然觀成七年免牛定十五年改卜牛其
稱牛者皆指卜牲不吉者言則不吉稱牛吉即稱牲與左說
不合若公穀謂全日牲僞日牛則成七年牛不傷而稱牛何
也卜吉日從尚書鮑從筮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

獵三望
望祭名謂望而祭之禮凡郊祭必望祭山川之神以郊尊不
獨祭也然不郊則可已矣故日猶言可已而不已也但天子
方望無所不通諸侯祭域內名山大川今當限以三則正是
諸侯之禮但限域內也非僭越觀望則郊更可知也賈逵服
虔謂三者一是分野之星一是山一是川杜氏遵之公羊謂
泰山一河一海一是分野之星一是山一是川杜氏遵之公羊謂
一與日月風雲皆祭于壇不必望祭望則專指山川尚書望
于山川紫望秩于山川是也若河則非魯域內禹貢海岱及
淮惟徐州徐本魯地故鄭玄謂三望者海岱淮也此爲得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杜云自爲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傳有師字
晉襄初立圖秦師八滑晉大夫先軫以爲秦不哀吾喪而伐
吾同姓請邀擊之襄公乃墨衰絰與姜戎敗秦師于殽晉獲
二帥舍之秦伯乃素服郊迎且悔不用蹇叔言作秦誓今尚書有
名晉襄親在軍而稱晉人以先軫帥師襄不親將也或曰秦
不伐晉晉襄何必墨衰絰出軍知是其急此正三十年秦晉

圍鄭之役深有以中晉君臣之隱也晉文于圜鄭之役喪不
興舉飲恨而卒今秦伯無故伐鄭滅滑一似借以爲晉者故
先仲氏曰齊侯伐宋晉襄敢秦皆霸者之後羞其初心似未
可以施德報怨恒理妄爲解說此善于論世之言

癸巳葬晉文公
狄伐齊
公伐邾取訾婁 公作蠆螇
公子遂帥師伐邾
前二十二年邾來伐戰于升陘故此報之前嘗以不設備敗
故此亦乘邾不備連伐之胡氏謂僖公念母氏出師年邾嘗
須句僖母氏也爲魏禮遂義夫念母報怨其言禮義不大遠
公伐取還之也況鄫子魯壻而邾戕之國門其
能忘乎第公既伐邾且取嘗要邾則襄仲再伐似可以已此
亦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
晉人敗狄于箕
白狄伐晉晉卻缺獲白狄子 白本此作一節
冬十月公如齊 舊作一節
齊昭公我婿立已七年雖彼此聘問未親會也乃三十年狄
侵齊本年狄又侵齊故此以省難故如齊而還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據經莊公成公俱薨路寢寢門以爲得正通因有
以路寢爲正寢小寢爲安寢之說按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
謂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則天子
諸侯皆先路寢而後小寢燕寢似路寢爲正死必在是然當
考路寢之制在王朝爰辰之外南楹之間天子諸侯退朝門
而聽政治者故禮註曰此治事之所似未可以供衽息者故
鄭元亦云其曾若所不燕焉言其地實嚴非所當褻處也則
是薨于路寢者或偶薨于治事之所抑或屬纊之時遷于其
處如殷人殯西階檀弓之文及憲者則在小寢故小寢曰內寢
路寢曰外寢其曰正者如後人稱正殿正堂之類非謂死于
路寢爲正死于小寢燕寢即非正也況周禮遷亡所藉惟奉
秋一書而傳春秋者率願文立訓並無取証於左氏無解而
註三傳者見經文有路寢小寢高寢定公薨高寢 三名遂曰諸侯

二寢高寢第一路寢次小寢又次之是不惟與諸侯三寢
大異而又以路寢爲次寢之名則所謂路寢正寢其說安在
且高寢何據子解詁高寢名而附會之復
有遵陵干廬諸名然與春秋諸寢又殊竟不合且其說皆似
飲後遷尸西居于其所非禮也地凡此皆謬亡而不可考
者則但曰路寢正寢小寢非正即不然
小寢非正即不然
限猶不爲草率梅賾
先仲氏曰生殺皆不時所以災也
傳稱鄫人慢人伐許
晉人慢人伐許詳
文公 公名 與僖公子昭伯共夫人出姜薨謚惠公葬良日文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其改元時自當在既葬之後然或
冬盡遭喪遽當歲首則雖未及葬而已即有改元即位之事
此文之即位所以在葬僖之前也胡氏不識典例謂新君即
位必當告廟既當告廟則必易服而難於未有初喪服始成
而即可易服可離於者故太甲告廟伊尹攝行歲王即位尚
未成服其言甚辨殊不知改元即位商周不同商制踰月改
元周則踰年改元商祔一即位周有
兩即位兩即位兩即位者年毋論此時即位是逾年即位與遭
喪不同而即以遭喪言從來喪中即位並不告廟商書盛見
復于廟以永至既葬至既葬而祔于廟以卒哭至既葬而祔于廟
示弗祭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
安得有廟之可告若謂太甲嘗殷伊尹攝行則尚書明言嗣
王見祖太甲儀在未有身親臨葬而可二盬者且商周異制
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八日作誥遏然不同故論語于百官
總已日古之人皆然以爲此古制也孟子于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日魯宗國莫之行聚先君亦莫之行有三年喪並未行

使晉臣伐之圍成衛邑取其地後孫昭子而還守成其轉遣大夫而仍書晉臣從初師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何休曰書卿以上聘

衛人伐晉

前晉人伐衛衛使告于陳陳共公不平謂晉衛敵也不朝而伐之圍其邑俘獲其守臣何其甚也孟子曰君子以爲舌以爲庶見古道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時晉侯取戚而置其田故往會之此與宣十九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斂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郯子于稷辭例同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諡

傳楚子將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知之不可既又欲立庶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乃與其師潘崇謀以宮甲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弗聽遂自經商臣立以其室賜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禮凡君即位卿出並聘傳曰穆伯如齊聘禮也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前此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或以黑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仍使爲政至是秦謀報復重遏孟明伐晉歸于彭衙更爲晉所敗晉人謂之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拜君賜故稱之但彭衙不知何地公穀皆無師城如此則仍是晉伐秦非秦伐晉矣此必註有誤者若晉侯本禦秦而反稱晉侯及秦晉以晉襲有意何敘身親帥師蘇名爲客應而實則主之故書法如此胡氏必以此爲晉侯罪則不然此與僖二十二年楚人來伐宋而反書宋公及楚人例同

丁丑作僖公主

據傳凡君薨卒哭而祔而作主言旦祔作主非而考諸禮祔後始作主也而考諸禮文則卒哭在虞祭之後祔又在卒哭之後太振諸侯之禮五月而葬天子七月葬日卽虞而諸侯有七虞天子九虞七虞大夫而仍書晉侯從初師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何休曰書卿以上聘

衛人伐晉

前晉人伐衛衛使告于陳陳共公不平謂晉衛敵也不朝而伐之圍其邑俘獲其守臣何其甚也孟子曰君子以爲舌以爲庶見古道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時晉侯取戚而置其田故往會之此與宣十九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斂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郯子于稷辭例同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諡

傳楚子將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知之不可既又欲立庶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乃與其師潘崇謀以宮甲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弗聽遂自經商臣立以其室賜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禮凡君即位卿出並聘傳曰穆伯如齊聘禮也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前此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或以黑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仍使爲政至是秦謀報復重遏孟明伐晉歸于彭衙更爲晉所敗晉人謂之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拜君賜故稱之但彭衙不知何地公穀皆無師城如此則仍是晉伐秦非秦伐晉矣此必註有誤者若晉侯本禦秦而反稱晉侯及秦晉以晉襲有意何敘身親帥師蘇名爲客應而實則主之故書法如此胡氏必以此爲晉侯罪則不然此與僖二十二年楚人來伐宋而反書宋公及楚人例同

丁丑作僖公主

據傳凡君薨卒哭而祔而作主言旦祔作主非而考諸禮祔後始作主也而考諸禮文則卒哭在虞祭之後祔又在卒哭之後太振諸侯之禮五月而葬天子七月葬日卽虞而諸侯有七虞天子九虞七虞大夫而仍書晉侯從初師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何休曰書卿以上聘

衛人伐晉

前晉人伐衛衛使告于陳陳共公不平謂晉衛敵也不朝而伐之圍其邑俘獲其守臣何其甚也孟子曰君子以爲舌以爲庶見古道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時晉侯取戚而置其田故往會之此與宣十九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斂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郯子于稷辭例同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諡

傳楚子將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知之不可既又欲立庶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乃與其師潘崇謀以宮甲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弗聽遂自經商臣立以其室賜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禮凡君即位卿出並聘傳曰穆伯如齊聘禮也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前此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或以黑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仍使爲政至是秦謀報復重遏孟明伐晉歸于彭衙更爲晉所敗晉人謂之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拜君賜故稱之但彭衙不知何地公穀皆無師城如此則仍是晉伐秦非秦伐晉矣此必註有誤者若晉侯本禦秦而反稱晉侯及秦晉以晉襲有意何敘身親帥師蘇名爲客應而實則主之故書法如此胡氏必以此爲晉侯罪則不然此與僖二十二年楚人來伐宋而反書宋公及楚人例同

丁丑作僖公主

據傳凡君薨卒哭而祔而作主言旦祔作主非而考諸禮祔後始作主也而考諸禮文則卒哭在虞祭之後祔又在卒哭之後太振諸侯之禮五

則又祖廟父廟之定位凡先入廟廟卿于新君爲之父而繼入祖廟則又于新君爲之祖是以號世次言閔僖本兄弟而兢兢朝次言則在閔僖爲君臣爲父子而在文公則僖爲禰而閔爲祖故宗有司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言僖未入廟時閔猶父之廟而先僖而食者且三十三年僖在位之年皆然禰之年不可爲不久也若以父子論君臣謂而公羊又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以爲祀有何逆如文公之先父禰而後閔祖即謂之逆僖謂禰是親然則僖不得躋閔廟次之不得同世次有斷斷者若何休又云兄弟同次不分昭穆魯惠南向則隱桓皆北向莊公南向則閔僖皆北向其所云升亦但向分上耳則不然毋論宗祔所爭明爭昭穆與所言不合而卽曰同次同宮即祠異宮同即同宮則一廟無二主必欲通變或中一以祔如閔僖一祖一禰已若二廟而僖復有弟祔則閔僖之閔僖一祖一禰之閔一祔祖父謂之孫從祖祖是也非是是孤非是

謂之尊彝可乎

衛侯使寧俞來聘

寧俞衛大夫即寧武子也公與之享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公使開故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業習昔諸侯朝王而王享之則賦湛露諸侯獻功而王賜之則賦彤弓何敢干大禮以取罪戾

冬十有一月王寅夫人風氏薨

此禮例也夫人者莊之媵侄之母也媵無稱夫人者惟其子嗣位則母以子貴正名夫人以子餙爲君則邦人上下不敢于君之母有異稱也但適夫人在則喪統歸適雖不能備文至適夫人薨而嗣姑反哭成喪諸禮無一不備則并書日葬我小君某氏所以正其爲夫人之禮也今適夫人哀姜早已死齊則此稱夫人後此書葬于禮最宜而胡氏以爲越禮誤矣（詳見襄九年葬春秋書法謹嚴全在此例後此以子貴正夫人者二一宜八年一襄四年一昭十一年皆先書夫人某氏而後書葬我小君某氏前後一例並無異詞則此在僖行之謂之禮而在史官書之即謂之例故日此禮例也胡氏不識禮例先以此極詆風氏而後于敎嚴則與此所詆不合無所置喙但曰無如何夫無如何而可以詆經也乎風氏即任氏後何休曰任宿謚與之姓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襄王也榮叔者王國大夫榮宋而叔字者禮有飯含謂以物實死者口也周禮王府大喪共含玉杜氏註珠玉曰含賵者賵喪物也元年周制天子有賵送諸侯小君之禮其賵物等數惟二王之後有含有襚有賵有賻四者俱備若諸侯則含且賵而止小君亦如之是歸含且賵正與賵諸侯小君禮合無所過也胡氏不識禮又不識例妄謂天子賵諸侯之妾廢王法而亂人倫故天王制天以貶之夫母以子貴正名夫人在前已言之歷矣猶是諸侯之妾則已耳既正名夫人正名小君則書薨書葬書是禮來會葬亦是禮未有在本國已赴告喪葬而反罪天子以賵送者況書葬書是在後此宜八年襄四年昭十一年已有成禮書賵書天王賵前此隱元

年己有成例吾故曰此是禮例其不書天者闕文也（說見若莫）

公羊謂含賵宜二使今兼使非禮則雜記云諸侯相弔含襚賵臨同日而畢況天子乎穀梁謂賵早含晚兩不及事則邦國異地赴告不迭從未有能逮事者故諸侯既殯來含則以葦席承含物明殯葬之後皆可而胡氏曰論語所謂三思此其一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羊驩作讙）

傳晉襄公卒靈公少（襄公適子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即趙盾請立公子雍（襄公弟公子雍在秦）盾（趙盾）曰不如立公子樂（本公庶子樂襄公所出）趙孟曰樂毋滔且賤班在九人樂僖趙孟（趙衰）公庶子樂襄公所出杜伯之後鄧氏讓偏姑（襲公）而下之又讓季隗（秋女故班四）而雍仕秦爲亞卿焉乃使先蔑士會如秦迎雍賈季亦使召樂于陳趙孟乃伺樂至郫（晉地）使殺之孟之專而無禮如此餘見七年晉先蔑奔秦傳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殺梁（晉狐射姑下別作一節作夜）舍二軍（先蔑清原作五軍今復三軍制改擇請將佐以補趙衰等三軍之闕）已使狐射姑（即賈季狐將中軍趙盾（衰子佐之而陽處父至自溫（從使改蒐于董（亦晉地）易中軍（盾爲帥射（陽故黨趙氏至是日盾能使能國之利也及晉襄卒既葬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鞫居字）而賈季奔狄按賈季以私怨賈殺上卿而經書晉殺一似假國刑以貸其罪而賈季之罪反匿不著故策書有晉殺續簡伯而簡伯已有人而賈季之罪反匿不著故策書有晉殺續簡伯而簡獨不書但曰晉殺陽處父則此時先君已葬而新君未定誰殺之者是一書晉而必求其故以得其人此文例也公羊道聽造言晉君欲將射姑而處父諜沮及處父出射姑入而君與射姑言之射姑怒遂出刺處父于朝而走則一時之事此時晉襄方葬晉靈未立不知此君君是何君無理極矣穀梁襲其說頗知難通因作爲兩時之事謂晉襄與狄戰射姑爲將處父謂晉襄何人其況密有算歷見成事豈有直告所言如曙漢五代諸憨主者且晉自五年之冬諸將伐卒至六年春復

侵晉與晉伐狄之事穀梁徒以射姑出奔狄而遂日晉與狄戰此思鍰公羊之謂而仍有褊者乃前氏又造之何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月作祈）

告月告朔也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諸祖廟至月朔則朝于廟告而受行之其告廟之禮則諸侯用特羊論語所云告朔之餼羊是也至告朔皐則即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天聽朔于布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是告朔視朔本是兩事文公此時但不告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則并視朔亦亡之矣但此是閏月公穀以爲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喪期祭禮閏者附月之餘日也則不然）閏有氣有候氣候所至雖分屬前後兩月而并書之且不閏閏之爲義乎天子遇此月則聽朔于明堂閏門左扉而立于其中以聽此終月之政因作閏字象一王之居門內是閏以此名而反月閏不告猶舉矣臧朝廟有二解杜氏謂每月必告朝因朝宗廟是朝廟爲告朔設故曰猶朝于廟謂一事而不行在彼猶有行在此者如三望因郊面設而不郊而猶三望則謂之猶此本一事而分行者而孔氏疏謂是兩事告朔一事朝廟是朝享祭法所謂月祭者又是一事古者月朝必祭廟不關告朔在月朝行之謂之朝享在歲首行之即謂之朝正其日猶者謂不行彼禮猶行此禮也按日祭月祭見諸國語然不明言祭于何廟而祭法則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曰祭之二昭享嘗乃止（只時祭也）諸侯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是諸侯月祭未嘗及祖廟也告朔在祖廟所云諸侯受而藏諸祖廟者而月祭朝享皆在他廟安可以祖廟之朝廟混作月祭若歲首朔正則又合七廟五廟而並朝之其云朝正即朝享朝享即月祭皆非也孔氏云諱也

七年

春公伐邾（馬其誤須句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作鉤）

須句魯封內之國前此僖二十二年邾曾滅須句矣僖公伐

邾取須句蓋取而還之也至是邾又滅須句大公又伐而取之乃不還其國而以邾子在魯使守須句則絕祀之祀之雖（須句風姓成風同姓）降小之基一舉而三失備焉

所取未必得也前此書取此亦書取則此書取似乎無別而實有別者凡取必我得之則此書取與前此書取而爲我得矣亡何而今復書取是前此得也前取未必得而書以見策書此書例也若其義傳文所謂因經以見傳因傳以見策書此書例也若其義則此書取與前此書取而義自見舊其于書例無與焉說見前

冬公伐邾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鄄地）

公以晉侯之立與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其不書諸國名者以公後至未嘗以國通也此與後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並同

冬余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涖臨也作莅）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婦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以外孫之故厚賂之也至是郯又滅須句大公又伐而取之乃不還其國而以郯

公子邛（邛南梁縣皆路公盛也司馬彪曰以死司城為意諸公子得為致師于府人而出則來奔（傳例又云公以其官通之繼之通以原官爲）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求金即求賻供葬用也不稱王命者太葬也王無命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例同毛伯見前）

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京師辛丑葬襄王（公薨辛丑下則作一節）

公不親往而使卿共葬事非禮也說見隱三年天王崩傳得臣叔牙孫（即莊）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前此晉蒐于夷晉襄將登其鄰父先都為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而趙旃（趙衰佐之（在前及禦奚師又奪蒯得田于董（在前七年）至是其鄰等賊殺先克晉人討賊乃殺先都梁益耳其不書賊殺先克者以不告故也大抵國殺大夫原係重事然告則必書不告則不書並無義例而至于書例則弟書其事而其義自見亦並無書名書人之法行乎其間如此稱晉人謂彰國討書先都者謂正賊之名則前七年宋人殺其大夫是大夫為賊殺者也而彰國討可乎前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大陽處父為賊殺者也乃又書其名然則賊書名為賊殺者亦書名可乎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其鄰父

此亦晉討賊書也事見前傳其不同月殺者以得情有先後也及者次及之也此及字與裘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例同殺梁不通書例謂其鄰父累及之故稱及是以晉殺君及荀息宋殺君及孔父仇牧為例矣之甚遠而胡氏過遵殺梁遂謂三人中必有可從末減者夫其鄰父首惡而可末減乎據傳尚有嗣得梁益耳二人在經文外其討之周羅無少遺者以先克黨若是時盾為政而恣刻情以行之故得如此矣（此論事論理與褒貶大義不關之義而傳例必據其文故不比傳事）

楚人伐鄭公子逢曳帥師救鄭（公子逢公子逢之孫以其官通之繼之通以原官爲）

傳范山楚大夫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伊洛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逢曳帥師救鄭（傳例又云公以其官通之繼之通以原官爲）

其不書諸大夫名以不及戰不知帥師何人也左氏曰緩緩不及也

夏伐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癸楚殺王子延尹子文從子也春秋諸國來聘

此楚殺王子也椒音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也春秋諸國來聘

凡二十有八無不書例者所以重往來之禮而尊王制也楚

凡三聘僖惟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以此時甫通中國國

號未定故不書爵此之書子則與襄二十年楚子使薳罷來

聘例同胡氏謂書爵以進之誤矣若殺梁謂書大夫名者褒

其來我則椒本令尹司馬氏楚卿豈大夫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穢

此秦康公遠慕譎華欲修敬于魯無以為辭因習泉

之盟泰先公與僖公與齊桓假會而周制合穢可致葬後（見子卷禮吉說）

僖公之母本陵國歸穢恒禮而周制合穢可致葬後見子卷禮吉說

是以距僖喪十年成風五年而仍為是舉甚盛心也但僖

與成風本是陋禮孔疏所謂二穢一使而弁致之其先僖公

者以僖先薨也其不言及成風者以成風君母公羊所謂子

貶殺者亦書名可乎（此與隱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同其稱

夫人與仲子不稱夫人與仲子不稱之義同）

楚人伐鄭

前年火厥務虞子逃歸故伐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羣無仲字僖公會作匡）

傳叔仲惠伯會郤缺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承筐

秋曹伯來朝（傳例又云公以其官通之繼之通以原官爲）

公子遂如宋

傳襄仲聘宋且貿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此夫狄也見後）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魯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前此令狐之役晉實無禮雖八年傳秦有取武城之舉猶報

師也至是傳云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人伐晉取北徵則

晉不謝過而驕兵負釁秦人之伐之宜矣何伏無識以書秦

為貶以狄禮而胡氏遂謂不順義理專以報復為事夷狄之

道夫不責施者以義理而單責報者已不倫矣況報者欲已

而施者不厭誰則執辜禮而拱手聽之若胡氏謂少梁之取

不見經則前此武城之取亦未嘗見經也此皆偏詞之無當

者也春秋書例凡君大夫皆在軍而不知其跳師踰則稱國

此與七年徐伐莒成三年鄭伐許略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關氏楚大夫子西也宜申初為商公既而改為工尹疑

有讒于楚子者而心不安也乃與子家謀弒楚子事覺而殺

之并子家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杜云義與二年同）

及蕴子盟于女栗（頃王新立故也蕴子見僖十年女栗地闕）

冬狄侵宋（連作一節本與下文）

公子遂如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羣作屈）

楚子會陳侯鄭伯蔡侯麇子于息逢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

伐宋宋華御事曰楚窮我也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遂楚子而

聽命焉楚子乃田于孟諸而還其不書諸侯者以次厥貉時

蔡侯也（厥貉地闕）

蔡侯也（厥貉

十有一月

春楚子伐麇（公作

前年火厥務麇子逃歸故伐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羣無仲字僖公會作匡）

傳叔仲惠伯會郤缺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承筐

秋曹伯來朝（傳例又云公以其官通之繼之通以原官爲）

公子遂如宋

傳襄仲聘宋且貿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此夫狄也見後）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魯

處父聘于衛（聘例時月皆以事至也此處父聘衛以事至而月之非例）

公使寧俞聘于周（俞衛大夫聘例時月皆以事至也此寧俞聘周以事至而月之非例）

公使甯俞聘于周（俞衛大夫聘例時月皆以事至也此寧俞聘周以事至而月之非例）

衛侯使孫林父如晉（孫林父衛卿聘例時月皆以事至也此孫林父聘晉以事至而月之非例）

衛侯使孫林父如晉（孫林父衛卿聘例時月皆以事至也此孫林父聘晉以事至而月之非例）

秋晉侯使郤缺來聘（缺郤缺也）

衛侯使寧俞來聘（俞衛大夫聘例時月皆以事至也此寧俞聘魯以事至而月之非例）

秦伯使術來聘（術秦大夫聘例時月皆以事至也此術聘魯以事至而月之非例）

冬十有二月丙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先都晉大夫）

傳先都士穀梁益耳三子者（三子先都士穀梁益耳）

欲以車二十乘先入公宮（車一乘甲士三人）

使其徒先至（徒步卒）

殺諸門中（門中門內）

三子者以其族反（三子者各以其族反）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其鄰父

秦人伐晉（伐例時月皆以事至也此伐晉以事至而月之非例）

宋子哀來奔
傳宋魯哀爵封人也諸已後爲宋卿至是以宋公不養出而待放遂來奔此春秋之高指有難來奔必書原是史例然志可嘉也此皆書其事而義自見皆杜氏以書字貴之則安知去氏非賤之者左氏所云貴豈在是乎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子叔姬
齊錡公子元侃弒其君舍舍之母則魯女也魯侯禦侑告于王請以王命討之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子叔姬以歸王請以王命誅單伯親求賂姬于齊諸公妻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其不稱夫人稱子叔姬以義與齊猶比之室女士喪禮所稱女子子者是也夫以弒君之賊魯不能討天王不能正其罪弟請其還母而是辱如是則周之衰魯之弱齊之暴道無道弟書事而義皆見焉

十有五年
春宰孫行父如晉以執單伯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者華耦爲宋司馬官其稱孫以華氏之孫如魯之稱臧孫季孫據此則益信書官書名書氏書字之無所取也前新城之盟公與宋公同會宋地故宋復來盟修同好焉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碧伯卒時請歸葬不許齊人謀曰鮹棺而葬請堂阜魯邊邑地魯必取之十八以告十邑大夫人告惠叔猶豫以爲請前惠叔請上地魯以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其葬視其仲皆以異隊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月者夏四月也周制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而用幣于社此伐鼓於社之用牲皆非禮也說見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傳
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伐之盟城下而還
該齊人侵我西鄙孫子叔姬歸寧也

季孫行父如晉告齊侵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穆伯晉侯使郤犨來聘公以齊難不與會其不書諸國名者正以公不會則未能以國通也說見七年盟扈傳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此歸大歸也夫死子殺賤人立無所依則歸所自來此是恒禮但此與文公出姜同一大歸而出姜則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此則書婦人來歸子叔姬以出姜歸齊姜自爲之子叔姬則皆我所稱諸侯我齊也齊人爲之也此文例也詳一稱夫人齊侯使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
十有三年
春晉人來歸子叔姬
此歸大歸也夫死子殺賤人立無所依則歸所自來此是恒禮但此與文公出姜同一大歸而出姜則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此則書婦人來歸子叔姬以出姜歸齊姜自爲之子叔姬則皆我所稱諸侯我齊也齊人爲之也此文例也詳一稱夫人齊侯使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將與魯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閒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親朝者謂告朔後聽視此月之政也見六年閏月不告朔傳
自二月至五月凡四月不視朝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郯
郯公作犀穀作棠公羊穀作酇
魯公使榮仲納賂于齊侯故得盟郯郯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
哀姜
櫟樂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僖公至傳
姜氏以爲妖也欲禱之

秦報崇之役（元年冬）伐晉圍焦（晉河外邑）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晉河南山名）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前二年九月）楚鬬椒救鄭盾師復還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公作臯）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辱夫）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即隨會也文七年與先蔑奔秦十二年晉樂書荀偃韓厥范匄士會還晉十三年與郤至同以杜伯人之討之者此難深文然盾先進諫盾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公作目）不省曰吾知過矣會盾稽首曰人孰無過過而知改善莫大焉（既而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不忍賊觸槐而死（公乃飲盾酒伏甲將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而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獒焉（獒猛犬能人意咬人）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明死（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請以遺母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甲）倒戈以禦公徒而免之問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不告而退于是趙穿（盾之從父）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乃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朝于武宮）（據傳稱趙穿弒君而太史董狐書盾弒盾實未弒也春秋責備賢者且以防漸故強加之罪其在史官爲謹微而在宣子則爲受惡至今稱之無異詞焉嘗考春秋君二十有六而其實書弒君者則二十有三若其可疑者有四則此與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髡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皆未嘗親弒其君而陳乞與楚公子比爲一類雖不弒而實弒之與謀微受惡之說迥然不同夫穿本盾弟亦本盾黨秦晉之戰皆二人相爲最厲穿挑戰河曲而遁卻隨之（文十二年）穿侵崇而盾實聽之（元年）盾之出山焉知不與穿相期而彼不伏也吾即以反不討賊四字詰之天太史之爲此言者豈謂其事已往吾將以此定爰書哉以爲上卿既返正當討賊果能討賊便可無罪故大聲以急呼之蓋欲其殺穿以謝先君不欲其受惡而逃已也夫賊假人手何如解免簪纓戟兽相倒殺公子彭生以卸過晉侯射殺害陽處父則必殺續鞫居以委罪縱同謀不忍猶當劓愧以自白況本不相開則必大審其出果之人驛施于國盡其家不足伐于公有司以繼之宋公子鮑之弒其君幹白也傳云鮑禮于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國之才人無不事也親自垣以下無不恤也夫然後一出而衆皆歸之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誰是衛也陳完之殘國操莽之移天下皆在于是是趙氏分晉實始于盾尚何弒與不弒之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合下作一節讀以改卜下別作一節）

郊祀在三月然必先祀一時豢養之（公羊証：滌宮名養帝牲三年之處也每一年一易故正月十牛雖所卜者既傷其口再卜者又死而三月之期依然不減則何難三卜而遂廢不祀則非禮矣故傳曰非禮若公羊謂卜祭二牛一是帝牛在滌宮三月一是稷牛即后稷配天之牛惟其是親（臧親牛體無傷或害不養滌宮）故帝牛不吉則扳稷牛而卜之若又不吉則已之並不三卜此與傳義稍不同然周禮不傳而戰國諸禮又別無可據且春秋郊牛因死傷而廢祀者二皆再卜而並卒三卜則似公羊此說猶差可信者若胡氏謂匡王未葬公當在囚服之中而遽行郊祀爲非禮則不然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越紼者謂天子在殯輔車設紼而遇有郊祀則越而行之謂之越紼故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惟五祀不行其尊于五祀者無不可行若既殯未葬即五祀亦行矣況郊祀乎是以杜氏云不以王事廢天事正以郊者天事也天事則何可廢也胡氏言非也

猶三望

望以郊及不郊何望故傳曰非禮若魯三望是海岱淮非河海岱也（說見僖三十一年傳）

葬匡王

天子七月而葬今止四月可謂禮乎（說見隱元年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羲倶無字陸公作賁）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楚子自謂爵之大小轻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鄭白元年秋背晉即楚侵陳宋救晉隨合諸國伐鄭柴林而晉大夫解揚爲楚所囚其冬晉宋復伐鄭不克至二年春則宋鄭大隙之媒鄭且獲宋華元焉故至夏而楚旨合四國伐鄭以報大棘乃楚師救至而旨即引還至是晉人囑伐鄭及鄫鄭不得已與晉平而隨會入盟楚人乃惡鄭人之貳于晉也于是侵鄭此賈晉人無道必強其服已以嫁禍于鄭其中是非亦但書其事而善自見者若其不書晉人伐鄭與晉鄭平者以晉鄭不告故也胡氏謂鄭人即楚則書伐以貶之鄭能歸晉則不書平以褒之誤矣晉楚兩大各爭宋陳鄭三國不過以牧民之心兩不相下致爭臨弱小使之東西奔命無所適從向使大小相恃力能庇護則小之事大何難從一而乃朝攜之而夕棄之小國何辜長逸勞思誰適是依而窮儒無識又且疏春秋之法以妄繩之謂朝從晉則朝褒暮從楚則暮貶而於是三國之寃魂無可告矣春秋書事以諷世此晉楚爭國係文宣以後一大變局春秋屢書但有責晉楚而並無責宋鄭陳之理此義一定則時而責晉時而責楚開卷瞭然雨虎嘷風虛附盧必起而東西顧之乃司猴若不讓兩虎而反讓虛之東西顧其可遊乎

秋赤狄侵齊（赤白二種以赤衣白衣分別稱名）

宋師圍曹

前文十六年宋文公弒昭公十八年宋武氏之族將因昭公子奉司城須（文公以作亂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華之館逐出武穆之族至是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興師圍曹誓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羞鄭穆公

初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嘗夢天使與己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子穆公名之曰蘭至是病日薦至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鄫莒人不肯公俟莒取向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地闕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而盟于黑壤王叔桓公（周卿）貳臨之但晉侯初立公未朝晉又不使大夫聘晉八止公于會而不詰其盟至葛陵而後稱歸改黑壤書會而不書盟爲國諱也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遂使晉不知何事但受命而留疑疾亦行若賓死未將命猶有俟于郊而造朝使介將命之禮故哀十五年傳云朝聘而不以尸將事今遂之返亦不知何故然以下辛亥觀之則應是以疾返若叔仲氏曰有疾而還無疑非禮也黃齊地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者禘也凡大祭曰有事故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亦是禘祭與此例同但此兩事合書以公子遂之死適當祭日故上以辛巳冠之而書兩事于其下其不廢祀者猶曾子問曾禘郊社禮甚既練則有天子與后喪即祭之禮無變禮況垂在齊地豈有死日即起至者此時喪侯未聞焉能變死哀哭云云
若其稱仲遂者仲本遂字故或稱襄仲或稱仲傳所云仲爲氏之字爲氏而荀其賜氏則不必王父命本身之字亦皆可賜臧生不賜氏必侯其身死而後賜之故宣公德仲立巳急褒仲之死而賜氏焉其稱仲遂則即字賜氏亟非史官書法有所參預且亦並不在春秋侯貶之例觀仲遂之子稱仲嬰齊則知是賓氏父子相承並無假借可驗也公羊不識例但知孫以王父字爲氏而不曉賜氏遂疑嬰齊爲仲遂王父故有是氏因于歸父奔齊接造爲嬰齊傳歸父之說以亂經傳若歸父奚齊仲之子歸父奔齊經書其名嬰齊書字皆當重出一起一續彼此相繼之事此本
經傳所無有者儻或有之六大纂僞不學純與天子諸侯不同天子諸侯以君臣爲父子故愷之纂周卿子纂父歸父與嬰齊同爲大夫非君臣也嬰齊襲魯纂兄亦不至呼兄爲父呼父爲祖而又大夫爲後祖是纂爵尊非纂人如鄭厲公立叔現後叔現去纂絕武仲求爲後于魯是時武仲現在也六大始繼絕大夫士庶並無繼絕如近代時俗之禮故文十四年公孫敖卒于齊敖之二子則文伯與惠叔也文伯以其子孟獻子少因以已纂敖之曾孫之惠叔然而文伯未嘗子惠叔事之顯然者況春秋書法當枝全經公孫敖也此皆春秋近經傳所無而後並不一覩如公羊是說弟知仲嬰齊卒而不知有仲遂本夫嬰齊之父已氏仲矣近代吳俗多有以弟襲兄嫂爲兄嫂爲父母者此敗倫化之極而長洲汪氏且復引公羊那說以爲之據陸乎六經從此掃地矣是不可以不辨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經書繹之明日又祭之名鄭喪不廢祀而繹本輕殤且齊魯埃境日期赴可以達而猶不已也若萬人去籥則祭必用樂而樂必無萬舞者文舞用羽籥右手執翟左手執籥戚舞用干戚右手執干左手執戚文舞武舞之象名其舞而去籥者以武舞用干戚右手執干左手執戚文近吉而武近凶故稍去文以示凶哀之意而公羊分萬籥爲二籥且曰萬者干舞籥者籥雜則萬舞用下承之以執籥乘翟皆不通矣若杜氏以萬舞爲萬人去籥之說而誤者夫樂以聲爲主萬舞必欲去聲將必詠歌之盡亡而萬却何以爲乎
禮庶人戀封而葬不爲雨止言惟庶人葬事忽略戀封便葬故不爲雨止自大夫以上葬事煩多雨即止之然且葬澶不造說而于全經前後並不一覩如公羊是說弟知仲嬰齊卒而不知有仲遂本夫嬰齊之父已氏仲矣近代吳俗多有以弟襲兄嫂爲兄嫂爲父母者此敗倫化之極而長洲汪氏且復引公羊那說以爲之據陸乎六經從此掃地矣是不可以不辨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經書繹之明日又祭之名鄭喪不廢祀而繹本輕殤且齊魯埃境日期赴可以達而猶不已也若萬人去籥則祭必用樂而樂必無萬舞者文舞用羽籥右手執翟左手執籥戚

夏徵舒弒君寘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楚靈之公如葉公白公類）皆慶寡人女猶不慶何故曰夏徵舒弒君討而戮之義也今縣陳則貪其富也以義名諸侯而以貪歸之則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其二大夫每鄉取一人以歸謂之貢州每鄉取一人以成一州按晉白文七年後趙氏怨王盟中以其討夏氏所屢故名夏徵舒繼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楚莊當興霸之際晉徒畔忿度必不能勝以致三國受釁東淺西創者垂二十餘年究之厄運將裂使楚得大肆其威今年入陳明年入鄭又明年入宋三國惡復幾乎滅盡卽晉自穆能霸六卿二帥亦將舉而並喪之卽之一戰夫然後憤氣稍息自宣十三年至成六年晉楚爭鄭偶見于經而陳宋則終不及焉然則晉君臣之庸惡不道徒鵩入國爲何如矣若夫楚之無禮徒知討賊而不知孔儀之當正法左氏稱善固不必然亦何足貴焉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自十年夏被弒至此已十二月矣）

楚子圍鄭

前年楚來討鄭用子貢之言已從楚而有辰陵之盟其冬晉復來討以其盟于辰陵也鄭復徼事之至是楚復圍鄭卻有七月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吳于大宮（鄭禮且卷出革示替也見定）吉于是國人大哭守陣者皆哭楚子退師聽鄭入修城而復圍之三月（九十日）而後克入自皇門至九逵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惟命其罰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唯子許之是望也楚子許之退師三十里與鄭（鄭以子貢爲質）盟（楚滅九國以爲每令歃君之惠也非所敢望也楚子許之退師三十里使潘尪（楚大夫）入盟鄭以子貢爲質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黶佐之趙括趙同趙嬰齊荀騅荀首趙旃同佩（爲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及楚平桓子（荀林父隨武子士會欲還歸罪於子荀不可先以中軍佐濟河桓子不得已乃會時楚子北師次于邲鄭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俱濟時楚子北師次于邲鄭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侯以屬晉之公如楚公白公類）皆慶寡人女猶不慶何故曰夏徵舒弒君討而戮之義也今縣陳則貪其富也以義名諸侯而以貪歸之則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其二大夫每鄉取一人以歸謂之貢州每鄉取一人以成一州按晉白文七年後趙氏怨王盟中以其討夏氏所屢故名夏徵舒繼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楚莊當興霸之際晉徒畔忿度必不能勝以致三國受釁東淺西創者垂二十餘年究之厄運將裂使楚得大肆其威今年入陳明年入鄭又明年入宋三國惡復幾乎滅盡卽晉自穆能霸六卿二帥亦將舉而並喪之卽之一戰夫然後憤氣稍息自宣十三年至成六年晉楚爭鄭偶見于經而陳宋則終不及焉然則晉君臣之庸惡不道徒鵩入國爲何如矣若夫楚之無禮徒知討賊而不知孔儀之當正法左氏稱善固不必然亦何足貴焉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自十年夏被弒至此已十二月矣）

楚子圍鄭

前年楚來討鄭用子貢之言已從楚而有辰陵之盟其冬晉復來討以其盟于辰陵也鄭復徼事之至是楚復圍鄭卻有七月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吳于大宮（鄭禮且卷出革示替也見定）吉于是國人大哭守陣者皆哭楚子退師聽鄭入修城而復圍之三月（九十日）而後克入自皇門至九逵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惟命其罰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唯子許之是望也楚子許之退師三十里使潘尪（楚大夫）入盟鄭以子貢爲質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黶佐之趙括趙同趙嬰齊荀騅荀首趙旃同佩（爲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及楚平桓子（荀林父隨武子士會欲還歸罪於子荀不可先以中軍佐濟河桓子不得已乃會時楚子北師次于邲鄭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侯以屬晉之公如楚公白公類）皆慶寡人女猶不慶何故曰夏徵舒弒君討而戮之義也今縣陳則貪其富也以義名諸侯而以貪歸之則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其二大夫每鄉取一人以歸謂之貢州每鄉取一人以成一州按晉白文七年後趙氏怨王盟中以其討夏氏所屢故名夏徵舒繼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楚莊當興霸之際晉徒畔忿度必不能勝以致三國受釁東淺西創者垂二十餘年究之厄運將裂使楚得大肆其威今年入陳明年入鄭又明年入宋三國惡復幾乎滅盡卽晉自穆能霸六卿二帥亦將舉而並喪之卽之一戰夫然後憤氣稍息自宣十三年至成六年晉楚爭鄭偶見于經而陳宋則終不及焉然則晉君臣之庸惡不道徒鵩入國爲何如矣若夫楚之無禮徒知討賊而不知孔儀之當正法左氏稱善固不必然亦何足貴焉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自十年夏被弒至此已十二月矣）

楚子圍鄭

前年楚來討鄭用子貢之言已從楚而有辰陵之盟其冬晉復來討以其盟于辰陵也鄭復徼事之至是楚復圍鄭卻有七月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吳于大宮（鄭禮且卷出革示替也見定）吉于是國人大哭守陣者皆哭楚子退師聽鄭入修城而復圍之三月（九十日）而後克入自皇門至九逵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惟命其罰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唯子許之是望也楚子許之退師三十里使潘尪（楚大夫）入盟鄭以子貢爲質焉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使宋伐陳又親伐鄭總以其貳于楚也夫以臨滅之存之國而惡其乞存而必伐之豺虎無是矣是時晉但蒐鄭而不入猶畏楚也鄭伯乃如楚且使子張代子貢而遂（楚者）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曰時申舟怒宋公僕）鄭昭宋簡（言一簡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字）以子（及宋人止之華元曰遏我而不假道鄭我

此河乃先歸使其介樂京巖待命于齊齊侯使高固晏弱蔡
朝南郭偃赴會高固先逃晉乃會于斷道而執蔡朝晏弱南
郭偃三人既而用苗賁皇（楚鬬椒之言使逸之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宣公母弟也左傳云凡大子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
弟此策書通例使然若簡書則不同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
公不在亦稱公子昭元年陳公子招昭八年陳侯之弟招則
公不在而公子與弟皆可稱弟無一例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以斷道之會齊侯不親至爲討齊侯乃會晉侯盟于繒以
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遂還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此邾大夫就鄫殺鄫子也凡大夫不得名則皆稱人說見前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爰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筆逆齊喪
公孫歸父以公命如晉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喪仲殺子惡是臧孫叔孫教文忽曰當
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臧孫請去之逐逐
東門氏子家（歸父還及筆壇帷除地爲壇（君薨當殯于廟此殯于路寢帷而張帷復命于介復命于君君薨而介不得至殯則立外馬位外南鄉哭出祖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今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逐奔齊
成公（公名黑臀宣公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也無冰則冬之恆燠矣

三月作丘甲
前斷道之盟晉侯以齊侯不至邀衛伐齊時宣公與盟而又
使公孫歸父末好于晉齊實怨之至是將伐我而我爲預備
因作丘甲傳所謂臧宣叔令修賦緒完正謂修此兵賦也但
丘甲不可解在諸書俱無明文惟杜氏引周禮井司馬法作
解似乎可據然猶有未合者據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甸則丘者十六井甸者六十四井也而司馬
法則云四邑爲丘丘出一乘四丘爲甸甸出長
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四丘爲甸甸出長
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
備具謂之乘馬之法今魯以用兵之故增益兵賦以一甸所
賦車成一丘故曰丘甲則無論國家增賦必正多加少
若以四丘之車而責之一丘則四倍加賦定無是理乃即司
馬法而周禮小司徒註所引與此不同彼以百井爲成成出
革車一乘甲士十八徒卒二十八其出車之井與甲士徒卒
數俱不合且此司馬法者非他即齊景公時司馬田穰苴所
著書也穰苴變齊法改管仲內政竝非周制且其人在昭定
之閒成公此時尚未有此法也況出車與出甲截然不同古
賦車之法不傳其散見諸書者大抵鄉遂賦人都鄙賦車而
賦甲楯諸器則皆官制而官給之如周禮司甲司兵當出車時
甲楯名曰授兵及其還軍則仍收之官名曰受兵輸
者以屋甲蔽楯屋甲即甲是車甲是甲春秋凡出車名曰
甲楯之數則是列國用甲各爲定賦而魯以外備齊難亦今
賦甲使每丘出甲若干勒以爲制謂之丘甲蓋賦以丘爲準
如魯定田賦孔子曰以丘足矣亦謂丘有十六井可相準耳
其後魯各有甲定十年圍邸以叔孫氏之甲出于邸門哀十
一年齊師伐我有季氏之甲七千皆以是也若襄梁謂一丘
士農皆使作甲則騶四民而爲工勢有不能若胡氏據唐太
宗兵法謂周制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四丘出七十五人止
三甲今增二十五人使一丘出一甲可得四甲則周制竝無
二十五人爲一甲之事且僅增人數則既非賦車又非賦甲
直是李世袖于之法全非古制況周禮大司馬起徒設法凡
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鄉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故小司
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不問車甲但徵徒兵在周制
亦自有法何得遽以唐制溷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宣叔名許文仲之子以齊難之盟赤棘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羌作貿
前文十七年周大夫甘歜乘戎飲酒敗戎于邬垂而戎憾之
至是年春晉侯使瑕嘉（即瑕嘉平戎于王王使單襄公如晉拜
成劉康公季子以爲戎無可乘間也叔服（內史叔服謀曰戎服（戎謀困不憊遂
伐茅戎而敗績焉
冬十月
二年
春晉侯伐我北鄙
齊伐我圍龜（魯邑）填公之孌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邑門）龍人囚之
齊侯請勿殺不聽賂諸城下也（賂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
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社註
無丙戌在五月一日
衛侯以齊師伐曹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遽齊師自伐魯還
遇于新築石成子（即稷石）欲不戰孫子不可遂敗績時齊人（孫孫良夫）
將獲良夫幸新築人仲叔于奚（守新築大夫稱新築人僭孔子父鄹邑大夫稱鄹人類
救之得免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晉公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作丰

孫良夫還自新築不入國遂如晉之師會臧宣叔亦如晉皆
主卻克晉侯許以七百乘而卻克請增之至八百乘遂將中
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齊衛此以前
盟斷道時晉使卻克徵會于齊齊侯不至且帷婦人以觀克
而笑之故以報也至是臧宣叔逆克從齊師至于靡笄（齊山名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甗之癸酉師陳于靡笄齊侯以逐丑
父爲車右急于戰不介馬而馳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而未
鼓未絕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
名）逢丑父與公易位（易代將死及華泉驂絓于木車止丑父易
轅車而代使公逃韓厥俘丑父獻之卻克克縱之齊
侯還車使車人求丑父之人三出（言出入晉師乃入自上與
擊馬陘（晉齊境上地齊侯賓媚人（即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以
求成晉人不許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蕭國名同叔蕭君之
也蕭尚復故母故曰蕭君女也公羊作蕭同姪子姪謂同國名
則國非戎狄無二字者從采作蕭同姪子之母則益無解矣

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恒互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者不問夏宗伯稱新鬼大乎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互原葬為見前非聰極矣凡此皆事而義自明者何煩去日去諡如俗所云而並不一及何耶

夏公如晉

盟盟為之不得已也

鄭公子棄疾師師伐許

許久服鄭隱十一年為鄭所滅至桓十五年而後許復有其國嗣此經屢書鄭伯伐許為討貳也及僖六年楚入圍許後則鄭不能再有許矣今乃以許恃楚不事鄭而與師伐之則鄭以强大陵弱小罪在强大此一定義例而又以已所服事之楚而徒以許貳而聽與楚爭此在義理與事勢兩有未便而謂鄭可為之乎故夫子于鄭之伐許凡二年之間三致意焉

公至自晉

是時晉與楚永和歸楚公子罷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此郟之戰為晉以求知罃凡凡為是所俘者楚子許之

秋叔孫僑如師師圍鄆

鄆者汶陽之田之邑也齊不伏取故圍以師焉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赤狄

廧咎如者赤狄之別種也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種中故復討之壞傳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八字則必經有廧咎如潰四字而左氏以已意釋此句今闕之耳

冬十有二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二為晉來聘盟恐承楚也荀庚者荀林父之子二年齊將伐我臧宣叔與晉侯盟于赤棘宣七年衛侯欲為晉致魯而使孫良夫來盟至是皆報之其兩盟兩日以各聘不合故也一二卿不係國以承上晉衛文也胡氏據劉敞之說謂書及不

書公及二卿之抗二卿不繫國見逐事之尊則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此時齊求成未敵抗也且以君命來未嘗專也然前晉及不書公書國佐不書齊何若晉而申敬禮者殺齊地

鄭伐許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共公新立也

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餱請殺餱者野饋之名所以畏晉而申敬禮者殺齊地

梁山崩

記異也傳曰凡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土盛降服撤樂乘縵車魯徹樂自出次今于魏階陳玉史辭自異以禮行禮之神梁山晉地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此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鍾牢 鄭地

同盟鍾牢為鄭服晉也時天王崩四十日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敖伯禽五世孫有武德貸朝周而宣王靈之諸侯事周親自高祖而上則皆祔之魯惟伯禽不祔今魯以尚武功之際特立武公一宮為不祔之廟其名宮者以太廟稱廟羣公稱宮也其名武宮者以晉曲沃武公為不祔之廟亦名武宮今效之一以崇武也其又名世室者以世世不祧王則世世不毀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天子之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惟崇武故特加文字以與武相對左氏斷以已意謂以寧之功立武功豈爾二年夫鞏弗魯功雖旁人皆知之豈有魯君臣親受晉辱而宥貪晉功為已功者若如宣十二年楚子云為先君之宮以告成事則此係行軍之際各薦邊豆以出戰而及子戰勝則就其戰地設宮告王如大傅所稱牧室為牧野告捷之處何嘗在國中特立一廟且其所載王歷係遷主然宣稱尚書所謂用命賞于祖賚于門所謂以幣告祖禰是也其于武公何與焉

取鄆 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此大師也大歸猶稱帥若雜記諸侯出夫人未致命以前仍以夫人之禮行此時未致命故稱帥徐邈云二師之後與會晉以其

仲孫蔑如宋 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音公作秀

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餱請殺餱者野饋之名所以畏晉而申敬禮者殺齊地

梁山崩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共公新立也

三月王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脅出杞還故來朝之辭也

夏四月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三月葬何速也

秋公至自晉

公如晉四見公不以禮及公歸欲求成于楚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然國大臣睦而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武楚雖強非吾族也乃止

冬城鄆 公作

鄆魯地名冬而城鄆亦與時合但文十二年已城諸及鄆矣此又城之豈一地兩城耶按杜氏于前城鄆註云此是東鄆為吉魯所爭地今所城為備晉而設即後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于鄆吾其地在魯西名西鄆與前不同

鄭伯伐許

此鄭伯也鄭襄自去年夏冬兩伐許而死今悼公喪未除年即逾公孫申帥師以還許田許入版之展敗詳鄭伯乃親伐許取頴北之田是時晉樂書荀首士燮俱帥師救許伐鄭以救許之卑已伐之以鄭方爭楚楚不悟鄭伐許之卑已攻其所必救鄭伯于楚與鄭訟而鄭不勝楚乃執皇戌歸鄭伯館于太宮楚聞請成于晉先與晉趙同衛孫良夫伐鄭取頴北而還鄭伯逆于鄢

當憤然思去而尚責其綏也乎春秋十二公惟成朝京師（僖公朝王所耳）然已在十三年矣綏乎否耶

冬十月癸卯杞伯姬卒

叔姬雖來歸而杞伯侯之請歸季于杞則不終歸矣故稱杞與文十二年稱子叔姬卒不同

晉侯使士燮來聘（特筆）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八邾人伐邾（左公叔孫下別作一節）

晉士燮來聘特謀伐邾以邾事吳故也夫吳伐邾晉伯王不能救師及伐邾後又不能討吳以辟後患徒使受賕之國以苟存而乞成者乃甫成而討武之師集于城下惡盈貫矣是時公賂變請緩師變不可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衛人來媵

此以我將嫁共姬而來致媵若禮請侯娶夫人則兩國來媵每國三人謂之九女以本國一夫人一姪（兄子）一娣（弟）兩國皆一媵一姪一娣也但左氏謂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則春秋媵多異姓即此亦儼然有齊媵也又國語云王御不參一族正謂非一姓豈左氏自予盾耶柳王禮異耶若公羊謂媵止二國無三國媵者則此年衛媵明年齊媵又明年齊媵儼三國矣惟徐仲山春秋日記有云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姪娣總名少少或一或二不必定三故有三國來媵之事以為二國亦九女耳此說近之至于十二公嫁女不特共姬然此特詳者公羊以為間其賢而來媵則共姬以守禮死豈能預知且春秋何時齊晉何國何有乎一女子之守禮而爭來致媵此不遇以魯係宗國其生平儀節在來在諸國入行不發不當以鄙近降筑而在我則方長囉大值齊晉侵虐之際而尚能致媵則他時不記而此獨記之以偏大體此正春秋揚美諱辱之微情也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衛地）

尋馬陵之盟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甲叔之謀（前年公孫申有立公子繻襄四月鄭殺立君之謀）入殺繻立堯頑（鄭成公大子）

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時晉侯有疾乃生立太子州蒲為晉君而會諸侯以伐鄭其直書晉侯著其惡也杜氏曰父不父子不子一國兩君大亂之道也于是鄭子罕賂晉以襄鍾之磬（鄭襄公子然受盟以子騑為質公子）而鄭伯得歸

齊人來媵（媵有還致者）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公畏晉如晉親弔已非禮矣晉人復止公使公送楚是時諸侯莫在者而公獨送焉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公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公至自晉

初晉景之未死也親于軍府見鍾儀問之（前焉陵之役所獲者）曰南冠楚而縶者誰也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冷人也（樂官）與之琴操南音（楚范文子曰此君子也以不忘楚）會晉侯方慮楚將以飾好遂遣鍾儀歸而使之求成楚乃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而修好焉及去年春晉復使鑐莪（晉大夫）如楚（晉大夫）辰之使而未反而晉景死至是公如晉弔晉已止之送楚矣復疑啓之曾通楚也曰將侯鑐莪反驗魯虛實必不與楚通而後得歸自去年秋七月至此春三月已閒九月矣公乃不得已而乞妥盟焉夫友國相憚貴禮以德乃徒恃彊暴以加于宗邦已則求敵成而反忌人之往來凌弱虐小莫此為甚

左氏無識徒誇晉君臣之能勤以范文子欒武子知莊子韓獻子作人求善為之鋪張而胡氏拘迂全以晉順楚逆為諸國向背之斷其于事理之得失毫釐不解惟夫子傷之自晉會赤棘以後凡受盟受伐取田歸田如晉還晉皆一一詳載而于作丘甲城中城立武宮請繩事且三致意吾世尚昧其旨何也

分矣郊不過分逐不郊

晉侯使郤犨來聘（已丑及郤犨盟公作郤毅後同）

郤犨來聘且泣盟犨伯聲伯賓其外舅（出母之女之娣也）氏者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聲伯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謀繕人逐行第七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此報郤犨之聘且亦泣盟而經不書者必不成盟或晉君不親盟故諱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初以齊見侵不得已乞事晉為鞏之役絕前好矣至是齊君新立乃復聘于齊而修成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蔡

周公（周卿士名楚一作惡惡與公之偏也憑王寵王之旌且與伯與（周卿士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邑）使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鄔而入

三日復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作沙澤地闕）

宋華元善于楚令尹子重又善于晉欒武子聞晉使羅茂求成于楚而楚子許之將復命矣華元乃如晉復合晉楚之成使晉士燮如楚公子罷盟于宋東門之外而後會瑣澤以合齊魯使驟成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地闕）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使郤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時名公佐師且郤錡將事甚不敬故不書名兵而書乞師以譏之後凡書乞師皆同

三月公如京師

赴晉名過同因朝王焉其不書朝者文例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薛人伐秦

公及諸侯朝王畢遂從劉康公成肅公（皆王會晉侯伐秦於時緊晉荀庚士燮郤錡韓厥荀罃趙旃郤至郤毅緊鍼俱在軍夏五月與秦師戰于麻隧（地闕）秦師敗績（讀復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其不書王人者為王諱也不書秦敗者故闕之也皆文例後倣此）

郤犨公孫敖（莊公子穀伯之父）奔晉（出奔之文例後倣此）

前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使見林父而衛侯難之及衛侯還則晉使郤犨納林父于衛衛侯欲不從夫人定姜勸之曰不從將亡（晉見代衛惡之猶愈于亡乎）乃受之而復其位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成公逆夫人也

劉公子喜師師伐許

傳子罕（公子喜字）伐許為許所敗鄭伯復伐之入其郛許人平以（前年鄭公孫申帥師伐許田不得）叔申之封（今許以申所封田歸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不書名史失之說見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歸父走之齊而嬰齊無與至是卒以大夫禮葬之而書之于冊其不稱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宣公賜襄仲卒（賜以字經于宣八年書曰仲遂卒于垂是也公羊解春秋不顧前經因不聽嬰齊氏仲之故乃造為說曰昜謂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昜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其子則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而于是以兄為父以父為祖爰生倫亂昭穆滅理傷教由春秋始矣夫歸父奔齊亦絕嗣原不必為後即欲為後而大夫繼嗣不樂祧亦並無有弟為兄子子為父孫之理並以襲統言則僖兄為子閔弟為父何則以君臣也君臣即父子也以繼統言則臧宣叔以庶子武仲為後及武仲出奔則反以娣兄臧為後然而兄不父弟為不祖祝何則以繼爵也繼爵非繼統也今以兄弟為父子則為無父以大夫而竊統系則為無君無父無君總謂之大逆而乃以大逆之事在經傳所本無者而公羊造之杜氏引之

後人且從而邊之據之鄫臣臧子不絕于春秋而反興于後此之解春秋者不亦怪哉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諱下有之字）

此曹伯即負芻十三年殺太子自立者故執歸京師使天子治之時諸侯欲立子臧子臧弃宋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歸北師子囊（公子貞）曰新與晉盟而背之可乎（襄二年）二年反不從遂伐鄭并侵衛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公羊宋殺六卒于宋穀梁六卒于宋）

宋共公既葬以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魚石之族皆以次爲卿會司馬蕩澤謀殺公室而殺公子肥（文公）華元不平將奔晉左師魚石皆蕩氏族也與大司寇向爲人少司徒鱗朱太宰向帶少宰魚府五人皆桓族惟華元與司徒華喜爲黨族司城公孫師爲莊族故魚石欲止元而魚府沮之曰右師反不討恒氏必魚石乃親止華元于河上元請討討之元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師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譯字）而魚石向爲人鑠朱向帶魚府畏以同族故并罪故出舍雖上以示將奔乃華元固留之且親留之而五人不從及元反而魚府始日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覘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至登巨堂之則右師果馳歸決雍水閉門登陴以防變于是左師二司寇二宰逐奔楚徐仲山日記謂此經有五疑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或曰以奔晉告則未有未奔先告者）不自晉歸曰晉歸二疑蕩澤去氏而稱字（子瑕若瑕三疑五大夫同時出奔而止書其一何去何取四疑書例多省文兩宋華元五宋字五疑此必簡策有脫誤者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盟高無咎無咎莒時鮑牽弟國在魯齊入鄫公子鯔邾人會吳于鍾離（左氏曰始通吳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鄭之偪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者水成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以還

人羣之獲將鉏樂懼（二次敗鄭師于汁酸退不設備鄭人羣之獲將鉏樂懼以還）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子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公以甲午勝列作一節言書戰也晉侯下又作鄢陵楚地）公以甲午勝告依以下合作一節）

前年楚伐鄭鄭與楚成至是晉侯將伐鄭欒書將之士燮卻（燮魯大夫食邑于卻）

錡荀偃韓厥帥（帥下有師字）以至皆卒（晉卿）

國兵未至而晉師起鄭子罕子重子辛（子辛公子喜字）

子重子辛在之五月晉師濟河圍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楚書不可六月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不可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晉侯陷于淖樂書攝之及厲（晉邑）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射錡中項（苑楚師薄于險叔山冉搏人以授養由基所射無不殪晉師不能從子反乃命軍吏察所傷徵（徵猶召也）卒乘補甲兵展車馬以圍（圍猶戰）戰楚子名子反謀徹（徹猶去也）盤（盤猶樂也）獻飲于子反子反不知楚殺其大夫公子侯（即穆子反也十五年侯鄭）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方晉之來各兵也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隤邑）已赴召矣叔孫僑如（宣伯）會（會猶見也）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隤邑）已赴召矣叔孫僑如（宣伯）會（會猶見也）

宣伯魯卿（卿下有也十五年侯鄭）

宣伯魯卿（卿下有也十五年侯鄭）

宣伯魯卿（卿下有也十五年侯鄭

守晉竟敗之言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三昏義）若以晉楚分逆順是監儒岩見不足道也此爲名言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宋二縣名）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周簡王也）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時天王赴未至

二年

春王正月楚簡王（五月而葬遠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成公夫人襄之嫡母也初穆姜（成嫡使擇美檟以自爲槨與頌琴檟者親身宿必天子四重諸侯三重季文子取以與夫人焉（成十六年穆姜欲逐季文子故惡之）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更事晉以息爭）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何忍背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此晉伐喪也時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伐鄭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送葬非禮也）

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邑晏嬰之邑）

叔孫豹如宋（聘新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前此會城虎牢時子蟜子展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鄭邑）晉人以鄭伯逆楚（時鄭附楚）盟于虎牢（盟于鄭邑）鄭既受盟而貳于楚（貳楚兩屬也）故城虎牢以逼之（逼鄭也）鄭人懼而請盟（懼晉兵之加己）晉人許平（許與鄭平）鄭伯乃使其弟子蟜如晉蒞盟（蒞臨也）范宣子曰諸侯新服其民未攜（攜離也）德以柔之（柔安也）威以懷之（懷來也）若以晉楚分逆順是監儒也

公臨卒時子駟請從晉而公不欲及公至晉來伐喪諸大夫又欲從晉而東設者徒以公遺命而不即訖及晉城虎牢而鄭諸大夫即翕然歸晉而聽命焉是欲事楚者鄭君欲事晉者諸大夫也終左氏作傳在文宣以後多用晉策書張揚晉事劇不足信然經具在也經十二年城虎牢後則二年盟雞澤五年盟戚歷歷書鄭于晉侯齊侯之下即戊陳救陳鄭皆與焉為鄭固堅事晉而楚亦時以伐吳失利無意爭鄭安得有從楚之爭忽生其間向使鄭僖之弒果由如晉則鄭僖卒後諸大夫正可叛晉而歸楚之時而考之經文則今日盟僖公明日即諸大夫並侵蔡而伐楚彊弱楚提焉經書夏楚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明明在也公穀道聽塗說純乎誣經固不足怪宋儒極稱尊經致三百年來不知天有春秋而祇知胡傳乃其叛經悖聖至于如此豈不可嘆哉吾于文宣以後不甚信傳以晉君臣之極惡而策書揚之比于周文如祁奚舉賢親疑諸事與經何與而至于經文前後疏密煩簡則昧經馬孫子實有意焉如此經鄭君道在其祓弒與否有策書在但從其所告書之而其義則專焉晉欲爭勝而不能庇小徒日役諸侯之師親莒道路致有死于役者有逃歸者嗟乎行黷慈脅流毒如是夫子所為一舉爭而二致意也

陳侯逃歸

楚子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之中出而告急以為可以即救也而晉無意救徒留陳侯會鵲以侍諸侯之師大城鄭救鄭戍陳救陳亦無多事而必稽諸侯之師所謂祁奚為元尉舉為司馬張老為元侯羊舌職知鐸遏寇為事佐輿尉訓御訓卒知義知禮師不陵正旅不偏師觀于道而逃頌于國者何在夫如是則安可悖矣是以楚圍之急陳人大恐其大夫慶虎慶寅使人于圍城之中出告楚曰吾使公子黃而弟執之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攀臣不忍宗廟社稷之即于亡也灑有背吾君而屬于楚吾陳侯乃逃歸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曰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也夫十二月甫會鄢至正月而即如晉何其勞也夫即此七年間公如晉者三如會者五魯大之亦命者十有三矣

夏楚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

鄭人侍晉十先君甫楚即使子國子耳侵蔡襚蔡公子變（莊公子變也）（子國子良侯也）（侍間功）子不校日此禍也楚人來討能勿與焉鄭固堅事晉而楚亦時以伐吳失利無意爭鄭安得有從楚之爭忽生其間向使鄭僖之弒果由如晉則鄭僖卒後諸大夫正可叛晉而歸楚之時而考之經文則今日盟僖公明日即諸大夫並侵蔡而伐楚彊弱楚提焉經書夏楚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明明在也公穀道聽塗說純乎誣經固不足怪宋儒極稱尊經致三百年來不知天有春秋而祇知胡傳乃其叛經悖聖至于如此豈不可嘆哉吾于文宣以後不甚信傳以晉君臣之極惡而策書揚之比于周文如祁奚舉賢親疑諸事與經何與而至于經文前後疏密煩簡則昧經馬孫子實有意焉如此經鄭君道在其祓弒與否有策書在但從其所告書之而其義則專焉晉欲爭勝而不能庇小徒日役諸侯之師親莒道路致有死于役者有逃歸者嗟乎行黷慈脅流毒如是夫子所為一舉爭而二致意也

陳侯逃歸

楚子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之中出而告急以為可以即救也而晉無意救徒留陳侯會鵲以侍諸侯之師大城鄭救鄭戍陳救陳亦無多事而必稽諸侯之師所謂聽朝聘之數也惟鄭伯臧孫于晉欲親朝而會再朝而會而盟此皆三歲一朝（莊二十三年傳所稱大于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講禮閒二歲一朝）再朝而會而盟此皆三歲一朝（莊二十三年傳所稱大于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講禮閒二歲一朝）而會而盟則無限數有事即會有不協即盟此皆聽朝聘之數也惟鄭伯臧孫于晉欲親朝而會

周禮與命諸侯之適子命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命則以皮帛繫子男介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命則以皮帛繫子男介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命則以皮帛繫子男介

書其名以示貶焉或日據傳宋華閱仲江齊崔杼衛北宮括俱在會彼何以不書而此獨書豈彼不書者今列國皆不書書魯也例無卿大夫與會有名氏而不書者今列國皆不書而獨書魯且備書二卿寬彼正所以責此且亦惟恥之故責之益深恥矣兩卿而書兩卿于告文大子之加一卿者從告文耳則不然列國諸卿皆在會豈有告文去其名而但書兩卿以告者況崔杼華閱公孫拓皆名卿也告文敬魯卿豈不敬諸卿而乃無故而蓋去其名而獨告此魯兩卿世無此理或日傳謂崔杼華閱皆情慢夫子以情慢貶之故不書則從來情慢皆實書其名而後可曰某情某不敬傳文可考也今且無有誰爲情慢且春秋書法亟無以情慢去名者正義曰仲尼新意亦日仲尼新意蓋意固有在而人不識也若書鄭之公孫蠆則鄭初與會特表之非恥之也此又一意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陳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蠆公作虿

此則仲尼新意之尤顯著者據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報櫟之役也在十一年晉侯待于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而諸侯之師及逆而止皆不肯濟蓋亦厭撓伐之無已時也惟叔孫豹子豹賦幾有苦葉決意先濟叔向乃具舟濟之荀鄭子蟜蟜見北宮括子括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莊稷何懿子僉二子乃見請侯之師而勸之濟濟遲而次焉秦人毒洩上流請侯之師多死者崔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諸侯之師皆從之王于槨林不成軍而還是時荀偃令日韓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惟余馬首是瞻樂懼曰晉無此命也余馬首欲東耳乃歸而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莙曰不待中行伯偃平莊子曰夫子指荀偃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子也是伯游曰吾今實遇傷之何及多濃秦禽耳爲秦乃命大遷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崔欒鍼屬漢曰是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兄弟在戎隊恥尤甚焉乃與士鞅士匄駟秦帥鐵死而鞅反欒魘謂士匄曰余蚤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將死而子亦是子殺余弟也弟逐余將出奔秦則是濟淫之役在本國尚不欲往至諸侯之師則全不欲往者而叔孫豹子與子蟜鱄子三人實勸之進之而意不知恥故當時齊之崔杼宋之華閱仲江蕫亦仍在軍纍但書三人而于諸大夫皆不之及蓋亦甚惡夫諸侯之進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郕）
齊侯圍成孟孫子遠敵之（敵子之子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遠塞海陬而還魯隱）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乞晉師也齊南年之間凡三伐我且與晉爭霸而因晉及我則晉事矣至是告急晉侯日以筦君之未葬祀言三年喪未畢未急祭也穆叔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若必待葬事之閒而至三年恐無及已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二人皆許之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且卒
宋人伐陳
策書未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據傳衛孫蒯子林父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曹竟其餅澤水重丘八閒門而詢之（恐其人故閒門詢民）曰親逆而君（林父逆君在十四年）爾父爲禹鬼何以田爲衛石買子石）孫蒯伐曹取三曹人愬于晉爲（助晉年晉執石買傳）經凡帥師臧書卿蒯不書非卿也且貴買之身爲卿而爲蒯役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洮魯邑）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防臧孫紇（武仲）邑也高厚欲取紇魯帥將逆臧孫于旅松遣鄭取紇（帥叔孫豹臧疇賈皆紇弟）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紇至旅松而還守于防齊師退時齊人有養臧堅（紇者齊侯使夙沙衛養也）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賴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言侯殷人來弔）以求挾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朱華臣出奔陳
朱華閱卒其弟華臣以閻子皐比幼弱使賊殺其宰華吳囚其妻而索其大璧宋公將逐之左師向皮請舍之已而國人逐樂豹樂徇八千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以爲逐己也懼而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助齊也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白狄者狄之別名勇狄無相朝之禮來之而已此與僖二十九年會向傳
九年介葛盧來例同
冬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執衛石買以其與孫蒯同伐曹也（見前）是時石買與蒯同使于晉晉執之故稱行人弟伐曹之釁起于孫蒯且蒯亦見執而經不書者非正卿也凡諸侯相聘正卿介大夫例但書正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戚（戚衛邑）
戚柯亭地前年圍齊之諸侯至是未退故又盟之
晉人執邾子
執邾悼公以其述晉并伐我也
公至自伐齊
去年圍齊當以圍齊致如僖二十九年諸侯伐許即以圍許致今特書伐齊者以我自伐齊不關晉師一似與前之圍齊有各見者總是不予晉王兵前以同見而分其主今又以各見而并去其主焉公羊謂圍齊而致伐以未圍也則其圍平陰圍盧圍齊諸郭謂何若賈逵征穀梁謂不言圍而言伐以策伐勤則伐者加兵之總兵伐與圍有二勤乎
取邾田自漷水
晉令邾還魯田以漷爲界時晉侯先歸公亭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爰受一命之服與成二年鞏之戰晉使齊歸所侵田公賜三帥命服正同季孫宿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此晉令也據傳初荀偃將伐齊夢與扇公訟偃于成十八年（扇公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偃跪而藏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皐名罷巫夜禱與偃同（亦見偃與扇公訟）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主盟有事于東方伐齊也）請伐齊濟河以衣帥師（整王二傳衣帥之衣去聲）伐齊（濟河伐齊也）

午午弗許楚子圍其謀使強之午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對使者稽首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則君繼之不可止之則兵可無害而君亦無辱乃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嚻伯有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也完守入保使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次魚陵右師遍圍諸鄭邑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公子午犨門于純門信宿而還是役也楚爲鄭所誘非專意伐鄭且姑嘗而退未嘗終伐而經反正書伐鄭者以鄭方內叛招師召禍有可伐之道非于楚師有貶詞焉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戚柯（公作阿）
戚柯亭地前年圍齊之諸侯至是未退故又盟之
晉人執邾子
執邾悼公以其述晉并伐我也
公至自伐齊
去年圍齊當以圍齊致如僖二十九年諸侯伐許即以圍許致今特書伐齊者以我自伐齊不關晉師一似與前之圍齊有各見者總是不予晉王兵前以同見而分其主今又以各見而并去其主焉公羊謂圍齊而致伐以未圍也則其圍平陰圍盧圍齊諸郭謂何若賈逵征穀梁謂不言圍而言伐以策伐勤則伐者加兵之總兵伐與圍有二勤乎
取邾田自漷水
晉令邾還魯田以漷爲界時晉侯先歸公亭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爰受一命之服與成二年鞏之戰晉使齊歸所侵田公賜三帥命服正同
季孫宿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此晉令也據傳初荀偃將伐齊夢與扇公訟偃于成十八年（扇公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偃跪而藏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皐名罷巫夜禱與偃同（亦見偃與扇公訟）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主盟有事于東方伐齊也）請伐齊濟河以衣帥師（整王二傳衣帥之衣去聲）伐齊（濟河伐齊也）

雍榆（雍榆齊西鄙）
雍榆齊地西鄙若魯西鄙若魯本無城故城之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魯僖公二十二年）
柯晉地
城武城
穆叔歸自齊猶未出竟聞齊侯將伐魯使告季武子（季武子魯卿）武子懼使城武城
二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朔
莒人滅鄫
莒數伐魯至是盡滅鄫土地而有之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澶淵（澶淵衛地）
傳曰齊侯故也澶淵衛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師帥師伐邾
邾數伐魯未有成功故孟莊子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履出奔楚（變稱蔡）
蔡公子履公子履出奔楚事晉士匄于柯
如何乃與受合盟晉望東方有事之可以逞也嗟乎何及矣至是欒盈欲踐誓使衛伐齊而合欒黡帥師從之經不書不予晉也或曰荀偃思死不忘國夫以叔君之賊天王不能誅列國不能討死君魂魄僅得于首冥不可知之中報以天刑而亂臣賊子猶思有事東方以逞其志而無學之徒又從而忠之則春秋可廢矣吾故于前此伐齊特書同圍今此伐齊但書衛侯取其必不予晉者以見義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
齊侯娶于魯曰頃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聲姬頃母姓懿謚也諸子（首宋雙仲子生牙屬諸戎子（鬻拳所養戎子請立爲太子仲子不可公許之遂廢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齊侯疾崔杼潛逆光乘疾立之及公卒莊公即位殺戎子而尸諸朝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前年伐齊晉以得勝故李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極言其不可然而魯之報齊則已意滿無餘事矣向使晉之伐齊爲恤魯之師則我已釋怨責有恤我之師尚未已者今以齊未服而復出師以侵齊則是同閻至此始終不爲魯可知也若其不伐齊喪至穀而返則所謂無禮之中又有禮者夫子直書之而義之鉅細又無一不見如此
八月丙辰仲孫羯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爲其傳公子牙也其稱國殺稱大夫稱名書例如此全無義例說見宣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傳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作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忠之乃討西宮之難（難子孔知而不與純門之師純門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鄭人乃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子產爲卿書例見前
冬葬齊靈公

楚司馬同謀（謀去楚事）
楚人以爲討（楚公子黃出奔楚去大楚以背楚來責黃而反奔楚者以楚能明二慶之爲譖也楚討二慶（釋例書弟所以罪兄則春秋書弟甚多並無此例若賈氏註穀梁謂書弟以罪黃之偪則大謬二慶譖黃黃有何罪此其例與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蔡侯之弟履出奔晉並同）
叔老如齊
通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報十五年向戌之聘）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伐鄭（十八年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者邾大夫漆與閭丘邾二邑也庶其叛其君爲其邑以來奔而季武子受之且以公姑姊有寵者（姑姊妻之子是國多盜言效盜也武子使藏武仲詰之武仲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欲使統去盜得乎舊謂以邑出爲叛以邑歸爲我日來奔此與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例同）
夏公至自晉（拜師）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厲娶于范宣子（士匄）生欒盈范鞅馴（士匄以其亡也悉與欒氏（四欒厲娶范范宣子（士匄）生欒盈范鞅馴（士匄以其亡也悉與欒氏（四欒黡娶于士（士匄）故與欒盈同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盈卒欒黡（欒黡娶于士（士匄）生欒盈范鞅馴（士匄以其亡也悉與欒氏（四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卒于師
曹武公以新君卒朝禮也然已三年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據傳鍼鑾氏也（鍼之依反）鑾氏世逆逐則已矣鍼不無大甚而胡氏舉大夫去國之貶責晉不討之出罪先于所任則誤以被逐者而為去國者其詞固已悖矣且曰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則以弒君之逆賊而題為世勳是於春秋全經未嘗覩見而以之解春秋得乎（徐仲山春秋日記曰欒氏世逆罪固當誅而欒盈無罪此為名言）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鍼欒氏也夫祇鍼其臣而遽名諸國兩年之間復兩奔命如此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靚起有寵于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焉數十乘（言偏寵逞）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賦靚起復使遣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句卒
夏邾黑肱來奔（黑肱公穀作鼻杜云即鼻我）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黃慶二慶子楚楚人執之使慶棄疾二慶殺之二慶據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二慶棄城以拒君陳人飢遂殺慶虎慶寅楚人乃納公子黃而還（夫以楚師討二慶而經書陳殺其大夫溯治蔡季自陳歸楚故先衛惡衛也據傳齊有先驅（次前）申驅（次前）有御石武（前軍）有啟有胜（左右）有大殿（後軍）而晉擇將佐師之自衛侯晉取朝歌為二隊人五門登大行山張武軍于發（發營也）戍鄆邰（取而封之）封少水封晉尸（以）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戰）
己卯仲孫遬卒
初季武子無適子八弼（即公鉏）長而愛悼子（鉏）欲立之訪于申豐豐不可武子曰吾非不愛彌吾欲擇才而立之已耳訪于臧孫紇臧孫紇武仲統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潔新樽而名悼子降迎之大夫皆起及旅酬而後名公鉏使之適悼子下遂立悼子既而使公鉏為馬正公鉏欲弗受閑馬父勸而受之季孫喜公鉏而厚賜焉孟莊子有二子曰秩曰羯皆庶也至是莊子疾立之族人欲立羯如悼子且孟氏與臧氏不相能因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乞季孫季孫不應莊子辛公鉏奉羯立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是矣曰獦子長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季孫無以應遂立羯秩奔邾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哭莊子甚哀既而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為戒備及孟氏將辟（避）難除于臧氏（憎人助除辟）遣人助臧孫使隧正助之除于東門以甲從已而覲之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繆生賈及為而死其姪鑐室穆姜之姨子也（姨母之女）生紇長于公宮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繆武仲乃自邾使告（邑屬他國始稱叛非是）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晉本匹敵而晉悼興霸以後使齊命者若干年齊環之起而抗之宜也特齊環過于恣肆不足以威晉而徒以自戕喪師辱國抑大致諸侯之師不憚不足以威晉而徒以自戕喪師辱國抑變而死此固不足道者今太子光思前烈即位之始即發憤報伐未為不可弟光之無道載環尤甚根本未立而欲虛張以逞志難矣故經于齊侯伐晉無所可否但就事書之而意已見焉是時先伐衛後伐晉者以十九年衛受晉命以伐齊故先衛惡衛也據傳齊有先驅（次前）申驅（次前）有御石武（前軍）有啟有胜（左右）有大殿（後軍）而晉擇將佐師之自衛侯晉取朝歌為二隊人五門登大行山張武軍于發（發營也）戍鄆邰（取而封之）封少水封晉尸（以）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戰）
己卯仲孫遬卒
初季武子無適子八弼（即公鉏）長而愛悼子（鉏）欲立之訪于申豐豐不可武子曰吾非不愛彌吾欲擇才而立之已耳訪于臧孫紇臧孫紇武仲統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潔新樽而名悼子降迎之大夫皆起及旅酬而後名公鉏使之適悼子下遂立悼子既而使公鉏為馬正公鉏欲弗受閑馬父勸而受之季孫喜公鉏而厚賜焉孟莊子有二子曰秩曰羯皆庶也至是莊子疾立之族人欲立羯如悼子且孟氏與臧氏不相能因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乞季孫季孫不應莊子辛公鉏奉羯立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是矣曰獦子長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季孫無以應遂立羯秩奔邾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哭莊子甚哀既而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為戒備及孟氏將辟（避）難除于臧氏（憎人助除辟）遣人助臧孫使隧正助之除于東門

之辛凡攻門曰門如門于楊門于東閭門于師之梁類公穀以黑爲小邑以門爲入門則於經文詞義俱不識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初衛甯遬與孫林父逐衛獻公殲將死名其子甯喜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陶書君出策書出君）若能復入則俺之矣喜許諾及獻公入夷儀使人與喜言求復國而喜又許之至是獻公使毋或如弟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衛氏祭則寡人喜矣遂伯玉曰爲不得罪君之出敢聞君入遂行從近關出時孫林父在殿其子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喜與右宰穀伐孫氏孫襄死孫嘉聘于齊孫襄乃弒君剽及太子角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以戚邑屬晉而叛

衛侯衍復歸于衛

復歸例稱名與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同胡氏謂賣其不改過而書名夫不改過僅見于右宰穀之聽言有何貴事而可作罪狀且右宰穀與喜同謀弒君本是逆賊未有以逆賊之言定爰書者胡氏不識例而又好爲無理之言每如此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合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瀖淵

此晉會諸侯討衛也是年孫林父據戚以叛衛人侵盛東鄙晉侯入戚廄而衛人殺之晉乃會諸侯于瀖淵以討衛瀖淵與戚廄皆衛地相近故兼彊戚田井取衛西鄙誣氏田六十以與孫氏窩時衛侯亦與會晉人于會中執衛甯喜及北宮遺使司馬侯監之先歸於是衛侯乃如晉而晉人執之囚于士弱氏諸侯聞斐貪侯鄭伯並如晉齊臣國弱使高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明德于諸侯慎其憂而正違而治頑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如之何晉侯乃始歸衛侯夫衛獻固非合君然失國歸國並無足罪爲伯主者自宜討孫甯二賊芸正王法而乃長逆節救爲臣執君悖亂天常莫此爲甚故不書討衛不書執衛咸並不書執君即當舊之執原在會間而亦不並書而移之他時即會晉而移之晉會之大可已者若晉趙武宋向戌趙黑伐秦之書北宮括公孫蠆皆向戌此時實成此會而獨書晉之一如十四年伐秦之說皆無與焉許見于年會牛首十四年伐秦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內司寇生女而賽之名曰棄長而美平公嬖之生佐太子痤很寺人惠牆伊戾名者爲太子內師而惡太子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亹之伊戾從則詐爲牡以歃加書而馳告平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覘之則信有之與向皮恕其很皆曰然公乃囚太子太子自殺于宮許人曹人于宋與公作境

冬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圍宋

時宋向戌欲平晉與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蓋爲許靈公請伐故也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不如使逆志而已不然冤楚逆人南里置其城門于師之梁養由基射之三發而殪遂以其矢復命其右又射之矢復命而以其矢貫余手而殪遂以其矢復命而以其矢貫余手而殪君子謂養由基善射楚之材人也三發而殪上下皆有焉以御則可以射則未也

晉人執衛甯喜

前會瀖淵時執之而書于此此文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吳八月辛丑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見二十六年伐許傳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時宋向戌欲平晉與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蓋爲許靈公請伐故也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不如使逆志而已不然冤楚逆人南里置其城門于師之梁養由基射之三發而殪遂以其矢復命而以其矢貫余手而殪君子謂養由基善射楚之材人也三發而殪上下皆有焉以御則可以射則未也

九人涉汜而鮑而後蔡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通嗣也

夏叔孫婼如會晉趙武楚屈建宋向戌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與公作境

會于宋平兩屬之盟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內司寇生女而賽之名曰棄長而美平公嬖之生佐太子痤很寺人惠牆伊戾名者爲太子內師而惡太子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亹之伊戾從則詐爲牡以歃加書而馳告平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覘之則信有之與向皮恕其很皆曰然公乃囚太子太子自殺于宮許人曹人于宋與公作境

冬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圍宋

至魯吳使又至魯在魯必將以殯越告使臣而爲使臣者致命之後亦必將哭辟爲位行在使聞喪之禮而以知禮如季子反流連贈答至請觀周樂而不能已原不可解乃左氏又不能解經妄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謂新君即位通好問也考禮凡命使必稽君薨而嗣君可出命未有一月之間舊君未葬而嗣君可在殯而通聘使者于是杜氏諸儒謂此嗣君非餘祭之子即是餘祭以諸樊死後未通上國故藉此通之則考諸樊爲巢牛臣所殺在十五年越今四年而後通新君于禮未合且新君即餘祭也新君已故而通新君之使者于故後方至則將通故君乎通新君乎夫即此餘祭一人而一月之間既告其死又告其爲新君大鬼不倫故孔氏諸儒又以爲闕弒餘祭之告必非六月其在通使之時魯與季子俱不知吳子之死及季子去後而始來告因逐記于此則又不然例凡死先而告後俱有年月如桓五年陳侯鮑卒一書甲戌一書己丑周惠王崩在僖七年閏月而告在八年十二月類此並無年月吾知其所告何時死又何時而妄自立說此皆史之舊可解而當闕疑者

史記世家謂餘祭立十七年而後卒其卒時在楚靈王伐吳殺齊慶封于朱方之後爲昭之十一年則距此季札來聘十三年矣此可釋聊越並行之疑然春秋年月豈有不信經而反信史者且靈王伐吳非餘祭之世此必因餘祭未葬時先以朱方居慶封而誤以伐朱方殺慶封之事當之此等前後在漢人自多未辨耳

若胡氏謂書名去氏爲貶其譎國孩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之諸樊固強之至札棄其室而耕而後舍之此又何罪夷齊泰伯未聞付東讓也況書法去氏並無義例此與隱七年齊侯使仲年來聘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例同

秋七月葬衛敬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高厚之子好事而專放逐之奔者放也范甯曰南燕姑姓在鄭衛之間北燕燕姞姓在晉北

冬仲孫羯如晉拜士鞅

二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顧通嗣君也

夏閏月葬世子般弒其君固

葬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般弒其君固立長年鈎弋賢養鈎則卜右之適也且是子也居喪不哀而有嘉容奉武子不聽卒立之是爲昭公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俱姬上有宋字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烏呼哀哉宋伯姬爲共公夫人在位十四年而共公卒其子本公亦且三十有三年矣以國母而御婦妻例所不得而必待傳姆而行左氏謂其女而不婦非無禮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周靈王崩景王立王子瑕僭括以謀立景王弟王子佞夫爲名而自爲亂圍瀍邑而戰其大夫佞夫不知也周大夫尹言多等殺佞夫王子瑕奔晉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公穀共姬上無宋字

共姬從夫諡也公羊以爲賢而諡之則不知共姬爲共公之姬人無諡共者鄧入晉拜葬叔弓叔老子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法虐酷諸大夫惡之公孫黑怨其使己如楚乘其醉以馳氏之甲攻之良霄奔許既而還襲鄭馳帶乃帥國人攻殺良霄于羊肆經不書黑與馳帶而但書鄭人以國人與殺也其不書大夫以其自外入也此與晉欒盈出奔楚復入于晉例同

冬十月葬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以宋災而會十二國大夫豈盟書所稱愴焜者此災也乎嗟乎晉霸遺智動輒合會其無禮乃至此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據傳立胡女敬歸歸妊而敬歸之子子野而卒乃立敬歸之娣齊歸齊之子子公子禍穆叔不欲日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鈎弋賢養鈎則卜右之適也且是子也居喪不哀而有嘉容奉武子不聽卒立之是爲昭公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會葬非禮諸侯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據傳莒犁比公虐國人忠之其子去疾與展輿爭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而去疾奔齊經不書展輿弒君而書國人以國人爲亂而展輿因之則簡書但書國人以俟纂書之檢叢此如子哲期帶殺良霄而經書鄭人例同胡氏不解經義遂襲唐趙匡說謂傳文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以字是之字之誤展輿因國人之攻弒而得立非謂以國人弒也不知古文因字皆作依字解論語因不失其親傳楓樂盜因魏獻子以入緤又魏舒爲梁懷子所私故因之是因原有依主之義主國人以攻莒子豈是之字傳文可改而不知字義有不可通如之何

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夫人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戲罕公作幹戲公作麾戲作郟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人先歃但用牲載舊書而不歃血故經書仍先晉從舊書例也虢鄭地

三月取鄆公作運

前年莒人以弒君故國亂季武子乘其亂伐之取鄆時諸侯方會諸莒人告于會楚公子圍以爲尋弭兵之盟而啓伐莒瀆齊盟矣將戮叔孫豹而趙孟止之其說甚詳且國語亦有之按經文楚來主盟始于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其時無莒人也若楚公子圍尋盟在前月又無莒人惟襄二十年以宋災故

宮小邾滕薛杞皆是宿從之不與役之弒君與盟而不討皆是前事謀盟說甚不倫且會止一日諸之會在正月之後魯之取鄆在三月經文甚明豈有正月後爲會而三月尚在會可告于會者春秋集書有極荒唐而不可爲訓者此類是也胡氏全不讀經反謂經不書伐莒不書叔孫豹事爲諱辱嗟乎經未嘗亡也何不取夫子全經一通讀之李塨曰後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以其邑來奔莒人告晉此必由彼事而發誠者非實錄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公子鍼者桓公子景公弟也有寵于先君桓公而富埒于景其母懼其得罪也使之奔晉鍼乃以其車干乘隨之而行後昭五年秦景卒復歸于秦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師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大原

荀吳荀偃代狄將戰魏舒子魏絳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共車必克一車之用一車十人以當既而田諸隰又克舒乃曰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而爲行毀其屬車盡爲步陣先分三乘爲三伍乘車三人三乘十伍車之甲士下而卽卒荀吳之嬖人不官下斬之遂列五陳分前後左右而各有其名曰前日伍日專曰參曰偏大敗狄于大原崇卒也春秋時晉楚吳越皆以車戰故多書卒車數自此不復用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前年莒展與弒君而去疾奔齊以去疾齊出也今齊納去疾而展與奔吳以展與吳出也時叔弓帥師乘莒亂遂疆鄆田莒展與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疆之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杜云己酉日在十二月誤

楚子麇者康王之子郟敖也襄二十九年楚康王卒立之已三年矣康王之弟公子圍共王子又名麇在本年號之會來尋盟者至是使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遣伍舉獨往而入問王疾繞之菊子云以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子郟敖也右尹子干子皙公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卽黑肱犁比葬王于郟謂之郟敖舊謂楚人諱未成君而死者爲弒此已立三年非未成君者其稱郟敖

毛檢討春秋傳

楚弦晉懷伐而以與會之鄭宋又去而不從故雖因申會而不書諸侯之師以是也時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奔崔杼欲君以襄二十八年齊吳吳以朱方便聚族屬之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公薨

賴小國名時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而與櫬造于中軍楚子釋之因遷賴于鄢而還

九月取郠

郠者本郠國地莒滅之以爲邑者今莒去疾爭國從齊入莒而以不撫郠之故郠叛而來遂取之後竟爲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郠是也公羊不知郠是莒邑徒以爲是郠子國而魯始取之因曰取之者何滅之也則於襄六年莒人滅郠之經顯相悖矣因于莒人滅郠傳造爲事曰莒之滅郠非滅其國也取後于莒也其取後于莒奈何以莒女有爲郠夫人者而立其出也夫春秋策書之例凡言所出皆指母氏凡言其出皆指子氏今云其出則是莒女所生之子正郠公子也未有取莒女之家人爲後而可云其出者于是何休又知不通又造云莒女爲郠夫人者其女還嫁之莒生一子而取爲郠後則是郠女爲莒夫人非莒女爲郠夫人另一事矣一是莒出是郠出且春秋繼絕皆天子諸侯之事大夫以下皆無之從無異姓可繼絕者如有則必本國爭之列國正之豈有彼以繼絕告而我可匿其本事而矯書滅郠者乃胡氏又以黃歇呂不韋之事當之則是閒埋其子于腹中與明取其甥于國外又另一事矣一是襄國諸傳說經多涉影響原可不辨故前莒人滅郠傳但記本事而並不一及特經文前後多有照應因于取郠文而并爲滅郠略辨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據傳叔孫穆子避兄僑如之難奔齊過庚宗邑先與婦人宿而生豎牛至齊又娶國氏女生孟丙仲壬及歸則庚宗婦人攜其子來而國氏他適矣故二子遲歸而穆子惡之監牛以計殺孟丙遂仲壬乘穆子有疾而閉之不食三日卒考經文晉人聽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在成十六年九月是時經又書公會尹子及諸侯伐鄭叔孫豹與在軍也至十月經書叔孫僑如出奔齊至十二月經書季孫行父與晉盟于扈歸即不書諸侯之師以是也時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奔崔杼欲君以襄二十八年齊吳吳以朱方便聚族屬之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公薨

賴小國名時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而與櫬造于中軍楚子釋之因遷賴于鄢而還

九月取郠

郠者本郠國地莒滅之以爲邑者今莒去疾爭國從齊入莒而以不撫郠之故郠叛而來遂取之後竟爲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郠是也公羊不知郠是莒邑徒以爲是郠子國而魯始取之因曰取之者何滅之也則於襄六年莒人滅郠之經顯相悖矣因于莒人滅郠傳造爲事曰莒之滅郠非滅其國也取後于莒也其取後于莒奈何以莒女有爲郠夫人者而立其出也夫春秋策書之例凡言所出皆指母氏凡言其出皆指子氏今云其出則是莒女所生之子正郠公子也未有取莒女之家人爲後而可云其出者于是何休又知不通又造云莒女爲莒夫人非莒女爲郠夫人另一事矣一是莒出是郠出且春秋繼絕皆天子諸侯之事大夫以下皆無之從無異姓可繼絕者如有則必本國爭之列國正之豈有彼以繼絕告而我可匿其本事而矯書滅郠者乃胡氏又以黃歇呂不韋之事當之則是閒埋其子于腹中與明取其甥于國外又另一事矣一是襄國諸傳說經多涉影響原可不辨故前莒人滅郠傳但記本事而並不一及特經文前後多有照應因于取郠文而并爲滅郠略辨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據傳叔孫穆子避兄僑如之難奔齊過庚宗邑先與婦人宿而生豎牛至齊又娶國氏女生孟丙仲壬及歸則庚宗婦人攜其子來而國氏他適矣故二子遲歸而穆子惡之監牛以計殺孟丙遂仲壬乘穆子有疾而閉之不食三日卒考經文晉人聽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在成十六年九月是時經又書公會尹子及諸侯伐鄭叔孫豹與在軍也至十月經書叔孫僑如出奔齊至十二月經書季孫行父與晉盟于扈歸即不書諸侯之師以是也時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奔崔杼欲君以襄二十八年齊吳吳以朱方便聚族屬之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公薨

賴小國名時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而與櫬造于中軍楚子釋之因遷賴于鄢而還

九月取郠

郠者本郠國地莒滅之以爲邑者今莒去疾爭國從齊入莒而以不撫郠之故郠叛而來遂取之後竟爲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郠是也公羊不知郠是莒邑徒以爲是郠子國而魯始取之因曰取之者何滅之也則於襄六年莒人滅郠之經顯相悖矣因于莒人滅郠傳造爲事曰莒之滅郠非滅其國也取後于莒也其取後于莒奈何以莒女有爲郠夫人者而立其出也夫春秋策書之例凡言所出皆指母氏凡言其出皆指子氏今云其出則是莒女所生之子正郠公子也未有取莒女之家人爲後而可云其出者于是何休又知不通又造云莒女爲莒夫人非莒女爲郠夫人另一事矣一是莒出是郠出且春秋繼絕皆天子諸侯之事大夫以下皆無之從無異姓可繼絕者如有則必本國爭之列國正之豈有彼以繼絕告而我可匿其本事而矯書滅郠者乃胡氏又以黃歇呂不韋之事當之則是閒埋其子于腹中與明取其甥于國外又另一事矣一是襄國諸傳說經多涉影響原可不辨故前莒人滅郠傳但記本事而並不一及特經文前後多有照應因于取郠文而并爲滅郠略辨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據傳叔孫穆子避兄僑如之難奔齊過庚宗邑先與婦人宿而生豎牛至齊又娶國氏女生孟丙仲壬及歸則庚宗婦人攜其子來而國氏他適矣故二子遲歸而穆子惡之監牛以計殺孟丙遂仲壬乘穆子有疾而閉之不食三日卒考經文晉人聽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在成十六年九月是時經又書公會尹子及諸侯伐鄭叔孫豹與在軍也至十月經書叔孫

楚子遂能師師伐吳

徐大夫聘于楚楚人執之策書未之詳也至是使遂帥伐徐而吳人救之令尹子蕩乃帥師伐吳吳人復敗楚師于房鐘

獲宮廄尹麇疾焉其不能敵吳如此

冬叔弓如楚以聘往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北燕簡公以三年奔齊至是齊侯帥師以納之史記世家稱納惠公不同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及至燕而不能納燕人乃行成盟于濡上經不書燕與齊平蒙上伐燕文也孰不書齊與燕平而反曰與齊平以未盟自燕也胡氏見經文無燕字不曉問時而不問事可蒙上爲文如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曹實來不更書州公一例迭誤謂本國與外盟可不書本國名又誤疑下文叔孫舍如齊涖盟則必正月與齊盟而三月又尋盟者因云昭公欲結強吳附制楚而故與齊平鑒魯齊平非燕齊平也寔不知平雖是盟然必先有怨隙而後借盟以平之所謂行成非齊盟也魯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報伐後已一十四年去有一十四年之怨而今始平者且泣盟非尋盟也陽穀之會魯未與盟故公子友泣盟之盟非尋盟若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泣盟未嘗先有莒盟而後尋之也況此齊平在正月泣盟在三月且記其文在公如楚之後不惟間時抑且間事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齊泣盟又不相合又況燕齊之平明見他傳鄭公孫段平在喪齊平之月罕朔殺罕虎在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如襄公之生在會于沙隨之歲衛靈公之生在晉歸宣子聘于請侯之歲傳例並同則是燕與齊平在他傳引經又有殉證胡氏不讀經又不讀傳乃欲馬廄而武斷之豈非妄與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而不可得大宰薳啟彊謂我能使魯侯來速以解召公曰昔楚先君成公會我先大夫娶齊以衛父賂臨楚國成二年楚代我成公會我楚子娶于齊而以長千公衝馬楚貺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辱臨我惠二十八年襄公今

毛檢討春秋傳

君若少下王鎛以慰撫之彼將不來使臣請間行期使之期公遂如楚先是元年會于虢楚子實主君若不來使臣請間行期使之期公遂如楚先是元年會于虢楚子實主

子初聘鄆公孫段氏女矣四年會申楚子使椒舉請再娶于晉晉侯許之及晉使韓宣子送女叔向爲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當侯譽也吾欲別韓起使守閽宮羊舌肸使爲司宮以辱之如何遷厥彊諫沮之楚子之無道而晉畏事之如此至是晉又惡公往乘公之未返而來伯杞田襄十九年晉平公爲杞所出使魯會杞田使還杞今又治之乃爲杞取成而去成魯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立襄仲子惡故

冏祝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初公往以五儀子從不能相禮至是歸學禮送死使其子孟懿子南宮敬叔事仲尼焉

冬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鄒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亦嬖于楚楚乃執赴者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蔑于虹

蔑者春田之名所謂中春教振旅遂以蒐者益藉田獵以習武備孫僑如出奔齊至十二名叔孫豹而立之爲後則自十月至十二月不過兩月間焉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君以襄二十八年齊吳吳以朱方便聚族屬之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公薨

賴小國名時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而與櫬造于中軍楚子釋之因遷賴于鄢而還

九月取郠

郠者本郠國地莒滅之以爲邑者今莒去疾爭國從齊入莒而以不撫郠之故郠叛而來遂取之後竟爲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郠是也公羊不知郠是莒邑徒以爲是郠子國而魯始取之因曰取之者何滅之也則於襄六年莒人滅郠之經顯相悖矣因于莒人滅郠傳造爲事曰莒之滅郠非滅其國也取後于莒也其取後于莒奈何以莒女有爲郠夫人者而立其出也夫春秋策書之例凡言所出皆指母氏凡言其出皆指子氏今云其出則是莒女所生之子正郠公子也未有取莒女之家人爲後而可云其出者于是何休又知不通又造云莒女爲莒夫人非莒女爲郠夫人另一事矣一是莒出是郠出且春秋繼絕皆天子諸侯之事大夫以下皆無之從無異姓可繼絕者如有則必本國爭之列國正之豈有彼以繼絕告而我可匿其本事而矯書滅郠者乃胡氏又以黃歇呂不韋之事當之則是閒埋其子于腹中與明取其甥于國外又另一事矣一是襄國諸傳說經多涉影響原可不辨故前莒人滅郠傳但記本事而並不一及特經文前後多有照應因于取郠文而并爲滅郠略辨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據傳叔孫穆子避兄僑如之難奔齊過庚宗邑先與婦人宿而生豎牛至齊又娶國氏女生孟丙仲壬及歸則庚宗婦人攜其子來而國氏他適矣故二子遲歸而穆子惡之監牛以計殺孟丙遂仲壬乘穆子有疾而閉之不食三日卒考經文晉人聽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在成十六年九月是時經又書公會尹子及諸侯伐鄭叔孫豹與在軍也至十月經書叔孫

武陵蔡惠圃秋傳各有其名然亦通稱也魯地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雖招不當殺過然過可殺也前但書招以正其名今又書過以正其罪春秋無佚詞此此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奐公孫作援

楚公子棄疾帥師滅陳孫吳孫武孫臣太子圉陳宋臧惡會之逆滅陳改陳爲縣封疆封戎爲陳公而放招于越其殺孔奐者招黨也公穀于滅陳之役無一詞貴不知何故滅者特發傳于此附以四字曰惡楚子也嗟乎惡之已

葬陳哀公

公厄無葬者禮人哀克殺馬毀玉以葬之楚子將殺克且令置馬玉不用而使之見已克乃見楚子于幄加絰于顩而逸示不臣楚也時尊往會葬故書葬云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時叔弓未葬亥鄰誘吉衛趙厥俱在會然特書會陳有大此地陳國邵柳陳縣邵而往會之

許遷于夷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夷者許地即城父也因許欲遷城父故使然丹遷城父于陳以夷准西田益之乃遷許于夷使伍舉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夏四月陳災

陳既爲縣無稱縣以記災之例進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災二十年宋又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凡記外災皆以國未書以都邑也即本國記災皆闕宮社如御廩新宮雉門亳社之類亦無及都邑者況災必有告此時陳既不告而楚必無以縣災而來告者乃特書陳災則分明以國予陳矣太子春秋從無以一字爲褒譏而此則實有意者雖陳後幸復而此時已滅故夫子于書滅陳之後遽書葬陳哀公會楚子于陳及陳災以示陳之何可滅益惡強楚傷哀霸閔列國興廢一事而三致意焉

秋仲孫貜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杜氏云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爲盛禮以將之

冬築郎囿

十年

春王二月

夏齊欒施來奔 晉欒公作晉談

欒施字子旗公子欒之孫也與高彊字子良者同爲惠族皆嗜酒信讒強于陳鮑氏陳元鮑叔牙之後而與之相惡或告子旗與子良將攻陳鮑氏而陳鮑氏先之子良欲討公而使之助己反攻公虎門公徒出戰敗二氏于稷又敗于莊又敗于鬼門欒施與高彊皆來奔彊不書非卿也按齊有欒氏高氏以齊惠公子有子欒子高而欒施與高彊皆就祖字而分之爲氏左傳稱欒高氏史記世家稱高欒氏然總稱惠族故子旗之父子雅于良之父子尾皆惠族有名子雅之卒晏嬰歎曰姜族窮矣而鮑將始昌氏 晉陳二惠競衆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所云二惠正指欒氏與高氏也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或經齊字爲晉字夫傳春秋事茫然不曉乃信口胡柴而名之曰傳眞不可解況此一出奔正齊陳興廢一大關鍵大子書此係春秋節目而可不曉耶當是時齊使鮑分二氏之室陳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齊且公族甚衰桓子乃召高氏所逐子山子商子周欒氏所逐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反其邑益其祿厚給其衣履幘幅器用凡公子孫之無祿者私與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而民心歸之陳氏至是益大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獾帥師伐莒 意公作意後同

季孫意如季孫行父也仲孫獾孟僖子也叔弓叔老之子子叔氏之族也三卿同伐莒取鄆 莒乃獻俘而用人以祭毫社滅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不饗矣按魯此時已舍中軍而仍用三卿者非必一卿領一軍或但用上下二軍而又分正佐以領之爾以春秋書法詳內略外本國用兵雖副佐必書故備列其名而胡氏竟謂季孫領二軍二家各一軍則四軍矣左氏稱四分者就大復家稅而言之非軍法也且叔弓係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子叔氏宣族並非桓族而謂氏第三家各辦所屬則于魯之公族尚未明白而欲解春秋可乎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傳云叔孫婼素如晉葬晉平公

公薨毋不感晉送葬者歸告之叔向曰國不恤寒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願親也國不忌君子不顧親殆將失國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戈

楚子滅蔡改蔡爲縣即以其弟棄疾爲蔡公俘隱太子有而用于岡山太子者蔡侯般之子蔡侯廬之父有其名隱其諡也此時君死于外國又被兵公羊謂有不成君故不稱世子而稱世子固無理矣胡氏又謂蔡有知父母之讐效死不降至于力詘就擒處用其身而不顧故稱世子以爲得世子之道則在三傳並無其事商宋儒者竟可造事實以註夫子之書怪之極矣若用之爲性則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于鄫之與此正同前年葛伐若用莒人于社而經諱之非莒君也然無道乃至此

十有二年

春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名欬三年出奔齊六年齊伐北燕納伯不得故此又納之然曰納于陽則仍未入國以國自有君也公羊不知陽地何在以爲伯于陽三字是公子陽生四字之誤則傳稱伯爲簡公史記世家稱伯爲惠公傳稱納于陽世家稱至燕而死雖稱不同然並無有公子陽生其人者且此時惟伯在齊安得有公子也予揣其誤似齊侯之子有公子陽生者其後弒欬而立名爲悼公立悼公與世家之納燕惠而死燕人立悼公兩名相合道疑燕悼公者必齊悼公之誤燕伯于陽者必公子陽生之誤蓋齊景公欲納其子爲燕君而不可得也然荒唐矣陽一名唐燕之別邑後中山有唐縣是也高偃高傒之孫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新即位通嗣君也華定華椒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侯衛侯鄭伯皆如晉朝嗣君公至河晉以我取鄆莒 曾恕

秋季孫意如如晉叔弓帥師疆鄆田

晉不治也辭不使人送送公于慤如晉

五月楚觀起帥師滅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作能殺作虎其事不詳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慤出奔齊 慤公作慤

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蒯爲南遷之子南遷季氏費邑宰也南蒯謂子仲公子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我以費爲公臣加何子仲許之既而蒯以詰叔仲小叔仲小構叔孫昭子 叔孫豹之子于季孫昭子將與季孫訟季孫懼而歸罪于小小乃與蒯與公子慤共謀季氏會公如晉慤告公而從之初晉還復遣慤如晉是也至是南蒯以費叛慤將還聞其亂懼而奔齊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五大夫圍徐以懼吳而觀駐乾谿以待之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種也晉荀吳詐言與齊師會假道鮮虞以滅肥俘肥子縣皐以歸肥亦白狄種縣皐者其君名也既而伐鮮虞乘其無備又勝之大獲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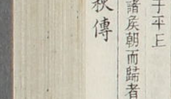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既而敗季平子怒欲俘諸費人治區夫 魯大夫曰如是是爲南氏敵矣吾以思撫之而使之來何有于南氏平子從之費漸有叛者于是南氏家臣司徒老祁與慮癸二人坊南氏請出蒯逐齊齊其不書叛徐仲山日記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于國矣又公史也私人叛私不叛公書叛則疑于公矣故南蒯以費叛陽虎以謹陽關叛經皆不書而第書蒯費則費何以圍第書盜竊則盜何以籍于是魯策書而其情見焉若謂夫子惡季氏特削叛字以爲張公室之勤則大不然南蒯至齊愬曰臣欲張公室也景公曰叛夫也未有夫子曾不如景公者故夫子于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而于春秋則從例以爲書法凡史各有體如此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納 納作入

楚子滅蔡有蔡洧者仕于楚而其父死滅蔡之難每思報之而楚觀起之被戮也 襄二十一年其子觀從事蔡大夫朝吳而居守于蔡至是曰楚不能復封蔡矣蔡洧請以死報楚怨楚者作亂乃假



毛檢討春秋傳

而使楚人力以爲之則無逆之惡皆自此不復會諸侯矣劉子王朝卿士劉獻公也因微王國威而請以來會且又會吳子于良將精強大之勢而冀解不至諸侯至者皆有畏既而尋盟 經書尋盟忽治兵逆而不旆已又旆之諸侯皆驚乃以我伐莒取鄆之效莒人懼于會皆侯逐斥公不許與盟 經與盟經書不又既而執季孫意如以歸 經書執又越日公乃歸魯 經書歸公至 按首七年黑壤之盟公至而皆侯仰之亦不與盟然而經不書同盟並不書不與盟以爲國諱而此獨備書而不一諱者杜氏與正義皆以爲此由莒諸侯非國惡故不必諱而不知用莒人以祭陰社惡之大者也晉伯將絕其惡已松而魯惡至此而卒逆莒夫兩惡則諱何得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靈王滅陳蔡而平王復之故隱太子 即世之子盧歸于蔡悼太子 即世子有之子吳歸于陳策書云虧謂與滅國之禮也特廬與吳皆公孫不惟未成君秉未嘗立爲子而遽稱曰侯一若其自有之者此爲文例杜氏謂安封于楚故稱爵非也若胡氏謂不書復歸不使楚復得滅之不書自楚不使楚平得封之其說未嘗不善但書例復歸則必先書去此者而後可言復歸如鄭忽出奔衛始可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元喧出奔晉始可曰元喧復歸于衛廬吳未嘗去陳蔡也若又書隨使人走而所曰眾已至于于于晉爲晉叛 未成君而使廬成然爲公位名曰熊居蔡于于于尹封陳蔡還所收邑名曰觀從朝而歸于朝所收邑名曰觀從歸而官之初共王無家適有寵子五人而不知所立乃以璧見羣望 鳳山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埋璧而使五人拜康王跡之盛王册加焉于于于皆皆達之矣季王崩豹抱而入再拜皆壓短其驗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平丘

晉成鼂和宮諸侯朝而歸者多貳心乃用叔向謀大會諸侯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時季孫尚被執未歸故公往而晉又辭之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成七年吳入州來矣至是滅之今尹子旗 夏成請

伐吳楚子不許曰姑待之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之見執也晉人以尋裏其身使秋人守之而入時子服昭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其事晉寧不如夷之小國而爲夷棄之魯土地猶大以事齊生諺所云臣一而主二不必晉也穆子乃告韓宣子而歸季孫惠伯不許曰寡君無罪合諸侯以執其老而惠而免之諸侯不聞也請仍會諸侯以免宣子惠之叔向使叔魚乞惠伯惠伯使季先歸而已成見遣之禮然後還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以卒赴魯而魯不會葬修平王之惡故也顧赴弔恆禮以怨廢禮似不可或曰以夷小略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去疾卒其子郊公立公子意恢者郊公黨也莒大夫蒲侐展輿意恢惡而公子鐸怨郊公因殺意恢逐郊公而迎去疾之弟庚輿于齊而立之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作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凡稱禘曰有事但禘在太廟而此曰武宮者以此時非禘年以古禘三年禘之則盡必是用武之際行禘禮于武公之宮如十五年傳所云將禘于襄公者非常祭也故書之武宮者即武世室成六年所立爲不祧之廟者是也何時叔弓以鄨臨祭事當齋入之際而叔弓暴卒于廟遂去樂而終祭事此亦非常之變而即以變禮行之蓋郈郠大事惟君與后夫人之喪則廢事鄰大夫之卒無廢事者故曰卒事若去樂與宣八年去籥不同仲遂之死在郠外因祭單閒赴故祇于明日祭時悄去籥以示哀感去籥者但去籥舞而干戚之禮未去出非去樂也叔弓之死在郠內方籥無將入而故事者死則并樂而盡去之不止去籥也以目睹其死而不忍樂也然且樂則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祀而輕卿喪如此穀梁而知禘于廟可臨祭告禮此曰去樂于仲遂之死亦曰去樂大夫死于廟可臨祭告變即不死于廟亦可臨祭告愛則檀弓稱柳莊之死衛靈公使其嗣當祭必告夫惟當祭必告故當祭必告也曾子問祭設奠則定無有聞君與后夫人之喪如之何夫但云聞君后夫人喪則君與夫人之喪者是卿大夫喪在祭時必不敢聞告而況于去樂與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昭 奔無出字

蔡朝吳在蔡楚大夫貴無極疾之構蔡人使逐朝吳楚子怒曰臣豈不愛吳然而臣早知其爲人吳在蔡非楚之利也遂出奔經書此者徐仲山曰朝吳復蔡之人故不忍詰其出奔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前十二年荀吳伐鮮虞滅肥而歸今又伐鮮虞克鼓執鼓子載鼓而歸 載繒釋季

冬公如晉 晉釋季孫也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至蒲隧徐人行成乃受賂而歸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作曼

楚乘蠻氏亂誘其君殺之而立其子嘉戎蠻子名

夏公至自晉

晉止公不聽歸故夏始告至經不書止諱辱也

亦不足諱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禮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送葬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

秋鄭子來朝

時叔孫昭子與鄭子論官仲尼年十二見而學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貪渾戎 殺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房心尾也蒼龍之宿心在中蜚明爲時候主故稱大辰孛者彗星也形似帚有除舊布新之象今除舊當心心爲火宿而除在火伏之時則明年火出而火災必布故梓慎懼禍龍星皆以爲明年宋衛陳鄭同日火災之兆以宋衛陳鄭爲房心尾三宿次舍地也若漢天文志云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爲天王其前星太子後一星庶子也而董仲舒劉向皆謂天王明堂孛加其中爲後五年王室大亂天王與王子適庶爭國之象至後漢緯家且謂彗孛與熒惑同爲火體熒惑守心在周爲景王崩在漢爲高帝與成帝晏駕說俱有據特占驗貴速漢儒所說驗俱在五年之後自不若火伏而除火出而布見前歷歷之可徵也予最不喜道占驗故于日食星隕慨不引天文家一語或有稱胡氏是傳殊勝左氏而不知其爲劉向之說因引諸儒語而斷之如此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地

楚令尹囷司馬子魚帥師伐吳子魚死之大敗吳師于長岸

獲其乘舟餘皇而去 舟名餘皇名既而吳公子光 即諸樊子闔廬復迫戰楚師亦敗奪餘皇而去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災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鄫

鄫小國名妘姓據傳鄫人甚稻以周六月爲夏四月正種稻之時鄫君履行觀種稻而邾人襲之入其國盡俘以去鄫子無所歸隨其宗之祓俘者于邾邾君乃反鄫大人而留其女焉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許畏楚僭逼遷于葉今葉縣今葉縣平

用左尹子旅之言謂葉魯方城外戴記必有駕役許寓爲楚屯焉故又遷白羽經不書楚遷許而書許遷者以許自願遷也此與齊師還邢而經書邢遷于夷儀例同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前年邾入鄫盡俘鄫人鄫大人者宋向戌女也向宰戌子請師于宋公宋公乃伐邾圍蟲邾邑取之而盡歸鄫俘邾乃乞鄫人徐人會宋公盟于蟲而還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據棄書許悼公瘧許世子自爲治藥之藥以進而殺之故曰飲太子止之藥卒杜氏曰不由醫者則直是造藥以治疾而由誤致死縱或無意然罪大矣故曰弒所云弒者直由此殺之也後儒誤解穀梁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一語遂謂許世子爲進藥不是嘗藥故公羊直云止進藥而藥殺雖穀梁謂不知嘗藥累及許君然曰累及則直以藥累矣若但不嘗何足爲累蓋其所云不知嘗藥者非不嘗也謂其不知嘗藥之義而自用以致累也曲禮有云若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大所以必如是其慎者以爲君子謹疾況于君父故藥物不識雖出自醫者猶必口自嘗試以防有誤豈可漫不由醫而直自用其藥物故穀梁但以不知慎重爲戒而夫子則直討其自用藥物以明弒蓋不嘗藥罪小用藥物罪大嘗藥第察其有毒與否所防極淺而一經自用則藥與疾忤雖百嘗亦何所曉觀傳稱君子多託夫子以爲言而此述君子有曰盡心力以事君合藥物可也謂事君父何所不可用心力而必用藥物此萬當合去者也戒之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齊伐之晉莒楚有大爲莒所殺者髮託身紀郭劫鍾爲布而留其繩量城板高下而積以藏之至是莒子弗紀髮乃投繩于城外齊師登遂入紀城

冬葬許悼公

毛檢討春秋傳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音費邑此事策書失載不當妄解胡氏引劉敞言謂自者待放也古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此必賜之玦而後去者予按春秋正有放例如宣元年晉放其大夫公孫獳于菟裘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歸生于鄭六年後臨去始書簡也且曹方易君前十八年曹平公卒後二年葬兩年耳待放須三年則此時已卒而悼公立距此二十年裁兩年耳待放須三年則此時已書例所放之君誰則賜玦而使之奔宋況經有書例此書例與二十一年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正同故此必前此以鄸叛一如華亥之先據南里以叛而此時出奔故曰自此亦就經文書例而類推之豈有趙宋儒者自造爲事以詆夫子之書如劉胡者嗟乎亦無忌憚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華音華

宋元公惡華向二族華亥華定與向寧謀先發爲亂亥以詐疾誘殺羣公子并劫公取公之子太子欒公子辰公子地三人爲質杜氏謂公子辰地皆羣公子元公弟按定十年經書公之弟辰在羣公時則元公子景公弟也傳稱母弟杜誤公亦取華亥華定向寧子爲質而盟于華氏當是時公子城元公弟與華氏戰于鬼閻敗而奔宵有華費遂者華族也爲大司馬公信之與謀去華氏乃殺華向之質子而攻之華向奔陳華亥之兄華登歸寔助華向奔吳

子華登爲寔助華向奔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左作盧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 士鞅士匄子

宋華向奔吳

司馬華費遂生三子華龜華多僚華登也登于前年奔吳矣

龜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而謟龜于公曰龜將納亡人公疑之曰司馬以吾故亡其子豈可以再亡之及又言公召司馬之侍人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識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如何乃與公謀遂華龜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與司馬皆厚賜龜龜之臣張匄知其情請殺多僚龜曰司馬老矣登之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是龜將見司馬而行遇多僚御司馬張匄怒殺多僚遂劫司馬而召諸亡人華向入居盧門以南里叛宋乃城舊鄛及桑林之門以守之張南士曰宋元公不能獨與厚者謀而司馬侵柔不決大城國事大夥所謂不能齊家而欲治國難矣此春秋所謂蔡侯朱出奔楚 朱元作痤

蔡侯朱者蔡平侯廬之子也勉愛無極取貨于蔡東國廬之之叔假楚子之意使蔡人去朱而立之朱懼于楚楚子將討蔡人貴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誓于鄧故封今其子有二心故逐之且靈王殺隱太子與君同惡此猶是隱太子之子也且廢置在君蔡何有焉據傳則蔡之易君全由費無極一人而

董仲舒于七月日食謂是蔡侯朱騁君臣不說之象故蔡侯出奔則實是蔡人出君非費無極也漢初論春秋不同如此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公立公以朝新君如晉而晉又辭之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齊初使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而莒大夫沮之謂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至是齊侯親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竄如莒泣盟莒子如齊泣盟于是莒人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奔楚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會齊烏枝鳴大夫成宋宋廚人濮廚邑大夫名請伐之大敗吳師于鴻口獲吳二帥州員吳大夫僅一僅華登帥其餘以迫宋師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揚徽者官閽名氏而被于背以為識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力請皆用劍從之皆用劍華氏敗既而公子城以晉師至前年晉趙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即宋公子朝前年救宋與華氏臧于精臣公子城射張匄兜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拂脣見華登如楚吾為纍氏矣于是華登如楚乞師楚使遠越告宋曰閻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辜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宋初不許諸侯之成謀曰彼亦何能為不如出之以為楚功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出之時華登華登等皆同叛同奔而經不書重始事也胡氏謂不書諸國救宋者所以罪諸國者自宋義所以罪宋書奔楚所以罪楚則此時諸國無罪羣賊在內強援在外固請子楚末為失算若宋楚得罪則在事理或有之而在書法並無有初書華向奔陳蠲書華向自陳入于宋書奔書自何止宋楚以此為罪則陳罪魁矣且天下未有書亦罪不書亦罪而可以云書法者此謬也

大蒐于昌間公作搜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孫如京師叔孫弓子

葬景王 王室亂

三月而葬以亂故也春秋記事未有無事而空書其義者王室亂者義也非事也以為告邪則定無有以亂之一字告者出奔則實是蔡人出君非費無極也漢初論春秋不同如此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疑至河下有公字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又不得入其書有疾者諱辱也然亦辱不及辱也自路公立後公凡七如晉一見止五見拒公之臣亦六如晉而兩見執我辱固有之然晉惡亦甚焉難然王室之宗國何奔走強大而較榮辱焉是亦不可已乎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

叔孫公子牟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其叔孫使梁其踵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笑乃止及見士伯辭有禮遂受右顧而笑乃止及見士伯辭有禮遂受

夏五月壬申朔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公在晉也

秋八月丁酉杞伯鄫鞏卒鄫公作繒

冬叔孫舍如晉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下有公字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又不得入其書有疾者諱辱也然亦辱不及辱也自路公立後公凡七如晉一見止五見拒公之臣亦六如晉而兩見執我辱固有之然晉惡亦甚焉難然王室之宗國何奔走強大而較榮辱焉是亦不可已乎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

叔孫舍至

展季申夜姑 公鳥之相其室謂子季平子平子使公之弟
拘展與夜姑殺之季邱之鵲關 邱鵲伯與季家相近季氏介其雞 甲其首
邱氏以金爲距平子怒侵邱氏地以益居且責之臧昭伯之
從弟會爲益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之老犹季氏拘會而
季氏反執之會將納襄公 襄不宜專祭此以時嘗蠲廟故言之習萬舞者不
之公而之季氏 季有私祭梨惡之公者乃獻弓于昭公之公子務
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初難之既而告臧孫 昭伯
未許也邱孫力勸之以告子家羈 公孫歸父子家羈伯
可公室失民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事魏人以君徵事事不
克而君受之矣且政在末可圀也公不聽值叔孫昭子如闕
鼻 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子鬥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
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請待于沂以察罪狎 許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疢之所
在衆用命喬日將興而姦隙作事去矣邱孫曰必殺之公使
邱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辰言于衆曰季氏之有無
于我孰利者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曰然則救諸帥徒以
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飲 冰晉侯當暑可取冰食
者踞蹲坐也遂逐
之孟氏執邱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羈曰君
止 不可自出諸臣劫君而貧罪以去 使諸臣君無與也意如不敢
不改也公曰余不忍也 指諸臣乃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次于陽
州 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景公將唁公于平陰公乃就野井會之唁者弔問之名野
井齊地時齊侯請自莒疆以西致公千社 里也千社二萬五千家爲社 郎
公居于鄆
臣則誰肯復從君者且齊未可信不如早之晉不鷁臧昭伯
率從者以盟請處者皆有罪從者皆無罪毋通內外毋離散
毋不繕綏以從公子家子曰如此則吾不可盟吾方欲與居
守者同心迎公而以爲皆有罪方欲負罪去公自相離散通
內外以使公遠入而以爲守公不去毋通內外吾何敢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
誰不死子以逐君之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齊若子何不子

罪子以子朝之立告晉劉子 初攻王城師敗之既而劉掠亦
敗劉子以王出王宿于褚氏而進次于滑晉乃使知躒趙鞅
帥師納王召伯盈逐王子朝 諸侯而朝乃周召氏之族毛伯
得尹氏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及劉子單子盟遂
入成周而盟于襄宮襄王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書晉
師者尊王也且晉侯不在師也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據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
潛楚使薳尹然工尹麇及左尹郤宛救之時季札聘上國未
還也公子光乃伏甲于堀室而饗王王徒皆執鈹夾道荅之
不敢近光使勇士鱄設諸寘劍于魚腹而進之抽劍刺王公
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曰彼乘喪伐我我不可乘亂
伐彼遂引還于是光自立是爲闔廬按僚者夷昧子也吳子
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諸樊相約必兄
弟傳國以及季子夷昧死季子不受乃立夷昧子而光自以
爲諸樊之子當立因弒之其不書吳光弒書吳弒者非貴
光也昔僕弒父晉荀偃欒書弒君未聞有可責之罪而文十
八年莒弒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史文詳略如
是矣蓋既有策書則苟無首從皆可虛其名以挨其實以中
無彼此可推卸也胡氏謂諸樊之國遞致不受則國宜之光
而不宜乎僚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于光則直貴光矣且授
受大事于此不明則千秋纂業終古未決如宋宣讓穆則穆
之子馮反弒宣子諸樊讓弟則諸樊之子又得弒僚似乎是
非無一定者按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禮世者傳子及者傳
弟也蓋三古授受底有傳子傳弟二法而要之傳弟之法終
歸傳子舍傳子而求他法則篡弒突故夏周傳子殷商傳弟
然傳弟之窮即傳子以繼之如沃丁傳弟太庚則太庚子小
甲立小甲傳弟雍已傳弟太戊則太戊子仲丁立其始
于傳弟而終于傳子說三十五一轍也 考世家惟太丁傳弟
外丙仲壬傳弟仲壬
以仲壬無子立太丁之子太甲又沃甲祖丁則先立兄沃甲
子後立弟祖丁子祖丁子陽甲太能立也證二十八君皆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寡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共
飲酒也及飲使宰夫主獻兼請安 不親獻請安以子家子以
公出時孟懿子陽虎伐鄆將奪公歸鄆入請戰子家子不可
公乃遣子家子如晉公徒御之子且知近鄆敗而退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六月而葬
公難去當而季孫猶遣使會葬范鞅所謂事君如在國者此
其一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晉地
公以齊敬哀始謀王晉然當待于境使之通之侯晉命來逆
而然後入今遽次乾侯則倨矣子家諫不聽晉乃辭曰天禍
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 謂不遣而即安于甥舅之國 晉以姬姓稱甥 亦使逆君 亦使我來
逆之 不能用子 公乃復還境而後入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次乾侯不得見晉君仍返于鄆而齊侯使人來唁大唁者
初失國而弔之之禮今公自晉歸客寄如故而忽使來唁則
請公矣蓋酒公之心晉而不納同失國也然且來唁者褊公
主君則更以大夫比公矣夫子家子曰齊卑我甚矣君毋辱
此固特書之以見齊之無禮者若其書公至則前公在齊魯
境上與齊侯遇返而居于鄆齊時未嘗至齊也經書自齊居
于鄆今直入晉地不書自晉居于鄆而書自乾侯以齊侯見
公晉侯未見公也見則非齊而書齊不見則自晉而不書晉
書唁惡齊書自又惡晉也至若國之辱則至此亦不能諱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冬十月曹伯午卒 郎快來奔 快郎大夫名
而責其馬遂不歸馬時衛侯獻乘馬名曰敗服壓溺而死公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謀納公如晉至曲棘而卒曲棘宋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以居公也鄆魯地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爲公取鄆而公得居之是時公次陽州未嘗至齊而日
自齊者見公之已去魯也鄆即魯邑而不日歸魯者見鄆之
不爲魯所取也至若告至日至公未嘗告廟而仍書日至貢
遠謂季爲守臣當爲公代祭如荀躒所云子姑歸祭者恐意
如無道未肯出此此必公在行所亦設主以告而史官則特
以書之亦文例也況居鄆則在所必書也 又范氏亦云意如
事君如在國如書是 公行告公至鄆意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邑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貿季氏使申豐女賈
二人 家以幣錦賂梁丘據齊大 梁丘據謂齊侯曰羣臣不盡
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
罪于鬼神敓及此也君盍卜焉可則師先濟而君繼之否則
君何辱爲齊侯乃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胡者意
如竊也詳以成誘齊師曰成可取也既而季氏師己集復謝
齊師曰取成非衆意請戰及戰則齊子淵捷菑何忌子襄帶
三人大夫與季氏野洩冉竪二人遏第偽而不殺若無意兒敵
者故戰于炊鼻 魯地 而經不書不予齊以名也曰公圍則齊無
與也雖然公圍之而魯尚可以抗之也乎此其中有養焉
秋公會齊侯晉子郲子杞伯盟于鄆陵
謀納公也然何益矣鄆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卒合尹子常以長庶于西賢欲立之子西不從乃立
子壬爲昭王
冬十月丁丑王入于成周

將為之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貪之（欲使始以幣裹而埋之）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鼂之子）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鄆人與公徒為二此必公徒虐鄆人而致潰者公自此無君所矣

二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史例國君出外則必書然但書出與至而並無出至之閒又特書所在之例其或書所在必于元正以元正朝廟係國大事此禮未行則必書所在以示貶辱故諸公在晉非一次而經皆不書獨于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益書則責之不書則諱之也今忽書公在乾侯此固責公之不用諫不疎羣小以致戮沒故連書三年以明戒而不知春秋者謂君凡所在必書所以存君則公自二十五年逐後歷三十六七八九凡四年未嘗一書所在也胡氏謂他年不書以鄆猶在魯封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而寄乾侯非其所矣故必書則二十八年已去鄆而亦不書何也益春秋書在惠為朝正閟而不書所以諱惡後儒不知春秋妄作書在以有君之說致有明靖難無賴造為建文出狩錄毋藏必記所在以為書法夫君死國亡何處朝正而誣妄如此豈春秋乎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名）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皆王僚子二公子奔吳其地者）

公子奔楚楚子大封土田而居之子西諫不聽吳子乃執鍾吾子伐徐徐子章羽縣其髮搗其夫人以逆吳師吳子喜而送之既而奔楚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櫟後皆同適歷晉地）

晉定公初立躒以師救意如而納公范獻曰若季孫而不定公此時尚未為君雖昭公之喪已至猶謂公子宋未先入仍未知新君為誰而謂定公此時得公書正月乎晉正始乎若謂定公為意如所立卽不正始則宜公為東門襄仲所立獨正始而書正月何也總之昭公死非其所定公立不以正在夫子直書其事而其義自在如必以此為歿猶則按之全經而無一驗者與其不驗而廢其說何如按經而存其義之為得當也

前年冬晉士鞅卒定城成周之令至是城之時士鞅新代魏舒涖政已栽（成周代殷殷代夏）吳宋仲幾宋大夫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屬魯）舒涖政已栽（成周代殷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藤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名陵侵楚
晉人梁城成周之後假王命以伐楚故以劉子為之首劉子者傳稱劉文公王官伯也先是蔡侯有兩璋一歸于昭王楚令尹囊瓦欲併得其一止兩君于楚三年不使歸必使併歲而後歸之故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至是荀寅求貨于蔡侯朋得乃譖蔡侯故合王人并十八國諸侯興師而但書侵楚以其不終伐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後同
沈人不會名陵晉人于會後使蔡伐之遂滅沈而執殺其君其曰以歸者歸于會也殺之晉殺之也故下復書盟以終會之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公作浩油左與上文鼬作一韵
諸侯先會而後盟故商列諸國之目則後以諸侯二字總椓之此書例也名陵之會諸侯謀伐楚而不終伐則但為盟以終之此諸侯二字即十八國也其不稱劉子者以劉子有封爵雖王官實請侯也胡氏不歲倒不讀經兼不曉事于前蔡滅沈責蔡侯之殺沈子此盟諸侯實定公之為意如所立而求盟諸侯以固其位夫蔡侯能殺沈子定公能盟諸侯乎此不曉事也書例前不列諸國單書諸侯則為特會文十七年諸侯會于扈是也前既列諸國則後書諸侯即是前會僖五年公及列國會首止諸侯盟于首止是也今召陵有前會矣此不識例也經書公會劉子及列國侯楚既書滅沈又既書盟皐鼬然後書公至自會則此一書盟實并前會與後之至會而合書之而謂此會是公事是不讀經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許每遷必書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故特遣孟勉子報晉大夫之聘魯南使而實一體故並書之當是時陽虎之擅國政如此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朱使樂祁犁如晉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蟜上范獻惡其主趙氏也言于晉侯以不致使而私飲酒為罪遂執之然則晉卿之分國而爭大如此
冬城中城罹晉也中城見文九年
季孫斯仲孫己帥師圍鄆字闕文
鄆貳于齊季孫圍之齊人乃歸鄆陽關陽虎居之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
晉伯已衰諸侯始特盟于是齊侯鄭晉與鄭伯盟衛地而徵也會于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衛侯聞齊召思欲叛晉諸大夫不可衛侯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陽執結以侵我使諸大夫知所畏遂執結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沙水名
衛乃與齊盟而陰以結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以叛晉故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欲處炙御孟孺子處炙氏
宰將宥入齊飾齊設伏以待之處炙謂虎曰汝不知禍吾殺汝吳苟曳家臣謂虎將陷二子季于難吾必殺虎虎懼御二子還得不敗然則陪臣之互執國政各能相制又如此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報前年之伐也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晉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伐我西鄙凡晉士鞅趙鞅荀寅救之未至境即還
公會晉師于瓦
公乃逃晉師會之其不言救我者以未嘗救我也一若不知其會之者之何事也此文例也瓦衛地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師師侵鄭遂侵衛士公
晉師自瓦還將欲就衛侯而盟于鄟澤趙鞅曰羣臣誰敢盟衛者君者盍亦求盟乎鄭伯將欲盟晉侯以討鄭衛之成何不肯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而盟于鄟澤趙鞅曰羣臣誰敢盟涉佗援衛侯之手而血及于桓衛侯怒王孫賈曰盟以為禮也不以禮叛之已耳遂叛晉不盟晉人請改盟不許士鞅乃會成桓公謂鄭會伐周關外當執之固邀之同侵鄭盟牢而歸遂及于衛盍欲假王師以討鄭衛之貳于晉也經不書不子盍納貨之賂于王室王不知其有母弟奪其宮居之是時楚國辛冐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議則不和不和則吳師必亂謂其爭班次以奪宮室故其氛可乘也今公發迎聘以宮為室且誤以室為妻請吳不稱子夷狄之也故不書以歸之善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蔡滅沈故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作圄
葬劉文公
以同會故會葬書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公作柏莒楚地
蔡侯以子元貢晉而請伐楚召陵之會未及侵楚而楚師已圍蔡宋然且晉第伐戎仍不救蔡侯乃又出子乾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而請伐楚吳為之興師蔡侯與唐侯從焉大敗楚師于柏舉囊瓦奔鄭是此舉蔡貢為之故經特書蔡侯以之以首主在祭也大如是而召陵之會卑鄙之盟蔡之滅沈楚之圍蔡通讀之而吳晉楚蔡之是非可指掌矣故曰春秋非斷爛也
庚辰吳入郢公作楚左合上文為一韵
吳師從之五戰而入郢先是鄖公鍾儀之弟鬷越椒奔吳為太宰事在闕元年楚子熊儀出奔鄖二十七年鄖亂鬷越椒出奔楚及平王娶太子建妻少師費無極譖太子于王且言其傅伍奢共謀為叛王乃執伍奢且召其子尚並殺之而少子伍員奔吳與謀伐楚至是楚子奔隨吳伐隨隨不肯與師從楚至是楚子奔隨吳伐隨隨不肯下申包胥者伍員友也當員奔時遇申包于途謂曰我必亡楚申包曰子亡之我必興之至是奔秦依庭燎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出師大敗夫槩王弟于沂又敗于麇又敗于公壻之谿楚子奔鄖鄖公鍾儀之弟懷子也亦為吳所獲吳師入郢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室無不奔者未有舍其母而獨取其妹者也若大夫之孥宜以奔則傳有藍尹亹涉其帑語國語亦云見亹手載其孥卽有偶為守廟如葉公子高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及聞楚子復國卽棄母而歸葉公惡其不義見后臧未嘗一正視之其嚴惡如此自公穀有妻楚王母建平王墓之文而後之為小說家者擴其邪說依類增長無所不至此禍經之文不可不察也若夫前書吳子此又去子字者史文有詳略並無義例此與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公穀胡氏俱非也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作正
夏歸粟于蔡粟書米詳
蔡饑而我周之亦不可解杜氏曰蔡為楚所圍救歸之粟則圍蔡在四年秋于此不合若公穀謂諸侯歸之則此時蔡方從楚而諸侯肯歸之乎且但書歸而不書所歸之國與人皆本國書例而此又妄言之故曰不曉事不識例此又其一也
於越入吳
於越越名也人吳者以吳在楚而乘間以入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無貶詞貶不在此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舍之子成子也于州仇瞞寫大夫是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後同
許與鄭為終始此乘楚敗而滅之然滅其國觀亥元年經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可見
二月公侵鄭
此晉命也周德翩子翩因鄭以作亂鄭為之取胥靡故晉使魯伐之是時取匡亦書以歸之善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據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并報晉君聘也體也君聘必夫人同之蓋派遣二使報聘亦然今陽虎欲尊晉且欲諂媚之桓

禮而改正之以明己之去三桓者欲强公室為順非為逆也但叛臣變制不書所自此必假定公之命而為之者蓋宗廟大典未有君大夫不知而一二叛臣可豎相移易者也特子考全經似有未嘗移易者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夫桷廟昭穆與太廟同桓莊閔僖從桓而閔從莊桓而僖從莊此順祀也若桓莊僖閔則將僖從桓而閔從莊便為逆祀今桓宮災而卽及僖宮則僖從桓矣此逆祀矣哀尚逆祀而講定年已順祀千理未通恍而思之傳書司鐸宮火火踰公宮然後桓宮僖宮災則火本踰慈桓宮在昭踰而及僖宮之穆相對踰火事未可知胡氏據蜀人馮山之說謂昭公之主未得入廟至陽虎始入之如昭公葬閟在墓道南至孔子為司寇始溝合兆域一類蓋欲慕季孫之惡而為之者其說未嘗不可聽特其所謂先公者指昭公乎指僖公乎昭公不得稱先公如緜桓公命吉禘莊公作僖公主禘祀襄公凡後君之于前君經傳有專稱也且從祀配饗之講也國有大祭得祔主而配饗之謂之從祀如盤庚茲子大享于先王禰祖其從予享之豈有昭公而相從配食如大享之祭功臣者若先公為羣公則從祀為誰不明指何公從祀而徒言從祀誰則從之此不特春秋無是文即他書亦無是文也況定立已八年豈有太廟無禰廟者夫子為司寇但溝墓道未嘗無昭墓也經既書葬我君昭公則卒哭祔廟皆葬時一時之事春秋桓例但書葬而諸禮皆具是昭公八廟即在昭公書葬時已有明文馮山妄說也張南士曰古人以順而逆者曰從而逆故從作順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成王分魯公之物也經凡書盜皆不著名氏以為此盜焉耳但陽虎以家臣而謀弒季氏此國家大變經反不書祇詳書此二物之失得以了其事似失輕重惟徐仲山曰記曰溝圖之駕陽關之叛全無厚繁萬萬不得同陽州之一遜傷此世守重器有國興喪皆視之誡所謂改玉改步得步得玉者故夫子三致意焉此眞善言善言春秋者蓋亦以二物失得即叛臣成敗一始終也據傳陽虎以王辰日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乃約都邑之車以癸巳日王皮巳等公斂處父告五孫曰季氏戒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盍備之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至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殪（於計反）殿將如蒲圃桓子乘聞諸林楚楚欲其脫已于難而林楚難之曰陽虎為政魯國服焉徒死而已何益于主桓子曰能以我適孟氏乎楚許之時孟氏遵圃人之壯者三百人駕言築室于門外楚乃怒其馬驚之入孟氏門陽越射楚不中築者乃閉門而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叔孫武叔以後孟氏公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戮于南門之外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北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公敛處父謂追之孟孫弗許陽虎乃入讙陽關以叛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蘭卒（蘭公作曤）

得寶玉大弓

陽虎歸寶玉大弓于晉魯後陽關陽虎使焚萊門柩之而出奔齊請後魯寧侯將許之鮑文子不可去而奔晉適趙氏主趙簡子焉

六月葬鄭厲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侯晉魏侯次于五氏晉師于棠在中牟衛侯亦如五氏以助之其不書伐晉者以不終伐也五氏晉地

秦伯卒

不書名見前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侯我以晉故今諸侯皆叛晉可以平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前既相平此復為會以固之但南國離會必有爭上于其間且侵伐甫息懷猜不少故齊用犁彌之計使萊人以兵劫公一如莊十三年柯之盟帶人用曹沫以劫齊桓者此亦春秋戰國間事也但其萊人者萊為東夷鬼方貢狄萊夷以

齊會減萊侍之故使之乘間行劫以出不意惟恐齊衛兵則魯亦得以備兵相抵持也乃孔子相定公赴會即先具兵士一見萊人逐奉公退避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使兩相夷之侍得援兵以氣其間非所以令諸侯也夫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侍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而遽辟之及盟齊人加干戚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益責我以小事大之禮也惟時齊晉迭霸定貢賦之制已久明知非王政而急雜更易必此時一相激則重構怨矣孔子乃不使魯公泣盟令大夫茲無還揖而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而以吾共命者亦如之以是時齊多侵魯田且陽虎以鄆讙龜蒙賦魯地愈削故使反侵地量地之所出足以當三百乘之賦則亦如所盟蓋其時中之聖因時酌宜但就事裁處而不祈之以王制一如鑊較之隨俗然既不激而又不辱所云反經行權者如此故經但書會而不書盟一則公不親盟一則謂盟非我意天亦不得已而為之不告可也若齊欲饗公孔子又解之者以盟饗非盟為謝如襄王饗晉文于踐土則為勞卑宋公饗晉侯于蒲則為謝尊其餘盟會後饗列國大夫皆是相勞以全好合故夫子曰夫饗以昭德也不如其已也城以尊卑之間必有甚難討永者在也此又夫子之經也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侯晉魏侯次于五氏晉師于棠在中牟衛侯亦如五氏以助之其不書伐晉者以不終伐也五氏晉地

秦伯卒

不書名見前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侯我以晉故今諸侯皆叛晉可以平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前既相平此復為會以固之但南國離會必有爭上于其間且侵伐甫息懷猜不少故齊用犁彌之計使萊人以兵劫公一如莊十三年柯之盟帶人用曹沫以劫齊桓者此亦春秋戰國間事也但其萊人者萊為東夷鬼方貢狄萊夷以

之會所云反我汶陽田以此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是時魯昭孟孫下移陪臣執國命陽虎公山不狃之徒相繼以起而邸宰侯犯即據邸以叛邸者叔孫氏邑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初圍不克故又圍之邸工師駟赤（工師官駟赤名）以計出侯犯而納魯師侯犯遂以邸叛齊齊人復致邸于魯而修好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前六年宋使樂祁于晉而晉人執之歸而死于路宋公使右師樂大心迎樂祁尸而大心偽疾不肯行樂祁之子溷告大心將作亂于是宋遂立之而大心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公地作池後同）

公子地者宋公之弟也有白馬四公朱其尾鬣而子向鬣（司馬鬣）地怒執鬣奪之鬣懼將走公泣之目牆地母弟辰日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乃出奔而公不之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公作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邸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宇下公歸有宋字）

宋公弟辰曰吾勤兄出奔而公不止是吾迮（敖）也見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亦奔陳仲佗仲幾子石彄猪師段子皆宋卿其皆奔者左氏曰寵向魋故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

夏四月

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大心奔曹在前年今入蕭從叛也

冬及鄫平叔還如鄫涖盟（叔還叔詣子）

魯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師圍邸

是時魯昭孟孫下移陪臣執國命陽虎公山不狃之徒相繼以起而邸宰侯犯即據邸以叛邸者叔孫氏邑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師圍邸

初圍不克故又圍之邸工師駟赤（工師官駟赤名）以計出侯犯而納魯師侯犯遂以邸叛齊齊人復致邸于魯而修好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前六年宋使樂祁于晉而晉人執之歸而死于路宋公使右師樂大心迎樂祁尸而大心偽疾不肯行樂祁之子溷告大心將作亂于是宋遂立之而大心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公地作池後同）

公子地者宋公之弟也有白馬四公朱其尾鬣而子向鬣（司馬鬣）地怒執鬣奪之鬣懼將走公泣之目牆地母弟辰日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乃出奔而公不之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公作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邸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宇下公歸有宋字）

宋公弟辰曰吾勤兄出奔而公不止是吾迮（敖）也見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亦奔陳仲佗仲幾子石彄猪師段子皆宋卿其皆奔者左氏曰寵向魋故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

夏四月

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大心奔曹在前年今入蕭從叛也

冬及鄫平叔還如鄫涖盟（叔還叔詣子）

魯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毛檢討春秋傳

傳曰鄫嫉適而嬖孺之妖也私家之禍皆恃大都以為援而其既也都色大夫鄫得起而操私家之柄所謂政逮大夫陪臣執國者封建流弊勢必致此故三家盛時皆有大都名城叔孫以邸季孫以費孟孫以成而既則侯犯以邸叛南蒯公山弗狃以費叛公敛處父據成而不肯下是以當時執政先墮三都以暫解居大之患所云墮者謂毀其城壞其郛夷其雉以塞使失所險阻而無憑也比之治瘍鑿潰劓墓刮藏外瘍以固我內衛然而元氣從此亦稍傷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公孟不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為季氏宰謀墮三都（墮費叛孫已墮郈矣季氏將墮費費宰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乃入季氏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將及臺下時孔子為司寇命大夫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走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與輒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誤）

結叛晉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至是公自墮成成宰公敛處父曰成者魯鄙之保障也若墮成齊人必至北門矣且謂孟孫曰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守之因不克而返掖三都惟郈費為大郈費既墮則墮成最易且公親圍之而反不克非不能克也郈費叛而成獨不叛不必克也墮郈費所以強叔孫李孫墮成適以弱孟孫不當克也郈費于全魯形勢不甚相關而成在北門費人窺我便及之故前此昭二十六年公出居鄆齊侯假納公之誤師卻圍成經書公圍成是也是為孟氏專小為魯事大不可克也況既已墮二則一亦可以已矣胡氏謂孔子為司寇而不能墮成以未攻相也然則攻相又不墮何與

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

春衛公叔文子卒（衛公叔文子名拔諡貞惠）

公叔戌者公叔文子之子也衛侯忌其富且為大人南子所譖賢黨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不知何故辰獨來奔事見十年十一年

大蒐于比蒲

鄟子來會公

傳曰鄫嫉適而嬖孺之妖也私家之禍皆恃大都以為援而其既也都色大夫鄫得起而操私家之柄所謂政逮大夫陪臣執國者封建流弊勢必致此故三家盛時皆有大都名城叔孫以邸季孫以費孟孫以成而既則侯犯以邸叛南蒯公山弗狃以費叛公敛處父據成而不肯下是以當時執政先墮三都以暫解居大之患所云墮者謂毀其城壞其郛夷其雉以塞使失所險阻而無憑也比之治瘍鑿潰劓墓刮藏外瘍以固我內衛然而元氣從此亦稍傷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公孟不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為季氏宰謀墮三都（墮費叛孫已墮郈矣季氏將墮費費宰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乃入季氏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將及臺下時孔子為司寇命大夫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走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與輒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誤）

結叛晉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至是公自墮成成宰公敛處父曰成者魯鄙之保障也若墮成齊人必至北門矣且謂孟孫曰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守之因不克而返掖三都惟郈費為大郈費既墮則墮成最易且公親圍之而反不克非不能克也郈費叛而成獨不叛不必克也墮郈費所以強叔孫李孫墮成適以弱孟孫不當克也郈費于全魯形勢不甚相關而成在北門費人窺我便及之故前此昭二十六年公出居鄆齊侯假納公之誤師卻圍成經書公圍成是也是為孟氏專小為魯事大不可克也況既已墮二則一亦可以已矣胡氏謂孔子為司寇而不能墮成以未攻相也然則攻相又不墮何與

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

春衛公叔文子卒（衛公叔文子名拔諡貞惠）

公叔戌者公叔文子之子也衛侯忌其富且為大人南子所譖賢黨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不知何故辰獨來奔事見十年十一年

大蒐于比蒲

鄟子來會公

頓子胡子至五年師頓子後吳二十三年吳滅胡胡沈蔡陳許六國之師亦以頓子胡子為首是頓子胡子世屬楚者至定四年晉定公糾十八國諸侯為召陵之會將以伐楚頓子胡子始與陳蔡滕齊並歸于晉乃楚未得伐而頓與胡則為所誤矣今年滅頓十五年滅胡而晉陽之甲能集方城之下否春秋書頓滅又書胡滅益傷晉伯之流毒遠也

夏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作醉左公歐皆以吳子光卒削作一節）

吳伐越越子勾踐御寇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廬斬其將指（指大夫）而取其饗師敗而卒其舍人立于庭苟出入必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日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謀救范中行氏也時晉人圍朝歌故謀救之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謀范氏也）

冬訂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及有及字）

韓魏嬰趙氏而惡范氏（都士與中行氏荀寅氏故韓簡子起之）

魏襄子（舒之孫）使荀文子（知氏荀躒卿言于晉侯謂晉倒始禍者死）

今范氏中行氏實始禍而獨逐孰刑不均矣乃伐二氏不克

也此韓魏趙與知范中行黨滅之漸也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復以趙氏請乃歸之盟于公宮夫晉陽卻荀氏（晉陽公作晉）

于晉一似晉陽為敵國者曰此以晉陽予趙也文倒也

薛弒其君比（東書未詳）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鞅出奔宋（衛公叔作晉）

公叔戌者公叔文子之子也衛侯忌其富且為大人南子所譖賢黨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二月辛巳是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胖歸（二公孫公作子胥公作棺）

大蒐于比蒲

鄟子來會公

杜氏曰來會者會公于比瑣也以不用朝禮故祇書會按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蕃叙朝公彼亦就會見公者然彼行朝禮故曰朝與此不同

城莒父及霄

公以叛晉兼謀范氏故懼而城之此年無冬字闕文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邾子來朝

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見前年滅頓傳

夏五月辛亥郛

周五月爲夏三月孟春祈殺之祭不得過分三月則過分矣故杜氏曰過也非禮也

壬申公鼜于高寢

高寢宮名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作軒謀　棄書未辨

據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邑杜氏曰罕達子犨之子老邑宋地而其事則云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三年按宋公子地事始于定十年經書宋公子地出奔陳然奔陳非奔鄭也即其後公子辰仲佗石彄又奔陳而自陳入蕭然亦入蕭非入鄭也且哀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傳祇云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向巢伐鄭殺元公之孫則奔鄭雖可據然而公子地公子辰皆元公之子景公之弟非元公孫且與平族無涉似乎兩事不相合者但春秋策書詳于晉楚而略于他國此必公子地入蕭之後公子辰來奔之前則有奔鄭文而傳略之也又必公子地奔鄭時或攜其子並奔而向巢殺之故曰元公之孫策書又闕之也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公作遂葭

齊衛救朝歌而次以待之策書誤

邾子來奔喪

諸侯無奔喪者非魯也說見前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姒是定公之妾而姒姓者其爲哀母與否傳無明文然即是哀母此時遭喪即位而先君未葬子不成君其母不當以夫人赴于列國因不行赴告無夫人小君之稱禮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無會葬者非禮也設見前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與宣八年葬敬嬴禮同

辛巳葬定姒　杜氏謂十月三日辛巳是十月三日今姒葬辛巳距公薨十日今姒葬辛巳距公薨六十日公羊穀梁皆以爲不必盈五月也若仔子問謂葬先輕後重則宜先姒日夫人不必盈五月也

葬我此戰國言禮與春秋刺譏處而胡氏翻引爲證豈辛巳先于丁巳耶不可解

久城漆

襄二十一年郛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今城之

哀公

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至十四年春而春秋終焉說法春仁短祈日哀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四年蔡侯請救楚圍于江故之間而還若隨許皆楚屬國僖二十八年楚子入曹伐衛取五鹿遂次于五鹿晉侯治兵于河上將救衛聞楚師還乃還是也

柏舉楚怨深矣至是楚圍蔡築壘而屯之以示必拔蔡人出降楚人使遷國疆于江故之間而還若隨許皆楚屬國僖二十八年楚子入曹伐衛取五鹿遂次于五鹿晉侯治兵于河上將救衛聞楚師還乃還是也

十年楚人伐隨見于經柏舉之役楚子奔隨見于傳許則定六年爲鄖所滅今見經以不絕其國也

夏四月辛巳郊　說郛卯牛下有角字

丁巳郊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有角

秋七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定四年蔡侯請救楚圍于江故之間而還若隨許皆楚屬國僖二十八年楚子入曹伐衛取五鹿遂次于五鹿晉侯治兵于河上將救衛聞楚師還乃還是也

柏舉楚怨深矣至是楚圍蔡築壘而屯之以示必拔蔡人出降楚人使遷國疆于江故之間而還若隨許皆楚屬國僖二十八年楚子入曹伐衛取五鹿遂次于五鹿晉侯治兵于河上將救衛聞楚師還乃還是也

十年楚人伐隨見于經柏舉之役楚子奔隨見于傳許則定六年爲鄖所滅今見經以不絕其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緩以

十有一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以

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以

十有一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以

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以

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以

毛檢討春秋傳

魯定公 孫辰出奔吳

蔡蔡悼公

宋人執小邾子 穀梁書 未詳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穀梁作曼

癸巳淳于儀封氏瓘曇氏瓘氏瓘曇子赤奔晉之陰地楚司馬取起

豐析二邑之卒并狄戎以臨上雒且請陰地之大夫士薦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今保戎蠻是廢盟也請大開武關道以

逐師命趙鞅懼乃集九州之戎駕言將分田以子戎蠻而誘

殺之遂執蠻子赤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 楚晉之卑

于秦楚且不懼委罪行詐以求說于楚乃如此

城西外郛 穀梁作郭 公羊作郛 左氏有

六月壬申亳社災 亳社公羊作薄 穀梁作

秋八月甲寅藩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五年

春城毗 公羊作比 穀梁作毗 左氏作

夏齊侯伐宋 穀梁書

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范中行氏田朝歌奔邯鄲而趙鞅圍之齊陳乞弦施衛宵

逆效邶羈不得而寅奔鮮虞趙稷奔晉國夏乃伐晉取邢

任樂部逆時險入孟壺口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至是始又

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鞅乃舍之而伐衛逐圉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齊景公娶燕姬生適子早卒諸子皆未立獨嬖寵姬之子荼

而未有命屯及疾使國惠子 亘高昭子 秦立荼而寘羣公子

于萊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

生來奔

冬叔孫還如齊會葬

閏月葬齊景公 葬速

禮喪月數閏 穀閏月辛酉葬 穀閏月不數閏當除閏今既閏月葬

則必除閏數之已滿五月而後可以葬故公卒在九月而是

冬卽葬是論閏在何月卽十二月閏而除閏計之亦止得閏

月耳是年長厤閏在十一月則三月矣三月而葬不其遠乎

若公羊謂閏不書此仍書閏數也喪易為以閏數衰

數略也夫喪不數閏而此仍日數閏已不可解至推其說則

日喪服數閏夫喪服亦不數閏又推之則日喪服期三年不

數閏而大功以下數閏為數略也于是漢晉諸儒皆定為期

者于南郭駕言重慮馬季孫而與之試之遂並載出蒐門

宿告以故遂夜急行僭于舍于宗因饋者而入之公宮將立

之盟諸大夫皆醉而往其臣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

受命于施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衆皆懼鮑子曰女忘君

之為獨子乎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 獨子之妻也為午使其妻之宗頌施

敗折 陽穀首曰言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必不以一

大夫不慈施子言已立必不以我亡一公子 言已不立必以我亡義則遂

否則退歌不惟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陳子遂

去 奈母驚嫗而殺奈之驚然去及奈也悼公使朱毛告陳子

曰器可兩君不可兩也陳子不勢既而泣曰君王長矣宜疑

臣之不從君乎盍殺以自為也朱毛復命曰君圖之可也乃

使毛遷荼于駘未至殺之野幕之下經書陳乞弒其君實弒

之也

六年

春城邾瑕 公作貢 穀邾者 備晉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哀元年 陳侯吳卒 侯作子 穀吳作午 未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陽生高昭子立悼公而逐國惠子 公作

鮑牧及晉大夫范吉射奔朝歌 穀范作荀 未詳

乘而如公戰于莊 穀莊作臺 未詳

叔還會吳于柤 穀吳作鄫 未詳 公羊作鄫 左氏作祖 穀吳言未詳或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穀吳人名軫言未詳或

楚昭王親救陳于城父 公羊作城麇 穀城父作城麋

而我舉之而逃 穀逃作桃

疾作卒于城父 公羊穀梁皆作城麇 左氏作城父

立君之子亦順也乃與子西謀潛師閱衷立昭王之子于國

而後迓師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公作

陳僖子乞之逐高國二氏為嫌立地也至是召公子陽生于

魯 陽生者未 而二氏所奔亦還在魯陽生乃陰見公于組 組魯

未詳 于南郭 駕言重慮馬季孫而與之試之遂並載出蒐門

宿告以故遂夜急行僭于舍于宗因饋者而入之公宮將立

之盟諸大夫鮑牧醉而往其臣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

受命于施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衆皆懼 鮑子曰女忘君

之為獨子乎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 獨子之妻也為午使其妻之宗頌施

敗折 陽穀首曰言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必不以一

大夫不慈施子言已立必不以我亡一公子 言已不立必以我亡義則遂

否則退歌不惟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陳子遂

去 奈母驚嫗而殺奈之驚然去及奈也悼公使朱毛告陳子

曰器可兩君不可兩也陳子不勢既而泣曰君王長矣宜疑

臣之不從君乎盍殺以自為也朱毛復命曰君圖之可也乃

使毛遷荼于駘未至殺之野幕之下經書陳乞弒其君實弒

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穀書 未詳

元年 伐邾二年取邾田三年又伐之今又伐之

宋向巢帥師伐曹 穀書 未詳

二年 宋樂髡伐曹今又伐之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穀書 未詳

定十五年 鄭罕達帥師伐宋故宋報之然不詳其事左氏于

罕達之師誤以宋公子地當之前既已詳矣今又曰宋

師侵鄭扳晉故也夫鄭叛晉已久此時非討叛之際且宋自

定六年晉人執樂祁犂之後晉宋之好亦已斷絕何緣又承

命而為其討扳兒彼此侵伐事雖未詳然經文所書則實是

鄭先伐而宋報之其後宋鄭之師遺歲不已至十年宋公伐

鄭趙鞅且欲救鄭而伐宋竝有宋為晉伐鄭而晉反助鄭而

惡宋者左氏妄說也

晉趙鞅多帥師侵會

五年 晉伐衛今又伐之

夏公會吳于鄫 鄫公羊作

吳來徵會前叔還已會之于祖矣至是公又會于鄫時吳命

公以百牢饗之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日宋饗我

百牢矣且聞魯大夫遏魯饗之過十大夫饗過十則

吳百不亦可乎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

之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前年冬仲孫何忌伐邾矣公又親伐之季康子饗諸大夫而

詢其可否子服景伯力言其不可孟孫贊景伯諸大夫皆不

悅泄饗而出遂伐邾入之處其公宮衆師晝夜掠以邾隱公

歸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大夫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

于吳謂夏盟鄫衍鄫會秋而背盟遣君命矣且魯賦八百

乘 晉所定君之貳敵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屬國也以私奉讎

以屬國所賦唯君圖之吳從之

宋人圍曹

宋自三年伐曹六年又伐曹今又圍之明年遂滅之雖不詳

其事要之利其地也

冬鄭駟弘師師救曹

宋鄭方惡鄸閻宋之厚伐曹也曰宋之有曹鄭之患也因救

之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前冬圍曹菜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曰揖丘曰大城曰鍾曰邘

蓋先為邑名焉示必滅也至春遂滅之左氏謂宋師將還曹

人止語之因及兵滅曹似乎以語致滅者非實錄也若史記

又云曹倍宋又倍晉故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而有之此亦

襲左氏倍晉好宋故晉不救語語然並無實事可據王經書

入不書滅則入原有據地不據地兩義入而不據地入之已

耳衛師入郟是也入而據其地即是滅秦入入鄴是也此書

例也胡氏以為有義例則不然

吳伐我

吳人聽亭夷鴻之言 前年遂伐我時叔孫舒公山不狃在吳 完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書 未詳

據傳鄭罕達之黨臣許瑕求邑因無邑可與使之取邑于他

國故圍宋雍丘而宋救之反圍鄭師鄭師哭罕達往救大敗

此又不曉事之言世無已國無邑而可漫取之他國者且許

瑕何人家不藏甲豈有家之嬖臣能公然興師取人國邑此

在情理所必無者且前七年經書宋皇瑗帥師侵鄭與此經

前後相應則必罕達因皇瑗侵鄭而伐宋雍丘以報之不虞

為瑗所敗也傳于前皇瑗侵鄭則曰鄭叛晉也于此傳則曰

許瑕求邑也皆造事非實錄春秋定哀之間書宋鄭搆兵事

甚悉必有一大事彼此牽構一十餘年而傳皆不瞭故自定

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哀七年宋皇瑗帥師侵鄭九年宋

皇瑗帥師取鄭師于宋巳是年秋宋公伐鄭十年宋人伐鄭

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諸傳皆前後周查無一是者善讀

春秋者當于此六經通讀之而合觀諸傳以考辨可也

夏楚人伐陳

楚昭王以救陳而死然死則不能救矣陳因就吳而楚遂伐

之雖楚惠王不繼志顧晉伯餘智原是如此

秋宋公伐鄭 宋書 未詳

傳于伐鄭本事全不曉乃又旁造一救鄭之事謂晉趙鞅欲

救鄭小寇不吉乃使陽虎筮之又不吉乃止按鄭之叛晉已

久而于趙鞅則尤致深怨者前二年鞅帥師圍戚值范氏在

朝歌而鄭罕達與驷弘親帥師輸粟以與鄭戰經書晉趙鞅

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嗣後未嘗有修好之

舉也即或修好面經此搆釁或不坐釁則已耳有何親愛而

擬冠被髮以著以蔡此皆策書無文而傳故造說以演其事

者善讀者所當察也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前吳伐邾因邾子今脫而來奔避吳也但吳以救邾伐我而

今又使邾來奔邾以我執之故致我為吳所伐而今又奔我

構兵腔亂慢好瀆惡其尚有人理存其間予此春秋之所以
人戚國與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此吳今也吳欲會齊而齊辭之吳乃城刊溝通江及淮先召
我徵師而我從之乃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以悅吳
赴至吳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而還悼公不書弒以未
詳弒者人也其書例與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同
夏宋人伐鄭 緐書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衛屢救范氏與趙鞅爲難故乘喪以侵之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公孟彄以劉蹧當奔鄭又奔齊今自齊歸衛或曰
齊納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見夏楚伐陳傳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前年鄙之役齊以我從吳師故憾之至是特逞國書高平帥
師伐我及清 齊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如
何冉求謂以一子守而二子帥師可矣二子不可冉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謂魯一子帥師 季氏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
也季孫使冉有從于朝侯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
蒐乘于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
曰須 樊遲名 也弱冉有曰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
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于雩門之外越五日而右師始至遂
及齊師戰于郊時師未踰溝樊遲請先左師伸犂信三刻而踰
之衆從之師入齊軍既而右師奔齊人追右師齊大夫陳瓘
陳乾昔陳立之侈臣子 侵入以爲殿瓘欲勇其衆曰馬不
可稱國亦不可也若不稱夫人傷不稱薨者當以爲孟子之
稱難于赴告因不赴告遂不稱夫人稱薨則小君所葬外
不赴告而本國禮文必不可闕乃經亦並不一及此必季氏
重抑昭公使不得成小君之喪故魯史不書而夫子因之此
正所以著季氏之惡非諱之也
據傳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杜氏謂孔子致
仕但服舊君母妻之喪故可與弔而季氏竟不服小君之服
不着喪冠故夫子即去絰而拜亦不用弔時升絰之服蓋從
主節制也按說爲初喪去冠之服及成服而再冠即不絻矣
是不絻非不冠也亦惟不去初喪所服之冠故曰不絻今解
絻作冠固已非是若升絰而弔則以脩素爲弁澡麻爲絰功
緦通用正謂君母妻之服雖不弔亦何必去絰且弔無拜法
歷有明文況此時弔季氏上無殯宮卽臣子亦並無拜禮惟
受弔主人則不問所弔何人而來弔卽拜此必季氏不肯服
小君之喪故亦不絻而預然下拜此正簒文記季氏不
臣之節與經文書卒不書葬正相表裏而杜氏誤解之也向
疑放字是散字字形之訛禮凡初喪服絻必服環絰以環腰
之絰束之而其末不絞又謂之散絰或季氏不服絻而但服
散絰亦未可知而既而思之祇從放字作去字解而不絻不
絰尤爲明快若謂季氏既不絻妝子亦不絰則天下無執君親
之喪而依違繞指以大禮當酬酢者曰從主節制此何節制
也
公會吳于鹵 吳地
公會吳槀皐 皐地
公及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 尋八年柤
公不欲使子貢辭之經但書會不書盟以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 公作
吳召會也吳人以衛侯來緩將執之景伯告子貢子貢請東
錦以見宰嚭語及衛君宰嚭曰寡君以其來緩也懼之故將
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
來夫勸其來者子纂也勸其不來者子之讎也今一來而果
執之則讎者之言驗矣嚭曰善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構兵已久其彼此侵伐歷見經文必有以一事爲終始
也獨左師獲齊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道再有
請追之三季孫不許傳曰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
子曰義也經不書齊敗以右師奔也然不書我敗以左師實
勝也其曰伐我者書例也不曰某部以戰于郊也胡氏謂不
書我者書例也右師奔也不書我敗以左師實
伐我爲魯罪大戰于郊矣而猶鄙乎且魯凡被
兵必書伐我春秋無兩書矣儻非伐我當是伐誰傳春秋至
哀十一年而猶然夢夢不可解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
陳轅頗爲司徒賦封內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
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 文陵 齊地
報郤之戰公乃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吳子親將中軍胥
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中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
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初吳展如敗齊上軍齊國子亦敗
吳上軍既而吳子出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
東郭書章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當戰之時吳子呼
武叔曰而事何也曰從司馬吳子賜之甲劒銊曰奉爾君事
敬無廢命武叔未能對衛賜進 賜子貢曰州仇武叔名奉甲從
君而拜至是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 以首寅之新篋鬲之
以玄纁加組帶焉
秋七月平西膝于虞毋卹卒
冬十有一月葬齊悼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孔文子圍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文子圍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二妻焉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寘其妻而以其弟
其弟遺且使室疾妻焉 遺且使室疾妻焉
疾疾歸衛而死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退而私謂冉
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以三本好去若欲苟而行又
何訪焉乃卒用田賦用者以也用田賦者謂不以丘爲賦而
以田爲賦也古者丘賦之法每家百畝收其田所出之財以
爲賦合一百二十八家得田一萬二千八百畝爲一丘共賦
馬一匹牛三頭謂之丘賦不謂之田賦以田稅什一自有賦
也今欲分丘賦與田賦爲二于丘賦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
謂之田賦雖其賦均出自田中且亦均在此一丘之中然既
立田賦名卽非丘賦之舊法不以丘而以田矣公穀不知田
賦爲何賦亥云公田什一今田賦多取逼于什一爲非正夫
公田多取此在宣公初稅畝時已逾什一故哀公曰二吾猶
不足以什二之征在前時不在此時也且此是田稅不是田
賦故前漢志議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宣公
初稅畝此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此是加賦何則以所加者爲
馬一匹牛三頭也若買逵謂田者井也以田爲賦欲令一井
之間出一匹之賦則一匹十六井將出賦十六倍無是理矣
且季孫云以田夫子云以丘並無有云以井者使謂井卽是
田則丘何嘗不是田丘不可名田則田必不可名井又斷可
知也若胡氏謂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農商不同若但賦田而
不賦里是弛末剔本失先王重農之意則藉田以力而砥其
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本國語夫子議用賦文彼正謂
田稅里賦力役軍旅均有限制不得增加今反云未可加而
本不可加則意有畸重已非夫子立說之本意矣況周制九
賦凡山澤關市斥幣力役皆在邦郊甸稍縣都諸賦之內春
秋悉索敝賦正索此等豈有諸賦皆未加而獨加田賦者祇
以諸賦無常如里賦一條必計其利之出入多寡而度其財
業有無以爲差等如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時增時減
不比田賦之可勒爲定數故略而不書且亦見重本折末之
意書所重不書所輕而胡氏全未之解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昭公娶于吳爲同姓故諱其名不曰
孟姬而曰孟子一似出之于宋者此是魯人常稱論語所云
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但坊記云魯春秋去夫
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必夫人生時去姬稱吳一如
論語所稱吳孟子者及其死爲作去之以吳配姓爲文
何訪焉乃卒用田賦用者以也用田賦者謂不以丘爲賦而
以田爲賦也古者丘賦之法每家百畝收其田所出之財以
爲賦合一百二十八家得田一萬二千八百畝爲一丘共賦
馬一匹牛三頭謂之丘賦不謂之田賦以田稅什一自有賦
也今欲分丘賦與田賦爲二于丘賦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
謂之田賦雖其賦均出自田中且亦均在此一丘之中然既
立田賦名卽非丘賦之舊法不以丘而以田矣公穀不知田
賦爲何賦亥云公田什一今田賦多取逼于什一爲非正夫
公田多取此在宣公初稅畝時已逾什一故哀公曰二吾猶
不足以什二之征在前時不在此時也且此是田稅不是田
賦故前漢志議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宣公
初稅畝此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此是加賦何則以所加者爲
馬一匹牛三頭也若買逵謂田者井也以田爲賦欲令一井
之間出一匹之賦則一匹十六井將出賦十六倍無是理矣
且季孫云以田夫子云以丘並無有云以井者使謂井卽是
田則丘何嘗不是田丘不可名田則田必不可名井又斷可
知也若胡氏謂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農商不同若但賦田而
不賦里是弛末剔本失先王重農之意則藉田以力而砥其
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本國語夫子議用賦文彼正謂
田稅里賦力役軍旅均有限制不得增加今反云未可加而
本不可加則意有畸重已非夫子立說之本意矣況周制九
賦凡山澤關市斥幣力役皆在邦郊甸稍縣都諸賦之內春
秋悉索敝賦正索此等豈有諸賦皆未加而獨加田賦者祇
以諸賦無常如里賦一條必計其利之出入多寡而度其財
業有無以爲差等如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時增時減
不比田賦之可勒爲定數故略而不書且亦見重本折末之
意書所重不書所輕而胡氏全未之解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昭公娶于吳爲同姓故諱其名不曰
孟姬而曰孟子一似出之于宋者此是魯人常稱論語所云
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但坊記云魯春秋去夫
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必夫人生時去姬稱吳一如
論語所稱吳孟子者及其死爲作去之以吳配姓爲文

可稱國亦不可也若不稱夫人傷不稱薨者當以爲孟子之
稱難于赴告因不赴告遂不稱夫人稱薨則小君所葬外
不赴告而本國禮文必不可闕乃經亦並不一及此必季氏
重抑昭公使不得成小君之喪故魯史不書而夫子因之此
正所以著季氏之惡非諱之也
據傳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杜氏謂孔子致
仕但服舊君母妻之喪故可與弔而季氏竟不服小君之服
不着喪冠故夫子即去絰而拜亦不用弔時升絰之服蓋從
主節制也按說爲初喪去冠之服及成服而再冠即不絻矣
是不絻非不冠也亦惟不去初喪所服之冠故曰不絻今解
絻作冠固已非是若升絰而弔則以脩素爲弁澡麻爲絰功
緦通用正謂君母妻之服雖不弔亦何必去絰且弔無拜法
歷有明文況此時弔季氏上無殯宮卽臣子亦並無拜禮惟
受弔主人則不問所弔何人而來弔卽拜此必季氏不肯服
小君之喪故亦不絻而預然下拜此正簒文記季氏不
臣之節與經文書卒不書葬正相表裏而杜氏誤解之也向
疑放字是散字字形之訛禮凡初喪服絻必服環絰以環腰
之絰束之而其末不絞又謂之散絰或季氏不服絻而但服
散絰亦未可知而既而思之祇從放字作去字解而不絻不
絰尤爲明快若謂季氏既不絻妝子亦不絰則天下無執君親
之喪而依違繞指以大禮當酬酢者曰從主節制此何節制
也
公會吳于鹵 吳地
公會吳槀皐 皐地
公及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 尋八年柤
公不欲使子貢辭之經但書會不書盟以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 公作
吳召會也吳人以衛侯來緩將執之景伯告子貢子貢請東
錦以見宰嚭語及衛君宰嚭曰寡君以其來緩也懼之故將
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
來夫勸其來者子纂也勸其不來者子之讎也今一來而果
執之則讎者之言驗矣嚭曰善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構兵已久其彼此侵伐歷見經文必有以一事爲終始
也獨左師獲齊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道再有
請追之三季孫不許傳曰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
子曰義也經不書齊敗以右師奔也然不書我敗以左師實
勝也其曰伐我者書例也不曰某部以戰于郊也胡氏謂不
書我者書例也右師奔也不書我敗以左師實
伐我爲魯罪大戰于郊矣而猶鄙乎且魯凡被
兵必書伐我春秋無兩書矣儻非伐我當是伐誰傳春秋至
哀十一年而猶然夢夢不可解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
陳轅頗爲司徒賦封內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
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 文陵 齊地
報郤之戰公乃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吳子親將中軍胥
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中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
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初吳展如敗齊上軍齊國子亦敗
吳上軍既而吳子出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
東郭書章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當戰之時吳子呼
武叔曰而事何也曰從司馬吳子賜之甲劒銊曰奉爾君事
敬無廢命武叔未能對衛賜進 賜子貢曰州仇武叔名奉甲從
君而拜至是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 以首寅之新篋鬲之
以玄纁加組帶焉
秋七月平西膝于虞毋卹卒
冬十有一月葬齊悼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孔文子圍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文子圍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二妻焉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寘其妻而以其弟
其弟遺且使室疾妻焉 遺且使室疾妻焉
疾疾歸衛而死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退而私謂冉
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以三本好去若欲苟而行又

者而藁書不詳前既已屢辨之矣至是傳又云宋鄭之間有
隙地焉曰瑣作項上王暢曾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爲成曰
勿有是言也 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帶戈錫
以居之至是宋伐鄭殺元公之孫遂圍曲鄭罕達救焉又圍
公子地辰皆景之弟元公之子緥帛書宋公之弟其所云
宋公者皆是景公以宋入春秋自定十年至十四年皆景公
元公子則其弟爲元族與平族無涉且未有兄爲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簒書
於越入吳
吳自定十四年檇李之敗闔廬爲越所殺後吳子夫差敗越
于夫椒報檇李也時越子以甲楯五千敗保會稽使大夫種
行成于吳吳子許之伍員極諫不從既而吳伐齊員又諫乃
殺員而沈之江方是時越子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即仰
膽至是伐吳先以畸無餘謳陽二大夫自南方及郊吳太子友
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渚之弸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
旗也時彌庸父先爲越姑蔑人所 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遂
戰後疇無餘謳陽既而越子至乃命范蠡舌庸截吳歸路敗
太子友于姑蔑夷 獲王孫彌庸及壽於姚而自御軍以
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人告敗于吳子吳子方
會黃池恐其聞也而殺之及歸乃使人以厚禮請成于越吳
及越平 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
秋公至自會
晉親晏多帥師侵衛 晏下公無多字 簒書闕
葬許元公
九月蓋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簒書闕
十有二月蓋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狩者冬獵之名春而名狩以周之春即夏之冬也西魯西也麟獲名不恒見者書狩禮例書所獲則文例也據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官名鉏商人名家語作宇而以子以爲不祥而賜之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按麟爲靈獸王者之瑞禮運聖王順德則麒麟皇皆在郊檀弓孝經援神契德至八極則麒麟臻故公羊亦云麟者仁獸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此時周德既衰明王不作夫子以聖人乘時間出而不得在位則此王者之瑞將以誰應況麟之爲物游必擇方翔必擇所今出而被獲則是聖人而厄于在下之明驗也此與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嘆正相表裏故夫子作春秋而終于獲麟之一時雖春秋紀年當有始終此不惟不終哀公之二十七年且不終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自傷道衰陡然絕筆理固有之若公羊謂西狩獲麟應夫子受命之符故夫子見麟而作春秋則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瑞災不並徵吉凶不兩立既傷災見不得復爲瑞至況終于獲麟亦偉見公羊之說而漢儒遵之若始于獲麟則雖漢儒亦不遵賈逵服虔等皆以孔子自衛反魯始作春秋在哀十一年凡三年而文始成有獲麟之應麟其言亦皆臆見彼此無所憑然其不遵公羊說則顯然也若漢儒謂周在西故夫子欲與西周又謂立言之位在西方麟爲西方歲屬金夘爲金爲言爲口則幸而所狩之地偶在魯西耳萬一在魯東夫子將不作春秋乎至說公羊者云此是周亡之笑漢興之瑞劉爲金刀而漢中在西夫子豫知而傷之此眞妖妄之言東漢符命家所爲前儒早闢之不足道也

若胡氏謂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書籍韶作春秋作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又曰文成而麟至又曰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則以獲麟爲春秋既成之瑞應事或有之但其曰文成曰成經曰制作文成豈其作經至哀十三年螽殺隱孛夏區夫十有二月癸巳告成書而麟忽來至然後綴西狩獲麟一句乎抑亦連西狩獲麟一句統謂之經乎夫必經成而麟至則西狩獲麟一句不可謂之經也若必合獲麟爲經則是麟至時經未成也從來儒者解經定有着落膠無言之似是而實非者既已信之眞言之疑眞文成成經第二傳說則必

使後之人明知書成何時經成何所而乃爲此鶻突之語且曰周南關雎王者之風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取小序應字以證已瑞應之說一似關雎詩成麟趾來至者而朱元晦註麟趾竟曰王者之瑞有非人所得而致則全襲胡氏說直以麟趾詩作獲麟解矣其可笑如此

春秋終于是年春亦公羊穀梁說謂孔子作春秋終于獲麟之一句而漢時公穀早出故遂遵其說以爲夫子聖經實止于此若左氏春秋則止于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而其後棄書未盡備年記事附載經後者尚餘十有一年安見獲麟一句即爲絕筆之鐵案無如夫子自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後又作易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及刪詩書定禮樂其生卒之年故大子之生見于公羊之傳文夫子之卒見于左氏之經文其絕筆之年則姑從公穀爲說自漢迄今未有改也若司馬遷云夫子厄陳蔡而作春秋則在哀六年與諸說又不同要之說經貴有據能據經據傳據策書然後據漢儒之說經者而以義而裁斷之庶乎是經不大謬耳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兼經刊

漢單生員焚　封校
嘉應生員葉　幹校
嘉應生員張　翁洪校
嘉應生員李　恆春校
嘉應生員楊　懋建校

學海堂

春秋簡書刊誤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先儒目之爲簡書即聖經也其分十二篇者以春秋十二公每公得一篇則十二篇也第其書不知亡于何時唯三傳經則各有經文載于其中漢初行四家之學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而鄒夾無傳祇公穀二學早立于學官而諸生傳之顧商家杜撰日不見策書徒以意解經故經多誤字而公羊且復以里音市語調混其間其所存聖經已非舊矣及左傳行世則始知有簡書正文冠策書首故當時左公穀三傳俱著竹帛而左之爲傳先于公穀漢人亦稱左氏爲古學公穀爲今學而其如左氏晚出公穀立學反先于左氏是以治古學者雖有張蒼賈誼張敞賈逵服虔輩不下于董仲舒公孫弘輩之治今學而諸生膠固競立門戶即加以前漢劉歆後漢鄭玄兩歆之爭必不能救左氏官盲之目而策書簡書總無間焉夫左氏之傳即是策書左氏之經即是簡書故夫子筆削祇襲魯國之簡書以爲之本即絕筆以後猶有舊簡書一十七條見于左傳則哀十四年獲麟以前其爲眞簡書而以之作夫子之聖經公羊穀梁俱無與也乃宋胡安國自爲作傳其所載傳中者原非簡書祇以穀梁本爲據而穀之與公如狼狽扈肩彼此呼吸與左氏之所載者全不相合而於是聖經亡即簡書亦亡矣予著春秋傳念不及此亦仍以胡氏所載爲聖經原本而反標二傳諸字同異于其下東陽李生紫翔者著春秋紀傳早已行世及之官簡素疑予傳聖經之有夫穀屬主生虎文問及之予乃命猶子文輝取三傳聖經之各異者以簡書爲主而各註所誤而明標之名曰刊誤嗟乎前人之誤其所厚賴于後人之刊之者豈止是與

隱公　四條

元年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作邾婁後同蔑公羊穀梁俱作昧

邾本附庸唐國武王克商封顓頊之後名俠者于邾地當時稱邾俠則邾一字明矣公羊多一字曰邾婁蓋解邾人語聲歟本必有婁字猶吳人發聲有勾字越人發聲有於字曰勾吳於越類然經文亦有之如椒弓郹黍考公之喪哀十三年於越入吳類皆此必不然者穀梁亦先左氏出而經文始終祇一邾字此非左氏或本又明矣或曰五等爵國無兩字爲伯當據言指爲乃知矣或曰五等爵國無兩字侯來朝十有三年又曰公會紀侯鄭伯戴嬀師十七年又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至莊四年直曰紀侯大去其國而紀亡矣則是子嘯闕疑雖慎言亦不虛荒心喪志前後繆亂至于如此如此而猶欲傳經何可矣

尹氏卒　三年

尹左傳作君　說見毛氏傳

葬宋穆公　三年

穆公穀作繆後同

穆繆通字盧記大傳序以昭繆

衛州吁弒其君完　四年

州穀作祝

此則有意變異矣州吁見諸經作祝者此不過字音之轉而齊魯間人語音有然如雖記齊人有祝雞翁呼雞爲州州亦呼作祝祝類今漫人經字亂矣視有識凡者亦作誳郎誳詛也然是齊魯州吁當得稱書吁乎

公矢魚於棠　五年

矢公穀作觀

杜註矢陳也設張施捕魚之備而觀其所獲與莊子濠上觀魚臧舰其游泳不同故此經有棄書觀臧僖伯諫詞一百六十餘字皆公穀所未見者若止觀魚則僖伯此諫爲多事矣且既有諫詞則其語自有着落諫明以萬苗綱狩與山林川澤之資爲補魚發論則自非觀看之謂杜甫觀打魚歌不得謂觀魚欲也又且簡書與策書略應策書明曰棄往陳魚而觀之即又遣簡書一語書曰公矢魚于棠書簡書即此經也然則經本如是矣

鄭人來渝平　六年

渝公穀作輸

此不過字形之誤雖異詁而義皆可通渝者變也輸者納也按隱公爲太子時魯惠曾與鄭戰于狐壤而隱公見獲未經通好至是鄭始來求成是變怨爲好所謂更成亦所謂輸成也但更而後輸更可包輸輸不可包更則渝與輸若公穀

改輸而仍解作逾曰輸猶也且又以壁成爲不果成則不特字義乖即事實亦緣總由不見策書而憑臆一度故至此

鄭伯使宛來歸防 八

防公穀作邴後同

此鄭邑與前鄑國不同紘左氏傳文亦作成

齊人鄭人鄭人盟于惡曹 十一

左傳有齊衛鄭宋四國反祗經闕宋人非也說見毛氏傳

公會宋公于夫鍾 十一

鍾公作童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八

浮來公穀作包來

不可解

挾卒 九

挾公穀作俠

公會齊侯于防 九

防公作邴

防又作邴不可解訪是鄑邑防是魯邑邾是宋邑並未相通瘧舊註魯防邑在鄒華縣東南臧武仲據防以得據他國之邑此皆無足道者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十一

夏字下公穀俱有五月二字時來公作邴黎

時邴同音來黎聲轉總是繆誤邾來原可讀作黎如齊國萊侯邾黎侯吳人伐州來邾楚州黎之采類然公之請黎則仍是里音知如棠矢魚傳以得利爲賚來云齊人口語如是其非史文瞭然耳

桓公 一十 六條

杞侯來朝 二年

杞公穀俱作紀

公會杞侯于鄑 三

杞公作紀鄑公作盛

此與前文俱是杞不是紀公穀誤說見毛氏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五年

仍穀作任

不可考

公及齊侯狩于郜 十三

郜公穀作鄗

糕公穀作鄗

前二年會糕惟公鄙而穀不然今公穀同不可解

鄑黎來朝 五年

黎左作犁 穀梁作剿出

齊人來歸衛俘 六年

俘公穀與左氏傳文俱作寶

簡書是俘而左氏策書文原是寶字杜氏謂公穀與策書俱然此必經文有譌者且云俘囚也俘必以人而衛所歸是寶物因以爲廷而孔氏正義則直云寶與保古字通用此以俘保字形近致誤則笑話矣按爾雅俘取也其註云如書言俘厥寶玉則因人曰俘取寶玉亦曰俘此正俘寶玉也其云書言者以書序湯既勝夏遂伐三髮俘厥寶玉誼伯誼仲作典寶則獻俘作書而及以典寶名篇簡書專言俘與策書專言寶俱可通矣杜孔偶不見及耳

甲午治兵 八年

治公作搏

古治兵振旅皆以教戰然必于出師之際告廟行事故亦稱祠兵今師次于郎往以俟期之故選日教戰即有告亦載主耳公穀稱祠兵左以爲治兵于廟皆非策書文也且我師以正月次郎甲午者即正月中日耳五干支皆記日無記年與月者以此月出師即以此月習戰而公羊曰久胡氏曰役久何以解之

公及齊大夫盟于蔑 九年

蔑公穀作暨

夏公伐齊納子糾 九

子糾公穀作糾

子糾去子字無理孔氏正義云案今定本經文糾字上有子字則在唐時尚有經文定本今亡之矣乃胡氏直曰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則請讀後經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公穀與左氏文總無異也豈夏不當立九月當立耶

期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年

御廩災乙亥嘗 十一年

御廩公穀作禦

御廩災亦作禦

無駭作武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三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作齊人

說見毛氏傳

宋人齊人邾人伐郜 十五

郜公作見

郜即前郜黎來之郜也公前作郜此作見不可解

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于鄫 十六

會上公有公字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

不可考

齊人執鄭詹 十七

詹公作瞻後同

齊人殲于遂 十七

殲公作歼

齊人不死于水而死于陸且此時無海戍又無吳人水犀軍即晉陽之灌亦屬後起誰爲歼之乃何休解曰投藥于水中使飲食而死則歼者沒也棄死而沒非信史矣

齊人伐邾 二十

夜穀作我

無傳不可考

春王正月肆大眚 二十

大省原不可解何休解曰謂子卯日也夏商以子卯日亡此日當省但居喪不避子卯日桓有母喪而避子卯而不哭則過度矣肆者以檄朔出奔故曰肆也則曹驕出奔陳赤歸于曹一如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簡書前後書法恰合此眞以經解經之最善者然猶有據史記世家與年表謂曹傳名夷不名赤以爲質難總謂不如闕疑耳若正義載賈逵說謂驕是曹君赤是曹公子之爲戎女出者故戎侵曹逐驕而納赤此說與杜氏同而較詳于杜且頗有理焉知非東漢初原有師承而爲杜氏所據者若此者又何必過難焉

春公伐戎 二十

公無春字

桓無秋冬定無正月便云有意削之今莊并無春耶

公會齊侯宋人救鄭 二十

公有如晉人三字在宋人下

冬築鄛 二十

鄛公穀作祝穀梁註引左傳作麋今左亦作鄛

塗石抹蘚兒盜滿鄙思愉不備乃不虞動輒滅至于如此

嗟乎可歷然矣

公會鄭儀父盟于蔑 十七

儀父穀作克

會公穀作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十七

公無夏奚穀作郎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十八

公無與字

莊公 二十 五條

單伯送王姬 元

送公穀作逆

送之爲逆此公穀之以字形者周制王姬下嫁諸侯必以同姓諸侯爲之主婚時莊王王姬下嫁齊襄使我公主之故單伯送之至魯以送必上卿單伯者正王國上卿骨也公穀誤送作逆實反經無理乃妄爲說曰迎王姬本我魯事此一單伯必魯卿之受命于天子者大大國三卿雖當命于天子然並不曾有公伯諸臯稱于簡册且單本畿內采地而世以采爲氏者春秋稱單伯單子單穆公單成愆無非王官並無一魯卿得參預其間其謬誤固不待言特揣其部意必因文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并執子叔姬之單伯與叔姬同執之單伯前後一人皆此魯卿而不知策書明云魯叛伸使告于王請以王命求叔姬故王遣單伯如齊而齊商人以叔逆之賊幷杭王命而執之是前後單伯簡策顯然公穀目不見簡策而胡氏以官工事咨師總皆不見宜乎兩傳兩遊之也且此單伯必非文十四年之單伯莊元至文十四約八十餘年其歜非一人又可知也

公次于滑 三

滑公穀作郎

齊師遷紀公將會鄭伯與謀救紀而鄭伯以國難辭之故次于滑則公已出國與鄭遥境非郎明矣特舊註滑即鄭地則不然當是同姓一小國而與鄭隣者聽後鄭伐滑則非鄭地塞人人人增舊晉曰伐我同姓則同姓國矣其必齊晉與會歟有

左以此兩經分四節公穀只攷侵曹曹羈出奔陳作一節

赤歸于曹郜公連作一節

此經失策書故左氏無傳但左氏分四節者以一節爲一事不相干也公穀皆以侵曹奔陳爲一節一事赤歸郜公又一節一事其以侵曹奔陳爲一節者謂戎來侵曹曹君欲親戚而曹大夫名羈者三諫不聽去而奔陳此一事也赤歸郜公又一節者謂曹君爲戎所殺適有失國之君名赤者從外歸于曹而曹無名赤之人問之蓋郜公也此又一事也于是何休解曰郜公有地之君失國來曹當書出奔今書歸者一似此人之來有類乎所殺之曹君證之爲郜公而還歸于曹者而其實則但是赤歸不是曹君歸其不書奔者從徵者例也則此一郜公既是郜君又且假之爲曹君之證或爲赤郜公或爲曹郜公無論證法無郜名即曹君射姑前年書卒其子僖公並未見殺見曹嘔啞了無根據乃茫然註殺梁較勝于休且其跡有徐乾薄氏奮商相論辨而終不能變其說六經皆齊語矣唯杜氏註左傳直云曹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嗣者以檄朔出奔故曹人不能赴也赤即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也則曹驕出奔陳赤歸于曹一如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簡書前後書法恰合此眞以經解經之最善者然猶有據史記世家與年表謂曹傳名夷不名赤以爲質難總謂不如闕疑耳若正義載賈逵說謂驕是曹君赤是曹公子之爲戎女出者故戎侵曹逐驕而納赤此說與杜氏同而較詳于杜且頗有理焉知非東漢初原有師承而爲杜氏所據者若此者又何必過難焉

春延新厩二十
　厩公穀作殿
師次于厩三十
　左無師字
　此我師之玖鄙者也左氏無衆書弁失師字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二十
　己公穀作乙
　無考
閔公(八)條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元年
　落公穀作洛
僖公三十三條
邢遷于夷儀元
　夷公作陘後同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元年
　檉公作杼
公敗邢師于偃元年偃公作鄤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鄑獲茷挐二年
　鄑公作犖穀作瞯
虞師晉師滅下陽二下公穀作夏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二年
　貫公作賈澤
　按貫宋地梁國蒙縣有貫城即貫城也然並無澤
公子友如齊泣盟三年
　公子下穀多季字泣公穀作莅後同
齊人執鄫季姬于鹹四鄫公穀作繒袁後陳鄫頗亦同
公孫茲帥師會晉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四年
　茲公作慈後同
會王世子于首止四止公穀作戴後同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欬鄫世子華盟于甯毋六年
　甯穀作寧
　甯毋即古寧戚說甯總是音轉之誤

僖公性勝
　須句即東鄅須昌皇齊鄅陬駘不同
晉人及秦人殲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七年
　蔑公作昧秦上有以師二字
　據策書晉襄公卒使先蔑迎公子雍于秦將立之已而立靈公遂首先蔑而拒秦于令狐其曰戰者以秦晉有隙且是時秦多以徒衛送雍因之雍盾輦以師禦之若先蔑則並無師也左氏策書有誤有先蔑將下軍語以使秦之人而忽作拒秦之師已不可解公竟以師字攙入經文益贅矣
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八年
　雒公作伊雒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八年
　公無而字
楚子使椒來聘九年
　椒穀作萩
翬帥椒本作茅此又以茅誤萩者但楚詞申椒楚大夫椒舉類皆作椒無別出字
楚子蔡侯盟于厥貉十一厥公作扈
楚子伐麇十一年
　麇公作圈
　麇本鬱國之有名者策書稱麇子其國在下舊巴陵諸地與秦讀圈之在河南鄢者大別
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十一
　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二
　鄆公作運後同
世室屋壞十三
　世室左戴皆作大室
　太室是周公廟室世室則伯禽廟也左氏但作大室不指何公廟穀梁以爲伯禽有大室又謬矣
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三年
　公會下無公字
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鄚伯會公于棐十三年

班公作般
　班原通般經類班魯班皆作般師班亦然內則馬黑脊而般
　脅漢邴配歌般般之歌
公會王人晉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欬盟于洮鄭伯乞盟八年
　陳世子欬下公有卿字華
　此因前年甯毋之會有陳世子欬鄭世子華兩人故此亦攙入之不知甯毋之會以鄭世子爲齊所惡故鄭使世子請盟于齊則世子與會實鄭伯使之也今盟洮以謀王室固鄭伯新服未得襃及故乞盟向使世子得與會則鄭伯既使其子不必又身乞盟矣此皆與本經前後不相顧者
春王正月宋公御說卒九年
　正月公穀作三月御說作禦
　正三字形之誤或謂是年夏齊桓葵丘之會宋公子襄公新立面經稱宋子以宋公未葬故有是稱則必會期與葬期相近似須三月不知諸侯五月始葬雖春正至夏末晚也周制天子諸侯未葬皆可以改服行事音平之改服會溴梁亦猶此也觀此則蘇軾之駁晉平必不改服因以責康王晃服非周公之禮眞無狀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九年
　甲子公作甲戌詭作佹
　總不可考此非長厤所能推者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九年
　殺公作弒
　左傳以先君未葬故稱殺與後弒其君卓正有別
冬大雨雪十雪公作雪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十二三月穀作正月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四
　鄫公穀作繒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三公穀無以字
王使召伯來會葬五召伯穀作毛伯
晉侯驩卒六驩公作讙
　晉侯射姑出奔狄六射穀作夜
　取須句也

孟雩宇聲誤而雩又雩形之誤總宋地而已
齊侯伐宋圍緡三年緡穀作閔後同
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遬後衛侯速仲孫速鄭游速皆同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勿及二十六年
　酅公穀作隝勿左作不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作隗
　隗本狄族赤狄之以國爲氏者晉叔隗季隗是也若夔本嬀國與楚同姓皆祝融之後故此策書以不祀祝融滅之而又改作隗謬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二十八年
　穀無齊侯二字
天王狩于河陽二十
　狩穀作守
　巡狩可通守蒐狩而通守即是字誤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二十九年
　會上公有公字翟公作狄
衛甯子帝丘二十年于穀作於
鄭伯捷卒二十捷公作接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三十
　左穀秦下有師字
公伐邾取訾婁三十
　訾婁公作瀆穀作訾樓
文(公)二條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元頵公穀作髡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二年
　隴公穀作斄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三公穀無以字
王使召伯來會葬五召伯穀作毛伯
晉侯驩卒六驩公作讙
　晉侯射姑出奔狄六射穀作夜
　取須句也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穀二年
　穀公作穀梁
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六
　杵公作佇穀梁作杼
　古人名杵臼多矣此豈可以音同出別字乎
葬我小君聲姜十七聲公作聖
宣(公)十條
晉趙穿帥師侵崇元年
　崇公作柳
　崇秦之與國即文王伐崇地也公改柳而曰天子之邑則與策書晉將求成于秦而先侵崇以要其成爲不合矣且晉固無故而侵天子邑亦安據乎況後經有秦師伐晉報侵崇之役則侵崇而故爲作異多見其陋劣耳
葬我小君聲姜二皇公作穆
齊侯使慶封來聘二年
　慶公作賀
楚子使椒來聘三年
　椒穀作萩
　椒舉椒本作茅此又以茅誤萩者但楚詞申椒楚大夫椒舉類皆作椒無別出字
楚子蔡侯盟于厥貉十一厥公作扈
楚子伐麇十一年
　麇公作圈
　麇本鬱國之有名者策書稱麇子其國在下舊巴陵諸地與秦讀圈之在河南鄢者大別
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十一
　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二
　鄆公作運後同
世室屋壞十三
　世室左戴皆作大室
　太室是周公廟室世室則伯禽廟也左氏但作大室不指何公廟穀梁以爲伯禽有大室又謬矣
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三年
　公會下無公字
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鄚伯會公于棐十三年

晉侯使郤犨來聘十一襄公作州侯同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十二瑣澤公作沙澤
曹伯廬卒于師十三廬左作盧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十五公歸下有之字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十六苕公作招
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七脤公作蜄穀作蜃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八魴公作防後同
襄公三十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元
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夫人姒氏薨四姒公作弋後姒氏卒葬定姒皆同
會吳于善道五道公穀作稻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五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此楚伐陳而晉會諸侯以救之也方秋會戚時原有莒邾滕薛四國既已經歸國而遽戍陳矣冬楚再伐陳而又有是會則其不必與前會相同可知也不然前會有吳人鄫人而此亦無之何耶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七
頑公穀作原鄫公穀作憮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八
燮公作濕後同
宋災九年
災公作火後陳災亦同
據公傳文自言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則明是災不是火豈經本又別出耶
遂滅偪陽十
偪穀作傅
偪陽地在彭城傅陽縣則傅亦地名之別出者
盟殺鄭公子騑十騑公穀作斐
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亳
古公亳在睢陽亳北不當又在曲一地耳

齊崔杼來奔十一
齊公作晉
此宦之與氏也欒施即公子欒之孫字子旗者與高偃皆彊族稱欒高氏今爲子良同族所逐因而來奔公羊且不見策書詎知晉有欒氏齊未必有逐故齊作晉此眞同經可笑之甚者說見毛氏傳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十
意如公作隱如後同
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一
婼公作舍聖經時本亦作舍今改正
十有二月甲子朱公成卒十二
成公作戚祀伯成卒於會許男成卒皆同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十一
二月公作正月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十二祲穀公作侵羊
季孫意如會曹悼公于戚悼公穀十一戚悼公作屠銀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十一有穀作友
楚殺其大夫成熊十二熊公作能穀作虎
公子憖出奔衛十二慭公作豎
公子憖比奔衛十二慭公作豎又以形亦何必然
楚公子比王弃疾殺公子比十三干乾谿十三谿穀作溪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十三
殺穀作弑
公子比弑君賊且名未列于諸侯烏得稱弑特棄疾非討賊耳正義謂此殺字如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類
公子夷末卒十四末公作昧
蔡朝吳出奔鄭十五朝公作昭無出字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十六蠻公作昊後同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十七公殺無之字
曹公孫會自鄫出奔宋二十鄫殺作夢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十一良霄穀作良宵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十二台穀作部
夏取邾十三邾公作詩同音
鄫公孫蠆會吳人于向十四
蠆公作囆後鄫伯蠆卒亦同
衛侯出奔齊十四
衛侯下公有桁字
諸侯出奔例書名此備書國文公羊補之是也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成左作郕同
邾子牼卒十七牼公穀作瞞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十七桃公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十七
左氏無齊字
齊師伐我北鄙十八齊師穀作齊侯
諸侯盟于戲柯十九柯公作阿
齊侯環卒十九環公作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十九嘉公作喜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十黃公穀作光後同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二十
邾子牼公穀作瞞
滕子原卒二十原公作泉
遂滅頓四年
頓穀作厲
厲賴盛轉通字如漢書無賴作無厲可見
仲弓帥師敗莒師于蛉泉五蛉公作浴穀作貢
叔孫婼如齊涖盟七年
婼公作舍聖經時本皆因此致譌今改正
叔孫婼帥叔孫昭子叔孫豹之子也春秋策書或稱婼或稱昭子或稱叔孫氏並不名舍其得名舍者或叔孫武叔之子叔孫舒舒舍聲音可以別出然其人不見于春秋惟哀廿六年左傳附錄有之此時未能與國事也公羊好作異誤取武叔之子作昭子而胡氏聖經則又譌襲公羊本而自元年以下遂皆稱婼二書皆不相對者凡七處亦修纂失今通一改正

定公二十
二月辛卯郑子穿卒三二月公穀作三月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三拔公作枝
蔡公孫姓帥師滅沈四姓公作生歸皆同
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四皐鼬公作浩油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四年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吳入郢四郢公穀作楚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五三月公作正月
齊侯衛侯盟于沙七沙公作潺潼
晉士鞅帥師侵鄭八士鞅公作趙鞅
公會齊侯于夾谷九夾谷公穀作頰谷後同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十穀田上有之字
宋公之地出奔陳十地公作池後同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十安甫公作鼮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曶出奔陳十
暨字下公穀俱有宋字
公會晉侯盟于黃十二
齊侯公作晉侯
魯定與齊景同謀叛晉故爲此盟乃又改齊作晉茫然不知矣
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士丐射八于朝歌以叛十三荀寅下公有及字
衛趙陽出奔宋十四
衛公穀俱作晉
趙陽衛大夫趙氏名陽者以其黨于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故衛侯并逐之壯氏謂趙陽即趙鞅之孫而正義襲世本謂趙鞅生昭子舉舉生趙陽是顯有明據而公穀極陋臆知晉有趙氏他國未必有逐奮筆改此此與前齊渠庵來奔改晉變施同一笑話紙前殽不改而此即同改鵝鵝有異翼與
二月癸丑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四二月公作三月公孫佗公子牂作籍

於越敗吳于檇李十四檇公作醉
檇原有醉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牛四牽公作堅又作掔
鄭罕達帥師伐宋十五罕公作軒
此鄭公子罕後爲鄭穆七族之一焉得有刖出字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十五渠蔭公作蘧蒢
冬公十一
鼷鼠食郊牛元郊郊牛下有角字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三啟公作開
此漢儒避景帝諱而未改復者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四年
二月公作三月殺公穀作弒
亳社災四亳公作薄
此勝國之社以舊都南亳故名焉得有刖出字
春城毗丑毗公作比又作芘
城邾瑕六年瑕公作賈
齊陳乞弒其君荼六年荼公作舍
宵人取讙及闡八闡公作僤後同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鄛十二鄛公作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十三曼下公無多字
盜殺陳夏區夫十三區公作痤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漢置生員共封校

春秋屬辭比事記目錄

改元
即位
生子
立君
朝聘
盟會
侵伐
己後闕
原四卷

毛檢討春秋屬辭比事記目錄

春秋屬辭比事記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夫解何以屬謂天史文之散漫者宜合屬之事何以比謂天史官所載之事畔亂奏錯而當爲之比以類也此本夫子以前之春秋而夫子解之如此是以夫子之春秋亦仍以周字爲之解漢儒謂屬合解今比次筆削則于作者之意全無統繫而好事者自造爲書例謂辭有褒貶事有功罪皆于書法乎例之書人書爵書名書日並有義例而較之全經而一往不合則于是重疑春秋而春秋不傳昔者孟子解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以前晉韓起聘魯見魯史春秋即嘆曰周禮盡在魯矣則魯史記事全以周禮爲表志而策書相傳謂之禮經凡其事其文一準乎禮而從而比之屬之雖前後所書偶有同異而義無不同並無書人書爵書名書日之譌亂乎其間而遍校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而無往不合則眞春秋矣何非屬辭亦安知其文之聯屬如是也書人亦例不書人亦例也書名書爵書日亦無一非例也而于以比事則事之相似者而褒譏與功罪見焉即不相似者而發譏功罪亦無往不見焉以爲志而其事其文以次比屬而其義即行乎禮與事與文之中謂之四例亦謂之二十二志而總名之曰春秋屬辭比事記夫如是而夫子之春秋庶可見乎傳春秋成已創發四例而人或不信因復重闢之而分禮門部比屬其辭事之繫禮者而著之于篇

改元

周禮天子諸侯分國各紀其年以行于國中每遇國君新立則必改年以始之謂之改元

隱公元年

此魯隱公元年即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隱爲惠公子魯史不載惠公死日但以禮推之則商禮踰月改元周禮踰年始改元此必惠公死于周平之四十八年而隱于是改之者若史世家云惠公四十六年卒則此爲惠公四十六年之明年然不敢據者傳稱惠公娶宋仲子爲魯夫人而世家謂惠奪隱公之妻而自娶之生桓公則于隱年爲過矣

桓元年

周禮天子諸侯有始娶再娶之禮

始娶名元妃名始適夫人再娶名又娶夫人若繼室則媵妾無子則又娶于陳曰厲媽及厲媽生孝伯早死則又以厲媽之姪娣繼之州吁者而皆不得立何則以再娶者夫人也若始娶者或早薨或不成禮則亦可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爲夫人矣後以其早薨且以築臺于寢氏而私娶之不必成禮故又娶于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仍以孟任之子般立爲適子雖哀姜有嫡母姜已生閔公即前此隱妾之子成風又早生僖公而皆不得立何則以始娶者夫人也此周禮也今隱公爲繼室聲子所生子而惠公再娶仲子實爲夫人則其立桓公爲適而隱公居攝於禮實然或曰此春秋之禮何以必知爲周禮曰若非周禮則莊姜知禮者豈甘以身在而令其再娶且是時州吁已長不患無公子也又況子般之立成季主之甚至疏叔牙慶仲慶父手殺二兄而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而未嘗以爲過何則禮在故也故曰此周禮非春秋禮也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隱被弒桓不宜行即位然而桓諱弒逆名則故行之行則史官必有書此史例也讀者當因書而驗其惡此義也

莊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以先君被弒不忍行即位禮也

閔元年春王正月

上同

僖元年春王正月

上同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遭喪即位在冬十二月至改元未一月而又即位禮在故也且周禮請侯五月而葬此時僖尚未葬而即稱公以踰年改元當稱公耳諸傳謂未葬稱子既葬稱公此造爲周禮者春秋不然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東門襄仲殺適子惡與視而立宣公則亦承弒者而仍書即位宜不以殺惡爲弒故也此與桓行即位禮同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其十年月必有閏春秋大不合者蓋皇聖之正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定承昭喪
逾六月非遭喪即位者然六月即位又非踰年改元即位者
此以昭喪歸魯之日作遭喪之日故自癸亥喪歸至戊辰即
位與莫嫌受命禮同但厥行遭喪禮而改元即位全不及行
非好反商禮也時爲之也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生子
禮太子生必書然必初生時有接子之禮內則云國君世子
接以太牢謂以太牢接夫人行養后之禮然後書策此周禮
也
桓六年九月子同生
春秋生子禮惟此一書者以十二公皆非夫人所出獨文公
哀姜以夫人生惡而是時未得行接子之禮即不書故此傳
云以太子生之禮稟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喪禮之公與
文姜宗婦命之因名同杜預所謂以其備用太子之禮故史
書于策是也
立君
周有立儲禮傳每言之如立適以長立子以貴年鈞以義義
鈞以卜類而經統不及然禮固有是也
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此經之紀立君者時衛州吁弒桓公石碏同國人殺州吁且
迎桓公之弟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故有此文與常時立君禮
不同
朝聘
朝聘會盟在三禮並無明文惟傳有歲聘間朝與再朝而會
再會而盟語大率每年一聘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
盟與尚書周官六年會朝十二年又會朝年數頗合若諸侯
相朝禮則全無可考傳謂諸侯五年再相朝則以過竊李氏
周官經謂諸侯世相朝則又過疎若晉自定制謂三年一聘
五年一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朝聘數疎而盟會反密皆
與周禮不必合且晉雖改制隱齊魯共遵而當時朝聘會盟
其期與年數豈不相準則春秋處也惟依聘謂語是周禮舊
制

總非是也
朝
僖二十八年夏公朝于王所
此朝覲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見僖公此朝然又赴晉
文踐土之會而王來踐土故即于行在朝之日朝于王所然
則仍未朝京師矣
冬壬申公朝于王所
此又朝于河陽者然總在是年一時一事非再赴朝也
成十二年春三月公如京師
此成公朝簡王也成以赴晉文之召過周因而朝之此何朝
乎如之而已
年春公如晉
成十有八年公如晉
諸侯相朝禮大抵小國朝大國耳故大國君新立則小國朝
新君小國君新立則新君朝大國時晉悼新立成公以朝新
君如晉而未書朝而書如者史例也夫以齊桓之伯莊僖每
如齊而未嘗一朝以齊魯魯衛本敵國也至此則齊爲晉屬
國矣故曰春秋自文宣以後多志晉事非虛語也
冬公如晉
此襄公以新立朝晉悼公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頌屬國朝貢馱之數也
昭五年春公如晉
此昭以新立朝晉平公也前二年往朝以葬平晉少姜而晉
辭之故再往焉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以晉昭公新立往朝而晉受昔愬怒而辭之
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以告朔故執季孫意如公往朝請之仍不得入
十五年冬公如晉朝晉新立故往朝
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又辭之
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晉以鄭想故執我行人叔孫舍公往朝義請而仍不得入因
託疾以歸經書有疾者譏辱也
楚
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
楚與晉爭伯而宋公爲向之盟以平之至是諸國各朝晉楚
以成其事經不書朝晉而獨書朝楚者以朝楚而楚康王卒
公留楚送葬踰年不歸遂不能讎辱故也
來聘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春王正月滕子來朝南蒯侯此稱子
秋七月杞侯來朝
此又朝于王所者然總在是年一時一事非再赴朝也
成十二年春三月公如京師
此成公朝簡王也成以赴晉文之召過周因而朝之此何朝
乎如之而已
年春公如晉
諸侯相朝禮大抵小國朝大國耳故大國君新立則小國朝
新君小國君新立則新君朝大國時晉悼新立成公以朝新
君如晉而未書朝而書如者史例也夫以齊桓之伯莊僖每
如齊而未嘗一朝以齊魯魯衛本敵國也至此則齊爲晉屬
國矣故曰春秋自文宣以後多志晉事非虛語也
冬公如晉
此襄公以新立朝晉悼公也
成十有八年公如晉
此朝晉頌屬國朝貢馱之數也
昭五年春公如晉
此昭以新立朝晉平公也前二年往朝以葬平晉少姜而晉
辭之故再往焉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以昭公新立往朝而晉受昔愬怒而辭之
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晉以鄭想故執我行人叔孫舍公往朝義請而仍不得入因
託疾以歸經書有疾者譏辱也
楚
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
楚與晉爭伯而宋公爲向之盟以平之至是諸國各朝晉楚
以成其事經不書朝晉而獨書朝楚者以朝楚而楚康王卒
公留楚送葬踰年不歸遂不能讎辱故也
來聘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春王正月滕子來朝南蒯侯此稱子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羣以杞爲紀而宋程氏胡氏皆遵之謂齊欲滅紀而紀侯
來魯爲之主故來朝則齊之謀紀始于五年齊侯鄭伯如紀
之經而後至六年而公會紀侯紀侯來朝經歷書之此時並
無齊謀也公穀胡氏之誤全不顧經之傳中已屢及之茲傳
所略者而偶檢其說因復書此
六年冬杞侯來朝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皆近楚小國名綏與吾離則附君名也皆侯來朝無書
名者此以附庸侯名之胡氏謂貶其朝桓則莊之卒來來來
朝蕭叔來朝爲不可通矣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五年夏四月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此朝于王所也
十八年春公如晉
此朝晉悼公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平公也
二十有一年夏公如晉
此朝晉頌屬國朝貢馱之數也
二十二年春公如晉
此朝晉昭公也
二十三年冬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五年春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七年春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九年春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三十一年夏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三十二年春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定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四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冬十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五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六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冬十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七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冬十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定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四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冬十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五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六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冬十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七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冬十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辭之

十五年夏齊伯來朝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四年三月杞伯來朝
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
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襄元年秋邾子來朝
六年秋滕子來朝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小邾子來朝
二十二年冬曹伯來朝
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秋邾子來朝
定十五年春邾子來朝
哀二年夏四月薛子來朝
聘
僖二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時襄王來聘周僖王崩晉文公會葬之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襄王錫文公命故書之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定王來召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靈王崩往會葬
聘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聘齊
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聘齊桓公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齊昭公薨新立
文元年冬公孫敖如齊
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齊惠公新立
時我文公薨而齊惠以新立來會葬故再卿並行一聘新君一謝會葬也
宣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齊頃公新立
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齊靈公新立
聘
僖二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時襄王來聘周僖王崩晉文公會葬之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襄王錫文公命故書之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定王來召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靈王崩往會葬
聘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聘齊桓公
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聘齊桓公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齊昭公薨新立
文元年冬公孫敖如齊
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齊惠公新立
時我文公薨而齊惠以新立來會葬故再卿並行一聘新君
一謝會葬也
宣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齊頃公新立
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齊靈公新立
聘
周僖二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時襄王來聘周僖王崩晉文公會葬之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襄王錫文公命故書之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定王來召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靈王崩往會葬
聘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聘齊桓公
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聘齊桓公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齊昭公薨新立
文元年冬公孫敖如齊
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齊惠公新立
時我文公薨而齊惠以新立來會葬故再卿並行一聘新君
一謝會葬也
宣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齊頃公新立
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齊靈公新立
聘
周禮天子有下聘者周之禮此與上凡伯來聘皆祖王制
者其凡伯稱國南季稱字且或稱名以王國卿以上出使稱
爵大夫稱字王制之通例也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咺來聘
宰其官氏其氏伯斜其名書例之不拘加此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天子大夫稱字故仍氏叔字之子者子代父行也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家氏父字
莊二十二年春祭叔來聘
祭邑叔字天子內臣也其不言天子使者史略文有此如王
人子突救衛類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此宰太宰本食邑于周而爲三公者故稱爵不名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季子即劉康公也
成八年夏叔弓如晉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二卿並行一聚聘
昭九年秋仲孫羯如齊聘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公孫茲者即叔孫戴伯叔牙之子也因自娶牟國女故假聘以往焉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襄二年秋叔孫豹如宋
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七年季孫宿如衛
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周來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聘
周禮天子有下聘者周之禮此與上凡伯來聘皆祖王制
者其凡伯稱國南季稱字且或稱名以王國卿以上出使稱
爵大夫稱字王制之通例也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咺來聘
宰其官氏其氏伯斜其名書例之不拘加此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天子大夫稱字故仍氏叔字之子者子代父行也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家氏父字
莊二十二年春祭叔來聘
祭邑叔字天子內臣也其不言天子使者史略文有此如王
人子突救衛類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此宰太宰本食邑于周而爲三公者故稱爵不名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季子即劉康公也
成八年夏叔弓如晉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二卿並行一聚聘
昭九年秋仲孫羯如齊聘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公孫茲者即叔孫戴伯叔牙之子也因自娶牟國女故假聘以往焉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襄二年秋叔孫豹如宋
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七年季孫宿如衛
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周來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聘
僖二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時襄王來聘周僖王崩晉文公會葬之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襄王錫文公命故書之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定王來召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靈王崩往會葬
聘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聘齊桓公
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聘齊桓公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齊昭公薨新立
文元年冬公孫敖如齊
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齊惠公新立
時我文公薨而齊惠以新立來會葬故再卿並行一聘新君
一謝會葬也
宣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齊頃公新立
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齊靈公新立
聘
周禮天子有下聘者周之禮此與上凡伯來聘皆祖王制
者其凡伯稱國南季稱字且或稱名以王國卿以上出使稱
爵大夫稱字王制之通例也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咺來聘
宰其官氏其氏伯斜其名書例之不拘加此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天子大夫稱字故仍氏叔字之子者子代父行也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家氏父字
莊二十二年春祭叔來聘
祭邑叔字天子內臣也其不言天子使者史略文有此如王
人子突救衛類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此宰太宰本食邑于周而爲三公者故稱爵不名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季子即劉康公也
成八年夏叔弓如晉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二卿並行一聚聘
昭九年秋仲孫羯如齊聘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公孫茲者即叔孫戴伯叔牙之子也因自娶牟國女故假聘以往焉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襄二年秋叔孫豹如宋
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七年季孫宿如衛
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周來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魯昭公 新立
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 新立
列國來聘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人者大夫也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 叔字
鄭可字可名
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子越椒不稱氏書例有此
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術即西乞術亦不書氏
成三年冬十有二月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共公 新立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鄭僖公 新立
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吳季札也不書氏
三十年春楚子使薳罷來聘郟敖 新立
昭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宋元公 新立

歸賑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賑石氏 尚名
周禮大宗伯以賑膰親兄弟之國即歸賑也

錫命
周禮諸侯死王有錫命即追命也新君立王有錫命即錫瑞之命也此周莊王錫桓公命是追命襄王錫文公命簡王錫成公命俱是瑞命不同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氏 叔字
天王失天字史闕文也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 伯爵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召國 伯爵

天王稱天子史變文也

會盟
會盟見朝聘門第分合不同必設多部以析之舊例有殊
會兼會殊盟特盟參盟諸名以皆非經文所有故不立部按
經文所有惟來盟泣盟同盟不盟類可依立部名其兼會一
部雖經文所有如會盟會成會侵會伐會救會次會戰會城
會葬類然各有本部其所重在本部之侵伐戰救而不在此
一會則仍歸本部爲當矣若遇異尊命與平與成則皆盟
會之別名雖儀有增減而禮無同異故平成多在戰伐之後
而仍隸盟會門與會盟會伐諸兼會禮不同

會
隱二年春公會戎於潛戎徐
古夷狄雜處中國如西南之猺獞然自秦始盡殲之塞外而
築長城以截之夫然後中國夷狄永有分別其在秦郡縣之
外凡漢武所開之土木經略者則諸夷倘存今之西南猺
獞所稱土官土民皆是也春秋開卷即與戎盟此亦不得已
而以與國禮相待故然胡氏誤以楚爲夷狄而攘之夫蠻夷
猾夏所在都有徒擾荆楚無爲也況荆楚本先王所封國實
五等諸侯非夷狄也魯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戎狄指淮
夷荆舒也不稱氏書例有此
九年冬公會齊侯伯于防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伯于中丘
二會俱奉桓王命討宋謀公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
桓元年春二月公會鄭伯于垂田也謀易許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齊僖公
春王失王字闕文
六月公會紀侯于郱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郱謀齊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齊鄭遽衛師伐魯魯求成于衛而衛絕之
十一年秋公會衛侯于廩丘謀齊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虚
十二年秋公會宋公于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已上四會未策書未詳說見毛氏傳中
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春王失王字闕文後做此
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齊巢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涇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齊侯
夫人文姜也
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此齊桓始會卒宋亂也桓親至會而列國以大夫至故齊稱侯而列國稱人
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單伯 天子大夫
齊桓假王命伐宋宋服故有此會後同
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鄄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成公夫人莊公之女以事見公而未及歸寧之期故不入國而會公于境禮也
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周惠王新立遇王子頹之亂衛師與燕師助之伐王而齊桓不能正討至王請伐衛然後會城濮以謀之伯主之無道如此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桓謀伐楚也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此王世子即襄王也惠王將廢王世子而立王子帶故會之以定其位
九年夏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王世子定其位
十一年秋公會王世子于洮
冬公會宋公于貫
十二年夏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王世子于首止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十三年夏公會宋公于貫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四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四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四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四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四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四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四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四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四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四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五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五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五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五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五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五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五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五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五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五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六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六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六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六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六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六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六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六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六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六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七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七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七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七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七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七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七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七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七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七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八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八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八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八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八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八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八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八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八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八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九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九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九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九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九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九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九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九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九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九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二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二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二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二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二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二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二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二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二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二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三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三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三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三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三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三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三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三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三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三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四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四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四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四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四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四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四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四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四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四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五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五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五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五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五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五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五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五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五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五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六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六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六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六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六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六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六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六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六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六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七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七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七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七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七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七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七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七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七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七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八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八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八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八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八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八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八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八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八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八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九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九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九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九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九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九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九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九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九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一百九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二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二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二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二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二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二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二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二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二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二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三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三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三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三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三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三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三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三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三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三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四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四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四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四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四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四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四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四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四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四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五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五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五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五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五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五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五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五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五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五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六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六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六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六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六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六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六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六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六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六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七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七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七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七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七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七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七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七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七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七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八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八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八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八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八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八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八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八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八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八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九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九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九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九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九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九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九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九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九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二百九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二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二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二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二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二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二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二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二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二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二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三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三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三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三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三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三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三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三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三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三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四十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四十一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四十二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四十三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四十四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四十五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四十六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四十七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四十八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會宋公于寧毋
三百四十九年春公會宋公于貫
秋公會宋公于牡丘
冬公

人戰于柏舉類
盟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會盟侵伐不必魯爲政皆首魯公以此爲魯史也卽或但書及而不書公亦公及也若邾子書名則以附庸君與天子上士可名可字例同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宋大夫
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月日有書有不書史例如此
冬紀子伯莒子盟于向子伯紀大夫字
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似謀紀而襍會者然策書不詳其事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五梁平鄭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邾儀父盟于眛易許田也
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伐我後重爲此盟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此迎公子糾者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公宋公盟
齊宋謀伐魯公子結以陳婦間而專盟故特書之
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齊桓營好于魯也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此齊桓以王世子會諸侯而重爲此盟者然不及王世子者以諸侯不敢與世子盟也按周禮天子十二年巡狩與諸侯盟于方岳之下則天子尚盟何況世子但周禮今時已亡漢儒皆依文立說並無考據如此必王世子原不與盟故不書及非謂王世子不可盟也
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襄公思起伯也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鄄謀伐衛也

二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謀伐邾也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齊桓定襄王位也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楚伐徐王謀救之
十九年夏四月鄫子會于盟于邾
宋襄思起伯召曹伯邾子會于曹南而曹伯邾子皆不至但使大夫赴會經書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是也是時急召鄫子鄫子追宋襄及邾而不及會矣宋襄乃使邾子殺鄫子作壞牲祭祀而然後伐曹故此變書會盟言來赴會與盟而不知盟而後會恥會而後盟也此志宋惡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德公與諸國召楚子以謀伐宋也鄫子魯壻故魯先之然亦未襄無道故諸國合謀如此
二十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時楚以請侯之師伐宋執宋襄而後爲會以釋之
二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平莒也洮衛成爲我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寧速盟也向衛也
二十七年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伐宋而公往會之
楚會諸侯伐宋而公往會之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晉文奉襄王以會諸侯也
二十九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襄以魯衛不朝新君來討公已如晉未還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襄以魯衛不朝新君來討公已如晉未還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尋踐土盟也
二十九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襄以魯衛不朝新君來討公已如晉未還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
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齊桓定襄王位也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楚伐徐王謀救之
十九年夏四月鄫子會于盟于鄫
宋襄思起伯召曹伯鄫子會于曹南而曹伯鄫子皆不至但使大夫赴會經書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是也是時急召鄫子鄫子追宋襄及邾而不及會矣宋襄乃使鄫子殺鄫子作壞牲祭祀而然後伐曹故此變書會盟言來赴會與盟而不知盟而後會恥會而後盟也此志宋惡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德公與諸國召楚子以謀伐宋也鄫子魯壻故魯先之然亦未襄無道故諸國合謀如此
二十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時楚以請侯之師伐宋執宋襄而後爲會以釋之
二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平莒也洮衛成爲我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寧速盟也向衛也
二十七年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伐宋而公往會之
楚會諸侯伐宋而公往會之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晉文奉襄王以會諸侯也
二十九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襄以魯衛不朝新君來討公已如晉未還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襄以魯衛不朝新君來討公已如晉未還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
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齊桓定襄王位也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楚伐徐王謀救之
十九年夏四月鄫子會于盟于鄫
宋襄思起伯召曹伯鄫子會于曹南而曹伯鄫子皆不至但使大夫赴會經書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是也是時急召鄫子鄫子追宋襄及邾而不及會矣宋襄乃使鄫子殺鄫子作壞牲祭祀而然後伐曹故此變書會盟言來赴會與盟而不知盟而後會恥會而後盟也此志宋惡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德公與諸國召楚子以謀伐宋也鄫子魯壻故魯先之然亦未襄無道故諸國合謀如此
二十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時楚以請侯之師伐宋執宋襄而後爲會以釋之
二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平莒也洮衛成爲我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寧速盟也向衛也
二十七年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伐宋而公往會之
楚會諸侯伐宋而公往會之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晉文奉襄王以會諸侯也
二十九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襄以魯衛不朝新君來討公已如晉未還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襄以魯衛不朝新君來討公已如晉未還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

二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謀伐邾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穀好也修齊桓之謀）
二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桓伐戎也）
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公惡鄫子不朝曹季姬歸寧而將絕之故姬遇鄫子而使之來朝益鄫子魯壻也
胥命
相命也有約言而不歃血謂之相命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齊衛于隱八年曾爲五屋之盟以平鄭此不知何事策書未詳
平
平即成也傳多稱成而經多稱平要其義則一耳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定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十一年冬及鄭平
成
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華督弑君之亂）
侵伐
軍禮爲五禮之一而侵與伐又賦得軍禮之二然而大槩可見者以潛師掩境與聲罪致討一陰一陽行軍之大致不過如此舊謂春秋皆征伐之書即孟子亦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春秋並無一征字凡侵六十伐二百有七其中圍襄八載救援諸部原與侵伐別見者各致其標目而分着于篇
侵
莊十年春二月公侵宋
十五年秋鄭人侵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帥師會侵（傳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帥師（襄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會侵（襄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此齊桓以諸侯之師伐楚也）
同一帥侵而晉楚多爭強鄭宋多釋患魯衛在傳文之間皆受命于齊宣成以後則皆受命于晉而文無異同者正所謂義以事起以禮斷而不在于書法句字間也
伐
隱二年十二月鄭人伐衛
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秋郯人鄭人伐宋
七年秋公伐邾（策書不合）
桓八年秋伐邾
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郑
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鄧（楚爭鄧之始）
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僖元年楚人伐鄭
三年楚人伐鄭（與齊爭鄭也）
四年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七年春齊人伐鄭
八年夏狄伐晉

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五年楚人伐徐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冬宋人伐曹
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楚與國）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襄納齊孝公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九年衛人伐邢
二十年楚人伐陳
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三年楚人伐陳
二十四年夏宋伐鄭
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晉文報怨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齊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元年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此晉伐衛而衛感報之）
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年秦人伐晉
四年晉侯伐秦
七年春公伐邾 冬徐伐莒
十年夏秦伐晉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宋人伐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
十七年宋人伐陳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此合諸國師而不書會者以楚敗晉作樓伐而不聽會禮故略之此亦文例也
六年齊侯伐北燕
十二年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二十四年冬戎侵曹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此策書不詳其事然鄭以許爲與國而思以并之竟與春秋相始終者此其一也
僖二年冬楚人侵鄭（楚與齊爭鄭也）
十三年春狄侵鄭
十四年秋狄侵衛
二十一年春狄侵衛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
三十年夏狄侵齊秋介人侵蕭
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
三十三年夏狄侵齊
文四年夏狄侵齊
七年夏狄侵我西鄙
春秋書侵三十四而狄居十四然且侵宋伐鄭滅衛滅邢
以齊桓之攘夷而僖三十年齊伯衰而遂侵之今忽來侵我
書所稱蠻夷猾夏詩所稱戎狄是膺者正指此等胡氏安以
楚當之而不知其謀也秦楚吳越皆春秋五等之爵並非夷
狄惟此戎狄橫肆春秋屢書之此即寓攘之意若胡氏謂內
中國外夷狄則以秦後之夷狄論春秋不通極矣春秋過中
國皆夷狄焉能外耶
九年夏狄侵齊
十年冬狄侵宋
十一年秋狄侵齊
十三年冬狄侵衛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冬十有二月齊人侵我西鄙
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晉命也）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晉命也）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晉命）
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晉命）

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
十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二年夏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
十四年夏莒人侵我東鄙
定六年春公侵鄭（奉晉命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二月公侵齊（晉報侵也）
會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滑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假王命伐楚而不敢伐即書侵而仍不侵陬之也
（遂侵）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執）定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括以侵衛
此齊衛欲報晉而衛大夫不從衛侯陰通齊侯使陽執其使以侵之蓋思齊其請大夫也
（侵）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圍師）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侵無不帥師者特書例偶不同耳或曰帥師重侵事非也先仲氏謂成襄後史多書帥師前此皆不然此爲得之
成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衛與我皆受晉命以討宋並非重其事而書帥師者若二帥並書則凡我出師有然亦是史例蓋重出師不是重此一師也
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奉晉命也）
十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晉命也）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晉命也）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晉命）
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晉命）

毛檢討春秋屬辭比事記

五年夏齊侯伐宋
六年吳伐陳
八年吳伐我
九年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十年宋人伐鄭
從王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伐
此桓王惡鄭莊以諸侯之師伐之而大國無至者卽小國以大夫行而君不親軍故以從王發例蓋深痛春秋之無王也是役王師敗績而不書諱之也文也
師師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築書
伐
僖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四年叔孫彭生帥師伐邾
宣九年九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成三年鄭公子棄疾帥師伐許
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七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九年晉樂書帥師伐鄭
十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五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十年楚公子貞卿公孫輒帥師伐宋
十四年楚子子貞帥師伐吳
十七年衛石買帥師伐曹
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鄫
十九年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莒
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吳
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七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十二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我西鄙
十三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我西鄙
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
六年晉趙鞅帥師伐衛
帥師伐鮮虞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
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
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鄫
十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會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伐
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二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　王命也
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勝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二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春秋會伐卽孟子攘伐也攘伐之智雖起齊桓然不過數國且偶再耳晉自襄霸後無歲不然且動輒一十二國君必親至試問從王之師有是否也
十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非命卿有名卽稱人十三國伐秦是戍之也甚矣
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十一年公會吳伐齊
伐
取
十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敗其師而
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取其衆也
僖二十三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三十三年春公伐邾取訾婁
宣四年春公伐宮取向
伐
襄
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伐
配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襄十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伐
入
文十五年齊侯伐曹入其郛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伐
納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公子糾也
伐
歸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巨以歸
此非獨伐徒恥略耳特書伐重王人也
伐
僖僖三十二年宋師伐滕衛人救滕

隱二年夏五月癸巳朔日入入食
五年衛師入鄭　名
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此後俱闕
按屬辭比事記十卷在同門編輯時已亡其半今無可問矣
諸門倣成式尚可補緝然不敢誣罔闕之已耳若屬比切例一門則在本傳下細觀自具如惠公娶宋仲子與衛莊娶陳
屬嫣比例惠公立桓公爲嫡子與魯莊立子般爲嫡子比例
類並鮮闕軼且每傳下又有明註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與莊二年翬帥師伐鄭例同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與桓五
年仍叔之子來聘例同類較之二十二門部一駁比屬者迎
刃而解其已自瞭然何敢再贅觀者諒之遠宗謹識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惇校刊

經問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彭軋山事業昌人問左傳哀二十五年衛出公輒作蜜槅而登席公怒杜預註曰古者見君必解韝軟嘗疑其說執以問人人無有知者夫解韝檄事也豈有見君而解韝以爲禮者況曰必解韝則直定典矣此何所據而云然

此事舊嘗問之經師經師亦不解後先仲氏略道其概大抵古無椅制布席而坐（宋南渡後毛見增謂始有坐椅床參諸字前此字書與行文集無有而坐當親地惟恐屨來污席故坐必脫屨如曲禮云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此言入室之禮謂入室必脫屨戶外因入室必坐坐必設席當戶內也又云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此言升堂之禮謂升堂當坐則脫屨于堂下而登席否則即着屨上堂以坐則脫屨不坐即不脫屨也禮飲亦然凡禮飲則君臣賓主無不脫屨不止臣見君而已故鄉飲酒禮賓主皆降脫屨而後登席此皆脫屨之有明証者但脫屨非解韝也惟至燕飲則君但脫屨而臣必解韝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韝也益禮飲不過三爵油油而退即坐而取屨而燕飲必盡歡盡歡則必解韝其日見君必解韝者非謂見君之禮皆然也以爲燕飲時則見君而必有然也此承傳文之飲酒言也此即記之所謂燕則跣也跣解韝也

然則漢張釋之傳帝召王生居廷中王生以韝解命釋之結韝得毋王生見帝先已解韝故命釋之重結之此即見君解韝之意與

曰是不然王生召見非燕飲何得解韝且韝解與解韝不同傳稱文王無結襪之士而呂覽云文王繫墮左右莫肯繫謂文王出遊無故繫解左右賢士以爲繫韝本賤者之役故莫肯求繫此與廷尉爲王生結韝事正相反然其曰韝解猶之繫墮謂其韝繫無故自解非有爲解之者也是以袁帝紀云帝賜中山王食後飽而起下韝繫解亦謂中山食畢韝繫自解加一繫字尤爲分明夫帝賜食而不賜燕則韝繫自解猶曰非禮況但召解而可解韝乎

但據先生教言古坐必脫屨非爲行立言也入室始脫屨則

得上殿矣殿之非室上殿不必坐而凡屨皆不得上則與坐必脫屨入室始脫屨之說又復有異此古制與抑亦漢法如是也

古制漢法俱無明文即堂室席屨行立坐起種種亦何曾有儀註影響可以稱說但云坐必脫屨此亦不過就曲禮退坐取屨與夫跣而遷屨坐而納屨諸文細爲推討則自似脫屨之儀非行立所宜有故少儀又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士虞禮曰尸坐不脫屨亦以升壇入廟趨蹌登降無事去屨故禮註曰朝祭不跣以朝與祭時則並不當有坐理也乃考之漢後則大不然不惟行立皆跣即朝祭亦跣蕭何與操莽俱不脫劍履上殿即唐其餘則否延至六朝凡郊與廟帝皆脫舄升壇脫舄上殿即唐時開寶通禮凡太廟祫禘帝必去舄而後入甚至朝士諸公至閤下脫履過閤又着履而尚書丞郎諸令與僕射尚書並然則是漢魏六朝以至于唐並朝祭脫屨（或謂坐席親地事于此唐末亦然亦無明文）與古者朝祭不跣之制正相牴牾不止蕭何一賜履見漢制也且脫屨解韝古以明敬並非著敬謹之禮而後并移之朝祭劉宋有冬月不解韝之令而梁天監中尚書參議謂跣韝之制起于燕坐今朝祭並然則清廟崇嚴亦宜跣韝是歡燕跣韝竟一變而爲朝廟崇嚴之節識不知其制起于何時此并非出公藉若然則朝祭之跣起于後代劇不足據但轅固客准閒淮南若然則朝祭之跣起于後代劇不足據但轅固客淮閒淮南之詩者謂采菽以諸侯而朝天子乃其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夫周制邪幅即漢後之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則已無韝矣又左傳臧哀伯云衮冕黻珽帶裳幅舄皆朝會之服而但言幅舄並不及韝蔡後之行縢以韋以紕足者皆有韝以紕其上者也惟無韝以紕其上故祇見幅亦惟有幅以蔽其下故可去韝則是古凡朝祭並無不卸韝而見幅者得毋三古之制原自如此故漢魏以後徇存遺意而遂今而併失之與

曰是又不然同使幅外原有韝而仍露幅以朝見則製韝何用朝見既露幅則並不當有韝礙之時又安用去韝此皆理之無可通者古者幅偪纏約各有其制或解或着名不相埒大抵皆在股下而過于膝一名爲蔽膝是也故曰赤芾在股言在膝之上股之間也幅即邪幅在下而邪纏之以周于足禮註所謂偪束其脛也足至膝是也故曰在下言在膝下也若夫韝則在脛之下足之上護脛而藉足屨者故一名曰紱釋名曰韝者蔽足非如今之長厲可蓋膝者其制窄而淺一如履然（韝止蔽足與今制不同故古樂府摹蓋韝者袴也蔽曰舟韝曰袴其形同也是以跣山谿有去韝事）義有三一脫屨則猶有韝也一解韝則猶有幅也一徒跣則并幅去之也跣例亦有三凡坐而脫屨則韝尚存也燕飲而解韝則幅尚存也至于喪者徒跣待罪者徒跣則幅亦并不存也然則幅存韝解幅不加顧幅韝並着幅亦不加晦不得謂邪幅之見由于無韝以此爲朝廟解韝之証也

然而又有疑者男韝與女韝一也今女韝長廣但蓋腨肚而並不蓋足則與袴異矣且何以知韝之同于履也

則以履韝一類男女一製今之女韝並非古法且亦不知爲何名予謂履可同于韝者禮註單下曰履復下曰舄而宋儒作周禮訂義有曰單着者爲履複着者爲舄則服履于舄之內非即韝乎韝可同于履者曹植洛神賦曰羅韝生塵而解之者謂步波而如踐地一如履之親地而底有埃者則韝非履乎且如今之女韝而可以視地乎是以男子着韝惟見有幅女子着幅惟見有韝內則于子事父母則曰偪屨着綦但言偪幅而不及韝于婦事舅姑則曰衿纓綦屨但言衿纓而不及偪遂致宋人作禮書者直曰婦人不用偪而世之妄解者并據作男子却韝婦人去偪以爲尊前承歡之証則直是侮慢之俗徒跣奉堂大無禮矣古文叙事原有詳略或纓或偪不礙互舉況男無着綦但見邪幅而女則紳纓綦繞而不之見見偪則及不見偪則不及並無他義不然男婦一也男子有行縢而女反去縢而却纏可乎

然謂燕坐脫屨不並解韝是矣至謂燕欲解韝不并解偪幅則似不然當出公怒聲子時聲子之謝詞有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嘔之是以不敢此謂其足有創恐一解偪幅將必致見創而生穢惡故不敢也則似一解韝而幅已去矣

若其幅侑存則劍且不見何呢之有是又不然夫世無徒跣可行禮者子前謂居喪待罪始有徒跣此非妄語彼聲子之不解曦非無幅也以幅不至足也其幅不至足者以疾也非恒例也

沈玉亮字蓬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俎禓大俎禓裸程見于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俎禓屬敬事固已奇矣至鄭康成註則又曰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即俗所云至親無文者則俎禓有何文飾經與註俱不可解

舊亦疑此禮且鄭註父黨無容語亦出玉藻文禮指俎禓爲敬鄭氏又指俎禓爲容飾原無可解但讀書貴通達有但讀彼書而此書已豁然者往讀樂記云周旋禓襲禮之文也又讀玉藻云不文飾也不禓夫禓亦何與于文飾而詩詩言之乃玉藻又云裘之禓也見美也君在則禓者蓋飾也然後知此所爲禓謂禓衣禓裘使美見于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俎禓襲裁然不同且其以爲文又以爲敬者孔疏又云父母之所以質爲敬臣之事君以文爲敬故又曰褻裘不入公門則是俎禓見美本爲文飾而即以之爲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俎禓兩相發明蓋俎禓者事君之敬不敢俎禓者事父母之情也經文鄭註俱非無義也

然何以同一俎禓而一以爲褻一以爲敬

子亦嘗疑之但俎禓本不同有去衣之俎禓有加衣之俎禓去衣之俎禓如射禮祀決喪禮俎括髮鄭詩俎禓豵虎郊特牲肉俎割牲左傳鄭伯肉俎牽羊史鰌子世家縛肉俎俱是也此即爾雅所云脫衣見體荀子所謂露體爲禓者不必皆敬事也雖曰肉俎割牲亦敬之一節然與臣敬君子敬父母仝無與也若加衣之俎禓則有袒錦如衞風衣錦絅衣褧錦絅褧絅者單也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于其上謂之禓衣但又加一衣俎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俎褧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褐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編衣皆加單衣于裘上但外又加一衣俎則禓之而美見襲則掩之而美不見禓弓所云裘裳衣之俎禓爲裘加衣之俎禓爲敬則有分別特是加衣之敬近子文飾但可專君前不可行之于父子之間故事父無容必褒

有他敬事始禓之餘則否其所云他敬事雖禮無明文然家庭之間保無禮節當文飾者此皆不可知之事也

姜兆熊字飛熊會稽人係姜炳璋先生之子康熙癸酉舉人

不坐坐字俱是跪字古跪坐無二儀亦無二字凡坐儀並無有以足着席者大抵兩膝着地而以尻着兩足踵即兩踝後骨是也兩膝着地而直身曰跪兩膝着地而以尻着兩足踵即以兩足承尻曰坐故小雅不遑起居詩傳作跪居謂挺身爲跪奠身爲居是以管幼安坐藜牀着膝處皆穿以膝跪故也弟不知跪坐之儀何代更易以至于此

此等沿革古皆無明文即禮書貴通達有但讀彼書而此書已豁然者往讀樂記云周旋禓襲禮之文也又讀玉藻云不文飾也不禓夫禓亦何與于文飾而詩詩言之乃玉藻又云裘之禓也見美也君在則禓者蓋飾也然後知此所爲禓謂禓衣禓裘使美見于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俎禓襏襫裁然不同且其以爲文又以爲敬者孔疏又云父母之所以質爲敬臣之事君以文爲敬故又曰褻裘不入公門則是俎禓見美本爲文飾而即以之爲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俎禓兩相發明蓋俎禓者事君之敬不敢俎禓者事父母之情也經文鄭註俱非無義也

然何以同一俎禓而一以爲褻一以爲敬

子亦嘗疑之但俎禓本不同有去衣之俎禓有加衣之俎禓去衣之俎禓如射禮祀決喪禮俎括髮鄭詩俎禓豵虎郊特牲肉俎割牲左傳鄭伯肉俎牽羊史鰌子世家縛肉俎俱是也此即爾雅所云脫衣見體荀子所謂露體爲禓者不必皆敬事也雖曰肉俎割牲亦敬之一節然與臣敬君子敬父母仝無與也若加衣之俎禓則有袒錦如衞風衣錦絅衣褧錦絅褧絅者單也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于其上謂之禓衣但又加一衣俎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俎褧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褐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編衣皆加單衣于裘上但外又加一衣俎則禓之而美見襲則掩之而美不見禓弓所云裘裳衣之俎禓爲裘加衣之俎禓爲敬則有分別特是加衣之敬近子文飾但可專君前不可行之于父子之間故事父無容必褒

九日肅拜皆跪拜之節故肅椎爲長椎肅拜爲長跪椎註以為竹槌也樂府伸腰再拜跪謂直身用膝而再引其手與肅椎之不曲膝而直身引手大別乃謂俯椎即肅拜則是拜椎尚未明何言肅也

椎拜與椎則幸閻命矣然不知肅拜肅椎以何禮用之今亦有行之者乎

九拜所用古皆不曾明言以致稽首頓首兩大拜禮今並誤用何況其他若肅椎肅拜則前所言軍士長揖婦人長跪皆是也特今世用此甚少幼時見甲冑之士行升帳直躬之禮但戟手而不一俯此即肅椎今史承簿及書吏堂參但下跪不俯伏即起又下跪又不俯伏即起此即肅拜今并無此矣若婦人則今尚肅椎而並不肅拜按少儀論婦拜有三節以肅拜爲主凡平時言拜雖遇有君賜雖爲尸婦拜尸也亦只長跪不俯伏至周武后時有周天元詔謂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如男子而于是婦人肅拜之禮亦亡蓋婦人俯伏之拜用之凶禮如遇喪遇父姑則手拜手拜者謂以首至手而俯伏于地書稱拜手拜儀禮稱拔地俱是也若身爲喪主遇夫與長子之喪而婦人主之則亦必行稽顙禮一如男子其云爲喪主不手拜謂當稽顙不止手拜也然則手拜稽顙皆行之凶禮而吉禮無之

然則今婦拜儀有喘肅欶祗之稱即肅拜乎

曰不然肅爲直義加一喘字即嚴肅之肅矣況復俯伏不直躬乎古婦衣無祗鄭氏喪服註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祗夫祗尚無有將以何欶故史曰欶祗而朝此言男子不言婦人也今反以婦人爲欶祗何也

然則今頓首稽首稽顙諸稱與周禮九拜儀合否何如

此則無一不誤者周禮九拜儀當先辨拜字拜必屈膝跪以首至手而統下于地即手拜也故九拜無拜儀亦無手拜儀而總以九拜名拜以爲拜也者凡拜之統焉者也今以指當拜誤矣若九拜諸名則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此四者本是一節謂由重而輕也蓋稽首者稽留其首不即起也頓首陡也即起也空首虛其首而不至手但下手也振動則手

毛檢討經問

何時而晉唐以前與古無二皆可取証若曾幼安之藜牀着膝亦着此橫膝焉耳況古人婁子多置于膝孝經曰親生之膝下東漢荀朗陵以孫文若坐着膝前晉王述之愛子文度雖長大猶坐置膝上若居膝長跪焉能坐人如謂此皆漢後事則檀弓引子思云進入若將加諸膝夫跪則安從加膝哉

然則與趺坐何異

曰趺坐者謂結趺而坐也趺者跗也跏也釋氏結足跗故曰結趺曰結跏非橫膝也

然則何以爲箕坐

箕坐者伸膝坐也

甲問曲禮王入肅客而入肅者拱手也椎手而上也蓋遊客入門則必拱手以進之鄭註以肅爲進是也宋陳灝集說引呂氏曰肅者衛首以揖之即所謂肅拜也則肅既是揖又是拜豈肅即是拜拜即是揖手且九拜有稱肅拜者豈即此肅乎

曰肅是肅揖是揖拜是拜肅不是揖揖不是拜且肅與揖俱不是肅揖肅與拜俱不是肅揖肅與拜俱不是肅拜其肅不是揖何也禮註直身而椎其手曰肅椎者拱也謂上其手也肅者直也詩傳九月肅霜註肅與縮同即直也是肅者直其身上其手與揖之曲其身而下其手正自相反蓋揖與禋同禋有俯義即禮所云磬折者折曲也俯也故禮註曲躬而引其手即謂之揖蓋引爲下手與椎之上手不同禋之折躬與縮之直躬又不同是以周禮司儀詔王儀凡有三揖以深淺爲別一曰土揖見諸侯則引手着地深揖也一曰時揖見庶姓則引手與常揖等時者常也平揖也一曰天揖見異姓則略引其手高而不下如在天然淺揖也淺揖與肅近而終以引而不椎小俯而不直即不稱爲肅而稱爲揖其嚴如此是以三揖之外別有所謂肅揖者既不是肅又不是揖以爲肅即則引而不椎以爲揖即則直而不曲于是合名爲肅揖又名長揖介者與婦人恆用之西征賦率禮以長揖揖即揖也長者不曲以介士不可曲也其揖不是拜何也揖第曲身而拜必曲膝武文曰拜跪拜也又曰拜者皆土地也故周禮九拜無立儀而晉宋儀注陵人祖貴人拜禡祭等故東觀漢紀陳逸使人御以迎若曰子當之是以不拜逆

稽首爲首至地頓首爲叩地空首至于手拱手而已振動則手與頭俱下而總不下地也故以後說一以前凡諸子百家引經並無一字及此書者如孔子言吾學周禮及韓宣子聘魯所云周禮盡在魯非此書然則言周禮者當據春秋不當據此書明矣但此書係周末秦初儒者所作謂之周人禮則可謂之周禮則不可以並無有與周禮一書而此竊襲之以假其文也是以是書在前亦早有知其非者如漢林孝存稱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斥之爲六國陰謀之書惟鄭康成獨註之過尊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宋王安石直進其書集諸儒訓解竟至排棄孔子泰狀不令立學官取士而以是書勒取士令甲則經學亂矣第周禮不明禮記雜篇皆戴園後儒所作而儀禮周禮則又在喪周之季呂覽之前故諸經說禮皆無可據而漢世註經者必雜引三禮以爲言此亦大不得已之事原非謂此聖人之經不刊之典也若或又謂是書出于漢孝成之世係漢人所作并非周人則不然按漢志六國覩之侯時曾以樂書賜樂工竇公至孝文時獻其書即此書之大宗伯大司樂章也桓譚新語亦云竇公一百八十歲則六國之末已有其書其爲周人作而非漢人又可知耳

孟子六畝之宅在他經無其文即朱氏註云一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亦是概括前儒之說爲言並非周禮據周禮逐人日夫一廛言每夫當任一廛也然前鄭註作百畝之廛即田中廬也後鄭註作里居之廛即國中宅也此皆據孟子爲說者至藏師園廛之稅則賈公彥疏直以園爲田畝之宅廛爲國中之宅引據孟子文分指五畝因有云其淡見周禮者然即云周禮亦不過如是已耳其在他經他禮則絕無可考唯漢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而何休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此八夫者既受百畝矣又析公田之百畝而各受十畝以其餘二十畝八分之各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則在田之宅固已明矣然在邑無解若趙岐註孟子此是正註而其文不明但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嘗翻繹其文其云廬井邑居在邑者然既有廬井又有里居是在野在邑皆然各二畝半則五畝盡之矣乃又曰冬入保城二畝半豈邑里之外又有城居五畝之外又有二畝半與都邑居即城居而復言之與

至若以都城百雉當侯國之城以千室之邑當民居之宅則大謬矣案考工記匠人營國王城九里鄭駁異義亦云周城九里公七里特鄭又云王城十二里公城九里故尚書大傳則云古者公之國有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有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有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此雖周制不明彼此各據並無成說然亦大概如是若都城則縣稍之外都鄙之地所以爲公卿采地與王子弟之食邑者在王畿之外一層千室之邑則郊甸之外家稍之地所以爲卿大夫百乘之家與王子弟之稍疏者之食邑在都鄙之內一層何曾是侯國民居之名故孔子將墮三都曰邑無百雉之城言都邑之城也非國城也哀公會吳王伐齊冉有曰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言家臣之邑居也非民居也

若謂邑里之宅城中不容則前儒亦慮及之孟子里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爲一井今毋論三里九里各有多寡而但以五里之城折中爲斷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四分之爲四九三百六十家則二十五里不過九千家耳今亦不從周禮諸制以五五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即取至減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萬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居而祇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況城中有宮所謂宗廟社稷朝市府藏諸區其所書地又當分去三國之一乎

宋陳祥道作禮書有曰城中之宅率家二畝半冬月納稼之後皆入保城則以王城言之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然則考工所言九里者乃王之中城也春秋書城中城可驗也又孟子三里之城有七里之郭則城外有郭不止九里或者城內又有城城外又有郭可以居民而不知其說又大謬者毋論七里九里南城恢擴仍不能容而即以郭言之釋名郭者廓也廓然在城外也有城不廓然矣若春秋書城中城則中城是邑名杜氏明云中城魯邑在東海廣戶西南何嘗是城且入城保城城中之居不知其語始于何人實大不通之言國家守封疆慶隨入保當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之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寇讎者偶有鑑殺戚人不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然則何如曰人自不善讀書耳孟子五畝之宅其牟在邑郊者皆有邑里在公家者曰公邑在民大受田之外住開田以爲居王公子弟所食采地曰采邑在民者曰井邑故邱有邱邑都有都邑諸凡比長黨正鄉官遂官皆有官居自邑而上而每縣而都與自井而通而成而終而同凡聚會處即設爲官居而民遂附之或數家一聯或數里一聯故又有名爲連者此即民居之近官居者所謂邑里即所謂邑居與里居也入保者保此而已詩所謂上入執公功者亦入此書城二十有九皆是邑城如城郎城邢城鄑城費城防城武城平陽城祝丘等何一非邑是邑原有城邑里之居亦原有在城者特其城仍是邑城都城並非國中之城即近郊之民冬月入保亦必附郭爲民居使之相守並不宜虛城中里廬而待民冬月一時之入故趙岐所註先分兩地一在田一在邑也邑又有兩地一在無城之邑一在有城之邑也故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此無城之邑居也又曰冬入保城二畝半以爲宅此有城之邑居也趙氏語滯似有三居而諸儒不善讀書又並不知邑居之有兩千古夢夢盍亦從予言而細察之

若謂九夫爲井則周禮無八家名然八家即九夫司馬法步百爲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九百步爲井井九夫者百畝之名九夫三爲屋豈一屋住三夫乎

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矣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爲一甸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耳何曾出三百乘乎

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耳何名千乘乎其謬而僞者三也

周禮小司徒職唯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註左傳不註明司馬法者以其書當凡五覩皆在昭定年其時九百里魯供賦吳晉皆八百乘亦供賦吳晉皆八百乘亦各有其數此則經文之可信者若國語齊有革車八百乘註齊法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則一革五十人似乎過多若左傳載楚有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西又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則每廣三十乘各分十五乘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兩分卒百人爲承副是十五車祇得七十五人之數一車五人又似乎過少如謂冉有季氏旅魯之鄙邑先去宮城都邑徙近郊圖山川沈斥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

甲之用是重有徒卒甲亦有徒卒甲士百人徒卒不衣甲故哀十二年齊師伐我及清季氏之甲七千此衣甲者也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此不衣甲者也古甲衣以鐵以皮徒卒之衣則以布以縫以繒曰襦袗曰絮卿紫縠禮記曰表裏布也縠紗也布絮縠皆以爲衣表裏而用之故曰袗衣也

士皆如此纖合縗與繒而皆以肩組飾之故楚子伐吳作闕緎之師有云組甲三百被練二千組甲者漆皮而然之被練者絮練而組之甲士勞故三百徒卒多故三千也今西藏紀變惟恐車下之士裡楯受敵以爲必非先王之制固不可問然甲弟襲七十二人之在一車以爲七十二人將既無兵而不知公徒三萬其在車下者方多多也況不止車下者也

古戰士皆有伍故晉伐無終毀乘爲伍凡五乘爲三伍可知無不伍之兵也今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七十二人爲伍十有四餘二人却不成伍豈有此陣法乎若二人并車上甲士三人成一伍則是君大夫將帥與庶人爲步卒者共伍也其課而僞者七也

卒伍之制起于周禮甸乘之制起于司馬法初以司馬法攻周禮固已可笑今復以周禮攻周禮則可笑僞書之固無容置辨者然其制則何可泯也周禮小司徒疏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此鄉遂出軍之法也鄉遂賦人不賦軍六鄉之內原有此閭族黨州鄉之制而出軍之法準之如五家爲比則五人爲伍以家出一人也五比爲閭則五伍爲兩以閭爲二十五家即兩爲二十五人也五族爲黨則五卒爲旅當五百家即旅五百人也五黨爲州則五旅爲師凡二千五百人爲師五州爲鄉則五師爲軍凡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蓋一家出一人一鄉出一軍天子六鄉出六軍諸侯三鄉出三軍其六遂三遂同于此數此本鄉遂出軍之法與都鄙駟甸計地出軍之制截然不同然而行軍臨陣對敵制勝則又準之故倘書牧誓曰旅曰師而左傳蘇秦之戰有偏伍之名欒武子言楚軍制有卒有司之目管子作內政先請桓公定卒伍凡五鄉五鄙五正五屬皆以伍爲數而其後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民籍伍符唐太宗兵法有五兵五當之制皆用其說而反以攻周禮之卒伍不相統屬者乃爲周禮之未必然之證也

儀禮記了不相屬儀禮祇士祭時儀註一節而祭既不全儀又不備故漢初傳此書者祇一徐生但就其儀而形容之謂之善容此與諸禮所記何涉若謂曲禮註儀禮則曲禮文中有承曰剛鬣黍曰香合脯曰尹祭稷曰明粢諸名而儀禮于虞祭既用普淖即黍稷也乃又用香合明粢則兩黍稷矣于祔祭當用剛鬣即特牲也乃反用尹祭則祔祭無牲而反有脯矣夫全篇無一字相合而偶同數字尚彼此互異況傳註之說起于仲長統云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而新安朱氏以儀禮當周禮又周禮但記官政亦與禮記不合

至禮記紕繆篇篇有之何止四事若止如所舉四事何足廢禮記檀弓所云孔子少不知墓則在史記諸書俱有之特世不知禮妄爲辨釋有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顏氏女耻之故不以告此在史記與鄭註皆有然者夫告以墓所不必告以野合也況所云野合者據家語諸書但云叔梁紇年已七十而顏氏女初笄失少長婿媚之節故云野合是時顏父尚在許而嫁之非無父母之命也則此野合不必譏何況父墓若唐司馬貞謂孔母徵在以少寡爲嫌未經送葬故實不知非譏之也則年少孤嫠古今不乏未有少寡不送葬者若孔氏正義謂固已送葬亦知墓所但不告以柩之所在則墓與柩一處知墓不知柩于理未合果爾則但當殯防不當殯五父衢矣凡此諸說皆欲曲爲之解而必不可得不知其事有甚常而不足怪者古最重墓祭周本紀武王祭畢馬融謂畢者文王墓地韓詩外傳引曾子曰椎牛而祭墓而孟子揠東郭墦間之祭者誠不知漢儒何以有古不祭墓之說以致誣文作詔皆以禮無祭墓爲辭此皆失禮之最著者但既名曰祭則必備牲牢而男婦共之故周禮墓祭且有爲后土氏拚尸之例苟夫亡而妻存則雖在家喪亦無寡婦主祭之理何況于墓況孔子甫生而父死南成童而母又死其不知父墓宜也此皆禮之無足怪者也嘗曰家語云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妻生孟皮病足乃始求婚于顏氏生孔子而叔梁紇卒則是孟皮病在也況孔子何以不墓祭曰孟皮庶也孔子嫡也庶子焉得祭且孔子生時紇七十餘矣

毛檢討經問

謂周禮無卒伍妄矣若其云晉伐無終毀車爲伍以五乘而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此鄉遂出軍之法也鄉遂賦人不賦軍六鄉之內原有此閭族黨州鄉之制而出軍之法準之如五家爲比則五人爲伍以家出一人也五比爲閭則五伍爲兩以閭爲二十五家即兩爲二十五人也五族爲黨則五卒爲旅當五百家即旅五百人也五黨爲州則五旅爲師凡二千五百人爲師五州爲鄉則五師爲軍凡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蓋一家出一人一鄉出一軍天子六鄉出六軍諸侯三鄉出三軍其六遂三遂同于此數此本鄉遂出軍之法與都鄙駟甸計地出軍之制截然不同然而行軍臨陣對敵制勝則又準之故倘書牧誓曰旅曰師而左傳蘇秦之戰有偏伍之名欒武子言楚軍制有卒有司之目管子作內政先請桓公定卒伍凡五鄉五鄙五正五屬皆以伍爲數而其後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民籍伍符唐太宗兵法有五兵五當之制皆用其說而反以攻周禮之卒伍不相統屬者乃爲周禮之未必然之證也

儀禮記了不相屬儀禮祇士祭時儀註一節而祭既不全儀又不備故漢初傳此書者祇一徐生但就其儀而形容之謂之善容此與諸禮所記何涉若謂曲禮註儀禮則曲禮文中有承曰剛鬣黍曰香合脯曰尹祭稷曰明粢諸名而儀禮于虞祭既用普淖即黍稷也乃又用香合明粢則兩黍稷矣于祔祭當用剛鬣即特牲也乃反用尹祭則祔祭無牲而反有脯矣夫全篇無一字相合而偶同數字尚彼此互異況傳註之說起于仲長統云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而新安朱氏以儀禮當周禮又周禮但記官政亦與禮記不合

至禮記紕繆篇有之何止四事若止如所舉四事何足廢禮記檀弓所云孔子少不知墓則在史記諸書俱有之特世不知禮妄爲辨釋有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顏氏女耻之故不以告此在史記與鄭註皆有然者夫告以墓所不必告以野合也況所云野合者據家語諸書但云叔梁紇年已七十而顏氏女初笄失少長婿媚之節故云野合是時顏父尚在許而嫁之非無父母之命也則此野合不必譏何況父墓若唐司馬貞謂孔母徵在以少寡爲嫌未經送葬故實不知非譏之也則年少孤嫠古今不乏未有少寡不送葬者若孔氏正義謂固已送葬亦知墓所但不告以柩之所在則墓與柩一處知墓不知柩于理未合果爾則但當殯防不當殯五父衢矣凡此諸說皆欲曲爲之解而必不可得不知其事有甚常而不足怪者古最重墓祭周本紀武王祭畢馬融謂畢者文王墓地韓詩外傳引曾子曰椎牛而祭墓而孟子揠東郭墦間之祭者誠不知漢儒何以有古不祭墓之說以致誣文作詔皆以禮無祭墓爲辭此皆失禮之最著者但既名曰祭則必備牲牢而男婦共之故周禮墓祭且有爲后土氏拚尸之例苟夫亡而妻存則雖在家喪亦無寡婦主祭之理何況于墓況孔子甫生而父死南成童而母又死其不知父墓宜也此皆禮之無足怪者也嘗曰家語云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妻生孟皮病足乃始求婚于顏氏生孔子而叔梁紇卒則是孟皮病在也況孔子何以不墓祭曰孟皮庶也孔子嫡也庶子焉得祭且孔子生時紇七十餘矣

毛檢討經問

不知孟皮之有所不祭也曰祔祭以後所祭皆以祔先爲主則不祭于曰古有顯制祭禮無廟則祭于寢是也偶功曰巧去聲論語巧言令色是也況解不厭巧左傳晉師賜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頌之夫善諫而謂之巧言則巧何害哉

況禮記一編既集成于賜卷之戴聖而月令又呂不韋所手著之書綴其言或無可議亦不過紀時占候無關大道而欲與典謨父象風雅褒譏等經並駕千古不亦謬乎

禮記無戴聖集成之事戴聖受儀禮立戴氏一學且立一戴氏博士而於禮記似無與焉今世但知禮記爲曲臺禮容臺禮爲戴記而並不知曲臺容臺與戴記之爲儀禮實考曲臺容臺所由名漢初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是時東海孟卿傳儀禮之學以授后倉而后倉受禮居于未央宮前之曲臺殿一作天子非是校書著記約數萬言因名其書爲后氏曲臺記至孝文時嘗有徐生善爲頌頌者容也徐生以容儀行禮爲禮官大夫因又名習禮之處爲容臺此皆以儀禮爲名字者若其學則后倉授之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與沛人慶普三人至孝宣時立大小戴慶氏禮三家之學皆有博士時大戴爲信都太傅小戴以博士至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檢如所稱贓吏者是儀禮集成實係二戴故舊稱儀禮爲慶氏禮爲大小戴禮以是也宋馬氏作三禮辨有云魯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后倉曲臺記數萬言今之禮記是也校前後漢志及儒林傳皆以爲堂所傳十七篇取后倉曲臺記是時兩漢俱無禮記一書故考宣立二戴及慶氏學官皆儀禮之學源流不同

若禮記則前志祇云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禮記未成書時底本然並不名禮記亦並無二戴傳禮記之說惟後漢儒林有鄭元所注四十九篇之目則與今禮記篇數相合故鄭元作六藝論云今禮行于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此儀禮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然其說無考及觀隋經籍志則明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校經纔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凡五種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則二戴篇武宣時人豈能刪衰平間向門外之迻校轉上不得因自幼其就行世其四識中一請尊孝經綴書經禮記爲記以爲考經者宣聖所遺門弟所述雖經而實記者也且唐宗開孝經開門一章卒召馬融之奠

孝經孔子之書漢初今古文並出其祖述而傳之者多至百家自漢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二鄭及魏王肅蘇林何晏劉劭吳韋昭前高徐整晉袁宏東晉先楊孔虞仲文韋棨爲傳述然且梁帝唐宗皆有義疏論解福爲表章從來經書之盛無過此者

若唐宗開閤兩一章則舊原有疑之者按漢志孝經有古今文二本其古文本爲孔安國壁中所出而長孫氏與翼奉等所傳則別有孝經本名爲今文故志分載曰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則古文孝經也孝經一篇十八章則今文孝經也祇因今文爲顏芝之所藏河間獻王早得之而古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始出于世故今文盛行而古文稍衰其從政爲嗣之本七十于晏代見隋經籍志至隋開皇開秘書學生王逊始得古文本上之秘書監王劭劭以示河間劉炫炫乃論其得失作稽疑一篇其與今文異者祇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而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其互異者僅二十餘字時炫多爲人所忌即議者又據祖謙新論謂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與經本不合故唐宗于開元七年下議用博士司馬貞說謂其分庶人敢問二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爲詐僞且閨門章文句凡簡逮前去之殊不知漢志二十二章係經氏自註而顏師古引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則其分庶人敢問以應數在劉向校書時早已註定何曾是王劭劉炫爲偽分析其多一章即閨門章也若刪閨門一章則出自公議馬鄭憑召不必在是要之古今得失所係顯大世有學者當自能辨之耳

禮記本儀禮註疏其言非出一家故辭氣而無序散而無紀說正互發信矣桑牟最可恨若以孔子之聖而檀弓謂其不知父墓禮子五父之衢以親殯長兵之大倫而后蒼譏謂母可不拜子兄可拜弟周公未嘗爲天子而明堂位謂會踐祚以治天下孔子譏其僭巧言而與記引聖言日辭欲巧諸如此類難

困學紀聞 卷二

欽所較之書予旦二戴何人以何欽所校定二百十四篇纂刪去一百三十五篇世無是理況前漢儒林並不載禮之文而東漢儒林又無其事則袁平無疑陸直齋安從刪之又且大戴禮見在並非與今禮記爲一書者且戴聖所刪止四十六篇相傳三篇爲馬融增入則與後漢儒林所稱四十九篇之目又復不合凡此皆當闕之以俟後此之論定者故曰戴聖集禮記未敢信也

至若月令見呂氏春秋原是不章之書然周書先有月令不韋不過襲成之且並非手著當時集羣儒所記成篇見月令正義又其篇載在明堂陰陽說中謂之別錄原非西京所存百三十一篇仲尼七十子之徒所撰舊目此正馬融所增入者（說見前）則仍名別錄附禮記後不爲過也若謂記時占候不得與典謨並傳則二典開章即載羲和作厥敬授人時之事幾見月令可忽視耶

其一又請定文廟祀典謂十哲之祀宜增有若不當以陳蔡相從之賢限此數也南無之祀當增憲冉冉與何三人家語懸置與史記鄹單原是南人壺字子家名姓既殊字又各異不當錄單而去壺也若秦冉顏何徒以載之史記而家語不載遂謂當去則史記索隱註曰顏何家語字子稱在家語何嘗不載特王肅所傳本偶軼之耳且北齊顏之推謂仲尼門徒顏氏居八若去何則少八矣至于孟子弟子若樂正子萬章公孫丑之徒亦宜祀之南無之間即宋明諸儒亦多缺略而閻中鄒邑好祀文昌魁星二宿以爲文明之象此出何典然且祀之學宮而擬爲鬼像塑庳重地安能使非禮淫祀錯雜其間所宜速毀而投之水火非與古功宗之典惟有功之臣得考大常祭于大烝以從祀于先王之廟幾見祀其師而以弟子作配享者原其始皆由祭先聖時必及先師孔子既作先聖則孔門多人其在伏生毛長諸先師內必首推孔門諸賢以爲先師神而後人不察遂沿之爲弟子之祀若十哲之祀則在唐以前並無其制考兩漢辟雍多以周公孔子互爲先聖至魏晉六朝每釋奠孔子以顏淵配則俨然聖孔子而師顏淵者然祇顏氏子一人耳唐太宗貶之初定孔子爲先聖而以左丘明卜商庆生叡聖高堂生及馬融鄭元王弼杜預等二十二人爲先師其中孔門弟子祇卜子夏一人而師席之間又分爲二人而餘皆不及然猶有月令之說見前）則十哲之祀宜增有若無疑矣前十哲也至元宗又其篇載在明堂陰陽說中謂之別錄原非西京所存百三十一篇仲尼七十子之徒所撰舊目此正馬融所增入者（說見前）則仍名別錄附禮記後不爲過也若謂記時占候不得與典謨並傳則二典開章即載羲和作厥敬授人時之事幾見月令可忽視耶

其一又請定文廟祀典謂十哲之祀宜增有若不當以陳蔡相從之賢限此數也南無之祀當增憲冉冉與何三人家語懸置與史記鄹單原是南人壺字子家名姓既殊字又各異不當錄單而去壺也若秦冉顏何徒以載之史記而家語不載遂謂當去則史記索隱註曰顏何家語字子稱在家語何嘗不載特王肅所傳本偶軼之耳且北齊顏之推謂仲尼門徒顏氏居八若去何則少八矣至于孟子弟子若樂正子萬章公孫丑之徒亦宜祀之南無之間即宋明諸儒亦多缺略而閻中鄒邑好祀文昌魁星二宿以爲文明之象此出何典然且祀之學宮而擬爲鬼像塑庳重地安能使非禮淫祀錯雜其間所宜速毀而投之水火非與古功宗之典惟有功之臣得考大常祭于大烝以從祀于先王之廟幾見祀其師而以弟子作配享者原其始皆由祭先聖時必及先師孔子既作先聖則孔門多人其在伏生毛長諸先師內必首推孔門諸賢以爲先師神而後人不察遂沿之爲弟子之祀若十哲之祀則在唐以前並無其制考兩漢辟雍多以周公孔子互爲先聖至魏晉六朝每釋奠孔子以顏淵配則俨然聖孔子而師顏淵者然祇顏氏子一人耳唐太宗貶之初定孔子爲先聖而以左丘明卜商庆生叡聖高堂生及馬融鄭元王弼杜預等二十二人爲先師其中孔門弟子祇卜子夏一

去此因春秋之賢大夫故傳稱子家懿伯子家子則嗣歸父之後者子家子家子也非嬰齊也且其氏子家者何也正父氏也歸父會宇子家矣歸父以東門襄仲之子稱東門氏子家嬰以公孫子家之子稱子家氏正兩代皆氏父者是以季孫行父逐歸父曰逐東門氏季孫意如欲使子家羈爲卿曰子家氏未有後是歸父氏東門子家氏歸父而謂嬰齊不當氏襄仲不可也況季孫明曰子家氏未有後則嬰齊亦不曾爲歸父後而必待子家羈爲卿而然後後之策書甚明是歸父自有子子家自有後嬰齊並不曾以歸父爲父歸父並不曾以嬰齊爲後已有明文乃儼然兄弟而欲逆一故事使千載以來貶有一兄弟爲父子之一節此非聖經之瞞人倫之禍也〃

然則僖兄之嗣閔弟當時宗有司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直稱弟爲父稱兄爲子此則如何

此則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禮也天子諸侯凡諸父兄弟皆爲之臣稱我爲臣者我即爲之子大夫不臣兄弟也大夫兄之繼大夫弟有之矣臧爲之繼臧武仲是也爲不父武仲武仲未嘗子爲也兄弟也大夫弟之繼大夫兄有之矣孟惠叔之繼孟文伯是也惠叔代文伯爲大夫未嘗嗣文伯爲後也兄弟也天下之大倫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

錫又問成八年宋使公孫壽來聘幣杜氏註壽爲導意諸之父按文八年經書宋司城來奔左氏謂司城者懿意諸也則是意諸在文八年已爲卿矣焉有其子先爲卿自文八年至成八年歷三十六年而其父始爲卿者此得非杜氏誤與春秋諸公族世系原不可考但宋鄭公族于左氏策書極爲詳備故有本傳所未明而于他傳見之者如此事其載在文十六年傳中本自明白傳稱宋公子鮑好施于國而宋襄夫人以祖母而監助之以圖篡國時爲司城者公孫壽也壽以公子嬰之子而身爲司城惟恐以篡弒之故將喪其族乃使其子意諸代爲之其言曰吾若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者身之貳也子雖亡族猶不亡因使子代已而子死子雖則是意諸之先爲卿者實壽使爲之也其後宋文公以母弟須代意諸爲司城而壽逐不見經傳是必壽以文爲不義原不願仕而宋文亦必重疑壽而不予以官故終文之世並不見壽至宋共易世而後以納常見于

此經則壽亦賢矣向非策書則事之芒然無可稽者豈止是耶

又問成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爲趙莊姬譖也莊姬本趙盾子朔之妻而盾弟趙嬰之通焉同括將爲亂欒郤爲証因討同括而殺之其後不爲此者則嬰通之前五年嬰兄趙嬰齊奔魯朝并舉武非信史也

又問或謂春秋無道之事王衛宣已極矣初烝父妾而美而生伋伋既又爲伋娶齊女而自娶之謂之宣姜又既則宣姜生二子曰朔曰壽其名朔者則構伋而殺之其名壽者則又代伋爭死而殺于齊界其無道之事至于如此然苟以年歲計之則不然殺宣之立在隱四年經書衛人立晉是也其卒在桓之十二年經書衛侯晉卒是也然則宣公在位祇十九年耳計夷姜之烝必在衛先公既卒之後而伋之娶妻亦必在宣公既立後十四五年之間娶生壽與朔纔襁褓耳焉能一則能構伋而殺兄一則能出奔而代兄以死此皆必不得之數也此誣罔也

信如所言則世道幸甚子從來極惡鬬此事極以爲罔故于傳春秋時就傳略叙之而棄置不道學者能于此而辨其誣罔豈不大快無如其說非也發考年歲則必當考其實者人第知衛宣之立在隱四年娶而不知春秋以前其爲衛桓之立之年則固已久也衛莊立二十三年而其子衛桓嗣立桓入春秋則已一十二年矣又二三年而始被弒及弒而衛宣以莊公之子桓公之弟衛人因而迎立之則是莊公之死至此已一十六年夷姜莊公之妾也向使宣有獘行則夷姜之事當在莊公既死桓公繼立之年果生子可成丁矣及宣立而爲子娶妻又復生子即此一十九年間長大爭死何事不可爲此固稽之年歲而知其不足深辨者也獨是新臺之事既見之傳又見之詩不幸有之而惟夷姜一事則終疑其固莊公聚莊姜而無子故又娶陳氏二嬀曰戴媯馮媯此名夷姜則必不在再娶之列非莊姜之媵卽姪娣也二媽係再娶尚以親姜故相繼稱賢未有同其來之媵甘歜行者且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故州吁弒桓公後戴媯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若夷姜事果有則必當在桓公未弒以前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嬀具在可咨一鄹毒而不之覺者此皆事理之必無者也又況衛宣未立時願有賢名故夫子書衛人立晉皆謂公子晉

賢故書人迎立之則其在桓公未弒以前其爲君子會何鄭者何使早見歟行如此事則不待衛人絕之卽討賊如石碏赤孰肯就邢迎之而公然稱立賢也乎當考史記衛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曰夷姜是夷姜者宣公之夫人也其云愛夫人者以非正夫人而愛之者也又云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是子伋者宣夫人之所生也曰以爲太子者謂非正宣夫人之所生而愛所生也故曰非太子而爲太子也然則左氏所記固矣讀書忌武斷然又忌知其一不知其二今既有其二而執一不可也若謂史有一定何以有時取左傳有時取史記曰不執一也

胡紹安 平湖人康熙庚辰舉人辛巳進士

宋景濂作辨云公羊傳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其年與日同于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其月與公羊實差一月

春秋書史但記孔子卒未嘗記孔子生也孔子之生僅見于春秋襄二十一年公羊傳文然與史世家列傳及家語諸書凡所記孔子出處皆不合故宋王伯厚直謂此無可考者今第就公羊所言校之則實與春秋經文大相刺謬經云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公羊云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夫經以十月朔爲庚辰則自庚辰至庚寅十日庚寅至庚子又十日其二庚相距祇二十日耳經以庚辰爲十月朔日而傳乃以庚子爲十一月是一月祇二十日大不通矣公羊善悖經矛作春秋傳歷歷鑿鑿之而後儒亦不善讀春秋自漢宋至今並無能實指其非甚至洪興祖馮去疾輩長厲以驗其得失何愚也

且其云穀梁謂冬十月孔子生亦不讀春秋者穀梁何嘗云冬十月孔子生乎經于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後又云曾伯來朝又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然後穀梁云庚子孔子生並無冬十月三字但附其文于會商任後與公羊同而宋儒不識春秋妄以前經有月日而後經不書月日則多承上經爲言此經有冬十月而穀梁不加十有一月四字則必承上文爲言者殊不知春秋書例凡承上文者則傳不另書時日如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即承云無駭帥師八極而傳不另書夏字以間之此承五月也若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郎承之云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則不承十月何也以傳云

冬紀子伯莒子盟于密衛侯朔出奔齊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蔡侯于鄄則是冬十月實有兩盟一盟于密一盟于鄄而傳即間之云冬曹武公來朝則是曹伯來朝時已非冬十月矣穀梁苟能識公羊之誤而改承十月何難別記其日與公羊同又並無十一月三字而云其月復與穀梁異其實不然考之于冬十月日食之後而必越來朝會商任二事而其同于公羊之十一月而並非十月歟可知也宋

月兼且改時改規孫皓子曰周之六月當夏之四月所稱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在春秋時人每自言夏殷周三正皆改時改月明白如此

況商書以建丑爲十有二月奏史以建亥爲冬十月此貨胡氏之言不足據也商正建丑改夏十一月爲十二月其云元祀十有二月者以周正踰年改元商制踰月卽改元是時先君仲壬以商正十一月死卽夏之十月也而太甲于十二月卽爲改元卽夏之十一月也則此一年者自十一月以前凡十一個月爲仲壬四年祇此十二月一個月爲太甲元年其在夏正十二月一個月又爲太甲二年故此元祀十有二月者非夏十二月亦非商正月正商十二月而爲夏正之十一月在冬至祀天之候放漢律屈志引商書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祀于先王作伊尹代太甲祓弗祭天之文祀方明以配上帝則其爲冬至十一月而改稱十二月非建丑十二月公然可知何則十二月不當有冬至也若秦史本紀爲漢史作太初厤後依漢正所改而舊本不然故秦始二十九年始皇東游其勳石之罘文有云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以秦二月中春爲夏十一月冬至一陽初升之候謂之方起而三十一年改十二月爲嘉平因是年九月閒神仙芳若之議有如欲效之臘嘉平語遂改是名則分明改九月爲十二月矣

乃後儒謂和者云史記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公羊以周靈之二十一年誤作魯襄之二十一年遂註此于魯襄二十一年之內而不知爲二十二也是以作通鑑綱目前編者直云周靈王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則公穀與史記俱可通矣何如

曰又非也公羊傳春秋但以春秋年月爲據安知有所謂周靈年月可相參考者故周王崩葬赴告時日其有不同者策書備記之而公穀茫然此固不足怪也況十一月生則仍與經悖而作通鑑前編者仍然不知則纔非信史也曰然則孔子何時生曰吾知孔子之卒已耳左傳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此策書也卽所云魯史記文也史記卒不記生不特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但記崩薨葬卒而略其所生卽黃帝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孔亦並無有記生年者公羊陋儒妄以夏月而親春社不惟改

非古禮意也若此者闕之可也

王錫闡任戊謂宣十七年蔡侯申卒哀四年盜殺蔡侯申豈有祖孫前後可同名者此有說乎

日前蔡侯申者蔡文侯也後蔡侯申者蔡昭侯也孔氏正義謂昭侯是文侯名孫不宜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兩必有誤是既經前人舉過而無從正明此固不足辨者但史記世家文侯申子爲景侯固孫爲靈侯敵而蔡爲楚所滅至楚平王復立蔡侯廬于蔡則靈侯弟也乃靈侯之孫東國攻平侯之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卒弟昭侯申立則以世次計之爲高祖而以廟次計之則已六傳矣六傳在周制諸侯五廟之外正義以爲事神當諱此固不識廟制者然且高祖廟諱亦有偶犯如晉惠公名夷吾一傳懷公圉再傳文公重耳三傳襄公驩四傳靈公夷皐則正在高玄五廟之內而夷吾夷皐前後相犯其于事神何解焉又魯祖伯禽爲始封之君而武公名敖亦魯世不祧宗也明堂位所云禽之廟爲文世室武公之廟爲武世室此固世世變祀歷傳不毀者然而擯下惠名展禽魯侯父之子名公孫敖若全不知有廟諱而一一犯之若武王發爲周人共祖一代開國而衞有公叔發鄭有公子發假欲據此而謂周制不諱則又武斷之言然但據事神以諱一語而遽以此通諸經則不必也所謂小人之腹必不可以度聖經此其一也

又問然沈已又謂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申爲地名則此所爲盜殺蔡侯申者亦是殺之于申而經文偏脫于字遂致兩誤此則既非杜撰而反于聖經前後得通其說何如

日此總不識聖經而必求其誤反欲改聖經以實已說則更誤矣夫史記世家並不襲左傳者即襲左傳亦並不襲春秋經者世家原有兩蔡侯申則非經誤可知也豹又欲增一于字于申字之上以爲申本地名而非人名似乎近理而實大謬者春秋凡弒君與君卒無不書名者即殺與盜殺亦然如盜殺鄭公子驷公子發公孫甯盜殺衞侯之兄縶類此在大夫猶書名若君則雖左右賊殺皆以倒書即閽殺吳子餘祭類豈有公然以盜殺來告而無君名者況申是楚地即申公巫臣之邑也蔡靈侯爲楚靈王所殺故在楚地今蔡昭侯良楚而已遂蔡子申來則是時蔡侯在吳亦在楚也而盜殺之則其所殺地在吳之州來明見經文而妄疑殺于申乎

邵廷采問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據穀書是許悼公癒藥而死舊謂許世子不嘗藥固已不讀春秋矣若歐陽修謂操刀而殺與不進藥而不嘗三者殊科此皆信口說經之言特經書弒君而衆書又云太子奔晉是必世子欲逮得其位而假手於藥行弒故許人惡之而止乃出奔此則于夫子書弒之意覺有相合不審是乎

日世子爲藥物以進自是誤害特君父無誅害者誤害則必以過並非避責何以知之穀梁傳云不弒而日弒責止也止日我與大弒者有不立子其位以與其弟鬼哭泣歃飲糌鹽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其進藥物屬過誤並非有心可知也後儒之深文皆可宥也

先生傳春秋以策文爲據公穀一家皆遵聽塗說無足語者此何以知非穀梁誤也且後此許君無名鬼者則其誤且顯然也

日善哉問也夫不以公穀解春秋吾之言也豈自言而自悖之然凡解經者當以經解經此又吾之言也苟仍以經解經耳穀梁雖危雖是誤然此經自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及葬定六年鄭游遠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則繼許悼後世子止一人

日此經文並不及曹而歐陽修謂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則曹此時信亡矣趙敬之註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

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

日此張南士曾辨之當是曹姓而交名者何以言之其曰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鄒者魯縣說文云邾婁國也徐邈引孟子題辭有云邾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邾爲鄒則鄒即邾可知矣春秋註邾本曹姓爲顓頊之後則所爲曹交者或亦曹姓而交名與鄒君同姓改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即鄒君之弟職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解經惡杜撰但有據之言則亟取之此差有據耳

或問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爲魯穆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可同諡者有謂費本季氏慶邑或即季氏子孫世居費者遂于此僭稱公與

日俱不然魯國無差固無有降而稱費國之理即季氏子孫世爲魯卿亦斷無有出居于費者大夫有采邑但收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郈叔孫之郕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欲處父居郈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居費若謂魯惠衰不當同諡衞有甯莊公葬有三桓公祖宗諡法何曾禁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誤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于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類鄆鄄邾極各爲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況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稍寬其得以都君而僭國君容有然耳

若然則稱邑以國而反稱孟獻子以家不其悖乎

此則春秋戰國之時爲之也春秋周稱天王時韓魏家耳及韓魏皆王而成周王城反名之爲東西君此又一時事之無如何也

邵廷采問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止于嬴一似葬向始歸哉葬而即出不終喪而爲齊卿者明儒鄒守益山爲之辨曰嬴凡尊者有喪必明日往拜惟喪禮則然之明日但拜君命及後此經文並不及曹而戰國諸文又並無曹君之事獨史記曹世家載曹伯陽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則曹此時信亡矣趙敬之註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

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

日此張南士曾辨之當是曹姓而交名者何以言之其曰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鄒者魯縣說文云邾古邾婁國也徐邈引孟子題辭有云邾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邾爲鄒則鄒即邾可知矣春秋註邾本曹姓爲顓頊之後則所爲曹交者或亦曹姓而交名與鄒君同姓改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即鄒君之弟職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解經惡杜撰但有據之言則亟取之此差有據耳

或問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爲魯穆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可同諡者有謂費本季氏慶邑或即季氏子孫世居費者遂于此僭稱公與

日俱不然魯國無差固無有降而稱費國之理即季氏子孫世爲魯卿亦斷無有出居于費者大夫有采邑但收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郈叔孫之郕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欲處父居郈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居費若謂魯惠衰不當同諡衞有甯莊公葬有三桓公祖宗諡法何曾禁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誤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于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類鄆鄄邾極各爲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況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稍寬其得以都君而僭國君容有然耳

若然則稱邑以國而反稱孟獻子以家不其悖乎

此則春秋戰國之時爲之也春秋周稱天王時韓魏家耳及韓魏皆王而成周王城反名之爲東西君此又一時事之無如何也

邵廷采問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止于嬴一似葬向始歸哉葬而即出不終喪而爲齊卿者明儒鄒守益山爲之辨曰嬴凡尊者有喪必明日往拜惟喪禮則然之明日但拜君命及後

齊衰母齊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即往拜至三月歸葬之後然後反齊而拜王之賜然又不至齊而止于嬴者禮喪紀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望鄉而哭此喪禮也今自魯王齊遂于境上嬴位成禮而畢而返魯此可謂善解經者特嬴在濟南去齊都三十餘里即春秋所稱公會齊侯于嬴者果是拜賜亦不宜若是之遠且禮喪紀不入公門非不入國門也若爲壇位而哭此出亡之禮非喪禮也其所引據皆未確則孟子反齊真可疑矣豈孟子果不行三年喪乎

日孔子要往李氏之憂孟子甫葬而即來齊聖賢行事有不可以憑臆斷者若郝氏之誤不止一端其解諸經似亦有見而苦于無據及其有據則又一往悖誕借古經爲証而無一不錯雖極詈宋人而其病與宋人等知此証哀經不入公門越境爲壇位而哭固屬可笑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即往拜彼何以知王不來弔耶小記有國君弔臣之文禮運國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衛靈弔柳莊齊莊公弔杞殤豈有齊王不來弔者即還入來弔亦君命矣君命則拜在明日不當在三月之後況含襚有二禮一是君親臨者一是遣送者皆君命也君命無不拜所謂不拜棺中之賜謂不拜賜而拜命耳不然君親臨襚可謂此棺中之賜而不往拜乎若謂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此出何書先伸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葬于魯若若母喪在魯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奔喪于魯不得止云葬魯矣蓋喪師甚多有母之喪不得稱有母之葬也況戰國游仕多家于齊以孟母嫁孟子孤兒則出必偕出處必偕處自當與介推奉母老褒禍歸一類未有牠母居魯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慚極而嘆孟母見之則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有明據矣若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嗣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于齊反者反哭之反也且本文敍事原有文法其云自齊者謂葬自齊也非謂孟子自齊而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而還魯則葬需三月未有兩還魯而即葬者亦未有在齊聞赴至三月而始還葬于魯者其于自齊葬魯四字多少不合是必欲

戶隔堂歟材井椁諸節行之在齊至三月而歸葬于魯故兩葬而即反齊以七者噫欲尚在齊也此則說經稍近理耳

如是則太文自明無可疑者祖述儒聞舊丘又云葬魯反齊當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爲卿而後有此問所云前日循齊王之稱前日願見陳臻之問前日王餽兼金不必前一日也惟作命又日固攸惠今然亦古禮有然至高宗偶一行之若周禮則全未有此康王居成王之喪自乙至癸凡九日即作誥以命羣臣故大子于高宗但曰古之人皆然並非周制而孟子告滕君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父兄百官皆曰宗國莫行先君莫行以非周禮也不然豈有先君宗國俱不行三年喪者子嘗謂善解經者解一經而諸經皆通此謂也好古者亦從子此言思之可耳

又問孟子宋小國也齊楚惡而伐之此時孟子正在齊滕之間而註云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豈此時滕已滅乎

曰宋君滅滕出自國策然但云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止此一語其于滅滕實跡並未有據也史宋世家未載宋君偃與霸之事亦詳且備而不及滅滕即他書載滅滕者亦言人人殊春秋正義云滕二十一世爲楚所滅而杜氏釋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竹書紀年又云於越滅滕此皆無可考據者若云宋滅滕則吾即據孟子以折之陳臻曰當在宋也則孟子曾居宋矣乃滕文公章即曰滕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則在孟子居宋時滕國尚在見有世子過宋國並未爲宋滅也

然淮安閻氏又云宋是時似未滅滕而其後滕終爲宋滅通鑑載閻振王二十九年乙亥宋滅滕距孟子居宋時甚遠則此註不當預言嘗滅滕而宋之滅滕則無可疑也豈其言非與

日非也通鑑于振王二十九年不曾云宋滅滕也特以齊楚魏三國滅宋在宋偃四十三年齊湣三十八年正值周振二十九年乙亥故通鑑于二十九年下載國策占雀編以爲三國滅宋之由而占雀編中追沂前事則有滅滕伐薛四字見于文間實則宋偃無滅滕事即通鑑及他書亦並無宋滅滕之說且占雀

之文亦係家語載殷紂事而作國策者因宋偃殷紂所爲遂誤襲其文以屬之宋偃非偃事也家語云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于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于是帝辛恃雀之德至殷國以亡云云而國策卽云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雛于城之隙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巳必霸天下于是康王大喜至城不守云云則是占雀一篇全係竊襲故其中語配歃盟皆是紂事而妄攙滅滕伐薛四字于其中其爲不足據亦明矣若孟子欲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世家明云宋偃自立爲王東伐齊取五城南敗楚地三百里西敗魏軍齊楚皆怕爲架宋故惡而伐之而宋偃亦但拱手而無如何祗淫酗行虐做殷紂所爲至緡王廿九年禍代請伐宋而于是潛王與緡楚三國共伐宋殺偃而分有其地則是是年乙亥三國滅宋豈宋滅滕乎

然則孟子何年至宋何年至滕又何年至滕亦有據乎

吾卽以孟子據之孟子自梁游齊當在周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九年魏惠王卒魏襄與齊宣會徐州之後何則以孟子見梁襄王後卽見齊宣也其游宋無薛則當在孟子去齊齊宣與齊湣受之際何則以孟子却齊宣之餽云前日則是時去齊也受宋薛之餽云今日則是時在宋薛也然而薛在宣湣之際爲齊所滅故湣王三年齊卽封田嬰於薛稱薛公則孟子受餽當在宣王之末湣王之初田嬰未封薛以前以湣王三年以後非舊薛也若齊人將築薛則又當在湣王四年之後何則滕王四年田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曰君不聞夫海大魚乎網不能止其游鉤不能制其深一旦碭流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將爲海而城薛薛固君之魚矣君長有齊海雖大亡矣君若失齊雖近奚益故曰城薛而君亡齊薛世子過宋之際必在此時以此時薛已滅也此斷不在孟子居薛世子過宋之際也以此所築者又一薛也至于宋行王政之間與戴不勝之語則又不在居宋時而在湣王六年宋君偃十一年之後何則孟子居宋時宋未嘗稱王也至君偃十一年而自立爲王孟子謂戴不勝福宋王矣況齊楚惡而伐之則正稱王而大伐齊楚之際故齊楚親伐此非居宋時然又非親王二十九年三國滅宋時也滅宋距此年有二十二年恐孟子此時未必又出游也凡此皆皆以孟子據孟子而可信者也然則孟子一至梁一至齊而于梁宋之閒反兩至而世不知也

孫耀先先生之子康謹案大閒孟子去宋國魯先君莫之行趙註以宋國爲宋聖之國制不可解惟朱氏謂滕與魯皆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則宗兄弟略爲近理然祭法禘嚳郊稷禖祖文王而宗武王則周初列國封建各以其祖配天不必皆出於帝嚳也且周公豈不可宗兄乎

武王母弟之第五人是周公非別子明矣

曰宗法自天子諸侯外固以庶子宗嫡子儻皆庶則以長庶爲別子而諸庶子皆宗之大傳所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無嫡而以長庶爲大宗者也儻皆嫡則祇以次嫡爲別子而其餘諸嫡皆宗之大傳所云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皆嫡而卽以諸嫡爲小宗者也周公爲武王母弟之第二人則既非長嫡不當繼諸侯且又非次嫡不當爲宗而無如長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爲天子次管叔已薨則周公已升爲次嫡冏別子矣謂周公是太姒第七子武王母弟之第五人則不然世家明云武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成次霍叔處次冉季載則周公是太姒第四子武王母弟第二人而以四爲七則與以四爲長者其與幾何

然而先生據史記相傳關氏據左傳按儀甘四年富辰曰管蔡郕霍魯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其十六國皆周公兄弟而自伯邑考武王以遞至于魯則魯爲周公封國遠居第七恐據史記不如據左傳矣

傅所引言但雜舉封國以証親親何嘗是世系次第而竟以此定伯叔長幼吾未之聞考文王諸子其嫡庶先後並無明文自漢迄今未有不遵史世家者惟孔傳稱異耳按孔金縢傳有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是以周公爲管叔之兄爲文王第三子與史記第四子稱異且趙岐註孟子亦依孔傳作解曰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憂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而尚書正義亦云殷法多兄終弟及三叔以周公大聖且爲武王弟有次及之勢故起流言則直謂周公實次武王而長三叔此則經學異義爲讀尚書孟子所必當知者而世並不曉反以富辰雜舉之詞認作次第不惟失史記且失左傳矣夫以周公爲第四子雖史記而實孟子此可遵也以爲第三子則孔趙諸儒皆說經之徒雖異義然不必遵也今妄謂第七子則祭霍二叔併長周公大亂之道且不聞伯仲叔季次第乎論語八士皆二伯二仲二叔二季而文王一母之子則以三人當伯季

毛檢討經問

毛檢討經問

有倍皆爲叔倍已考倍也武王伯也魯季季也自管叔以下七人則皆叔也故史正義曰伯已考後謂子皆稱叔惟冉季載以最少稱季此斷斷不容紊者而傳文晦季反列之滕叔繡曹叔振鐸之上可謂次第乎

遠宗先生之子康謹案

問洪範五事配五行自伊氏大傳及劉向董仲舒輩皆據易繫以貌言視聽思配木金火水土而宋蔡沈註尚書則一概反之配以水火木金土雖似背易傳而于洪範五行次第較爲獨合況考八庶徵原文又以雨暘燠寒風爲五事徵驗則雨似屬水暘似屬火燠似屬木寒似屬金其于貌水言火視木聽金之配分明一串此其說未爲過否

向亦曾以此致疑但逼考經說則自三古及漢唐至今並無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之解則杜撰矣春秋傳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洪範庶徵有五氣雨暘燠寒風其義並同是以孔疏曰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鄭康成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若燠爲火氣寒爲水氣其說易曉故五行傳所解無非此義如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作厲罰恒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恣罰恒暘蓋震在東方爲春爲木兌在西方爲秋爲金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若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暘常旱蓋木氣傷則致木沴之相衝之氣易相傷也至于冬夏則日夜乖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此本氣有過非互沴也是五事相配蓋說歷然非一人臆見可更變耳

又問五事庶徵在五行傳所載甚博然多係附會且貌屬南言屬暘在五行家言有確徵乎

春秋貌不恭者如晉厲公步高晉愚公受玉情郤錡將事不敬苦成叔傲魯昭公居喪無戚容類言不從者如單襄公論郤錡語犯郤犨語辽郤至語伐王子伯舆論鄭公子曼滿請貪晉殺叔孫僑如語犯仲孫蔑論孟孝伯語更偷類雖其配雨配木配暘配金不必緊燊然成六年雨木冰劉向父子皆以爲寡婦寒木不曲直故木得雨而水而五行傳木冰卽是木介介者甲也民象也是時晉楚鄢陵之戰楚王傷目正屬常雨僭貌之驗昭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人卽以爲金石同類相感也然成鴻慕二年天水之冀驪南山大石嗚聲隆如雷平襄二百四十里內野雞皆鳴是水沴金而石言也金石同類相感也然銷徒一時皆反故後志平城門內屋自壞由時多服妖貌沴致詩妖革擊起故元嘉童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謂君鼓胡謂不敢公言而私作咽于洪範無所關不然則

散步升階與拾級相反矣乃鄭氏又謂散等即栗階何也
此所謂等即級也階也古階制以堂爲限天子之堂九尺即是九階九級以每一尺爲一級也有九級即是九等以每一級爲一等也降此而諸侯七階大夫五階士三階皆然其所云散等固是散步與拾級連步相反然而非自下至上皆散步也蓋數級之法雖自下至上一級爲一等然經凡言等則往往以近堂上級爲首等如士冠禮降三等鄭氏謂下至地也則士三等階反從堂上而下數至地故散等與栗階同而栗階之法則無禮記云凡栗階不過三等謂自下升上毋問九階七階五階三階凡當栗階者近地者階猶是拾級之法兩足合一階而至于近堂二等則左足躡第二等右足即躡第一等然後左足又一發而升堂謂之散等散者不連也即栗階也然而其所散者祇是三等非通等也
但其所謂栗階者鄭註又謬據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鄭云栗實栗也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又注云栗猶聚也則聚即欲拾實栗即積聚而衆多仍是拾級聚足之義非散等義矣蓋栗者裂也即散也栗裂蓉之轉毛詩蔡在栗薪言析薪也考工記居幹之道居栗不迤栗讀爲裂即析散之義是以升階有四法一名拾級即聚足皆連步而登此禮義注也一名散等即栗階謂以連步始以散步終凡有吉事而兼凶事或尊有所命或臨登而尊者辭讓則行此法但連步多而散步少故散不過二等正義謂升一等而即散升則散升過連步矣此誤也一名歷階謂閱歷而升自下至上皆散步此有急遽諍或赴王國君命及應走趨事則行此法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然此是閑正等但踰步而不越級一步是一等賈氏公食禮疏謂歷階越二等此又誤也一名躐階謂不循等級越等而走此在急難奔逃者則行此法公羊傳趙盾躐階而走是也但躐階雖越等而實無定等以古法一等是一尺雖古尺甚短然亦不能超數級賈氏疏謂躐階越三等此又誤也
王錫問尚書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論語引書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少孝乎二字近人攻古文君陳者皆謂錯簡論語而誤遏其文但漢後引經凡多孝乎字如
（接後頁）

（接前頁）
諸所引語並無標識何以知非君陳文必論語文也
正惟諸引經者並無標識而君陳無孝乎字惟論語有孝乎字則凡有孝乎者必論語也凡覩引書者自當並覩其所引之文知袁宏後漢紀亦曾引此然其文曰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也夫不曰克施而曰施然此論語文矣君陳安得而有之
李成幹康熙甲戌進士乙未翰八問坐位左右莫知所尚何讀曲禮亦知坐禮尚右故從來有祭堂首西室之說而先生近著祭禮亦以考西妣東爲之辨定乃讀先生北郊配位議又似宜尚東而子姓之答亨者又復未解且廟位尚西而子姓之答亨者又復諸侯無祭所自出即是僭但魯祭出王別有宗法子何已言之
日此以專坐與賓主之坐有分見也其專坐與賓主之坐有分見何也從來東西左右莫辨所尚即考之諸經亦互有同異大抵以陰陽爲主陽則尊左陰則尊右並無有一定隆殺見乎文間而惟坐位則明有二尚一以負言一以向言專坐則尚負用其意者今則尚嫡虛席傷殘骨肉名爲同體而實則覩若薦獲甚至交惡篤疾不常爲獨而人倫絕矣即如喪禮檀弓云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夫子柳子碩皆叔仲皮之子也庶弟之母則叔仲皮之妾子柳子碩之庶母也徒以適庶之故子柳傳重重竟欲子賣父妾兄賣弟母以爲嫡葬具則在先王定分之初心必不出此雖子碩無禮子柳折之檀弓記此亦或責碩嘉柳以稱存禮意然亦有其說矣吾故曰封建之後何有嫡庶匪日無之或寬之也
又問春秋定八年從祀先公胡氏謂昭公主祫入廟此固大義但此必假定公之命此何據乎
春秋簡書非君事不書此先君事之最大者豈有么小私爲之而夫子肯鄭重書之者此其有君命據在經不必有他據也且亦非無據也袁宏後漢紀載周舉議廟制有云經書六事于太廟蔣僖公傳曰逆祀也至定公正而下之孔子是之曰從祀先公爲萬代法也明舊儒明云定公升爲矣特子作傳不必備述所未發者但喪祭大禮其嚴嫡庶處亦何曾有貴賤之跡分于其間而名分自在也蓋嫡庶貴賤祇擇立一節而他禮不必然也他禮在名分不在貴賤也
禮莫重喪祭祭之外有何他禮喪祭貴賤則無他禮可辨矣喪服父爲適子三年爲傳重也若適子廢疾不傳重則父母皆降服矣是以喪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亦爲之小功大同一適子適婦而適子廢疾不能襲爵則父母舅姑皆爲降服是尚可曰此重嫡非重貴乎惟祭亦然禮支子不祭皆謂嫡即主祭則次嫡與庶及次嫡不襲爵者皆支子也不祭者謂嫡即主祭則次嫡與庶皆不得而主之也重嫡故也然此猶未見爲重貴也何則主祭祇一人長嫡主之則次嫡自不得主祭不必賤次嫡也乃所謂支子不祭者謂長嫡有故不得主祭亦不許次嫡主之而必告于祖而始攝其事故曰不祭則次嫡嫡也而賤之矣然則重嫡即重貴苟無貴則次嫡與次庶等耳何嫡之與有
乃名分既定歷千百年後極重難返在春秋戰國間亦迷者有誤
室專坐必祖居考西考居妣西之所自來也若禮坐則主尚東向陽者以東爲尊是以禮本在東而卿侯射禮又且以主席東設賓欲親主則必合所負而尊所向非惟禮文亦情固然也今郊壇專坐似應主負而不合有主者爲主人東設配席則居然賓主與宗廟之有合食而無配位者不同是以南郊北郊雖兩俱專位而配位之設不得以南郊南向同尚陽尊左而配在東何則向陽者左在東也北郊北向雖尚陰尊右而配亦在東何則向陰者右亦在東也然則宗廟第主貴而郊壇必主向有難同矣
若子姓享答則何敢以主自居乎祖原非貴而子姓則全無主禮一享一答但如朝禮喪禮葬禮墓奠禮一以男東女西爲斷非向陽而尚左以祖無相向禮也亦非坐陽而尚東以享答者無坐禮也故合禮有誤行者常坐尚西而今嗣字神坐皆尚東
（接後頁）

（接前頁）
又問春秋趙鞅王以相爲[illegible]有見而先生必不從何也
魯史于桓年獨多闕文不知舊史故闕而夫子仍之又不知夫子本完書而其後又從而闕之皆不可考矣特其是闕文不是書法者桓在位十八年其猶君無王在即位時若果厥亂賊之首亦當于稱亂之首年厥之乃自三年無王至九年止又自十一年無王至十七年止豈一二年與十年十八年尚有王耶抑年有是非有當貶有不當貶耶若四年七年皆無秋冬則時定無可貶者凡十四年書夏五則欲削一月以寓書法未之聞也又凡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則日食朔日必書于支干支有何罪而削而貶之然且五年甲戌乙丑陳佗卒世無一人之卒兼兩日者今乃書陳君之卒而忽及兩日褒之耶抑貶耶吾日桓年多闕文並無書法實定論非處語也
又問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音扶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室緦此本文原易明者而鄭註云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舅居外家而非之世遂莫解
從母之夫從母姨夫也舅之妻從母也禮爲從母小功夫無服爲舅緦舅之妻無服今以舅同居母姨夫與舅母之家故一爲舅母服一爲母姨夫服而他舅之居則宅而不同居者識之或乃爲之解曰同室可緦禮曲義起也
又問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而孟子一一解之豈戰國時無井地與
據春秋有井衍沃之文則晉亦尚作井地但惟亟衍而沃者着間一行之他無是也若戰國則未必有矣史記秦孝公四十一年爲田開阡陌正在戰國與魏惠王亹威王同時則此時方改阡陌廢井地之際雖間或有是亦將毀棄況未必有也當考阡陌字義謂千田爲阡百田爲陌又或謂田之東西界者爲阡南北縱界者爲陌總是改九百爲千百改東西交畫爲偏東偏西之名而小雅信南山詩即有云南東其畝春秋晉與齊平且欲使齊地盡東其畝得母春秋以前已早有阡陌之法行其間與
又問受胙于社宿肉也故從肉而字書作祭器名何與此以晨饌器而盛肉于其間以肉言之則爲胙以器言之則
（接後頁）

（接前頁）
毛檢討經問

之而藏主其中名之曰祔祭則設几于坎而出主而祭是廟之向東者非廟也室也室亦仍南向而室之製則尊西而尚東向也主之藏西壁者非倚右也室也惟室故東向亦惟室故非凡堂凡夾室之可得而强爲西向且强藏西壁也曰室製然也此長夜一旦也

然則夾室在廟傍在室傍乎

曰夾室廟兩傍東西兩廂曰廟無者曰室曰寢故雜記疊廟禮刻羊疊中廟畢乃降而制雜覬門疊夾室是夾室在廟傍必降階而後疊之唐孔氏所謂門者廟門夾室者廟傍東西廂是也其又曰夾室中室者以夾室非一室必相夾成室而疊者但就中一室疊之此禮文瞭然有右尚書順命則又以路寢兩旁當之以東西房亦有名夾室者證謂在廟室之後之兩傍以爲駟後有室室後有寢皆有夾室而不知寢即是室並無兩重且既是寢室則爾雅明云寢與室無東西廂矣安有夾室乎

然而主在室則東向主出而祭于室亦東向耶

室主必東向以室制一尸一牖所尊者在棟也迎主于室必南向以堂制兩楹兩階所尊者在屋極也但主有在室而亦南向者有司徹云有司徹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是在室亦南向也有在室而亦東向者邵特牲主尸于室尸在戶西南面而主席東面是在室亦東向也且主隨尸轉並無一定如陰厭主東向陽厭則南向矣鬻熬在堂則尸南向而主亦東向矣

又有請者大祭之有厭謂尸去而厭饌主使主得厭飫也然而厭主必在室者以主藏于室故也乃厭于奧曰陰厭厭于屋漏曰陽厭同一在室而于奧則主向東于屋漏則主向南

此何說乎

曰此亦以室製爲之蓋厭有不同大抵無尸而饌主謂之厭故大祭于未迎尸之前則有厭于尸謖之後則有厭而祭殤無後者則皆不枌尸故皆有厭然而未迎尸之前其饌主謂之陰厭以歆饌于室西南隅之奧當室固處故曰陰厭尸既謖之後其饌主謂之陽厭以歆饌于室西北隅之屋漏室有漏光故曰陽厭殤祭亦然其祭適于殤者厭于陰尊之也其祭成于殤者則厭于陽堵殺之也而特大祭之陽厭與常祭之陽厭則又不同大祭在屋漏而席藻則在室東北隅之奧常祭則在室中西北隅南面此西北隅之奧視東北隅之奧蓋深之厭也曾子問凡殤不祔祭于室中西北隅南面此西北隅室之白夫室以戶爲白以奧爲當室之白是此陽厭者在東北隅之奧也而鄭氏概以西北隅當之若其向則陽厭皆東向陰厭皆南向

叔向安得曰三年之喪且諸侯五月而葬經書五月夫人薨九月葬小君則此時正值五月所謂三月之總麻亦已除服而視者猶誤其不感羊舌子可謂不達于禮者矣又為後承重孰有如天子諸侯者其宜厭宜屈亦孰有如天子諸侯者乃天子諸侯全不厭屈而使區區一士庶一士庶之妻而公然行厭屈之禮殊屬非分

王錫問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及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舊註皆人請壻弗取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敢嫁者不敢他嫁也而后嫁之則他嫁矣惟壻亦然始不敢更娶既而遂更娶焉天下有叛倫傷化如此禮者乎

曰善哉問也往以此質之先仲氏先仲氏曰禮有拘于虛文詭飾而不可為訓者此是也禮以為父母之喪不忍嫁娶必再三致請而後可行其所云壻弗取者虛詞也五禮已成吉日已定徒以妻舅之遽改前恕其期則亦已矣女有何罪而拒之勿娶故曰勿取而後嫁者以其必不能不取也此虛詞也子後在淮西有友人喪此者予思仲說固當然禮無虛設既有明文則萬一有無良之徒欲藉口為別行嫁娶之計駕虛詞而為實事則如之何子乃更繹記文而恍然得之夫前不言有吉日乎既有吉日則昏義所云請期穀梁所云告期者皆已行訖所未行者祇親迎耳而一旦遭喪則不得已而壻家有致命女氏有請其日弗敢嫁日后嫁以為此時之嫁皆已然之禮也嫁者即嫁此壻也故壻家致命在既葬後謂既葬而喪未除期倘遠也然而致命者蓋以解夫前此之告期者也若日已告期而未娶者為此故也然後女氏弗敢嫁謂不嫁此壻也至女氏之請在免喪後免喪可娶未而哀尚未忘且總不及期故又請壻弗即娶謂前期已愆儻可援迎也蓋謀之也夫然後遲遲而嫁此壻焉其日使人請壻弗娶者本是一句而舊註以請字句遂誤解耳不然男女聘定而遭喪者何限禮蓋無逾父母而舅改娶女改嫁之文況業已請期而竟至決絕則未請期者當何如乎敖子直曰舅致命女致請者為有日者言之也若未有日則從容擇吉免喪之後或世父或從父請期行事并無此環環往來之文矣記有不可盡信脩不善解則其流弊已遂或有那正乎

或問書盤庚三篇不知何故遷殷考史本記載殷王五遷皆不言其故並不道及河患似乎殷之習俗原好遷徙並無他說

據書序及本紀契至湯有八遷湯至盤庚有五遷共十二遷且盤庚後更有遷者似乎遷徙是殷家故事然亦惟殷之所都皆在河南北屢受河患故屢遷若以為故事而好遷則春秋募廬遷國其初遷于楚為避晉既而還吳為避楚皆願遷者然而敖公子駟放公孫獳哭遷墳墓究至身弒國破而流離悔恨雖貴實願遷然亦不好如此天下有無故而好遷國者盤庚三篇其隱言河決日無盡劉日天降大虐日罔知天之斷命其明言河決則日忽沈于衆日惟胥以沈日滌析離居以為盡劉盡殺也大虐斷命滅之大而生命絕也天下有何者可以盡殺人何者可以降大禍而斷絕衆人之生命者乎非河決乎至于沈泉胥沈則傳言恐衆沈溺言相與沈溺湯析離居則傳言水泉沈溺播析居宅今人治河者悉謂三代以前並未河決何以六經並無河決字則夫子書序于祖乙篇曰祖乙圮于耿孔安國曰河水所毀曰圮此明言河決天下無不決而毀地之理有謂盤庚因民俗奢侈故遷殷並不為河患大序註云民居耿久奢侈成俗故不樂徙而鄭元王肅皇甫謐輩皆云耿以奢僭致遷則經文孔傳俱無奢僭奢溺奢侈語卸經文由乃在位言民不欲遷皆由在位之倫安有以致之然言民不欲遷只是安居一是思患預防一是女土重遷耳且鄭王諸家並云從耿遷殷亦非是據書序祖乙圮于耿則耿是河毀之地豈可復居是必祖乙當時別遷一處定不在耿故史記云祖乙遷于邢而汲家古文謂盤庚自奄遷殷則必祖乙又遷奄矣雖奄之與邢未知孰是然不得謂盤庚自耿遷則明曰可據耳

日盤庚遷殷其為河患無疑矣第契舊封商定為國號而盤庚以遷殷而改前為殷則此一遷都致易國號觀商書盤庚以前皆稱商盤庚以後皆稱殷可驗也此豈盤庚故易之耶抑亦盤庚遷後不再遷而即以其地為號耶

日盤庚無易國號之理且國號何可易也若遷殷之後則本紀武乙徙河亶甲或云即漢項羽傳所云洹水南有殷墟是也又或

云帝辛徙朝歌故世家封胤侯宮至沙丘遂葬焉竹書紀年又云自盤庚遷殷後更不再遷而一遷河北則有之以殷亳在河南沙丘以為離宮是遷殷之後或

今尹 此固按之春秋五証之他書而顯有然者史滑稽傳又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之言封其子寢丘其封寢丘者亦正以寢丘即期思本叔敖故居固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墓國其爲墓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則公族世爵未有身爲令尹而其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不即予以爵者此其誤始于杜預服虔之註左傳而孔氏正義無識不能辨正左傳十一年有令尹爲艾獵城沂事其時明年晉楚戢讼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爲兩年相把不甚遠而只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有之況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既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提則孫叔爲無謀矣則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爲賈之之子明屬兩人觀其稱爲艾獵時堇不及叔其稱叔時堇不及艾獵蓋非一人曏然也乃其所大誤者則以襲郤時隨武子稱有爲敖而杜氏以爲即兼稱也武子以爲楚難與戰其平時討鄭入鄢軍政秩然且有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云云此言平時也其時爲叔不在軍也杜氏既疑令尹屬一人而爲敖一名則又氏本艾獵而名近孫叔是必一人而兼稱者遂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一軍之中叔敖既師帥又使叔敖典軍制勢必不能且此爲敖看其官是宰楚制有令尹太宰二官令尹極尊太宰極卑策書太宰伯州犁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爲敖太宰合作一人侍人賈舉非死者賈舉名雖連稱人實有兩也且杜氏於此有大可笑者襄十五年爲子馮爲司馬此爲艾獵之子也世本亦不識叔敖出處亦妄臆叔敖是公族然不敢謂叔敖艾獵是一人但曰爲艾獵者叔敖之兄故其註爲子馮爲艾獵子馮則曰叔敖從子矣杜氏謂艾獵與叔敖一人則爲子馮爲艾獵子即叔敖子矣乃其註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焉

夫諸此誤解凡在前儒多有之何況閻氏但又謂爲賈官司馬時爲子越椒所殺故其子叔敖式微竄處海濱則又不然矣宜百年憲賈爲工正與鬬椒共謀殺令尹鬬殺而椒爲令尹賈爲司馬及其既而椒復愬賈因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滅鬬氏所謂若敖之鬼餒而者是賈以怨殺並非國法且王滅鬬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譬患而竄處遠地至于式徹此尤臆解

祭則其日舉于海何居

此正所謂期思之鄙人者也墓表楚郊而期思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于海禹貢淮與海並稱居淮之濱即居海之濱以淮通于海也是以從來不及覆蓋覆舁相反矣況古有驛騎專用馬遞更不用車此在師中亦用之文十六年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至襄二十七年楚子木使驛謁諸王二十八年逆講盟使曰吾將使驛奔問諸會而以告謂驛則單騎逆還也故夫子作繫辭自伏羲以來即有服牛乘馬之事言以牛服車而馬則乘之坤卦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主謂乘馬獨行故有先後四馬無先後矣屯卦乘馬班如謂六二乘初剛上六乘五剛皆以陰乘陽謂之乘馬則亦惟一馬一乘故演一爻乘一陽而借以爲象若四馬則不獨乘矣

或問曲禮于乘車侯御之事有五門閭溝渠必步鄰趋步者謂車右男士下車步行孔疏謂門閭者當式君式則車右必下溝渠險阻下之者將以捍衛之也或疑下車頻瞻鄭孔誤解大凡馬驅曰驟馬行曰步此步字或是勿令驟之使爲緩行否

曰不然馬行曰步者謂馬徒行而人奎步之之謂也曲禮有步路馬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也公北人馬行罷而牽還其足謂之步馬盖步馬者皆指馬未駕車而步之爲言今已駕矣故人有步徒步是也馬有步步馬是也車亦有步木文若未駕時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少儀執轡然後步是也步馬未駕車步車未駕人步者徒之別名左傳步兵日徒兵論語步行日徒行即閒暇徒謂之步謂未操瑟者先作彈琴以和其聲則是虞馬閑服虞車謂習如步字若溝渠必步自當以驟乘下車爲言如謂門閭溝渠馬當緩行則在門閭容有之溝渠廣深皆四尺何能馳騁此不必戒之使疲也若萬一險陷不測則疾驅而過猶爲有濟必從容陷淖反非御法況曲禮此文原與少儀執君之乘車一段兩相表裏少儀時曰執轡然後步此云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若步是緩行驅是急行則同一調車而少儀曰步曲禮曰驅步驟雜出爲矛盾矣

然尚書有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語步馬既不可訓然自周

至豐又無徒步之理此則何如

王朝步自周召誥武成畢命皆有之孔傳謂步即是行則自周至商自周至豐皆多道里自無步行之理按字書步訓行步謂以人行車故字以二夫行車爲形而義即因之此在書表自如此或謂古車不用人其用人者皆是輜車重車惟重行載器物有之如左傳楚重至于郊又秦軍父輦重如役皆輜重也步輦駕人起于後世前代並無此然考雜記有士喪禮夫車一是乘人則在三古早有之又或謂此是喪謂喪車所用不可爲法則又考周禮巾車氏之職王后有五路一是筆車以人挽之此非喪車也且鄉師稍人又皆有會同司田行役之事皆以縣師之法作其輦輦兼用馬駕輦以人挽則即在行役亦不止軍興所用古四軍賓無不供應天子王后皆可以乘此非古車不用人可知也自漢後輿服之制車輦並行且輦多于車故大子所行即名輦道今朝廷尚有綦毚馬童八童三等凶人間輦鯵亦三古有之在朝名輦在駑名輜輦漢書嚴助傳有輦轂踰隃語漢之去古不及百年當時所名必有固仍前代者此非善讀古者何由知之

張蜨問先生云郭者廓也廓咎在城外也最郭無城乎

郭者廓落在城外本釋名文雖古無郭無城語然日在城外則無城云春秋襄十五年季孫宿城孫羯城郛郛者郭也是時齊屬圍成城之者偏齊難也然亦惟郭無城故城之且亦惟郭不宜有城故一城而簡書記之不待此也襄十九年城西郛亦以連成齊見伐故城然此是國城非邑城也何使郛當有城則魯亦大國豈有周公以來歷五百餘年而始城者又且止城西郛則其東南北三面始終無城可知也大抵城外之郭止一郭門而無城如定八年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衛或濫馬禍以救之述毀郛夫攻郛而主人得焚我戰車則無城可知以馬禍濫水救車而得以燬郛則但廓然一郭門可知宋人陳祥道誤讀春秋城中城文不解中城是邑名妄謂中城是城外城是郛故有是言要是誤耳

李塗問春秋何書以甲子紀日而不以紀年月何也或曰干支但以紀日而設不當紀年月然乎否與

曰不然干支自黃帝造厤即有之所謂大撓作甲子是也其用由甲子原以甲子爲甲子月甲子日冬至夜半甲子時作厤元而當時六厤謂黃帝用辛卯厤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皆以年紀干支者至三統說行則子月天正丑月地正寅月人正又以月紀干支而至于日則以月朔爲干支標準如春秋某月干支朔是也但厤書所紀通年月日而諸書祇以日者以年月用干支則上無標準茫然不知爲何年何月不可爲紀勢必仍加年月于其上而後則何如用之爲愈矣至于日則上紀以月下但書干支是生明死魄斷在月朔之三日則又有說蓋明名死魄之終成乃反不在朔而在月朔之三日則又有說蓋明名死魄漢律厤志云死魄朔也是也二日名旁死魄言旁近死魄之日書武成所云一月壬辰旁死魄是也是月辛卯朔望名生魄律厤志云生魄望也是也望之次日名旁生魄言旁近生魄之日漢書武成所云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是也是月十六日甲辰望次日乙巳爲旁死魄近魄謂則是死魄生魄從朔望始乃尚書顧命以望日爲哉生魄漢書謂四月庚戌朔而武成又以朔之三日爲哉生明書厥四月哉生明傳云哉始生明者月之三日也哉者始也夫朔既已死魄矣朔之二日則魄亦竟死日旁死魄矣魄死即明生明生即魄成豈有魄既死而明未生者而乃越三日而始生明以爲明之初生必在朔日而天下之見爲明則必在三日朔爲生之始三日者則明之始也魄之初死必在朔日而死之至而成其爲魄則必在三日以魄在朔日則死而未成魄至三日則明成其爲明故魄也益明關對舉有生死必有生成此生則彼死一生則一成故猶是三日而由明言之則謂之生明由關言之即謂之成魄焉義與尚書可互見矣正義謂明盡之後不必定月三日而月大則二日成魄則月小則三日成魄則古無以二日概三日者若謂三日光微故魄可見則未弦以前光總未滿輪魄顯晦豈可限日

李塗問先生云鄉遂公邑賦人不賦車此是孔額達坊記疏傳謂不知何時改今次第則孝經疏中改本不惟非周以前麻且非漢之所始說矣若月令五月小暑七月白露又與漢麻異麻總有分別然氣物分數則自昔大都小都家稍以及邦甸郊遂無不出車出馬牛出人而乃以賦人賦車分屬鄉遂都鄙爲言恐非周禮意否

毛檢討經問

周禮鄉遂與都鄙出軍之法俱無明文即三鄉及賈疏亦並無明註皆依文解隊鄭實據然其大概則稍畧郷遂與鄉遂公邑載然兩分鄉遂公邑賦人稍縣都郷賦車此不特孔氏坊記疏爲然也蓋周禮大文原有兩賦字天官大宰職以九賦斂財賄此口率賦也賦人者也此惟郷遂有之故一日邦中二日四郊三日郊甸皆郷遂之地其中雖及家稍縣都郷然皆單指家稍縣都郷中之公邑而不及采地以家稍縣都不賦人也地官小司徒之職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出車賦也賦車者也此惟井邑甸縣都有之故此賦字鄭氏特註曰賦以出車徒給繇役且引司馬法三官家出革車一乘以賞之而郷遂不及焉以郷遂不賦車也是以州長黨正族師逐人遂大夫縣正鄙長酇官其言賦人法皆以郷遂爲言並不及家稍縣都郷大夫任人之法國中自二十以至六十郊野自十五以至六十五凡齒之多寡時之早晚皆盡于此會有一及郊野外乎故郷師治徒役必先辨郷邑而治其政令謂辨六郷六遂及公邑之人而分限之日郷曰甸禾嘗及其他也是以賦人有四惟郷大夫以歲時登夫家衆寡遂人以歲時登夫家衆寡遂師以時登夫家衆寡鄰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此皆郷遂官主賦人者故皆曰登其他或作或辨或比或校或數或師或簡稽皆就其所登者而考治之若郷遂諸職皆有稽辨六畜車輦語其所云車輦皆以任載言如車曰牛車輦曰馬車輦曰人車一如尒車輜車之數或牽或傍皆載公器並不註兵車革車長轂車何則非賦車也至家稍縣都則車以兵車屬之如縣師稍人爲都鄙官縣師既師其衆庶及車輦矣又曰會其車人之卒伍則此車是兵車之人與上衆庶車輦顯然兩分故稍人亦都鄙官而曰掌正乘之政令其于甸匈句字則直改作乘字以爲惟匈賦乘耳故註疏亦云甸匈出車一乘故改曰乘則限定以正乘賦明矣若有一及正乘外乎若縣師有邦國都鄙稍匈郊里人民車輦則此都鄙稍指都鄙稍中公邑爲言一如九賦之言家稍鄙都而單指公邑正同夫家稍鄙都不賦口率豈復賦師稍人皆都鄙官不惟不登人并不師人惟司馬偶一調及則然後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爲縣師爲官又受法于縣師其在郷遂講官作師並不及都鄙稍二字而獨都鄙官作師始一及之正以都鄙縣稍並不賦人而亦調及其官者以爲都鄙稍中有公邑在焉非汎及也是郷遂賦人若悉徒則自在車革之外所不恆者一則任賦偏室一則以司馬法說周禮大文原有兩賦字天官大宰職以九賦斂財賄此口率賦也蓋

毛檢討經問

得世食其祿者此易曉耳

吳卿問孟子去齊宿于晝集註謂晝一作畫以齊有晝邑而無晝邑然乎

曰不然齊固有晝邑然焉知無晝邑趙岐云晝齊南近邑是明有晝邑矣且趙岐孟子正在齊郡其地有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南相傳孟子出宿處故壘然註此地眞身歷其地見之耳故言之確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即戴里城戴國燕破齊時將封王蠋以萬家即此地是燕從西北至齊當是晝邑孟子從西南至滕曾是晝邑一南一北字形雖相蒙地勢無可混也且夫字形之不足據久矣國策齊襄王封田單以夜邑萬戶或疑齊地有掖邑而無夜邑此必掖與夜字形之誤遂改夜爲掖烏知東萊有掖城又有不夜城夜者不夜也改掖反誤矣夫齊邑有夜焉見無晝一地有掖夜焉見一地無晝晝又其時趙涼襄王伐燕取貍陽城註者謂燕無貍陽此必漁陽城之誤以漁陽上谷雲燕地也及檢燕世謀臣策乃云使燕攻陽城及貍則貍陽不連而陽城遠貍非漁而陽又不屬貍一則陽在貍下一則貍又在陽下地名不可妄改如此

盧唐問春秋昭五年冬中軍傳襲中軍于施氏成于臧氏非意有施臧二氏也謂舍中軍而善故以襲爲施以善爲臧此行文之寓隱語者其說果否

曰非也此孔仲達誤解杜氏註耳春秋昭五年舍中軍其傳云襲中軍于施氏成于臧氏而杜氏寧云季孫不欲親須其議救二家會請大夫發與置之計又取其令名此言季孫欲詐但使施臧二家會議或發或置而身不與聞以取其令名之故云施家者仲孫孫孫施氏臧氏也施氏臧氏本借以立名非眞有二氏也施以云舍即舍中軍也臧以云善即取令名也則以春秋傳文而竟雞之以吳聲曲詞之隘語大無理矣大取其令名此桂氏馥季之言爲言何曾有以臧字隱善名之說魯公族原有施臧二氏施爲公子施父之族臧爲公子臧之族毀于施氏者謂發毀中軍之議者施氏成于臧氏者謂成毀中軍之議者臧氏也予傳春秋重經不重傳如此等概置不問今偶論及之亦足以發所未簡然則經傳之沿于解說者不特此矣

朱襄 字贅皇問樂有七律其說見于周景王之間伶州鳩而無書邑然乎

韋昭註國語則以黃鐘宮林鐘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鐘變宮蕤賓變徵當之

之所自始恐未必如韋韋氏之註即七律也亦即于史記律書生律之數以下生之因有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之數然下生之中又有上生之因有宮生徵徵生羽羽生商商生角角生變徵變宮生變宮之數以九九八十一數之宮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也其法始于五聲之末雜十二律癸于是韋昭註國語即以十二律隔八相生之數與五聲配作七律曰七律者七音之律此者舉也其器用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此七律者即史漢隔八相生之法如黃鐘隔八生林鐘爲宮生徵林鐘隔八生太簇爲商生羽太簇隔八生南呂爲羽南呂隔八生姑洗爲角姑洗隔八生應鐘爲變宮生變徵是此七律者即史記律書之數以九九八十一數之宮三分損益而上下生之因有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之數然下生之中又有上生之因有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之數然五聲無變宮變徵是以韋昭註國語即以十二律隔八相生之數與五聲配作七律曰七律者七音之律此者舉也其器用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此七律者即史漢隔八相生之法如黃鐘隔八生林鐘爲宮生徵林鐘隔八生太簇爲商生羽太簇隔八生南呂爲羽南呂隔八生姑洗爲角姑洗隔八生應鐘爲變宮生變徵是此七律者即史記律書之數以九九八十一數之宮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也其法始于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中呂是十二律皆以

逆行爲言但考之春秋禮記諸經則俱不相合何使歲星所在與斗建合即謂鶉火爲午而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爲日月會于鶉火而斗建未月之辰是鶉火在未不在午也天駟爲卯則季秋之月日在房爲日月會于大火而斗建戌月之辰是天駟在戌不在卯也析木爲寅則孟冬之月日在尾爲日月會于析木之津而斗建亥月之辰是析木在亥不在寅也蓋歲星逆行與斗建順行東西乖反既謂歲星爲太歲而又以太歲斗建妄雇之逆行之次則填朱以墨豆其謬也獨是逆行之說考之春秋之所見則歲星太歲一併順行而並不逆行春秋襄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丑次則以今年而越明年之度故年當儀是星紀在子不在丑玄枵在丑不在子此在太歲與斗建之順行有然而梓慎所言歲本是歲星乃其所行者亦復如是是歲星與太歲未嘗異也且是年周定王與楚子麇皆卒而穆蔿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書鳥爲帑周楚惡之何使歲星逆行則星紀是丑玄枵是子星紀在今年則玄枵當在薦年安得云明年之次況玄枵本丑位故其所衛者在鶉火之末而周楚分野皆屬鶉火因以當之是玄枵鶉火丑未衝對歲星太歲順逆俱同是以服虔註春秋龍度天門顓主異說而鄭氏箋周禮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之位則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及斗所建之辰並無或異此皆明白有據者至于晉侯所云多語莫人辰而與同舊謂東南隅爲辰太火爲辰辰星爲辰日月會次爲辰故曰不同豈日辰時辰之謂乎

又問州鳩又云 我姬氏出自天竈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姒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出爲神也 此言周德在木而配位爲水水木相承故以我之所出爲我所配是太姜本帝嚳之妃后稷之母詩所謂姜嫄者是也而韋氏以太王之妃當之何耶

第禰姜氏則后稷太王何所分別乃稱曰太姜則非太王莫屬矣武王妃稱邑姜以其爲國母也邑者國也猶言大邑周也太王妃稱太姜者以其妃太王也太者即太王之太也故家語改姜女爲太姜毛傳釋周姜亦曰太姜若姜嫄則第稱嫄耳至其此在厥律兩家皆言之故漢律厤志專推其義而論樂如韓苑洛儔且詳爲之解說以定其法式豈謂樂中無此竅而乃以戊辰爲一合申子爲二百子至申爲九則并無一二九矣至强引易傳謂坎爲赤是雖之對色則戴經尤甚傳曰乾爲大赤坤爲黑震爲玄黃巽爲白坎爲赤此自有義豈未嘗以水火金木對宮相易而互變其色震與兌對當曰震爲白而乃曰震爲玄黃此誰對乎且三統所尚其色與五德三正俱不相合故夏以金德王而色尚黑殷以水德王而色尚白周以木德王而色尚赤舊皆無解惟春秋緯元命苞與樂緯稽耀嘉云夏以物之始爲色而尚黑殷以物將牙爲色而尚白周以物既生爲色而尚赤此雖不足據然亦見其義之多難明而不當妄爲擬議明矣若謂殷以水德生木而木色王白則夏以金德生水而水色當王赤周以木德王火而火色當王黑今殷則尚對色而王白夏周則仍尚本色而夏反王黑周反王赤其于坎爲赤之義何居夫强解坎爲赤一語本欲引之作水色王赤之証而夏以水色而仍是王黑是徒掩曲而不能揉三統之色之直公杜撰作勞安用也且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自生之數非十二律相生之數也猶之洪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此五行自生之數非四時五行相生之數故以五聲自生言則宮徵商羽角之五行自生之水火木金土而十二律相生則黃鍾之宮必生黃鍾之商而然後之角之徵之羽猶之四詩相生必自春木而夏火而中土而秋金而冬水豈有姑洗之宮生應鍾之徵蕤賓之宮生大呂之徵之理則生法且不明而欲論七律與生律之法未可也

又問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凡六六同即六呂審是則不應別有典同之官且典同所掌有云侯鼜鼓鼙聲聲薄聲者皆指鐘聲而言則同者鐘也考呂覽黃帝令伶倫伐竹制十二筒別十二律宋又命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則六律者十二筒六同者十二鐘也故武王分康叔大呂唐叔姒洗之鐘景王作無射之鐘季武子亦作林鐘之鐘則黃鐘太簇諸律皆有鐘矣是六同十二鐘也而謂爲六呂可乎

六律六同自古皆分稱之然總只十二律故周禮爲六同國語稱六閒漢書稱六族蓋兼二物而特其爲貢則半以竹爲之半以銅爲之是以太師註六同同者銅也鄭氏謂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雖六律六呂分銅竹二質而律竹爲六管呂銅亦爲六管合爲十二管即十二律若謂有十二筒又有十二鐘則廿四律矣益十二筒者即十二管也又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鐘者則十二律之歌鐘也即後周製十二鑮鐘所謂以十二鐘爲一簴是也若武王分大呂鐘景王鑄無射鐘則十二律之特鐘也即後北宋作十二特鐘以十二月分十二律者是也蓋黃帝既造青赤黃白黑五鐘以純領四時又造十二特鐘以分領十二月乃又造十二鑮鐘以爲和聲之用其造鐘不一然總是造器不是造律其造十二筒者管也皆即律也雖十二管分六竹六銅然而六竹爲律六銅爲呂則六銅即六呂也六律六呂即十二筒也管也非器也其作五鐘十二鐘者器也雖五鐘特鐘頌樂之器十二鑮鐘和樂之器然皆器也非管也若謂五鐘和五音十二鐘和十二律則又不然五音在律中律可製器音不可製器從來無金石之器以宮商名者古即勿論義見四廂樂器有宮鐘商鐘宮磬商磬乎

又問史記生律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二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而管子五音生數九九以爲宮三分而益其一爲一百有八以爲徵又三分而去其一以爲商又三分而益其一以爲羽又三分而去其一以爲角是史記之損者管子益之史記之益者管子損之此史記是管非乎抑史非管是乎抑兩非乎又史記管子俱謂黃鐘之管九寸而呂覽謂黃鐘之管三寸九分此史是呂非乎抑史非呂是乎抑兩非乎

聲律原無相生之理予何嘗曰天地生聲宮徵商羽角聲自生聲宮商角徵羽此不過就所傳說不得已而姑疏之實則生聲無次第亦無某聲生某聲之理祇因聲有高下則律有長短于是制爲長短之管以象之名之曰律此非可伺凝子前說夢中事也大抵五聲無數而強以數名則宮聲九九八十一以次遞降而商宮七十二角宮六十四徵宮五十羽宮四十此大較也然而宮八十有一則有零數商角以下亦宮以零數加之于是八十零一則商倍爲二日七十二商零二則角倍爲四日六十四角零四則徵宜倍爲八然而徵倍八則羽宜倍爲五十六其數

將多于角徵不得守羽四十之數矣于是徵不加倍一如角所零數角六十四徵五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而羽倍爲八遠有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之數而操觚家施以疫儈立為多算相生之法使裁多生寡衰算生多或損或益以合諸五聲之數則損必下生而必生數是也益必上生謂增少以生數之少者如徵不能生商角羽宮而必生商是也益必上生謂增少以生數之多者如徵不能生羽宮而必生商是也于是造爲倍實而三乘之與四實而三乘之之繼徵特以操算者偶有先後故妄生次第向使後儈之徒立一法則先後盡變而就事論事則史記是而管子非何則徵數不得過于宮羽數細所由分數之多寡所由別管長者數多而聲宏管短者數寡而聲微故黃鐘九寸降至應鍾則四寸有奇而聲之大小單該清濁處儲此不特史記爲然而呂覽傷曰三寸九分則四寸以下管無此聲器無此數直是妄語可棄還不道者然而黃鐘蕤賓原有以高作低以清作濁之法或者九上之至還歸下重則分本初聲最高之管而以至高爲至低之用則即此三寸九分而中聲生于其間故此黃鐘之宮謂此黃鐘之高宮也若十二

毛檢討經問

卷二十一

毛檢討經問

毛奇齡

問曰景公之時魯國之政三家強而公室弱孔子之言政何以不及三家而獨及景公

曰此孔子之微言也蓋孔子之時三家之勢已成不可復振而景公之時三家之勢未成猶可以漸而制之故孔子之言政及景公而不及三家也

問曰景公之時魯國之政三家強而公室弱孔子之言政何以不及三家而獨及景公

曰此孔子之微言也蓋孔子之時三家之勢已成不可復振而景公之時三家之勢未成猶可以漸而制之故孔子之言政及景公而不及三家也

問曰齊景公之時魯國之政三家強而公室弱孔子之言政何以不及三家而獨及景公

曰此孔子之微言也蓋孔子之時三家之勢已成不可復振而景公之時三家之勢未成猶可以漸而制之故孔子之言政及景公而不及三家也

問曰齊景之言則也在濟東而俱有田邑安能踰之

姜兆錫康熙丙子科會稽人問論語齊景公待孔子章有吾老矣不能用也句此老字在前儒無解及者淮安閻氏謂孔子在齊當景公三十三年距其歸于辛亥尚相去二十五年亦何蹙自稱老耶必其年當六十歲禮六十日老故云耳其說何如

曰孔子在齊不知何年據齊世家齊景公三十一年魯昭公奔齊而孔子世家謂昭公奔齊後魯亂孔子適齊未嘗定爲景公之三十三年也且景公三十三年即魯昭之二十七年其距景公卒當自昭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越五年加以定公十七年至哀公五年而後春秋書齊侯杵臼卒是相去二十七年非二十五年也本欲證其年而計年不確斯亦已矣乃又曰是年當六十歲夫景公卒時亦未知何年若以六十歲而加二十七年則已八十有七矣以八十七歲之君而尚未定嗣致公子爭立已爲不合且當時聲臣諫者止曰君之嗣長又曰景公老惑言嗣事未嘗云耄也又且時所立者爲晏孺子也倘景公九十而尚有孺子者左氏以專記之爲殊事矣

然而六十非無壞也閻氏云景公爲魯叔孫氏所出當叔孫宣伯奔齊時納女于齊靈而生景公實在成之十七八年至襄二十五年而景公立則已二十七八歲矣計之立後二十三年則正當六十吾老之言此真有據乎

曰不然叔孫宣伯以成十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于齊靈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還納女于靈公而嬖乃生景公則其還時實不知在何年其納女靈公亦不知在何月日閻氏成公方穆姜又未死季文子孟獻皆在朝用事而通國之人共爲盟戒以逐之至臧武仲奔邾時倘能引其辭以爲監戒而謂十六年奔齊而即能還魯此夢語也且年必有定其所云十六七年者十六乎抑十七乎十六則景公立年當二十七十七則其立年當二十八天下無兩歧其數以記年歲者如是則六十非六十也一云杜註叔孫還是齊之舅公子若即齊無叔孫氏大誤

然則吾老何居

曰何晏論語註曰以聖道難成故言老不能用此陰中于晏平仲當年不應累世莫究之語而發爲是言不必實指年歲也曲禮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難祭叔之子亦稱祭仲然彼仍封于祭故仍以祭名偃之子未嘗再封嗽也即周初立國尚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未嘗再封伯也即周初立國尚有襲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公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然鮮無曾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即名康伯謂國人說及古史考諸書有遂偽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蓋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與王子比干其子膠鬲輩同時並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名啟乎

王錫問曾子問遷主不祔鄭氏謂祔祭即周禮適祭謂尸取物于醢而祭于豆間如論語瓜祭之祭然在周禮無醢字祇于脆有藏脯小祝有賓脯是豆間之祭此必以脯誤醢者然又有不同一說禮飯不同器而用手毋放飯是也非禮飯則同器而亦用手共飯不澤手是也故古有並敬而用手者饋禮特牲禮命尸授祭之謂以手祔物置之豆間之地此敬用手也有以委用手者小雅瓠其左右掌其旨否謂攘其左右手而嘗餕餘之旨否如後世左手持杯右手持炙類即委用手也此雖以意推之非有嘗擦然概可晒耳

問春秋有鸛鵒則何異矣豈魯無鵒耶

也今按之即是鵒德則何異矣豈魯無鵒耶

曰鸛鵒即鵒鵒一名鴝鵒在魯亦有之所異者來巢耳古南雅鵲有巢雉鳩居之謂鳩性拙不能爲巢嘗獲鵲巢而居之則非鵲居之爲鳩知今公然來巢則異矣故越亦有鵒鵒俗名臞脣兒童每云臞鵒臞臞墻上做窠是眞穴居非巢居者自公穀不辨名物妄云夷狄之禽不入中國且又道聽非巢居之爲又云宜穴而又巢而漢世公穀早出學春秋者皆宗之是以劉歆曰羽禽之孽而班氏五行志亦云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爲昭公出奔之兆而註書如顏師古輩雖疑非夷狄禽然又翻辨其不穴處則南失之矣若考工記去鸜鵒不踰濟此眞戰國人之書其時傳聞春秋有是文而不考其實必謂魯國無是鳥而魯地有濟即以不踰濟爲吾吾不知其所爲不踰濟者是北來鵒齊南來踰濟以爲北來耶則南方歲時記五月養鵒鵒教言語非北鳥也以爲南來耶則召南雀巢鳩居之詩同風鵲巢鳩在梁末章

畫屬之言則也況齊與齊魯但分東西而不分有北春秋稱齊東鄙西是也魯地在濟東西俱有田邑安能踰之

姜兆錫康熙丙子科會稽人問論語齊景公待孔子章有吾老矣不能用也句此老字在前儒無解及者淮安閻氏謂孔子在齊當景公三十三年距其歸于辛亥尚相去二十五年亦何蹙自稱老耶必其年當六十歲禮六十日老故云耳其說何如

曰孔子在齊不知何年據齊世家齊景公三十一年魯昭公奔齊而孔子世家謂昭公奔齊後魯亂孔子適齊未嘗定爲景公之三十三年也且景公三十三年即魯昭之二十七年其距景公卒當自昭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越五年加以定公十七年至哀公五年而後春秋書齊侯杵臼卒是相去二十七年非二十五年也本欲證其年而計年不確斯亦已矣乃又曰是年當六十歲夫景公卒時亦未知何年若以六十歲而加二十七年則已八十有七矣以八十七歲之君而尚未定嗣致公子爭立已爲不合且當時聲臣諫者止曰君之嗣長又曰景公老惑言嗣事未嘗云耄也又且時所立者爲晏孺子也倘景公九十而尚有孺子者左氏以專記之爲殊事矣

然而六十非無壞也閻氏云景公爲魯叔孫氏所出當叔孫宣伯奔齊時納女于齊靈而生景公實在成之十七八年至襄二十五年而景公立則已二十七八歲矣計之立後二十三年則正當六十吾老之言此真有據乎

曰不然叔孫宣伯以成十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于齊靈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還納女于靈公而嬖乃生景公則其還時實不知在何年其納女靈公亦不知在何月日閻氏成公方穆姜又未死季文子孟獻皆在朝用事而通國之人共爲盟戒以逐之至臧武仲奔邾時倘能引其辭以爲監戒而謂十六年奔齊而即能還魯此夢語也且年必有定其所云十六七年者十六乎抑十七乎十六則景公立年當二十七十七則其立年當二十八天下無兩歧其數以記年歲者如是則六十非六十也一云杜註叔孫還是齊之舅公子若即齊無叔孫氏大誤

然則吾老何居

曰何晏論語註曰以聖道難成故言老不能用此陰中于晏平仲當年不應累世莫究之語而發爲是言不必實指年歲也曲禮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難祭叔之子亦稱祭仲然彼仍封于祭故仍以祭名偃之子未嘗再封嗽也即周初立國尚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未嘗再封伯也即周初立國尚有襲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公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然鮮無曾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即名康伯謂國人說及古史考諸書有遂偽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蓋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與王子比干其子膠鬲輩同時並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名啟乎

王錫問曾子問遷主不祔鄭氏謂祔祭即周禮適祭謂尸取物于醢而祭于豆間如論語瓜祭之祭然在周禮無醢字祇于脆有藏脯小祝有賓脯是豆間之祭此必以脯誤醢者然又有不同一說禮飯不同器而用手毋放飯是也非禮飯則同器而亦用手共飯不澤手是也故古有並敬而用手者饋禮特牲禮命尸授祭之謂以手祔物置之豆間之地此敬用手也有以委用手者小雅瓠其左右掌其旨否謂攘其左右手而嘗餕餘之旨否如後世左手持杯右手持炙類即委用手也此雖以意推之非有嘗擦然概可晒耳

問春秋有鸛鵒則何異矣豈魯無鵒耶

也今按之即是鵒德則何異矣豈魯無鵒耶

曰鸛鵒即鵒鵒一名鴝鵒在魯亦有之所異者來巢耳古南雅鵲有巢雉鳩居之謂鳩性拙不能爲巢嘗獲鵲巢而居之則非鵲居之爲鳩知今公然來巢則異矣故越亦有鵒鵒俗名臞脣兒童每云臞鵒臞臞墻上做窠是眞穴居非巢居者自公穀不辨名物妄云夷狄之禽不入中國且又道聽非巢居之爲又云宜穴而又巢而漢世公穀早出學春秋者皆宗之是以劉歆曰羽禽之孽而班氏五行志亦云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爲昭公出奔之兆而註書如顏師古輩雖疑非夷狄禽然又翻辨其不穴處則南失之矣若考工記去鸜鵒不踰濟此眞戰國人之書其時傳聞春秋有是文而不考其實必謂魯國無是鳥而魯地有濟即以不踰濟爲吾吾不知其所爲不踰濟者是北來鵒齊南來踰濟以爲北來耶則南方歲時記五月養鵒鵒教言語非北鳥也以爲南來耶則召南雀巢鳩居之詩同風鵲巢鳩在梁末章

禮庭言不稱老不必其歲始不稱也杜詩短歌行贈中之人吾老矣亦不知杜甫是年爲何歲也

陳佑宇士曾問孔子爲司寇經無明文即春秋定十年夾谷之會亦但有孔子相三字不知何官惟史世家有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十年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則皆無所據而近作孔子年譜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則皆自定十年至十四年皆曰爲司空非司寇未知孰是

曰孔子爲魯司寇見于孟子惟由司空進司寇則雜見家語而史世家襲之然祇在定十年耳史遷作世家倉卒不簡點見家語相魯篇有由司空爲大司寇語而在始誅篇又有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語誤認作兩時遂于定十年云爲司寇以致胡安國作春秋傳由十年爲司寇時未至六卿其權不大用後而遁始可行而不知史記之謬兩爲司寇再爲司空甚至昭七年夫子爲季孟所有由是爲世年譜謂十四年以前祇爲司空則句須俟費人時杜氏即云爲司寇矣此無足道者第春秋傳文並不及夫子官職不特無司寇字即攝相之事亦並無有考商制三公稱相如仲虺爲成湯相傅說爲高宗相周公相成王管仲相桓公亦謂稱相數世夫子以異姓卿士得代孟孫爲代季氏執政而攝其相事果爾則齊人饋女樂夫子重麾去已矣季氏與得而受之按春秋傳云夫人即儐相之相周禮所謂接賓曰儐詔相曰儐凡盟會增坫必有一詔禮之官而孔子爲之此如齊侯鄭伯以如晉鄫公如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同一官稱其曰攝見辭一類而後人不察即疑爲宰相行攝夫相爲商官宰相爲周官周是也且夫子亦祇即致仕以太祝不當相衛君者或當時以孔子司寇不宜作相猶之卿也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魯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情故使人問孔子孔子對曰君欲治其國則國之大夫不可不選也故君欲治其國而不選大夫則君壅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情則事欺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數則事不明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人則所使者不當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事則所治者不理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道則所行者不通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化則所爲者不成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俗則所施者不行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變則所爲者不化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要則所聽者不審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術則所舉者不當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禁則所令者不止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時則所爲者不功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備則所舉者不全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主則所爲者不立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本則所爲者不固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末則所爲者不遂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命則所爲者不成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理則所爲者不治矣君欲治其國而不知其事則所爲者不立

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

王晏子景修 衢州人 問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質不知在何年今觀閻氏四書釋地續云孔子世家載適周事在昭公二十年孔子是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宗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侍事孔子言于魯君而適周是爲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之二十四年乎益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墉曰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恰入食限此即從老聃問禮時也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日食亦恰入食限然敬叔尚未從孔子遊何由適周蓋余既適厤法而後爲是定論云其說何如敢問

孔子適周問禮老子見家語史記禮記諸書本是實事然但有其事已耳不必問其年也往見近儒多輯孔子年譜久惡其鑿今此更鑿且誤矣史記世家不曾云孔子適周在昭公二十年也世家謂孔子年十七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懿子南宮敬叔學禮于孔子是年季武子卒爲昭公七年然未嘗謂是年適周閻禮凡後之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與畯史記之十七問禮皆誤讀史記者也乃史記又云已而孔子去魯斥齊遂宋衛困陳蔡于是反魯而南宮敬叔言于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俱適周問禮老子則其距年十七孟僖子病時相去何等實不知在何年其又曰魯昭公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五者此記夫子反周後齊魯搆伐之年並非記孔子適周年也而閻氏謂史記載昭公二十年適周則已誤讀史記矣至謂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定公九年則亦有誤據公羊傳孔子生于襄之二十二年而史記作二十二年史記襲公羊而訛一爲二則當是八年不是九年若鄰元水經注作十七此正誤讀史記而索隱又引家語孔子見老聃有萬矣之難行語謂非十七之人所能言以駁史記此皆已不善讀書而誣坐人者然史記亦誤讀左傳據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從公至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因事仲尼云云則其所云病不能相禮也非疾病也所云及其將死者謂其後將死之時也非是年病即是年死也故索隱又古不修墓謂封墓當謂之于始堅固不壞勿毀再修也易墓非古者謂墓傍之地勿薙草木使可長養如丘陵堂而即辭也故舊註明曰夏殷以前墓而不墳必使草木如丘陵堂而即辭也或可辨則不修不易正重卷之至必令堅固可識直非物棄墳墓無識不治之謂而以此爲謂更無理矣曲禮曰士去國曰奔何去墳墓也禮弓子路去魯顏淵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其重墓如此

李燕問定聲鉉云書譜謂宮第一絃黃鐘中第十四絃黃鐘清第一絃大呂中第十五絃大呂清第三絃大簇中第十六絃太簇清推至十二律皆然是內十二絃皆爲正外十二絃皆爲清矣今讀 聖諭樂本卷則第一絃爲黃鐘正至第八絃爲林鐘爲黃鐘清是只十二絃而十二律正清皆備不只內爲正外爲清也舊譜之說似與此相反何爲引之況十二律無皆有清聲之理乎

正清若濁清之謂也兩聲有清濁而高低相同謂之正清則十二濁絃以十二清絃配之瑟以絲之粗細分聲之清濁雖屬多事然非有礙理也此正所謂竪列之則一聲是一聲橫列之雖千萬聲循一聲也蓋論其正法則十二絃自分清濁如十二律然此樂本之說也若推廣言之則內外絃各有正清絃黑而聲同如舊譜然此定聲鉉之說也皆是也如謂清聲藏有五而無十二則琴七絃祇二清至寡與至多都不合矣大抵古人造器迂而近捷今人造器簡而漸巧考古皇造瑟之始本是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改去其半作二十五絃及秦時蒙恬爲筆又去其半改作十三絃所云破瑟爲筝是也古製煩重積新減損頗者不適用減損反適用如徧讀無用重積有用大瑟無用十五絃小瑟有用 申瑟二十五絃小瑟五絃以五聲應變不知所始蓋古人以一器爲一聲故必多絃多器以爲備數而不知聲之旋轉全不在此也以此而推必古人造瑟時絃聲有多數如京房六十律之說故矣以五十減至二十五要是古人迂拙後漸巧利此定論耳

前曾問先生云大抵瑟內外十二絃皆有清有正先生以爲是乃又分作兩十二律此何故耶

丙外十二絃皆有清有正此是也若謂作兩十二律則雖分外

古聘又不告迎娶此正春秋所云不有其祖諡其祖者而謂其禮可行乎

徐東問漢志士禮即儀禮也然不知何時始名儀禮士禮稱儀禮蓋不知始于何時然在漢時即有容禮之稱容禮即儀禮也蓋漢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頌即容也詩傳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魯仲連傳鮑焦無從頌而死謂不從容而死故漢儀有一即以容貌習禮而部署有容吏未央殿前有曲臺即容臺命后倉說禮其中當時稱士禮爲容臺禮又名容禮實誼引容經文即容禮後漢劉昆爲梁孝王後少習容禮皆是也

然儀禮漢又名古經朱氏遂定之爲周公之書顧未嘗謂是二戴禮也先生謂四十九篇俗名戴記者不是戴記而反謂儀禮是戴記有明徵耶

儀禮是戴記毋論漢志鄭堅即儀禮卷首明載二戴及劉向篇第異同在前故朱陳氏曰永嘉張淳所載乾道中章貢曾逮儀禮有目錄一卷謂大小戴記向篇第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較定識其誤而爲之序云則在宋時亦尚有知儀禮爲二戴記者于豈可無據而云然也乎

問古有墓祭先生辨之極詳而祭邕于車駕上陵時反謂古無墓祭以致魏黃初間曾祖廟其說此是何故且有謂周家人臘墓祭大抵祭祖宗皆在陵園而宗廟不備不惟同堂異室大乖典制即西京洛陽且有不具寢室者故祭邕言之魏文遺之不爲無故而宋儒眞以爲無墓祭而戒之若冢人爲尸原有兩等一是葬之祭則爲尸小宗伯職所云成葬而祭墓檀弓所云舍奠墓左是也一是平時祭墓則又爲尸冢人職所云凡祭墓孤疏所云凡祭非一祭是也如此則不止葬時事矣

然二鄭說禮謂凡祭非葬之祭然亦非平時祭墓謂有所禱所而然後祭非恆禮也此說何如

二鄭註經因三禮無明文不敢直言有墓祭而曰禱所以依附于祭法去就爲壇有禱則祭之語大先王始葬未嘗祕也壇埋與墓不可同也壇墠可禱墓不可禱也若謂墓即壇墠則是墓有墓又有壇爲非制矣

古不修墓謂封墓當謂之于始堅固不壞勿毀再修也易墓非古者謂墓傍之地勿薙草木使可長養如丘陵堂而即辭也故舊註明曰夏殷以前墓而不墳必使草木如丘陵堂而即辭也或可辨則不修不易正重卷之至必令堅固可識直非物棄墳墓無識不治之謂而以此爲謂更無理矣曲禮曰士去國曰奔何去墳墓也禮弓子路去魯顏淵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其重墓如此

李燕問定聲鉉云書譜謂宮第一絃黃鐘中第十四絃黃鐘清第一絃大呂中第十五絃大呂清第三絃大簇中第十六絃太簇清推至十二律皆然是內十二絃皆爲正外十二絃皆爲清矣今讀 聖諭樂本卷則第一絃爲黃鐘正至第八絃爲林鐘爲黃鐘清是只十二絃而十二律正清皆備不只內爲正外爲清也舊譜之說似與此相反何爲引之況十二律無皆有清聲之理乎

正清若濁清之謂也兩聲有清濁而高低相同謂之正清則十二濁絃以十二清絃配之瑟以絲之粗細分聲之清濁雖屬多事然非有礙理也此正所謂竪列之則一聲是一聲橫列之雖千萬聲循一聲也蓋論其正法則十二絃自分清濁如十二律然此樂本之說也若推廣言之則內外絃各有正清絃黑而聲同如舊譜然此定聲鉉之說也皆是也如謂清聲藏有五而無十二則琴七絃祇二清至寡與至多都不合矣大抵古人造器簡而漸巧考古皇造瑟之始本是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改去其半作二十五絃及秦時蒙恬爲筆又去其半改作十三絃所云破瑟爲筝是也古製煩重積新減損頗者不適用減損反適用如徧讀無用重積有用大瑟無用十五絃小瑟有用 申瑟二十五絃小瑟五絃以五聲應變不知所始蓋古人以一器爲一聲故必多絃多器以爲備數而不知聲之旋轉全不在此也以此而推必古人造瑟時絃聲有多數如京房六十律之說故矣以五十減至二十五要是古人迂拙後漸巧利此定論耳

前曾問先生云大抵瑟內外十二絃皆有清有正先生以爲是乃又分作兩十二律此何故耶

丙外十二絃皆有清有正此是也若謂作兩十二律則雖分外

十二律相生之法黃鐘隔八生林鐘林鐘隔八生太簇太簇隔八生南呂南呂爲文無射無射隔八生應鐘應鐘隔八生蕤賓蕤賓隔八生大呂大呂隔八生夷則夷則隔八生夾鐘夾鐘隔八生姑洗姑洗隔八生仲呂仲呂隔八生蕤賓蕤賓隔八生林鐘林鐘隔八生夷則夷則隔八生南呂南呂隔八生無射無射隔八生應鐘應鐘隔八生黃鐘黃鐘隔八生大呂大呂隔八生太簇太簇

調六律而窮無五清而竟山樂錄云中呂爲宮則以次圍轉應鍾爲羽姑洗爲徵清爲六調難爲宮則以次圍轉黃鍾爲羽中呂爲徵清爲七調不同何也

十二律惟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在上層者皆有調譜之七調至姑洗以下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五律不立調若中呂蕤賓但無羽聲變徵清耳非無調也若無調則五調止矣何名七調乎

李琡問歷世儀道咸間辨錄云古樂有雅樂部其燕樂工能爲雅奏禮樂志記其博相之法琴中取聲止用會聲散聲並不用吟猱綽注則自爲一音難與衆樂器相和道咸所論或琴在古樂中亦止當用工尺五聲與彈三絃琵琶等法今耳何如

曰樂部惟琵琶能奏正變清調之音以其絃多也下此則自琴七絃以至五絃四絃琵琶三絃觱篥二絃琴其有會聲散聲者則但以會散聲應之如絃數不足或隨便按遂則不得不擬用左指之音以虛作實觀二絃提琴純用猱綽而亦能與衆樂器相和豈琴之吟況而反不然此又矯枉過直矣但道咸此說一破庸俗有聲無調之習是漆子審樂者其說不可不存耳

李琡問律呂之學某于蕭笛色工尺相配已稍諳矣獨琴學未稔其于五七聲相配處可得聞乎

曰先瞻公能彈琴故先伯兄仲兄皆有琴器且亦解彈僕幼思效之因遺亂之早便無暇及此而斯技亡矣家中向有前朝路王所斲琴蓄爲珍器及路王北去後仲兄亦飄彈其琴亦沉之浙河器且不存安問音義但其絃位則先贈公曾道之大約簫六孔而有七聲琴七絃而反止五聲竹是天地自然之音而絲則全以人爲之其絃數聲數可以隨意增多而先王造器絃用七而聲反用五以是知三代以前有五正而無二變此亦一驗也五正者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也六者一之清卽宮清舊名七者二之清卽商清也舊名二角四徵皆無清絃而以本絃爲正清如遇清聲則重彈三絃以應之九弦備矣其五絃不得兼清者一則調聲至九聲而足一則六絃卽宮清絃此以卽之名則羽與宮相接弦聲也此右手散聲法也舊譜散聲應過風樂說來問謂太常雅樂部只用散聲實聲此正散聲也若左手實聲則凡大小絃相間或間一如二三九徽三一十徽或間二如一四十徽四一九徽類處處以散彈與實聲兩兩相應舊譜之一正一應雖不定爲何律正應而兩聲皆出皆得與正清爲一例則隨本絃之聲而定爲宮徵猶之本聲也然則太常樂奏祗用散聲實聲者雖其說大不足據然亦見和聲之法與絃義略同其不加尊師之尊棋擦而薄散況則清歌遺意猶從此可仿佛也

琴中聲如何

舊譜琴五聲原以一絃爲宮以爲宮者中聲也自一至五則三爲中且此絃稍低以小間言之其在十徽者七五六四皆一散一實兩兩相應而獨散五與實二則二不受應而遷至十一徽間覺有艱然不屑之意故以爲中然仍不合者以五聲之次從三至七則一二爲何聲滿者不能爲清也且角徵有兼聲而宮商反無有未可謂也大抵只用散聲實聲兩聲而足一則六絃大小間此本之鄭世子樂書而展轉致誤者大徽以泛聲爲主凡徽間此本之鄭世子樂書而展轉致誤者大徽以泛聲爲主凡定徽之法必以況之有聲處定之爲徽每絃十三聲外皆歌絃而無聲故十三徽者天地自然之十三聲也豈有十三聲中不取首尾兩聲而反取第九第十聲者假以實聲言之則無聲一徽而可以成聲音立樂章者乎乃獨棄有遺珠曲名曰咸和卽宋樂也其于大或孔聖大字則于四二十徽連作四聲而撮一聲又于四二去徽間散單作兩聲而撮一聲又于四二十徽連作四聲而撮一聲共十二聲乃以此至終凡一曲三十二字皆專用十徽一徽作五小間勾凡七百八十聲以終其曲無調無字無陰陽平側無高下清濁無抗墜勾迮曲折縱止嘈囋板塊任三十二字七百八十聲而厥以一徽當之嗟乎天下有七百八十一聲只一聲而謂之爲樂未之聞也然且謂中聲在九十徽間此本之鄭世子樂書而譌以九徽九亦不受也故曰雅樂不足據此其一也

又問琴于樂舞亦知得大概近考孔廟大成之舞卽唐宋化成天下之舞元祐間哲宗命樂正葉防所撰者也義取推遜彰宋受命之符故多以謙辭爲容而用之孔廟不知何意且其謙辭之容何似也

考之宋史葉防撰朝會二舞儀其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自正立正揖合手上下左右顧揖及蹲舞外以卻身爲初斂爲初斂側身左垂手爲再辭右手推前爲三辭三辭已畢又以俛身相顧爲再謙側身右垂手爲三讓三讓又畢手是曲躬而授之謂之一變其二變三變雖小有異同而大概如此此其謙謂宋有天下本于揖遜故造爲此節每變皆具三辭三讓之儀以偃功德當時用之朝會況鎮楊傑輩已議之況用之文廟則無理之甲又無理者明萬厤間工部李之藻疏請更定而廷臣無學不能變易以至于今此亦孔廟禮樂一大憾事也

樂有樂曲舞曲之不同凡樂先登歌次歌奏次合作皆非舞曲則孔廷三蘇宜有舞曲在樂曲之外今以宋授受之舞揚于孔庭已不倫矣乃又不別製舞曲而卽以歌奏配之豈大哉孔聖道德首祟曲中有辭襲意耶何以至此

李我存曰李之曰古舞定立四表三進三退武取六佾止齊文取六爻變化文舞取諸陰武舞取諸陽文先辈左手足武先辈右手足文則左旋武則右旋雖皆既揖遜征伐而凝請形容然必動盪迴旋以出之近世舞法失傳太常雅舞立定不移徒示手足之容可謂舞乎然且古文武二舞于羽不分舞作樂本用文舞而數數文德之時反用干戚習其節物謂信容貌得並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今舞法僅無行列進退而又僅把箭翟尾棄干戚此謂之有文無武近于矯人之樂將天子當日卻萊夷墮三都有文事又有武備之聖人而一以倒身拱手盡之則沿習之陋也

問三正遞改宋儒俱謂但改正朔而不改時月先生謂時月俱改歷引其說于尙書春秋諸傳中可謂詳且著矣獨史記秦始紀漢書高帝紀皆以冬十月爲歲首而先生謂是漢史太初年所改顏師古註漢高紀亦主其說而明儒又辨之謂原未改月顏氏謂太初改正非是夫太初既改正則當一如孝武帝紀遞遷夏時而史漢于秦紀及羣惠文景諸紀仍書十月爲歲首而冠以冬時則十月不改正月冬不改春焉見非秦史本文如是而必曰追改夫追改則何不并歲首亦改之乎

曰歲首是秦一代正朔安得追改其所以追改時月不改歲首者以漢高初時亦用秦正以建亥爲歲首春正月歷孝惠文景皆然至孝武作太初厤始于太初元年之五月特改正朔以建寅月爲歲首一遵夏時而從前之從秦正者其在時月則必當追正之以合爲一代之制而在歲首則每歲紀事自有始末必不能改若秦紀則正朔所在尤不當改者則是漢之正朔倡于孝武而秦紀與孝惠文景諸紀之時月追改于太初之史官此在史記漢書顯然可考不當以歲首之不改并疑及時月也盍改時月不同一是秦改時月謂以建亥月爲歲首春正月建寅月爲夏四月此歲首與時月並改全昉夏殷周改正朔之法如始皇二十九年歲首東辭其登之累時方在冬十一月而改月爲二月改時爲中春三十一年九月感芳君之諫而改月爲十二月改時爲隰爲嘉平是也一是太初史官改時月謂但改建亥之春正月爲冬十月改建寅之夏四月爲春正月此不改歲首而但改時月如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後繼以春正月夏四月則追改其時史記高帝紀漢元年十月沛公先諸侯至霸上然後繼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八月則追改其月天下無正朔原文而春夏後于冬正月八月後于十月十一月者此追改者也若夫孝武之改時月則并歲首亦改其爲四時無改之一如秦改正朔之法故自太初以後則行夏之時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存可言者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其爲四時與十二月無稍逆者漢書具在可考也

若夫秦之改時月則歷有可驗者往子以茅盈內紀譜改九月爲十二月事而馮山公又益子禾備復舉趙高尤論五星聚東井事以相質案高尤語雖浩論元年五星聚于東井此是申月也以建申七月爲十月非改月乎以爲然而學人復有疑者謂五星不當聚十月則允言已明其當聚七月則浩言仍未斷也予曰此在漢書已明言之志云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而班氏隨釋之曰以厤推之從歲星也益歲星附日而行惟七月日在鶉尾張度則歲星八東井而四星得相比而從之故宋人惟胡安國蔡沈董力倡爲不改時月之說而北宋劉歆霸上者此漢之十月所云五星聚東井者則

其與古法謬戾處可得言乎

他不具論即如吳地斗越地牽牛婺女此人人所曉也乃考春秋傳昭十年有星孛于婺女而徵滟言婺女齊分齊當受災但以歲星適在齊而嫁禍于晉是年晉平公卒是婺女在齊不在越也又傳云前此衛時有逐公者實惠齊地有星孛婺女而逐公遂卒以其時無歲星也則婺女在齊不在越即夏商時已然也此真古法也乃校之鄭氏所存則星紀吳越地支裸壻地星紀玄枵爲十二辰子丑相連之次而星紀所分星自斗十二度歷牛八度以至女七度玄枵所分星則自女八度歷虛十度以至危十五度是此一女星而越得七度齊得五度合爲十二度而當時星孛則適在齊五度之內故齊侯受之而劉氏所傳專以女屬越而竟忘玄枵之次之亦有婺女但斗女齊虛危則欲改分星而反大乖其分次之度無稽之學也

然則鄭氏之所存似可據矣

又不然鄭氏所存一本之春秋之傳如大火宋地此本襄九年商主大火之傳壽星鄭地此本襄二十八年龍宋鄭之星傳娵訾衛地降婁魯地此本昭七年日食于娵訾降婁之次而解者云從衛地及魯地傳其他則推此而增入之如吳越無次而以星紀之次當之且以吳越共一次當考昭三十二年傳吳始伐越史墨謂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越有吳矣則必吳越兩次越次有歲星而吳次無之故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若吳越同次則皆有歲星誰當受凶且不可曰越得歲也乃杜氏註此亦本于鄭氏所存曰是年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以先用兵而敗受殃則在占歲之法凡歲星所在我伺無敵人伺亦無敵未聞人伺我則吉我伺人伺我則凶也且史墨但言越得歲並未嘗有吳越同得歲而吳先伐而受凶之語況考之是年歲星並不在星紀前此昭十一年傳歲在豕章即娵訾建寅地也昭十三年傳歲在大梁則三月建辰之地也（正義謂娵訾亥地大梁酉地非是）歲星十二歲一周天一歲行一次故謂之歲則自昭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剛二十年當在析木建亥之次自必據分析木值歲星所在而吳伐之並非星紀建子之地若吳則并不知其分何所也乃杜氏又謂歲星亦有歲差積二十年當差一次則此年距吳滅實若干年歲星當復封又五十二年

當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七若此年在星紀則五年及大梁又五十二年當及鶉火也且二十年差一次則增入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引將仲子請左傳晉韓宣子聘衛衛侯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詩鄭伯享趙孟于垂隴鄭良霄賦鶉之賁賁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詩衛孫林父逐衛君及衛君返國晉侯反爲孫林父而執衛君鄭子展賦將仲子兮詩韓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宣子請賦詩以物鄭志子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摽有梅朱子所稱亦幾幾盡之然且表記引國風曰求我不閟皇恤我後又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又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坊記引詩曰宋詩采菲無以下體又曰求卜爾筮爾無咎言即以經證經凡在經以外者皆不之及而其爲鄭衛之詩明明見之今本者且如是也王柏金履祥受業之門而陽明鹿門宏非經儒故爲其所惑宜矣

又問王柏之言果無據矣今明儒有程篁墩者據漢書劉歆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鄭魯梁趙頗有詩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其說何如

夫漢書未易讀也據劉歆讓博士文本欲使毛詩古文尚書皆立學官故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于屋壁今其書見在往往頗出諸子傳讀而已謂七經傳記相通也（謂詩與春秋士禮論經皆立學官有博士有經文而無師說）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至孝武皇帝然後郯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謂說經之師非造經者）當此之時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謂不能全說或說雅或說頌皆說也孟子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也）說即明王陽明茅鹿門董仲舒諸道之鄭衛非淫詩豈小序所能辨但當就經文以爲經師豈可刪詩禮春秋先師諸字而單存頌有詩三字以誣之日詩七手大所謂臺者窮也即窮經也窮其訓故章句與傳讀也晉歐日畫其蔑謂駉敵非造敵也馬者學也說也論語曰爲周南召南謂學而說之非使其緻醜二南也況既讀歌傳必當全讀傳文既讀漢書亦不當止讀歌傳漢書藝文志（三二百五篇通泰而全者以其誦詠不關在竹帛政也是明三三百

五篇未必盡出于孔子刪定矣）後一條已明言之而又未嘗推類而廣之使前王祿莫請則孫生者盡之使者而宗廟之禮不講則子姪助祭者在次列而吾之子與吾兄弟之子皆各父而非同父吾子之子吾之孫與吾之孫亦皆各父而非同父豈有吾之子吾之孫而可與吾之兄弟之孫同祭者或無高子卒祔高而謂兄弟之主祭者或無曾祖皆可祭之事而不足慮也蓋身卑則身之子卒則身之孫又當祭子此其說在前一條固引之而特未嘗明言之也

又問通俗諸書所言祔祭之禮果無據矣今考之禮經祔祭者祔于祖而已祖之外無祔也祔于祖者祔于祖之廟也祔于祖之廟者祔于祖之主也祔于祖之主者祔于祖之神也祔于祖之神者祔于祖之位也祔于祖之位者祔于祖之左右也祔于祖之左右者祔于祖之昭穆也祔于祖之昭穆者祔于祖之世次也祔于祖之世次者祔于祖之遠近也祔于祖之遠近者祔于祖之親疏也祔于祖之親疏者祔于祖之恩義也祔于祖之恩義者祔于祖之禮數也祔于祖之禮數者祔于祖之祭祀也祔于祖之祭祀者祔于祖之享嘗也祔于祖之享嘗者祔于祖之饗食也祔于祖之饗食者祔于祖之燕樂也祔于祖之燕樂者祔于祖之舞勺也祔于祖之舞勺者祔于祖之舞象也祔于祖之舞象者祔于祖之舞大夏也祔于祖之舞大夏者祔于祖之舞大武也祔于祖之舞大武者祔于祖之舞韶箾也祔于祖之舞韶箾者祔于祖之舞大濩也祔于祖之舞大濩

廟見此禮經先生發明已長夜一旦矣但疑此是適士以上之禮而士官師與庶人不與焉適士二廟一祖一父祖可以告謁而父可以廟見若中士下士與在官之有職事者則止一父廟矣庶人則祭父于寢并無廟矣是娶日之告謁者此死父也三月之廟見者亦此死父也娶日而告謁已見之矣乃又必三月而始廟見于禮未合故曰此非士庶禮也何如一廟無二主若謂士官師一廟無壇則禰曾祧主仍存廟中庶人祭寢無廟則祖曾祧主又在寢牢故一廟只足道也蓋一廟則祧主在寢祭寢則祧主又在寢牢故一廟只一父一寢亦只一父此定禮也獨不曰廟寢難一而行禮有殊乎月朔有朝享而告朔因之然告朔非朔享也重還當告至而獻捷飲至然獻捷非告至也今告謁廟見明分三禮告廟非謁廟而謂告謁即廟見可乎且子不謁婿見遭于廟見死舅姑其禮難明當于婿見生舅姑推之當娶婿之日公羊傳云昏禮婿不稱主人必父主之故昏禮婿至主人揖婿而入此主人生舅也及質明而又嘗見婿于舅姑此婿見之舅亦生舅也夫即此生舅而在作主人時已見婿矣乃必至次日而又名婿見然則死舅之廟見亦猶是矣且子弟知一廟之主只一父因謂一父不宜行數禮不知三廟五廟中皆有父也當楚公子圍之親迎于鄭也日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天所謂莊者圍之祖所謂共者即圍之父也父非專廟猶必並告是多廟之父亦未嘗不與二廟一寢之父告謁並行而謂士庶之禮之有異豈通見乎

又問祠堂之制若近代祭法減以族長主祭而祭始祖則族長不專祭四親而助祭不皆尊長雖死者不殺猶是僭罔而生者不僭猶可藉口此義經先生發明極為痛快但先生又云自祠堂一與而天下之人皆不祭父何也

曰大夫無高遷士無曾中士下士以下便無祖矣故祗言父而不得概言四親何則以原有不得祭四親者也且言父可概四親言四親不可以概父彼不得祭四親而祗祭父者不可謂不祭四親何則以禰與曾高皆從父而遷祔之既已祭父則今之祭外祭雖三年重喪歇痠猶極大喪節猶或前或後並不一闋而謂區區期功倪當絕祭非也

然而士制曰喪三年不祭何也

此言不祭謂三年大喪于始死之際暫撤廟祭即于前所云偶一停祭非竟不祭也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斂奠廟之主而畢諸祖廟遷喪襲也及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以為既葬卒哭則新主當祔廟也則是天子三年七月不祭諸侯五月不祭降而大夫與士皆三月不祭此次期之故暫停不絕然亦惟三年有然期功無是也

然而曾子問曰緦不祭何也

此言不祭謂天子諸侯以下家有始死者雖輕服如緦亦且暫停喪祭此喪祭即廬祔卒哭之祭并非廟祭也雖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官則輟臣妾葬而後祭所謂以始死死而停喪祭者則不必三年緦服有然然而此係凶祭不惟非吉祭且并非練祥禫端吉之祭雖曰祭實非祭也且亦第緩祭非竟不祭也

然則天子諸侯之絕期何義乎

天子諸侯本無期非絕期也使正期即則天子之祖皆先王諸侯之祖皆先公也未有先王先公而可以服期喪者使傍期即則伯叔兄弟皆臣也臣何服焉是以天子諸侯惟創始之君不絕諸父封君之子不絕兄弟以未臣也絕則皆絕矣其別有期而不絕者二謂后與世子也春秋昭十五年周景王太子壽卒

毛檢討經問

葬之際荀遇常祀無不舍殯宮之緣改服行祭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必越紼而行事是也使祭五記即則雖天子諸侯三年或須後行祭或墓後祭祭隨其所遭曾子問所云天子崩五記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于反哭五記之祭不行既葬而祭是也若夫六宗五帝山川岳瀆諸祭則皆從明堂郊社類及雖降于天地社稷而實尊于五記此正在越紼中者故不祭即至于宗廟之祭則雖天子諸侯三年惟饋奠以後虞祔以前偶一停祭及反葬卒哭必入廟而行祔祖之禮此時已行廟祭矣至祔祖獻畢奉主還寢則惟練祥禫端吉之祭專祭主于寢而一遇巡守時祭必如常祭廟而仍奉主而附之祖傍春秋傳所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祭于主烝嘗禘于廟是也是內祭外祭雖三年重喪歇痠極大喪節猶或前或後並不一闋而謂區區期功倪當絕祭非也

然而王制曰喪三年不祭何也

此言不祭謂三年大喪于始死之際暫撤廟祭即于前所云偶一停祭非竟不祭也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斂奠廟之主而畢諸祖廟遷喪襲也及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以為既葬卒哭則新主當祔廟也則是天子三年七月不祭諸侯五月不祭降而大夫與士皆三月不祭此次期之故暫停不絕然亦惟三年有然期功無是也

然而曾子問曰緦不祭何也

此言不祭謂天子諸侯以下家有始死者雖輕服如緦亦且暫停喪祭此喪祭即廬祔卒哭之祭并非廟祭也雖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官則輟臣妾葬而後祭所謂以始死死而停喪祭者則不必三年緦服有然然而此係凶祭不惟非吉祭且并非練祥禫端吉之祭雖曰祭實非祭也且亦第緩祭非竟不祭也

然則天子諸侯之絕期何義乎

天子諸侯本無期非絕期也使正期即則天子之祖皆先王諸侯之祖皆先公也未有先王先公而可以服期喪者使傍期即則伯叔兄弟皆臣也臣何服焉是以天子諸侯惟創始之君不絕諸父封君之子不絕兄弟以未臣也絕則皆絕矣其別有期而不絕者二謂后與世子也春秋昭十五年周景王太子壽卒

而其年穆后又崩杜何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也杜氏所云雖服期而謂之三年是也然則非期之喪也杜氏所云雖服期而謂之三年是也然則天子諸侯無期矣無期則絕期有義矣辛人曰知則未可知若信有之則其議禮亦疎矣于經學何有

又問父日宮祝子之于周但受國而不受臂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臂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行之子猶則遠矣于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于天下矣豈其說又非與

非也微子存國抱器是賓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臂矣微旨商幾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子矣至成王殺武庚封微子于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監至是改封宋焉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所稱侯服于周稟稱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此史例有然無他意也康叔祠封康則稱康誥不稱衛誥祝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衛侯豈康叔受國不受臂耶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耶

然而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也而稱宋公者猶微子也此亦史例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號仲虢叔是也此何也

而周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也而稱宋公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為號春秋書曰宋公鄭伯會于曹又曰知錄云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殷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周是武庚既誅而懷遂與淮夷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于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是也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是指于多方之誥也

毛檢討經問

有隆殺而父祭不殺曰郊社以至宗祊諸祭有分限而父祭不限則凡有生者皆以祭父而今并父祭不他也

然而後制祠堂者未嘗以為不祭也第儻皆配食配食亦祭也且三獻之後主祭者分爵而獻于兩序亦以此明祭意矣而先生竟曰不祭也竟曰不祭則必有說以處此曰古無配食禮惟殤與無後之主祔祭于祖又或夫婦亡其一未立祭匱則中一以祔祔于祖室之傍亦謂之祔食他惟祖禰相繼見弟相繼于祔祔食無所為祔食者蓋禮有雖祭有合祭雖節合祭一堂亦必各設祭禮于主前如朝踐饋獻之節方者禮疏曰古者祭禮一獻之後主祭者分爵而獻于兩序亦以此明祭意矣而先生竟曰不祭則必有說以處此曰古無配食禮惟殤與無後之主祔祭

日知錄云春秋左氏傳多用夏正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王曲沃莊伯桓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蒙首編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不郤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盟于韓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雖欲以為傳寫晉史經則厲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其說之整鑿可指如此先生傳春秋力辨經文從周正不從夏正而並不及傳且亦力辨傳之記晉事多用晉策書不用魯策書而並不及傳之從夏正得無有違義與

吾傳春秋皆以經証經不得已而及傳又不得已而後及諸子百氏以至漢後儒說經者豈有舍六康汲冢宋雍路史可解春秋妄矣春秋最重編年其記年月日經傳並同或間有不同者在本經本傳皆有明據惟宋劉原父劉絢左氏雜用周正予嘗細檢之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作夏而傳作春舊謂經從到日傳從來日則焉知一穀一鄧恰同日發來不無可疑此或策書有異本亦未可知若謂左氏一事獨從夏正則離愚者猶不信也若晉則同姓諸侯之親且賢者忽然叛正朔而行夏時此是何解考晉入春秋始于僖年即僖年記晉事亦皆全用周正今順氏所衆則僅屬僖年一二事閒吾始就此一二事還質之據云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正月則經傳有前文僖九年經云九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甲子晉侯佹諸卒傳亦云九月晉獻公卒此里克弒君之前文也其月日同也且有前事共一年經又云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此前事也其月日又同也及里克又殺卓子經在僖十年春正月而傳在前年之十一月則未有一人弒兩君而一君用周正一君用夏正君者且未有一時記兩事而一人弒兩君者何以書乎此一事錯用周正一事遂改夏正者此固不必辨也

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不郤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盟于韓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雖欲以為傳寫晉史經則厲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其說之整鑿可指如此先生傳春秋力辨經文從周正不從夏正而並不及傳且亦力辨傳之記晉事多用晉策書不用魯策書而並不及傳之從夏正得無有違義與

吾傳春秋皆以經証經不得已而及傳又不得已而後及諸子百氏以至漢後儒說經者豈有舍六康汲冢宋雍路史可解春秋妄矣春秋最重編年其記年月日經傳並同或間有不同者在本經本傳皆有明據惟宋劉原父劉絢左氏雜用周正予嘗細檢之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作夏而傳作春舊謂經從到日傳從來日則焉知一穀一鄧恰同日發來不無可疑此或策書有異本亦未可知若謂左氏一事獨從夏正則離愚者猶不信也若晉則同姓諸侯之親且賢者忽然叛正朔而行夏時此是何解考晉入春秋始于僖年即僖年記晉事亦皆全用周正今順氏所衆則僅屬僖年一二事閒吾始就此一二事還質之據云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正月則經傳有前文僖九年經云九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甲子晉侯佹諸卒傳亦云九月晉獻公卒此里克弒君之前文也其月日同也且有前事共一年經又云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此前事也其月日又同也及里克又殺卓子經在僖十年春正月而傳在前年之十一月則未有一人弒兩君而一君用周正一君用夏正君者且未有一時記兩事而一人弒兩君而一君

以一言之誤而欲殺兩人雖共鄉一殺父皆起于一刻文傳註之一語司馬孔陸皆居人或受其惑孔穎達無是也

然則伯晉爲辭臣而史記云佐蠲調鬬烏獸與尚書盤之意

鳥獸相類則又何與

此即益所謂朱虎熊羆之類也尚書孔註謂朱虎熊羆在元凱中而春秋杜註亦云八元即檮杌朱虎熊羆之倫則此伯翳者雖不必即是朱虎熊羆而八元之中則應有之按朱虎熊羆與八元之能虎豹貔貅以鳥獸爲名翳是飛鳥山海經所稱文鳥似鳳者故伯翳名大費費有飛音陳湘姓林日費氏音蠶而趙明誠曰此字有南音其一音蠶蓋姓伯翳之後史所載費昌費中費無忌皆是也則伯翳大費載謂即八元之一所稱伯奮者以費蠶奮飛經以飛鳥得名不無太鑿但史稱伯翳有孫當夏箟之時鳥身人言爲太戊御車則以鳥獸之形即名鳥獸爲鳥獸官上古荒誕畧容或有之孔杜二註或不甚相違也

經問補

章泰占又問古溝洫之制在小司徒註但于甸都下旁加一里未嘗別設治溝洫人也今經問于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各使之不出車賦是與旁加之義又稍異矣且小司徒經土地但有井邑邱甸縣都六名而鄭註于甸方八里下云旁加一里則得十里爲成于都方八十里下云旁加一里則得百里爲同又添成與同二名于經文之外以釋經土地之義此何故耶

井地在詩經全然不明何況溝洫今但據經文推理其說則不得不以他經攙入之如此小司徒任井地疏以井邑邱甸縣都六名定賦斂之事然不及溝洫也惟匠人爲溝洫始曰九夫爲井井間有洫廣十里爲成成間有洫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欲辨井地之有溝洫不得不增成同二名于其間故云九夫爲井井方一里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此亦文也而于是云旁加一里共十里爲成而以所加之一里爲治溝洫之用此就匠人文補之以解任地事之義所謂以經解經者是以經文四邱爲甸四甸爲縣此中無成字而成已可見何則甸止八里寧有二十里向使無成以補之則四甸止十六里耳焉得云四甸爲縣則甸據本文亦已隱包一成于其中矣于是都方四十里加以四都八十里而旁加一里其得方百里而名之爲同直以匠人文解之鄭註之意知此若其以旁加之里與之治溝洫之夫則亦以本文稅歛二字解之大抵一成方十里得百井九百夫而以甸之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以所加一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使之不出稅而治溝洫此不出稅者即治溝洫之人也雖同亦然故本文止及甸都而不及成與同以本文但任稅歛成與同即不在稅歛內明矣而賈公彥乃經極箇核其暗補甸數明闕成同皆有意若學校問謂孔子字仲尼而後即以此易名見檀弓泰占又問學校問謂孔子字仲尼而後即以此易名見檀弓弟子可字師也然按儀禮凡虞祭卒哭附廟諸冠無不稱皇祖某甫而尚書武王告基后直稱王季季五十字也況孫氏亦字之矣若此者何耶豈入廟踰文言各有當即

經問補

章泰占又問古無謚法之制在小司徒註但于甸都下旁加一里未嘗別設治溝洫人也今經問于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各使之不出車賦是與旁加之義又稍異矣且小司徒經土地但有井邑邱甸縣都六名而鄭註于甸方八里下云旁加一里則得十里爲成于都方八十里下云旁加一里則得百里爲同又添成與同二名于經文之外以釋經土地之義此何故耶

井地在詩經全然不明何況溝洫今但據經文推理其說則不得不以他經攙入之如此小司徒任井地疏以井邑邱甸縣都六名定賦斂之事然不及溝洫也惟匠人爲溝洫始曰九夫爲井井間有洫廣十里爲成成間有洫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欲辨井地之有溝洫不得不增成同二名于其間故云九夫爲井井方一里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此亦文也而于是云旁加一里共十里爲成而以所加之一里爲治溝洫之用此就匠人文補之以解任地事之義所謂以經解經者是以經文四邱爲甸四甸爲縣此中無成字而成已可見何則甸止八里寧有二十里向使無成以補之則四甸止十六里耳焉得云四甸爲縣則甸據本文亦已隱包一成

氏此註本袁梁傳云葬邱之會隱往而不弔讀書加于姓上壹明天子之禁此加字意不訓讀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別故遠氏云但加讀書則瞭然矣葬讀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爲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十年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載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族受賕聽政之法此既末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當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且無有加于何所故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者也

胡紹煐字主垣績溪人

問論語肆諸市朝謂殺而陳其尸也然不知據諸經所載何所得併刑于市者肆市刑于朝者肆朝與棄之家語刑人必于市與眾棄之此則劃然惟一市也周禮朝不然司寇鄉士掌國中刑殺則合鄉以內並刑于市至六遂以外則各望其地刑之有刑于遂者有刑于縣者然此皆指士以下賤者也若公族與大夫以上則皆刑于甸師氏以別之文王世子所云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掌戮所云惟王之同族與有侈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是也是王制家語無貴賤刑于市而此則說分貴賤復別所在故鄉氏謂王制是殷制周禮是周制或不必然然要之鄉遂市甸俱不在朝共曰刑于朝諸經無明文也且禮有肆市並無肆朝周禮于小司寇之刑殺者肆國市三日刑于甸師氏者則不在肆中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祕有肆市並無肆朝乃論語則實有之且註云士肆市大夫肆朝初不知此語出自何經舊儒亦有疑之者謂家語五刑篇刑不上大夫即有大罪使之自裁本當捽引而刑殺之乎且公伯寮非大夫肆市已耳何必肆朝故又有謂市朝言市知朝也史孟晉君傳稱過市者日過市朝司馬註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則雖連稱市朝實只是市特予謂又不然者國語臧孫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少者殺之市朝謂之三次則明分野與市與朝為刑次之三焉得混并且其事春秋亦有之如晉尸三郤于朝楚殺合尹子南于朝而三日反尸類雖是時異楚行事多失典制且皆係賊殺重非國法不當引周制為左擩然而有其事矣吾信三禮不敢廢

明天子之禁此加字意不訓讀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別故遠氏云但加讀書則瞭然矣葬讀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為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十年鄭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載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族受賕聽政之法此既末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當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且無有加于何所故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者也

胡紹煐字主垣績溪人

問論語肆諸市朝謂殺而陳其尸也然不知據諸經所載何所得併刑于市者肆市刑于朝者肆朝與棄之家語刑人必于市與眾棄之此則劃然惟一市也周禮朝不然司寇鄉士掌國中刑殺則合鄉以內並刑于市至六遂以外則各望其地刑之有刑于遂者有刑于縣者然此皆指士以下賤者也若公族與大夫以上則皆刑于甸師氏以別之文王世子所云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掌戮所云惟王之同族與有侈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是也是王制家語無貴賤刑于市而此則說分貴賤復別所在故鄭氏謂王制是殷制周禮是周制或不必然然要之鄉遂市甸俱不在朝共曰刑于朝諸經無明文也且禮有肆市並無肆朝周禮于小司寇之刑殺者肆國市三日刑于甸師氏者則不在肆中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祕有肆市並無肆朝乃論語則實有之且註云士肆市大夫肆朝初不知此語出自何經舊儒亦有疑之者謂家語五刑篇刑不上大夫即有大罪使之自裁本當捽引而刑殺之乎且公伯寮非大夫肆市已耳何必肆朝故又有謂市朝言市知朝也史孟晉君傳稱過市者日過市朝司馬註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則雖連稱市朝實只是市特予謂又不然者國語臧孫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少者殺之市朝謂之三次則明分野與市與朝為刑次之三焉得混并且其事春秋亦有之如晉尸三郤于朝楚殺合尹子南于朝而三日反尸類雖是時異楚行事多失典制且皆係賊殺重

非國法不當引周制為左擩然而有其事矣吾信三禮不敢廢

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則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為不可也

又問論語富貴子衛大夫集註據春秋謂其事文公成公兩朝而春秋不然成公元年荀有武子之父實莊子盟向一事至成三年而後武子盟宛濮周制世卿必父老子繼是文公當如註而准安閒氏又引春秋傳以實之謂鄢陵之戰晉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為屬公車右韓厥將下軍而厥之子無忌為公族大夫是父子同為大夫且同在軍有明徵也故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鉏即為公左宰焉見實武在文公朝必不同父莊子為大夫即此子于論語稽求篇已辨及之特其說未備耳從來世卿必父子可同為大夫者其或間授子以官則皆是國法大抵當父在時必先定所繼名之日立嘗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日即位故有立而不即位者如季武子已立悼子而未即位而死則季平子繼之是也有不立而即位者如孟莊子死亦尚有未定者何況即位即繼之孟孝伯是也若父未老死則立子為卿而父退為私家之散官而得預者名為倅不得預者名為將倅謂散倅謂貳倅者倅者副貳也周禮掌固之卒是也大意世爵之子可使副貳其父預卿大夫之政而其實

氏者則并土地而改封于衛及營洛之後七族在殷遺衛頑梗不順謂之頑民而商奄淮夷仍相因爲亂于是先遷殷頑民以戡其根書序所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是也遂伐淮夷以綏其緩書序所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是也于是頑民奄而遷其君書序所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蒲姑是也夫然後歸宗周而作多方焉則是遷頑伐淮夷踐奄皆在營洛後一年之事詩書甚明而多士多方與逸書清妨成王政相接于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後其篇章次第又甚明順此似無可疑若多方臣我五祀之語則並非遷頑至今之五年毋論滅四國時原不遷頑即周公營洛在七年伏生以爲四年克殷封衛侯則相距三年鄭氏謂二年君東又三年誅管蔡則相距止一年並與五年不相合故前儒謂五祀者是告監殷官遂代之歲謂五歲當介賚爵故下以越爾大僚承之此與遷殷無與也至于殷王儐在周公代爲之作誥而公然稱誕此無論愚管皆不謂然故宋人斷以周公誥康叔王若曰脫其弟以爲成王不當稱康叔爲弟周公稱弟則又必無其事竟南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是武王語叔之文矣

泰占又問康誥論首有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蔡傳謂是洛誥文而駁簡于此者先生廣聽錄不用其說仍從孔傳作康誥文則于誥文亦似不合先生據諸書謂成王封衛在營洛前而此文則旬即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然後告治道而作康誥是封衛在營洛後矣且廣聽錄經問歷舜先營洛邑後遷殷民與宋儒先遷殷而後營洛正相水火今此文儼然有百工播民見事于周語是殷之遷民實與周之百工相助爲役作者也似乎封衛而營洛營洛而遷殷一先一後兩俱未合請明示之

三代事原只影響況儒者各執意見稍一不慊便成門戶此當除心理會之如周公東征蓋一克殷便須封衛此際不容有頃刻之緩豈有虛其地多年待營洛而始封者故伏生大傳謂周公攝政之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即鄭元王肅谷有同異亦不過相越一二年間若營洛則明云在周公攝政之第七年召誥殽文具在也是先營洛邑始大誥治雖文有誥字決非康誥酒誥又有疑者嘗讀春秋傳定四年祝佗之語謂康誥與伯禽之誥一時同領而伯禽之誥其篇雖亡然即在洛誥篇作冊而頒之爲周公後者是伯禽一誥實領在營洛之後成王到洛之十有二月其同領康誥不能異時可知也殊不知封魯封衛不能異時而封魯衛與誥魯備則不必同時蓋古頒誥命必在大祭一獻後君降階南向爲所命者北旬而史從君右執冊命之祭統所云嘗命賜于廟不敢自專者是也則是封之封衛原在克殷滅四國時營洛之先而賚命之誥則必俟營洛大成王政相接于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後其篇章次第又甚明順雖先而賚命之不然伯禽爲公後雖在此時而猶其封弟旦于魯若而伯禽代就封于魯者而至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有朋自遠同門曰朋此是古註自說文及詩註左傳註公羊傳方來前

註皆然孔氏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註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當曰朋比比是鄉比當是黨黨者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門又復來合我是娛樂此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槨弓所云離羣索居正可比觀蓋以離爲苦則必以合爲樂也至若學問相長彼此宜觀亦朋來必有之事即以此言樂亦無不可但朋來不可混耳

其爲人也孝弟章

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註甚明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親親仁也實即本字舊儒每比之木實之實即栝中仁也根苧也所謂一在木下爲本也然則仁本孝弟矣若親親仁民以節次言則但言其粗者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無孝弟之說也若然則孟子良知良能之說眞異學與先聽齋曰墨讀有子原文反覆踢蹈蕩蕩歸躍行掉而爲是言定知堯舜之道只在孝弟其警警後學提撕警職何等急切及一聞儒說而索然矣張南士曰凡立言各有所重此文且極言仁本孝弟良然

何註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然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宗孝經序以孝爲百行之源源即本也李延壽孝義傳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則竟以仁爲人道即道生之道也以仁爲孝弟所資資深則逢源明云仁是資取孝是源本也惟漢詔舉賢良謂賢以孝爲首則微迴先後之意然但以施用節次言如孟子親親仁民語非本論也至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孝弟之說且混本末爲先後其異說所始實本諸此然當時早已辨之如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蘇爲大而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則仍以本宇折先字且辨既明了則王說已暢又何容再襲客說以

臧孔子曰吾正名乎正名何謂也曰惡乎野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之所從起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則一爲政明日必有爲明日必不可無爲夫子此言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重言疊語而註其書者論語與禮記皆夫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作故大學中庸出自禮記若坊記表記儒行哀公問諸篇則實與論語相表裏者乃聖門弟子所記如此

父母惟其疾之憂他無可憂也馬融解如此是正說（疾之憂 子游問孝節）今第以養爲能事若論養熊將子能之即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註正說若人養犬馬此何異說之不可從者

或謂犬馬焉能養人舊註大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

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皆齊文王世子豎言疾則世子齊立而養此侍疾也世無疾困饗飲食者至檀弓事親左右就養註作扶持當嘗疑之及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君就食于臣師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饋者然後知養之爲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使官而孔穎達引春秋襄猲狐偃事以明之謂樂書帥師雖君車陷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豈供叔水所謂承歡即養也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鼠麴非餵飼也（史記養獳養皆作豢特飼）

或曰此養字當是食養觀下章有酒食先生饌可驗不知此正二義兼也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乎服勞奉養非奉侍飲食而何

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祔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鳥鳥有情宰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穿鑿之顯見于章疏者若晉束晳補亡詩云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爲食養然亦

禽養親非人養禽也且皆本晉人其在晉時已未嘗一用何說即至趙宋王應麟鄭鍔起復表亦倘云大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乃不意數千年共遵之註而何氏以一人變之張南士曰古孝慕曲盡皆有倫類擬非其倫古人所無豈有斥親爲大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弒逆齊魏牧斥先君監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矣人不解經亦當通經查亦取坊記一再讀之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孝乎二句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故祭邕書石經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班固白虎通潘岳閑居賦並作孝乎惟孝與包註同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閨門穆穆大夫孝傳贊張未淮陽鄧黃氏友于泉錯皆有孝乎惟孝句惟安閨門潛巳和姚立方引論語典謨如唐王利真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真宗朝張齊賢奉詔作御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稽焉之語即太平御覽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作句

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閻潛邱曰此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醉乎其醉相同言孝之至也故曰美大孝之詞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舊註曰是當罪貴不可容忍此是正解集註以此爲副註按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鑒鑒不從亮放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爲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忍孰不可懷此皆解經之見于行事者

子夏問曰素以爲絢兮絢者飾也言具此美質不必復飾也即此素也而可以爲飾此詩所以美也然而素也非飾也素何可爲飾子夏所以疑也

子曰繪事後繪書之事五采並設素之色在五采之間非所先也然而五采雖備素反後設若惟恐先素而汙易惑者是必後衆采先布而後各布素以成其章所謂繪書之事先采色而後以素功者素亦在所後也是素亦繪也可當繪最正答解

又謂之隱朝故王薨云天子崩朔于前門之外謂後放升攀朔于大廟則是告朔與視朝被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朝攝政還朔蓋朝有朝享朝廟一禮朝享即月祭不在祖廟諸侯則祭三廟無祖註誤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之儀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視朝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儀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爲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

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各各之以爲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樣社柞櫟社者乃其義郎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義以慄栗爲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慄也然而君以威勝民民其義疎矣夫子惜其解說之不當也故引古語云成事不說謂已成之事不可妄加解說者正謂此也其又引逸事二語連及之也若詳本則又以問社社字作主字講問廟主之木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爲証此說之最與者其實宰我所說本尚書耳白虎通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規制宰我引經原是論社與主何與乎

社壇墓露無期藏木故用石王唐時議主製引呂氏春秋及鄒元義皆如此若其製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則古軍禮有載社車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悉過于長廣難行耳

帝氏有天下之時有虞氏有天下之時舊註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爲歸諸儒說皆如此

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而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兩宮以諸侯有三宮也而何休註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殤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亦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無貴賤一姓今管仲娶三姓女欲曰三歸其說甚明故國策則明云管仲爲三歸之家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而班氏食貨志直云在陪臣而奢擬之諸侯故云然

臣有罪娶二姓女曰家曰室則管仲娶三歸者無不以三娶爲解諸註凡引三歸者無不以三娶爲解劉向說苑誤述仲事因誤解國策所致按國策周文君免工師籌相日倉而國人不悅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相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司空主督築臺女主督築臺女子罕親執扑扶以行築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相桓公以霸桓公內有婦人之寵曰衛姬外有三歸之家以掩桓公之過桓公內有婦人之寵曰鄭姬外有三歸之家以掩桓公之過非自偷子民也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君非之事故相比爲國語司馬依曰周以事吾君吳與比二字此爲確証又正說于子見南子節疏云子路以爲君子當義之與比不當見淫亂與比義與親亂反覩更自明白此節舊解無註然舊儒解經自如此

後漢劉梁嘗和同論有云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亦只適其王愛惡言君若李愛傳稱愛拜譙郡所交皆合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頴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愛亟交二子情無適莫亦只無適莫言愛之用情無厚薄處則是漢魏解經先後一轍不惟論說兼見行事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何薄何親何疎惟義之所在與

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禴祭作頖子禘文有云如微如彭聞一發十用合行讖與聖合契以微彰用禽蕭云既非一尊又何始末至若彼此對待皆作副貳如周禮鄉大夫贊能興之書內史貳之之類與二不同

吾起女包託吾與次俱不如雖屬淺說然使次只如此賜瞭伯弗如也作經典稽疑引論衡孔問篇曰吾與次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

臧文仲僭祭爰居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故漢貨食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其曰僭者猶藏也守也猶言有藏龜有守龜也文仲居魯僭是非禮故家語孫臨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梲則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對楊丹轂大夫山節藻梲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並指文仲此事言若藏器又云管仲儉侈朱綠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雜爲上也則以管仲當時亦僭此禮故屢及之按山藻謂數見之尚書十二章所云山龍藻火者皆有名法飾不是祕事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敦夏后氏山罍或藻或火而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皆物數限制之顯然者

山節者謂刻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故刻山爲節是刻山形以爲節也

左傳文二年夫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註宜指居蔡節祝二事言謂有其器而無其位即是虛器

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靈室藏內室即積也又曰置室西北隅懸之崔室是積故可懸拘季氏篇過玉袞于積中即此

（清武子節）集註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考春秋僭十九年即衛文之十九年衛人伐邢是時衛大旱卜記不吉甯莊子勸文公伐邢師興而甯莊子者厥武子之父也文僭廿六年即文公之十九年即衛人伐邢之年也

（論語命顓記顓今春秋屬記事實與也若傳則事實與否均有之謂記傳原出同源志語而又誤解之況左右言動亦大概言之原無一定若玉藻則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安見記言必左史即況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匡明爲右史爲記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園史官有法故與匡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匡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則即繫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匡明固右史也何也匡明據行事論本事非如弟子祇異言也至崇禎聞又有吳繼仕者極左祖季本之說且謂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專趙襄子之諡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匡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歿七十有八年之後匡明猶能書書若此殊不知前人長年者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所以以老彭爲竊經也且人生九十零未爲怪事季氏疑左傳爲張蒼作以蒼年長一百餘能記前事也蒼年可長而左匡年不可長更不可解況張蒼同時有竇公年一百八十歲何有于左匡年之九十零者凡此皆長轉吹索了無義理不足深辨適有友舉此而頗惑其說因備及之

齊王籍效謝靈運詩甚相似當時稱康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匡明

晉衛瓘讀此以者字斷句焉字屬下句作何字解言何以不如匡之好學也此亦偶然如是原不足據後見監本北史穆皆爲周文帝作六條詔引此句亦無焉字及慮他本又不然此不知監本偶遺抑亦他本增入也然不可考矣

不有見施恩山嘗曰是書有三疑而有卑竟不是不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而輕色則于夫子屢嘆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孚盾矣一疑也且難免者謂雖害也故舊註皆以難免爲害如所云殪不免殃不免者世有幾蛇明謂無即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者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無希世之賢而徒抱美質以淑于人鮮有不爲世害者以依比阿世美比善質直槩明白蓋美而善淫人未有不思殊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邢氏疏曰宋朝美而淫時世

（必有此條如匡二句）晉衛瓘讀此以者字斷句焉字屬下句作何字解言何以不如匡之好學也此亦偶然如是原不足據後見監本北史穆皆爲周文帝作六條詔引此句亦無焉字及慮他本又不然此不知監本偶遺抑亦他本增入也然不可考矣

不有見施恩山嘗曰是書有三疑而有卑竟不是不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而輕色則于夫子屢嘆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孚盾矣一疑也且難免者謂雖害也故舊註皆以難免爲害如所云殪不免殃不免者世有幾蛇明謂無即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者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無希世之賢而徒抱美質以淑于人鮮有不爲世害者以依比阿世美比善質直槩明白蓋美而善淫人未有不思殊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邢氏疏曰宋朝美而淫時世

六年而丈公已卒是年爲衛成公元年成公卒於文公之十六年是年爲衛成公元年成公卒於文公之十六年是年衛侯會晉侯盟于向曲沃桓公卒作宵遂即莊子名也則是成公初立尚是莊子不是武子至僖廿八年爲衛侯三年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所謂盟宛濮踐裘饋者皆在是時則然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所謂衛侯鄭來聘俞武子名也是是然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二年之前莊子請事而後武子得襲位蓋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僅然以上廟立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也

左傳文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拜須即以此爲愚不可及又晉衛雖爲中書郎時襲臣專政孃優尋其間無所親艱其爲傳郎武子則慮亦大概在貶曾之際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衛侯鄭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然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二年之前莊子請事而後武子得襲位蓋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僅然以上廟立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也

左傳文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拜須即以此爲愚不可及又晉衛雖爲中書郎時襲臣專政孃優尋其間無所親艱其爲傳郎武子則慮亦大概在貶曾之際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衛侯鄭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然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二年之前莊子請事而後武子得襲位蓋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僅然以上廟立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也

（武子節）左傳文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拜須即以此爲愚不可及又晉衛雖爲中書郎時襲臣專政孃優尋其間無所親艱其爲傳郎武子則慮亦大概在貶曾之際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衛侯鄭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然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二年之前莊子請事而後武子得襲位蓋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僅然以上廟立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也

禮堂未嘗學可乎

按六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即古六經也六經以慮樂詩書春秋為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無時不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云易與天地為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遞用事是也但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五十五年至三十而五經已立五經立則五學已具耦此可以仕矣故四十五十為强仕服官之時非為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為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益思借此人官之年為窮經之年故曰假我借曰五十此鑿鑿不可易者若六十以後則夫子是時將五學六藝俱自為刪定繼往聖以開來杏何止于學

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飲養老之禮以五十始知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五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十本親學貴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益五十以前尚可為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

內則右十二學業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博學無方至四十而仕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為學與入仕之次第也故學以五十為斷至五十而老至不學矣故曰善老之禮自五十始也知三十並有至學無遲此義甚明不足疑五人學以後必間一年考校之故曰三年五年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開約有二十餘歲此考校之年與為學之年又不同

子所雅言節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與俚俗週別謂之雅語詩書固如是即所執之禮文亦如是此與祭遵雅歌卜式雅行襄祭雅步何武傅雅拜一類鄭康成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避諱此第舉雅言中字言一節耳若孔氏所云正言不止于是又正義謂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此又一人必師古之說

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今言文不也則章文與二字同義

字是當時成語然不得其解即邢氏疏義亦但以無文解之曰吾之無文與人同而已矣仍不明白為何等語及觀晉書

變肇作論語駁有云燕齊之間謂勉强曰文莫則明明有文莫二字為成語實証又陳際泰論云方言俾莫强也凡勞而相勉若所云努力者郭曰俾莫勉强也成語亦謂勉勉强之意故曰文莫與吾亦猶人猶言吾亦努力但勉强無曾以觀躬行之君子則雖欲得之而猶未其此文莫無也作得解者然莫與無則又轉一話耳（原注：校讀文心雕龍有云莫二字通文云云）

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為而治是也若

貌視天下言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聽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為之學非聖治矣移衣敷琴可

貌視天下可貌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遷忠賢立四輔羣

下勤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

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

賢才化無事主遵典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王元論衛云堯治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

而不與皆是遵依儒者如此

為而治之本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皆之

大哉孔博學而無所成名鄭康成謂此邦之人美孔子博學不

子語

成一名故天子以謀承之所謂不

故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惟不

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試自明中此今人德不及休徵而言學則固弄自用勤矣

作勤能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

成名上下一貫全無委屈六季時儒者其說經明晰如此

古意豈亦取是文一再思之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意且亦非

漢儒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

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反經之語實始于此其後相習成說

者為師傳然皆本夫子是語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

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北周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平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孟

子論

季儒說相仍不改惟唐陸贄論替換李楚琳狀有云權之為

義取類施為衛者拜也權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

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若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

智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此不遇一時一

人有為之言且權其本論以權衡立義亦正是相反之物偏者

平也錘者垂重之器也然不垂重則衡不得平衡平正也錘

者偏物之物也然不偏椅則衡不得正正謂垂重偏椅所以求

平正則可也謂錘即平正非垂重偏椅之物則不可也若謂

權衡是錘是錘即衡矣故准南子曰溺則捋父祝則名君勢

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

惟以捋父名君為非常之事故惟于溺與祝時一偶施之

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離固娀詩反是不思雖塵及矣

皆未之思也之詮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大長短

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灌鍋以魚

涜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

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

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貴相成

處見思反之意

不時漢名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

食

鄧皇后詔引論語穿堀蕭芽鬱蒸强鰲味無所

至而天折生長此皆指蔬菽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鬻蓼子

謂此節以經解經當如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暮之餔

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物故舊

注以朝夕日中為三時而由此推之則如內則春多葱夏多

韭秋多辛冬多薤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宜厭鱠膚

腥秋宜牆羹膚腥冬宜鮮羽膚腥類又如膚春用葱秋

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此為三解蓋飲食之節原是禮經

以禮解禮以經解經應幾無悞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則是寢衣即袛被此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

故曰既是衣字必有衣形則大不然古衣字即是被字康誥

袛周禮注袛讀為振振摯之振振猶救也振救古今字

袛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

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

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袂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

故兩節連記之

或曰既是衣字必有衣形則大不然古衣字即是被字康誥

紳圍五德言節　孔安國曰紳是束帶之大帶也言紳束帶而已不可以加

德行

申束其帶有餘垂下為飾

卻服袖紳喪大記云徹褻衣加新衣舊注徹去褻衣而加

新朝服于其上正指君來親疾一節則是禮固有之故鄉黨

雖記夫子禮儀而通禮亦然如曲禮上侍坐于君長君問

不妄稱稱父命稱君命入公門禮弓羔裘玄冠不以弔用友

死於我子磧玉藏有疾風迅雷大雨則必變瓜祭上瑗君賜

之食食命祭然後先飯舊注羔裘豹飾緇衣以豹之狐裘黃

衣以狐之狐裘則子朝服立于阼士喪禮寢東首于北墉

也郊特牲鄉人舀孔子朝服立于阼士喪禮寢東首于北墉

下類

聚食菜　孔註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曰祭瓜祭

瓠瓜祭

世為欲食者按玉藻曰唯水漿不祭以瓜為祭本薄祭之

上環以其切圓也觀此則瓜祭有名者故與瓠食菜羹連言之若云雖菜食菜羹與瓜之祭

謂皆薄祭耳

德行史記弟子列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

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飾本統記七十

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人也陳一時顧沛焉得

奇才異能皆與其門可以分門列部如此況此時伯牛閔騫

輩俱不可考即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為季康子所召

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

在顏淵後者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髮盡

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

十一歲早死傳案謚本易是二歲坊本誤作二字今依
歲顏淵死集解正義本云顏淵卒時二十一歲史記孔子年六十一
六十一若二十二歲則孔子年六十二矣

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二十加三十一在
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五十六爲司寇行攝相事是年卽去
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所云不必言者
此也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
死已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卽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諸書
知其間原有譌者顏淵之死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
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
間自此適衛適陳凡兩往返而復至于衛實爲哀公之三年
是年夫子已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
遷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然而是年當陳
蔡之厄衛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兕之歌獨顏淵能解之
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卽自是以後自楚返衛
自衛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
夫子六十以後七十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句句見行事且散
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俱載年月則
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
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
年其間舛錯所爭確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弟子列傳所云少
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而史記一傳爲家語又一傳
寫遂不能辨向使改三爲四則顏淵前後齟齬俱無所誤而
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卽在顏淵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
宋之亓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
歲矣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
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顏死在七十
一歲先後相距卽值一鯉死之諭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
可讀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王肅不必疑矣若關
里志載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時哀公十二年則考究不精
誤遞一年而明儒薛應旂作甲子會記載戊午年孔子六十
九歲伯魚卒顏回卒卽欲記魚死在顏回前而無所考証妄爲
增載且沿闕里志并孔子年譜之誤如此又何足記也

按春秋定十四年爲衛靈之二十九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
子出奔宋至哀公三年爲衛靈四十二年衛靈將卒南命立
子郢子郢辭之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曰
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乃輒逋立而晉卽納蒯聵于戚戚
者衛地而衛人拒之是時夫子適返衛其子弟子路子貢
高柴冉又適俱仕衛衛侯欲得子爲政故有此問然考其時
晉納蒯聵在衛靈告卒之後尚未告葬卽或夫子至衛時在
告葬後然春秋列國例書葬卒盖無書告葬卽告喪及竹王人
廟諸文其隨靈與否非所預知如謂既葬之後卒哭作主必
將遷靈于禰廟而奉祀之故不父順而禰祖則卒哭作主但
祔祖廟必三年吉禘號高別寢然後遷新主于禰此時之禰
猶是靈公所祀之廟公也在寢無禰名其不必正名固也且
夫不父其父者非謂其纍祖而易以名也從來祖孫傳重不
礙祔名成湯既崩大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爲
湯後然不爲無父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則桓王嗣立楚滑
父而作平王之後然不爲不子故鄭康成証儀禮有受國子
曾祖者謂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則孫受國于祖若兩世
有故不立即受國曾祖是以國君傳重有稱爲父後者有稱
爲祖後者有稱爲曾祖後者大既稱爲後則必越祖父而直
繼之誰謂祖孫相繼便屬非分蓋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
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嘗考周制
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工史書世昭書其世系而次第之
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于宗廟之禮則有
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皆以天子諸侯立高曾祖禰
四親廟所云顯考皇考王考以及考吾大祖禰四親先有
其名以立廟而廟各一定則又隨後君之入而隨予以名假
如入考廟而爲皇考者則皇亦名禰僖儀嗣閔卽禰閔雖兄禰
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爲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卽禰平
雖越太子與父勿忌也然且出此名順春秋名反此名逆孔
說是也孫乎此卽名故公羊名此豈人之無良忘尊親而
廢禮教哉以爲廟有定名難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
也乃以不定之名處之以一定之實而名仍有定世信以爲
孫既禰祖卽稱祖爲父也故太甲尊湯而卽位以禰成湯然

書稱殷見殷祖其爲殷名如故也知王薨不王于廟事也事
子出奔未至衛公三年爲衛靈四十二年衛靈將卒南命立
子郢子郢辭之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曰
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乃輒逋立而晉卽納蒯聵于戚戚
者衛地而衛人拒之是時夫子適返衛其子弟子路子貢
高柴冉又適俱仕衛衛侯欲得子爲政故有此問然考其時
晉納蒯聵在衛靈告卒之後尚未告葬卽或夫子至衛時在
告葬後然春秋列國例書葬卒盖無書告葬卽告喪及竹王人
廟諸文其隨靈與否非所預知如謂既葬之後卒哭作主必
將遷靈于禰廟而奉祀之故不父順而禰祖則卒哭作主但
祔祖廟必三年吉禘號高別寢然後遷新主于禰此時之禰
猶是靈公所祀之廟公也在寢無禰名其不必正名固也且
夫不父其父者非謂其纍祖而易以名也從來祖孫傳重不
礙祔名成湯既崩大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爲
湯後然不爲無父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則桓王嗣立楚滑
父而作平王之後然不爲不子故鄭康成証儀禮有受國子
曾祖者謂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則孫受國于祖若兩世
有故不立即受國曾祖是以國君傳重有稱爲父後者有稱
爲祖後者有稱爲曾祖後者大既稱爲後則必越祖父而直
繼之誰謂祖孫相繼便屬非分蓋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
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嘗考周制
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工史書世昭書其世系而次第之
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于宗廟之禮則有
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皆以天子諸侯立高曾祖禰
四親廟所云顯考皇考王考以及考吾大祖禰四親先有
其名以立廟而廟各一定則又隨後君之入而隨予以名假
如入考廟而爲皇考者則皇亦名禰僖儀嗣閔卽禰閔雖兄禰
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爲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卽禰平
雖越太子與父勿忌也然且出此名順春秋名反此名逆孔
說是也然且出此名順春秋名反此名逆子孔
說是也孫乎此卽名故公羊名此豈人之無良忘尊親而
廢禮教哉以爲廟有定名難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
也乃以不定之名處之以一定之實而名仍有定世信以爲
孫既禰祖卽稱祖爲父也故太甲尊湯而卽位以禰成湯然

蕃昔來之欲然不能易其說也其所存者史切四五百字
極言隱陋處實同異頭緒之辨參證悉皆有分剖其文甚
舊則是稱名之名歟是一節而百凡事爲無非是名如禮八
名不以國以國則嫌名是名不可言王恭傳云臨有兄而稱
太子其名不正宜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
若百事之名無氏謂舅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是過禮也雖名爲孝而不可明言以爲法故禮不興後漢許
宣子兒爲博士所毆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雍有云孔
子云必也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乎禮樂
與刑罰者兒春秋以義正名凡刻國與師如討賦服叛寇
報怨之事皆須有名故宜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之侵僖
四年齊侯蔡侯楚屈皆時稱其有名而權弓吳侯陳去差謂行
人儐曰師必有名人之稱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
關于正名者尤急者夫子返衛則適當衛人拒輒攻此構
兵之際而亲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
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若名不正以下則又汎言百
事之名以折之蓋拒父一事第使隱惡不可名言耳
或謂拒父與師其不正之名顯然在人有何疑議而猶待爲
之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名言之未易定者當哀之二年
出公既立而是年是月晉卽以趙鞅率師納蒯聵于戚衛人
以爲蒯聵不子既得罪先君而又乘先君未葬與師入寇義
不可納故書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爲輒不當私厠到
心納父不拒盖古有承祚祖之文且廟制昭自爲昭穆自爲
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敖梁于蒯聵納戚稱曰納
者內辱受也如受父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受以尊王父也公
羊于齊國夏齊石曼姑圍戚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
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宗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
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于子也是以子事父事
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立君是王事蕭父
而拒父正是君故當時衛人群然以拒輒爲能事其拒輒也
并不曰爲輒拒父而曰爲靈公拒逆孫立其弟子皆以爲然

為十取其一則徹之為通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
下諸通字立義已耳
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所云非吾謂真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私不
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以罪吏且春秋
左氏公穀與孟子則皆周人況孟子即繆也孟子云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云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
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獲
有差等故云通敏註孟子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日貢
畝者徹通十畝以為賦日徹貢助徹通其名雖七制之說各以
貢則一出此與春秋傳孟子及諸儒之說又不同
樊遲未先教諭日樊遲未達未達知也謂知當不止知人也舉
直錯枉能使枉直知人若是其大也毋易易觀也遲向子夏述
其語仍疑知也謂知必不止舉錯也當哉言乎富者廣也大
也仍日舉錯知是其大也毋易易觀也蓋遲本仁知童問而未
達以後則專問知故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從無知可
妨仁仁足全知之說學問多對待總不相妨愛不必礙惡惡
不必礙錯原未嘗于仁知各見處設謂停也若謂不仁者遠
便是說仁毋論行文偶及不宜錯認九經親親非親親為大
之親而即以兩賢論一則未達者妨仁也必并已所未達者
而亦忘之而舉曰問知一則所問者問知也知鬼如神便能
知問知之外必不止問知而當復有仁一遇于冥頑一遇于
神靈一則忘已在一則識未來恐二賢生質其相去不至如
是
先之勞
之意
先之先民也勞則勞誰乎先仲氏曰經凡之字俱有所
指孔安國解此謂先導民以德使民信之夫然後從而勞之
則兩之字俱屬民解且此是軍門習語如夫子贊易曰說以
使民民忘其勞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也若無倦易
是一意先勞是不迫于始無倦是不懈于終二不倦歸一不苦于民二不怨于己更不必兩作粘合說亦甚委
但孔氏于無倦節則又屬先勞解謂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且
舊解亦多如此如晉武帝泰始四年下耕籍詔有云先之勞
之在于不倦可驗
公也正
名乎
正不父其父而稱其祖竊謂其事可疑有未易遽論定者

子貢使吳子路結纓悟不爲怪故子路子貢並有爲衛君之問惟夫子隱以爲非在爲衛君意風其退讓在此章則示以正名所謂正名皆正欲衛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益輒固未嘗受命于靈公省也據春秋靈死之歲曾謂子郢曰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然其時又曰君夫人在堂三槨在下君命祇辱此言君立後當以禮與大人卿士同之今子君命私命耳祇取辱也是當時立郢之說尚是私命更無他命輒可知及靈卒而夫人曰君命郢爲太子郢不受曰君沒于吾手若有命郢必聞之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既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于是以已意讓蒯于且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蒯則所謂輒受王父之命者毋亦有未然者耶則所謂輒受王父命不當受父命者毋亦有未確者耶則夫爲先君拒逆王可廢親國亦可廢家若毋亦有可疑而不盡信者耶大如是則師出以名拒父與其不可謂之拒父之師與此皆夫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旅明白然後能立石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槨皆未與聞豈有南子不受顧而曼姑反受顧哉此固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爲飾之非實錄也益衛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劇賊入戚而衛人拒之其相持之久至十二年所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衛則此時名義未決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誠是要事此則度之時當之勢質之義理証之諸經傳而斷斷不來者夫子爲衛君章從來亦不得解但以父子爭國與兄弟讓國相比較雖窮人猶知之何待由賜正以王父命與父命比較王事與家事比較則急難明耳蓋齊受父命輒受王父命輒未嘗異齊也衷遵父命職不遵父命是職實于虎也衷讓齊亦讓是讓當位職也職亦爭是爭不先在輒也況以齊之讓祇重親私衛君之爭實爲國事蓋視不敵王室不啟國萬一衷齊並去而二人相對惟恐國事之或誤而稍有怨心則必爲衛君而不謂其並無他如此則二賢之間兩絳對而解悟提王答隱諷極爲可思然且二賢終不去衛一爲之使而一爲之廟則當時之爲輒而拒曠爲何如者況衛人也

子貢曰諾語有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此言天子諸侯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以外議民政內議國典神事者然祀之事即典禮也又云白卿以下合官于外朝合宗事于內朝此言卿大夫家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外朝合宗事于內朝此言卿大夫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以外朝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化家政于內朝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政焉則是季氏本有朝季氏之朝原可以議國政并議家事而爲之家臣者原得詣私朝而與之議政議事然則夫子何譏焉曰遺其議事之久也蓋朝見日夕見日夕見則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即多事矣故再子推以政而夫子直指之曰其事也若果政則吾亦備將聞暫聞之不得而議之若是之久乎此明白正大之語並非寓言先仲氏云魯公事不私謀公家不謀家不言大夫之外謀家謀也舊說原以說字作悅字解集註所用固是但說字作悅字解集註所用固是但說字作悅字解集註所用固是但

黨也留今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卽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世有以事証前而必不謬若此等是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恥其言而過其行非恥言也恥言之過乎行也若恥過對待卽言何足恥行何必過按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懼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于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卽論語亦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衣冠而不整然身恥其言之過乎逮也皆恥言過恥行不及愚愚可振何獨于此而殊之

作者之意吳人也有云伐見處士巴郡黃錯凍賜任棠年皆老耄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終處不反同夫作者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此言最錯之當公也吾于人何毀譽哉將欲譽之必先試之包咸曰凡有所譽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是何也則以此民也夏殷迄周凡三代矣其所以直道不回行之至今者正以舉賢無阿私也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也後漢宋平關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天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爲趙魏老而不任爲滕薛大夫夫忠恭之人持心近厚鮫鍛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舉之之故也盧卽試也劉昭註章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明賢皆處勝選練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

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亦皆引此作用人解

子曰公叔文子考者殊衛大夫典無名公孫枝者惟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有秦大夫公孫枝會鄭孟明左氏稱其爲子桑之忠者子桑卽枝字也若公叔文子則傳稱公叔發並不名枝及後見憲註引世本有曰衛獻公生成子青當生文子拔故一名發始知枝卽拔之誤枝與拔字形相近拔又卽發之誤拔與發字聲又相近也

知及章章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云之義是也下

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支理按貴不可移易其言甚與大學治國在齊其家之旨同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世有以事証前而必不謬若此等是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恥其言而過其行非恥言也恥言之過乎行也若恥過對待卽言何足恥行何必過按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懼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于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卽論語亦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衣冠而不整然身恥其言之過乎逮也

張後漢張覽傳區區兩郡以盭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宮言
九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中舊註包咸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
天祿所以長終也何晏云文無大禹謨咨嘆辭二十二字不
知在何書何篇至孔壁書出始見其文在大禹謨且論語引
書每散訓其文聯綴數處此與孔壁大禹謨中原文大異且
實非虞書堯曰之本故包子艮註雖貴解而實是也閻潛丘
云四海困窮是微辭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令其困窮天
祿當期其永終雖與子艮說亦稍有異見而其旨則同益天
祿永終則斷無作永絕解者潛丘嘗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
與午以後始解永絕此正古今升降之辨如金騰惟永終是
圖周易歸妹象謂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永終二字原非惡詞
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禍胤流于子孫天祿其永
終矣魏謂暴勝之日樹功樹名永終天祿掌賢匡衡
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臺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
天祿凡用此語者無不以永長爲解自新莽以後魏晉五代
皆用堯曰文作禪位之冊而策書引經而後朝異此考之劉
史而昭然者漢獻禪位于魏閻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漢武立子齊王門
鄭冲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
天祿皆作永長解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漢誠天祿永終
之璽禮位文皇帝文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于己深觀厥
數入在臺躬固謙禪位于晉而嗣後朱齊梁陳其文一轍皆
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于爾
允執厥中讀刑于前典以副吳天之望于是皆以其中爲厥中
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邦位絕天之辭而于是策書改
卽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而註
其書者安可姑置之不一察也

子小子 按墨子兼愛篇亦引予小子履語句爲湯說文而孔安
履前 國註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詞若其論萬方有罪四句則
與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罪
在予一人諸句正同是湯誓原有之確証不然安國註尚書
不知命無以知命卽易傳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陳降伯
或君子也

作稽疑引韓詩及董仲舒對策爲解此眞漢儒有師承之言
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
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之心謂之小人受命于天固超
然異于草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
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兼綬刊

學海堂
四書賸言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氏壁中有兩子張謂出堯曰章後子張
問從政別爲一篇則未有一章可作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
篇未必是從政章也若齊論語又有問王知道一篇合二十二
篇似亦并子張一篇在內但問王知道四字相襲不合亦必間
王一篇知道一篇其曰一篇者亦誤也當時安昌侯張禹能通
古齊魯三家論語以校成帝則在漢末尚未亡至西晉何晏爲
魯論集解然後古齊二論漸不可考耳

大學不分經傳雖夫子出言成經然在漢以前多以傳稱如易
繫詞稱大傳象詞象傳稱象傳象傳漢武謂東方朔曰傳曰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則論語稱傳卽孝經已稱經而成帝賜翟
方進冊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亦稱爲傳可見
漢藝文志有中庸講義一卷猶後此者也

論語子謂仲弓章以犁牛之子騂且角爲喻按仲弓冉雍之字
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行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
王充論衡謂母犁頑騂無害犧牲瞋豁清不妨奇人惡惡禹
聖叟頑舜嚚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周傑超倫孔墨祖
愚已罄聖賢見以犁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殊爲可怪但
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慷通壻典必非漫然無據而爲是言者
先仲氏曰伯牛名耕耕與犁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
名犁字子牛以耕卽犁也則伯牛本名犁其曰犁牛之子者但
言咿牛以暗刺其名與氏所云色雜旁見也若然則仲壬此言
似亦無可信者通人多怪語以世之隘者或疵耳

冶媼客論無錫陳公懋云論語斯知仁矣仁字是人字與宰我
問井有仁焉之仁同皆是以字音致誤即周易繫詞何以守位
曰仁見以道偶古本作人字亦此類

班昭上疏云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則漢時論語本必
有多於從政三字者且于本文較明白或云是古論齊論非魯
論本然亦未可考

家語于論語其未得之也思弗得之多弗字王符潛夫論于愛
日篇曰孔子病夫木之得也思不得之與家語同

論語貧而樂富而好禮坊記引子云作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多
好字竊在史館益都公藉言入直時有言臣進頌以貧樂好
禮對句不敵傍一臣引坊記正之衆不語獨
今上云不然史記弟子傳與漢石奮傳後漢書崔駰傳皆
而好禮比偶悉敵未嘗不對也羣臣皆伏地哄吾不能起
註疏引孔安國註亦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論語人不知而不慍孔疏原有二義一是不知學一是不知我
今人但知後說似于本章言學之意反未親切何平叔云凡人
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其云有所不知者言君子易事不求備也蓋獨學共學教人以學皆學
不怒者猶言君子易事不求備也蓋獨學共學教人以學皆學
中事夫子一生感學不厭教不倦自言如此見玉藻節門弟子言如
此華節後人言如此見玉藻節故首章卽以此發明之
相傳明莊烈帝入小學時問司禮官何謂子程子答曰子者尊
之之詞曰何不曰子孔子司禮無以應按公羊傳于沈子曰註
曰沈子稱子冠字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若國
語史伾王孫雄行成于越范蠡不許雄呼曰子范子又曰子范
蠡而亦加子字古人偶稱謂原無定解
大學學之小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小學躐小節業小道大學
學乃天子世子之禮其學在師氏虎門之
小學時司禮官何謂子程子答曰子者尊
小學者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在年
十三入小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學于家塾
古者

國風既遺孟子則尤與不可碱井田王遂子尹吉甫筥子義合彼皆栽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況慨必以倫母不安室與父不愛子何足比擬且詩有劬勞劬勞諸字則尤非沉指大凡經傳勞字俱作困劇解如孟子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論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皆是困劇其子故內則則直曰父母怒不悅而猛之流血不敢疾怨爲勞而不怨之解分明可驗若不安室不安則有之矣勞則未也

孟子或問乎曾西按經典序錄謂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即曾申爲曾子之子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長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

孟子順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鬬伯奧之風者會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衷惠之操無以尚也南史稱任昉能會夫不取懦夫有立志

孟子今茲未能趨註今年未能茲字即年字間潛臣云杜元凱左傳註以茲作歲解古詩爲樂當及時安能待來茲來茲來歲也即吕覽有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語明以今茲爲今歲可驗

孟子五等之爵以天子當一等則與尚書列爵惟五之文不合豈有天子自列爵而列己位在內之理故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以子男分二等而天子不列數內其于諸侯之六等亦去君一位而列五等雖王制後起然較孟子之文稍爲近理不然班祿之制孟子以天子之地方千里與公侯伯子男明分四等而尚書分土惟三止列三等則正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分土之三何曾有天子在其中乎則班爵不猶是乎

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即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阸地涂巷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鹵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今既云班祿則祿出于田當紀實數焉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强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親曾欲使慎子爲將軍章帶公之封于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疑當是百里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間知地即是田耳

論語則以學文號立方云此文字是字字並非詩書六藝之文文字畫也吾猶及史之闕文謂字亦亦然此如孟子志壹則動氣蔡傳蔡仁之言壹明天子之禁皆註作專壹可驗其或作一二之一如毛詩壹發五豝者通字耳

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此壹字是純字倘書康誥曰遠戎殷言滅大殷也故中庸註云遠如殷商人言殷墅如衣今有衣娃者殷之畜也若戎殷則與泰誓稱戎商正同

中庸衣錦尚絅此邁詩也但詠自通襲作褌云藻云褌爲網蓋夫人臨嫁則在室加錦而覆以褌衣其意實所以障塵今遇雨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再耕歌具芳以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痲又茅芬草可療痲見刻子生于陵屯則陵陸爲又埴墝之衣註

孟子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今以作字句興字連下讀但漢讀皆不如此趙註謂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又離騷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註大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知句者漢儒句讀與後不同多此類

孟子百里奚事起岐註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實己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爲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戾虎之歌曰百里奚新娶妻五羖羊皮是賸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媒惟客貨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

孟子放飯流歠出自曲禮無論飯解又不同古之禮飯必興人共餕而同一器不用匙箸以手取之故飯黏著手則不得不流歠出自曲禮無論飯解又不同古之禮飯必興人共餕而同一器不用匙箸以手取之故飯黏著手則不得不流歠而放于本器之中當棄除于餕餘之數矣武論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東修其明何必又行躬自東修何能躬之而上乎

孟子鬱陶思君爾速故註引檀弓人喜新聞舊與鬱陶作喜解此與

亦即此官官名

大學右有一个臣何書作一介臣介个通字左傳襄八年不使一个行李註个一本作介可驗基个與箇同荀子賦矢五十箇國語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

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趙註此如孟子志壹則動氣蔡傳蔡仁之言壹明天子之禁皆註作專壹可驗其或作一二之一如毛詩壹發五豝者通字耳

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此壹字是純字倘書康誥曰遠戎殷言滅大殷也故中庸註云遠如殷商人言殷墅如衣今有衣娃者殷之畜也若戎殷則與泰誓稱戎商正同

中庸衣錦尚絅此邁詩也但詠自通襲作褌云藻云褌爲網蓋夫人臨嫁則在室加錦而覆以褌衣其意實所以障塵今遇雨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再耕歌具芳以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痲又茅芬草可療痲見刻子生于陵屯則陵陸爲又埴墝之衣註

孟子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今以作字句興字連下讀但漢讀皆不如此趙註謂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又離騷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註大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知句者漢儒句讀與後不同多此類

孟子百里奚事起岐註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實己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爲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戾虎之歌曰百里奚新娶妻五羖羊皮是賸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媒惟客貨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

孟子放飯流歠出自曲禮無論飯解又不同古之禮飯必興人共餕而同一器不用匙箸以手取之故飯黏著手則不得不流歠而放于本器之中當棄除于餕餘之數矣武論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東修其明何必又行躬自東修何能躬之而上乎

鬱陶思君爾速故註引檀弓人喜新聞舊與鬱陶作喜解此與

象喜亦喜正合然未得其義及攷潮雅云鬱陶喜也而常棣註此則直引孟子鬱陶思君爲証始知舊是正義合鬱陶二字作解不止陶字也唯張揖廣雅曰尋也憂也則又兼憂喜二意爲言故後有喜極未伸之解大抵喜憂不能舒結而爲思故楚詞豈不鬱陶而思君今舊注詩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連思君爲詞而謝靈運詩嘆鳴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則直以悅豫鬱陶並出所謂見則喜不見則鬱也此閻潛邱爲子言者

孟子不日成之按本詩鄭箋謂不日不與設期日而成之此與國語引此詩章昭註云不日不課程以時日正同其云成之者非謂己成謂由是以至于成如國語其日不廢時務侯田時之際而于以成之是也大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箋厚折于節解罷枝也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苛羨而抑搔之鄭註勿猶掐即按摩腫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大人屑爲故曰是不爲非不能觀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註按摩不爲非難爲可驗

孟子稱五霸趙岐註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僎儒之言若周時則不然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謂之五霸此蔵國時所定與後儒不同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逐霸西戎語未嘗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見吾商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于桓文爲盛就當時盟會較量優劣爲未合矣公著唐人其言亦不知所據

孟子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按左傳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而御公者公孫丁也初尹公佗會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而曰射爲背師不射爲義射之禮前面還尹公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以其師之師也乃反還而射丁丁授公矰而射佗佗中佗臂其事如此則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尹公佗也其中或射或不射即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此類

論語子不語怪亂力鬼神云攷論語述而篇子不語怪力亂神包咸舊註但稱伯子則必姓子桑字伯子者故宋胡氏以爲疑或有之萌家語記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于牛馬則蕩檢踰閑不止大簡矣恐伯弓所引又未必即論語八佾舞于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即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即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記慶父叔牙季友三人既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爲季氏專廟凡此皆漢言居宋諸儒無一解者子子來此在孟子前春秋時有明註者

孟子爲長者折枝趙岐註折枝案厚折于節解罷枝也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苛羨而抑搔之鄭註勿猶掐即按摩腫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大人屑爲故曰是不爲非不能觀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註按摩不爲非難爲可驗

孟子稱五霸趙岐註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僎儒之言若周時則不然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謂之五霸此蔵國時所定與後儒不同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逐霸西戎語未嘗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見吾商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于桓文爲盛就當時盟會較量優劣爲未合矣公著唐人其言亦不知所據

孟子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按左傳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而御公者公孫丁也初尹公佗會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而曰射爲背師不射爲義射之禮前面還尹公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以其師之師也乃反還而射丁丁授公矰而射佗佗中佗臂其事如此則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尹公佗也其中或射或不射即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此類

論語子不語怪亂力鬼神云攷論語述而篇子不語怪力亂神包咸舊註但稱伯子則必姓子桑字伯子者故宋胡氏以爲疑或有之萌家語記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于牛馬則蕩檢踰閑不止大簡矣恐伯弓所引又未必即論語八佾舞于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即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即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記慶父叔牙季友三人既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爲季氏專廟凡此皆漢言居宋諸儒無一解者子子來此在孟子前春秋時有明註者

孟子爲長者折枝趙岐註折枝案厚折于節解罷枝也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苛羨而抑搔之鄭註勿猶掐即按摩腫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大人屑爲故曰是不爲非不能觀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註按摩不爲非難爲可驗

孟子稱五霸趙岐註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僎儒之言若周時則不然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謂之五霸此蔵國時所定與後儒不同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逐霸西戎語未嘗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見吾商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于桓文爲盛就當時盟會較量優劣爲未合矣公著唐人其言亦不知所據

孟子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按左傳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而御公者公孫丁也初尹公佗會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而曰射爲背師不射爲義射之禮前面還尹公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以其師之師也乃反還而射丁丁授公矰而射佗佗中佗臂其事如此則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尹公佗也其中或射或不射即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此類

毛檢討四書賸言

意

孟子瞍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舊註古紀世本繇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薨與文公之父定公相值其以後世遊諛改爲定元爲文者若之仕句則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當出公轍時亦曾至衛但出公並不與往來宋孫奭疏謂仍是盡心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二十八年孔子來除之如爲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公

字是可不信孟子之信反信史記惟趙岐註衛孝公以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邵鄭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

孟子則變置社稷孫氏疏謂變者變其主也蓋先王立五土之神配以爲社立五穀之神配以爲稷及勾有七年之旱遂以乘易柱此謂之變置謂變其主而置之非毀壇壝也第顓頊至周水旱不一而易配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爲據者

論語君子務本六經本字原是朗白且有顯然務本二字自爲註師者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則務本者正務此草木之根株江海之大原也此經之自爲訓詁者也何改註爲

後漢杜篤傳曰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未雖頴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班昭女誡七章有云禮八歲始教之書誦小學也此引周官文柳子厚詩小學新翻墨沼波小學是字學

孟子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此最異事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得通稱大夫如陬邑大夫如陬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註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註故不識耳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氏臣卽孔悝家臣也新登于公

滕文公問孟子始定爲三年之喪豎畿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喪者往讀

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在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為宗為創見而夫子又云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遂即位冕服出命合諸侯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僖公平初即位即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為訓而滕文奉行即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皆是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無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孫不行悼先施違授受愚慮有詞而世猶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已以聽于冢宰三年與論語同惟檀弓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何書大傳作君薨與王世子聽于冢宰此必古制遺文有各見者

論語以君薨答高宗事此隨舉相應以天子諸侯本通禮也崩即是薨非妄語也孟子稱舜卒鳴條文王卒畢郢而何書且稱舜陟方乃死何也且爾雅崩薨無傷卒殂落殪死也郭註曰古者死亡尊卑同稱也豈非脩薨本相通與曰禮有周制有商制夏制惟唐虞制未定故尊卑同稱郭璞所云古者正指唐虞以前言也若商周一有定制則必如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鑒不可易此如祇我也古君臣皆稱朕孟子梁亦稱朕簒驕屈原亦稱朕至秦制定之為天子之稱則不得朕矣故定制之後天子諸侯及有時降稱如周本紀王皆稱崩而獨屬王曰死于氓春秋書天子崩公薨極嚴而于列國諸侯則又稱卒此如二世皇帝亦曰奈何不告我不立處舜野死文王卒畢郢可藉口也

春秋平王崩公羊傳引周制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而范寧卻引其文註穀梁（天公卽明曰周之制也則與周制矣

三家者以雍徹雍是武王祭文王之詩故中有既右烈考亦有文母句若魯之歌雍則以魯是宗國當祀文王為大宗所自出因立文王一廟名出王廟其祭文王時亦從而歌雍固也乃李氏是宗卿亦當祀柘公為大宗所自出而不知所出之廟亦立柘公一廟名出公廟是十祭柘公時亦歌此詩蓋但知祭所自出而不知所出之

有不同也至雍詩小序則又誤註曰禘太祖之詩夫禘太祖則當頌太祖以下先公功德而祗稱文考文母於義不合考其誤則正以魯之歌雍為祭大宗所自出而不曉宗法疑凡追所出以大禘當之是但知追所自出之斷是沁是不王不禘之祭遂以大禘當之又不同也考喪服小記大傳原有三所自出一大禘一大宗一庶子王明烈三等而從來註禮者皆不能曉且卽此雍詩而序之者以自出之誤而升後王之詩於先公僭之者又以自出之誤而降先王之詩於後之襄公明堂在魯地而後魯有此卽出王配帝所也古明堂之制原為褻帝而設自黃帝以來唐虞夏商俱有之但褻帝必有配后稷既配天於郊而文王當之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頌我將詩小序所云祀文王於明堂則配帝之祭也特魯本侯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祖文宗武非魯宜有而獨文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國不祖而宗則特立周廟在祖廟之外而又以文當配帝時設明堂為出王配帝之所蓋天子二郊既祭昊天上帝而於明堂則兼及五帝原是後禮故明堂九室祖以中央大室與東西南北之大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方明者上玄下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一木主也故天子祖文而王於明堂而魯則得以六宗宗之天子以歲祭禮上帝於明堂而魯亦得以四時迎氣五方褻帝十二月聽朔降及之蓋周郊在二至而魯郊祇在孟春所殺等秋報享錫京明堂並配文武而泰山明堂則祇配文王孝經所稱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專指此泰山明堂而言也

夫子為衛君不知如何為法據公羊傳衛輒之拒聘遵王父命輒之拒聘遵王父命也可為也立國典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輒拒聘同盟伐晉而晉乘衛靈初死用陽貨據左傳則衛靈譎詐不君定同盟伐晉而晉乘衛靈初死用陽貨計挾蒯聵以伐衛喪則伐曷嘗當拒借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殯聵亦定無拱手而讓之者是不可不拒況晉為唐衛為康叔之後同為姬姓共伐衛雖似干齊魯安得而干之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原有似乎為衛君者矣又可為也據此二義而夫子在衛為拒晉親父之事為拒其親父也何以見其

遺逸士論語記夫子稱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而伯夷之怨卒以終其身則伯夷之怨不止一事矣孟子又稱伯夷隘與不恭則伯夷之行不止一節矣孟子又稱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則伯夷之交不止一人矣孟子又稱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則伯夷之視聽不止一事矣孟子又稱伯夷治則進亂則退則伯夷之出處不止一時矣孟子又稱伯夷橫政之民不忍使則伯夷之使民不止一類矣孟子又稱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則伯夷之居處不止一方矣孟子又稱伯夷餓於首陽則伯夷之餓不止一日矣孟子又稱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則伯夷之志節不止一端矣孟子又稱伯夷聖之清者則伯夷之清不止一體矣孟子又稱伯夷百世之師則伯夷之師不止一人矣孟子又稱伯夷聞風者則伯夷之風不止一代矣孟子又稱伯夷之行則伯夷之行不止一事矣孟子又稱伯夷之德則伯夷之德不止一善矣孟子又稱伯夷之心則伯夷之心不止一念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謂則伯夷之所謂不止一語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為則伯夷之所為不止一為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樂則伯夷之所樂不止一道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醜則伯夷之所醜不止一物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好則伯夷之所好不止一端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惡則伯夷之所惡不止一人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非則伯夷之所非不止一事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去則伯夷之所去不止一國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薄則伯夷之所薄不止一利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輕則伯夷之所輕不止一身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重則伯夷之所重不止一義矣孟子又稱伯夷之所貴則伯夷之所貴不止一

傳趙岐註尊老之賴曲禮六十曰老

陳自曾按曰古經文是經註是傳皆是兩書無有分割一書作經傳者如易經有易傳周氏傳京房傳是也書經有書傳伏生大傳是也詩經有詩傳毛傳鄭箋傳是也春秋經有春秋傳三傳是也周官經有周官傳李氏獻周官傳四篇是也自仲長統不曉傳是註因有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

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按周官職方氏九鎮河南日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與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並同地理志北嶽恒有異

樊遲請學稼朱鹿田曰莫是如后稷教民稼犂田以稼穡治民否及親包咸舊註則直曰遲將用稼以教民則世亦原有見及者遲以為世好文治民不信從不如以本治治之此亦時近戰國幾幾有後此神農之言之意特非盡耕耳然而小人之用矣古凡智稼事者皆稱小人尚書無逸篇知稼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洪範甲誓民間日舊為小人高宗與農人習處曰爰暨小人孟子曰盡耕者小人之事此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身已為小人而不自知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之益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古者學字即教字為教而學故教亦名學學周禮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註園即藪師所云場圃可樹菜蔬果蓏治民之事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朱鹿田曰此從親意是孝也孟僖子為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體者必從之違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學禮焉其所云何忌即懿子也本小鈔子適宋問孝則使之從親即是學禮而特是未經顯揚則與孟莊之不改父臣不改父政明明指出者覺有未盡故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如此則上下通貫前後一轍矣

不違與幾諫章又敬不違同即順也中庸順乎親孟子不順乎親皆此義蓋以禮事親即是順親

子僕注論語問仁是實僕仕者其僕子爲子僕注論語問仁是實僕仕者其僕子爲子僕注論語問仁是實僕仕者其僕子爲

年始反魯其非魯已可知矣若莊子謂是宋地則宋無邑且未有一過宋而桓魋匿人遺南蒯者或慕史記謂必當是衛邑然舊說謂陽虎曾蔡匿人而夫子貌與虎類因有此難則陽虎不得纂衛邑

按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李氏雖在魯不得專制凡適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踰其地其今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侵鄭時匡本鄭邑必欲爲晉伐取以脅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剋疏其穿垣而入之虎之墓匡以是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適顏剋爲僕匡逐以爲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

世家孔子過匡顏剋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

琴操孔子到匡鄭人無冤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即圍師入城之事

論語于在陳在陳絕糧從我于陳蔡之間孟子子在陳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間在舊註今註皆置不問惟在陳絕糧孔安國獨莊子謂孔子之曹不容之宋遭匡人之難于是之陳而吳適伐陳陳亂故之食則又誤註者夫子之宋遇桓魋之難不是匡人且據年表定公十二年夫子適衛十四年適陳是時並無吳師伐陳又且在陳絕糧與阨于陳蔡是一時事夫子是時尚未適蔡至哀三年夫子去衛適陳又久之適蔡至六年而始有吳伐陳楚子救陳之事見于春秋絕糧之阨當在此時孔氏誤也

若在陳歸與之嘆亦一時事而史記誤分論語孟子爲一以定公年在陳作孟子嘆時哀公年在陳作論語嘆時大抵夫子五適衛三適陳一適蔡而然後歸魯歸與之嘆則在第四次適衛第三次適陳之際他無與也故宣聖夫子轍跡與論孟合者自夫司寇後即適衛是時衛將奉粟六萬爲夫子祿而仍不能用孟子所謂主顏讎由所謂子衛靈公際可之仕皆在此時此適衛第一次也及去衛將適陳過匡蒲人止之仍反于衛是時南子請見且置夫子于屬車而夫子去衛論語所謂子適衛與子見南子皆在此時雖史記云有吳楚之寇而春秋無有要是史記誤着此適衛第二次也乃夫子如宋遭桓魋之難又如鄭然後至陳論語兩所云子長于匡與孟子所謂微服過宋所謂主司城貞子皆在此時此適陳第二次也既而去陳復反衛又將之晉遇河不果

身相似公遽而拜公怪而問之曰子狀類吾先君者作文之矣

二字難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相似合其民爲確不可易也轉相朝儛爲猶轉輔斛之誤亦亥豕之最可驗者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鄭康成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庶言不可作巫醫以治此人非謂此人不可作巫醫也但作立也向書乃建立卜筮人是也恆極之人禱祀所不加醫藥所不及故云然若謂此人作巫醫則巫醫豈易作者周禮司巫司醫皆是士大夫試而爲之極其鄙陋故不占而已矣鄭氏亦謂無恆之人易所不占與巫醫不治並同恆或承之羞羞是惡業然在凶悔吝之外故曰不占觀繆衣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明明言卜筮不能及此孔子自爲註腳也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舊註之適也辟警也猶喻也如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孟子有爲者辟若掘井之辟大振心之好惡發之于身其與好爲類者則有親愛畏敬哀矜六情與惡爲類者則有賤惡傲惕四情皆身所自施而於是推之于家陸子靜所云以比量爲取譬者一家之中誰當愛敬自二親漸疑或遇或不及緊量比度然且有倫常之變親愛不終者至于賤惡傲惕則豈用與否隨施隨變故好不劇好惡不劇惡惟能譬者始知之天下有幾諺言可驗也此大學正解確不可易益明德自誠正後其由家而國而天下皆從誠意章好惡二字推之以至于新民之極故此下身家推處特舉譬字而下章即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喻亦譬也至平天下則直以幫矩好惡申明譬字此與中庸忠恕成已成物相爲表裏即曾子一貫子貢終身行孟子强恕聖道聖學皆從此出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正義謂此勸人守道者其義極是但多一道字尚書人之有爲有守只守字已足若守道則又犯善道道字非本義矣蓋舊信好學善道皆成此一守字篤信好學非信學也謂厚于誠信而好學問也守死者非守其死也謂守而至于死也厚于誠信且好學問而于以勵其守雖至死不變而皆善于道則下文非乎故下文皆言有守而善道之事

不知而作包咸註謂春秋傳者好者篇籍以爲作者作文也然漢人多作是解親漢書朱雲傳贊有云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

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有不知而作之者蓋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之意也

梅賾僞撰古仁由已再入太府寺丞之文然亦以何遠之有爲反經行權與三國王粲語同

孟成文然亦以何遠之有爲反經行權與三國王粲語同

後畢于天天是天神又有天道古今樂載樂有大壯大觀二舞引論語惟天惟大而隋書樂志又曰大觀者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天原有神有道故先儒解獲罪于天亦曰榛天道以壓厭眾神者宰神與竈神也又且漢魏後儒引此句皆明指蒼蒼之天而詩書所載有雍諸云獲罪于天北徙邊方壙墓不得纂衛邑

又反衛因靈公問陳而又去衛適陳論語所謂衛靈公問陳于孔子于在陳孟子所謂子在陳皆在此時此哀之二年爲適衛之第三四次適陳之第二次也乃自陽虎之難孔子在陳蔡間使聘孔子而陳蔡大夫懼而見沮因之有絕糧之事論語所謂從我陳蔡在陳絕糧孟子所謂阨于陳蔡之間皆在此時此哀之六年爲適陳之第三次適蔡之第一次也嗣此復反衛與由公周旋然後歸魯論語所謂夫子自衛反魯之第五次而夫子之轍跡終焉凡有絕糧之事論語所謂從我陳蔡在陳絕糧孟子所謂阨于陳蔡者然俱侍善讀書者蹤事以經註經必藉實據此庶乎稍可據考

馬耳

一貫忠恕是堯舜禹湯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子此不明則並屬異學非孔子徒矣夫子明言曾子一貫曾子明言忠恕而已矣一貫者此即一串之道也而已矣者更無他道也聖賢無學子聖百王無異道夫子曾子與門人無異語二十篇教人只此忠恕即大學中庸孟子三書亦只此忠恕論也大學以明德新民爲一貫而務絜矩以該之中庸以成己成物爲一貫而提忠恕以達道不遠以祥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在恕以平天下言萬物非恕不爲功大學以論語兩一貫一是曾子一是子貢曾子是忠恕子貢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之單是恕字不極境權之而仲弓之不欲勿施仁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强恕萬物皆備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益聖賢無言敬居學之半也故學記記敬學之法其最要者云學必問而後語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正人不知而不慍之明証也所謂君子教人不苟以所難也益論語若聖與仁子以六經解之鄭欽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己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爲仁而左聖正以是也然則學不厭教不倦亦學爲聖仁教爲聖仁以仁心及物而進于聖已矣何二諧焉

博施濟眾子貢以爲仁人之事而夫子以爲聖人之事亦謂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遠與深總一體者益春爲養之本故以聖爲之夏爲養之禾故反以仁當之六經解聖仁無兩義人之學聖仁教聖仁亦無兩事所謂一貫在忠恕卯此而已與其端于與率編于簋按五祀禮註引遒中雷禮文開首便云五祀皆祭于廟此一句是要註然而設主迎尸皆在廟而又各不同大抵祭尸設主在廟室西祭中雷設主在廟室牖下祭竈設主在廟門外之東祭門在廟門外之左橛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祭尸祭中雷皆迎尸而祭于廟室之奧此常尊之奧以與設主之室尸室牖兩相近也若祭竈與門與行則皆迎尸而祭于廟門外西室之奧亦與設主之門東西門橛相近

禮器燔柴于奧奧字是爨字之誤燔柴爨室似乎祭在竈所矣不知正在廟門外之東所謂黝堊周加密緻皆在門外者此祀廟之禮祀竈禮也大抵祭祖廟時至尸食舉則閒祭竈以報功故曰老婦之祭嘗此則祀竈設主在廟門外之東者亦以祀廟時設竈于此故即以此設竈主古人制禮亦並非無義如此

若其有尸則曾子謂原云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但不知誰爲之按淮南子黃帝作竈神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郎祝融亦祀爲竈神此即人帝人臣一如五方神之有炎帝祝融者若禮器老婦之祭則又以先炊之婦配之其祇扮一尸者統所謂也

至于齊景公謂晏子吾欲觀于轉附朝儛一節據管子戒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轉附南至琅琊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後語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正人不知而不慍之明証也所謂君子教人不苟以所難也益論語

別郎曾受儒子命與其兄銘子學禮孔子然其不在弟子之列

史記求謚所載弟子無容一人何使容郎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謚子容至謚所載弟子無容一人何使容郎敬叔則未有載敬叔者孟僖子善于紹妻姑喪孔子誨兄女整法若是敬叔則此姑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覆語氣自揩況言性者與人之爲言參差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爲本然後斷以已意因是時俗倘智計緣用穿鑿故原有訓習者準而原道訓不設智故謂不用機智穿鑿之意正與全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過智計耳額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不穿鑿爲主夫所惡于智爲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厥智亦大矣所謂專爲智穀如此註疏以故訓事與下文行所無事相反然亦未合

至于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耆同聽言謂同如是耳與前惟耳亦然諸然字相應益豐盛訓是然亦如是之是半作助詞

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虞子敘子類順則悅之矣故毛晃增韻以順訓和悅即下文底豫所謂底致悅豫是也孝經以敬事長則順毛詩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敬長固難諭道幾見文王可諭以道者且本文明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則悅親之由全在舜自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竟此聖學次第與諸經言學處不盡同蓋故以經証經則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學即誠意慎獨之事以生于心爲言即本于性觀性之得名專指舜言去不善之學立善成立也舊註者十五入學即誠意慎獨之事以生于心爲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故孟子亦祇言而已之四端不可譬之四體而以心之所本者立卬之四體可乎

時日害喪註謂然自比于日故民有是言然不知出何書惟尚書大傳禁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然世亦罕知者

子謂南容按與南宮縚似一人之行而檀弓以縚妻爲孔子兄女孔子兄女事相合或是一人未可知也若南宮适不知何人孔氏談譜作容而史記索隱并謂容即敬叔此是妄註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論語註稱容爲魯人者大

至于耳順從心所欲亦以經証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爲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失卽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況耳目故耳目俱爲大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聆將洪範所云作謀乂典所云關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也尚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何志學立學但止善去欲以爲盡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卽道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此三者是孝弟慈之教不是孝弟慈之人齊家治國各有一教但治國之教端不出齊家之中故孝弟慈者家教也而其所以教國者卽在于此則此三者字皆指教言

中庸天下之達道五以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嘗之此自言達道不言人倫故夫子重言五者天下之達道與篇首喜怒哀樂天下之達道亟同彼以性言道此以教言道其皆非人倫一也是以鄭康註達道謂常行之道百王所不易而孔氏正義亦云五者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此自以常字解庸字與前庸德庸言相照合觀其云所求未能卽此達道中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諸名以爲庸德卽達道故鄭孔註疏皆以常行開通爲言而並不及五倫五教一字此可驗矣

契所教人倫在尚書舊傳極是明白然總見春秋文十八年莒紇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註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卽在此八元之中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証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李皆只此數是以春秋臧孫辰季孫行父二大夫並有賢名而史克又熟于掌故直作此言卽五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詞因之孔安國註虞書愼徽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者施教五教卽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以至阜陶

讀蚊我五典周官君牙呂刑敷五典註皆如此孟子所言定有來歷必不杜撰然顯有前經自不宜以後來之說參互其內此亦前儒註經之一法也

慕古經極重名實德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偶有稱舉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衞石碏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喬嶽稱十禮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　姑義婦聽祭統稱十倫是君臣父子貴賤親殊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雖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蹤非洪範之三德此名目得失所關者大也

論會材任事較爵而然後授之以職此始得爰位故曲禮四十强仕內則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十爲學仕之限是以漢代舉孝廉皆以三十爲限年非年滿四十不得舉矣古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獻賢能

學至三十年而學始立始得爰位故曲禮四十强仕內則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十爲學仕之限是以漢代舉孝廉皆以三十爲限年非年滿四十不得舉矣古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獻賢能

記此年入學中年考校至七年論學九年通大學與內則十年入大學諸年約略相近故王制以鄉入鄉學論書大傳二十年入大學諸年約略相近故王制以鄉入鄉學論書大傳二十年入大學諸年約略相近故王制以鄉入鄉學論書大傳二十年入大學諸年約略相近故王制以鄉入鄉學論書大傳二十年入大學諸年約略相近故王制以鄉入鄉學論

人論秀卻升鄉學者名爲選士俊士以司徒論秀升入國學者名爲造士造者成也謂學至是始有成也然而七年九年小成大成至大樂正再論而升諸司馬大然後可以入仕然猶必辨論會材任事較爵而然後授之以職此始得爰位故曲禮四十强仕內則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十爲學仕之限是以漢代舉孝廉皆以三十爲限年非年滿四十不得舉矣古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獻賢能

之書于王此正司徒升俊之時謂天道三年一閏謂之小成因之大比諸地官之政而勞及升賢凡升鄉學升國學升司馬皆以三年爲斷然是升賢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傳之年計之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之則三年倘未小成然則不易得如何曰學之始事務在至善大學誠意所云道盛德至善是也惟至善無難學卽得之而沮善之徒必以爲善罷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苟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此與善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同意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問政則子所答者是民信之政論語敬事而信子夏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爲政另一條件不必與兵食相關且亦不是民信於我信之者謂我有以信之也然而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亦不可解夫不得已非空一說遇必如何是不得已徒求其說如國家雖虛別無他事惟荒札軍旅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荒一凶可稱不得已之事他卽無有矣夫祇此凶荒正需兵貧則既足不必使去也問嘗從此一問答而力求其養知去兵之說亦且從來無解者夫兵不可去也周制用井法皆藏兵于民民卽兵也兵不去卽兵不去乂安有專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戴然兩分之說按周官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不過收以作公家之用卽喪祭蒐狩外或佐戎行且以助輸役墓葬諸役顧此卽是兵菑未有一兵在此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卽有丞徒增增刻于車外而蒼以內政征兵晉則毀車爲行兵實且與甲士以爲敵行之兵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南兵則又出之仁句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離矣離故可去離故可都兵而留民皆去子論政而不遵周制反取春秋之變法以爲說者

蓋子貢所問原是問政故夫子以政答之卽足兵一政其平時行政時早立一足之法如司徒詰賤凡族師遂人各校大家之眾寡可任役者而上與諸長則久簡井田之車乘牛馬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徵發於閭以施於國民小司徒卽會萬民之

牛車輦以受法于司馬卽天官官伯各官各守者亦且作官眾以佐戎行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乃一旦有荒札之事則當行荒政又或有軍旅之事則當行軍政此皆不得已也然而遇荒政則急食遇軍政則急兵其宜足宜去又不必問所先也乃萬一凶而又荒如中庸所云備害重至子路所云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饑饉者則在荒札時固當大殆力征凡慶衝場圃皆不興地守地賦諸役而卽使强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襄種類故食政不去而至于族師起徙遂人較役匠旬治車輦牛馬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恭食不足以養眾則析骸易子聚益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故曰去兵此去兵之政而未嘗于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非曰使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嘗推其實政知夫子此言正老實經濟非虛誕者考古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征之數祇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一家三口約計之其爲民而不爲兵者約數百倍于爲兵之數則民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不可也

若去食則并荒政之蒲征亦去之此易聽者然是去而不征非征之而又去也特民無信不立是君不信民焉能立國死固所不計耳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九十一之字原是一義包成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此以知字屬官位解然以仁守官則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以莊蒞官則與曲禮蒞官行法相合至于動之稱礙矣惟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有見但其曰通變曰安性則反以知仁二字從民上見得與莊蒞動禮合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截殊不知知足以及民卽知臨爲大君之宜仁足以守民卽天子不仁不保四海知仁在我不在彼也

隰將于京集註謂諸侯助祭于京師此在禮原有之劵諸侯朝覲法唐虞四年一朝夏商六年一朝周六年一朝然猶疏遠不易至有一不朝再不朝三不朝之文豈又有助祭一條在朝覲外者然且朝覲必輪年而祭則大禮大殆頻年有之又且卜祭

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有月日必依使六服諸侯同年同日而齎集于廟此必無之事故中庸宗廟享祭在祭統文王世子諸禮文皆指同姓內諸侯言是以鄭註序爵曰爵者在祭統文王世子諸禮文皆指同姓內諸侯言是以鄭註序爵曰爵者

一至如武王初定天下則天下諸侯衛駿奔走執豆邊是也或王者建都則亦一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邊是也或王者建都則亦一至如成王創建東都親幸新邑則六服羣至康誥所云侯甸男邦采衛御和見士于周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是也外此則惟新君即位一助祭耳如舜卽政祭奏宗廟虞書所云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羣神格于藝祖舜格于文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纂后德讓大甲承湯嗣之後歸月卽位奠殯祭廟伊訓所云伊尹祠于先王侯甸羣后咸在是也然則助祭來惟新君即位可以一行開國建都仍是變禮耳

尚書敘篇實惟孔之宋人也故在吳越以前西子管子小稱皆毛嬙西施天下之美婦人也此在吳越以前西子之名

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所本然此是舊時似孟子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所本然此是舊時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則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禍特夫子以前簡策總不傳耳先仲氏有云秦始郡縣後救全天下萬世多少君臣父子兄弟人倫之變此眞讀書論世之言

太甲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

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

坊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漢武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二人同行然有我師

女爲周南召南與孟子高叟之爲詩作說詩解與漢劉歆傳毀爲雅或爲頌註爲說也同

周公使管叔監殷孟子但言使管叔互蔡生誤謂監殷孟子何名三監是何數乎仍以經考之周禮施典之官顯有牧監參伍以諸侯爲之參伍殷補則以各國之大夫士爲

監曰自古王若茲監晁錯知此誤蔡沈以茲爲勝若此故公告多方猶曰奔走臣我監重方邇也洛誥成王留周公猶曰監我士師工尊二伯也註經者曾註及一字與否乎嘗恨三代事蹟至宋一變天下學者皆知有武王封康叔周公避

皇清經解卷二十二

東鄂氏公辭官周公留後諸事卒不可破若三叔監殷則尤百口不能爭者乃王周公使監周公命監兩大事爲東征封衛營洛遷殷所終始而漢唐王公從無一人問及者不可嘆與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人者矣周自姜嫄生后稷至太王有姜女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太姒聖善相繼至太姒而文王又有邢于寡妻之詩故說者嘗是爲文王耳其實不可攷矣若說是家之周歟陽所謂鄭詩之說左右皆不能合者也

或問曰鄭謂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畿周地爲周公旦召公之采地是爲周南召南其說然與曰非也二公之封在武王克殷之後案記所謂三成而有周成而有南國是謂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史記魯燕世家載封國始末不言文王然以漢書匡衡言文王受命召公繼統之語鄭或據是以爲文王然以召南言之首采三章三詠召伯當是時文王已爲西伯矣而復命召奭是一國而二伯也且吾不知命之者爲商紂邪爲文王耶據之二者俱未安是以知鄭說之非也然則二南何以言文王且昏禮告廟親迎之類不應詳于末昏之而而略于既昏之後古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于末昏之而而略于既昏之後知此其疏脫也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于何寧也杜氏曰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正與歸寧之禮合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不寧惟是春秋桓二年齊侯送姜氏于謹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父子也父之子猶不可送焉會禹況女之來歸于父母乎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非禮也愚嘗謂后妃之本也后妃之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無事焉故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誤焉非詩之本也

魯之無風也鄭曰周衰魯故遍得遍臧不陳其詩其果然者邪幽馬以登王者之不遍狩人矣十三國風誰采而誰錄之耶天子實司覽其詩之貞淫天子尊焉何妨采其詩之貞者以示褒于天下乃并其美而棄藏之安在其尊魯邪統天子不采魯亦不當自棄何事札觀樂偏及諸國而魯乃寂無歌詩又何邪魯之有頌也鄭曰孔子錄之同于王者之後蓋言殷禮也朱子曰著天子之詩故致論說之紛紛也余聞之師曰頌繫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是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須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足以破累說之紛紛矣

其風肆好風之義也風自火出家人關雖之義也觀風之所被君子知其物之理焉求風之原自君子悟反身之學焉

葛覃之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女子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之禮也泉水竭旃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所以叙天下之婦道也春秋書王姬歸諸侯一在莊元年爲齊襄公一在十一年爲齊桓公二者未知孰是竊以肅雝之義求之疑是歸桓公者春秋莊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傳曰齊侯來逆共姬共姬其謚之義合也

儀禮賈疏引鄭玄箴膏肓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姑嫁之車遠迓之未知何據恐是采齊魯齊三家說也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勿伐君子得以易樂于濕焉者夫山林藪澤實生殖之財用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彼苢者葭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室之衰也一槩二南之終一槩小雅之末其旨叡矣

邶鄘衛先儒或曰不與衛晉之滅國也然檜滅于鄭何以不先于鄭且晉之滅魏左氏傳有之衛之滅邶鄘吾不知其何所據也今讀其詩皆衛國之事而山川土風亦無不同邶詩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淇上衛亦曰瞻彼淇澳在彼淇梁鄘詩曰在彼中河邶曰河水洋洋北流浼浼衛亦曰河水洋洋北流浼浼河廣俱非鄭封異域也季札觀樂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不更言邶鄘何如也又鄘詩所謂沫鄉沫邑所謂沫邦沫正康叔封康叔者也邶鄘既滅衛之名邑尚仍其舊故所以作詩繫之夫子亦仍其舊而不改也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鄘以封管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又謂周公滅邶鄘蓋據書傳以成王封康叔故也然書傳之說蔡氏于康誥辨之詳已

之刺衛皆因下何彼穠矣之詩亦疑此詩爲東遷時作邪

何彼穠矣明言平王而舊說以爲武王女孫劉氏引械樸之棘王文王有聲之稱王后江漢之稱文人以賞之蓋昔人說謎二南爲文王時詩故曲說美言先後承襲若此不知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而而追詠之者有從其後而贈荅之者如甘棠行露殷雷出車召伯則非作于召伯在外之日矣何彼穠矣安知非編詩者錄入邪周室既微而王姬下嫁尚稱婦道則關雎鵲巢之化及于後者遠而被于人者深矣于是美而附之召南所以叙天下之婦道也春秋書王姬歸諸侯一在莊元年爲齊襄公一在十一年爲齊桓公二者未知孰是竊以肅雝之義求之疑是歸桓公者春秋莊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傳曰齊侯來逆共姬共姬其謚之義合也

儀禮賈疏引鄭玄箴膏肓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姑嫁之車遠迓之未知何據恐是采齊魯齊三家說也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勿伐君子得以易樂于濕焉者夫山林藪澤實生殖之財用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彼苢者葭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室之衰也一槩二南之終一槩小雅之末其旨叡矣

邶鄘衛先儒或曰不與衛晉之滅國也然檜滅于鄭何以不先于鄭且晉之滅魏左氏傳有之衛之滅邶鄘吾不知其何所據也今讀其詩皆衛國之事而山川土風亦無不同邶詩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淇上衛亦曰瞻彼淇澳在彼淇梁鄘詩曰在彼中河邶曰河水洋洋北流浼浼衛亦曰河水洋洋北流浼浼河廣俱非鄭封異域也季札觀樂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不更言邶鄘何如也又鄘詩所謂沫鄉沫邑所謂沫邦沫正康叔封康叔者也邶鄘既滅衛之名邑尚仍其舊故所以作詩繫之夫子亦仍其舊而不改也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鄘以封管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又謂周公滅邶鄘蓋據書傳以成王封康叔故也然書傳之說蔡氏于康誥辨之詳已

惠吉士詩說

張氏曰邶鄘衛其言類也故季札觀樂歌邶鄘衛則合之歌鄭則遠之豳則遠之豳之可也遠之豳則變矣

魏歌唐則別之歌鄭歌檜則遠之豳之可也遠之豳則變矣

三監間言則嗤和管朋友言也

晨風雞鳴之見幾決也風雄性專一擇木而巢教使臣之行止慎也四牡小雅鶴鳴言聲聞之遠也

燕生子則委巢爲戴嫣比也燕嫣知雨則逐婦爲弁嫗詠也

鳩無尸天之翼言鳳政之治難期也小雅

屬作而雨隨之夫婦之象也風生而雨益之朋友之義也然風甚者雨止雨甚者風息故夫婦有相弁乖其和也朋友不能終遇其飾也此風雅所以皆取興于谷風也

邶風谷風詩序謂衛夫人被棄而作也其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有漼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我能畜不我能慉不我以不我有不我能畜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旨以荼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墍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毒不我能慉不我以其後也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墍

荼苦菜也

荼苦菜也

荼苦菜也

有杖者未可知也

左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言年十五六甚未詳考也

次王于衛傷周也衛懿公滅于狄而滕清周幽王滅于戎而東遷甚矣周之似衛也然衛有文公之賢而國家再造周自此不復振焉重傷平王也

筏柔離離彼稺之苗初以離離者爲黍矣而不知實稺也愛思之漢泰稷不能辨也蔓蔓者莪匪莪伊蒿初以蔓蔓者爲莪矣而不知實蒿也哀痛之至莪蒿有時貶也

平王東遷申侯遷之也何言平申侯申侯構西戎以入周諸侯不與也諸侯不與則申危故遷王近申以自固也何以知諸侯之不與也揚之水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是也董卓之將葉鄭鳴也遷帝于長安而董據之將篡漢室也遷帝于許下申侯之意其曾莒之知也與

周之東遷君臣銜膽棲冰之日也乃有鼓簧執訊以爲樂者何哉呼曰君子簧其位以責之也曰陽陽本其心以刺之也樂憂者憂必及之禍難所以復作也

鴛鴦而喜絲也承讒言之人善類之蔑弁者寡矣苓甘而易食也承讒言之佞人君子之不如者鮮矣故臭香鼠蘭艾不能保其馨焉喜怒易則甘苦有時失其味焉

彼南子嗟傳謂爵大夫氏校說文爵從爪卩門爲爪卩爲壽門戶關爲卩卩爲秋門則爵自從卩卩爲酉之省文董遇據此謂霍不從卩漢人言卩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鐏其轉爲勦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鐏或爲留豈古文從省留與鐏通用邪後世留異又謂系出晉侯何邪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然周大夫有食采于劉者豈又其別系耶周故有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爲據也傳謂子嗟婼子字子國留子父其言則近于鑿嗟者語助國者食邑謂留仕于周故有采地也

小星詩維參與昴傳曰昴留也陸氏音義昴一名翳基古也昴爲留故爵尤等謂通用也

朱子釋詩獲夾漈之說凡于鄭風小序刺時刺忽閔亂之作力詆其謬改爲淫奔之詩其言亦辨而正然不知鄭國之亂在君臣昭公又立篤也曰而厲公見逐昭公入卽祇昭公而立子儀子儀立十四年又弒之而納厲公易君篡衛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王質說詩穿鑿類如此尤不足據也

敎御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曳弗屨則下民易之矣修禦戎兵所以詰其武也弗聽弗騶則四鄰侮之矣夙興夜寐酒埽庭內所以無褻事也弗酒弗埽則門內無治省矣琴瑟酒食燕樂嘉賓所以無遺賢也弗飭弗鼓則在位皆解體矣性畜者愛及壺漿好儉者不事邊幅至于容坐生塵官斂不設自謂減衣節口生殖日繁矣豈知死隨其後而終身勞攘辛爲怛人地邪

楊之水序爲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徙翼翼不能制曲沃焉鄭陽詩本義亦云楊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于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于水中其民樂而從之余讀以爲不然其詩雖刺昭公實刺桓叔也桓叔之傾晉惟潘父樂賓之寡從之國人弗子也其謀已泄微聞于晉晉之臣如師服者已知晉之不能久特昭公弗知耳故其時羨識遠慮之人如師服者作此詩以傚桓叔基亦無謂焉無人意也其曰楊之水白石鑿鑿言見之害也水之淳善者能鑒物激楊之水似無所見然水中之石鑿鑿然不能掩也桓叔之謀其可掩乎哉故終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直指而明言之矣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云何其憂不直言樂而言何不樂不直言不憂而言何其憂皆栩楊其辭以見意也人有異志容止改常見者必從而疑之而彼又忌人之疑之也故泄其謀者必不免則假爲喜樂于桓叔之前詩人之所以免禍也然其情迫而其辭危矣昭公卒不悟所以見叛也若云民樂而從則將爲譖之不畏而敢曰我聞有命予曲沃晉晉人始終不予及武公滅晉侯緡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始命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晉人始不得已而從之故揚之水椒聊鞹衣悉是刺詩而序謂國人叛而歸沃君子見沃能修其政美譖國人欲從桓叔歐陽謂其民樂而從之恐皆未有據也

風之言王者五衞之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爲王前驅晉之詩曰王事靡盬泰之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曾之詩曰四國有王皆獨詩之徵皆也然以事求之衞伯兮箋言宣公從王伐鄭于郎之北門謂未有說然序于殷有吉甫刺宣公王新臺亦曰刺

宣公賜曰殷有吉甫其以王新亮皆宣公時也伐鄭之後期人或與焉則北門與伯兮同是一時之詩以其地異而分繫之也晉之錫羽在春秋前其事無所攷然周桓公謂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文侯以後孝侯以前或亦有事于王室也秦無衣序不言秦何君而箋謂此責康公詩鄭棨見前晨風詩爲刺康公故亦以此爲康公也然攷康公之卽位與晉戰者二與楚滅庸者一未嘗有事于王而詩曰王于興師曰與子偕行則實有其事矣按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使簡師父告于晉左鄢父告于秦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二十七年又與晉侯及諸侯會于溫天王因是狩于河陽此皆穆公時爭疑此見穆公詩而不在黃鳥前或是獨次之誤未可知也至下泉序謂共公共公于魯僖九年卽位是時齊桓始霸祝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于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宏其思王與鄶伯也

夏屋菜菜傳不詳注但云夏大也箋曰屋具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也王肅謂屋則立于先君食則受于今君朱子集傳頗用王說然以上下文理求之王說終未安也遵齋禘傳謂左氏有酒如淮有肉如陵有酒如坻有肉如墠言人倘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不爲過其言似是發明鄭意然未有證也按魯頌邁豆大房傳曰大房牢體之俎也箋曰大房玉觴俎也其制足閒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引頌詩謂牛臀其體升之于房則風之所謂夏屋卽頌之所謂大房也以形似而比之房卽可以形似而比之屋也第大房則宗廟之祭房烝則天子燕諸侯之禮非公所以食大夫者魯泰國辟遠會僭用是禮以饗大夫與立飫之禮設几而不倚酌盈而不飲非體解飪折可共飲食或者其人始見之時特設是禮以優異之常食則否故下章曰每食四簋每食有常食也儀禮公食大夫設六簋彼言食于宰祖禹門之楊序謂舒姻失時大不從男也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二五皆陽以楊家之則楊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于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并華既而肺肺終則至于枯落故曰後時也

衛懿公之滅也王室不能救而齊救之滅狄征伐不在天子故與焉則北門與伯兮同是一時之詩以其地異而分繫之也晉之錫羽在春秋前其事無所攷然周桓公謂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文侯以後孝侯以前或亦有事于王室也秦無衣序不言秦何君而箋謂此責康公詩鄭棨見前晨風詩爲刺康公故亦以此爲康公也然攷康公之卽位與晉戰者二與楚滅庸者一未嘗有事于王而詩曰王于興師曰與子偕行則實有其事矣按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使簡師父告于晉左鄢父告于秦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二十七年又與晉侯及諸侯會于溫天王因是狩于河陽此皆穆公時爭疑此見穆公詩而不在黃鳥前或是獨次之誤未可知也至下泉序謂共公共公于魯僖九年卽位是時齊桓始霸祝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于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宏其思王與鄶伯也

夏屋菜菜傳不詳注但云夏大也箋曰屋具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也王肅謂屋則立于先君食則受于今君朱子集傳頗用王說然以上下文理求之王說終未安也遵齋禘傳謂左氏有酒如淮有肉如陵有酒如坻有肉如墠言人倘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不爲過其言似是發明鄭意然未有證也按魯頌邁豆大房傳曰大房牢體之俎也箋曰大房玉觴俎也其制足閒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引頌詩謂牛臀其體升之于房則風之所謂夏屋卽頌之所謂大房也以形似而比之房卽可以形似而比之屋也第大房則宗廟之祭房烝則天子燕諸侯之禮非公所以食大夫者魯泰國辟遠會僭用是禮以饗大夫與立飫之禮設几而不倚酌盈而不飲非體解飪折可共飲食或者其人始見之時特設是禮以優異之常食則否故下章曰每食四簋每食有常食也儀禮公食大夫設六簋彼言食于宰祖禹門之楊序謂舒姻失時大不從男也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二五皆陽以楊家之則楊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于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并華既而肺肺終則至于枯落故曰後時也

二人卽隰有萇楚之事必有大夫士以上之倡詩所謂之子者也勞于野言之子卒伍偏裨民身親勞勩之事所以美之也若流民相謂豈特勑勞而已邪

雄熊羆羆兆幽王之禱雄羆羆兆奚如之亂安在其爲辟哉豈宣王未年好言符瑞大人所以有是占與說曰一開無羊遂有牧人之夢正月亦有故老之占尙羣羣指稱牢而爲說言矣周室之亡說言亡之也民言無嘉說言起于不矣具曰予聖說言煽于上矣婦有長舌說言及婦人矣蓋說言興則是非眩是非眩則邪正淆邪正淆則讒譖行讒譖行則禍亂及必至之勢也齊之復下漢之月旦晉之清談南北之詩妖皆說言類也五行志曰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怨誇之氣發于歌謠是也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序俱謂刺幽王鄭譜十月之交以下當刺厲王孔氏又謂雨無正卽四國是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厲王時河水洋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宣王時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相侵伐幽雖無道衛能治諸侯故論語注侵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三家之說已乖剌不相合矣而詩言亦有可疑者巧言幽厲之將亡也君公知之芮良夫知之然猶曰其與幾何曰周室將亡皆懼而誡其將然之辭今曰國既卒斬曰宗周既滅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斬未滅而以斬滅期之不幾病風喪心作詛天子乎里巷小民爲此言者猶將隱其姓氏以免禍不應直言家父作頌也其可疑一也厭弧箕服之譜雖聞于諸侯然三也謂鬻遂于王都爲熊剌羣臣之不從王者厲王之流莒也宣王在召公之宮周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厲王之流宣王尙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且秩不聞有都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枝節南山爲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隱三年書平王崩是年卽書尹氏卒則詩之尹氏卽春秋之尹氏其爲平王時無疑矣公羊於尹氏卒爲譏世卿其說與家父之詩合家父之求車在十年之後其作詩也在十年之前亦爲不甚悖矣邪

惠吉士詩說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曰既斬曰成之亦殷鑒不遠之意也且褒姒亡乎王為犬戎所殺其惡而歸罪焉亦平王意中之事無慮其直而罹罪也雨無正卒章明刺羣臣之不從遷者左傳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從王而止七姓不從者亦多何必紛紛曲為之辭也劉公瓌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七于上而國風作于下于是春秋託始于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因廣其意而詳辨之

鄭氏謂十月之交是夏八月蘇子由謂陽月是夏十月孔氏及孫毓老是鄭說朱文公及嚴華谷是蘇說是蘇說者則以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漢麻無幽王八月朔日食之事惟唐麻有之出于後人附會是鄭說者則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二月季孫宿卒以此知雖在分至亦有災又漢麻古麻有差古麻無推日法者王基獨言周無八月辛卯父會之事不足信以此南說視帶又有從而為之辭者王伯厚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惟日神法通鑑皇極經世泰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雜秦八年歲在涒灘申麻有三年之差後之算麻者于夏之辰弗集于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衝惟之亦已疎矣余謂詩志成時皆是夏正此無侯遠引即觀下燀燀譁譁之句已知鄭說之謬豈有八月震電而詩人記為災異者哉

月令仲秋雖有雷始收聲之句然歷筑春秋史漢記異未有書秋月震電者知此時雷電不足為災異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俊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注向小國蓋南龍九縣東南有向城晉書地理志魏武分汝立襄郡統縣七潕城父繁山桑龍九縣鉅是在晉豫州之域也又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郇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杜注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言晉地理志河內郡漢志統縣九野王州懷平皐河陽沁水軹山陽溫軹小注故周原邑夏在晉司州之域河內之地也今據正義及諸說則皇父之都是河內之向非龍元之向矣河內于東都則近于西周則遠皇父若為幽王卿士何為食采遠地其為平王時無疑或曰周封卿士安得盡以近地予之如山甫在樊薛公在溫非皆河內之地乎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書曰司冠

蘇公以長我王國皆言諸侯也靖諸侯之國遠近惟命非若卿士禾邑必近王室也且都之與國固有間矣日樂日蘇皆國名未聞河內有何國也若前所謂龍凡之向又不在河內矣

書傳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毛傳仲山甫樊侯王以致亡國及至平王九騶恣不臣天子不敢問諫之道可謂簡而盡矣

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雨無正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日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雨言敬惟此五篇所以示人處亂而天下民不敢言詩人特舉數其今日之罪也胡潛其意所謂天變不足畏也不即我謀所謂人言不足郵也曰作言始自皇父也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有强禦諸臣之勢焉以居但何有不奉朝請之心焉平王承亂東遷依人立國所以容此跋扈之臣非命于天子也不遑啓處憂勞公事也曰不敢休息不敢盤于遊畋不敢荒寧不敢康好色必近王室也且都之與國固有間矣日樂日蘇皆國名未聞河內有何國也若前所謂龍凡之向又不在河內矣

書傳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毛傳仲山甫樊侯皇父也皇父世為卿士又掘兵枋貨與司徒艷妻煽方處之語王以致亡國及至平王九騶恣不臣天子不敢問之艷妻以上數其前日之罪而切責之艷妻以下

獨有邪廟之禮遲至三年一行或議罷北郊或謀塋祀苑中或議遣官攝事豈不以費而害禮哉借乎元庿諸臣紛紛于分祭合祭之是非而未有議及此者也

出話不然則邇言是聽矣邇言者話諛之階也為獄不遠則細娵是玩矣細娵者顧覆之伏也何曾侍武帝寬退而告其子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其子孫之憂也

拘之四章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豈僅在河朔密邇北翟故舉以自儆與柳厲王之世武備不修將有蜮伺闕入之患卣內修德則我之鬼不作外修武則蜮之變不詛所謂遠猷辰告莫大于此而奈何聽之藐藐也

宣慰厲王之亂欲立威以服眾故討玁狁則有六月之詩征荊蠻則有采芑之詩平淮夷則有江漢之詩伐徐方則有常武之詩豈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者邪幽王狃于先世之威以為天下不足復慮專事荒淫遂以亡國賓宣王之好戰啟之故王子晉曰昔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也

鎬京之有戎猶東都之有荊也宣王封韓侯于方城欲以制北翟封申伯于南陽欲以制荊蠻其詩曰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曰其遄其猶奄受北國意可見矣然其最失策者莫如封申之役蓋南陽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勝四面以制諸侯者也圖困之行其地衝在天子義內及申侯封而死之東南榮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險失鎬京之形孤矣驪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而峯其路也驪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峯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戎犒商之形成矣幽王之亡必矣韓侯雖強豈能強二三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于戎申滅于荊韓滅于晉而東周遂不能國則褒為韓奕二詩實周室興亡之所係也故召旻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詩人立言之旨夫子終雅之意深矣哉

春秋外傳晉王三十九年虢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竹書宣七年緜申伯命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校當其日齊詩申呂田太姜王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固姜姓也左傳謂戎諸戎是四岳之裔周外傳南有荊蠻申呂又曰姜嬴荊芈實興諸姬代相于則申固諸戎也竹書所謂敗于申豈即外傳所謂敗于姜氏戎也乎元庿諸臣紛紛于分祭之戎邪第年歲不同千載又在河西未必越國犯關要亦申侯同姓之戎戎敗王而申侯繼之也即此亦可見申國之彊而宣王封之為失策矣

范宣子曰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是東遷以前宣王時之姜戎也

後之姜戎非宣王時之姜戎也

禘祀之說先儒紛紛未有定論以禘為一祖宗並陳昭穆皆列者王肅之說也以后稷配帝不兼羣廟之主者趙匡之說也疑王謂合羣廟之主則壞宮占東向之每稷退子孫之位將以后稷為穆邪為昭邪虛昭之位而不居邪吾不得而知也趙謂后稷配帝則雖禘祭樂章歌文王而不歌后稷不旅歌其所自出也朱子不得其說于是以序為誤改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然則禘祀大典周人魯無一詩及之邪按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不易之大典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禮經之明文也合而觀之可以得禘之說矣曰禘乎郊乎自出之禘也推文王所自出也推文王所自出之禘也推文世系上溯帝嚳始為斐君生民時惟姜嫄詩人已明言之矣趙氏改大傳其祖為始祖故姜詩禮互相參則若直以文王為祖而配帝命羣明而昭穆之位亦不必疑周頌之文簡質頌之文繁周頌之文質魯頌之文夸周頌多述祖宗之德魯頌則稱孫子之功周頌因列考而及文母魯頌則後誇母而先夸妻周頌于武王之克殷僅一二言魯頌于僖公之克淮夷則反覆道之此世道之升降亦詩體之升降也

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配帝于郊配以后稷又曰以禘禘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朱子謂魯之禘祭以文王為所出之祖而周公配之是也今按之詩辭直曰姜嫄曰后帝曰后稷后帝者嚳也此禘之祭也皇祖者稷也此郊之祭也魯之禘郊與周無異而謂禘文王而周公配可乎且禘郊一也郊既祀稷而禘祀不祀嚳此又何禮乎若魯果用郊禘自當祀稷以配天祀文以配嚳如詩言云云決非郊用周禮而禘用魯禮也惟是郊禘所祭不及周公則周公更自有廟而祭之儀文一如禘禮故曰以禘禮祀周公于

太廟也通攷諸明堂位首言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騂剛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乃至于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僭用天子之制斯言得之矣

詩說附錄

荅薛孝穆書

前教詩說三卷求正足下足下閱未三日已了大意補惠手書始有稱美纔有辨正蓋欲牖其瑕者必先指其瑜此足下委曲開誘之盛心也僕于足下之諫我敢自害足下之規我敢自是哉然僕立說之旨惟是以經解經而反覆來書似與經有相戾者不敢舍我說而從足下也足下謂僕之可刪者蓋懿妻鳥魚二條其說無大關係從足下刪之可也謂僕之可商者其一則桃夭標梅二章此僕論詩之取興也桃之花後于梅宜興男女之後時梅之花先于桃宜興男女之及時而詩言反是故知不取花而取實也此詩之比興猶易之取象非如今人信口任臆漫取一物而謂之比興也且僕之言固有所本妄足下乃謂古人以二至之前後或純陽或純陰不宜于男女之會會則恐傷陰陽之和男女有不永年者不知足下據何經文也以僕所問九月至正二月男女有不永年者不知足下據何經文也以僕所問九月至正二月皆為昏時孫卿日霜降逆女氷泮殺止家語日霜降婦功成而嫁娶行焉氷泮農事起皆禮殺于此霜降者九月也氷泮者正二月也故詩曰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則九月至正二月皆為古人昏時而足下謂冬至純陰不可會男女得無悖于禮乎不知足下所據何書而僕何末之前聞也足下又謂適有此花其色少好其葉美盛而且有實故詩人以為言夫桃之始花未有葉與實也花實非一時事足下比而合之亦未之致思矣其一則論生民之姜嫄此僕闕鄭說之妄也足下不然吾言猶為有據不如前說之臆造矣然足下所言昔人已嘗言之僕向時不盡辨者以為不足辨也今不得不為足下辨矣足下謂姜嫄配合生子人道之常何以名之曰棄何以棄之隘巷乎林寒永僕則謂姜嫄之棄后稷蓋以不坼不副之異非以感上帝之異也鄭莊緐生姜氏惡之苟司徒生女赤而毛弄之堤下若此類者亦辯謂之有感而生邪而司徒之女何以亦名之曰弄乎且弄豚之占男子所同有也何獨于后稷怪也后稷之下謂之大人履帝武敏歆焉而后稷生焉足下謂疑而未決者則僕之說固未決也若謂其不可信也然僕據孔子春秋以駁左氏趙氏不為無據如此若太原非晉陽僕固以史證據之所謂穆王遷戎于太原是也又其言焦穫言朝方言涇陽涇陽在平涼焦穫在涇陽北朔方在隴西之河南二者相去不遠其非晉陽之太原不辨而知矣僕作書時止于立論不暇詳及地名今覆查之未嘗與顧說猴牾不知足下何以云爾也至大雅韓城云云王肅鄭道元王應麟董攷之辨之詳矣豈足下俱未之見而記憶或為新奇邪抑日知錄更有所攷邪僕不知足下何以云爾也足下博學好古又習聞前輩議論必有以規我所不足者幸詳示不宜再與吳超士書

昨力疾作荅牽其脾臆語多失倫且愧且懼以為足下必督遒之不謂又賜手書及辱推重是重僕之愧也又云胸無寸書古本不強安敢當見旗鼓是足下之謙言也僕茶役于足下非與足下為敵何旗鼓之有且足下亦非不能軍者也僕終望足下歌之導之不願足下以虛文相爵縻也故終竭其區區之疑惟足下察焉足下據顧亭人日知錄論太原一條云太原省平涼也後魏所立原州是也其言固有所本今俗所刻郭氏毛詩亦載之矣然僕反覆思之終不能無疑焉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若顧所謂太原即漢所謂涇陽也涇陽始見于詩漢取以名縣屬安定郡以涇水得名故涇陽臨涇為郡邑地里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開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縣入渭开頭山在百泉大雅所謂逝彼百泉者是也據雅言當在酆之竟內周自豳遷岐自岐遷豐自豐遷鎬相去不過百餘里則涇陽固歲輸近地似非戎所錯居而卑何以言穆王遷畎戎于太原也戎既居太原安則周人親遷當由涇陽而濱入詩何以言侵鎬及方至于涇陽也若謂穆王所遷之太原非豳王所伐之太原則晉陽太原乃姜氏之戎非畎戎也春秋外傳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左傳亦云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杜預注謂千畝在介休縣南即此其不得泥畎戎于姜戎亦明矣若謂戎本不處太原則宣王北伐不應

皇清經解　卷二十四

姜編修湛園札記　慈谿姜編修　宸英　撰

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晁錯受尚書于伏生之女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三四習以其意屬讀而已按漢書伏生得濟壁書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其後有張生歐陽生伏生孫亦以治尚書徵瘖此則伏生雖老何必使其女傳言教錯即傳言而徵明者有人亦不至以意屬讀也明是好事者爲之說

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鄭註云穆謂之陳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桉周亦以筍爲珍味故其詩曰維筍及蒲饋食之薦亦有筍葅

宮正之職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註云人民更子弟疏更即閽寺弟子宿衞宮室者按閽寺有弟子豈此時宮官有養兒耶恐是賈氏習見漢末之弊故有此說當爲宮正所掌宿衞之士庶子

疏司門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析禍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有用性於門之事按水析寄營與旱同此義別見

閽入掌圜遊之戮禁註圜游圜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疏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離別爲宮故名離宮以宮外爲客館亦名離宮也按宮外客館爲離宮則齊王見孟子于雪宮亦是古制

廩法有數名春秋御廩災天子亦有御廩單言廩則平常掌米之廩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氏尚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爲米廩非廩稍也詩亦有高廩以其萬億及秭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註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文王世子春誦歌雅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詩古者謂之樂語又謂之歌樂蓋樂主人聲而文之以金石管絃八音之器其實八音之器之聲由人聲而準故樂必以詩爲本解詩者亦必言樂詩與樂一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解之者曰孔子正樂必先刪詩改言孔子無刪詩之事樂正雅頌自然得所此皆分詩樂爲一物不知孔子所言樂即指雅頌其曰正即得所也下直以質上語耳豈有一委棄故古之教學者之詩必以誦飾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管絃八音之奏故春誦夏弦絃誦者凡皆以習樂也習樂而詩在其中矣故學詩者必于成均者樂之謂也蓋詩者不可以禮義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孟子亦曰誦其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自淫邪正僻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于耳而感于心其精微之極至于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莫過焉當時教人誦詩必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好古者猶欲追黃鐘之音於六義既亡之後截齊各之竹築中山之秦布提室之灰法非不善也而古樂終不可復作故古之爲詩者征人思婦田野農夫皆優爲之而今學士大夫則不能以爲益古人於聲音之道家習而戶曉之雖擊壤拊缶動諧律呂采風者得之又必稍節文之而後播之於樂後世人不知樂言詩者第以其文字而已文字之久則不能工求其工於文字者宜乎雖學士大夫而於詩猶有所未暇也

禮記曲禮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灌故爵行亦曰灌也

昏禮姊妹互稱將弟婦坐於長婦之上可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兄弟之間必有不相安者矣穆姜與叔向之嫂之言或古者姊妹可通用或姊妹相對則分大小散文則姊亦可稱妹耳　賈鄭杜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娣言其相謂皆舉長者之稱稱之所以爲讓也豈稱謂之實然哉

姑之子註外兄弟也舅之子註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按此則姑之子當謂舅之子曰內兄弟舅之子當謂姑之子曰外兄弟而今人皆稱其妻之兄弟曰內兄弟其俚謬甚矣

爲夫之從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疏曰言同室者直是舍同未必安坐言居者非直舍同又是安坐按親姊妹曰居室堂姊妹曰同室

尊於尸東元酒在西疏曰元酒在西尚之凡酒酌者居左左爲上尊漢書上尊酒宜主此解上尊酒醇醴其用之貴重與元酒猶從風前註遵崇於齡讀爲倚移從風之移疏司馬長卿上林賦云從風倚移此二句連文而復云檢未得未知何意

城闕之制九雉鄭以浮思釋闕者按漢時云東闕浮思宮則浮思者小樓也愚按浮思爲小樓則城闕即今城上譙樓天子城闕九雉爲九丈城身高七丈則譙樓通城身爲九丈其實樓二丈高也　黃朝瑛綃素雜記唐蘇鶚演義紫宸繡綵爲之輕疎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杜詩紫宸朝共落是也鶚說是也按鄭風有女同車章出其闉闍傳闉闍曲城也闍城臺也正義云闉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當門臺即鄭所謂城隅欤

周禮鄭註鄧曰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鄧按此音在何反則非蕭何所封鄧邑

儀禮喪服傳曰姊妹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註據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姊姊婦婦謂長婦爲姒婦婦疏釋二婦互稱謂年小者爲姊故云姊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爲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爲姒兄妻年小稱之爲姊是以左傳云云穆姜云吾不以妾爲姒是據一婦身之少長爲姊姒不據大年爲大小之事也按禮婦人之坐以夫之齒坐既依夫之齒爲上下則稱自當依夫之齒爲大小若以年之大小爲姊姒互稱將弟婦坐於長婦之上可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兄弟之間必有不相安者矣穆姜與叔向之嫂之言或古者姊妹可通用或姊妹相對則分大小散文則姊亦可稱姒耳　賈鄭杜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其相謂皆舉長者之稱稱之所以爲讓也豈稱謂之實然哉

姑之子註外兄弟也舅之子註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按此則姑之子當謂舅之子曰內兄弟舅之子當謂姑之子曰外兄弟而今人皆稱其妻之兄弟曰內兄弟其俚謬甚矣

爲夫之從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疏曰言同室者直是舍同未必安坐言居者非直舍同又是安坐按親姊妹曰居室堂姊妹曰同室

尊於尸東元酒在西疏曰元酒在西尚之凡酒酌者居左左爲上尊漢書上尊酒宜主此解上尊酒醇醴其用之貴重與元酒

及是而止若詩所謂如鍋如方聘其聲疑而已也此僕之所以不能無疑也爲曾歷敘請說惟發棻傳中國爲大原之說近之大抵以其說合之詩辭互在焦後之外故曰靈貌匪莫整居焦穫言中國之地非茂所宜居也朱子集傳引用其語然以太原爲晉陽者誤也由焦穫而導陽縣歷道里故曰侵曰及曰至言自遠而近也穫字宜謂焦穫穫在滹陽縣北十數里者亦誤也夫地不親歷而臆隔其遠近昔人所以多誤而僕復云然是又蹈昔人之誤者也然不敢者其疑願與足下共說之恨望請僕跳盪好戲而閉壁堅臥不出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棪文刊

嘉魚生員張嘉(校)

等
註堂塗謂階前若今台牓祸也疏漢時名堂塗爲台牓祸令牓祸令牓則今之祸也台音零祸音階
詩言兄弟曰如塤如篪樂志曰如塤爲官而篪之徵和塤爲商之至也按詩比妻子曰如鼓瑟琴禮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琴中瑟凡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中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而五聲和蓋取其相配以爲和也古人之取義亦精矣　宋史樂志釋詩者以塤篪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音必以塤篪爲況嘗博詞其音蓋八音取聲相同者唯塤篪爲然塤篪者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鐘者其竅盡合則爲黃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塤篪相應又按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配亦取琴瑟相合之義
洪範五福六極無貧賤蓋古無不肖而貧亦無有德而賤者貧則祿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榮貧賤則祿弗及而貧矣故貧可以概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弊以馭其貧是也
康王之誥註引鄭氏曰周禮五門云云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不知應門之內卽路門之外此曰治朝以對路寢庭之朝而言故亦曰外朝其實正名外朝在雉門之內
庫門之外
商容鄭氏曰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習稱容臺按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容孝文時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容臺之名當本此鄭多附會
八十九十曰髦七年曰悼先太常謂當是八十曰髦九十曰悼
某按據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同稱曰髦而於中忽特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耶況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刪矣
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殷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

親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春朝受圭玉於朝受庭實於廟生氣也秋覲一并朝享皆廟受之殺秉質也朝禮升朝之時王但三年適一存三年宋一存三年而嫁與二十而嫁同文故知非塤篪而改嫁也是爲得禮之正而已矣曰三年弗取而後嫁之非禮也故曰此非夫子之言是記者之過也
疏云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鄭註云宅讀曰咤謂之品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梏書五刑二章卽是有虞律法其刑具異見於此
禮運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上既云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既具故此畧而變文直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上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亦當云命降於祖之謂殽廟以上文既具故此又畧而變文正義此段論最妙乃作文換句之法也
鄭云社祀后土配以勾龍稷祀神龍配以后稷又云一歲祭社有四其一爲孟冬祈年於天宗卽蜡賜也按蜡祭先嗇註訓神農祭司嗇註訓后稷是祭稷非祭社也先儒無辨其說者
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註幾謂漆飾沂鄂恐卽根旁之意謂器棧角也
內則右佩紛帨云云疏皇氏云以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此人身左右亦得稱廂也後又云此刀大於左廂刀
內則姑舅有命及其倅也雖有勤勞不敢埤磬
正義云商人以先綏計爲埤磬
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註端當爲冕字之誤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視朝之服尊於聽朔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又按王制云周人元衣養老註元衣素裳爲諸侯朝服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衣素裳皆得謂之元端若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按前云次以元端在諸侯朝服之下若乃是朱裳故爲最下
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祕於

吾聞之丙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此有故者明是指女遭父母及壻遭父母之喪而言除喪三年適二十三年宋二十三年而嫁與二十而嫁同文故知非塤篪而改嫁也是爲得禮之正而已矣曰三年弗取而後嫁之非禮也故曰此非夫子之言是記者之過也
疏云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鄭註云宅讀曰咤謂之品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梏書五刑二章卽是有虞律法其刑具異見於此
禮運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上既云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既具故此畧而變文直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上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亦當云命降於祖之謂殽廟以上文既具故此又畧而變文正義此段論最妙乃作文換句之法也
鄭云社祀后土配以勾龍稷祀神龍配以后稷又云一歲祭社有四其一爲孟冬祈年於天宗卽蜡賜也按蜡祭先嗇註訓神農祭司嗇註訓后稷是祭稷非祭社也先儒無辨其說者
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註幾謂漆飾沂鄂恐卽根旁之意謂器棧角也
內則右佩紛帨云云疏皇氏云以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此人身左右亦得稱廂也後又云此刀大於左廂刀
內則姑舅有命及其倅也雖有勤勞不敢埤磬
正義云商人以先綏計爲埤磬
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註端當爲冕字之誤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視朝之服尊於聽朔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又按王制云周人元衣養老註元衣素裳爲諸侯朝服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衣素裳皆得謂之元端若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按前云次以元端在諸侯朝服之下若乃是朱裳故爲最下
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祕於

民轄重之法貢賦之數云云陳集註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愚按此書不用周正而以建寅爲月令之首是也知夏正之得時矣何敢復有建亥之意乎季冬之令曰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故知其終以夏時爲準矣又曰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數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此其歲終事也若受朔與貢稅將分命諸侯以頒之百縣非一時所可徧故必預備之於三月之前而後及事意以九月之爲歲終然歲成益不章爲相大集羣儒以爲此書諸儒嘗臧諸分爭樂歲禮慶之後尚有區區抱遺經以冀復古制者其後共議封建非笑始皇事不師古而被坑者卽此輩也彼欲依不韋以先王之法度其見固已迂矣而況欲伸其說於李斯焚書之世哉悲夫
文王世子第五節文王之爲世子也七字石梁王氏謂衍文劉氏強解不通余謂當在第三節武王帥而行之上恐是錯簡後教世子三句石梁亦謂衍文余謂文王教世子前益是舊事篇名記者失於刪去耳
奔則爲妾當是二月會男女奔則不禁之時也若桑間濮上乃王法所必加何妾之有
君與尸行梜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邈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徐趨對下疾趨則趨猶行也言徐趨君大夫士皆宜依此禮而行之若疾趨則不必以接武繼武中武爲拘而手足則不可改其常武其註解徐趨爲或徐或趨則於疾趨說不去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棘而歸此邑字士次於公館此朝大夫居廬士居壁室此亦邑宰倚廬卽公館大夫朝士皆居公館終喪而邑宰居壁室至小祥始還治不知當時大小職業何以爲理
三年諒陰子張已疑之矣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襲委武元縞而後襲委武元縞冠之下卷人時卷爲武元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卽前喪之冠也則必有襲故云委武元縞而後襲也前云喪冠不綏又云喪冠條屬註云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爲武是喪冠有武而無襲也此云既別有冠卷則必有武似有武必有襲與前不同矣然玩註一別字蓋喪冠經纓與武共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繩各一繩是別有冠卷也故必有襲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子齊衰之服期而畢矣亦與父同有服乎正義曰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目不得與此樂此

說最明所謂子姓之冠玉藻云緇冠元武
士之徒宜入兆域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骼肆鬄八聲脈解而胆之也殷則體解而燭之也先鄭謂肆解體薦全牲非是
司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古者車戰戈殳戟矛皆長器故力之用甚少雖斬人亦用戈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醴其辭曰云云按儀禮射釋算之後然後司馬實爵而獻養者於侯鷹脯醋折俎養者執以祭侯此乃射畢之事而舊說云將射而先祭恐誤
左傳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杜氏曰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棄其無驗昨舉示友人閻子百詩爲予檢史記傳註引世本云莊仲山產夷吾夷吾產武子云云其十世皆有諡惟未世景子步耐生微無諡耳此几案間書而杜孔諸君皆不及知亦可怪也
門焉有二義晉人閻曹門焉與門於桔柣攻門也文十五年門於匄廵守門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禍故不爲春秋所貴然則能逢比干亦有罪乎此誣經之甚者也
季札觀樂使工歌之初不知其所歌者何國之詩也聞聲而後別之故皆爲想象之辭曰此其爲衛風乎其周之東乎其大公之東乎其周之舊乎其有殷周氏之遺民乎皆從想象而得之者也至於見舞則便知其何代之樂直據所見以贊之而已不復有所擬議也
字書韻音貴皆釋以冠幘之義余按左傳定九年齊侯饗犁彌辭犁彌曰弊邑有先君之職司在載書弊邑之職貢於王室敢有二心君若以玉帛加於敝邑之職貢而棄其載書以大國之威命迫諸侯將以求盟弊邑雖知亡國不敢不從君若以敝邑之職貢爲不共而命之以載書則寡君將聽命焉敢愛牛馬載書曰皇天后土山川之靈先王之明德司慎司盟群神群祖以及我先君莊公襄公威加於敝邑敝邑之人不敢忘君之威命而敢有貳心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喪其君亡其國家無克胤嗣此載書之義也
士之徒宜入兆域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骼肆鬄八聲脈解而胆之也殷則體解而燭之也先鄭謂肆解體薦全牲非是
司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古者車戰戈殳戟矛皆長器故力之用甚少雖斬人亦用戈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醴其辭曰云云按儀禮射釋算之後然後司馬實爵而獻養者於侯鷹脯醋折俎養者執以祭侯此乃射畢之事而舊說云將射而先祭恐誤
左傳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杜氏曰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棄其無驗昨舉示友人閻子百詩爲予檢史記傳註引世本云莊仲山產夷吾夷吾產武子云云其十世皆有諡惟未世景子步耐生微無諡耳此几案間書而杜孔諸君皆不及知亦可怪也
門焉有二義晉人閻曹門焉與門於桔柣攻門也文十五年門於匄廵守門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禍故不爲春秋所貴然則能逢比干亦有罪乎此誣經之甚者也
季札觀樂使工歌之初不知其所歌者何國之詩也聞聲而後別之故皆爲想象之辭曰此其爲衛風乎其周之東乎其大公之東乎其周之舊乎其有殷周氏之遺民乎皆從想象而得之者也至於見舞則便知其何代之樂直據所見以贊之而已不復有所擬議也
字書韻音貴皆釋以冠幘之義余按左傳定九年齊侯饗犁彌辭犁彌曰弊邑有先君之職司在載書弊邑之職貢於王室敢有二心君若以玉帛加於敝邑之職貢而棄其載書以大國之威命迫諸侯將以求盟弊邑雖知亡國不敢不從君若以敝邑之職貢爲不共而命之以載書則寡君將聽命焉敢愛牛馬載書曰皇天后土山川之靈先王之明德司慎司盟群神群祖以及我先君莊公襄公威加於敝邑敝邑之人不敢忘君之威命而敢有貳心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喪其君亡其國家無克胤嗣此載書之義也

姜編修湛園札記

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長秋棠如以魯桓十六年卒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僑如猶在葢百三四十外人矣齊鮑國吳延州來年皆近百歲尚見經傳

昭二十五年宋人享昭子賦新宮此時夫子年已三十五矣新宮尚在安得刪詩之時便亡而亡亦不能記憶也明堂詩有聲無辭註逸詩恐未是

叔向謂襄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註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謚期通謂之三年喪此太說潭正義云喪杖期章內有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親也父心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恩爲之三年不娶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按天子諸侯后夫人死卽以姊妹繼之安得有再娶之事晉靈公再求婚於齊此末世之亂法也不可以證先王之禮愚謂妻之喪期閒月而禫共十五月亦得占三年故通謂之三年之喪若叔伯之喪則不徙禫而除矣況天子諸侯絕旁期則后喪之得稱三年無疑也

唐棣杸註江東呼夫移疏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璣曰奥李也一名雀梅前經云時英梅註雀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又常棣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疏詩小雅云常棣之華陸璣疏云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而正白今宅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剌榆葉而微闊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熟按此則唐棣自一種召南所詠是也常棣與棠棣實大如李子棠棣實如櫻桃唐棣正名郁李又云奥李本大如李子今俗稱大如櫻桃者爲郁李殊誤

鳥曰昊疏鳥之張南趙昊然搖動者名昊論語三昊而作當作此解

公羊穀梁俱受春秋于子夏公羊解引藏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公羊不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于圖讖是也楊士勛穀梁釋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師古云受經于子夏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名喜其後傳八葉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于世是則公穀皆受經于子夏故其言大抵相同而又有相抵牾者當是流傳之異二傳皆是口相傳授至漢始著竹帛傳公羊者以爲孔子懼衰世之禍隱晦其文故不著竹帛而學者徒私相授受而已此何休之妄說也漢書藝文志亦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所褒貶指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而不宜所以免時難也是說也予未之信孔子作春秋上紀天時下明王道所以正人心而抑邪說也之說然後可以開其愚蔽而革去其邪心若徒與其弟子私相受授而已天下何由知之知之者獨其弟子則春秋可以不作矣善予杜氏之言曰制作之文所以將往考來情見乎詞言高則旨遠詞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孟子曰子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好辨卽孔子作春秋之意也使孔子自諱其辨隱秘其書而不出亂臣賊子何所忌而知懼哉作春秋則禍非所避欲畏禍則春秋不如弗作懼威權勢力而苟避之是班氏以小人之心度量君子也何休因班氏之說遂謂春秋黜周王魯又曰春秋黜杞舊宋而新周引讖文云邱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公羊五世至漢胡母生董仲舒推演其文世人乃聞此言去孔子卒後三百歲矣何不全身之有何休之說皆公羊傳所未有也其所云黜周王魯爲漢制作豈獨誣春秋哉其公羊之舛亦已甚矣況其解傳不由傳意擊空立義辭晦意滯凡一例而前後矛盾不可通者難以枚舉使春秋本意若此學士家猶難于尋覓彼亂臣賊子非盡讀書知文字者也欲其一見而知懼理所必無者矣

周家兵數皆從井田出諸侯千乘者得士七萬五千人天子萬乘則得士七十五萬人井田之制一定凡兵士器甲車馬無不有截然一定之數本國不可得而增弧異國不可得而召募故其時雖有封國大小而强弱不甚相遠井田廢而邱甸無稽則一家而正粟俱行矣井田廢而游手無食則異國而流亡接踵矣此强吞弱并而天子喪於列國小國素爲臣隸兵制之所以亂封建之所以亡也唐亦以口分世業而有府兵之制自租庸調之法壞而廣騎不得不變矣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兼經刊

嘉慶生員温心源校

臧茂才經義雜記題辭

刻經義雜記題辭

經筵講官　南書房翰林戶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前提督浙江學政阮元謹

經義雜記武進臧玉林先生所著也先生隱德君子深入兩漢諸儒閫奥研覃經訓根究小學嘉定錢辛楣少詹序之云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余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金壇段若膺大令序之云發疑正讀必中肯綮精心孤詣所到氷釋至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覺悟羣疑是以當世通儒碩學莫不心折此書鉅都大邑研經好學之士往往傳寫不倦余獲交先生元孫在東亟爲料量刻資於嘉慶己未秋付梓南海庶得家置一編免於抄胥之役將見海內承學之士有所稟程藉先生之書以通漢唐之業於是乎在前人自閻百詩徵士以下序之者已詳余爲撰其梗概題辭卷端以告學者焉

經義雜記

武進臧茂才　琳　著

正名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集解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儀禮聘禮疏引鄭注論語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案馬鄭說不同亦各有所本學者喜馬說之平易便斥鄭爲迂遠爲鄭學者專主其說又以馬解爲非俱未嘗徧考也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云云又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爲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卷五說魯君假馬于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達言曰君子無易由言正也此皆馬說所本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序云今依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譌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詁課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雜則迷亂比物成觀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喻於其所不知益闕如也觀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二句是亦以正名爲正書字又弨案說文每部字下有不屬者多書闕字即本論語闕如之意此皆鄭說所本也固不當專主一解以爲是矣朱子集註本史記指衛輒拒父事言之較馬說更切近

西宮災

春秋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杜注西宮公別宮也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後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勝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六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譏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范解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又漢書五行志上西宮災夜半雨水大至壞西宮及女牆梁吕爲愍公宮也吕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曰爲簡立妾母爲夫人吕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吕爲釐娶於楚而齊勝之脅公使立吕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吕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吕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案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志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董說知西宮災不特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童生說知西宮即夫人所居僖公爲齊所脅以妾爲夫人居中右勝居西左勝之乃何氏既用董義而又采禮緯爲居東之說以西宮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繫小寢亦曲說也范解穀梁未能覆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也

宜謝火

春秋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火杜注宣謝講武屋正義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傳夏成周宣謝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穀梁經作宣謝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注宣宮周宣中興之功樂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之所藏目之也范解宣謝宣王之謝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故云成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遷檢范貴其器釋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又漢書五行志上宣謝災公羊傳成周宣謝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穀梁經作宣謝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注宣宮周宣中興之功樂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之所藏目之也范解宣謝宣王之謝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故云成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遷檢范貴其器釋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又漢書五行志上

重修刻板酒行則改古文爲今文非陸氏原本矣及咸平二年孫奭復請摹印古文釋文與郝定釋文並行猶今古並存今所行尚書釋文皆是今字則爲周惟簡等改定之本而非孫奭等復請摹印之本矣夫兩本並行而一沒非因人情喜新厭舊之故歟是可慨也

昭六年鄭災

漢書五行志上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二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平火未出而作火日鑄刑器滅仍乎義爭辟焉火而傳作如滅仍乎義爭辟焉火而古通象之示火何爲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作火鑄鼎刻刑辟書曰爲昊約是爲刑暮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案所引說曰乃西漢說左氏者之言春秋正義引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藏也鄭本西漢舊解杜注云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與南糞義乖其說非是

昭九年陳災

春秋昭九年夏四月顓災杜注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正義曰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閼逢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言猶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杜以左氏無此義故辨而異之案公羊何注云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穀梁范注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又漢書五行志上陳火董仲舒曰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痛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曰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旨外事不因其宮館者暴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禪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勝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曰五成鎔本誤象故曰五成鎔本誤傳改正後陳卒七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曰水王陳其族也今

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曰一生水地曰二生火天曰三生木地曰四生金天曰五生土五位皆相生火天曰三生木地曰四生金天曰五生土五位皆相次五行之序自北而東謂之順相生十故水曰天一爲火二壯木曰天三爲土十壯土木六壯火曰天七爲金四壯金曰天九爲木八壯陽奇爲壯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壯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木衰故曰天以來傳頌當與伏生書大傳等觀不第足以補正杜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開門延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之臣子痛益深矣幸聽救時之言復封陳庶爲善補過者而又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虜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羞愧憤恨之心欲盡其職常以蒼兕蒼兕傳意也劉子政說襄以陰殺之氣當之久而所能涉也蓋蒼兕本水獸壽覆舟故以此名官欲使居是官者不急渡蒼兕害汝此蓋今文家說矣呼而今之之旨矣

尚書泰誓有三

書序正義引馬融云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漫蹈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鷁五至以穀俱來皋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又引鄧展成書論云民閒得泰誓剉向別簿曰武帝未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泰誓正義引王肅書序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又之云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趙注云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太誓脩古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脩古太誓也濩趙馬之說知記傳五荀所引皆未莫誓前之尚誓所晒古太誓也此一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未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與師師尚父誓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集解引馬鄭之言案隱曰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漢書禮樂志賈捐之傳世家亦載斯事案先祖之樂遭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昌說婦人周書泰誓之辭也郊祀志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昌永年不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立功立事二句刑法志又引之禮堂漫案依漢書班彪傳下注千乘天之大律李注今文尚書泰誓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大律李注今文尚書泰誓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不當傳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昌永年傳於亡駁文泰誓谷永傳書曰通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泰誓也亦泰誓昌日太子發升于舟周禮大祝注書曰王勤色變貫就大誓云周

公曰稽懋敬子閒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又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門以周公書報語於王王動色變蠻文類聚十六引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侯以燎羣公咸曰休哉瑞曰武王度氣澤白魚踰入王舟又文元龜曰加此事注今文尚書曰武王度氣澤白魚踰入王舟又文元龜杜篤贈虞大橋魚賦注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瑞元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說文支部攽汲汲也周書曰攽攽予小子永夜不寐攽攽猶汲汲

元語河閒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竊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曰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當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又白虎通禮樂篇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聚之樂儛於室四夷之樂陳於右先王所以得順命重始也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羽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蓋皆王禹記文即開獻王所傳者據班志知劉向校書得今樂記禹所傳者遂寖以微矣

石言于晉

漢書五行志上若過貪欲盜雖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藏水清凋堅不成者衆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神傅無神字案杜注謂有精魂馮依石耳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讒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讒並興傳傳寫當依師古讀為一讀為句非是本作係是以其性也係古信猶係也性也命非也誌訓代經也說文卩部節信也從卩言聲古文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剝於目為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目為石白色為主屬臼祥

夏小正蓄樂

夏小正五月蓄蘭傳為沐浴也唐徐堅初學記歲時部採芝懸於戶上注引玉燭寶典云以禳毒氣又引荊楚歲時記曰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採艾用灸有驗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曰蓄作蓄藥以謂除毒氣據上文所引書知引夏小正蓄藥字非誤蓄古本也諸書說五月五日採藥者甚多今作蓄蘭者氏所引同案楚辭涔蘭芳今沐芳意今本蓋出此然小正所記皆要事若言為沐浴蓄之淺矣當從蔵時記所引作蓄藥以謂除毒氣方有關燮理陰陽之事纘堂謹案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原蓄百藥注云蓄藥之時毒氣盛四體倦懈飢渴聖賢所禁以保神養氣此傳蓋非諸家說以供醫師此傳蓋非原文後人見誤本如此因附會之也

莊十一年宋大水

春秋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杜注公使弔之於宋故謂之恤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紓矣故謂之恤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紓矣故謂之隱楊注不審荀子本文止據今本毛詩便云匪交當為彼交失荀子引詩之旨矣

單子其死乎

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五行志上中作單子其死庳古字無將字似益得乎字之神有之意反索然

子貢本作賜

論語學而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隸釋載石經殘碑貢作贛下篇有子貢字者並同文弼案子貢閒於子貢曰釋文子貢本亦作贛首閒案說文貝部貢獻功也從貝工聲贛賜也從貝贛省聲是貢贛不同依說文當為贛贛即贛之為體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貢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尼之言祭尚存古本餘則多為後人改易矣纘堂謹案禮弓下仲尼之喪病卧子貢自外入門曰賜也子貢本亦作贛首同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杜本亦作省借字五行志中上載古文左傳作子贛又爾雅釋詁賚貢錫畀予賁賜也郭注皆賜與也釋文貢字或作贛是爾雅古本亦作正字然陸德明已不能定其是非而識所歸矣邢疏引左傳賜貢包荒不入為證誤解贛賜之贛為貢獻之貢則無足責也

隱九年震電

春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杜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一字而妄加電也案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上劉歆曰春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雨水而雷電是賜不閉陰慝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謂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之時也本此傳以霖解經大雨以凡雨三日以往為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迭謂癸酉始雨日所子此之謂也春其文義交亦紱之省借未可與言而言近於

弔之歲書公羊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何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南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起應之際甚可畏之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故書故劉子政言宋愍驕慢之應義不本傳意也

有洸淒淒

詩大田有渰萋萋釋文渰本又作弇漢書作黤弇本作黭正義曰毛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案說文水部淒雲雨起也从水妻聲詩曰有渰淒淒則渰正字訓為雲起與孔本毛傳合又說文廾部弁蓋也从廾从合是作弁亦通陰引漢書作黤今食貨志作渰案說文黑部黭青黑也从黑奄聲蓋天將雨則黑雲興於上定本集注毛傳作陰雲貌義與漢書說文同顏氏家訓引毛傳亦作陰雲高注呂氏春秋顏注漢書與不盡然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幸於此臺得廷鼠於臺上案漢書百官表注引應劭曰廷直也主平端表正之官也故謂之廷鼠

匪傲匪僾

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杜注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某漢書五行志上中引傳作匪傲匪僾匪傲匪劭曰言在位者不傲許不僾傲也師古曰傲謂傲倖也又左傳襄廿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荀子勸學引詩匪交匪舒今采菽作彼交匪紓小旻如匪行遒謀杜注左傳云匪彼也是匪與彼音相近故轉匪為彼古書亦往往互異論語惡徼以為智者釋文云徼鄭本作絞是徼絞古通毛詩作交絞絞之省借故漢書作傲毛公兩詩皆無傲鄭箋依字訓為交棱恐非漢志所載左傳為古文今本出之杜氏未足深信大同一左傳同引一詩何容相異況襄廿七年趙孟引詩亦作匪不作彼與漢書正同尤為明證乎今本盍是杜從鄭箋所改漢志匪傲當從陸仲掞說為不傲許與鄭本論語義合師古改為傲倖非是荀子云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

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為誤矣

衣以龙服

五行志中上左氏傳愍僖公二年狐突歎曰今命曰以今傳作文公名已也曰時辛閟閒也謂十應劭曰辛盡也閟閉也用也从反巳時辛閟其事也應劭曰辛盡也閟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案杜注本此龙服遠其躬也佩白金珩寡其妻也後四年申生自殺近之

鼷鼠食郊牛角

春秋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左氏公羊無傳徐疏引異義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各在有司又食各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云改更者穀梁傳過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五行志中上劉向曰為不敬而傷霖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地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額政魯將從此衰天應若曰魯公不脩周公之德獨其將有敗亡之厥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卒死于外衰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鼷鼠食郊牛皆衰牲不謹也案何注公羊云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又食者重緣魯不覺寤即本董義又云角生上指逆之象則於義無取劉子政以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食角傷君威得之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為深切著明

論語古文文今文

釋文序錄云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唐生古受齊論擇善而從号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後漢書包咸傳咸少從東海太守顏良學古文尚書詩論語周氏傳魯論語張禹傳魯論語皆名家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包慎言曰古論語楷馬融旗而進之古論語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論語誠唯弟子不能學也古論語君子坦蕩蕩魯論語君子坦湯湯古論語君子道鬻鬻魯論語君子道鞳鞳古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魯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齊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懌乎

古論語魏魏子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魏魏子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預焉白虎通古論語空空如也魯論語悾悾如也古論語并衣裳者魯論語襜如古論語天子病禜祠然善誘人魯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後漢書孫登傳古論語治之哉我待賈者也魯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魯論語孔子於鄉黨恭恭如也白虎通古論語孔子於鄉黨踧踖如與與如也魯論語孔子於鄉黨踧踖如與與如也白虎通古論語太宁風雖後傳古論語辯辯言唯謹爾爾魯論語便便言唯謹爾古論語朝與下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古論語誾誾如也與上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執圭鞠躬如也魯論語執主鞠躬如也儀禮聘古論語上如揖下如授魯論語上如揖趨如授古論語不使勝食既飽魯論語不使勝食既飽說文魯論語不侵腐食氣食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不食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古論語孔子於鄉黨惴惴如也魯論語孔子於鄉黨愿愿如也白虎通古論語太宁風雖後傳古論語辯辯言唯謹爾爾魯論語便便言唯謹爾古論語朝與下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上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執圭鞠躬如也魯論語執主鞠躬如也儀禮聘古論語上如揖下如授魯論語上如揖趨如授古論語不使勝食既飽魯論語不使勝食既飽說文魯論語不侵腐食氣食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不食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古論語孔子於鄉黨踧踖如與與如也魯論語孔子於鄉黨踧踖如與與如也白虎通古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魯論語孔子於鄉黨恭恭如也白虎通古論語孔子於鄉黨愿愿如也白虎通古論語太宁風雖後傳古論語辯辯言唯謹爾爾魯論語便便言唯謹爾古論語朝與下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朝與上

大山則張氏讀爾雅以小山發爲句大山嶘爲句矣又大山宮小山霍郭注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郝道元注水經廬江水曰嚴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於山峰山下又有神廟嶺曰宮亭廟胡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案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爲名蓋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是鄉氏讀爾雅以大山宮爲句小山霍爲句矣（案宋本高貢山水澤爾雅云大山宮小山霍似不誤）又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不相連釋文鮮息淺反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或作巘又音仙詩皇矣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義引孫炎曰別不相連也公羊傳曰登來之中曷爲不言其地內大山也小山別於大山也葢毛意鮮巘爲一字故皇矣同爾雅作鮮公劉作巘古氏春秋及周禮注蒙羔關冰禮記月正義引爾雅作鮮公劉作巘古氏春秋及周禮注蒙羔關冰禮記月令作鮮羔開冰鄭康成以爲夏之誤

顧瞱及西京賦陵重巘釋之謂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此逕爲區別矣毛自以矣李善注吳都賦巘洞關下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巘古賈切又注長笛賦嶼擊濬峻下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巘解與鮮古書往往互異案孫郭皆云不相連似作巘爲是陸云或作巘巘葢巘之譌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是以小山別爲句大山鮮爲句矣其訓鮮爲少則經必作鮮葢所傳本異也

郭氏以毛公詩君孫氏讀爲旛而不從李巡張揖鄒元峯其識款他差勝矣

荷芙蕖葉

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

釋文其葉蕸字或作葭音遐又音加衆家並無此句唯郭有然郭本中或復脫此一句亦並閟讀案說文艸部菌蕈蕈也閟菌蕈也荷芙蕖莖荷芙蕖葉茜芙蕖本蔤芙蕖根藕說文亦無其葉蕸句荷字注云芙蕖葉則其葉即名荷已見有句詩澤陂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正義曰荷之爲葉極美好孔氏以荷爲芙蕖之葉與說文同知舉記世七實器部引作其葉荷是可知衆家本皆無此句郭注本亦無矣詩正義引爾雅與今本同有非古義也高誘注淮南子說山云荷其葉也其莖日茄其本曰蔤其花曰菡萏其實曰蓮亦無其葉蕸句又詩正義曰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菌莒蔤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翦住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

方人便以藕爲荷荷亦以蓮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

案李注又見山有扶蘇正義或疑據云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則李本亦有其葉句不知李所云葉即說文所謂荷爲芙葉葉也詩正義所引郭注今本皆闕郝氏襲此以作箋雅正義此注見疏中則郭注之脫落征作疏前矣然邢氏不爲補緣何邪

芍藥蘜根

釋草芍藥郭注今江東呼爲將相之相一名犮即此類又蘜根郭注別一名俗呼韭根爲蘜考說文艸部芍艸根也芍艸根也芍艸根也廣雅釋草杜蘜蘜芍株根也芍艸根也案爾雅有蘜無蘜說文有蘜無蘜蘜合之二雅無訓根之蘜（案說文別有蘜字解云乾薑也蘜合之二雅無訓根之蘜）說文耳然則蘜即芍之異文其義同爲根也廣雅無芍蘜即蘜字說文每字皆訓爲根廣雅總釋爲根則爾雅芍蘜芍根者別四名也不當分爲一郭氏誤也

攫蘜含華卷也

釋草攫蘜含華郭注未詳又華卷也郭注今江東呼華爲卷案郭氏分此爲一節猶上之滴普蕖含華說文艸部葩華也從艸葩聲又曰華也艸木之夢未發菡然單形讀若含字

左傳僖四年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釋文作漢以爲池云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云水猶方城不言山也

孟兮

左傳僖卅二年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釋文孟子本或作孟兮案杜注孟明百里孟明視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然則孟明已爲百里視之字蹇叔老臣何爲稱百里之子孟子乎呼曰孟兮益痛傷之詞與上寒叔哭之文正合陸孔俱定從子字唐石經今作孟子細驗其剜改之跡原是兮字

大室屋壞

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杜注大廟之室正義曰左氏先師及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公羊經作世室傳曰久不修也何注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今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殺梁傳譏不修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又五行志中上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而作主後六月又吉禘於大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大廟跨釐公左氏說曰大事於大廟周公之廟實有禮義者也祀周公之大事也亦是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也跨釐公之廟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稷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悖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殺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跨釐公者先禰後祖也突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注彼云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名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祫也似爲祫之常稱矣志云殺梁公羊經曰世室案設梁同左氏作太室傳曰太室猶世室也足以明之或劉子政所據殺梁經作世室與范本不同又謂先禰後祖者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杜注臣繇君猶子繇文是也

君子以經論

易屯象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王弼注君子經綸之時正義曰經謂經緯綸謂綢繆姚信云綸謂緯也以織綜經緯此君子之事以爲治字非王本意案釋文作經論音非其義也劉表鄭元以綸爲論字倫鄰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黃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又李氏集解引荀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是漢前惡明帝康成並作經論劉表黃穎亦同正義論爲論字之譌孔氏引姚信訓綸爲緯是姚本與王肅同作經綸矣

父母唯其疾之憂

論語爲政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集解馬融曰言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案論衡問孔云子治之者賢高注云論語曰則王充高誘皆以爲人子憂編又李氏集解引荀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是漢前惡明帝康成並作經論劉表黃穎亦同正義論爲論字之譌孔氏引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也爲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與馬說不同朱子集注云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案如馬義則夫子所告武伯者止是餘論其意反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其詞若此者集注所引舊說即本根也惟王高二氏說文順義洽益可從應唯父母有疾獨爲憂之所不容已伯兄玉呈疑父母字其字意複琳以父母字當略讀則得之

終朝三褫之

保故終朝之閒襳帶者三也正義曰一朝之閒三褫杜注以說受錫榮何可褫奪故言終朝三褫釋文褫敕紙反又作褫音同王肅云解也鄭本作扡扡解也說文扡拭也一曰所以解帶也扡褫音義同褫奪也衣帶解則褫奪之義也宋均注援神契云褫奪之言扡而非義奪之義也宋均注援神契云褫奪之言扡而非義奪之義也

易說上九或鞶帶之閒襳帶者三也正義曰說卦震爲大塗爲帶坤爲大帶宜言扡而非義奪之義也宋均注援神契云褫奪之言扡而非義奪之義也

周易玩辭引鄭注云三扡三加之也王肅作褫而以爲解此與鄭立異耳

師貞丈人吉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王弼注丈人嚴莊之稱有軍正者今注疏本王說此四字也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並王者之師也李鼎祚曰案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以師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臆云嚴莊之稱學不師古匪說攸關既誤違於經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案釋文貞丈人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又周禮夏官序官疏引鄭易云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然則古文易本作丈人非王氏曲解李氏從子夏傳作大人與鄭本義得兩通此注尚未課違經旨不得輒改作大人也

泰案无往不復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案曰无往不復无地際也釋文作象曰无平不陂云一本作无往不復糟堂譚案七經孟子考文古本易象曰无往不復上有无平不陂句李氏集解作无平不陂蔽宋衷注云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似漢易本有二句然王弼注云地將各分復之際正義曰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是王輔嗣本原止无往不復一句蓋孔子錯舉其辭不得拘經妄增也

公用亨于天子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勿克上弼注虞得其位與五同功威權之盛莫此過焉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宋衷子頤蕃氏萬二傳皆以亨爲通惟朱子本義云亨春秋傳作享謂

朝獻也古者享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亨于天子之象又語錄云亨字一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五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盍音餉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杜撰了無限辭說率稱而辛不得其大義亦拙事

也珠案釋文用享許庚反通也下同衆家並香庸反京云獻也千云享宴也姚云享祀也又集解虞翻注云享謂五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享于天子謂五公飪熟足爲公陳故小人不克也然則京房虞翻姚信干寶衆家並作享字本義以春秋傳爲據最是而漢易本經尤足爲證又案說文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庶幾許庸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朱子謂享享孝文本一字是也又謂字畫音韻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辛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尤爲名言朱子真通儒也故欲治經必先自小學始

騶牝驪牝

鄭康成孫叔然謝雉本作騶牡驪牝元余既有說矣今玩郭注陸氏釋文及禮記正義知郭本爾雅作騶牝驪牝（鄭堂讀書記宋槧善本爾雅單注本騶牝驪牝作騶牡驪牝）故郭注曰詩云騶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騶見周禮解騶牝不更釋驪牝矣若如今本則以騶馬爲牝驪馬爲牡郭注安得詳騶而不及驪乎檀弓正義曰爾雅釋詩云騶牝此正據郭本也更可證著釋文大書騶牝云騶恐反下同陸所云下同即指下驪牝之牝若是注中牝字陸當言注同矣又釋文大書驪牝今改从牡注改上騶牝爲牡讀與郭異亦因本作驪牝故陸言上騶牝別之若下是牝字則直云改牝爲牡矣且孫本作騶牡驪牝元故陸云孫改上騶牝爲牡明下驪牝爲孫郭同也

孔舒元公羊傳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撰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實孔舒元公羊傳本二十有四年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以上何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二句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二句何然則彖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二句何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案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六藝論見公羊序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禮戴謀議孫炎釋文序錄公羊段氏仲孔所集解十四卷今闕孔舒元作序既所據用則則爲古本可知矣元魯人東晉時人

春秋名季子辨

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說經爲謬也案杜注左氏云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正義引鄭玄駁異引鄭玄駁異引鄭玄駁異

穀梁經召伯

春秋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公羊同杜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釋文召召伯上照反穀梁經作毛伯釋曰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

頎入頎頎

玉篇頁部頎渠衣切詩云碩人頎傳頎長貌箋云言莊美儀表長麗後好頎頎然又下章頎人敖敖箋云敖敖猶頎頎也據鄭箋知詩頎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正義曰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長也據此知唐初孔所見本已作其頎矣

孝經閨門章

宋本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在子曰君子之事親章後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其二十四字元氏正義鄭司馬貞譏曰近儒欲崇古學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說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禮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案古文雖出劉光伯之惡以私意竄改但閨門一章文義是理致精嚴假非後儒所能僞作不當以文句疑之蓋閨門之內人君燕寢之地也人君於大廷之上百官執事前後左右罔非正人即欲不具禮而不可即退朝之後與父兄相處爲我素所嚴敬者雖欲不具禮而亦不能惟閨門之內所對者妻子耳所侍者臣妾耳人君而與妻子臣妾相處燕昵之私鴆欲之感自有所不容已則起居之際必有不能具禮而或至於失禮有能若嚴父嚴兄在前則閨門之內一如大廷自不敢不具禮矣蓋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祝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權心以事其親而自一家觀之爲妻子臣妾自天下觀之爲百姓徒役故云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欲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必不敢遺於天下之百姓徒役欲得一家之懽心以事其親必不敢侮於閨門內之妻子臣妾此先王之孝也此聖人之誠也司馬氏以爲凡歸誤矣

李古理字

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其乏困杜注行李使人正義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爲注則同都不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順之爲李今詩作碩人其頎傳頎長貌箋云言莊美儀表長麗後好頎頎然又下章碩人敖敖箋云敖敖猶頎頎也據鄭箋知詩頎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正義曰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長也據此知唐初孔所見本已作其頎矣

孝經閨門章

宋本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在子曰君子之事親章後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其二十四字元氏正義鄭司馬貞譏曰近儒欲崇古學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說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禮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案古文雖出劉光伯之惡以私意竄改但閨門一章文義是理致精嚴假非後儒所能僞作不當以文句疑之蓋閨門之內人君燕寢之地也人君於大廷之上百官執事前後左右罔非正人即欲不具禮而不可即退朝之後與父兄相處爲我素所嚴敬者雖欲不具禮而亦不能惟閨門之內所對者妻子耳所侍者臣妾耳人君而與妻子臣妾相處燕昵之私鴆欲之感自有所不容已則起居之際必有不能具禮而或至於失禮有能若嚴父嚴兄在前則閨門之內一如大廷自不敢不具禮矣蓋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祝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權心以事其親而自一家觀之爲妻子臣妾自天下觀之爲百姓徒役故云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欲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必不敢遺於天下之

音相近云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稱寫慶非己所絕順若小人小人自咎非己所絕已字正釋經子字此節即所謂順若小人也又正義云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異心也則北宋人作疏時尚是子字今注疏本作子是從集注改也四書大全載慶源輔氏說以殆非也下無曰字故知爲問苔之言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賜使學者不自重矣案孟子一書問答處曰字每不具蓄未可以此拘泥若以爲露筋骨則孟子自言有甚於此者矣且孔子曰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孟子之言即本孔子豈亦非所以待學者乎總之朱子讀夫如敷此失之小焉者也後之學者能於此等處不爲之曲護庶可謂朱子爭臣矣

侻六尺之孤

玉篇人部侻恥爸切侻寄也論語云可以侻六尺之孤今論語泰伯侻作託案說文人部侻寄也从人庄聲庄古文宅字部託寄也从言乇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侻字蓋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侻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蓋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侻與說文義合也

六鵫

說文鳥部鵫鳥也从鳥足聲春秋傳曰六鵫退飛鵫鵫从鳥鵫字或作鷁釋文六鵫五歷反本或作鷁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鷁五歷反可證三傳本皆作鷁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鵫惟何注六鵫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鷁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一傳也五經文字鵫鷁穀梁疏引晉連云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閟也賈景伯以閟解鷁是取同聲字爲訓尤可見六鵫字本从足也此疏引賈氏說史記宋微子世家六鵫退蓋集解引賈注作鷁引公羊傳作鵫索隱引左傳六鵫退飛漢書五行志下六鵫退蓋過宋都師古曰鵫音五狄反玉篇鵫午的切又五分切鵫鵫鵫並同上條根據計書以从足爲正从益者

說文不收故刻未廣韻二十三錫鵫五歷切遇上同說文又作鵖鵫非己所絕順若小人小人自咎非己所絕已字正釋經子字此節即所謂順若小人也又正義云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異心也則北宋人作疏時尚是子字今注疏本作子是從集注改也四書大全載慶源輔氏說以殆非也下無曰字故知爲問苔之言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賜使學者不自重矣案孟子一書問答處曰字每不具蓄未可以此拘泥若以爲露筋骨則孟子自言有甚於此者矣且孔子曰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孟子之言即本孔子豈亦非所以待學者乎總之朱子讀夫如敷此失之小焉者也後之學者能於此等處不爲之曲護庶可謂朱子爭臣矣

侻六尺之孤

玉篇人部侻恥爸切侻寄也論語云可以侻六尺之孤今論語泰伯侻作託案說文人部侻寄也从人庄聲庄古文宅字部託寄也从言乇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侻字蓋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侻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蓋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侻與說文義合也

六鵫

說文鳥部鵫鳥也从鳥足聲春秋傳曰六鵫退飛鵫鵫从鳥鵫字或作鷁釋文六鵫五歷反本或作鷁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鷁五歷反可證三傳本皆作鷁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鵫惟何注六鵫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鷁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一傳也五經文字鵫鷁穀梁疏引晉連云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閟也賈景伯以閟解鷁是取同聲字爲訓尤可見六鵫字本从足也此疏引賈氏說史記宋微子世家六鵫退蓋集解引賈注作鷁引公羊傳作鵫索隱引左傳六鵫退飛漢書五行志下六鵫退蓋過宋都師古曰鵫音五狄反玉篇鵫午的切又五分切鵫鵫鵫並同上條根據計書以从足爲正从益者

臧茂才經義雜記

鵫鵫反以鵫爲正音足倒置矣

民無德而稱焉

論語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民無德而稱焉肅云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焉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是王肅本作無得也下引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本作無德釋文所見蓋即鄭本王肅好與鄭難故改稱無得其實泰伯三讓之事皆鄭所不取故不從之

震哉伯之廟

漢書五行志下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昧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宮將專事昧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僖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昏霾陰陽分爭天戒若曰勿使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宮將專事昧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僖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昏霾陰陽爲陽臣制君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昏霾陰陽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使大夫世宮將專事昧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僖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昏霾陰陽分爭天戒若曰勿使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宮將專事昧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

太平御覽二百六十一引風俗通義云不學詩生俗說見蠶地便能開目視書謂之瞽生舉瘖生子妨父母讀案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於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余以應社兩說皆非是若寤時子已生兒蠶地便能開目武姜何至驚而惡之案史記鄭世家云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然則寤生者難生之謂也史公之解甚精審非釋言造寤也郭注相于瘖釋文云孫本造字作午又說文午悟也五月陰气午逆冒地而出故逆也从午吾聲說文與爾雅義同造字當從孫叔然作午瘖即悟之通借字其義又德得二字音同古互用孝氏孟子盡心篇云於是焉有不得也注云得或作德是得悟亦通借字文云在得或作德非

稱焉是鄭本作無德釋文所見蓋即鄭本王肅好與鄭難故改稱無得其實泰伯三讓之事皆鄭所不取故不從之

其義又德得二字音同古互用孝氏孟子盡心篇云於是焉有不得也注云得或作德是得悟亦通借字文云在得或作德非

震哉伯之廟

漢書五行志下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昧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宮將專事昧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僖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昏霾陰陽分爭天戒若曰勿使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宮將專事昧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僖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昏霾陰陽爲陽臣制君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昏霾陰陽分爭天戒若曰勿使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宮將專事昧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

太平御覽二百六十一引風俗通義云不學詩生俗說見蠶地便能開目視書謂之瞽生舉瘖生子妨父母讀案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於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余以應社兩說皆非是若寤時子已生兒蠶地便能開目武姜何至驚而惡之案史記鄭世家云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然則寤生者難生之謂也史公之解甚精審非釋言造寤也郭注相于瘖釋文云孫本造字作午又說文午悟也五月陰气午逆冒地而出故逆也从午吾聲說文與爾雅義同造字當從孫叔然作午瘖即悟之通借字其義又德得二字音同古互用孝氏孟子盡心篇云於是焉有不得也注云得或作德是得悟亦通借字文云在得或作德非

震哉伯之廟

漢書五行志下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昧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宮將專事昧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僖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昏霾陰陽分爭天戒若曰勿使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宮將專事昧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僖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昏霾陰陽爲陽臣制君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昏霾陰陽分爭天戒若曰勿使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宮將專事昧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

隱五年秋蝗

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臧僖伯之諫貪利區畧昌生蠹蠹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又春公觀魚于棠傳何以書譏遠也公羊爲爲遠而觀魚百金之魚公張之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而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氏但言蠹食苗心爲災故書言以劉說補之

大者不螘

左傳昭廿一年小者不窕大者不螘杜注螘橫大不入正義曰螘聲近橫故傳案漢書五行志載左氏作大者不橫師古曰橫猶反見左經文作大者不螘戶化反五經文字木部螘戶化反見左經文作大者不橫師古曰橫猶大也音胡化反說文手木兩部俱無此字玉篇手部橫實也廣韻四十禡橫實也大也又徐鉉新附云橫橫大也从手从黃聲與篇韻俱胡化切而皆不从木則作橫者非左傳下文王心弗堪漢志作弗裁孟康曰古堪字案裁乃裁之譌說文裁裁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裁黎左氏本古文故多假借字

浩然之氣

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傳變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東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貫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趙氏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朱子集注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皆與古義異

行者必以費

孟子公孫丑下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贈辭曰餽贐子何爲不受趙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案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贐辭曰歸賚又文選魏都賦稱貢贄劉淵林注賚禮贈也此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賚答贈辭曰馬駑或踰遠而納費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賚蒼頡篇曰賚財貨也稱白馬駑或踰遠而納費言財貨也說文曰賚賜予也會作鄶今作贈乃俗字說文貝部賚會禮也从貝敻聲玉篇貝部賚才刃切財貨也廣韻二十一震賚琛賚又財貨也會禮也徐刃切又疾刃切五經文字上貝部賚音盡皆無贐字至集韻始二字並載今孟子及諸書皆作贐賚字述房幸玉充劉淵林李善引孟子尚仍舊本也

文帝始置博士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詔五經博士文帝紀無立博士事余考南漢人所言則文帝已立博士矣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已爲博士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往受尚書伏生受尚書初出于屋壁枉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又趙氏孟子題辭孝文帝欲廣道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

而已王氏玉海藝文云爾雅立博士本之孟子漢書也李賢注翟酺傳云五經博士文帝時未遑序之事酺之言不知何據益未詳考也劉歆書諸子傳說論字誤當從孟子題辭作傳記踏子謂孟子也傳謂論語孝經也記謂爾雅也書序正義曰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傅書云傳曰人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書云傳曰喜而不寐日丞升也此以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舊典故謂之傳

攙尊象尊

詩閟宮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作犧者沙羽飾也此同釋文然正義是釋文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朱子集注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皆與古義異

行者必以費

孟子公孫丑下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贈辭曰餽贐子何爲不受趙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案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賚辭曰歸賚又文選魏都賦稱貢贄劉淵林注賚禮贈也此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賚答贈辭曰賚財貨也稱白馬駑或踰遠而納費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賚蒼頡篇曰賚財貨也說文曰賚賜予也會作鄶今作贈乃俗字說文貝部賚會禮也从貝敻聲玉篇貝部賚才刃切財貨也廣韻二十一震賚琛賚又財貨也會禮也徐刃切又疾刃切五經文字上貝部賚音盡皆無贐字至集韻始二字並載今孟子及諸書皆作贐賚字述房幸玉充劉淵林李善引孟子尚仍舊本也

文帝始置博士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詔五經博士文帝紀無立博士事余考南漢人所言則文帝已立博士矣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已爲博士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往受尚書伏生受尚書初出于屋壁枉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又趙氏孟子題辭孝文帝欲廣道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

眾本無酒因有事而一宿醒城之戒曰無酒酤我毛傳與說文正同不得以經傳無名爲疑矣漢書食貨志下云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合歡興禮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相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識是以疑而弗食則斑孟堅駁論語以酤爲買與箋義合也

朝服而立於阼

論語鄉黨朝服而立於阼階案鄭文於阼才故反本或作於阼階知古本無階字孔安國云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蓋因注誤衍也禮記郊特牲鄉人禮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或爲雞知禮記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

咸曰義也

左傳昭十四年三叛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注末猶也減輕也夫可謂直矣注於義未安正義曰三度數叔魚之惡不爲薄輕言曾重厚極言之也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棄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妄也案家語正論載此事亦作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注云末薄曰義也夫作或曰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則王肅家語句讀與服氏合其所見左傳作咸不作減亦與服本同杜氏改咸爲減而屬之上句失之臆見也不爲末注杜音如字非是讀末爲蔑又傳云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刑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注三罪唯荅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爰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案上文先云義也夫中言除三惡此又云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則明是以直爲義猶隱四年石碏殺其子而傳云大義滅親也乃杜上注云於義未安此注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不免刻求古人失聖人表揚之旨矣劉元伯規之固也

槧然或作研然

公羊春秋僖十六年實石于宋五隕爲隕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磌然滅之則石釋文磌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譬也一音考君反本或作研注號本八耕反穀梁疏曰磌字說文王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研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張

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案玉篇石部磌枯千切磌地名又苦堅切磌石聲也又大堅切研摩硏同上據楊氏所見玉篇無磌字則今本有者蓋孫强等增加廣雅四釋詁磌礎也而無磌字楊云張揖讀爲磌是古本廣雅有磌字今玉篇作礎礎皆不具說文文部無磌字礎或作礎礎之人反又大年反聲義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

三川皆震

國語作三史記同作二下云三年崩王肅云長老皆記之王肅注家語多以增損國語非也史記同作二年是也

五行志云史記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竭而岐山崩

國語周語史記作二年

劉向以爲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

史記同作有國語作父

周太史義引傳曰周將亡矣國語太史作伯陽父下史老子也義引傳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過作過此作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國語史記同作民亂之國也過此作失敢斥王也則似本作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陰迫之使不能升也然則國語本是通字作迫者形近之譌春秋義引作迫而不能升也此以詁訓代經文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陽失其所在陰原上史記同作填國語作鎮鎮壅動日塡壓也塡壓不能出也史記同作塡

南子卷八云德澤施於方外沐被施延於遠方之外又荀子儒效云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注施讀曰移然則繹詁池易之弛亦施之假借墟毛詩傳箋及禮記注知煩謝是也皇矣箋云施猶易也延也郭注相延易本此又周禮小司徒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弛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師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注施讀亦爲弛也國語音語九邪侯闓之遠遠施邪侯氏韋注云施劾補也晉孔晁注施變也廢也韋氏反正義及釋文不弛舊音施舊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音勿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施易音亦案不施其親亦當作解廢意孔注作如字讀益不知爲假借也禮記雜記下廢而不施而能弛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文武謚釋卷十五載漢石經論語亦作君子不施其親唐李鄴筆解云施當爲弛而釋文作不弛朱子集注謂福本同義雖是而文則改也論語鄭曰施易也釋文施以豉反非羣經音辨釋字音南宋說之曰施式支切訓易音弛以豉反中庸及之曰施于中谷禮通於匪別

廢棄

論語鄉黨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集解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若之朝來歸釋文廄夫子家廏也王弼曰公廏也案禮記雜記下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正義曰廄焚孔子馬廏被焚又禮記月令孟夕之月乘舟之道也注言拜鄉人爲火來者謂己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正義曰廄焚孔子馬廏被焚問孔子者據論語云子退朝禮記云鄉人爲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廏矣故鄭云自君之朝來歸釋云自君之朝來歸釋論語禮記云鄉人爲火來者則明是夫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此與鄭義不合而爲王弼之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孔子爲大司寇廄焚孔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自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案此乃王肅據鹽鐵論改禮記以與鄭氏相難者既爲國廄何獨孔子之鄉人來弔豈諸大夫之鄉人獨無來弔者乎如雖有來弔者而孔子不拜之或諸大夫各自拜其鄉人乎

可與共學六句

論語子罕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未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集解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李習之復解引此作孔注云孔注失其義矣邢云又云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懿重之懿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可與權或欲懼詩正義及華嚴經音義引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或欲懼詩正義及華解改今本論語案注南子氾論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高注適之也適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淮南王漢初人與集解本正合知漢魏相傳並同今本詩正義斷章取義不必盡符本文李習之復世文人莫言未足爲據

古文均爲秅

儀禮士冠禮兄弟畢秅元立于洗東注畢盡也秅同也元者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定分何以言改道將卒相附襲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則謂簡閱鬻車示窮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離局賈逸以易行爲樂與范易道先後誘擊之然卽欲先後誘擊之亦無庸樂與范易章昭以若易中下爲中軍之下此據國語晉語六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之文然欲簡易以示弱同一中軍之將何范燮之軍簡易欒書之軍不簡易乎改讀易字以開杜氏之誤而國語之難通更過於左傳矣今爲晉三軍與中下相易表及楚三軍表於左俾學者考焉

晉三軍表

上軍	郤錡	荀偃	韓厥
中軍	欒書	范燮	荀罃
下軍	趙旃	荀罃	士魴

楚三軍表

左	子重	令尹
中	子反	司馬
右	子辛	工尹

論語筆解纂

習之好改字余既有辨矣覆讀之有可采備一說者纂錄於此事君數章何晏注數讀爲速數之數李云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爲辱乎吾謂數當謂煩數之數李云君命召不俟駕速也此解與集注同子見南子章孔注矢誓也李云矢陳也吾當爲吾泰之吾厭當爲厭亂之厭孔矢之矢爲誓非也後儒因以矢爲誓又以厭爲壓益矢之矢案釋文引蔡謨云矢陳也吾王弼李充備鄙反厭於歧反又於豔反正義曰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解與舊說合子曰由知德者鮮矣云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於謂之一段爲得矣案解載王肅注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小人窮斯濫矣小人知德也慍見於君子不施其親云施當爲弛此解與余說合今之學者日習朱子集注於何氏集解益之高關更何暇及此而不知唐人之書亦不可不讀也或

藏茂才經義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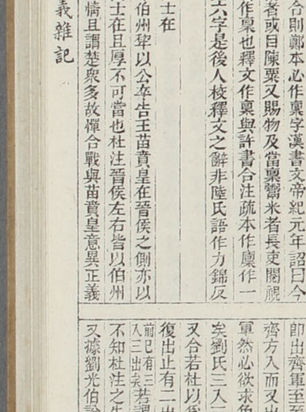
疑此爲後人託撰然即以茲數端論之似非朱以來學者所能言且其文繁意複與唐人義疏極相似

左傳錯簡

左氏音義之四襄五第十八大書傳字云此傳本爲後年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案傳云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泣盟秦伯車如晉泣盟成而不結杜注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晉傳寫失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邱明自分爲三十也邱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慶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鄭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爲後卷之始此爲後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合與下相接故輒鄭彼未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真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奏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又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疑曰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案書一簡八字則尚書與左氏竹簡字數多寡不同然亦止大概言之不必尚書定三十字左氏定八字故漢書藝文志論酒誥召誥脫簡云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多不過三十字少不過八字耳此傳會于夷儀云云其三十五字以八九字一簡數之應有四簡蓋簡編斷脫當在卷十七之末者反落在卷十八之首杜氏注傳時本已如此故後人傳寫者亦因之而不敢改陸氏所言是也乃杜以爲傳寫失之語欠分曉正義又云學者欲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余謂自杜氏以前恐無此穿鑿私改之獘今釋文俯仍陸氏之舊在第十八依孔氏所言亦本在正義第卅七之首乃俗本注疏移於第卅六之末在廿五年傳後則非孔氏真本宏單注水亦誤摧明刻杜林合解在第卅一襄廿六年之上頗足取云三

錦堂謹案歸安陸氏元朗所撰我不全采於左傳經典釋文第卅一册題襄五第十八此傳正在廿六年之首

名開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脩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脩大章者至周謂之大卷於周之世其黃帝樂堯不增脩謂之大卷者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案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別爲黃帝樂名雲門者以此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別爲黃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卷上加雲門者以黃帝之樂堯增脩者既謂之咸池不得脩者別名大卷明周爲黃帝於大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又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注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豫頼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修而用之故名曰咸池以五帝狹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咸池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通）大章大（著於文字）（今）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當作）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名則（知）（通）更奏黃帝樂立名名曰雲門則雲門（者於文）（祭地）（祀）（天）與大卷爲一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據此知黃帝二樂一大卷一咸池其大卷堯不增脩而全用之更名曰大章周公制禮以大卷本黃帝之樂但異其名耳故仍屬之黃帝而復其本名又定雲門以美大之其咸池堯既增脩改用則咸池之名雖仍黃帝之舊而實爲堯樂矣故周公遂以此爲堯樂又加大字於上肯池字於下也於此見堯台因襲之妙而無變改之失有表揚之表而無據竊之嫌又可見周公定樂命名之精而禮爲天理燭熟之書也甚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堯欲全用黃帝之樂必改其本名庶足以新民之耳目此大卷所以爲大章也若咸池既已增脩非黃帝之本體而又改易其名幾何不疑爲堯所自創百世之下增脩之迹復泯滅又誰知爲本之黃帝乎故咸池之仍名咸池堯之不忘所本也晉周公制禮必去其盧名而實體故復大卷之號而黃帝之樂定矣歸咸池於堯而堯之樂定矣更以咸池歸黃帝若何也堯帝所增脩致被前帝之制造又不敢



沒後帝之脩改而虛加之前帝故咸池不屬黃帝而屬堯也大卷必冠以雲門何也蓋周武曰大武渡曰大濩夏曰大夏韶曰大磬殷曰大護周曰大武渡夏曰大夏韶曰大磬殷曰大濩周曰大武皆象其功德而名之大卷黃帝本言大堯改之又言大卷堯之又言大咸堯之皆以其人名之上美之曰雲門也其因襲之義今爲表以明之

周公定樂	黃帝	堯	舜
大卷　咸池	大卷（名不備故更名）	大咸（名不備故更名）	大韶
因	因	因	因
周公	黃帝	堯	舜
大卷　大咸	大卷	大咸	大韶

哀公問衍句

禮記哀公問其順之然後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釋文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祭祀以序宗族釋文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祭祀以序宗族孔氏正義曰句釋之不宜獨斷此句其因襲之迹今爲表以明之

周公定樂	黃帝	堯	舜
大卷　咸池	大卷（名不備故更名）	大咸（名不備故更名）	大韶
因	因	因	因
周公	黃帝	堯	舜
大卷　大咸	大卷	大咸	大韶

哀公問衍句

禮記哀公問其順之然後宗廟歲時以敬

也杜改作薄師以師退則樵不在元師而在士卒矣

輜輷即棧字

詩何草不黃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傳棧車役車也箋云孤莖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華者穎文有棧士板反正義曰巾車云漆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照字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車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又考工記輿人棧車欲弇注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士乘棧車釋文棧士板反劉才産反又儀禮既夕窆奠幣于棧注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今文棧作輚釋文于棧士板反劉才産反注棧同釋曰柩車即屋車四輪道地無漆飾故言棧也又左傳成二年丑父寢於轏中注轏士車釋文轏中仕士作產反又仕板反士車也字林仕諫反云卧車也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轏與棧字異音義同耳又說文木部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从木菱聲車部新附轏車名从專房聲士篇木部棧仕版切說文云棧棚也一曰竹木之車曰棧詩曰有棧之車今本說文誤入字車部義仕倒切載柩車轏同上廣韻二十六產云棧闕也亦姓魏有任城棧潛士限切轏車名士所乘也義與簡云卧車也亦兵車又儀禮注云載柩車也三十諫譏卧車又簉作車亦作轏士諫切棧木棧道又士限切五經文字木部棧仕諫反車部轏譏二同士諫反上見春秋左氏傳下見周禮巾車及輿人皆作棧惟注疏乃儀禮之譌與棧同案彎爲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木部毛詩一總皆作棧與說文同左傳亦當作棧儀禮今文作輚蓋俗儒以棧是車名應從古經典說文合據儀禮注及厲韻引樂蒼知漢魏閒已別作輚爲棧矣說文棧字玉篇同并簡下之二載王左傳作轏者即棧之別體考房脣相近玉篇先列輚字又云轏同上廣韻云輚亦作轏五經文字云轏輚二同此轏即輚別體之證陸德明於轏下引字林知晉人已別作轏爲輚矣徐鉉於車部新附轏字蓋爲左傳而設然牡以爲士車則本同巾車職作輚孔氏據之謂成石經誤作維羊本遂沿襲之

士板反劉昌宗音才産反劉氏近之

維牛維羊

詩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本作維牛維羊羊與羊韻也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可證阮監本毛本作牛羊今箋牛字上尚宛然存疏本箋中本作牛羊後依經改爲羊牛今箋牛字上尚宛然存羊字之跡識者審之知余言不誣也正義本作維牛維羊後人妄以依經改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車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又考工記輿人棧車欲弇注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士乘棧車釋文棧士板反劉才産反又儀禮既夕窆奠幣于棧注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今文棧作輚釋文于棧士板反劉才産反注棧同釋曰柩車即屋車四輪道地無漆飾故言棧也又左傳成二年丑父寢於轏中注轏士車釋文轏中仕士作產反又仕板反士車也字林仕諫反云卧車也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轏與棧字異音義同耳又說文木部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从木菱聲車部新附轏車名从專房聲士篇木部棧仕版切說文云棧棚也一曰竹木之車曰棧詩曰有棧之車今本說文誤入字車部義仕倒切載柩車轏同上廣韻二十六產云棧闕也亦姓魏有任城棧潛士限切轏車名士所乘也義與簡云卧車也亦兵車又儀禮注云載柩車也三十諫譏卧車又簉作車亦作轏士諫切棧木棧道又士限切五經文字木部棧仕諫反車部轏譏二同士諫反上見春秋左氏傳下見周禮巾車及輿人皆作棧惟注疏乃儀禮之譌與棧同案彎爲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木部毛詩一總皆作棧與說文同左傳亦當作棧儀禮今文作輚蓋俗儒以棧是車名應從古經典說文合據儀禮注及厲韻引樂蒼知漢魏閒已別作輚爲棧矣說文棧字玉篇同并簡下之二載王左傳作轏者即棧之別體考房脣相近玉篇先列輚字又云轏同上廣韻云輚亦作轏五經文字云轏輚二同此轏即輚別體之證陸德明於轏下引字林知晉人已別作轏爲輚矣徐鉉於車部新附轏字蓋爲左傳而設然牡以爲士車則本同巾車職作輚孔氏據之謂成石經誤作維羊本遂沿襲之

來假來饗

詩烈祖來假來享降福無疆明諸舊本及國子監注疏本毛晉汲古閣本金壇段玉裁校刊毛詩翻箋本皆作來享惟唐石經來假二字有別案以假以享箋云假升也享獻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此來假來享箋云享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使神享之也箋云此祭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此言享祭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來假謂來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據此知經本上作享下作饗故彼箋以享爲獻此箋以享爲獻也箋云神靈之正義作來假來饗爲唐石經之所本俗本經誤作享以假以享上作來假來饗下作來假來享非也以假以享者以假以升也升作登隔無疆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又下與我久長之福盛謂神靈諸侯來助祭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正義釋經云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此享字本作享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據此知經本上作享下作饗故彼箋以享爲獻此箋以享爲獻也箋云神靈之正義作來假來饗爲唐石經之所本俗本經誤作享以假以享上作來假來享下作來假來饗非也以假以享者以假以升也升作登隔無疆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靈

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益不知常星即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以爲衆中國徵杜云益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汉非也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爲人君炯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鄭補云

其欲箋箋

易頤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王弼注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噬而嚴善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敦實也集解引虞翻曰眈眈下視貌逐逐心煩貌坤爲喙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釋文逐逐如字敦實也薛云逐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遜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箋云遠也說文箋音式六反又漢書敘傳下六世眈眈其欲滴滴眈眈威視之貌也滴滴欲利之貌也眈眈言丁合反滴滴音滌今易滴字作逐案說文足部攸疾也長也从足攸聲支部攸行水也从水从攴攴从人水省汝秦刻石嶧山文攸字如此心部悠憂也从心攸聲攴部攸行水也从水攸聲皆不合惟足部疾也一訓與薛云速也合長也一訓與劉云遠也合則此字當從劉景升作箋爲正字夏作攸荀爽作悠皆借用同聲字漢書作滴即攸字之俗攸从水省不當更加水旁此參合說文及秦刻石爲之也據漢書謂武帝其欲滴滴是班氏以滴滴爲貪利之貌虞翻云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與班義同薛云速也者貪利則欲速也劉云遠也者貪利則希高遠如漢武帝之好大喜功也虞云心煩貌者貪利而志大心勞也薛古引易虎視眈眈其欲滴滴蓋順漢書之文云滴滴欲利之貌當是漢書舊義詩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爲進釋詁云遹遹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是毛讀軸如攸鄭讀軸如逐古攸逐聲同志林云攸當爲逐因聲近而云然漂虞喜非經師其言恐未足據且云攸當爲逐是經尚作攸猶未改爲逐而今王弼本竟作逐何也注謂情之所欲逐逐然尚於競實非特詁訓無本且反以其欲逐逐爲不貪利矣蓋因與无咎連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耳此當從虞仲翔姜集解引虞作逐蓋亦順王弼之經也漢書注丁合反疑丁合反之譌釋文云攸蘇林音迪一可見古本漢書本作攸攸師古音滌與蘇林音迪同此古音也

乘馬般如

易屯六二乘馬班如王弼注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故曰乘馬班如也釋文班如如字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言二欲乘馬往適於五正道未通故班旋而不進也集解引虞翻曰二乘初故乘馬班顚也馬象舟之旋从舟从丑从刀舟部般辟也布也是班字古亦作般一字以旋也然則般旋字當作般班乃分布義鄭本作般爲正馬云班班旋不進是馬亦爲般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相牽不進虞仲翔云乘馬班顚皆般旋難進之意是諸家義皆作般陸德明云班如字非也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音同左傳成十三年鄧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釋文子般音班本亦作班同不進故班如矣案說文廷部般辟也从殳从舟从凡般聲商書般庚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先启雨般商奏般布也是班字古亦作般一字以旋也然則般旋

彼云大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則賈所據本亦與孔氏同案注云巫止者君行必與巫俱巫主辟凶邪也鄭既斷巫止者爲句則經無門外字可知今本較陸氏所見又衍于字益因士喪禮巫止于廟門外而誤加也

楚子登轈車

左傳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上爲櫓釋文巢車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正義曰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城上守禦望樓也是巢與櫓俱是遽之別名案說文木部櫓大盾也从木魯聲楯或从闌檻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春秋傳曰楚子登轈車王篇木部櫓澤中守草樓也櫓城上守禦望樓也亦同上車部轈兵車若巢以望敵也轈說文曰澤中守艸樓干櫓城上守禦望樓釋名曰櫓露也露上無覆屋也說文曰大盾也櫜說文知左傳本作轈轈爲兵車高可以望敵如鳥巢之在上故从車从巢今作巢省文也杜以爲車上爲櫓正義云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則櫓於樓上加樓矣其引說文兵車高如巢誤作兵高車加巢今說文亦同當據釋文所引訂正玉篇廣韻皆云君巢可證加爲如字之誤也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與注疏本所載釋文皆作如字又據正義則澤中守草樓是櫓字訓今說文爲櫓字訓櫓下止云大盾也玉篇廣韻引說文同案後漢書公孫瓚傳今吾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李注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室是櫓亦爲樓名正義引說文當東征賦詩不登樓而称驚兮李善注禮記曰夏則居橧巢釋文云橧本亦作巢文選魏都賦東征賦詩不登樓而称驚兮李善注禮記曰夏則居橧巢橧即巢之俗字說文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許書不當更有橧字益即櫓字之譌疑李陽冰等竄改玉篇亦非顧野王之舊

天子駕六馬

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子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傳窮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正義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駟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鄭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儻深故舉六以言之又史記秦始皇紀數以六爲名又漢書禮樂志曰出入詩百知所案獨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集解引瓚說以六爲水德之符法冠旨六寸而奭六尺六尺爲步乘六爲名又漢書禮樂志曰出入詩百知所案獨

新得賢女以配幽王故云見爾新昏若褒姒則王嬖寵已久施之以新昏之稱殊為不類此條孔疏於陸

王仲任說堯典

論衡正說云堯老求輔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媺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錄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無疾風大雨案以上今文家說大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舜難知伎使阜陶陳知人之法伎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入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案我其試哉鄭康成注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皆與仲任試之於職之說合蓋堯典本合今舜典為一篇孔傳析之故云言欲試舜觀其行迹此言用為天子亦非又案書大傳云堯遊於大麓之野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仲任之說所本馬鄭注尚書亦從其義王肅云麓山足也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慮微五典以下是也孔傳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蔡謨謂衡所引尚書說知漢人本有是義故王肅孔傳用之但不如王仲任說為允耳

萬民不承

詩抑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釋文靡不承一本靡作是案箋云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也經如有靡字文義已明鄭箋矣蓋經本作萬民不承靡字後人竄入依釋文靡當作是較通

死生有命說

論衡命義云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為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强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强堅强則壽命長則不天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瘟氣竭則壽命短短則夭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悟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有象得富貴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當或貴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此解亦精

盤

維周之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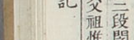
詩維清維周之祺傳祺祥也箋云得天下之吉祥釋文作之祺云音其禦傳祥也箋云得天下之吉祥釋文作禩音其下同是禩祥祺古今字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禩古也釋文祺音其下同是禩祥也禩祺古今字集注祺字作禩案禩雅祺也禩祺古今字雅無有作禩者當從正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禩故今本多作禩蓋即唐之定本據惟盤也崔盤本此今注疏本作禩則非

漢石經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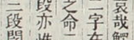
東漢熹平四年所刻石經自宋洪适隸釋黃伯思東觀餘論所載外遺文隻字纂述不能如洪黃兩家之見唐張參五經文字嘗上列說文下列石經以相參校雖不能如洪黃兩家之見唐張參五經文字嘗上列說文下列石經以相參校雖不能如洪黃兩家章句相連或文然其辨別石經體畫頗具且此為唐人之書論世在洪黃之上近時所刊隸釋隸續洪适論證闕相仍漸失眞矣吾古之士欲於洪黃兩家外復覩中郎遺蹟則張氏之書不可不讀也凡有涉石經者今謹輯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僞相棼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正焉蔡邕傳熹平中靈帝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遂以隸古定尚書周易魯詩春秋公羊傳禮記論語孝經凡八經刻于碑其古文篆籀各自有家法蔡邕傳又言自以少攻小學也十年夏六月詔奏圜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于林之東漢末大亂石經殘缺魏正始中補刻三體石經古文篆籀小篆隸書各一石謂之三體石經魏文帝黃初元年改漢熹平石經為黃初石經晉武帝咸寧五年又補刻石經晉書衛恒傳言其祖瓘父覬並善古文篆隸三體恒采三家異同撰古文四體書勢一篇其序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淳傳之衛氏一家而已恒祖父用心精到最得其法恒又過庭親受指授其所論述足以參校諸家今以恒書勢所言石經古文與說文所載古文相校其同者十有八九其異者十有一二蓋傳寫之譌或後人所改非盡出於衛氏也

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云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甫謐云漢末大亂石經殘缺其完者舉計之僅有七分之一耳今以洪氏隸續所載石經數十字參校其同異者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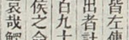
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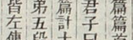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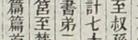
篆文



隸書







維石嚴嚴

詩邶南山篇彼南山維石巖巖傳篇高峻貌巖巖積石貌案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然則經本作巖傳云巖巖積石貌釋文巖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本或作巖與箋合禮堂謹案左傳昭也釋文作巖色云五衡反本又作巖巖色與詩巖巖意相近盡必本作巖色與詩巖巖意相近考正義亦作巖巖今疏中皆作巖字此後人據釋文改也然尚有改之未盡者今試舉之云巖巖無覩汝之文具瞻少尊巖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巖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巖是可知孔本作巖也羣經音辨四部云巖巖高也音嚴詩維石巖巖今從山益所據釋文正作巖也禮記大學維石巖巖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巖也考異疑禮記亦本作巖字正義曰喻謂王大臣師尹之尊巖余昔從大學

古之人無擇

詩思齊古之人無斁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厥靈王季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父之美也釋文無斁毛音亦猒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猒妙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釋傳云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案孔氏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此言可爲千古明識欲校正毛鄭之經當具此慧眼以此折肅之謬則勢如破竹矣呂伯恭讀詩紀引董氏云薛詩作古之人無擇此竊取鄭箋說云薛詩不知毛詩本作擇也據釋文語則此傳的係王肅僞撰故陸本無之毛意當與鄭同而釋文別爲毛作音遐矣陸德明本既無此傳孔仲達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蓋王肅既妄作此傳以與鄭相難俗本連承之傳流以至今也陸孔在當日必有先儒如王基馬昭之徒辨及此者故知此傳爲王肅語無疑吁舉二可以例百矣毛詩傳先秦古書傳注中最可信者而爲肅所亂痛哉痛哉

故

有酒如淮一句

左傳昭十二年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語侯師釋文有酒如淮舊如字四瀆之祕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齊地水名下稱滝亦是齊國水也案滝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如坻疏引杜以淮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疑反徐直夷反杜云山名也詩云宛在水中坻爲一物矣何郭氏晉人竟憤憒若此

曰予不戕

詩十月之交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之過也釋文不戕在良反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爲臧爲改字案鄭不改字此經作戕箋云臧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按爾雅小泔曰泔小泔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山坻非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接楚子觀兵於坻之辭則淮濰雖從糸佳聲則淮濰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濰誤也陸孔不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爲古韻緩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葛覃卷耳以證亦非綜從谷聲戮從翏聲何不要切宋洪适謂漢碑用詩翏蓼者我或作蓼儀或作蓼義則儀義字古聲皆讀若我與河字正韻而陵釋地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卽有坻義之山不必單舉以配淮也正義云酒肉相對多少相似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此說尤謬卽淮如坻不過取其聲韻之同耳豈真以酒肉多少配之乎拘泥之甚

騋牝三千

詩定之方中騋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正義曰此二千言其總數國馬伕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六尺縱騋騋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輛入職注云國馬謂六尺以上者周禮夏官校人職掌馬政云天子十有二閑馬三百六十匹六種馬各有名天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當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之騋八尺六尺之騋七尺之馬以稽八尺六尺非謂有田馬而無齊馬道馬駑馬也經騋牝以該牡牝非謂有騂而無騵也騋與牝經合言之傳分言之乃郭注爾雅改騋牡騵牝元爲騋牝驪牝以爾雅騋牝爲釋詩騋牝卽引此詩以證則非特昧於經文錯舉之旨且昧於傳文分言之旨而誤以騋牝爲一物矣何郭氏晉人竟憤憒若此

日予不戕

詩十月之交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之過也釋文不戕在良反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爲臧爲改字案鄭不改字此經作戕箋云臧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按爾雅小泔曰泔小泔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山坻非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接楚子觀兵於坻之辭則淮濰雖從糸佳聲則淮濰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濰誤也陸孔不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爲古韻緩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葛覃卷耳以證亦非綜從谷聲戮從翏聲何不要切宋洪适謂漢碑用詩翏蓼者我或作蓼儀或作蓼義則儀義字古聲皆讀若我與河字正韻而陵釋地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卽有坻義之山不必單舉以配淮也正義云酒肉相對多少相似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此說尤謬卽淮如坻不過取其聲韻之同耳豈真以酒肉多少配之乎拘泥之甚

騋牝三千

詩定之方中騋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正義曰此二千言其總數國馬伕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六尺縱騋騋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輛入職注云國馬謂六尺以上者周禮夏官校人職掌馬政云天子十有二閑馬三百六十匹六種馬各有名天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當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之騋八尺六尺之騋七尺之馬以稽八尺六尺非謂有田馬而無齊馬道馬駑馬也經騋牝以該牡牝非謂有騂而無騵也騋與牝經合言之傳分言之乃郭注爾雅改騋牡騵牝元爲騋牝驪牝以爾雅騋牝爲釋詩騋牝卽引此詩以證則非特昧於經文錯舉之旨且昧於傳文分言之旨而誤以騋牝爲一物矣何郭氏晉人竟憤憒若此

曰予不戕

詩十月之交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之過也釋文不戕在良反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爲臧爲改字案鄭不改字此經作戕箋云臧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按爾雅小泔曰泔小泔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山坻非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接楚子觀兵於坻之辭則淮濰雖從糸佳聲則淮濰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濰誤也陸孔不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爲古韻緩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葛覃卷耳以證亦非綜從谷聲戮從翏聲何不要切宋洪适謂漢碑用詩翏蓼者我或作蓼儀或作蓼義則儀義字古聲皆讀若我與河字正韻而陵釋地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卽有坻義之山不必單舉以配淮也正義云酒肉相對多少相似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此說尤謬卽淮如坻不過取其聲韻之同耳豈真以酒肉多少配之乎拘泥之甚

騋牝三千

詩定之方中騋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正義曰此二千言其總數國馬伕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六尺縱騋騋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輛入職注云國馬謂六尺以上者周禮夏官校人職掌馬政云天子十有二閑馬三百六十匹六種馬各有名天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當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之騋八尺六尺之騋七尺之馬以稽八尺六尺非謂有田馬而無齊馬道馬駑馬也經騋牝以該牡牝非謂有騂而無騵也騋與牝經合言之傳分言之乃郭注爾雅改騋牡騵牝元爲騋牝驪牝以爾雅騋牝爲釋詩騋牝卽引此詩以證則非特昧於經文錯舉之旨且昧於傳文分言之旨而誤以騋牝爲一物矣何郭氏晉人竟憤憒若此

舊說皇也案箋說非是說文皇大也引以虎皮包裹干戈也此云皇父卿士亦大也詩以虎皮包裹干戈也此云皇父卿士亦大也

騂剛

春秋莊廿三年秋丹桓宮楹桷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注云黝堊黑色釋曰徐邈云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今范同以黝堊爲黑色者以此傳爲丹楹而發何得有壁事在其間故同爲黑色也案說文土部云堊白涂也从土亞聲此徐仙民所本釋文亦云堊白土傳雖爲丹楹而發不妨連及於壁范氏此注真所謂以白爲黑者矣疏曲通之非是黝堊之黝當作黝堊之黝其黝別字黝堊之黝古同音以黑爲白也爾雅釋詁云黝黑也是白者以其與黑相對故知是白也釋器云白盛之髮謂之素引詩玄衮及黼證之玄黑也素車也白土堊車也蔵云明雅釋宮云堊謂之白土堊謂之白土堊車也釋名云堊亞也次白土使光明也堊之言惡也惡人所憎惡也可知爾雅釋宮云堊謂之白土堊車也蔵云明雅釋宮云

如陸氏亦以爲非鄭注則不爲作音矣盖後人據賈疏本以校釋文而附者之也今注中疏中句股上皆有夕桀二字又後人據釋文所加

綏多士女

大戴禮記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綏女也冠子取婦之時也詩𣏌有梅正義云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氏疏云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又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於仲春儀禮士冠禮疏云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案士女猶云男女也㯳毛詩一禮疏皆引作綏多士女知今本作女士誤倒也周禮疏引冠子嫁女娶妻之時今本無嫁女娶妻作取婦盖取婦足該嫁女矣冠子所以安士嫁女所以安女也余友閻百詩若璩云依今本作女士亦通詩大雅既醉其僊維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文與夏小正合箋云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夫既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琳謂此疏誠精然恐失漢唐相傳之舊凡校勘書籍取其是者而已不必過求其精過求其精恐反近於穿鑿如此傳先言冠子而後言娶妻恐終是士字在女字上百詩爲之首肯

始駕者反之

禮記學記夏治之子必學爲雲良弓之子必學爲其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釋文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案正義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其駒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據此知陸孔本者作始駕者無馬字此言小駒始駕車之法故云始駕者非言人駕馬也陸氏所見一本有馬字非是今注疏本誤從之

韎韋之不注

左傳成十六年韎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正義曰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跗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郭以跗當爲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連屬郭言以備之也假至也言韎韋也韎善也從自也誠信也信誠也遲通也漫通也齊疾也讎敵匹也匹敵輩也使從也從使也採取也採取也以上爾雅釋詁偶舉也偶舉也降下也降下也以上爾雅釋言爲音進也以上爾雅釋言卒終也終窮竟也以上爾雅釋詁嗟茹也嗟茹食也以上爾雅釋言嗟茹食也養食也以上爾雅釋詁嗟嘬也嗟嘬也以上爾雅釋詁嗟嘬也以上爾雅釋詁嗟嘬也以上爾雅釋詁

不宜復自用之當亦俗寫誤也 編案謹案語不檢遺食集解同釋文云鄭本或作重 金騰古今文說

論衡感類云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 此今文說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 此古文說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頒其衣木偃禾頗有變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遇自責之漬自責遷己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經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成王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異遇矣大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疑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始且自天氣成王畏懼始且感物類也書家之說恐失其實案史記魯周公世家云切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好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所以禱書乃泣遇周公冀悟以王禮葬周公公禮葬以彰周公之德也此參用今文說與論衡前一說同漢世今文盛行通古文尚書說與論衡前一說同漢世今文盛行通古文之說且非皆是古文也 編案謹案周公葬處諸說不一今文說周公葬畢郊禮古文說周公葬洛汭禮記檀弓云魯人葬其長殤用輕車公子重丘公子免葬于墓左魯人謂之能葬注云輕車猶今小車也重丘地名公子免魯公族也墓左魯地名能葬謂習於葬事者也公羊傳曰公子慶父也何以不稱公子慶父親也親親之道也公羊說與檀弓同古文說與今文說同

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書以泣自今以後其無敢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迺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此參用今文說與前古文義一篇中互見史公每兼用二說也又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乃雷雨昌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子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據左傳云邵子登婦人笑于房則邵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杜注與傳合觀沈文何引殽梁傳釋文云梁東宮學士如古本殽梁作晉邵克跛衛孫良夫眇故范注二年傳云謂笑其跛也公羊傳上言晉邵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吝或跛或眇何止以臧孫許爲眇則邵克跛矣徐邈云臧孫許聘齊下言吝或跛或眇據公羊傳言吝或跛或眇則邵克之跛已自唐定本以殽梁傳跛眇互訓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亦以范注跛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矣何止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亡少反在或跛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也又沈文何引殽梁傳魯行父禿冲本作季孫行父禿引魯公子首僎今本作曹公子手僎案大明僎相者皆在何慧後自古文皆爲後手公羊冲一作午左氏作首殽梁釋文亦作手則手爲假借字首爲正字古本殽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譌說文人部僎也從人區聲僎俎也從人異聲僎何也從人共聲僎周公謚僎或言背僎是僎僎義同文得兩通要以作首僎爲正釋文僎於矩反一音力主反是同今本作僎也

說文云部云酸食气并不得息曰云从反炙短事有不善言噫也御雅短薄也从云弟聲臣鉉等曰今俗隸書作亮案公御雅閟此文隸書作亮者當即言部諒信也之諒非从反炙字今釋詁有亮信也又亮導也亮右也左右亮也四訓亮並當作諒詩大明涼彼武王傳諒依也相也釋文涼依徐鼎臣以此當之誤矣唐雅一釋詁以寇及婾約慤和訓爲稱與許引爾雅正合音義亮音良世人作遠稱之短水旁舊皋失之矣稱步各反世人作稱稱之稱草下著溥亦失之矣案說文水部涼薄也則水傍者京本有溥義但說文云滌酒薄味也涼在脽下淡

上則取薄酒義周禮漿人掌共三之六飲水漿醷涼醫醷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是爲味薄之證从反欠者依說文爲事薄之義如左傳莊卅二年號多涼德昭四年君子作法於涼杜皆云涼薄也作法於涼者謂因事有不善而作法也作法於貪者謂因貪欲重賦而作法也涼當作諒尤爲明證今皆从水或因俗寫亂之或聲同得通借也玉篇先部力尚力章二切義本許書又云悲寇酸楚也案人有悲痛每气竭不得息顫野王之言是也今多作悲涼非又部忽汗簡中之二碧琭力何切見古尒雅盖義本說文而小變其體未必北宋時郭氏猶獨見古爾雅也說文舸部薄爲林薄一曰簾薄衣部無薄字玉篇舸部云厚薄又引說文則厚薄之薄亦舸下蒼溥矣張揖衣旁从專未詳所本玉篇衣部云薄步各切禪衣也蜀也約也儉也礎也非也沽也大也今爲薄義亦本廣雅也

馬八尺爲戎

釋畜馬八尺爲駴郭注引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爲駴案夏官庾人馬八尺以上爲龍鄭司農引月令駕蒼龍禮記月令注云馬八尺已上曰龍也說文馬部云馬七尺爲騋八尺爲龍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倶不作駴字釋文作戎云本亦作駴而龖反盛以戎與龍聲近借用从馬者俗字說文所無後漢書注引爾雅曰馬八尺爲龍則與諸書同

春秋左氏傳序

杜氏經傳集解序釋文題爲春秋序正義作春秋左氏傳序今注疏本從釋文杜林合注本從正義而無氏字皆非也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釋文云沈文何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太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賈逵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著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案杜氏既集解經傳則隸稱春秋或單稱左氏傳者非矣若經傳集解則杜所自爲之書杜爲集解序經傳集解序經傳集解疏云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著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案杜氏既集解經傳則隸稱春秋或單稱左氏傳者非矣若經傳集解則杜所自爲之書杜爲集解序經傳集解疏云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著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案杜氏既集解經傳則隸稱春秋

穀梁傳成元年李孫行父晉郤克眇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穆曰郤克眇左氏以爲跛公羊以爲眇穀梁以爲僂同是一人說未知二傳洗是范明年注云徧克跛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跛當作眇據公羊傳云郤克眇何注云眇一目偏合左氏傳云郤克跛何注云跛一足偏合穀梁傳云郤克僂何注云僂背曲偏合公羊左氏穀梁皆云郤克偏合何注云偏者一目一足背曲也是何以三傳各舉一事爲偏之證也公羊傳曰郤克眇而朝魯人使跛者迓之跛者迓眇者使者入門而右眇者出門而左皆敬其類也此傳文之最明白者也穀梁傳曰郤克僂而登階使人邀之曰子毋以吾僂故使吾君見笑也對曰寡君使克也不敢不敬也此傳文之最明白者也左氏傳曰郤克眇以戰於鞌入門而右眇者出門而左皆敬其類也此傳文之最明白者也左氏傳曰郤克眇以戰於鞌入門而右眇者出門而左皆敬其類也此傳文之最明白者也

僂同時而聘於齊穆曰郤克眇左氏以爲跛公羊以爲眇穀梁以爲僂同是一人說未知二傳洗是范明年注云徧克跛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跛當作眇據公羊傳云郤克眇何注云眇一目偏合左氏傳云郤克跛何注云跛一足偏合穀梁傳云郤克僂何注云僂背曲偏合公羊左氏穀梁皆云郤克偏合何注云偏者一目一足背曲也是何以三傳各舉一事爲偏之證也公羊傳曰郤克眇而朝魯人使跛者迓之跛者迓眇者使者入門而右眇者出門而左皆敬其類也此傳文之最明白者也左氏傳曰郤克眇以戰於鞌入門而右眇者出門而左皆敬其類也此傳文之最明白者也

穀梁傳成元年李孫行父晉郤克眇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穆曰郤克眇左氏以爲跛公羊以爲眇穀梁以爲僂同是一人說未知二傳洗是范明年注云徧克跛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跛當作眇據公羊傳云郤克眇何注云眇一目偏合左氏傳云郤克跛何注云跛一足偏合穀梁傳云郤克僂何注云僂背曲偏合公羊左氏穀梁皆云郤克偏合何注云偏者一目一足背曲也是何以三傳各舉一事爲偏之證也公羊傳曰郤克眇而朝魯人使跛者迓之跛者迓眇者使者入門而右眇者出門而左皆敬其類也此傳文之最明白者也左氏傳曰郤克眇以戰於鞌入門而右眇者出門而左皆敬其類也此傳文之最明白者也

三傳注之闕

小浩曰泚

文選潘安仁河陽縣作二首歸鬢映蕭晨時注引爾雅曰泚鮮也善作時五部泚之以切小浩也音義同枝詩之中澤注小浩也泚之毛杜注小浩也亦音市正義曰時與泚音義同時詩時音泚古文作跱云音止本又作泚李注跱詩曰泚在水中泚薛君曰大浩曰泚之以切案爾雅釋水小階曰泚注云階階水小浩也釋

題所以在下若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非也賈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

舜典二十八字

釋文序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曾徵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疑爲今文集注倍聞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又舜典第二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比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徵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正義曰吉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徵已下爲舜典之初至禹肅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據此知晉梅賾所上書堯典自帝曰欽哉止舜典一篇經傳皆無時以肅注類孔傳因取肅本分堯典慎徵五典以下爲舜典經注皆用之以補孔傳之闕或又取范甯注本以補之皆無二十八字也至姚方興采馬王注造舜典孔傳并造經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一十二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駁難不用可爲明見卓識矣則姚方興雖僞造經傳齊朝未嘗行用也至隋初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并於姚本協于帝下又探滑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一十六字及孔傳與堯典欽明文思四句相配以見首十二字亦本有陸德明所見最真故以王肅本爲據非特不用滑哲文明十六字并不收曰若稽古帝舜十二字故書此二十八字以辨之云於王注無所施也孔氏正義則用劉炫本不便駁難其經故具有二十八字逐字爲之訓釋謂晉閻緝典姚方陳之初得之是以齊隋僞撰之文爲眞孔傳舜典矣然云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此猶其一

舜典二十八字

漢志堯典公二十九年大雨雹

僖十九年大雨雹

漢志雹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曰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脅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鬲器而湯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未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公子宣公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穀梁抄襲劉義語多破碎當以此完善者補正之

中冓盖通乎陰陽之原矣

檀弓行文僞文

檀弓行文僞文

斯歟歟斯辟辟斯踧踧矣此句上有舞斯慍相對哀樂相生若舞而無節形度廉儉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慍起非始之慍相連繫也又曰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衰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有慍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之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一句並注皆衍文正義曰舞斯慍者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有舞

孟子逸老子

後漢書李固傳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案此二語與老子指意相近李固既引作老子則此本老子譌而孟子述之也謝承據孟子改之恐非

非異人任

左傳襄二年鄭成公使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於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案正義曰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爲異人也任此患者爲寡人也是讀至人字絕句然考注云言楚子任此患者爲他人蓋在己則杜氏亦讀非異人任絕句又傳云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懷我釋文棄力服本作棄功案當從服本作棄功言楚有功於鄭也

莊廿九年有蝝

左傳秋有蝝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杜無注漢志云劉歆曰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可取以補注左傳漢志又云劉向曰爲蚩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災惡是詩巖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矣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巖不賜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曰殺卒皆破辜董仲舒指略同案公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蚩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范注引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皆本西漢儒舊義

爲宣髮

易說卦巽爲木其於人也爲寡髮正義曰寡少也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疏如人之少髮亦類於此釋文寡髮如字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案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皓落曰宣半炬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爲之木頭取名焉易巽爲宣髮釋曰頭髮皓落曰宣者以得謂宣去之義人髮皓白則落陸故云此者解頭名宣意也說卦云其於人爲宣髮注宣髮取四月麻草死髮在人體猶麻草在地今易文不作宣髮者得兩通故鄭爲宣不作巽也又李氏集解作其於人也爲宣髮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據此知易本有作爲宣髮者宣明也又散也故虞以爲散髮虞庚仲翔曰月麻草死髮在人體猶麻草在地也是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寡髮鄭注古文易本作宣髮者宣白周禮注云頭髮皓落曰宣鄭引易巽爲宣髮以證與虞仲翔本正合賈疏引鄭易注云取四月麻草死髮在人體猶麻草在地則是鮮少之義經當作寡益馬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宣髮者宣明也又散也故虞以爲散髮虞庚仲翔曰月麻草死髮在人體猶麻草在地也是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寡髮鄭

乃或者之辭雖非古本然宋以來已有之邢氏正義云孝悌之事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也又云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修身慎行致感感之福故以名章然則正義亦作應感今注疏標題為感應章此據釋文本改也應感謂應其所感（鑑堂謹案近出日本古本作應感章）

王肅易居臭

說卦巽為臭正義云皆王肅作為香臭案說為風風氣也故云為臭者字不當有必肅所妄增經傳絕無香臭對言者如鼂錯晁董皆臭知鼂書籀庚無起秧以自臭詩文王無聲無臭禮記月令其臭羶其臭焦其臭香其臭腥其臭朽內則皆佩容臭六學加惡臭臭左傳僖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襄八年君之臭味也論語鄉鄉臭惡不食皆不臭香字相對可證李氏集解載虞翻注曰臭氣也風至知氣臭二人民鼻故為臭巽曰其臭知蘭正義曰為臭取其風所發也又取下風之遠聞於其人也皆足以糾肅之謬

則闔左扉

禮記喪大記君之喪小臣二人掌戈與盾夾門而立君入門左扉立於門西東面內人皆入門右扉立於門東西面注門左扉是門子已具見上文故於此但言闔左扉也門為衍文無疑蓋唐以前已誤加矣說文扉戶扉也从戶非聲

齊侯疥遂疾

類氏家訓書證云齊侯疾遂疾二日一發之瘧疾有熱應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痎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今人惡寒變而成疾此聽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草有患疥轉作瘡字又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疾正義曰後魏之世宣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痎疾是小瘧疾是大瘧疥亦瘧疾之別名修字之誤或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并作疾有熱瘧疾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瘧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痎暴則梁主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疾甚誤遂疾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貴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疾乎徐仙民音作介是先儒舊說皆為疥遂疾初疥後瘧耳今定本亦作疥又釋文云齊侯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疥瘍也从广介聲古拜切（陳鱣正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案毛詩序云宛丘刺幽公也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巫覡於市井爾不言大姬好巫匡氏學齊詩是齊魯義同鄭康成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祠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張衡東京賦注云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故舞而祀俱用三家詩詩正義曰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祠信巫覡也然則陳之敝俗實敗自大姬矣一國風化之原乃開端於婦人可不慎歟徒恃天子之女之貴而不能謹守婦道雖有武王之聖亦未能訓其子呼異矣哉

王爵改玉藻記

禮記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注酒如肅敬貌酒或為祭祭一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禮已三爵而油油注油油說敬貌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釋文酒如王肅作察云明貌也言言王肅本作二爵而油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注云悅敬貌無已及下油字也案察與洒聲相近故文異察為明察於肅敬義亦合王氏雖竊取注義以私定記文尚未飛也此三句皆言飲酒之色故一爵而色酒加二爵而色言言斯三爵而色油油斯二爵不言色者蒙上文也鄭以肅敬和敬說敬解之義甚精廣雅釋訓云言嘉也孟子公孫丑上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偕俱與鄭義合若作二爵而言嘉二爵三爵皆不言乎此明是王肅妄改以與鄭異正義引皇氏云言為閒義亦通也案說文閒和說而諍也論語鄉黨與上大夫言閒閒如也孔安國曰閒閒中正貌似與注義未背然說文閒在言部从言門聲則閒字不得為作言故鄭如字讀而不云言讀為閒皇說亦非

二南正雅異義

三家詩以關雎為刺詩今考之漢人之說則二南正小雅皆刺詩也鹽鐵論備胡云賢良曰匈奴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美者之禮使中國千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蒐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潛夫論班祿云背宗族而朱纓忽采緌不言宗族事采蘋云于以湘之宗室牖下蠶當為蘋字之誤耳於周南之兔罝召南之采蘋觀之知以二南皆為刺詩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仁義及遲鹿鳴刺為潛夫論班祿云勿羞賢而鹿鳴思文遐棄賦注引蔡邕琴操曰鹿鳴君臣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彊結風諫風俗通窮通云伐木有鳥鳴之刺樂書匈奴傳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嗟嗟烈士時不我與嗟嗟烈士歲不我延廩穀既乏士民罔安靡人不周無祿伊憂傳云文學曰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諒歎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為作也是以鹿鳴伐木采薇杕杜皆為刺詩以四篇觀之知以正小雅皆為刺詩矣

孝經音義考正

陸德明釋文凡云本今作某本今無此字者何疑是後來校者之辭非陸氏原文尚未敢決今參閱孝經音義而信所見之不謬釋文孝經本用鄭氏注後人據唐明皇注校之故於釋文所標注皆云本今無此字又云自某至某本今無閒有鄭注與唐注同邢疏云此依鄭注者則無此校語蓋校者不知唐注本乎鄭見唐注所有故即以為唐注而無疑也如釋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下有孝悌二字校者見唐注云孝者德之至無悌字因云本今無此字夫孝下有人之行三字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不敢襲傷下有父母得其顯譽也者世孀而仕行步不逮縣車致仕四句唐注無因云自父母至仕字本今無形于四海下有刑見二字唐注無因云本今無刑見字兆民賴之下有引辭二字唐注無因云本今無引辭二字諸侯章首有危殆二字唐注云則危危也無始字因云今無始字蒭而不盈下有費用約儉奢泰為盈二句見唐注有（邢疏云此依鄭注）因無校語當冀不離其身下有謹慎節用

本作頑矣據下文惷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爲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隋志九卷唐志七卷）作貪者或見於二家之本歟

居不容

論語鄉黨寢不尸居不容穆文云居不容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案居不容言居家不以容體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入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容禮敬己也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容有儀豈因私居放乎是當從陸氏作容開成石經亦作居不容與寢不尸對文若作貌容解於上句恐不類琳謂寢不尸當作弟爲尸之尸與容字正相對丈夫坐如尸既暱則不當就是禮包注云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則以尸爲屈非也

子曰義以爲質

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釋文云義以一字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據此知陸氏所從古本作子曰義以爲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一本有者係衍文蓋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鄭本略同略字蓋衍

如磋如磋

詩淇奧如切如磋禮記大學引詩同爾雅釋器骨謂之切郭注治器之名毛詩傳治骨曰切案說文刀部切也扪切也鑲嵌相訓則切是扪斷之處骨性堅質非可以扪斷成器者爾雅釋文云切本或作鑱同千結反考說文齒部云鑱齒差也从齒肩聲讀若切然則爾雅本作如鑱如磋蓋三家詩作鑱爲本字毛詩作切爲聲借字鑢是齒之參差治骨者因其參差而治之俾齊一故切磋字以鑢爲正今爾雅作切後人以毛詩改也

不娛不敖

詩綿衣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譁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則今本作吳乃從定本孔氏本作娛又牟水不吳不揚箋云吳譁也釋文吳鄭如字王音誤正義曰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相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矣不過誤有傷者配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譁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則正義從王肅說爲不誤其解鄭義仍同前篇焉毛於前篇訓譁則此不當別解又牟水箋云牟水不吳不揚言其人德厚矣不過誤有傷者配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譁譁爲聲故鄭康成箋毛詩每云某讀爲某某讀若某某後儒以此病其改字而實爲申毛亦有鄭所不安本三家詩或據他經傳改易者要皆有本後人所見淺鮮又不能心知其意而遽欲輕議先賢此失之甚焉者琳不辭謗陋稍爲述之野有死麕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箋云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案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是古屯束字通也左傳廣十八年初郝藺干純釋文是古屯束字通也左傳廣十八年初郝藺干純釋文是古屯束字通也左傳廣十八年初郝藺干純釋文

本爲誤則偏祖之矣也

三公姍而同歸

春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穀梁注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盜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亡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姍而同歸釋文姍而昌充反釋曰三人殊而一致者謂立文雖殊其理致是一也三公姍而同歸或有作姍者姍謂差姍理亦通但定本作殊者多案釋文作三公姍而同歸今注疏本同楊疏則從定本作殊而同歸今亦爲姍因釋文而改也然作姍是易字法與殊字對文定本仍作殊恐非

爵與盡聲相近

詩卷耳正義引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白虎通爵篇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據此二訓知爵與盡古聲相近

三大夫兆憂矣

左傳昭元年子羽曰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漢書五行志中上引作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今本下憂字蓋矣之譌如漢志所引語氣更肅得之

雨無正曷天

詩雨無正曷天疾威釋文曷天疾威密中反本又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作昊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唐石經亦作昊天文選注五十六引詩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漢書注一百下引詩昊天疾畏不慮不圖則唐時本此篇多作昊天疾威矣與小旻之什昊天疾畏文異案荼雖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此篇曰浩浩言元氣廣大也故爲昊天曰疾威言仁覆閔下也故爲昊天小旻言疾威亦曰昊天矣此當從釋文作昊正義定本石經皆非是

蝒蠙蠙

說文虫部蝒蠙以翼鳴者从虫并聲蠙蠙蠙也从虫頻聲蠙蠙也从虫黃聲考工記梓人爲筍虡以翼鳴者注翼鳴謂發皇

屬釋曰爾雅蝒蠙蝒蠙今國雅注黃蝒即此蝒也皇也大平御覽九百五十一引孫炎注云翼在甲裏案文發聲同古人多通用詩頌人酬神無所不至故爾雅作蝒蠙說文則作蝒蠙蝒蠙也从虫从鳥文聲蝒蠙古音蚊蠙蠙蠙蝒蠙爲正字蝒發並聲近假借字許叔重云蝒皇則此蟲名蝒蠙以翼鳴孫叔然亦云翼在甲裏郭氏不言翼可謂竦鵲爾雅音義云蝒本或作黃黃與皇亦古通依說文當作蝒

蒲宮有前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杜注公子圍在會特維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見正義案子家曰蒲宮有前則此蟲名蝒蠙以翼鳴孫叔然亦云翼在甲裏郭氏不言翼可曰艮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艮馬二赤鬃驂之稱非通語也據此則六駟本已有牡馬牧馬兩文矣故正義作牧云定本作牡今正文首釋文作牡非作牡馬云本或作牧唐石經作牡馬驗其改刻之痕本是牧字文選李少卿荅蘇武書牧馬悲鳴李善引毛詩曰駉駉牧馬薛綜文選聚九十三太平御覽五十五引駉駉牧馬初學記廿九白氏六帖十六引駉駉牧馬則唐人亦兼具兩本矣宋呂東萊讀詩記首章牡作牧馬今考之駉駉牡馬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在坰之野箋云牧於坰野者遠民居與良田也薄言坰者傳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箋云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則知在坰之野薄言坰者二句方及牧事首句止言馬之良駿而未及於牧也釋文於牡馬下引草木疏云隰馬也案爾雅釋畜牡曰騭則陸氏草木疏魚疏亦作牡馬矣釋文序錄陸機字元恪吳太子中庶子乃三國時人非晉之陸機遠在顏氏之前其本更爲可據是當作牡馬爲定也牡牧二字形聲皆相近

有杕之杜

類氏家訓書證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傍曰杕獨兒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兒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釋文云杕杜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據此則唐風杕杜有杕之杜兩篇杕字皆有作狄字者顏陸並以爲誤是也顏引毛傳云杕獨兒也今杕杜篇孔陸本皆作特祝特字訓獨顏引毛傳竟作獨非有杕之杜箋亦云特生之杜顏引說文杕樹兒也今本無也字大徐本有詩曰有杕之杜六字小徐本卽作錯語今據顏舉說文不云引詩則楚金本是

昭六年大雩

漢書五行志中上劉歆說以爲先是昌邑來薦昌怒伐舊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勤衆之應師古曰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昌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旣敗昌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罰昌爲獲好也案經五年公如晉夏昌荅韋夷以半斐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收昌師于蚡泉則叔弓敗昌師在公至自晉後劉以爲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云叔弓旣敗昌師公乃得去者誤也

周人以讖事神

左傳桓六年周人以讖事神名終將諱之杜注謂春謂楚之祖

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讖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正義曰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衆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杜讀終將諱之謂自父至高祖皆諱正義曲通之非也名終將諱之者卽曲禮所謂卒哭乃諱也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讖辭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此謂生則名之死則名終矣故以木鐸徇告將諱之如以爲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則將字何所施乎正義又曰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此雖非杜意然其義是也據釋文知漢儒賈服等皆讀周人以諱事神句名終將諱之句好乖先儒乃魏晉人之通病也豈獨一杜預哉

爾雅經注用韻

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顚顚卬卬君之德也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謔謔謞謞蓁蓁莘莘侁侁徵徵甡甡詵詵莘莘征征夷夷脉脉烝烝豈豈悌悌發發揭揭孔孔夭夭蹻蹻碩碩敖敖果果毖毖佩佩契契愈遐急也寧寧祭祭尼居息也哀哀悽悽懷德也儦儦嘵嘵罹禍毒也晏晏旦旦悔爽忒也皇皇琇琇刺素食也懽懽悠悠憂無告也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謔謔謞謞崇讒慝也貪貪訐訐訕訕莫供職也速速蹙蹙惟速窮也每句第七字皆用韻晉郭氏注云世世昌盛長無窮道君人者之德竺丁丁斫木聲嘒嘒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梧桐茂賢士衆也極化臣竭忠風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盛飾宴安近處優閑悲苦征役思所生也悼王道穢塞美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傷見絕棄恨士失也譏無功德尸寵祿也賢者憂懼無所訴也佐興虐政設教令也樂禍助虐增譖惡也賢者陵替姦黨職背公邪私曠職事陋人專祿國侵削賢士水哀念窮迫亦依倣經文用韻更加以錯綜變化牽上搭下其注也或一句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其句也或三字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八字其用韻也或每句一韻或每句二韻或每句三韻悲若征役賈爲役征方興下句思所生韻或疑譏無功德尸寵祿也不得讀案大雩禮記載孝昭冠辭云以承皇天嘉祿韻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亟大道邪或韻柔集萬福之休震始加昭明之元服韻推遠椎兔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韻是西漢人固已協用之矣

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讖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正義曰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衆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杜讀終將諱之謂自父至高祖皆諱正義曲通之非也名終將諱之者卽曲禮所謂卒哭乃諱也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讖辭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此謂生則名之死則名終矣故以木鐸徇告將諱之如以爲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則將字何所施乎正義又曰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此雖非杜意然其義是也據釋文知漢儒賈服等皆讀周人以諱事神句名終將諱之句好乖先儒乃魏晉人之通病也豈獨一杜預哉

爾雅經注用韻

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顚顚卬卬君之德也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謔謔謞謞蓁蓁莘莘侁侁徵徵甡甡詵詵莘莘征征夷夷脉脉烝烝豈豈悌悌發發揭揭孔孔夭夭蹻蹻碩碩敖敖果果毖毖佩佩契契愈遐急也寧寧祭祭尼居息也哀哀悽悽懷德也儦儦嘵嘵罹禍毒也晏晏旦旦悔爽忒也皇皇琇琇刺素食也懽懽悠悠憂無告也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謔謔謞謞崇讒慝也貪貪訐訐訕訕莫供職也速速蹙蹙惟速窮也每句第七字皆用韻晉郭氏注云世世昌盛長無窮道君人者之德竺丁丁斫木聲嘒嘒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梧桐茂賢士衆也極化臣竭忠風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盛飾宴安近處優閑悲苦征役思所生也悼王道穢塞美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傷見絕棄恨士失也譏無功德尸寵祿也賢者憂懼無所訴也佐興虐政設教令也樂禍助虐增譖惡也賢者陵替姦黨職背公邪私曠職事陋人專祿國侵削賢士水哀念窮迫亦依倣經文用韻更加以錯綜變化牽上搭下其注也或一句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其句也或三字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八字其用韻也或每句一韻或每句二韻或每句三韻悲若征役賈爲役征方興下句思所生韻或疑譏無功德尸寵祿也不得讀案大雩禮記載孝昭冠辭云以承皇天嘉祿韻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亟大道邪或韻柔集萬福之休震始加昭明之元服韻推遠椎兔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韻是西漢人固已協用之矣

董子言性

春秋繁露實性云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未雛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止於萌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雛蔺待繰以煑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卵之性未能爲雛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性之與善相近斯卽聖人性善之說矣若謂必待王教而能善始卽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棬之說而小變如音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又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晉故天災宣卿欲示三家耻而亡聽猶宣公校子赤而立仁禮而親天災宣卿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已爲成居喪亡哀感心數與兵誡伐故天災其父卿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日宣殺君而立不當刻於羣祖也案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褒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感大重結怨讎齊則與宣卿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夫天意若曰薨不能繫父生前之命乃不能而徒爲三日之哭而哀禮也不敢褻謚恭也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禮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爲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辭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童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之不用父命之說似疎矣

遂跣以下

左傳宣二年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釋文遂扶以下舊本皆作扶焉字反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有作跣者正義曰晉侯本扶作徒跣而下遂扶以下正言匆遽之狀若如杜本爲提彌明扶盾下階跣而下杜本作扶言扶趙盾下階跣宗遂跣以下皆言跣降階猶不暇納履故公羊傳宣六年云踴躍而走又云有趾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明盾雖已下階猶未納屨不能疾走故也遂跣以下正言匆遽之狀若如杜本爲提彌明扶盾下階一何從容不迫乎公羊傳云靈公召趙盾祁彌明伏甲將攻故盾將入以爲意又言靈公欲親趙盾之劍盾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據此則大夫侍宴君所御僕立於堂下左傳云趨登者言登階而呼耳不得竟上宣扶盾也環案提可扶以下正義本是若作跣字決可通

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釋文衷前儒並如字鄭氏改作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閒也經云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益衷字之誤論語注云衷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彼仍以哀爲義者鄭荅劉玟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案論語集解載孔安國說是哀字據此則鄭注論語亦作哀義得兩通故不依詩箋追改也詩正義引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此因箋改爲衷哀故肅讀如字以難鄭後漢書皇后紀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李賢注引詩序云衷窈窕益俱用鄭說六臣本作衷衛日衷念也

豚曰腯肥

曲禮記下豚曰腯肥注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肭充貌也釋文腯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案鄭既云春秋傳作腯明禮記不作豚矣攷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注云豚亦肥也左傳桓六年吾牲牷肥腯鄭此豚肥即春秋傳肥腯但義隨字變故訓腯爲充貌與肥義原相通然可驗此本之不作腯也正義云豚曰腯肥者腯即充滿貌也又杜注左傳腯亦肥也正義云曲禮曰豚曰腯肥腯其文知腯亦肥也禮記釋文亦從腯爲正字是唐時經注俱已誤作腯矣脈腯聲相近

往近王舅

詩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近乃辽字形近之譌說文丌部𠂤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𠂤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又丌讀若箕與其同聲故借用之鄭從許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爲已則音以豈古已已近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而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然則唐時本已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辽矣

莊十七年多麋

春秋莊十七年冬多麋杜注無傳麋冬則害五穀故以災書漢志云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龙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弗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火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案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案魯爲鄭嚭所惑論語注云異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彼仍以哀爲義者鄭荅劉玟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案論語集解載孔安國說是哀字據此則鄭注論語亦作哀義得兩通故不依詩箋追改也詩正義引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此因箋改爲衷肅窈窕而不淫其色李賢注引詩序云哀窈窕益俱用鄭說六臣本作衷衛日衷念也

豚曰腯肥

曲禮記下豚曰腯肥注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肭充貌也釋文腯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案鄭既云春秋傳作腯明禮記不作豚矣攷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注云豚亦肥也左傳桓六年吾牲牷肥腯鄭此豚肥即春秋傳肥腯但義隨字變故訓腯爲充貌與肥義原相通然可驗此本之不作腯也正義云豚曰腯肥者腯即充滿貌也又杜注左傳腯亦肥也正義云曲禮曰豚曰腯肥腯其文知腯亦肥也禮記釋文亦從腯爲正字是唐時經注俱已誤作腯矣脈腯聲相近

往近王舅

詩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近乃辽字形近之譌說文丌部𠂤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𠂤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又丌讀若箕與其同聲故借用之鄭從許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爲已則音以豈古已已近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而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然則唐時本已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辽矣

莊十七年多麋

春秋莊十七年冬多麋杜注無傳麋冬則害五穀故以災書漢志云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龙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弗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

據三家詩故亦作瀾李巡注爾雅作漣益用毛詩定之也漸漸之石箋當從一本作瀾釋文作漣非是爲本徐緒說文漣下有小波之注不以爲重文此非與下論字相涉而誤即是淺人所改不可信也徐鼎臣於漣下云个徐音力延反亦以二字同音不當區別故也陸德明於瀾字云力安反於漣字云音連不知二字音同誠反出徐氏下矣又爾雅釋文瀾作瀾是假借字說文瀾潘也从水闌聲陸所采者也與瀾義別

雨木冰

春秋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杜注無傳記寒過飾冰封著樹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陰兵之墳也冰脊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解雨木冰若木介甲胄兵之象雨者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脊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連至也與何邵公義同又漢書五行志上春秋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冤一日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臣之罪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鴈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鄢當雨也案左氏無傳當從劉子政說說文雰氣部氛祥气也从气分聲雰氛或从雨則氛雰爲一字釋名釋天氛祲也潤氣暮草木間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劉說與釋名合氛氛雰字異也穀梁當從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得雨而冰是不必以冰爲木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氛脅木之言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

人可使由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案後漢書方術列傳引鄭元注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自知其本末則思者或輕而不行文意周決遠脉何解深得聖人不可一字之旨若如

何說爲不能使知之矣又焉無正義引六藝論云若盡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譏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論語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疑鄭注曾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藝論所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不作民字

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走公羊傳文與本作走義則如禮經注何邵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作行云止之訓更密

納夏作夏納

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釋文作夏納云本或作納夏又左傳襄四年金奏肆夏之三材注四曰納夏釋文作夏納云左或爲納夏誤又春秋正義曰定本納夏爲夏納案九夏之名皆夏字在下何納夏諸本皆夏字在上周禮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四方賓來奏納夏內即古納字即據此注亦不見當爲夏納也然依陸孔之書知舊本是夏納左傳言義以作納夏爲誤當非後人乙改也侯考

曲禮記下衍文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釋文無大夫士三字云去國祭器不踰竟一本作大夫士去國踰竟亦然案下文大夫言祭器於大夫士言祭器於士方別大夫士言之則此及下文士去國踰竟皆不當預著大夫士字今本誤衍當從釋文

小人之中庸也

禮記曲禮小人之中庸也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案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注云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然則小人反中庸者謂小人之中庸與君子相反耳下先明君子之中庸言本是君子而又時節其中故曰君子以用中爲常也此釋解君子中庸下又明小人之中庸言本是小人而又以無異難爲常行故曰小人以非中庸爲中庸也此攷解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此兩句是接遞之辭當輕讀過所重在上下文王肅妄增反字可謂不諳文法之至

而震而怒

詩常武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臣釋文云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案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則經本作而震而怒下闞如虓虎始作如字箋甚分明此作如者蓋因上文如雷如霆箋云如雷霆之怒傳人無下文闞如虓虎而誤正義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是孔本亦同陸氏作如矣

感曹古文尚書

孔仲達書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固右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謚之外弟也李授城陽臧曹

秘籍也不知何自出於人閒震驚葉林宗聘書工影寫一部凡八百六十葉嗚呼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漢儒如讎元學盛於晉至宋而詆爲異端注疏僅存義閒猶亂今之學者至不能舉其首題其閒句讀字眡賴有是書世無刻本又將斯滅矣此與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讀者幸詳而質之也案唐初諸儒傳注尚存此書採漢魏晉南北朝以來諸家詁訓可謂博極羣書矣非孔仲達專主一家之可擬也於周易向書毛詩論語爾雅莊子更爲賅博治經者此書不可一日少也但陸氏所自言未免多糜非特音學不精文字亦不大識其謬甚確王鳴盛記甚確王鳴盛記引陸氏曰

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於大戴曾荀及覽淮南說苑諸書考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原編容有後人分并且以他書周入者本傳稱墨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其書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斯言也即孟子性善之說也泰漢以來如毛公童生皆可爲見道之醇儒矣而性善之說則俱未能言也琳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善者厥君一人而已故特爲表出之

瀾連文同

詩伐檀河水清且漣猗傳風行水成文曰漣釋文漣力遷反爾雅釋水作河水清且瀾猗郭注言漪瀾釋文瀾郭力旦反又力安反孫炎依詩作連音連又詩漸漸之石箋云入水之波連炎釋文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又釋名釋水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泛流相及連也案說文水部瀾大波爲瀾从水關聲連瀾或从連據此則瀾連本一字毛詩爲古文作連爾雅爲今文作瀾說文亦以瀾爲正字釋名本諸爾雅劉成國漢人當

字彥始始授鄰守汝南梅賾字仲眞爲豫章內史透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案晉書梅賾傳東晉元帝時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并增多二十五篇又得孔安國所撰舜典一篇以補堯典虞書之闕又采馬融王肅注及鄭玄注之逸文以作傳并撰集傳序表上之時人皆信之唯吳興太守虞喜以爲疑喜從祖翻翻博覽多聞著志林十八篇以爲古文尚書傳出魏晉之間不與經合又有姚信者亦以爲然故梅賾之書雖立於學官而終不顯行於世至唐貞觀十四年詔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以古文尚書孔傳爲主而馬鄭王注皆廢不行於是梅賾之書遂獨顯於後世然其書分合增減之迹歷歷可考今以十三經注疏本校之其分合增減之迹可得而言者如左

舜典自「曰若稽古帝舜」至「汝陟帝位」凡二十八字分出於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之下

大禹謨自「帝曰來禹」至「帝德罔愆」凡二百五字分出於舜典「帝曰來禹」之下

皐陶謨自「曰若稽古皐陶」至「俾乂」凡二百十字分出於舜典「皐陶曰」之下

益稷自「予決九川」至「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凡二百十字分出於禹貢「禹錫玄圭」之下

伊訓自「惟元祀十有二月」至「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伊尹曰」之下

太甲上自「惟嗣王不惠于阿衡」至「罔克有終」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伊尹曰」之下

太甲中自「伊尹以阿衡」至「往欽哉」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伊尹曰」之下

太甲下自「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至「其永世克孝」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伊尹曰」之下

咸有一德自「伊尹既復政厥辟」至「德日新萬邦惟慶」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伊尹曰」之下

說命上自「王宅憂亮陰三祀」至「惟說命總百官」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傅說曰」之下

說命中自「王庸作書以誥曰」至「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傅說曰」之下

說命下自「惟殷先哲王」至「時乃不義惟王其克用乂」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傅說曰」之下

泰誓上自「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至「惟予小子其承厥志」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武王曰」之下

泰誓中自「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至「罔有弗克」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武王曰」之下

泰誓下自「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至「罔有弗欽」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武王曰」之下

武成自「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至「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武王曰」之下

洪範自「惟十有三祀」至「彝倫攸斁」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武王曰」之下

周官自「立太宰太宗太祝太史」至「以佐王治邦國」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周公曰」之下

君陳自「惟爾令德孝恭」至「惟予嘉」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周公曰」之下

畢命自「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至「以成厥功」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周公曰」之下

君牙自「惟予小子」至「以康我國家」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周公曰」之下

冏命自「王若曰」至「以康四方」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周公曰」之下

呂刑自「惟呂命王」至「以詰四方」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周公曰」之下

文侯之命自「王若曰」至「用賚爾秬鬯一卣」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周公曰」之下

費誓自「公曰嗟」至「汝則有大刑」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周公曰」之下

秦誓自「公曰嗟」至「亦曰能改」凡二百十字分出於孟子「周公曰」之下

以上二十五篇皆梅賾所增多之書

不若是恣

孟子萬章上大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恐是恣注恣無憀之貌大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恣而無憀然無憂戚案說文心部無恣字有忩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忩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忩今作恣字當從說文所引忽忘於心也是無憀與趙注義合知本作忩也

儀禮古文

古時字少多用假借儀禮士冠禮贊者奠觶并柟于筵南端古文柟爲飾東帛儷皮古文儷爲離戒賓曰某有子某古文某爲謀以病吾子古文病爲憚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嘉薦亶時古文亶爲廼士昏禮授如初禮古文禮爲醴賄用束帛儷皮鄭康成注略舉數端可識古人文字之妙矣鄭氏以今古文參校其取舍恐猶有未盡善者安得好學深思之士不爲章句之學者更參訂之豈必於鄭氏外一無發明乎

髮膚不敢毀傷

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落下之髮當什襲藏之與生平所揄手足爪及齒牙聚一處待葢棺之日置之棺中庶亦全受全歸之道未必非敬父母遺體之一端也其餘大節處充類推之自有所不能已

大清通禮第五十七卷曰三日大殮執事者以楯入承以兩笲楯內墊七星版藉以褥絪衾垂其裔於外侍奉尸入楯實生時所落髮爪於空處乘土以下悉楯與笲藏棺衣乃蓋楯加鉸楯本此條所言與

裏二十年宋災

春秋襄二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羊何注云伯姬守穆合恐懷思之所生秋七月杞弓如宋葬宋共姬傳外大人不

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穀梁傳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實伯姬之道也故五行志上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當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明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士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未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下當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耳也聲言感對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聲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佞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今文尚書作容止可觀遠可視矚所遠蓋古文也遠可視矚容止可觀意親矚于所忝者是此之謂也案西漢儒解經之言不可多得存此以見其概然非東漢以後人所能言也

桓宮僖宮災

春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注云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正義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服虔又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公羊傳此皆襲穀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何注親遏高祖親疏遞等災不宜立穀梁傳又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曰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吕鳴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案公羊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爲毀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竝服杜以爲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若公穀以爲尊卑故釐故不言服氏則以亟或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雅歌詩四篇

漢書藝文志樂家雅歌詩四篇案晉書樂志曰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魏武平荊州獲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尉之曲舞師馮肅服養能知先代諸舞變态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如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伎復以新聲破壞改其聲韻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杜案伐檀疑即伐木黑文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大射祭璧奠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王肅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傳元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擬此知漢志雅歌詩四篇即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也魏武時尚存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舊樂而騶虞伐檀文王遂亡然猶存鹿鳴一篇自魏大和中至晉泰始五年皆用之王荀勗除鹿鳴餘歌更作行禮詩而鹿鳴亦亡矣又宋書樂志曰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其餘俱非古歌則漢雖存鹿鳴實已非古矣又宋書謝靈運傳論魏武以來惟鹿鳴騶虞二篇頗合前典其餘率皆新造雖有協於古樂而實違於雅頌是則漢魏之間雖有存者而實已非古矣

雲漢祁祁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有浮萋萋與雲漢祁祁毛傳浮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邪今詩異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浮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案說文水部云浮雲流皃从水孚聲與毛傳陰雲貌正合未嘗訓浮爲雲也箋云其來祁祁然不暴疾者興即雨降孟子梁惠王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荀子雲賦友風雨及王肅本並同益君國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釋文云君小國事大國古本亦作小國君大國事大國君國猶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本及王肅注其明證

風瑕伐羅

五行志中上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馭曰莫敖必及鄧師吾驟勝而驕其政荒矣荒則不恭驕則輕敵輕敵則忘備不恭則神不守矣何以能久莫敖作敖此知漢書所載左氏皆古文也案今文尚書及左氏傳莫敖皆作屈瑕作敖案今傳記皆作屈瑕或作敖今云止下基也象形木古文下並同必敗舉止師古曰止足也案今本亦作止而通是詩本作止毛詩亦古文也故與左傳合隆然明不能開隆氣縱通是詩本作止毛詩亦古文也故與左傳合隆然爲高不能開通是以高心不固矣遽案此是見楚子伐羅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人軍之大敗

而子雨何邵公云雲實出於地而施於上乃雨故箋云其來明此雲是雨之先來者也經如作雨則止言風雨不暴疾可矣何又追論其來乎顧氏引傳箋爲經作與雨之證余審傳箋知經必作興雲也正義曰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釋文引詩興雲那鄭箋載無極山碑云觸石膚寸興雲那郭璞注爾雅亦云興雲那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又吕氏春秋本味篇引詩興雲那外傳八亦作興雲則知自秦末焚書以前及爾漢書食貨志引詩興雲那郭璞注爾雅亦云興雲那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又吕氏春秋本味篇引詩興雲那外傳八亦作興雲則知自秦末焚書以前及爾漢書食貨志引詩興雲那郭璞注爾雅亦云興雲那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又吕氏春秋本味篇引詩興雲那外傳八亦作興雲則知自秦末焚書以前及爾

六朝至於唐初皆作興雲無有作興雨者孟子梁惠王上天油然作雲注云油然興雲之貌郁郁密密雨未施及毛傳箋本皆作興雲唐初所傳古文尚書亦作興雲

人金石文字記載開母廟石闕銘云穆穆啓母興雲布雨注興雲布雨出於禹貢

石闕銘云穆穆啓母興雲布雨注興雲布雨出於禹貢

當時猶有兩書獨此一條出自顏氏臆說經無憑據不頓欲輕改千年已來相傳之本也陸元朗所見本有作興雲而以興雨爲是開成石經亦作興雨晉爲顏氏所惑也又吕覽務本後漢書左雄傳今作興雲此

雲漢祁祁

雲漢祁祁箋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

雲漢祁祁箋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

雲漢祁祁箋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

人臣者小應之人君者大文公不尊尊敬上犯天子命故有子臧之臣好爲異服亦不敬其君乃不能懲治而使盜誘殺之是與用人君刑殺之柄矣故至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鄭襄七也後一說是

餘鼠食郊牛

春秋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左氏無傳杜注不言所食處學死重也改卜禮也公羊傳爲爲不言共所食漫也何注漫者褻食其身殺災傳不敬莫大焉范解定公不敬最大故災親用孔子爲宰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傳曰人棄而天奪之定公是也穀梁傳定公不知季氏逐昭公享慝如此反用季桓子淫

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注言賓客疏遠之容也漆漆者以自反注謂安齡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大何神明之及文案家語容也遠也必本作容也遠也故王肅注以容也爲貴客之容以遠也爲疏遠之容下容以遠亦作容以遠有禮記釋文可證今本家語作容又後人據禮記改也禮記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家語作漆者以自反無容也字益王肅亦知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容不可通故以容也自反也之者刪之於家語似爲本無此容字以祇其私改之迹下若容以自反容字亦當衍益王肅既改禮記以彼鄭遂私作家語以證其是矣

聘禮注使之將

儀禮聘禮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注必請之者以己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釋文使之將于屈反一本作使之將兵將則後加字釋曰閔二年公羊傳云鄭伯惡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案公羊傳作使之將無兵字禮注本公羊傳故陸以爲後加賈疏蓋已作使之將兵矣

猗重較兮

詩淇奧竟今猗今猗重較今猗字傳箋無說禮記曲禮尸必式正義引詩云倚重較兮荀子非相篇較之下而以楚靈楊注詩曰倚重較今文選西京賦倚金較李注毛詩曰倚重較今案說文倚依也依倚也疑今詩倚字從大者譌然釋文作猗云於猗切依也正義釋經云依此重較之車兮以本從人旁而下引經仍作猗則陸孔皆從大旁爲倚之假借字開成石經亦作倚說文繫傳較字下引詩猗重較今羣經音辨大部云猗依也於綺切詩猗重較兮然則自六朝以及五代至於宋初皆作猗字唐人雖多引作人旁要未若從大者尤爲信而可徵也

敢告不寧

左傳成十六年郤至對楚王曰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杜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荅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今知不然者按僖二十八年魏犨云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禁馬或從糸旁譌則禦當作馭盖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禁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禁者假之或體公羊穀梁作禦者假借字同詩假借字也其下從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踰當從宋刻注疏本作踰從足從俞俞與臾同臾與俞聲相近故踰或作蝓或作逾或作偷或作渝或作揄或作腧或作榆或作瑜或作萸或作蝓或作踰或作鍮或作鰸或作鍮或作鍮或作鍮

七石嫁其父母有罪夫人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二十不嫁其父母有罪

七嫁可知也又王肅論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難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論云破娶衛聲五百四十一娶姻類引聲遊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言二月時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滅東方時可以嫁娶此詩與豳風七月二章正義引王肅云謂十月也娶而見

其故邊六字正文其法也三字注而姚本皆無且云凡十一篇皆亡於此具見王姚之注文義不同或義同而文異陸氏既據王本則所音王注中字必有姚本所無者如孝經音義所音鄭注多不與唐明皇注同可證也乃校釋文所出之注無有一字出姚本外者則爲後人據孔本以刪改可知今即據孔本證明之釋文有八元八凱音義因姚云舉八元舉八凱也有來朝因姚云四方諸侯來朝也有慾字因姚云不有迷錯慾伏也有墳衍因姚云羣神謂邱陵墳衍也有巡行因姚云巡行之也有燔字因姚云燔柴也有瘞字因姚云四嶽祠諸侯也有嬪字因姚云復還也有奉字因姚云西岳華山也有稽字因姚云稽楚氏之後也有奮發因姚云號饗猋也有匏有瓜因姚云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有放復因姚云故復至文祖廟告也有之長因姚云元善之長也有劓荆大辟因姚云五刑墨劓荆宮大辟也有三處因姚云臨刑當就三處也有於朝因姚云大夫於朝也有喉字因姚云納言喉舌之官也有令字因姚云不令相從也幾似陸本與孔本同正禹姚方與作音義矣可怪也馬氏文獻通考載宋文總目云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殽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頴書則刪改釋文以從孔本看出北宋陳鄂手此其明證也釋文鱟魚世反馬王云鰕也此鰕字陸氏當爲作音後人見姚本所無因剿之又譌切韻徒參切韻徒典反切韻陸法言之書德明與法言時世相近不宜引用其書韓愈詩切韻音義引切苦肴反喜音貞觀切韻武延反未審上聲切韻當利反張參切韻侯氏切韻侯反郭忠恕切韻真觀反孫愐切韻反餘經音義引切韻者甚少此皆竄改之迹也又至于北岳如西禮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案馬季長鄭康成所注古文皆作如初王肅依今文嬪公改作如西禮此詩毛詩雅此王季肅依故陸氏據之方興羊注改作雅此文王本同者謂姚氏從王肅本作如西禮也詳琳所撰尚書集解

士則朋友

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喪衰者莫士則朋友莫釋文作士則朋友一本作士則朋友莫據此知此句古本無莫字蒙上文也有者係衍文

雜記匠人葬謂

禮記雜記下升正柩諸侯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八人執羽葆御柩正義曰匠人執羽葆御柩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御柩於葬時在前御行於道又周禮鄭司農云翣如今方扇柄頭如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執羽葆御柩鄭司農引雜記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又周禮鄭師及禮記此注皆謂匠人執翣以御柩鄭司農以況天子之法言執翣羽葆幢者諸侯之禮引雜記本作匠人執翣以御柩翣羽葆幢三字爲翣字之義今本誤以翣字之訓釋又脫幢以二字淺鈌譌誤之至考正義知孔氏所據即同今本而賈氏所見獨與周禮注合然周禮注先引雜記執翣之文後載司農羽葆幢葦合引之豈唐時周禮注已誤後人遂據以增添禮記此注其復遂致反剔正文而存注義予御雅釋言翣翿也郭注今之羽葆幢玉翣系部翿羽葆幢也亦作翣皆可證雅記雜記本作匠人執翣以御柩翣羽葆幢玉翣者節因釋翣是羽葆幢葦據周禮注及賈疏知翣字之訓

命于楚伐宋

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杜注受命于楚非也據此知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陸氏非也

孝經孔安國傳

唐司馬貞云古文孝經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纂遭巫蠱未之行也迎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地之利也民具爾瞻云具皆也爾女也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云亦以相統理故不褻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云言盡恭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德義可尊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容止可觀云容上正身以率下要君者無上敬而無禮法而敢非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云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悅云一人謂父兄君子萬人謂子弟臣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云諸夏商周有所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諸侯有爭臣五人云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大夫有爭臣三人云家相至老側室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云禮君無族人與父兄尚也爲之揩模衣衾而舉之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恐其下有伏石淵水泉水字當作伏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釋文引仲尼居云辭而思通也某氏云傳似脫誤當作唐書卷廿一王仲邕載宗祕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云帝亦天也與春秋正義所載述思盡忠遐思補過說其二十四則唐明皇注多所采用鄭玄注禮記亦多引孝經說天子有爭風以作樂正義曰孝經云父子有爭風化也裕亦書於未有天子有爭風以作樂正義曰孝經云父子有爭風化也裕亦書也移太平之化易疾雖之常也書傳稱湯武正義曰孔注孝經云庶人事雖少必作集注引或曰少當作坐案史記孔子世家云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童子字正釋經少字可證本不作坐或說非是

爲其拜如蹲

公羊僖三十二年子揖師而行何注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解云介胄不拜出曲禮上篇微文蹲作踆字釋文介胄直又反如蹲音存案今禮記作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踆拜釋文踆拜盧本作蹲與何邵公正合踆乃俗字介胄作介冑盛何氏以義言之而如右通此當從公羊注讀而爲如拜而踆拜費解據公羊注則踆拜之拜係衍文

穀梁注禮之疏

穀梁僖廿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其不稱氏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范注引釋廢疾云禮公族有罪刑于甸何氏不與國人慮

兄弟也所以尊異之不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釋曰祖之疏古本或作禮之疏者言同姓與異姓不刑則於禮法爲疏也理亦通案當從古本作禮字既言罪大名之使若異姓然何復論祖之親疏乎

出入周疏

左傳昭二十年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注周密也釋文周流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正義曰杜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相反也俗本疏作流易繫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流無不徧也涉彼文而誤耳杜既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今定本作流非也案陸孔說是也但陸既據古本作疏而釋文猶大書周流字注周疏該不是信是其識究不能定此係孔勝於陸

盡之盜少止

左傳昭二十年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釋文盡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案正義曰既言盡殺之復云盜少止者盡謂盡萑苻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知孔本亦作盡之無殺字與陸本同既言盡殺之當作既言盡之標起至盡殺之無殺字與陸本同既言盡殺之當作既言盡之盜少止當作盡之盜少止此二殺字皆後人所增

敬恭明神

詩雲漢敬恭明神釋文作明祀云本或作明神李善注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詩引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洪氏隸釋載西岳華山亭碑云敬恭明祀以奉皇靈當本此詩或欲據此改詩作明祀余案箋云蕭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悔怒於我我何由當遘此旱也則下文宜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無悔怒似不可通又案文選東京賦云清道案刻天行星陳鸏鸏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平城閒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神即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改也

臧庸才經義雜記

般於釋思衍文

詩般釋文云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正義曰此篇末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案賽時周之命於釋思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出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功以立王之功業勑勸之以此詩是大封伐紂時諸侯之辭音居宜反或於綺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臧劉向說謂晉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爲本作佹隻文義已明反謂詩意轉暗矣釋文謂隻輪本作易輪亦誤也若作易輪亦不得易輪與隻輪文義無異若作隻輪則與下文倒矣

毛傳文倒最古

十三經中惟毛詩傳最古而最完好其話訓能委曲順經不拘章句俗儒不知而私改者唐以前已不免矣茲偶舉數則以質通經學古者焉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擊鼓憂心有忡傳忡憂也擊鼓其鏜踊躍用兵我心傷悲傳傷悲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傳如雲衆多也閔存古文義其話訓多用爾雅馬融注

風非有道之風傷傷疾驅非有道之車韓詩有經重文而傳無反者何注匹馬一馬也隻鶉也皆喻盡釋文隻本又作鳥字者如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直言曰言論雍曰語有客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國箋釋訓云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異孔仲達合爲一非是傳有經分而傳合者如施邱瑣今尾今傳瑣尾少好之貌泉水載脂載轄傳脂載其車北風其虛其邪傳虛邪也文曰雞鳴將翔將翔傳閑於政事則翔翔習射子衿挑今達今傳挑達往來相見貌悉何有爲有爲傳道可爲依以爲輔翼也常武匪紹匪遊傳不敢縱以遨遊也有客有爲有且傳美且敬愼貌有經合而傳分者如定之方中騋牝三千傳騋馬與此馬也淇奧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防有鵲巢中唐有甓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七月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場疆傷也生民自土漆出傳漆水沮水也以興嗣歲傳興來歲嗣往歲也蕩疾威上帝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時邁明昭有周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閟宮奄有龜蒙傳龜山也蒙山也保有鳧繹傳鳧山也繹山也有經有文而傳稍者如生民鳥覆翼之傳一翼覆之一翼藉之

后爲後之假借

儀禮鄉射禮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考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引孝經說取孝經緯後神契文彼說孝經云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后者後也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當從后案說文彳部徥遲也从彳幺又者後也又后繼體君也凡后之屬皆从后則先後字作後君后字作后儀禮古文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借字禮記後各作后大學一篇全用后字說文訓后爲繼體君則義可轉爲先後之後故孝經說云后者後也然要非正字鄭注儀禮雖今文孝經從今文不從古文未聞也又賈公彥謂援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皆作後不作后益據古文改之非漢以來之舊矣

五帝本紀書說

史記載尚書今文爲多閻存古文義其話訓多用爾雅馬融注

及僞孔傳往往本之唐司馬貞謂太史公博採經記而爲此史厥記異聞不必皆依尚書此說甚誤余謂尚書以史記參之其義始通不待訪訓已也若舊尚書集解曾纂錄之而未盡欲以二十八篇采史記注之更以已意發明之不老矣精力不能全逮姑就孔傳本堯典錄史記於上以尚書證之所以祛余隱之惑也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孔傳尚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以放勳爲堯名與史合說文勳從力熏聲熏古文勳从古文尚書也故放勳孔傳以爲堯名他釋文引馬融云放勳揚名與史合說文勳从力熏聲熏古文勳从古文尚書也當作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閎夷格于上下也疏釋經之光被格于上下也疏釋經之光被格于上下也疏釋經之光被

秦有楊虒。

釋地秦有楊陵釋文陵孫於于反李烏花反本或作虒字非也宋周禮職方氏冀州其澤藪曰楊虒注楊虒陵形九藪秦之陽虒高注陽虒益在焉湖地陽一名具圃又修務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虒注陽虒即河澤在秦地說文虒部藪大澤也九州之藪冀有楊虒竹書紀年周穆王十三年春祭公師師從王西征次于陽虒又風俗通山澤引爾雅秦有陽虒釋訓郭注續漢郡國志引爾雅秦有楊虒則釋地舊本皆作虒字陸德明所見本尚然郭璞改為陵音烏花反陸氏據之反以作虒為非不知孫叔然於于反亦作虒不作陵也考吕氏春秋有始覽九藪秦之陽華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華陵音相近蓋郭氏或有所本然周禮作豬野當依舊本也陽豬虒野聲音相近義同

文翰若翬雉

周書王會蜀人以文翰者若翬雉孔晁注烏有文彩若翬雉似鳳冀州謂之澤特也王伯厚補注云翬一作皇秦皇雉當為翬雉字之誤也說文羽部翰天雞赤羽也从羽倝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鸐鳳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是許氏所見周書本作翬雉而不作翬雉爾雅釋鳥鸐天雞注云一名山雞郭注山雞赤羽遠飛疏曰文鸐若采雞成王時蜀人獻之疏曰文鸐若采雞者王會篇文也彼云蜀人以文鸐者若翬雉是邢氏所見周書亦作翬雉而不作皇雉故欲引原文解彼以別乎郭注郭注又引作采雞者采釋鳥伊洛而南黍質五采備成章曰翬疏引李巡曰素質五色為文也是采雞為翬雉之訓郭注蓋以詁訓代經須人易曉故耳觀邢疏所引知北宋本周書不誤以王氏補注考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後之校刊此書者宜據說文爾雅疏正之又說文鳥部云鸆雉肥鸐音者也从鳥臤聲徐以丹雞訛記類審諸家所解知孔注似是之言為誤矣

孟子注致至也

困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案王氏所引見文選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孟子曰摩頂放踵與今本同又引趙岐曰放至也是正文放字非誤作致或形近之譌宋彭乘墨客揮犀引趙注放至也文選注兩引為本有無疑據王氏賠知宋本已脫今趙注云墨子墨翟也兼愛忙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則放至也二字當在翟翟也之下傳寫誤入正文遂致兩引趙注不同耳墨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建平王上書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照注也則劉氏國注本作致於踵矣

彭耜奏疏曾景宗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孟子曰摩頂放踵與今本同又引趙岐曰放至也是正文放字非誤作致或形近之譌宋彭乘墨客揮犀引趙注放至也文選注兩引為本有無疑據王氏賠知宋本已脫今趙注云墨子墨翟也兼愛忙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則放至也二字當在翟翟也之下傳寫誤入正文遂致兩引趙注不同耳墨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建平王上書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照注也則劉氏國注本作致於踵矣

叩頭若稽首

李善注文選邢希範與陳伯之書引孟子曰百姓若朝厥角顙角犀厥地稽首拜命無叩頭之文蓋遊氏以叩頭釋經之稽首此必淺人以其近俗而私改幸有文選注所引足考也案萬章下北面稽首再拜叩頭不受與盡心下注正合又公羊僖八年再拜稽首云使若叩頭乞盟若也昭廿五年傳再拜稽首注云首云叩頭末云猷叩頭叩頭孔晁注云猷若也叩頭叩頭則此二字乃漢人常語未足為異何不考而輒改之耶

襄九年宋災

春秋襄九年春宋災公羊經作宋火傳曰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又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何注大者謂正寢之屬也小者謂廊廡之屬也宋本作災小者曰火大者曰災與公羊傳文正相反疑何注本作小者曰災大者曰火今本誤倒耳釋文出大者曰災小者曰火云本或作小者曰災大者曰火者非也是其證也公羊疏引何注正作小者曰災大者曰火與釋文所見本合惟釋文

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其一檀弓下子顓以致命於穆公鄒注佑公子弱也施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顓當作鵷今考詩曰鵷雛在梁之雅之傳箋神也禮記月令則繁騁騁是繁爲雞絆義無涉革部韁者掖縛也從革堅聲與繁義無涉革部韁者掖縛也從革堅聲與繁義無涉革部韁者掖縛也從革堅聲與繁

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攝事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疑正立自定之貌賈疏引作正鄭同注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疏引作正鄭同今據改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注亦云疑然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仡然作疑然仍取勇壯義盡脫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卿射禮疑立鄭引作仡者蓋因賈引公羊釋文疑立魚乞反又魚力反不爲仡字傳後人混攝以私改耳此注作疑然疑立魚乞反又魚力反不爲仡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

梡摩華而睆

檀弓上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注說者以睆爲刮削目字或爲刮正義曰說此睆爲刮削小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故詩云睍睆黃鳥傳云睆摩之工謂玉工也梡讀爲刮其事亦是也考說文手部無梡字目部睍大目也睆卽睍之重文義皆不合惟力部有刓字云剸也或曰圜也从力元聲一曰齊也二禮當用此字摩刮削目正齊之意古元完同聲因誤作睆或作梡刮意則相近然未免失其本文康成引說者益卽馬融盧植等義據云以睆爲刮削目則經本不作刮字或爲刮益困說者改也鄭司農亦讀梡爲刮釋文引孫炎云睆漆也案說文土部垸以黍和灰而驫也从土完聲則孫叔然讀睆爲垸得備一義鄭注云華畫也若謂畫而又黍似複隆德明云睆明貌案說文以睆爲大目與明義相近故大東睆彼牽牛傳云睆明星貌孔仲達仍用凱風傳爲說非是劉昌宗周禮垸音刮徐仙民禮記睆音刮皆依先後鄭讀也

在彼穹谷

詩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傳空大也文選西都賦幽林穹谷李注引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陸士衡樂府十七首俯入穹谷底注韓詩曰在彼穹谷案說文空从穴工聲穹从穴弓聲考工記鞮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皆有乘白駒而去者則在彼穹谷正入山惟恐不深意故下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恐其遠遁而去也薛夫子章句以穹谷爲深谷穹谷窮矣說文云穹窮也亦爲極深之義空穹韻同爲穹毛訓爲人作加字義不如韓詩義長

記是吳人伯世家云四年王餘昧卒餘按餘昧弟公子夷末凡夫謙遠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弟以次傳季子當立今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與公子光者王餘昧與夷末之子也當以次吾父兄第四人當傳季子季子不在國光欲先立僚而傳季子光曰今廢之將安置季子光曰我真而君之耕於野吾安能棄我國而爲人君乎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公子光之說也此正義引此說以證公羊傳也案伍員傳云闔廬既殺王僚而公子慶忌在外闔廬內不安公羊傳曰慶忌者何王僚之子也慶忌在外闔廬內不安則闔廬之殺王僚公羊傳但不及專諸之事史記伍員傳云闔廬既殺王僚而公子慶忌在外闔廬內不安乃厚禮以請慶忌慶忌信之從吳至楚楚人復爲言慶忌復入吳慶忌曰前爲王僚來今復爲王僚來我非敢爲吳王來也我真王僚來耳慶忌去吳之

也下云邱上有邱爲邱謂有上下兩邱上一邱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爲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溼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廣雅釋言假借也

一成曰坏

書禹貢至于大伾傳山再重曰伾正義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岯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元云大岯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言當然案臣瓚云成皐縣山又不一成是瓚以一成爲坏不同偽孔說又水經注五河水云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慎曰忱等並以爲邱一成也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亦或以爲地名非也案說文土部云坏邱再成者也从土不聲據鄭善長引許呂並以爲一成孔安國以爲再成者非是可知今本說文作再成者乃俗人依孔傳所改當據鄭注校正郭注爾雅引書曰至于大坏是郭氏亦不依孔傳也又漢書溝洫志注鄭氏曰一成爲伾在脩武武德界張晏曰成皐縣山是也義與爾雅同唯顏師古注地理志用孔傳再成之說足證唐人無識坏當從說文从土不聲爾雅亦同書作伾正義作岯釋文伾本或作岯章音胚爾雅音郎章郎音轉字或作鈚水經注四十斤江水史記夏本紀正義作邳皆非正字

鳥鼠同穴

說文山部鳥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鳥从山鳥聲讀若詩曰葛與女蘿又釋名釋水云海中可居者曰鳥鳥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案說文云鳥鳥聲釋名云鳥亦言鳥可知二字同聲矣故禹貢冀州鳥夷皮服揚州鳥夷卉服孔傳皆讀鳥爲鳥也

荑蕪服

爾雅釋草荑蕪蔨郭注蔨宜爲蔨蘆服蕪菁屬弥華大根俗呼雹荑釋文蔨郭音脈蒲北反案說文艸部蔨蘆蔨似藻菁實如小未者从艸服聲蒲北切蔨菜實也从艸肥聲房未切可證蔨宜爲蔨蕪矣後漢書十一李注引爾雅曰荑蕪蔨蔨音与北反字或作葡脈說文及後漢書注知爾雅本作蔨郭本从形近致誤耳葡俗字說文所無

有滇與茆

詩澤陂有滇與荷傳荷芙蕖也與者滇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案釋草荷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尋爲闔所殺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可愍而代之矛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漢書五行志中上愍作閔注引應劭曰閔憂也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顏師古注用杜義以應說爲非案伯州犂以子皙之欲背誕爲子羽之憂子羽以假而不反爲伯州犂之憂而二子者各不自知故齊國子代二子憂之服應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與上文甚合蓋國子特言代二子憂之亦不論二子之被禍害與否乃杜氏必欲言王子圍以見國子之言一一有驗此後人所以疑左傳爲誣矣取意既迂遠又與上伯州犂子羽之言文氣間隔而輕改先儒舊義此杜氏之失也劉光伯據服言而規杜當矣孔仲達顏師古反從杜而違先儒唐人之識如是耳

冢宰有二說

白虎通爵篇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又封公侯引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畜其養也故兵稱天案別名記說與王度記差合以司馬爲天官故冢宰非六卿之長其爵但如天子之大夫耳此蓋是夏商之制與周禮不合環案司馬順天爲天官公爲三公四有此說王度記別名記皆漢人所稱不足信也

病不能禮

左傳昭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云孟僖子病不能禮本或作病不能相禮相音息亮反據此知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荅邻勞以此爲己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亦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陸氏不從是也今注疏本又乙改釋文

將其來施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旆難進之意鄭此久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闔所殺故言可愍正義曰服度云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犂尋爲闔所殺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可愍而代之矛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漢書五行志中上愍作閔注引應劭曰閔憂也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顏師古注用杜義以應說爲非案伯州犂以子皙之欲背誕爲子羽之憂子羽以假而不反爲伯州犂之憂而二子者各不自知故齊國子代二子憂之服應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與上文甚合蓋國子特言代二子憂之亦不論二子之被禍害與否乃杜氏必欲言王子圍以見國子之言一一有驗此後人所以疑左傳爲誣矣取意既迂遠又與上伯州犂子羽之言文氣間隔而輕改先儒舊義此杜氏之失也劉光伯據服言而規杜當矣孔仲達顏師古反從杜而違先儒唐人之識如是耳

冢宰有二說

白虎通爵篇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又封公侯引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畜其養也故兵稱天案別名記說與王度記差合以司馬爲天官故冢宰非六卿之長其爵但如天子之大夫耳此蓋是夏商之制與周禮不合環案司馬順天爲天官公爲三公四有此說王度記別名記皆漢人所稱不足信也

病不能禮

左傳昭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云孟僖子病不能禮本或作病不能相禮相音息亮反據此知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荅邻勞以此爲己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亦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陸氏不從是也今注疏本又乙改釋文

將其來施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旆難進之意鄭

箋云施施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考詩邱中有麻三章章四句句四字遍將其來施施五字據顏氏說知江南舊本皆作將其來施施以傳箋重文而疑其有誤然顏氏述江南江北書本江北者往往爲人所改江南者多善本江南本有缺之也河北本缺作缺江南本與陸壯馬同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何北本以疑之矣若以毛鄭皆云施施而以作施施爲是則更誤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禮記樂記曰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叉詩邶谷風有洸有潰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箋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温潤之色釋文引韓詩亦云潰潰不然之貌檜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漢書王吉傳引此詩幷引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是可知毛鄭皆云施施與正文悉單作施爲各成其是矣詩十月之交噂沓背憎傳噂噂猶噂噂沓猶噂沓也箋云噂噂猶相對談語遭遭然共讒毀貌邶柏舟傳云遭遭衆多也鄘柏舟傳云棣棣富而無教也衛淇奧傳云瑟兮僴兮恂慄也赫兮喧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不問有所費

禮記曲禮弔喪弗能賙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遍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求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注皆爲傷恩也釋文不問其所費一句放此案鄭注與人者不問其所欲注皆爲傷恩也或之言有也是可知上句不作不問其所欲矣然則三句皆當如釋文說作不問有所費不問有所欲不問有所舍蓋有所正與弗能相對己既弗能不當問其有否也唐本皆作其字蓋因與人皆不問其所欲句而誤今據注及釋文正之

左傳衍文卅二

左傳僖十五年秦穆姬晉侯將至以太子罃法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正義曰傳文於此或有已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輿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齊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社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旦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辭不煩彼注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

也今定本亦無釋文云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案正義說後人妄增者至唯君裁之止凡四十二字釋文云四十七字蓋五字合數然此句杜氏有注釋文亦云鄭縣音戶則陸亦不數下五字與正義同七爲二字之譌耳正義引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今本同唐石經作匪以玉帛相見又引注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今本無夫人二字案有之是毛本注疏誤以釋文曰上天降災云云作注釋之傳爲當有此未考之釋文正義皆從之可謂有識

席開函丈

曲禮記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然則席開函丈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丈或爲杖釋文引古人丈尺之丈王肅作杖正義曰古人丈尺與杖通故王肅作杖正義曰古人丈尺之丈王肅作杖正義曰古人丈尺與杖通故王肅作杖

於大司成者遠近開三席可以講問注開猶容也容三尺可以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二尺二寸則曲禮云席開函丈者猶文王世子云遠近間三席也鄭注甚確正義亦引文王世子文上云爲杖者古書字多聲借鄭氏以杖爲非故定從丈字王肅見鄭之所棄便取以相異不知一丈爲三席之地其閒遠近有度若以爲容杖之所語甚滑突爲以兩席之間容一杖之地乎抑容賓主兩杖之地乎肅本文理不順而正義云二家可會失之不審也

穆曰昭穆

曲禮記下凡祭示廟之禮穆曰明穆釋文穆音容一本作明穆古本無此句正義曰穆曰明穆之文蓋正可引以爲證何師云案穆也明穆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穆案隨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穆曰明穆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使曲禮本有穆曰明穆次自昭之矣此八證也凡經文有煩不必先引爾雅次自昭之說以通之矣此八證也凡經文有煩簡不同者正義或引他本與盧王禮注以證明之如此本有穆曰明穆一句正義亦必博引他本及盧王之證以證其當有何況無異號穆相合又士虞禮云明齊溍酒鄭注云或曰明齊溍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以明爲朙朙視皆白正義皆引王肅說見日正義無此文其字疑衍儀禮爾雅經注以證當有而又鮮切當是可驗鄭注舊本及盧

王注本皆無此句矣此尤證也免曰明視者正義引王肅云目
瞇明郊特牲水曰明水者士慶禮曰明齊清滌清明義
同故酒亦曰清酌梁穊而稱之以明何所取義漢親不見有此
名號此十證也馬以前書籍尚多王氏當更有所據後人所見
淺狹止能剽引曲證以明其不當有耳又漢注用經傳與時本
不同者唐疏多表明之如書高宗肜日傳肜日形周曰繹正義
曰釋天又云夏曰復胙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於義非所須或
本無此事也公羊宣八年注殷曰肜周曰繹辨云鄭氏爾雅下
文有夏曰復胙何氏不言者以諸家衆雅悉無今大舰疏不云
曲禮更有稷曰明粢是賈氏亦不信有此句一疑也匍師疏云
此禮經及爾雅特以梁爲號如曲禮有永貫不糜皇疏爾雅及
此注此一疑也士虞禮識又引之當是因今左傳桓二年粢盛
不潔注粢穊曰梁正義引舍人注爾雅梁一名穊及士虞禮注
梁穊也爲證而不引曲禮然則孔仲達疏他經亦不信此句此
三疑也賈孔並在王劭之後故附末孔氏於此痛駁王氏曲通
僞文誤矣釋文謂一本作明粢亦非

馬敗績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臚于乘丘馬驚敗績釋文馬驚敗一本無
驚字案注云驚奔失列然則經文本作馬敗績故注以驚奔失
列解之或疾注以加經字誤也下公曰未之下也正義曰以其
微弱無勇致使馬敗績又縣賁父曰彼日不敗績今敗績注云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皆可證本無驚字

贈增也

詩烝高其風釋好以贈申伯傳贈增也釋文作贈送也云詩之
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
美案箋云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
以爲樂則鄭申毛本作增崔集注本是也箋云送之令以爲樂
者解所以作誦增益之意非訓贈爲送正義云鄭惟贈送字別
則以鄭訓贈爲送與陸本同誤釋文謂王申毛並同箋王肅改
毛爲贈送以異鄭耳正義釋經云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
己之美更復自彊不息以增德行又釋傳云凡贈遺者所以增
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
此言爲深得毛鄭旨矣今徐鉉本說文云贈玩好相送也从貝

曾聲此當是後人私改家藏寫本徐鍇說文作贈增也毛許往
往相合益可證詩傳之本作增矣

尚書愚顓考

論衡正說云菱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
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
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
序亡逸百兩之篇獻之是下簡於吏吏白霸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有百兩
篇矣

有蛇自泉宮出

左傳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
未聲姜薨襄公欲弗喪杜注魯公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一簣簣公羊傳作一匱何休曰匱竹器也案公羊傳蛇泉臺書而不變文以示褒者君
子之文從而振德之孫勳堯之功烈也故不譏也案書殷而不變文以示褒者君
之又從而振德之孫勳堯之功烈也故不譏也案書殷而不變文以示褒者君
趙注此節云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厥聚德恩
惠之德也據趙意不以爲堯之言則今讀日爲越者誤自上文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此皆敘事之辭也葢曰日二字形近
經日字皆作日釋文於日日字每加言別之亦有不
能別而具越質雨音皆此疏云又言放勳有日朱子集注云堯
者橫取此勞之來之屯如邅如釋文遭如張連反馬云難行不進之貌案
說文丞部黟馬載重難行也从馬从黟如是易邅如字當
難行之義正訓是馬亦當作驙或作邅或省
茶文丞無从黟偏旁相似遂誤作遭說文引易屯如邅如作乘馬
班如而誤猶引詩或春或杵爲或春或
杵詩謂度謀度詢
者華一篇皆用春秋內外傳爲說騋騋征夫每懷靡
及傳曰征夫行人也每懷靡及臣閒之曰懷和爲每懷周爰咨謂傳忠信爲周周爲咨咨爲咨咨爲
謀魯語云咨才爲謀忠信爲周周爲咨咨事之難易爲謀
左傳云咨難爲謀國語云咨事爲謀周爰咨度傳咨禮義所宜
爲度左傳云咨禮爲度國語云咨義爲度周爰咨詢傳親戚之
謀爲詢左傳國語皆云咨親爲詢案左傳當云訪於善爲咨毛
傳以義增足故云訪問於善爲咨今左傳亦曰訪問此後人依
毛傳增也親杜氏注此五句每句訓咨爲問可證首句本無問
字左傳毛傳同云咨事爲謀而國語云咨才爲謀者謂咨爲賢才
之謀也咨詢爲親戚之謀咨謀爲賢才之謀合親賢之謀而謀
無不周矣說文云諏聚謀也賢才須合聚謀之又擇其善者從
之爲謀繹詁訓信也親戚者吾之諸父昆弟其謀爲吾所親信
不必聚合而擇之也國語作才較二傳作事義更精密而章注
云才當爲事非也左傳咨難爲謀猶左傳咨禮爲度國語咨義爲度
而毛傳云咨禮義所宜爲度也乃韋氏據左傳云事當爲難誤
矣說文云慮難曰謀亦讀難爲難易之難與毛公合而杜注左
傳云問畏難非也左傳無忠信爲周而云君教使臣曰必諮於
周是周爲忠信矣故杜注云忠信爲周國語無訪於善爲咨而
云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是咨爲訪於善矣故韋注云訪問於善爲
咨又毛傳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曰謂無所及故於六德也
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
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正
義曰韋昭云六德謂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周者彼賢
之偁不當以周備數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
愼以之爲一通彼五者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琳案左傳上言
咨詢度謀下言五臣德五善故不重拜故毛鄭杜氏皆以五
善謂咨詢度謀國語上云謀謀度詢必咨於周下云君況使
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故韋氏并周爲六德皆與內外傳本文
合毛公既用外傳則所言六德當與韋氏同葢既得五者於忠
信之人已又慎其事自謂無所及於事則已之必忠必信可知
矣以已之忠信合所得於忠信人之五者則成六德毛鄭之說
甚明而孔仲達過爲區別亦誤也春秋正義引孔晁周語注云
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爲六德本毛傳爲說而正義申之云

人私改矣

湜湜其止

詩谷風湜以渭濁湜湜其止泮本作湜湜其止今各本及注疏本
皆作泮此固經訛淺人又於箋首增小渚曰泮四字於釋
文加其泮音止四字誤述不可解矣今特正之毛公此句無傳
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謂之渭湜湜持正貌喻若
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泮然不動搖正義釋
經云言己顏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并而善惡別新昏既駛
己爲惡君子念憎惡於己己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
初其狀如泮然不動搖可用爲室家矣其標起至亦涇水以有
渭起絕不言毛鄭止字有異說文水部湜水清深見也从水是
聲詩曰湜湜其止泮水清也从水半聲引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止
水清也詩曰湜湜其止今詩作泮非也案
止不如此先生所見當爲古本
湜湜其止下有言止二字又云止水渚也疑此誤始於朱子後見
類滇詩集傳蘇轍云涇小渚也呂祖謙引於洲渚淺處視之渭
之清猶可見也則朱子亦承前人之誤以止爲泚起於北宋矣
纂疏誤集傳石經已誤作泚

維此王季

詩皇矣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其德靜而民安下傳九言曰者
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
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
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又左傳成鱄引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
正義曰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
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
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又左傳成鱄引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
莫其德靜而民安故解此王季之德可以
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
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案此知詩經
作維此王季自帝省其山以下言王季文王以下言文
王詩四家惟毛氏源流于夏獨得其眞餘三家皆今文不免有
誤詩春秋正義皆言韓詩作文王者據其目見也又云王肅注
毛詩亦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肅好與鄭氏相難
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氏正經使無識者見之必謂肅本毛

言自謂知所無及懷靡謀以問知者此亦即是二德故爲六德也亦不知一德即言忠信也

縗寸焉

考工記梓人爲侯上綱與下綱出舌舌寸縗寸爲注綱所以繫侯於幢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八張子之師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縗籠綱者縗讀爲竹中皮之縗（大阮案鄭器如竹箭當從鄭讀若維持侯者釋文縗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大反一音古大反案于貧尤粉兩反皆具聲字作縗侯犬古犬兩反皆具聲字作縗儀禮鄉射禮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釋曰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舌縗寸爲此縗字作縗之證然說文系部云縗持綱繩也从糸具聲段周禮曰縗寸則綱紐字具聲爲正許叔重所據古文本作綱作縗爲縗如麥稍義別縗昌宗音侯犬反儀禮疏作綱非也

大城陳蔡不羹

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四國陳蔡二不羹正義曰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倭夫子皆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二國賦皆千乘亦當皆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楊焉（今本國語作楊與昌音同韋注楊可行）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一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今知不然者以三之與四方雖積畫譬方難知但今諸儒所注春秋傳本並云四國無作三者國語是外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真而攻左氏劉歆有所規未可從也案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楚注云羹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即此所謂二不羹也國語楚語上章注云三國楚別都也案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爲蔡公今潁川定陵有東不羹城襄城有西不羹亭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陸德明讀漢書地理志作（盧文弨鍾山札記云陸德明讀漢書地理志作西不羹今本誤倒）依左傳所改又續漢書郡國志二潁川郡襄城有西不羹劉注引杜預曰有不羹劉定陵有東不羹劉注引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地道記曰高陵山汝水所出又水經注二十一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秋左傳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東觀漢記曰光武即位大會將帥於鄗南置酒高會勞勉之曰天下反覆王莽作亂兵革並起元元之命縣於將軍諸將軍垂功名於竹帛傳之子孫不亦善乎吳漢曰臣等出於行陳之間不識禮義陛下不以臣等愚鄙加以爵位授以大國委以三軍誠自以堅甲利兵隨陛下之指麾耳今天下已定陛下垂意於文雅之事臣等竊不願也光武笑曰吾與公等共之耳（案此事見後漢書吳漢傳）

日車騎馬防以前參與勤勞省閣增封侯國襄城亭千二百五十戶即此亭也然則杜氏以不羹爲有二本之春秋外傳兩漢書東觀記又與王隱晉書郡道元水經注皆合此條尚不得竟以杜氏爲誤劉光伯謂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時有二此說亦爲近理至據外傳言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則伯服子慎等書皆作四國矣豈盡誤乎案貢誼新書大都云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諸侯其來朝乎以資財寶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終爲楚國大患者范無宇曰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內作難楚國雲亂考賈生之言即本外傳說之說合若特沈諸梁一邑之葉安得云萬城又云宏境萬里號曰萬城安爲說則賈所見外傳本作靈王城陳蔡葉與不羹與內傳大城之城同義梁莊八年傳善用兵者不陳所以申上文前定之義非因葉有行陳之言也葉云亦初無亦字當衍孔本定本皆無

須臾載蹟

詩狼跋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傳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跲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正義曰跋躐疐跲釋言文孫炎巡跋前行曰躐跲卻曰疐也說文云跋躐丁牛反躐竹二反跲竹反躐即疐也然則跋與疐音是顯倒之類按爾雅跋躐也郭注引詩曰狼跋其胡疐跲也郭注引詩曰載疐其尾釋文尾部躐步行躐

跋也从足貝聲跋躐跋也从足友聲躐跲也从足獵聲詩曰載躐其尾重部壟礙不行也从重引而止之也（家鼐案本條說文作壟閣也）然則跟與跋躐與壟各異字毛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當作狼跟載壟其尾當作載躐爾雅跋躐也當作跟跲也壟跲也當作躐跲也今二書皆作跋壟因聲近假借正文當作跟躐何以明之釋言雨訓正解此詩爾郭氏跋音皆是明知跋爲跟之假借矣說文跟步行躐跋也當作步行徹跟也（如跋下云躐跋也可證躐古躐也說文足部無躐蓋部有遍云躐也義說文之徹跟即爾雅之躐跟釋文蒲未反非也文選西征賦亦很很而可悠李注文字集略曰很很猶很跋也孔叢子曰吾於很很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很很失據塊然四執猶音貝考說文大部無很字很亦跟之譌則詩之作狼跟有明證矣爾雅毛傳皆云壟跲也而說文作躐跲也壟字一本訓爲也一本訓爲壟不行也躐爾雅毛傳義異釋言又云壟仆也亦是躐跲字而非閣礙不行字故郭注云顛躐倒仆以壟仆也躐之假借也乃陸德明云壟與躐同孔仲達云躐即壟也廣韻六至寘寁也頓也躓也皆謂以壟躐爲一字釋文引說文云寘寁不行案說文云寁礙不行也从重重者如重馬之鼻與牽同意李陽冰云重前重不前合从重重宜上畫平不从少明矣徐鍇云凡專謹皆事多閡故从重不主於重廣韻云寁礙不行也據此知說文本無足字陸德明引有足者陸意寁與躓同固寁不从足故以義增之耳學者欲刪取愚人所引以校今本說文有不可輕信若此

設服離衛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家鼐案正義引服度云二人執戈在前在門是以離衛爲離皆之衛與杜異）陳君之傳衛也（家鼐案杜合正義曰穆子正正其儀容以自衛故謂之衛）二人執戈在前也唯設服君服無所疑似以君服爲即執戈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指之名

左傳宣四年子公之食指動杜注第二指也正義曰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元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元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所以名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逐失履謂大指爲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爲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逮囓指也

詩七月八月斷壺毛傳壺瓠也此非訓壺爲瓠乃經借壺爲瓠故傳謂壺即瓠字於六書爲假借也爾雅釋木有壺棗郭注云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借壺作瓠與毛詩正同釋文引孫炎注云棗形上小下大似瓠故曰壺此即郭之所本也

殺梁經捷作接

春秋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今左氏穀梁皆作捷公羊作接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今二書皆作捷蓋因聲近假借正文當作捷與何以明之釋言雨訓正解此詩鄭氏跋音皆是明知跋爲跟之假借矣說文跟步行躅跋也當作步行徹跟也（如跋下云躐跋也可證躐古躐也說文足部無躐蓋部有遍云躐也義說文之徹跟即爾雅之躐跟釋文蒲未反非也文選西征賦亦很很而可悠李注文字集略曰很很猶很跋也孔叢子曰吾於很很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很很失據塊然四執猶音貝考說文大部無很字很亦跟之譌則詩之作狼跟有明證矣爾雅毛傳皆云壟跲也而說文作躐跲也壟字一本訓爲也一本訓爲壟不行也躐爾雅毛傳義異釋言又云壟仆也亦是躐跲字而非閣礙不行字故郭注云顛躐倒仆以壟仆也躐之假借也乃陸德明云壟與躐同孔仲達云躐即壟也廣韻六至寘寁也頓也躓也皆謂以壟躐爲一字釋文引說文云寘寁不行案說文云寁礙不行也从重重者如重馬之鼻與牽同意李陽冰云重前重不前合从重重宜上畫平不从少明矣徐鍇云凡專謹皆事多閡故从重不主於重廣韻云寁礙不行也據此知說文本無足字陸德明引有足者陸意寁與躓同固寁不从足故以義增之耳學者欲刪取愚人所引以校今本說文有不可輕信若此

設服離衛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家鼐案正義引服度云二人執戈在前在門是以離衛爲離皆之衛與杜異）陳君之傳衛也（家鼐案杜合正義曰穆子正正其儀容以自衛故謂之衛）二人執戈在前也唯設服君服無所疑似以君服爲即執戈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美目揚兮

詩衛碩人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目揚似美專欲辯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然則此言美目揚兮者謂目好眉又好美字兼目眉二事言之猶三章清揚婉兮傳好眉目也謂清目揚眉眉目皆婉然好也上文抑若揚兮分言眉之美下文衒

失其道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知王肅改正爲政以與鄭難孫毓明於王故述毛亦作政左傳文四年作其政不獲與毛詩異或左傳亦本作正也傳云宛謀度居也度居二字亦肅所增益傳本云宛謀也故箋申之云度亦謀也爾雅釋詁度謀也釋言宅居也古文尚書宅字南漢人所引皆作度然以宅爲度者今文形聲之誤而毛詩爲古文凡宅居皆作宅凡度謀皆作度則未嘗溷也如鴻鴈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箋云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文王有聲宅是鎬京箋云宅居也皇矣此維與宅傳宅居也崧高定申伯之宅箋云定其宅令往居謝邑宮遂荒徐宅傳宅居也元爲宅殷士肅爽箋云居亮之殷如皇皇者華周爰咨度傳咨禮義所宜爲度巧言予忖度之箋云因己能忖度遷人之心皇矣爰究爰度箋云度亦謀也帝度其心傳心能制義曰度度其鮮原箋云度其陽與原之多少抑不可度思箋云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閟宮是斷是度正義曰於是量度之宅與度之不亂若此且皇矣上云爰究爰度下云此維與宅公劉上云度其夕陽下云豳居允荒尤可見宅居度謀之區別分明矣此傳作爰究爰度則度字必當訓謀如爲居義則經必作爰究爰宅而後可左傳文四年引詩爰究爰度注云究度皆謀也誰謂毛公學識反出杜預下乎肅引家語云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不料作僞之人稱不檢點猶蹈襲訓度爲謀此固王肅之疏漏處而亦見雅訓之雜容誣也案正義引王肅云乃往從之謀乃往從之居此度居二字爲王肅所增之明證鏡堂謹案繹度之義既傳度居也言百姓之勤勉也二語相承箋云度猶投也投者抒案頌土盛之以橐而投諸版中釋文云韓詩云度填也與箋義合釋文橐駝囊反爾雅云集也王云亟疾也棗正義釋毛云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蔑然正用鄭說爲毛義也

者惡也三字疑亦肅所私加今記於此以待後賢定之傳記未見有以奢爲惡者惟周頌武昔定爾功釋文於昔下引韓詩云惡也不詳所本肅或據之遂取以難鄭故孫毓云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罪之乎家語云天所惡爲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孫毓既朋於王家語又肅所撰故同以奢爲惡而不足取信也上云上帝惡之下云增其式廓不嫌複乎以奢爲老經典之通義養老其證此詩之誦訓舍老而言惡是棄其本訓而拾其緒餘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此八字亦疑肅所私加以

證上文其正不德之爲政四國爰究爰度之爲四方之國從桀紂謀居不知毛意維此二國其正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者謂此莫從之後其君長不得乎帝心彼四方有道之國上帝於是謀度之期欲得賢君以爲民主即篤首所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也下云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宅殷土茂傳殷湯所居也殷土上帝無私先究度於宅居也古文尚書宅字南漢人所引皆作度然以宅爲度者今文形聲之誤而毛詩爲古文凡宅居皆作宅凡度謀皆作度則未嘗溷也如鴻鴈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箋云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文王有聲宅是鎬京箋云宅居也皇矣此維與宅傳宅居也崧高定申伯之宅箋云定其宅令往居謝邑宮遂荒徐宅傳宅居也元爲宅殷士肅爽箋云居亮之殷如皇皇者華周爰咨度傳咨禮義所宜爲度巧言予忖度之箋云因己能忖度遷人之心皇矣爰究爰度箋云度亦謀也帝度其心傳心能制義曰度度其鮮原箋云度其陽與原之多少抑不可度思箋云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閟宮是斷是度正義曰於是量度之宅與度之不亂若此且皇矣上云爰究爰度下云此維與宅公劉上云度其夕陽下云豳居允荒尤可見宅居度謀之區別分明矣此傳作爰究爰度則度字必當訓謀如爲居義則經必作爰究爰宅而後可左傳文四年引詩爰究爰度注云究度皆謀也誰謂毛公學識反出杜預下乎肅引家語云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不料作僞之人稱不檢點猶蹈襲訓度爲謀此固王肅之疏漏處而亦見雅訓之雜容誣也案正義引王肅云乃往從之謀乃往從之居此度居二字爲王肅所增之明證鏡堂謹案繹度之義既傳度居也言百姓之勤勉也二語相承箋云度猶投也投者抒案頌土盛之以橐而投諸版中釋文云韓詩云度填也與箋義合釋文橐駝囊反爾雅云集也王云亟疾也棗正義釋毛云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蔑然正用鄭說爲毛義也

者惡也三字疑亦肅所私加今記於此以待後賢定之傳記未見有以奢爲惡者惟周頌武昔定爾功釋文於昔下引韓詩云惡也不詳所本肅或據之遂取以難鄭故孫毓云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罪之乎家語云天所惡爲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孫毓既朋於王家語又肅所撰故同以奢爲惡而不足取信也上云上帝惡之下云增其式廓不嫌複乎以奢爲老經典之通義養老其證此詩之誦訓舍老而言惡是棄其本訓而拾其緒餘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此八字亦疑肅所私加以

事也

淮夷蠻貊

詩閟宮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傳淮夷蠻貊而夷行也案此傳當云淮夷蠻貊夷行如蠻貊也經言淮夷蠻貊傳意也有淮夷而無蠻貊故謂蠻貊者即淮夷之中其性行似蠻貊者耳詩人欲誇大魯侯之功故分別言之今本傳作蠻貊而夷行也是誤倒而字當作如又傳當有淮夷蠻貊四字毛公先舉經文而後下以已意恰本以下文夷行如蠻貊之蠻貊誤倒於上與上棗經之淮夷蠻貊相連因疑蠻貊二字爲複而刪之也考正義釋經云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爲蠻貊之行者又釋傳云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此當作言淮夷如蠻貊之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辯之以儆公之從容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即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則知孔本毛傳不誤原作夷行如蠻貊其明或問曰經言淮夷蠻貊是明有蠻貊矣而傳以蠻貊爲夷何也琳案上章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與此章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文正同上不言蠻貊明此蠻貊即淮夷蠻貊也且上篇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稱猶淮夷卒獲憬彼淮夷來獻其琛賚止言淮夷不言蠻貊此傳以蠻貊爲夷經最合也毛公先秦大儒不容有誤

鬱香艸

周禮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鬱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祥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告廟侯以薰天大以蘭芝士以蘼蕪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階是鬱金之草以和鬯酒則號爲鬯草也又禮記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者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搗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此序官注盧云取草芬芳者與祕黍合釀之成必香爲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字鬱金香草合爲鬯也案說文鬯部欝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欝金香草也从艸从鬯鬱或从缶作鬱金香草合爲鬯也案說文鬯部欝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欝金香草也从艸从鬯鬱或从缶作鬱金香草合爲鬯也貫爲爲字者蓋誤築以煮之爲欝从白门缶鬯从其缶飾也一日貫爲周禮注薀築以煮之爲欝从白门缶鬯从其缶飾也一日貫爲周禮注薀

臧茂才經義雜記

郡也又林部鬱木叢生者从林鬱省聲是鬱木叢生者从林鬱省聲是鬱不同今多通用林部字然郊特牲釋文云鬱字又作鬱同知經典本與說文合也

臧文仲居蔡

論語公冶長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也

蔡馬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云蔡地因以爲名馬朱子集注蔡大龜也案左傳襄廿三年且我大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蓍論語云臧文仲居蔡蓍名出蔡地因以爲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蓍論語云臧文仲居蔡蓍名出蔡地因以爲名馬朱子集注蔡大龜也案左傳襄廿三年且我大名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云蔡地因以爲名馬朱子集注蔡大龜也案左傳襄廿三年且我大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蓍論語云臧文仲居蔡蓍名出蔡地因以爲名

稱漆彫李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二年而爲一兆武仲使卜以蓍不吉而爲一兆是大蔡爲大龜蓍是龜之名耳鄭元云蔡地因以名名焉非也又洪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蓍非四民所得居有者人大卜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蓍非四民所得居有者人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運用之體一也玉兆瓦兆原兆之名蓋因所灼龜甲之material而異耳

兆武仲使卜以蓍不吉而爲一兆是大蔡爲大龜蓍是龜之名耳鄭元云蔡地因以名名焉非也又洪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蓍非四民所得居有者人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運用之體一也玉兆瓦兆原兆之名蓋因所灼龜甲之material而異耳

臧文仲居蔡

論語公冶長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也

蔡馬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云蔡地因以爲名馬朱子集注蔡大龜也案左傳襄廿三年且我大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蓍論語云臧文仲居蔡蓍名出蔡地因以爲名

稱漆彫李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二年而爲一

私而此言忠信墨翟似乖也荅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編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連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琳案魯語說此詩云懷和爲每懷毛傳當云每懷懷和也故箋引外傳以證之且正其誤卽和爲私字形近之譌下傳云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者此於篇末通說五章大旨非獨申每懷靡及一言也謂忠信爲中和者禮中庸記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中和卽忠信也必言忠信者次四章章言周周爲忠信故於此總說之張逸見上破和爲私而此云中和謂忠信和作本字故疑與上乖盭不知中和爲忠信忠信爲周故也上傳每懷爲懷私者謂每人懷其和每爲每人懷爲懷私非訓每爲雖訓懷爲和亦非訓每懷爲懷私也將仲子仲可懷也箋云懷私曰懷烝民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與此箋正同可互證也（烝民每懷靡及正義引王肅云仲山甫雖有夫和明知之德猶日謂無及亦謂每爲懷爲和以與鄭難）

今傳有每雖懷和之訓爲王肅私加故孔仲達云傳本無每雖二字又云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加之又云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此其證孔氏又云偏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琳云偏檢書傳不見訓每爲雖案爾雅釋訓每有雖也郭注云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則訓每有爲雖不訓每爲雖故常棣每有良朋箋云每有雖也正用雅訓也至訓懷爲和則板懷德維寧傳箋皆以懷爲和孔氏偶失檢耳王肅申每懷靡及云雖內多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又以下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孫毓朋於王故同王說然則每雖懷和之訓乃肅改毛詩之通篇關鍵以此四字牽合上下膠戾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義晦塞不通肅之罪於是不可逭矣孔氏曰鄭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又曰鄭說贊成毛義又曰鄭氏之言實有所據信箋最萬識過前儒

原序一首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禮記哀公問政子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冕運斯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又曰推十合一爲士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烏聒呼也曷之爲言謁也又曰泰可爲酒禾人水也又曰貉之爲言惡也又曰靦大之字如畫狗也孟子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又曰泮水者洪水也又曰夏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至晉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聖門之校訂之學何如哉秦漢大儒精專斯業如毛公伏生董仲舒韓嬰司馬遷孔安國司馬相如揚雄劉向劉歆賈逵許愼馬融蔡邕鄭康成盧植服虔魏晉以來顧炎師法易有王弼正然並先儒之領袖後學之模範也殺梁論語何晏集解間雜己意而經學有不明矣宋儒出而以心得者爲貴漢唐之說視之蔑如宋元以來言北海則爲俗學言新安則爲聖學習尚久矣毘陵臧玉林先生隆德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詁訓又雅擅二劉楊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三十卷皆有關經學大事餘則推性善戒惰逸辨譌謬補遺脫一字一句庶不精確洵可爲首出之士矣閉戶研逃世無知者若璩既讀是書先生命爲之序逡不敢辭而摭其顚末如此康熙三十六年季夏太原閻若璩謹序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兼殺刊

嘉應生員温心源校